

長總家政其次掌藥寮又其次修職君恩科出
官已稱盛德而象山與梭山復齋稱三先生皆
稱學者宗師而子弟之秀出深造又復如前所
云然則千五百年皆陷異端無一人知道而象
山一門一時聖賢層見同出乃如此其盛豈不
異哉

輪對劄子

一言事君當用情以魏證為證凡三百餘字而未及
身之所以用情者將開其端歟二引漢武帝言佳
言知人之難不言難知而以管仲輔信陵王諸葛
孔明見知為證亦三百餘字將待君之知而後言
歟四言事有當立至者有當馴致者亦三百餘字
而終不言其事五言人主不言細事始言陛下之
志豈非好詳之過至此方切近君身而言亦言其
好詳不過一語云爾

右象山為刪定官時奏對如此自此又在朝五
六年再距對班纔數日忽除將作監丞為王給
事所繳而不及對矣未知其所欲對者何事也
惟其與李成之書云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欲俟



再望清光輪寫忠蘊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愚意即其言而推其意若獲再對必有可觀當不止如前云云而止象山之門人傳琴山與陳習庵書云朱晦庵得象山奏篇極其賞音而其終則有曰但向上一路未曾撥着象山復書云其自以爲所學所蘊竭盡於此而尊兄乃有向上一路不曾撥着之疑何耶文公却別無說愚按晦庵象山集中皆無此書而琴山言之要非虛語但平心而觀未見所謂竭盡之說而象山自言亦云粗陳梗槩又與竭盡之說不同當論知者

記

王荆公祠堂記此記滔滔二千言其文凡十數轉換如蛟龍不可捕逐其始歎唐虞三代之道不存而老氏成其私是貶老子矣俄乃收之曰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豈方貶老子而倏又尊之歟即復舍之不言而翻言孔孟後陵夷千百載裕陵忽得公許之似過矣即轉而譏公學不足以遂其志旣揚而抑可矣俄轉而歸罪於當世之排



公者方抑公之學不足矣俄又大稱公掃俗學之
凡陋道術必爲孔孟勲績必爲伊周既稱之矣俄
又言其小人投機險狡得志豈將博之以盡其情
歟繼又援中庸爲政在人一章盡總而歸罪於熙
寧爭新法之諸賢與元祐更新法之大老且謂悼
公此學之不講而爲之記凡文字十數轉換之間
無一相回顧此其文法之出奇真如蛟龍不可捕
逐自有載籍之所未見此固非後學所可窺測然
荆公之行事人人所知豈文法之奇所能使之易
位哉熙寧無諸賢之力爭則坐視民生之荼毒而
生不復知我宋之恩馴致板蕩民將不復戴宋中
興矣柰何以荆公之罪而罪之且既謂荆公學不
足又言惜此學之不講何相反歟嗚呼三經字說
世固猶有存者苟欲講之何難顧天下不堪再壞耳
右荆公祠堂記愚初見莫之曉以問友朋唐信
州信州答曰象山記初無難看若論其回護何
異告子之言仁義此等議論若不別曰言之他
日爲人心之害不小旣以三代之道與半山乃
以佛老異端之學貶諸老至以依違取必四字



斷曲直最其甚者謂導崇寧之奸實元祐三館
之儲幾於無是非之心矣若其執拗相類尚可
諉氣稟之偏或故爲此回護之論豈不可恠愚
得其說讀之快然始覺此記果有未安不可尊
其人而不察其言也再詳錄象山文之言記者
於下方唐信州字景實有高識紹興人

與撫州守錢伯同云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
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
是奚足以病荆公哉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
錄參差說覺陳述微體益成疑竇長公之孫
與胡季隨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
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
指議此無足多惟同志之士猶或不能盡察良可
慨歎

與林叔虎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
底太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與郭邦逸云宜章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暇精
觀之亦可見統紀也

與薛象先荆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篤適足以



敗天下祠堂記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當時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荆公之說行豈獨
荆公之罪哉

與陶贊仲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
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

雜說第一篇自注云此篇本有感於荆公事而作其
說大略謂苗民歷堯至舜又數十載至禹受命徂
征而始服周自后稷積德而商之頑民乃至三世
不化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尊而以其有不
化者而後可謂其難也然此篇與世莫辨而反以為
用也不知荆公若終其用我宋當何如

右又象山自請為記於郡侯又自譽其記於友
朋間者也象山自謂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姑
以斷公案之事而譬之凡斷公案直則云直曲
則云曲一下即定可也或直處如此曲處如彼
亦兩下明白可也今觀其記倏以為是倏以為
非又倏以是非而混言之十數轉換卒無定說
如遍歷州縣監司翻訐之案迭勝迭負前後反
覆彼州縣監司非出一人之手所見不同固無



可惟今此公案斷於象山一人而自爲矛盾費
辭若此象山豈曲筆者乎荆公新法之行天下
騷然盜賊羣起夷狄禍結甚至神考因喪師
十萬臨朝大慟遂及於臣子所不忍言向非元
祐力救人心幾不再合我宋何以中興此熙寧
以後昭然之案款也象山初欲使元祐分罪卒
使元祐獨受其罪至謂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之
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此如縱火者放罪而焦
爛者代罰誰其受此屈斷乎凡斷公案亦須氣
之森然必使斷後人感懼而後已

萬世之師猶曰三人之行必有我師若夫獨稱
一己爲是而盡斥天下爲非自古未之前聞也
謂天下之言政者皆流俗其說乃方自荆公始
謂天下之講學者皆流俗其說又方自象山始
負才之高自信之篤疾視一世而神交荆公方
其通書錢伯同求爲祠堂記已有吠聲日衆願
一發舒之語以此之心斷此之案雖欲平得乎
且其諸書力誇荆公荆公之事天下固已又有
定論所不待一言若其所與薛象先書謂荆公之



學未得其正而材宏志為適足以敗天下以愚
觀之亦恐尚有遺論也世豈有材宏而反敗天
下者耶管仲張子房諸葛孔明諸人較之聖門
學亦未得為正也固嘗以其材而拯天下矣若
其反敗天下又安得而謂之才而荆公之為荆
公恐又不止於學之不正而已也少年徧交韓
呂以求延譽者其心果何在卑官力辭其所不
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者其心又何在莘野
之伊南陽之葛洎然與世相忘者恐不如其
是也

公不世出之王佐也下僚清苦之容一為勢隔
而不見省則忍於怨詈終身安意俟命者恐不
若是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
薦人一行倖然下堂便去謀國既敗事相戒
勿容上知以道事君者恐不如此迹其平生未
達則以詐偽釣致名位既達則以狠愎劫持君
父心之不正如此何暇復議其功利之學

程文

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按此篇呂東萊識其爲江西陸子靜之文而特取
之者也徐子宜見其文而指示楊慈湖使之從象
山爲師者也自今觀之東萊識其爲子靜之文甚
易而徐揚因此文宗師之則亦意見之偶合爾夫
此論程文也此題夫子言孝惟當發明經旨非可
罵題之體也象山此篇不言經旨而姑借以罵天
下之學者其破題曰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
下所以聽聖人者其貌按孝經乃天下萬世之所
敬誦未聞有不聽其言者又聽我藐藐藐者不
象山恃才憤世無言不疾除象山一人之見如此
合場決無第二卷也論之講肚云告子湍水之謂
君子之所必辨荀卿性惡之說君子之所甚疾然
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子而荀卿之論甚美非
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至乎此也今拾
孟子性善之遺說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盜名
干澤者豈可與二子同日語哉凡皆講肚之全文
如此夫告子荀子之言衆所共斥而象山獨取之
伊洛諸儒之言性衆所共宗而象山獨斥之且程



文試論法不及本朝而此言近世先達題言天地之性人爲貴而此說取性猶湍水取性惡曰湍曰惡正與貴之義相反徐象山一人之見如此合場亦決無第二卷也東萊以議論之異也而易認徐揚以意見之同也而易合若以三儒者主之而因以爲確論則恐夫子之經旨不如此論家之法度不如此謂諸儒之言性者皆爲盜名牟澤恐亦不如此象山自赴省試自談性理而謂平居暇日講明性理爲盜名牟澤疑亦未安

樂山論性理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

不接經析理凡其所業未嘗不與諸儒同至其於諸儒之讀書之講授之授經析理則指爲賊賊爲陷溺爲繆妄爲欺誑爲異端邪說甚至襲取閭閻賤婦人穢罵語斥之爲蛆蟲得非恃才之高信己之篤疾人之已甚必欲以明道自任而然耶吾夫子生於春秋大亂之世斯道之不明亦甚矣而循循然善誘人未嘗有忿嫉之心甚至宰我欲行菽水之喪不過曰汝安則爲之闕黨童子將命亦必明言其與先生並行與先



生並坐爲欲速成未聞不言其所以然徒望而
斥之也孟子生於戰國斯道之不明尤甚孟子
之與楊墨辯與告子許行墨者夷之辨皆一一
引之而盡其情然後徐而折其非至今去之千
載之下人人昭然如見此斯道之所以復明亦
未嘗望而斥之不究其所言之爲是爲非也我
朝聖世也亦異於春秋戰國之世矣諸儒之所
講者理學也亦異於春秋戰國處士橫議之紛
紛矣所讀皆孔孟之書所講皆孔孟之學前後
諸儒影證出禮樂一書之幾平簡者使其
說講明雖是而躬行或背則宜明指其所背者
果何事庶乎孔子之所以教人孟子之所以明
道者矣今略不一言其故而槩以讀書講學者
自孟子既沒千五百餘年間凡名世之士皆爲
戕賊爲陷溺爲繆妄爲欺誑爲異端邪說則後
學其將安考此象山之言雖甚憤激今未百年
其說已泯然無聞而諸儒之說家藏而人誦者
皆自若終無以易之也此亦無以議爲矣獨惜
其身自講學而乃以當世之凡講學者爲僞習



未幾韓侂胄向滄諸人竟就為偽學之目以禍諸儒一時之善類幾殲焉嗚呼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悲夫

陸象山語錄

首章載堯命羲和後世委之星翁曆官及曆差事愚按此不待言

次章云看經書須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自是愚按此象山平心之言與諸儒未嘗不同然象山平日以此等為陷溺而今日之言乃

如此則和天不常理終不何惑如釋氏謂不當生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須看意旨所在愚按諸儒教人皆然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愚按此說善矣聖如孔子亦未嘗敢以為是然象山雖賢乃謂千五百年間講學者皆異端邪說到吾方一清此則孔子所不敢也

編論語者亦有病愚按此語未易輕發惟象山自兒童時已惡見論語第二章此不可曉

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今日



若不段光明更幹當甚事按象山平日說謂伊洛之說不然若據此說特伊洛之說未精耳二說亦不同象山自謂得不傳之學是伊洛未嘗得也今謂伊洛得不傳之學是此學未嘗不傳也二說之本旨亦不同豈記者誤歟

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充塞宇宙愚按會民于極即是錫之以福此理自是充塞宇宙但不必以此破錫福之義桀紂之世此理何嘗不充塞而民之罹于外者何耶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愚按此語足規
人言所變却恐不可荆公之誤正在此

有所忿懣則不足以服人愚按此論甚正然則又可忿懣而求以服人乎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愚按此語足規象山講明皆有用之學但古之學者為已用之則行及物自在其中明道言士自一命以上存心愛物此言出仕事也

右周清受
廉夫所錄

朱季繹云近日異端邪說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為不可無象山云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曹



立之因讀書用心成疾亦是有許多閑言語其與
之滌蕩病亦隨滅迨不聞人言語又復昏蔽適有
告之以其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讎於
是盡叛其之說却湊合得朱元晦說話後不相見
以至於死然則曹立之若終聽象山之說命尚可
活也

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
點檢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惡不知吾儒何者在
他下面豈以其即心是佛其說甚徑歟此等任其

從獨統無此理非吾儒所病也

某讀書只是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愚按亦自有
當講明者如明白者却不必衍文熟讀自見象山
此言不可不察

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必也豪傑之士因舉晦翁語
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
也先生云是愚恐豪傑非斥衆人爲流俗之謂也
問作文法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漢水文不
誤後生

謂伯致彼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



李緝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障
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
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
傳矣愚按古無傳道之說孔子之學惟曾子弘毅
足以任道子思孟子皆然至今所講明者皆其說
也子夏子張未見其有傳於今也韓文公闢佛老
故言中國之所以治者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孟次第相承具有自來故以傳言以闢佛氏之說
自夷狄晚入中國於中國之治並無相干皆平空
杜撰故他日果為佛老所傳之耶韓文公志
浸淫遂使吾儒亦謂若有一物親相授受者謂之
傳道此積習之誤聖門初無是事今日所講正曾
子子思孟子之學其於子張子夏初何預耶
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情性心材
只求血脉之人而象山讀書亦未嘗不解字如云
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斯言何為耶右
伯敬錄
求所錄
湯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氣習未盡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大人不做却要做小兒態可惜

某不識一个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个人

上是天下是地人在中間須是做个人方不枉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沈埋在卑陋凡下處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初教董元息自立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

解論語却又壞了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有何欠缺

我不說一場敬仲說一嘗與敬仲說箴也

嘗誤解了書人心人偽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

是說大凡人之心惟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謂

人欲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豈

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於樂記此

說不是聖人之言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

不做愚觀以上所記皆自信甚篤獨立不懼之言

可以作人儒氣然以聖人自處則未知果如何陸

象山之言學陳同甫之言治皆欲等天立地做一



個人能非所恤亦可謂豪也已

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爲勤愚按象山常

以讀書爲陷溺而其勤讀書乃如此右包拈顯

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右詹阜民
子南錄

謂伊川解良能說得鶻突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

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之類不知所守所及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缺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

可與適道云云是說階級夫何遠之有是掃上面階

及右傳子雲
然季魯所錄

一夕步月歎朱元晦泰山喬岳可惜學未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包敏道曰勢旣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



道息地沒長進乃作遠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个
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愚謂若於天地間無關損益又何必歎又何必厲聲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據其所見當以莊子去
故與智解之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迹言之

右推山
嚴博所

錄

象山讀書修己本未嘗不與人同而其語錄謂
論語多有無頭柄說話謂編論語者亦有病謂
論語第一章學而時習不知時習者何事謂第

二章信孝弟為其難又謂六經皆我注脚謂天
理人欲之辨為其難又謂論語異端不是他名

之講學者皆是異端甚至家書與姪孫潛云非
其志其見度越千有五百餘年名世之士則詩
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為陸沉
與致政兄云以銖秤丈量之法繩古聖賢皆有
不可勝誅之罪蓋其為學謂此心自靈此理自
明耳自聰目自明自能孝自能弟但收拾精神
自為主宰則是天下是地中間還我堂堂做
人更不必他求一有他求皆為陷溺故於自昔
聖賢經書所載自然皆見其非其勢則然非待



有心於詆斥也然猶一則曰孔子二則曰孔子
譬之江東孫氏名雖戴漢自立宗廟社稷矣

陸復齋文集

書

與張敬夫謂聲氣容色應對進退乃致知力行之原
不若是而從事於箋注訓詁之間言語議論之末
無乃與古之講學者異歟

答傅子淵近來學者多自私欲速之病又惑於釋氏
一超直入之說往往弃日用而論心遺倫理而語
道適規矩矱與舍第書又有即身是道不做擬度
之說此種糞壤於無用之類歟

與沈叔晦有終日談虛空語性命而不知踐履之實
欣然自以為有得而卒歸於無所用此惑於異端
者也

與李德遠古之君子往往多出於羈艱困厄愁憂之
中而其學益進某獨日以泊沒觸事接物習情客
氣時起於其間

與汪德占某日與兄弟講習往往及於不傳之旨天
下所未嘗講者

與章彥節荀卿楊雄韓愈皆不世出至言性則戾近



世巨儒性理之論猶或不安某乃稽百氏異同之論出入於釋老反復乎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潛思而獨究之煥然有明焉窮天地亘萬世無易乎此也然世無是學難以諭人又書云離形色而言性離視聽言動而言仁非知性者也

與趙景明朱元晦論語集解已脫藁此言必傳於世若詩集傳中庸大學章句則殊有未安恐終不能傳遠耳

答王漢臣身體心驗使吾身心與聖賢之言相應擇

其最切者勸而行之與王順伯治人必先治己自治莫大治氣氣之不平

其病不一而忿懣之害為尤大。又云竊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苟不用於今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又云釋氏之門亦有散律禪之異禪門一宗亦有五家宗派何況儒釋二教安得強比而同之乎又云釋氏大抵以理為障與吾儒之學天地懸絕

與王申伯人生之迷千種萬類不可名狀而大要皆是利欲李赤入廁天下之樂於是乎在而不知其死於糞穢也



與陽德甫須至落落落作大丈夫淨掃平生紕繆意見

與柴必勝貧者士之常吾友能安之則尊幼無不安者吾心微有不可安則過自此起矣天命固不可損益但自失其本心耳

與舒元賓疏放過少許便是自弃

與劉溥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意不可不先講習習到臨利害得失無憂懼心平時曾中泰然無計較心則真知命矣

與汪曹曹粗賦利害甚詳為買絹一項謂吏廉則民之輸易而利亦不至甚焉矣

甚疎惡者亦不得而不受於是有浮巧之民能為甚薄之帛而加之藥如甚厚者攬子厚取其直於民而薄其價買之以輸於公揀子不敢言受領官不敢退若必使民戶自輸而書人戶與揀子之名於帛端而毋得使攬子者輸焉則公私兩利而其弊革矣

與金谿宰言團結禦寇須數何人可用何兵可戰如何分布營寨如何置備糧食聽誰統轄如何防托已截若泛牒前往界首為害未易悉數



策問

射所以觀德也然石羿善射為亂臣逢蒙善射亦殺師養由基善射而奪國李廣善射而數奇程浩不能彎弓杜預射不穿札而皆有成功何耶

銅壺為漏浮箭為刻天池以注之平水以平之受水以納之而壺之制盡矣匏以載之蓮以出之華表以正之而箭之體定矣日有十二辰而八千四維間焉歲有十二月而二十四氣分焉以土圭測日景以磁針辨方位而二十四位於是乎正矣日行

有南北晝夜有長短而十有一箭於是乎立矣宜無地之殊也而擗以辨凡三從之而箭之

用者六嶽臺以北凡三徙之而箭之增者亦六何也于維之間於辰或以屬為前或以屬為後或分之而兩屬焉磁針之辨方位或以為指午或以為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為丙午之間

立政致意於常伯常任準人求於周官漫不知何職瑣瑣如攜僕綴衣牧尹亦缺焉

論

道者古今之正權權者道之用也權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又焉有不正者哉



復齋陸氏名九齡字子壽蓋名九淵字子靜號
象山之兄也其學大抵與象山相上下象山之
學務以自己之精神爲主宰復齋之學就於天
賦之形色爲躬行皆以講不傳之學爲已任皆
謂當今之世捨我其誰掀動一時聽者多靡所
不同者象山多怒罵復齋覺和平爾象山之詳
已疏於其文集語錄之下矣復齋之文尤多精
語亦足警後學而自譽其所得則在性學至謂
窮天地亘萬古無以易而世無其學難以語人
見孔存諸地猶性體然一語而止者幾張皇矣夫

聽言動言仁皆非知性者復齋所明性學尚在
於是乎然形色固天性也而生色睟然見於面
盎於背亦必有其所以然者矣視聽言動之以
禮固所以爲仁也而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亦必
有主宰乎其中矣復齋之言視孔孟似頗直截
也東萊誌其墓謂勇於求道有不由階序者殆
確論云初復齋自太學登第嘗分教興國軍纔
九閱月弟子負纔十五人有才志而不獲少見
於世寶慶二年同沈煥字叔晦加贈典沈益端



獻陸謚文遠遂與象山號二陸復齋又有兒名
九韶字子美號梭山堅苦力學亦有文集小帙
言治家不問貧富皆當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
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備水旱喪葬不
測雖忍飢而母變宗族鄉黨有吉凶事苟財不
足以助之惟助以力如先衆人而往後衆人而
歸有勞爲之服之母毀所蓄以變定規如此力
行家不至廢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其說具有
條理殆可推之治國者也江西井子美又號三

陸

所攷有傳琴山者名子雲字季魯亦金谿人
以屢舉推恩嘗爲西甌縣主簿其徒貴溪葉
夢得知撫州日嘗刻其文於郡齋然世未有
傳其書者也琴山稱象山赴荆門軍什以講
席又嘗作易詩論語解孟子指義中庸大學
解河圖洛書釋義離騷經解撰著說自謂其
學益明見於文字大抵昭著且欲剖判象山
及朱晦翁之說其自許亦果矣嘗觀其文戒
楊慈湖關清心正心之說及力勸其勿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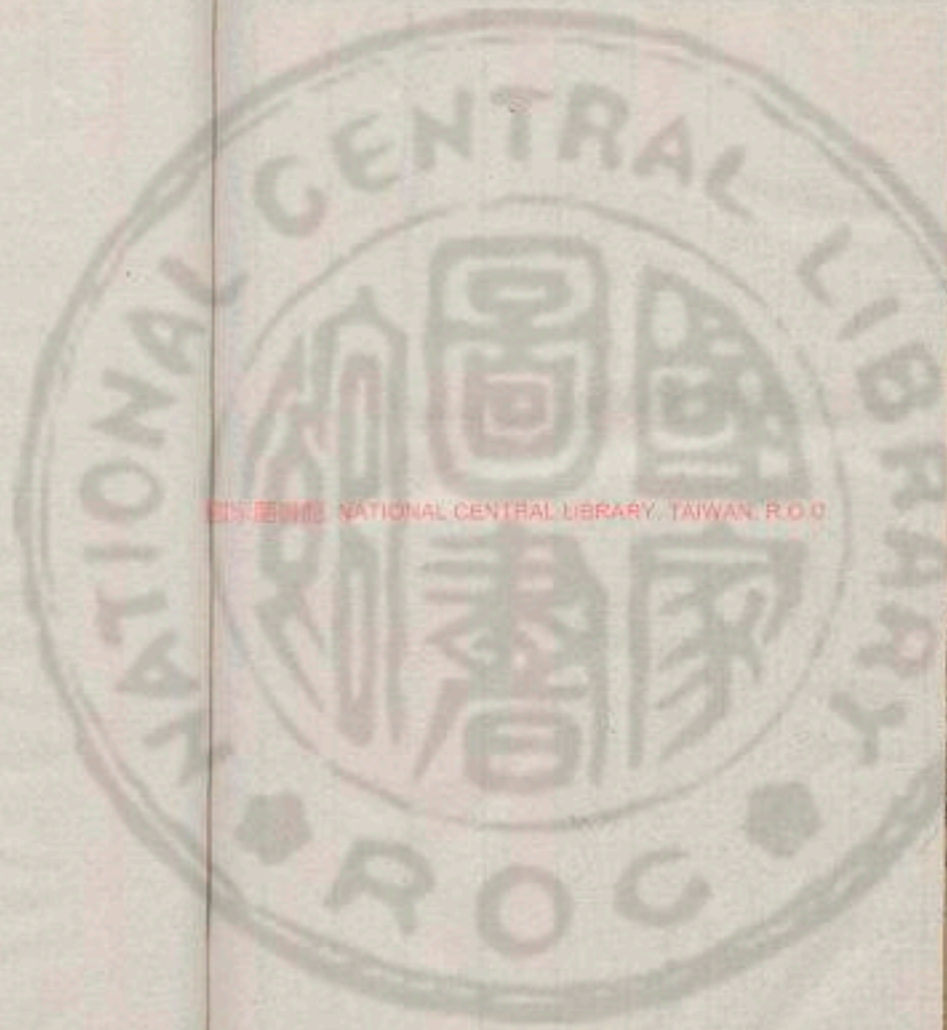


排大學似無已甚之偏而乃謂論語成於曾
子門人之手未必接聞於夫子學而時習之
不知所學所時習者何事時習而悅朋來而
樂不知所悅所樂者何由人不知而不愠不
知所以能不愠者何說既茫然於指歸之所
存則是失珠玩積講究雖勤而真實益遠又
謂近世學失其傳勞心役智於道問學之間
顛本末之序而終至於本末俱失若程門附
會下學而上達之說而不明其旨此其於聖
賢之學入室操戈一至於此亦可謂無忌憚
私而昧於理譏董仲舒正誼不謀利之言為
未足以表覆孟氏之旨駁龔遂使民賣劍買
牛非臣力之對為竊美名美行以欺君媚世
詆韓文公原人之作為未究三才之終始而
分裂以論彼於論語尚加呵詆則凡皆所不
足恠者矣其人雖博學多聞好為議論而辭
繁理寡終無發明雖啾啾數萬言攻排佛學
以解外人謂其師談禪之譏亦不過襲不耕
不蚕等陳言以雜置沈濫浮辭中爾惟斷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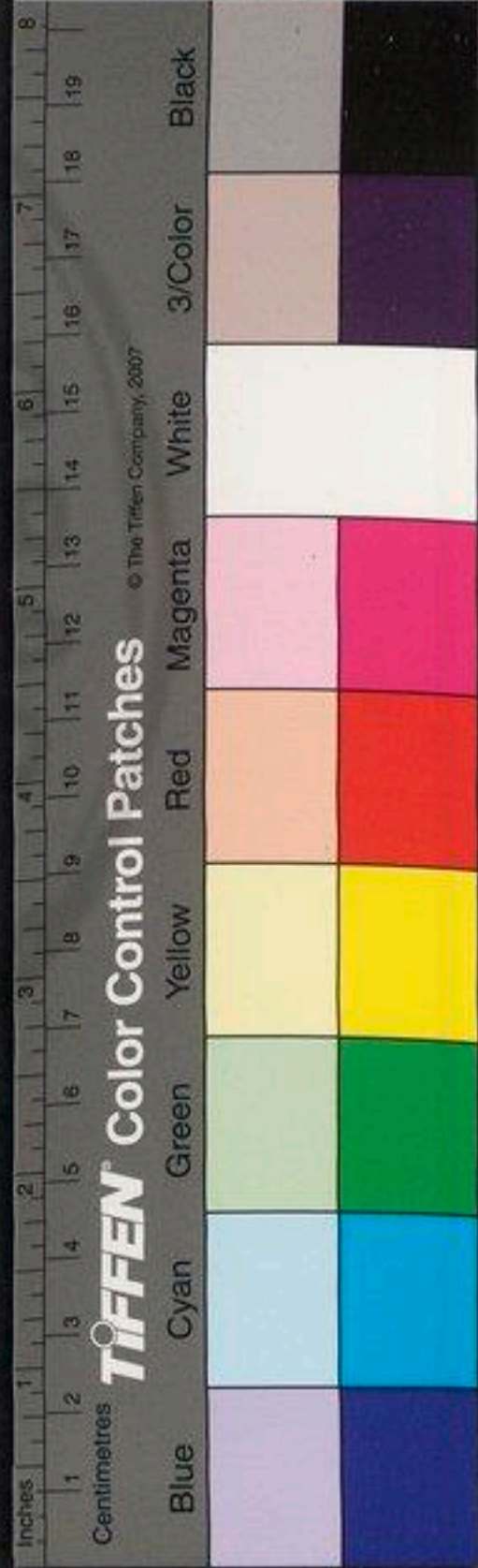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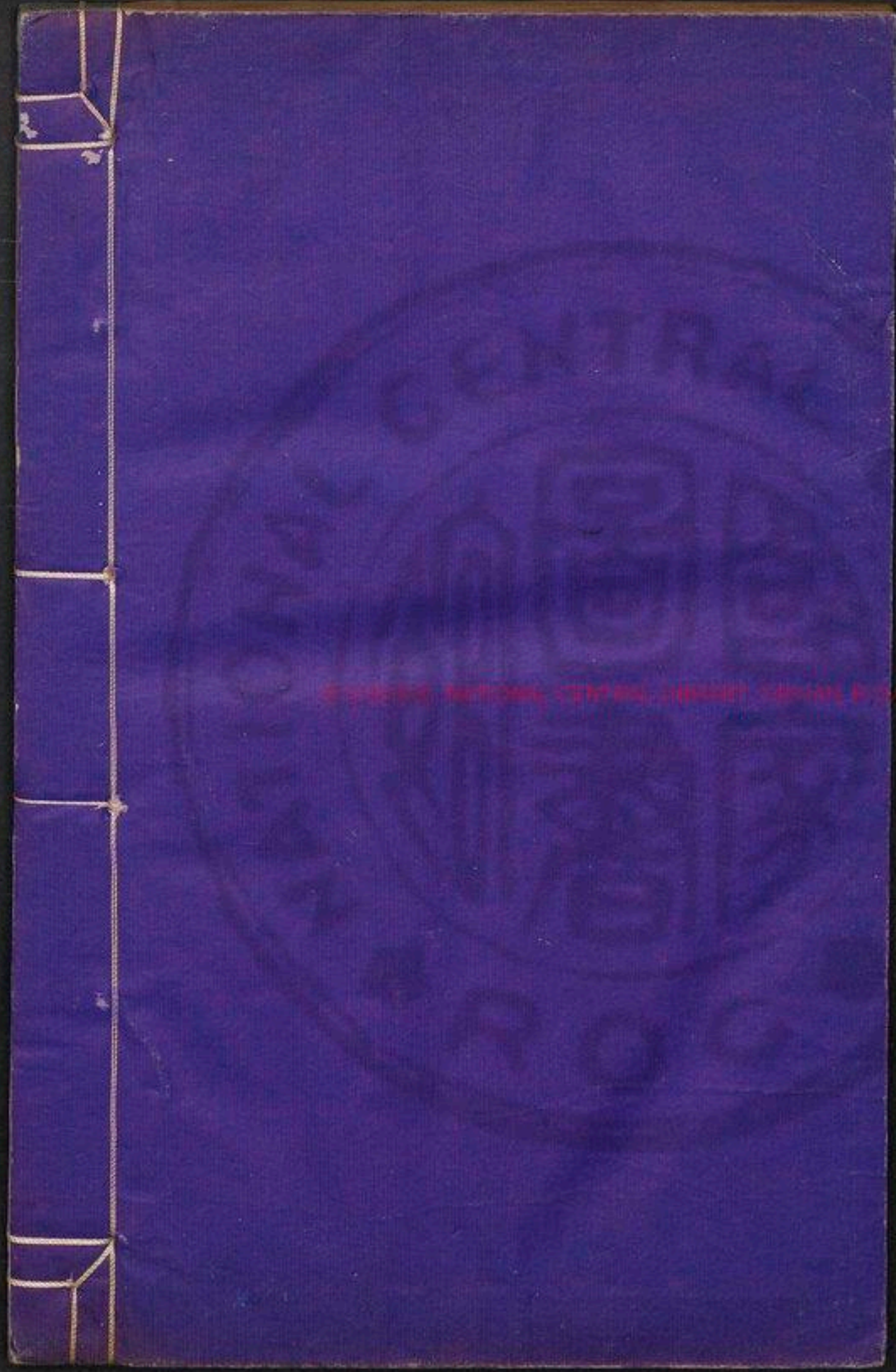
師入心道心之辨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猶
言槃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撓勿濁乃燭鬚眉
其說頗異姑錄存之以俟知者然乃燭鬚眉
之意與允執厥中之誼又殊矣傳琴山之外
學象山而名世者是為慈湖揚先生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387490 v3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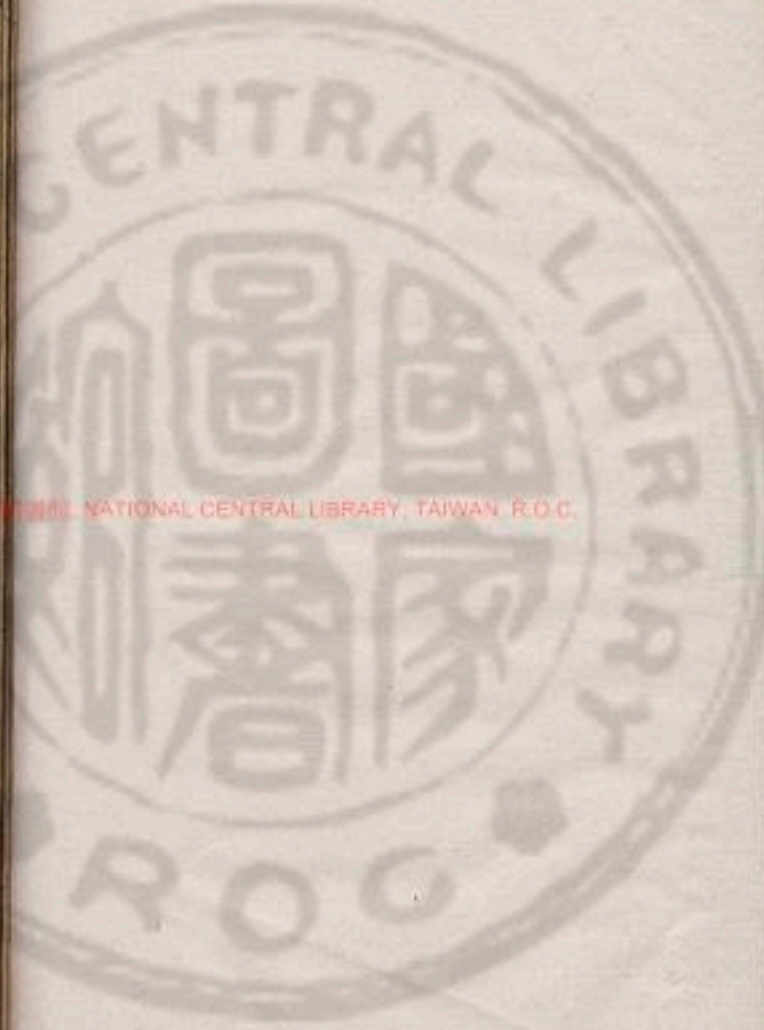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四十三

讀本朝諸儒書十二上

延平李先生師弟子答問

承喻涵養用力處但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惡非僻之念自不作矣

父母惟其疾之憂舊說孝子不妄爲非惟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慮恐言父母慈愛其子無所不至疾病人所不免猶恐其有之以爲憂則餘可知也爲人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奉承遺體求免於虧辱者豈一端而已此曾子戰戰兢兢啓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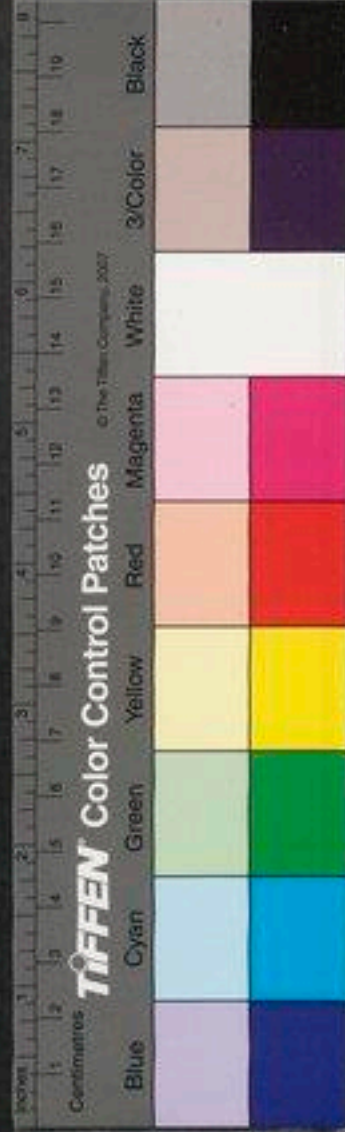


而後知免焉者也不遠遊遊必有方不登高不臨深皆是此意先生曰所說得之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喜謂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故蓄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怠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然諸家之說多不出此先生曰此恐當時只以能養爲孝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孟子又有養口體養志之說似亦說破學者之未察處

問子張學干祿先生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魯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爲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

問亦足以發之義先生曰顏子深潛渾粹聞夫子之



言即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則於語默日用動容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曰之而無疑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然則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其門人豈有

異旨哉而或者以為忠恕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子姑以違道不遠者告其門人使知人道之端恐未曾盡曾子之意也先生曰伊川先生有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名正性命恕也體會於一人之身不過只是盡已及物之心而已曾子曰日用處夫子自有以見之恐其未必覺此亦是一貫之理故率然問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得焉輒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至於答門人之問上是發其心爾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之道甚精微非門人之問所



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人之心不如是之步也
如孟子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
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精粗不二
充同盡是此理則非聖人不能是也中庸曰忠恕
違道不忘提起此以示人相近處然不能貫之則
忠恕自是一忠恕爾

大凡人理義之心何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
晝間不至格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
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
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

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有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
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
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
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
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
兼亦足養心之要

嘗愛黃魯直作灑溪詩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
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
佳胸中洒落即作為盡洒落矣



夫嘗以謂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滯即此心廓然大公
無彼己之偏倚庶幾於理道一貫

仁即是理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又曰仁字極難講
說只看天理統體處便是心字亦難指說唯認取
發用處是心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
無所不備具

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衣木食苟度歲月又
曰處此時唯儉德避難更加韜晦為得所又曰當
今之時苟有修飭之士須大段涵養韜晦始得

愚按程明高第如謝上蔡揚龜山末流皆不免

略染禪學惟尹和靜堅守不變其後龜山幸三

傳而得朱文公始哀萃諸家而辨析之程門之
學因以大明故愚所讀先儒諸書始於濂溪終
於文公所傳之勉齊以究正學之終始焉次以
龜山上蔡以見其流雖異而源則同焉又次以
和靖以見源雖異而其流有不變者焉次以橫
浦三陸以見其源流之益別焉然上蔡龜山雖
均為略染禪學而龜山傳之羅仲素羅仲素傳
之李延平延平亦主澄心靜坐乃反能救文公
之幾陷禪學一轉為大中至正之歸致知之學



毫釐之辨不可不精蓋如此故又次延平於此以明心學雖易流於禪而自有心學之正者焉此書文公所親集延平之學以涵養爲工夫以常在心目之間爲效驗以脫然洒落處爲超詣之地文公之間多本論語多先孝弟此皆學者所當熟味存此書者廖德明載文公之言謂先生隱居不仕燕間體察默而成之非他人能及若夫經綸天下之大經措諸事業時有勞逸之殊遇故二程因發明敬字合內外貫動靜敬附錄云

延平李先生行狀

先生諱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曾祖幹屯田郎中祖纁朝散大夫父渙朝奉郎先生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旣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將講所疑至之日疾作卒于府治之館舍年七十一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

初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論之餘兀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若是者既又之而知天下之大本者端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而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有不得其衷者焉用

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嘗言曰讀書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之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沙縣鄧迪語及先生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也嗚呼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於語人蓋所謂遐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門人具



位朱熹狀

右錄其要也始文公之父吏部公與延平先生俱事羅先生故文公於延平爲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問學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簿領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其學而師事焉此嘉定甲戌黃巖趙師夏題卷末之略云

延平先生語錄

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以踐履爲聞知

人之持身嘗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

右延平語錄羅仲素先生之從孫羅博文所編本名欽佩錄然其所載多高深間又造語如諸子之立論者視朱文公所編答問似不同姑錄其便初學者一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四

讀本朝諸儒書十一

溫公透書

自序略曰譬之種木收愈遠利愈大使狹道以求容
利止其身豈能及後世哉

愚恐更當參以
不計功之說

天地不易日月無變道何為獨變哉厭常而喜新求
愈勤而愈遠庸

譬之鐘鼓不扣自鳴孰不謂在

言戒

天兩道濶踐狹而高車不量力以妨眾進能無覆乎
童子至驪爭橫芥而相傷天下之利大於橫芥者多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四

讀本朝諸儒書十一

溫公透書

自序略曰譬之種木收愈遠利愈大使狹道以求容
利止其身豈能及後世哉

愚恐更當參以
不計功之說

天地不易日月無變道何為獨變哉厭常而喜新求
愈勤而愈遠庸

譬之鐘鼓不扣自鳴孰不謂在

言戒

天兩道濶踐狹而高車不量力以妨眾進能無覆乎
童子至驪爭橫芥而相傷天下之利大於橫芥者多



矣恃其驕而不知戒能無傷乎捨難

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在我而已何難回心

受恩而不負者爲子必孝爲臣必忠負恩

厭其所有美其所不可得羨厭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

成功在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無爲贊貶刑和叔

文勝而道不至猶朽屋而塗丹履笄并而纂綺績烏

喙而漬飴糖也并莊

果餌刻鏤是以目食官失

溫公之書德人之言也擇其尤切於後學者著此

元城語

元城先生劉安世字器之太觀間謫亳州寓永城縣
之回車院年已六十餘維揚馬永卿赴永城縣主簿
其舅高郵張桐屬使求教旣至見先生雄偉闊爽談
論踰時體無歇側有背聳直身不少動手足亦不移
自是從之學後二十六年當紹興五年追錄其語爲

元城語三卷

漢大臣於人主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
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攻金陵
者謂其爲林甫盧杞王莽故人主不信此進言者



之大戒

五帝之法尚不同金陵乃以成周之法行於全我朝祖宗所以不多為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擾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故擢用新進少年至於特旨御前覲分金字牌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其柄必為姦臣所竊天下欲不亂得乎

金陵三不足之說謂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為萬世禍

趙清獻欲絕欲挂父母像於卧床王羲之欲不仕自誓於父母墳前且士大夫不為則止耳何必爾

溫公戒金陵用小人介甫曰法行即逐之公曰誤小人得路豈可去也他日將悔之

哲宗初銳意於學一日講畢會茶上起折柳一枝有諫以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權折上擲之色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此等人也

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似乎舒緩不振故神廟必欲變法金陵揣知上意一身當之又有虛名實行強辨堅志不可動反覆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



分非熙寧初比矣

明皇即位初焚錦繡珠玉於前殿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此好名也故有末年之故若仁廟則不然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絁被深唾壺

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怒非一日奸臣必交結佞倖纔覺怒必急急收救故不至積怒而去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

太祖即位造薰籠數日不至而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局覆奏得旨復依方製造太祖怒曰誰做條貫曰可問宰相普至對曰此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為陛下子孫設後代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經諸處行遣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上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薰籠是小事其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為例

河東折氏靈武李氏自五代世守兩蕃畏之太祖故令世襲其後移李氏為陝西兩鎮遂失靈夏至今為患



太祖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太宗未平晉已
為平晉詩賦未平燕山已為平燕山詩賦羣臣屬
和將士歆艷而於武事不競故有潘美之敗澶淵
之役渡河橋至半高瓊曰此處好喚丞相吟兩首
詩蓋平日憾之有此語

左傳襄十二年同宗於祖廟注始封之廟同族於禰
廟注父廟然則宗遠而族近也政和中大臣不學
以郡主為宗姬以縣主為族姬又姬周姓也自漢
初取為嬪嬙之號已可笑今乃以嬪嬙之號名其
女尤可笑語上

照寧初溫公諫用兵不留棄大略以富人與貧人鄰
居為喻此錄中載其語意

漢藩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霍光立宣帝正以其
無黨

國初錢王入朝晉王趙丞相以下皆欲留之上曰我
平生不曾欺善怕惡

金陵以兩府陷溫公不可臺諫黨金陵者遂誣之如

光神宗曰司馬某豈有此事元祐遂獲其用皆

神宗保養成就之力

謂啖助作怪以左氏非丘明乃論語孔子所引前世



人如老彭伯夷等類然憲按前世諸儒考究多與
啖助之說同元城最考古而非之如此何也左立明
仁宗時蕃商沒官真珠入禁中張貴妃乞和買得之
一日賞牡丹貴妃以為首飾誇同輩上以袖掩面
曰滿頭白紛紛地更沒些忌諱貴妃慚赧起扇之
乃大悅命人各簪牡丹自是宮中不戴珠珠價大減
公孫雖詐以下式輸財助邊非人情以睚眦殺人郭
解不知甚於解知此弘長慶

曹操遺令至分香賣履無不處置無一語及禪代之
事自是貴以天下遺子孫而身尊漢臣之名温公偶

窺破有喜色元城謂操平生事無不如此夜枕圓
枕噉野葛至尺許飲醪酒至一盃

本朝名相惟李公沆入上利害一切不行而日奏四
方盜賊水旱在漢惟魏相能然後之為相者則喜
慶祖宗法度惡聞天下災異

温公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眾同也洛俗春月放園
園子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子呂直納公
錢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乃持去回顧曰
只端明不愛錢後十餘日呂直創一井亭問之乃
用前日不受十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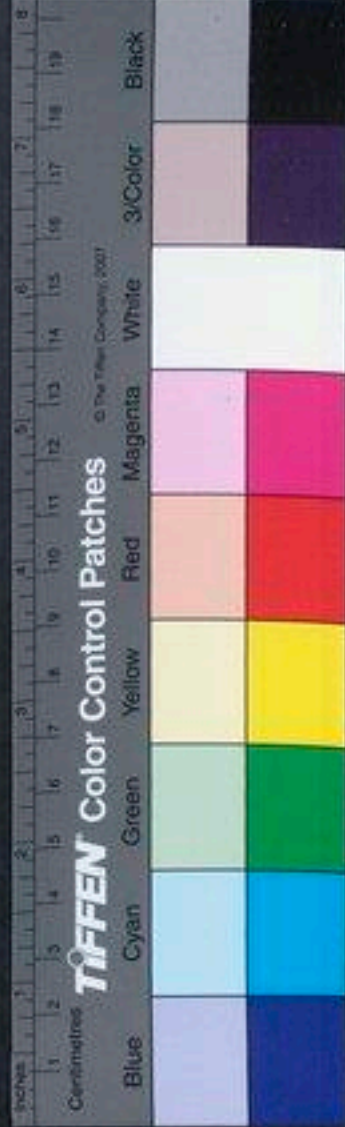
昔高辛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今爲應天府實我宋受命之地遷實汴於大夏主參全爲太原府實河東劉氏舊地參商不相能物莫能兩大故國初但謂河東并州不加府號本朝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參水神所忌故剋之時宋興已十九年盛則後服衰則先陷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其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丙午爲天水故火最大忌九爲陽數之極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爲第九世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漢書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世下年蓋王孫滿當楚問鼎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

元城初求教溫公曰誠思之三日問從何而入曰不妄語又韓瓘譚錄載此事云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又瓘乞言元城曰惟在力行古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爲貴

漢四家詩各有長短

酷吏傳班氏不入杜張蓋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故班氏以張純之固不入酷吏傳而併貸杜用此子



產王公孫淺之義

漢武用兵勝負皆以實聞不為左右欺罔

子產相鄭晉悼已薨楚亦衰子產又能得晉楚大夫之心許其更相朝晉楚亦值其時也

續慈陵切與錫相近而不同音

語中

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縣令萬戶以上秩千石至六百石然刺史權極重按察六條一謂強宗豪右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至成帝後和元年更名秩二千石其法隳矣唐制諸道帥司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本朝官制多循唐舊獨前宰相侍從為帥監司得糾之故不敢為非

原乃天子之邑不欲屬晉文公伐原乃不美之事而左氏反稱之蓋宗周鎬京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成周地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合二都言之是為邦畿千里至幽王時宗周滅方八百里者失之平王東遷僅六百里爾襄王以河內賜文侯又為諸侯亦及汝其地至小矣



馬 頃言良用筆謂此詩賦有用不知士人計較得失豈敢極言時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已教之誦也況登科之初未見人材及後仕宦則材智聲名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必須殿試策以別人才人主燕閒時於其等輩廣訪備問然後博記而審察之天下無遺材矣

魯襄三年晉祈奚請老而舉解狐祈午襄二十一年叔向見囚曰救我者必祈大夫於是祈奚老矣聞之見宣子而免之不若史記晉世家止載舉解狐祈午左氏載請老非也愚按襄二十一年既曰於是祈奚老矣則是請老在前恐無可疑

新唐書好簡略事多鬱而不明其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其病正在此反以為工何哉漢所傳六經與今不同如今尚書云無教逸欲有邦王嘉奏封事云亡教佚欲有國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蕭望之傳元帝八九年當深知元帝為人及帝即位乃欲逐恭顯為其藩下獄帝至不省其為下獄不知八九年間輔之者何事

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虛此四字出李 上堂者殿名也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



乙未月行詔黃門故曰父汗王堂之廬至英廟廟
位乃撤去及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撤去二字使
榜院門以爲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
其矣師古曰王堂在未央宮又曰異奉言文帝恭儉
未央宮無高明武臺麒麟鳳皇王堂金華之殿獨
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承明耳則王堂殿乃武帝
所造

蕭何治未央宮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何之意深矣
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
淺也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
春秋

文言未必皆孔子之作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而襄
三年穆姜言元體之長也至正固足以幹事時孔
子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

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不
敢投後東坡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其實天
下之奇材也豈不激人主之怒元城曰但當言本
朝未嘗殺士大夫

富鄭公使虜說以用兵則國家受其害人臣享其利
老子天哥二子曰古人有此意不東坡對曰嚴安亦



有此意。不如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蓋取嚴安諫用兵曰。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前輩讀書必見於用。鄭公之言其源出此。

秦用顓帝歷十月爲歲首。遇閏即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漢初因而不改。秦二世二年後九月。應建酉。漢二年後九月。建巳。五年九月。建寅。高后八年閏月。巳酉。代王卽皇帝位元年十月。辛亥。皇帝見高朝。巳酉。辛亥相去三月。是閏月。亦後九月也。愚按徐廣注。建酉。建巳。止合云。閏八月。四月不當言酉言巳。蓋閏月無建斗指兩辰之間。

停叔玉婚。乃天以佑魏氏也。房元齡之子尚主。始敗其家。法終滅其族。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婉。叔珪。而叔瑜生萃。萃生商。商生明明。明生馮。馮生纂。其家再振。楊綰爲相。纔一百八日。故各望如此。

絳縣老人云。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亥字二畫在上。其下六畫如弄子。三箇六數也。如者。往也。後下亥。二畫往亥。時身仄。則當如後寫其左。豎



二畫乃二萬也其右六畫乃三箇筭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季末也今今日也已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今纔得二十日故曰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易取諸益取諸睽之類非謂當時已有此卦也伏羲造書契取夬之義也今繫辭漢名大傳見司馬遷傳文謂繫辭以繫於一卦之下易曰繫辭焉以斷吉凶故謂之爻吉凶生大業蓋謂有興有廢湯武秦漢之事是也歐公非繫辭韓魏公與同政府其

元城讀錄

父無事不言獨不與言繫辭語中

具茨韓瓘官二浙往來必維舟河梁侍元城譚誨錄其繫邪正得失者二十一條名劉先生譚錄元城先翁與溫公同年故遣元城從溫公學

元城終身未嘗草學書及未嘗使人代

元城作待制道遇丞相呂微仲去蓆帽涼衫斂馬於浚溝廟下微仲問法吏無兩制避丞相之法然終不樂范相由元城章疏而出已而復拜微仲遂擬元城真定宣仁曰如此正人且宜留朝廷

韓魏公鎮北門朝城令決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公



階汝置長官信否曰實有曰汝爲禁兵旣差在彼
便有階級判市曲處斬略不變色潞公鎮北門有
外鎮解一卒如前者公震怒問之亦判處斬而擲
筆潞公氣稟雄傑而非傲物魏公和平略無崖岸
遇事迎刃而解至疑慮難處者研墨運思從容之
間已了於留中使下筆天資明敏絕人遠甚

元豐末京東劇寇欲取掎剋吏吳居厚投鑄冶中居
厚覺蚤遁去

劉道原之子義仲每有書譯數四不能曉

王維國多職前言行生行乃服林靈素丹藥果得疾

王介甫求去潞公謂後人如何可爲元城對曰相公
當之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

元城曰陳瑩中其嘗薦自代而未嘗識面瑩中多失
之過如尊堯集先評荆公爲伊呂聖人之耦而後
納諸僭叛不軌之域此學術不粹也

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襄
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罷之次直李大臨再封
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于七
公子大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



宗德居百餘年間養成風俗與齊太史見殺三人
而執筆如初者何以其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
之賈不肖於此可見

元城竄嶺南一日所厚士類泣告以聞朝廷遣使入
郡將不利於公請早自裁公從容留飯卒不為動
而使者乃過旁郡

元城道護錄

道護錄者理所集不著姓氏理以宣和六年春介楊
龜山書謁元城於南都而錄其說

元城初諫官以母老辭母勉使為之乃共職論胡
密愈之十餘章又辭章子厚十九章子厚從之

春循梅新高 雷化八州歷其七

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

龜山有除命聞是蔡攸所引不知肯來否李光好官
負可惜為蔡攸所引此 着便省後來罷去

若衆數可廢則無易 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兩者
兼通始得

學者所守要道只一勤字勤則邪僻無自而生纔有
間斷便不可謂勤

獄貴初請每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徧往親問



私置一簿隨所語記之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致曲者至誠之道處不在看一事上便是曲致曲以通之也

元城劉先生初事司馬溫公五年而後教之以誠思之三日不知所從入而後教之以不妄語力行七年而後言行相應故能不動如山當宣和大觀間歸然獨為善類宗主至今誦其遺言無不篤實厚重使人鄙吝之心為消嗚乎豈不誠大丈夫哉獨因篤信之深而佛氏之說先入

為至聖賢道也其心若人入其法莫能忘
刑刀壞之說為說性而證以楞嚴經云使眾生六根銷復臨刑刀如割水且併以其師溫公詆佛為非若自程門講明聖人之學觀之雖溫公之詆佛猶未免於譽虜而元城併以為未然何哉或者知終終之之勇卓冠一世而知至至之智尚差毫釐耶此中庸之言誠必貴於自明而誠也雖然先生他日亦言釋老之道皆未免入邪則其本心固未嘗不明也學者宜審焉



日抄分類四十四卷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四十五

讀諸儒書十二

石徂徠文集

頌

宋頌九首序略云奮為宏休、擒為英聲、昭為烈光、曄曄曄曄、如日之華、鏗鏗訇訇、如雷之行、暢於無窮、揚於無上、江浸海流、天高地厚、不有窮盡、異於天祖、一駕而下、路再矢而定、揚三楫而納、荆潭四指、而收蜀廣、五征而平江南、太宗南致、淮海數十州之地、比縛并元四十五年之寇、真宗暫臨



日抄分類四十四卷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四十五

讀諸儒書十二

石徂徠文集

頌

宋頌九首序略云奮為宏休、擒為英聲、昭為烈光、曄曄曄曄、如日之華、鏗鏗訇訇、如雷之行、暢於無窮、揚於無上、江浸海流、天高地厚、不有窮盡、異於天祖、一駕而下、路再矢而定、揚三楫而納、荆潭四指、而收蜀廣、五征而平江南、太宗南致、淮海數十州之地、比縛并元四十五年之寇、真宗暫臨



澶淵凶奴喪威墮膽迨今四十年不敢箠馬而南
今皇帝明道之初獨臨軒堦袖謀眷斷如雷之
動六合莫不震焉發施號令如風之行萬民莫不
見焉登任哲艾蒭鋤姦惡天清地明日燭月霽乃
作爲宋頌九篇○皇祖大祖殺李筠滅李重進也
湯湯取孟昶也○莫醜取廣州也○金陵取李煜
也○聖文吳越歸也○六合雷聲太宗取劉繼元
也○聖武戎犯澶淵眞宗親臨六師也○明道今
皇帝獨臨軒堦聖政赫然日新也

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明羣臣猶曰墨大

字金頭細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爲無前之
休丕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爲不世出之賢求之于
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闕散漢則蕭曹唐則
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爲宰相
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
異萬萬不侔豈可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
聲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苦于天地
奏于宗廟存于千萬年而無窮盡哉○頌略云大
聲風風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 惟仲淹



弼一雙一契 衆賢之進如萊斯拔大莠之去如
距斯脫 皇帝一舉群臣懼焉諸侯畏焉四夷服
焉臣願陛下壽萬年

古詩

嘉陵江泛舟孤棹已夷猶數峰更清峭危影倒波底
疑嵐浮水上○遠與城市絕深將泉石向水鳥忽
東西溪雲持下上

三豪詩以曼卿永叔期程默師雄師雄二十二筆距
儻如鷹鳥才格自天來詞華非學能

曲園藏書馬所氏叔惠文人云卒能霸斯文昌黎韓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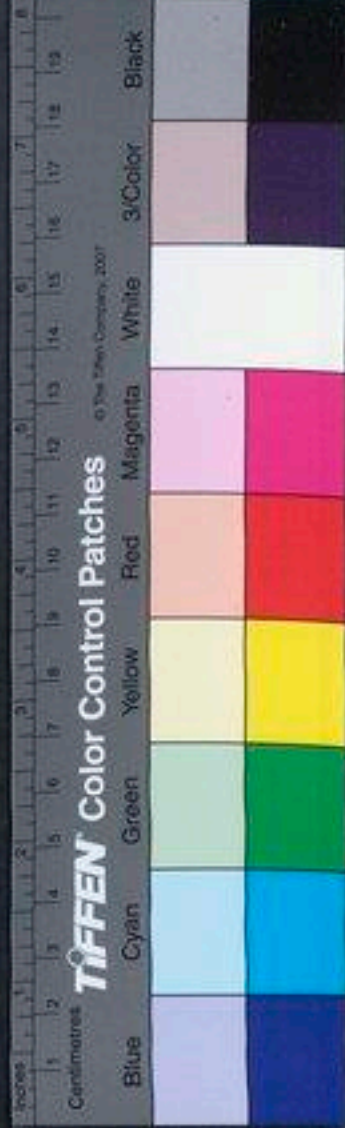
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
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恠也

恠說中略云揚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
麗浮華纂組剋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
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其為恠大夫

恠說下畧云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世常
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恠誕之教壞亂之
揚億以淫巧浮偽之言破碎之

愚按祖徠先生學止識卓闢邪說衛正道上繼
韓子以達於孟子真百世之師也揚億不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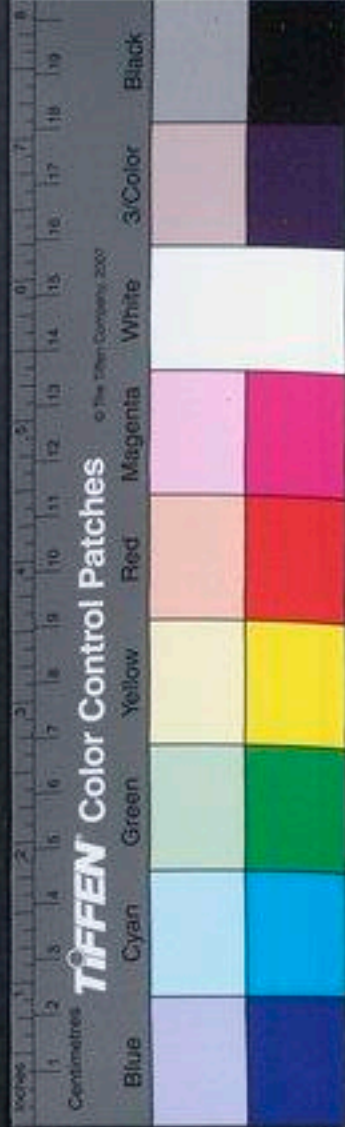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詞浮靡其書本不至與佛老等而亦闢之峻如此益宋興入十年浮靡之習方開闢所恠也恠所作也使先生生乎今之世見託儒者之名雋佛老之說者闢之又當如何哉

亂原謂夷王下堂亂是以作宣公稅云亂是以作秦開阡陌亂是以作秦襄王太后臨軒亂是以作秦始皇罷封建置郡縣亂是以作秦漢美人之號凡罕等亂是以作漢武帝數宴後宮奏請多以官官主之亂是以作不反其始其亂不止

明禁書畫之家之禁疎密不得中山澤江海皆有禁鹽



藻與其丹青馬牛豈若丹青爾德倬為騫由汝聽
吾言譬如芝蘭擲膠折筆無汚輕紈

尊韓略云孔子為聖人之至吏部為賢人之卓孔子
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仕原毀
行難禹問佛骨表諫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
呼至矣

蠹書魚辭蠹書魚曰夫書豈吾之蠹耶云云聲律對
偶之言斯文其蠹也愚意此亦為楊億發

歸魯名張生宗儒名孟生二生皆脫道士服故名

貴謀云喪身敗家亡國傾天下由聖賢之謀不用

扶之古言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是弁道而忘天
下國家也顛而不支坐而視其顛斯亦為不智者
矣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苟生者歟

責素殮狗嘗吾戶猫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于人食
人之食可矣彼素殮尸祿將狗猫雞之不若乎

辨惑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
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貴於一人天地
兩間苟所有者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求為仙漢
武帝求為黃金蕭武帝求為佛勤亦至矣而秦始



皇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明隱謂孫明復先生四舉進士不得乃退居泰山聚徒著書蓋有特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者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

賢李謂李相國迪能妻孫先生以女

兵制謂國家之制失在兵驕自 太祖 太宗亟用兵故賞資厚天下既平兵革不用或老卧京師或飽食塞上或逸處郡邑或散居真鄆未嘗荷一戈也而賞資不削於 太祖 太宗亟用兵時且有

加焉於是日益驕而不可少下茲非兵之罪也失在謀國家者也

記永康軍老人說劉公隨祥符中爲永康軍判官奪還先聖廟侵地止灌口祠淫祀導山泉入永康城關西山峻路數事

趙延嗣傳趙延嗣者趙鄰幾舍人僕也舍人死遺三

孤女一老乳母無一區宅一厓田延嗣爲營衣食

之資身爲負擔不避寒暑數十年如一日三孤女

自幼至長延嗣終不識其面既長延嗣西走京師



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哭哭止具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爲迎入京師相與求良士爲婿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

漢論三篇論漢不能盡循周之道皆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

中國論闢佛老也云有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虎眉名曰魑自胡來入我中國然愚按自西方來者佛之徒非佛之身爲巨人也佛亦人耳曰巨入者其徒之謬非果巨人也豈民於傳則自中國西入胡今云自胡入中國亦未知何據也其治之之法欲四夷近四夷中國處中國亦未知其可行否也

季札論以季札比伯夷恐太過

伊呂論謂伊呂功同其心則異伊有存夏之心呂無存商之心

憂勤非損壽論辨鄭康成注文王世子云文王以憂勤損壽之說非且文王享年九十有七豈爲損壽乎夫憂勤天下者聖人之心也安樂一身者匹夫



之情也後世人君皆耽於逸樂壽命不長康成之罪也

牛僧孺論謂唐文宗問天下何由太平僧孺自謂小
康面欺其君且怨其責成旬日三上章求退其悖
亦甚

王爵論謂三代天子稱王自周豈諸侯稱王漢因封
子弟爲王於是僭奪之心生

陰德論略云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曾隨
其善惡而散布之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經經焉
亦小慈隨小仁不肯去一奸人刑一有罪皆曰存
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
之所佑也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
樹之以君收其刑賞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
陟於下任之以臣收其威權違天地君而曰存陰
德禍斯及矣

水旱責三公論謂責三公則君怠責君則相怠若時
水旱君則罪已三公則免

書

上范中丞重慶仁宗用賢勉其與丞相李公謁王佐
之才聲忠臣之節



上趙先生書謂昌黎述作有三代制度兩漢遺風今
之爲文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非今之人
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能爲唐之文也蓋其弊自
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尚積漸非一朝一夕也
上蔡副樞書薦鄆州鄉貢進士士建中之文三豆文之
所自始甚宏闊可觀

上孔中丞書云有某官爲某官時忠鯁諫直深動朝
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朝
廷有闕政不復言則向之忠鯁諫直乃沽名以爲
東進之媒乎愚謂向非沽名後淫於富貴耳人若
不自覺此情於將軍黃金橫帶事可驗此士大夫
得志於當世者常常當痛省

上范思遠書亦盛揚士建中謂天下之賢

上劉工部書斥其以佛爲聖人

上杜副樞書薦泰山孫先生

上李雜端書謂日月天之目御史天子之目

與士建中書謂方今淫文繁聲放於天下佛老妖恠
誕妄之教肆行於天地間周公孔子之道危若綴
旒之幾絕先生不救吾徒豈得而安居乎

與張洞進士書謂明遠纔三十二歲已能斬浪莠而



塞菁英出紅塵而磨蒼蒼

上王沂公書書其避嫌不用鄉人趙師民略云合天下之公也雖其親昵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也雖其疎遠人不謂之公師民五十歲矣有萬卷書腐於腹中若非相公洪鑑鉅鎚莫能成就

上王狀元書乞助改葬石氏七十喪云昔郭代公為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為學糧有縷服叫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絕糧不能成舉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即授於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隆於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

上孫少傅書云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如孔子孟軻者同其里則是坐遇孔子孟軻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凡皆歸慕孫公之說如此答歐陽永叔書略云書中且曰類見僕所為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碌碌然有一節之長也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



今亦無爲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此爲之不能也然求叔謂我特異於人似不知我也僕誠亦有自異於衆者則非求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爲佛老其徒囂囂乎聲附合響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今天下爲楊億其衆嘒嘒乎口一倡百和僕獨確然自守吾聖人之經茲是僕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爲取高於人道適當然也苟必欲取高於人古之聖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大儒莫如孟軻揚雄古之賢聖莫如臯陶伊尹天下之所尊莫如德天下之所貴者莫如行今不學乎周公孔子孟軻揚雄臯陶伊尹不修乎德與行持履有然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禿毫間將以取高乎又何其淺也且夫書乃六藝之一耳善如鍾玉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圖寫而已近乎執伎以事上者與夫臯陶前而伯禹後周公左而召公右謨明弼諧坐而論道者豈不遠哉愚按歐陽公乃徂徠同年進士後誌其墓善知徂徠之深者

上范青州書爲其父赴脂胸縣令而作又并徐州張刑部書及上徐州扈諫議書亦皆爲其父作縣而發昔今世公莒書者子爲父謀言詞切至亦汝於



求人者矣

與祖擇之書薦孫明復也云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唯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明復先生

與狀元君貺書囑其救文弊

上孫先生書云辱惠長歌褒借過實且曰攘臂欲操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譌此得介之心

與范奉禮書闢其天自天人自人無感應之說

上韓經略書謂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亦非常也

亦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若陛下然建大廈者

非一木維泰山者非一纜因薦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邁天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材可膺大任

與董秀才書謂其豐於財又富於義勸其助孫先生先君先夫人之葬

與張秀才書論爲文之道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於源而歸於海

與士熙道書謂天以剛正直烈授於我而不納吾於中蓋所得備爾熙道以中配我剛正直烈之氣我



其全乎天不能全我也而熙道全我熙道於我不
營於天也其後有上潁州蔡侍郎書亦云納我於
中

與裴貞外書云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於夔牙之府
而奏於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騷葛
逸馭也不騁於王樂之前而鬻於市人惡能審其
駿而知其良也又云天下大道榛塞吾常思得
韓孟大賢人出為芟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大
闢而無荒磧往年官汶上始得士廡道今春來南
郡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

羈游四方錄婦人女子賢取其介潔惠取其聰敏

徐鉉母貧無宿儲中庭地陷見金銀一缶遽令覆之
祝曰天其或者閔我之貧願二子有位請奉給養
不願金銀也二子鉉錯後皆至達官

郭氏酸棗人割股肉愈姑之疾君子曰割股之孝非
聖人之說李唐明州俚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言
人肉可治羸疾是後孝子多行之郭氏能行於姑
難矣哉

趙定母金陵人多通詩書常聚生徒數十人張帷講



說儒碩登門質疑必引与之坐間發奧義咸出意
表景德二年子定登第授海陵從事訓曰無飾虛
以沽名無事佞以奉上處內在盡禮居外在活民
定遵奉無失

李氏揚州人夫以貿易為事常戒其夫曰無易良雜
若取不義之富快一時之意撫其子曰宜以此為
心無令流餘殃也

劉工部妻陳氏世居袁州新淦嫁劉式俸薄家貧陳
氏曰但奉清白吾自執爨毋為身累也夫死聚書
千餘卷示諸子曰汝父嘗謂此為墨莊今貽汝曹

為相學之具不數年立言立之立德立禮相繼登
進士科

岑頓母盧氏江甯人酷好篇什教子頓以詩書涓化
三年登進士第

曹修古女建安人修古博學以直氣聞明道初言事
觸鼻自御史知雜降工部員外郎知興化軍卒妻
孥窮空無以歸吏民思之碎錢三十萬拜醑堂下
家人未及言女哭曰我先君處朝為聞人以清節
自立不幸天不与年終於貶所今臨財苟得尚何
面目哭泣幃中幸持歸無為先君累也吏民間之



慚罷

孝行錄

余為旅人者三十年間孝子之事必錄之蓋做歐陽
詹南陽孝子傳之類也上助史官採摭下勸遠近

風俗

易廷慶筠州上高人父喪棄官廬墓旦出守墳暮歸
侍母開寶四年二月丙子墓西北產紫芝一本至
九年春三月丁亥復有玉芝十八莖生墓側廷慶
後以慶恩出知端州子綸大中祥符元年反第
陳宗道江陰軍茶村人以孝悌聞買物不酬價隨言

王礪南京人策名起家歷典八郡為性至孝五子登
科二十孫自狀元堯臣而下務學者相繼

論語說

無友不如己者

友者輔仁之任不可以非其人故仲尼嘗曰吾死
商也日進賜也日退商好與勝己者處賜好與不
如己者處也

子路惟恐有聞

非止聞夫子之道凡聞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

愚魯辟嗟



命者稟之於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稟於天者順之愚魯辟咎皆道其所短而使修之者也
臧文仲竊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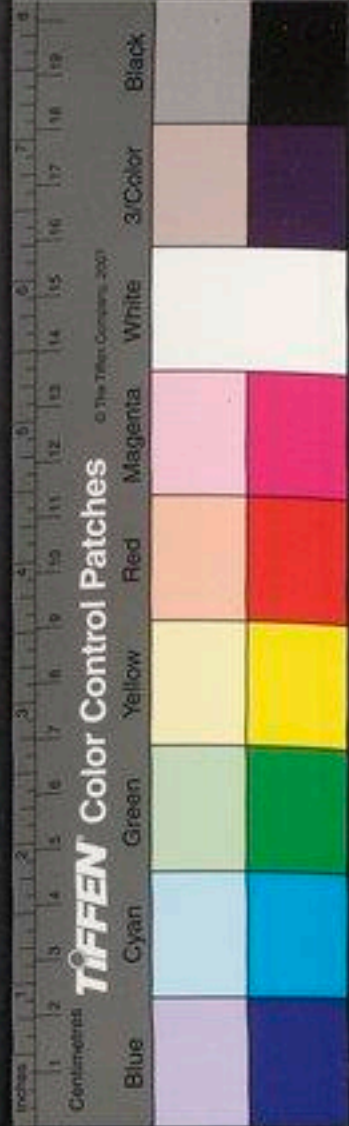
公叔文子與大夫俱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為文
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謂之竊位由
此觀之君子以薦賢為己任
子貢言夫子不可及

子貢之言甚而言之也孔子固學於人而後為孔
子愚按子貢闢毀孔子者故極言之安定恐後學
待孔子太高而自絕於不可學故又為之說如此
予之人未嘗多取之服其德也

郭琮台州黃岩人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之
壽母年一百四歲旌表門閭

顧忻秦州秦興縣人以母多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
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問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
一日少改

朱虎殘湖州武康縣人家貧事母孝一日入山虎負
之去因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天道
可無祐乎虎忽弃之於地而走如有疾驅之者
許愈宣城人家世儒學父養高不仕愈事父以孝謹



聞供給甘旨晝夜不怠父之所欲雖千里必致之
或隨計借安輿扶持與妻子共食麤糲晨夕事父
必盡珍異父年垂八十謂曰視汝登科足矣祥符
七年果登進士第

成象渠州流江縣人母疾割股肉食之母卒廬墓一
日三時培土虎豹環其廬而臥象無懼色

商人張氏居越州郭內余與同過姑蘇盤有鮑魚不
食鮑魚謂之問之曰適禹祠達事鬼者言食鮑與
鼈當祭之日祖先不能享懼其散氣也聆其言遂
絕口妻子亦不許食之

孔子稱冉求可使為宰又鄙為小子

冉求有為政之才故曰可使為宰及其聚斂不合
正道故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如美管仲之功
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至於鄙管仲之僭則曰管氏
而知禮孰不知禮

有德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古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與德兩得之今之
人兩失之

孔子見互鄉童子

取以一時之能而不責以平 之行



墓誌

石待舉字齊臣新昌人曾祖祖皆仕錢氏父涯有賢行君幼而奇俊灑落天聖五年登進士第慶曆四年通判保州有武臣輩貴者本侯家奴以主恩得官至保州管雲翼軍激變石君以之子衍之世祿延之東之皆進士

將仕郎湖州長史李君諱軻四預鄉舉慶曆六年釋

褐授湖州長史銘歎其仕晚位卑

先生胡氏名瑗字翼之秦州人累舉不第景祐中以白衣名論樂仕至太子中允為天章閣侍

講嘉祐元年卒年六十七葬湖州何山先生實

元初始以一命主學東南訓誨諸生過於父兄之訓子弟諸生有善若已有之諸生有過若已蹈之東南之人知以經行為先道德為本寔先生始之也皇祐初來主太學四方之士趨之惟恐其後其說謂先王古者養而後任後世任而不養况自孔孟歿師道不振故憤然獨立不顧毀譽勤勞三十年以教育天下之才為己任其學以體用為先在湖學有經義齋治事齋治事者人各治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其在太學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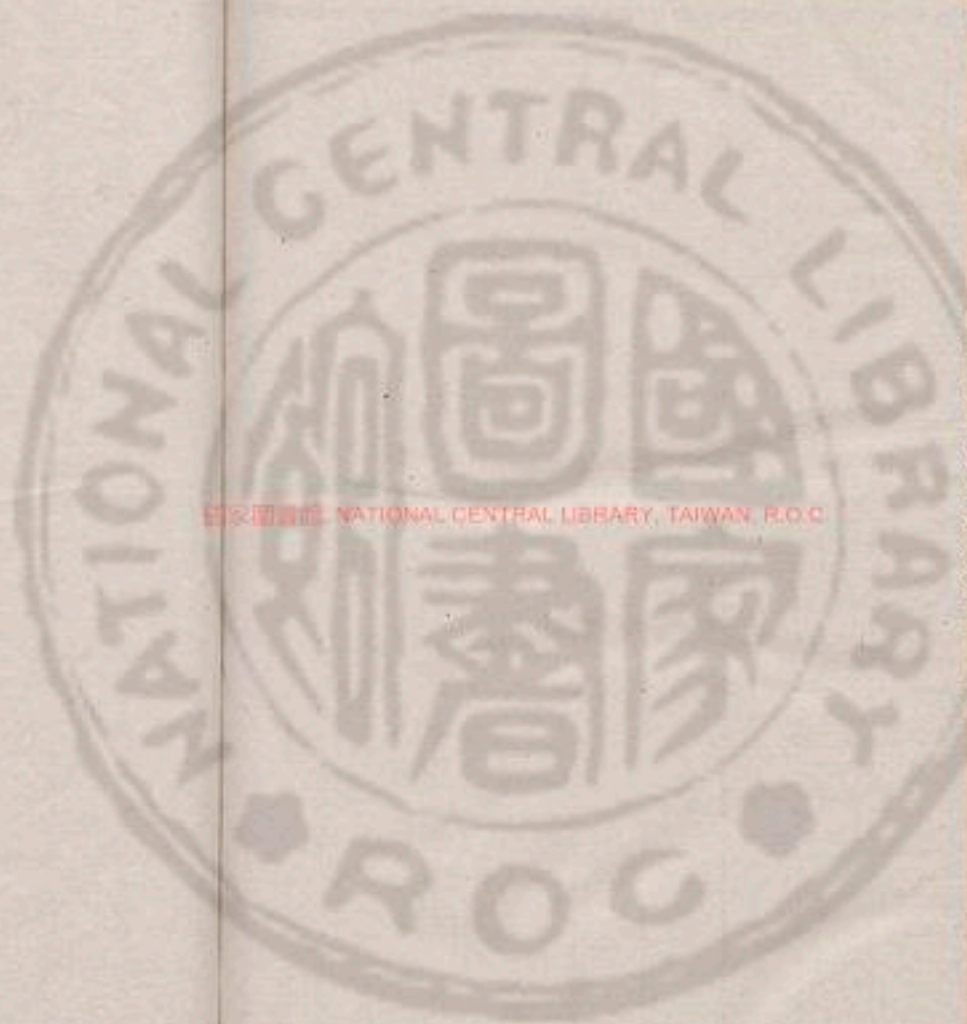
好尚經術者好談戰者好文藝者好節義兵者
使各以類羣居講習其從遊前後二千人其高
弟則錢藻之孫覺范純仁錢公輔顧臨吳孜徐
積滕甫其著書則有易書中庸義洪範義景祐
樂議紹興九年錢塘闕注又錄先生言行二帙
師道之變正學之不明久矣宋興八十年安
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其
學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繼而伊洛之學興
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寔自三先生
而始故晦菴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
既讀伊洛書抄其要繼及其流之或同或異
而終之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發源之
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為吾子孫毋蹈或
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泰山書
世少其傳其略見徂徠作泰山書院記云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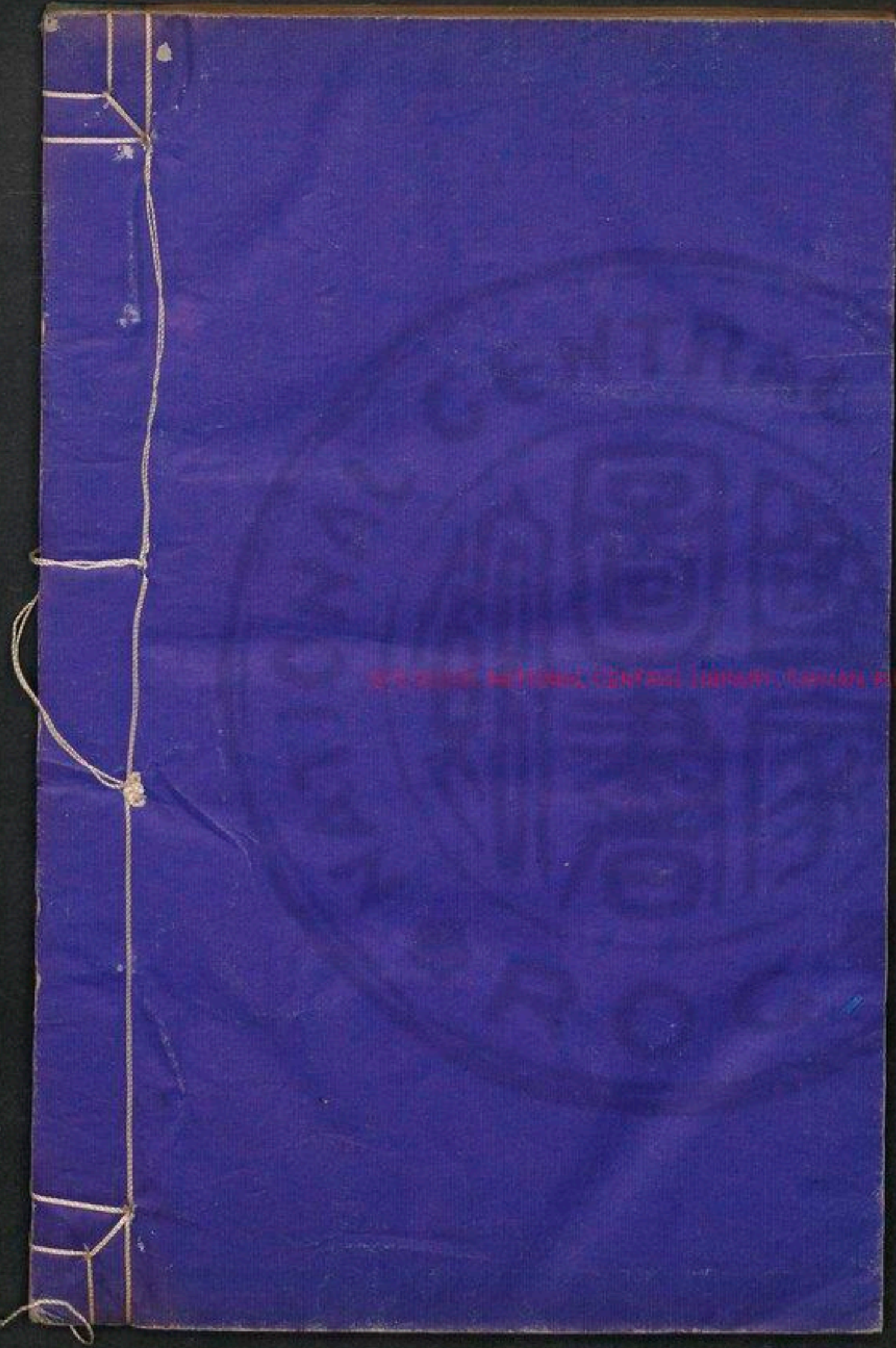
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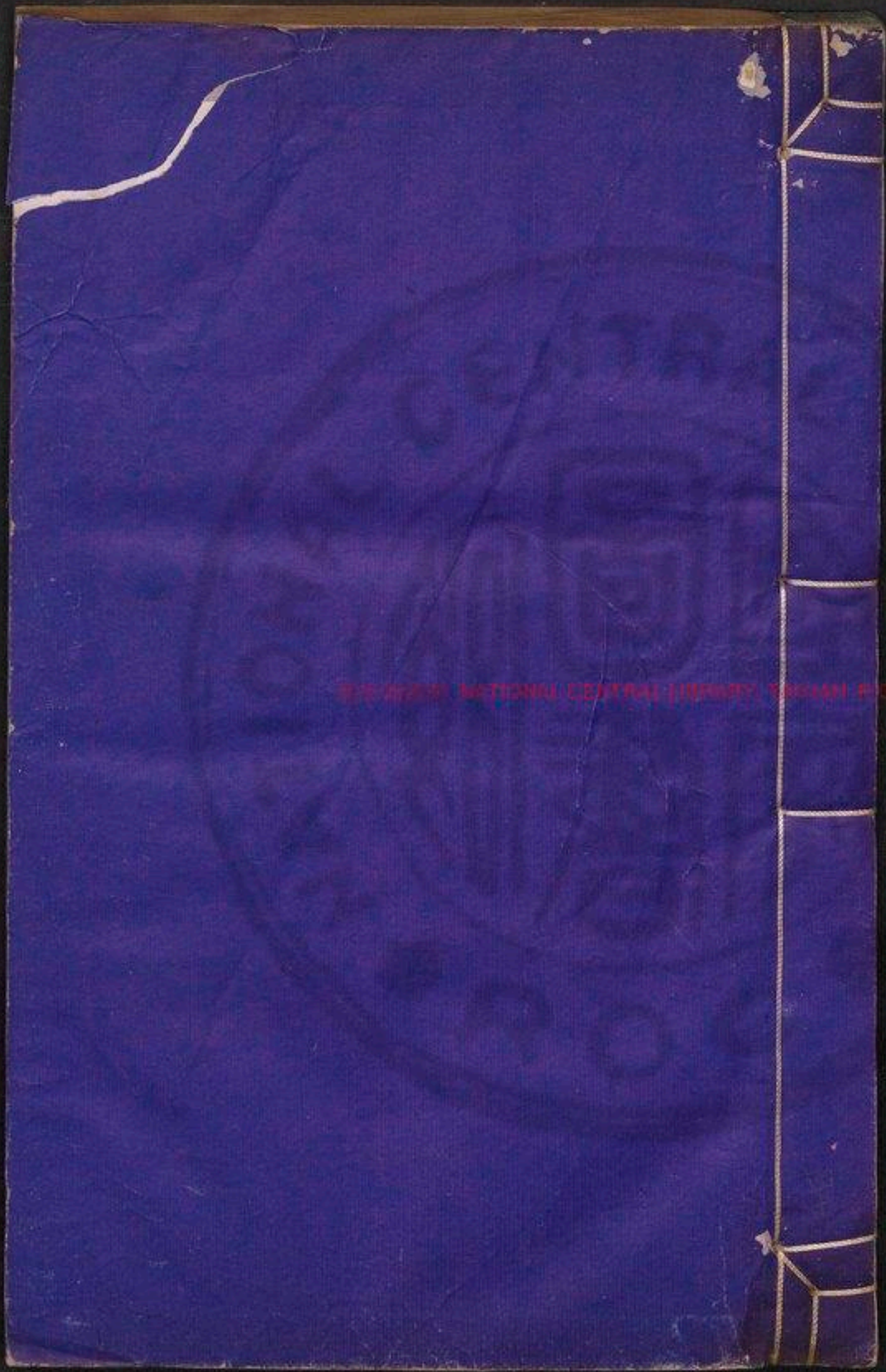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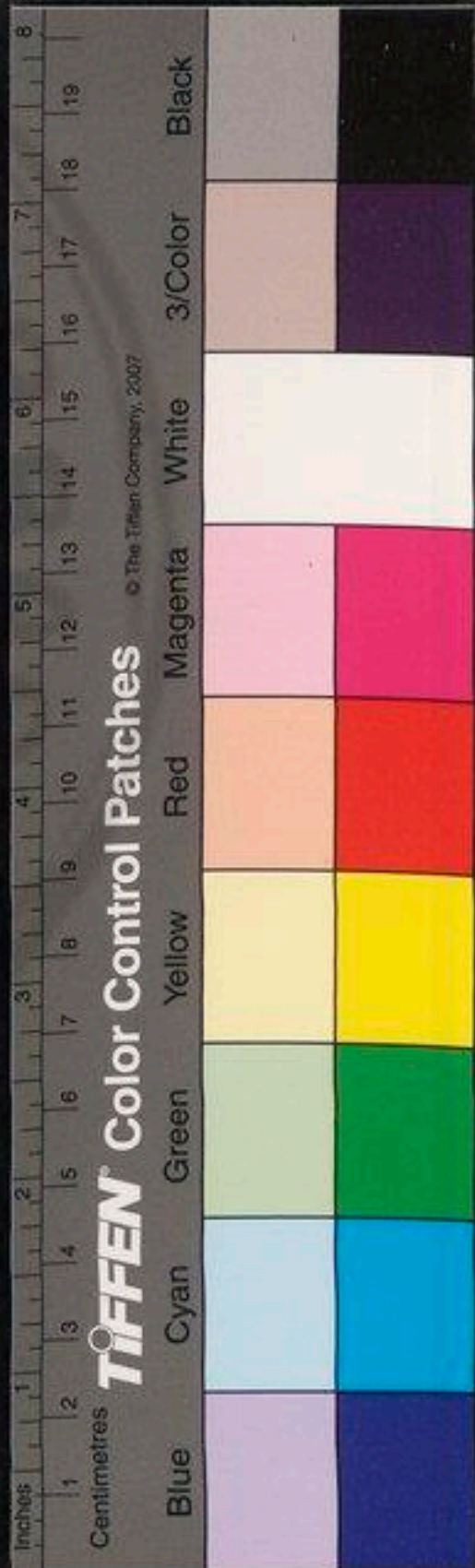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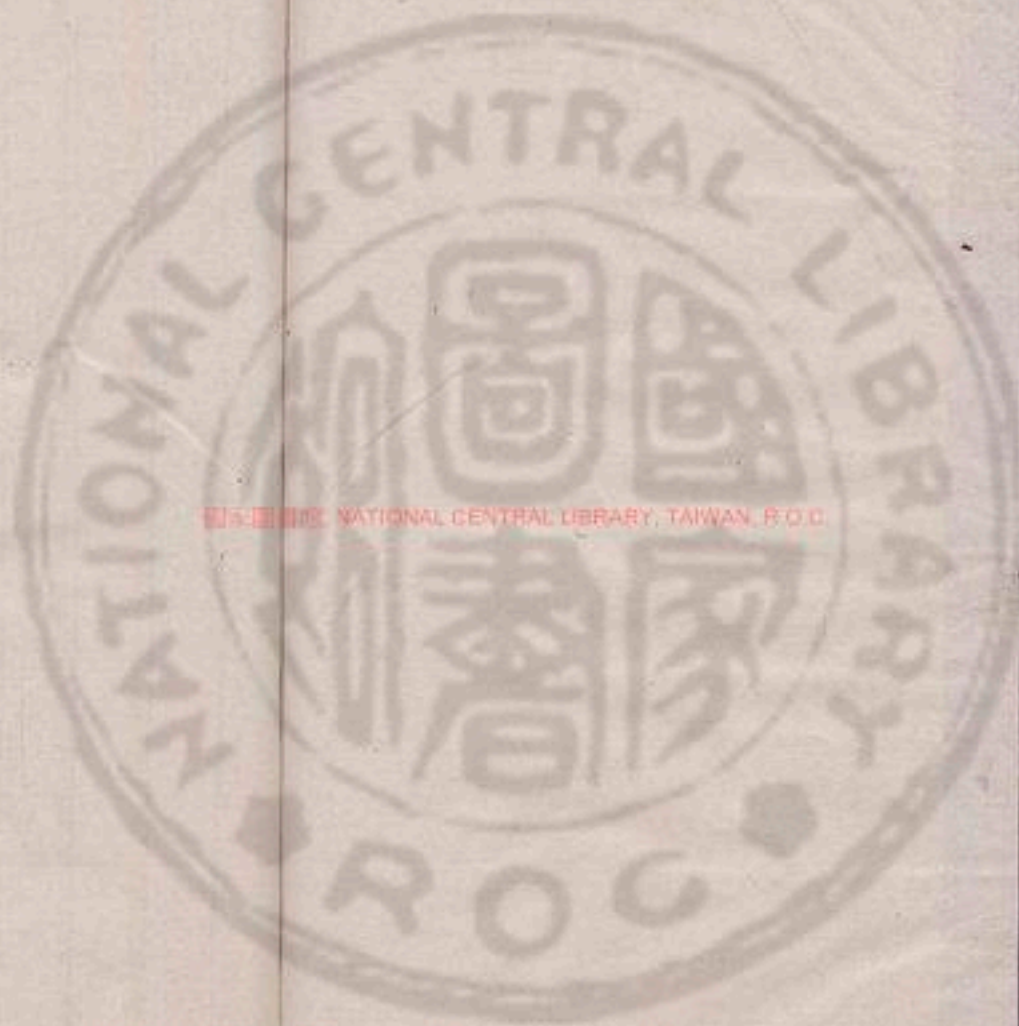
2008年10月10日 10:00:00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241 680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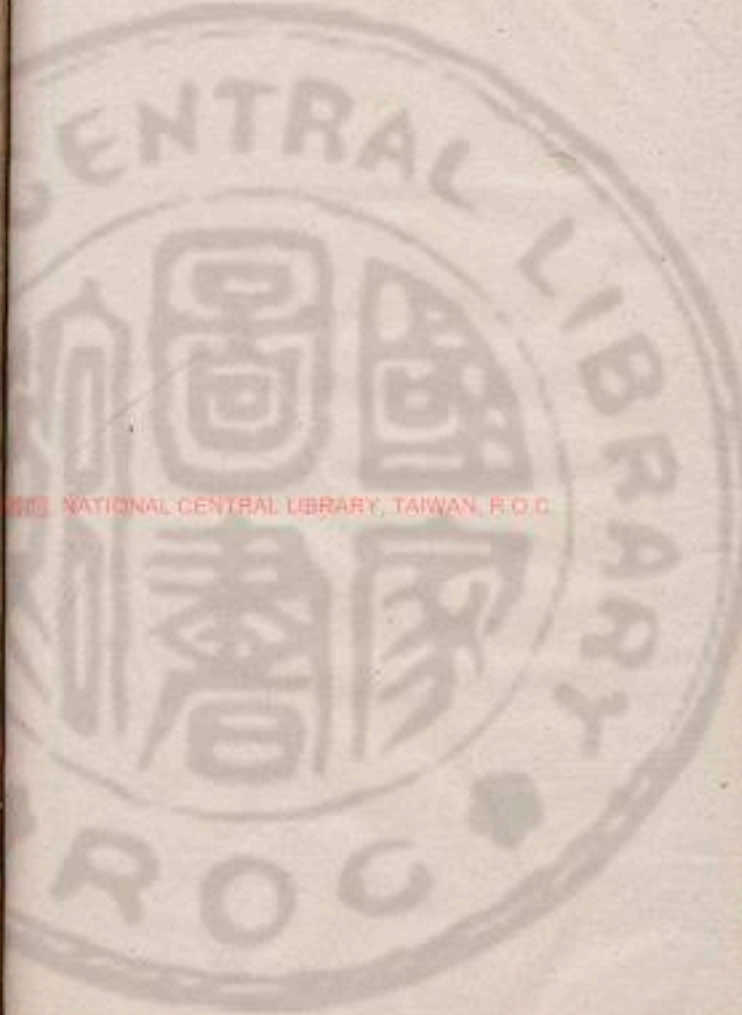
讀史一

史記

五帝紀

遷之紀五帝自謂擇言尤雅者著于篇其存古之意厚矣然黃帝殺蚩尤與以雲紀官纔一二事若封禪事已不經至顓頊帝魯紀皆稱頌語非有行事可考唐虞事雖頗詳皆不過二典所已載然則孔子定書斷自唐虞矣至矣何求加爲

夏紀



夏紀多隱括禹言禹貢之書早康中與善所缺者不
缺自仲康帝相少康直以世次相承若守文無事者
意者少康之事遠時已無所考歟若禹後於舜者也
謂皆黃帝子孫舜去帝七世而禹反四世又舜帝族
也而側微至此皆事之不可曉者

殷紀

殷紀亦依仿書爲之其載興衰相乘者數四未嘗不
本於賢者之用舍而載紂取亡之事尤詳真可爲蓬
世戒惟湯誥與書本文無一語類及盤庚誥民三篇
謂爲小辛世殷衰百姓思盤庚而後作難者耳

周紀

公劉遷豳據紀謂其子慶節之事載武王伐紂事其
跡頗膠視所謂湯既勝夏諸侯必服乃踐天子位難
易輕重不俟矣祭公謀父諫穆王征犬戎書甚悉芮
良夫諫厲王好利召穆公諫監謗皆盡言無隱三代
之直猶有存者歟宣王爲太子時流彘之難穆公匿
之家以子代其死忠勞難於丙吉之護宣帝矣幽王
溺褒氏周之存亡遂決東遷以後無復足云

秦紀

愚觀秦事不忍言矣然穆公以善用人而始興二世



以信讒諛而遂立號以無道劫天下而國之興士係
乎人亦斷斷乎不可易也太史公援賈誼言皇子嬰
不能守全秦余始讀之疑焉及觀班固永平之對美
闢其爲誤然固謂始皇得聖人之威恐亦身大 九友
誤耳始皇果得聖人之威則何全秦之難守哉

項羽紀

再見漢抄

遷以羽嘗宰制天下而紀之秦漢之間疑已過矣然
既君之而又字之抑揚之義豈有在歟

世謂羽與漢爭天下非也羽曷嘗有爭天下之志哉
羽見秦滅諸侯而兼有之故欲滅秦復立諸侯 曩
時而身爲盟主爾故既分王即都彭城既和漢 東
歸羽皆以爲按甲休兵爲天下盟主之時不知漢之
心不盡得天下不止也身死東城不過欲以善戰自
於世也無功業不就之悲而漢之心羽終其身不知
羽曷嘗有爭天下之志哉

世罪項羽不用范增而謂增人傑增豈人傑也哉增
勸項氏第一事惟立楚懷王孫心 冒懷王舊 流稱
懷王耳然不知此項之所以滅也陳涉當秦方全盛
莖草不驚時以適戍亡命一時倉皇舉事慮無以號
召人心謂秦欺 義王而滅之人心所 不平故不得



已託楚自名若梁籍時蒙傑已蝟起且惟有道者是
從萬民爭起而揀其命要惟不嗜殺者是歸豈必楚
也哉而乃舉牧羊之豎繆謂已死可悲之主設虛偽
以愚天下不惟天下不待此而後從項而項氏之滅
反由此始矣何則項世楚將也懷王立則項當終其
身為疆馳增謂梁與羽能堪之否乎必不能堪則將
置懷王何地乎利於今而不便於後智者猶將徐審
而不敢為況於今本無賴而於後無以處者乎使增
當是時稍知仁義之說隨宜正揀以殺項氏嗜殺之
勢則一時畏懼已服之心必將轉而為悅服之心蒙
傑必不以次引去何以置楚為今乃不然無故以并
髦視楚心而無故遺項氏以弑逆之機使高帝定三
秦則曰如懷王之約三秦既定東嚮百戰爭天下以
至垓下之圍則皆曰為義帝復讎漢之滅項終始以
懷王為說是增之偽立懷王者不足為楚地適足為
漢地蓋懷王立則羽不能不弑逆羽弑逆則羽不容
不滅自增此誤雖有智者不能為羽計矣至若明知
天命在漢而猶日夜勸羽殺漢王則尤愚夫婦人之
見尚足與之圖大事乎且增終始項王之側不聞嘗
直諫一語而項王嘗違之羽欲坑外有因十三歲兒



一語即止羽豈不可諫者增不諫增殺而反勸之殺
曾外黃小兒不若而謂羽人傑可乎然世謂增人傑
者蓋由高帝自謂能用三傑而謂增有一范增不能
用故因亦以人傑歸羽愚謂高帝此言特指鴻門逃
虎口一事增豈人傑也哉

湯武身致大業自餘小小成立未有不由已出而可
受成於人者身不能有爲而他人借之以立名身之
見殺必矣嬰母之止嬰豈獨以世未嘗貴以非出於
嬰之身致也楚懷之孫曰心者一旦安受義帝之名
曾婦人之見不若遺沛公入關以諸老將之言而得
之權宗義爲卿子冠軍以禹陵君顯之言而失之隨
聲遷就何足論懷王賢否

枝梧

枝者小枝
梧者邪柱

○轅門古者行軍以車爲營兩轅

相向爲門

○鰕生之鰕

上聲據注
當是姓

○擠

音濟

未

傳之傳

音附

古者二十三歲附籍五十六歲爲老

考弱未傳者指不應徭役之人

高祖紀

高祖初以寬大得遣入關然攻戰始猶齟齬自宛之
舍人陳說以約降不殺遂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及
遙定三秦已如懷王約無辭可以復乘用董公仁義



說爲義帝發喪復讎卒併天下

隆準之準

音社

○給音殆

○休告之告

音舉

○求

盜者亭卒之稱白帝子注謂指秦昨葉珪吞吞先生
以爲西楚○跳於滎陽之跳音迭建瓴之瓴盛水
瓶也○鼻音拔

呂后紀

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踐阼復二人史遷皆係之
呂后意者示女后專制之變也然呂氏盡殺高帝子
孫在內者欲奪天下而歸之呂大逆無道漢之賊
也豈止專制而已而可紀之哉遷爲漢臣子特微辭

見意爾

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力爭可謂社稷臣矣平勃阿意
王之勃雖卒誅諸呂安劉氏然已功不贖罪若平又
何以贖之而反受賞邑三千戶金二千斤耶平平生
教帝詐無益成敗之數天下既定謀帝僞遊叛者九
起卒死於兵今復負帝於身後如此平真漢之罪人
哉

留侯子張辟疆年十五揣知呂后意勸丞相拜諸呂
將南北軍入宮居中用事雖曰早慧實留侯不肖子
使非漢方興未艾賣漢天下者爾



漢氏已絕而復續分王子弟力也不然而盡聚之京師殲於呂氏婦人之手無雉類矣

呂后殺其子孫而欲帝母家使母家無少長皆斬而身亦死於崇禍史遷備著之爲萬世女后戒

後九月閏九月也。○招兵之招音仆

文帝紀景帝紀武帝紀

文紀所載皆恭儉愛民之事一制詔必具以其皆由

惻怛之言也景帝特載其政事之常災異之變制

詔不錄之矣至武帝則始終備具著方士之欺謾他

不及焉武紀皆取封禪書爲

文帝遺詔短喪議禮者譏焉然觀文帝惻怛爲民惟

恐妨之至死彌篤在帝不失其爲厚爲景帝者所宜

如禮不可苟徇其言自流於薄爾後世不以爲譏而

反譏文帝何哉

封禪書

封禪之書起於求神仙狂侈之心遷作封禪書反覆

纖悉皆以著求神仙之妄善矣而猶牽合郊祀巡狩

古帝王行事之常以證封禪何耶

方士之說惟以黃帝乘龍上天爲誇武帝巡行親行

黃帝冢而祭之方士尚何辭而從者復道其說爲葬



衣冠主暗臣諛一至此甚悲夫若衣冠不必葬葬衣冠無此理則論衡嘗有辨

河渠書

河決瓠子而南田蚡食邑鄒居河北利之進說其君不復事塞者二十年其後天子親臨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之而水復禹迹無後災近臣之蔽君與君臣之率作與事成敗之相反類如此豈獨水利哉

平準書

平準書自桑弘羊籠天下必官自為商賈買賣於京師之名也蓋漢更文景恭儉至武帝初公私之富極矣自開西南夷滅朝鮮至置初郡自設謀焉邑桃匈奴至大將軍驃騎將軍連年出塞大農耗竭猶不足以奉戰士乃賣爵乃更錢幣乃筭舟車而事益煩財益屈宜天下無可枝梧之術矣未幾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行天下鹽鐵楊可告緡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而縣官之用反以饒而宮室之脩於是日麗鑿無為有逢君之惡小人之術何怪也然漢自是連兵三歲費皆仰給大農宜無復可繼之術矣又未幾桑弘羊領大農置平準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至太山巡海



上並北邊以歸用當有餘萬定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又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皆滿而邊餘穀其始愈取而愈不足於用及今愈用而反愈有餘小人之術展轉無窮又何怪之甚也嗚呼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為鼎生民無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陰奪於民之禍於斯為極遷備著始終相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息洪羊天乃雨嗚呼盲哉

試曰民者無貴賤之稱○樂即買爵至貴者為從九卿加樂明其與正卿異○牢盆牢者與之虞食盆者與之煮鹽器故曰官與牢盆○鈇左趾之鈇音徒計反鐵為之着左趾代刑也○外繇戍邊也○赤側錢名以赤銅為郭○赤金銅也故居三等金之末

吳太伯世家

太伯逃吳弟仲雍繼立十九世至壽夢始大通中國幼子季札賢欲立之不可長諸樊立讓之又不可以次傳餘祭餘昧必欲致國季札終不可餘昧之子僚乃立諸樊子闔廬以其非當立也弑僚自立而吳之



禍始萌其後闔廬與越戰死其子夫差報越越又報之卒滅吳皆始於札之終讓也嗚呼太伯以三讓而周興季札以三讓而吳亡讓一也可與權之義亦難哉

伍子胥以父見誅於楚而奔吳知闔廬之將弑僚也進專諸成其事以俟闔廬得政既乃自滅其宗國之楚而鞭所事平王之尸是既弑吳之君復弑楚之君於身後報父之讎者如是乎天下豈有無君而有父者哉古人不共戴天之義恐非所施於所天之君父也

越國所當怨者無他楚也然楚誅之矣夫何其越國與於權季札與也吳敗越於夫椒今太湖中

椒山也皆云越地然則越之境至浙水以西歟

姑蘇臺闔廬所築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虎丘闔廬所葬卒十餘萬人治之下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尺葬之三目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在吳縣闔門外○太伯家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皆注云

齊世家

太公之始封威公之霸諸侯天下莫強焉田氏卒奪而有之悲夫慶封崔杼之禍晏子仰天下肯盟可謂



疾風勁草者矣。然史書往往弑莊公兄死弟繼者三至今凜凜生氣猶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

魯世家

史載周公作鳴鴉於東土既定已作嘉禾之後載成王泣反周公事以謂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揃蚤禱成王病之策而然且謂啓金滕書又周公卒後之事皆與詩書不合。

魯弊於三桓三桓皆桓公子莊公弟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無嗣欲立庶子班叔牙欲立慶父季友爲叔牙而立班慶父殺班立閔公既又殺之季友殺慶父立僖公而相之故三桓季氏尤強文公薨襄仲又殺適惡及立庶倭是爲宣公魯君由此失國政歷文至襄而三桓分魯爲三軍昭公見逐卒于乾侯孔子相定公嘗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及季相子受齊女樂孔子去魯其後哀公立復見逐悼公而後益卑九世至傾公卒爲楚所滅。

季文子相三君

宣成

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

君子謂其廉忠然私室日強公室日卑自若也愚謂行父能自毀城郭去兵甲退安臣子之分如孔子之所以謀魯則身爲卿相雖妾衣帛馬食粟未害也。



洙泗之間斷斷相讓夫子嘆魯道之衰蓋非安行自然之俗則人心漓天

燕世家

文公易王之世蘇秦謀燕蘇代諷子噲讓國子之而燕亂昭王用樂毅中興艱難極矣惠王忌賢不念厥紹王喜方自救不暇反用乘服敗趙以自敗其從豈必丹軻之謀而後燕滅哉

管蔡世家

管叔誅死無後蔡叔之子仲率德改行而復封且爲周初太姒其子紂甚戾不敬息夫人而死於楚紂嬖已嬖商威之女弟而虜於齊日靈公弑君自立而滅於楚國不競亦凌矣猶未甚害也昭侯耀美殺於楚取禍孑裳自是讎楚而附吳遷於州來巨下不附閱四世楚滅之矣

曹叔鐸之後其公成公虜於晉悼公囚於宋隱靖二公更弑迎立已無以爲國矣伯陽復好獵用公孫疆背晉干宋而宋滅之使國人之夢遂符叔鐸無所致力於冥冥中矣悲夫

陳杞世家

陳舜後也國微甚然敬仲奔齊子孫卒代齊有國漁



於天下果符周太史之占而晉太史趙亦謂其盛德
之後必百世祀豈不異哉近世朱文公則謂太史之
占陳氏子孫設為之辭以欺世蓋符命之類也
祀微小不足稱述史遷以禹之後特錄之又言楚
惠王滅祀而越王句踐興蓋越亦禹之苗裔

衛康叔世家

衛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稱後元年出公亡在外
四年復入亦稱後元年漢文之稱後元其殆昉於此
與

衛靈公之生其母夢其為康叔

秦置東郡徙衛野王縣二世始廢君角為庶人而衛
祀絕然則衛雖微其亡獨後於諸國且子孫保首領
愈於戮辱者多矣

宋世家

世家之首併叙三仁明微子歸周之本心者善矣宣
公舍子與夷而立弟穆公穆公不敢忘德將死復立
與夷為殤公殤公立十年十一戰而宋始亂是穆賢
而殤不肖甚明宣之讓賢也甚公亂不始於宣之讓



也史譏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春秋
之世無寧國豈皆讓使之然歟其後襄公讓弟自夷
不果襄公卒以不用自夷之言而敗向使自夷爲之
君宋未可量也讓豈階亂之舉哉當是時人君溺私
愛廢嫡立庶或以弟弑兄而攘其國子孫干戈相尋
者總總也史不之譏而譏宋宣之謀何也且襄公初
欲讓國自夷不果則相之知其賢於已也而卒不用
知賢而不能用襄蓋毒人耳史反多其禮讓又何歟
葵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勸其移於相不可移
人之心不可移於歲又不測子韋稱天高聽卑君有君
人之言不可移於歲又不可測子韋稱天高聽卑君有君
速耶王充論衡嘗斥其妄殆正論也

太史公稱襄公修仁行義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
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謂韓詩商頌亦美襄
公殆有據之言歟然與今詩序不合而詩序作於衛
宏在太史公後蓋毛韓之傳不同爾

史載宋昭公四年敗長翟緣斯於長丘而魯世家稱
當宋武公之世武公實爲昭公九世祖是史自爲矛
盾也今考魯世家文公十一年獲長翟喬如而追載
宋武獲長翟緣斯之事緣斯者喬如之祖也宋昭公



之四年正當魯文公之十一年是獲喬如之歲非獲
緣斯之歲也緣斯於喬如為祖則獲緣斯者為宋武
公非宋昭公也二事參考則魯世家所載近是宋世
家所載非是也注者以為未詳或者世次尚差當缺
疑歟長翟之國名鄭瞞喬如敗於魯焚如敗於晉榮
如敗於齊簡如敗於衛鄭瞞由是遂亡其敗於齊當
惠公二年穀梁稱長翟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
見於軾云

阮音者 國名疑即西伯戲黎之黎也○琴操之操
蓋取趙幽王救其操之義見箕子操注蓋琴音

晉世家

穆侯名太子曰仇少子曰成師仇為文侯傳子昭侯
封成師於曲沃沃強大亂晉六世而卒併之為武公
生獻公嬖驪姬復亂三世而文公入晉始霸襄公有
殺之師靈公無道趙氏弑之歷成至景作六卿厲公
見弑悼公復興昭公以後政歸六卿矣

晉文侯當周東遷有功平王錫文侯有文侯之命此
一時也其後晉文公入周襄王及獻楚俘天子使王
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路弓矢秬鬯此又一時也史



遷乃取文侯命屬之文公之下義和者文侯字也注者又云能以義和我諸侯誤益誤矣

漢時恐此書未出

黃池之會吳晉爭長而史於吳世家曰長晉於晉世家曰長吳自相矛盾未知孰是

趙世家亦曰長吳

獻公嬖驪姬殺適立庶而荀息乃以身徇之長君之惡以成其亂陷奚齊卓子於死地皆荀息之罪也史乃許荀息不負其言荀息固不負其言矣如負國何夫等死耳使荀息能以死諫君豈不忠且偉歟

悼公十四歲得國一旦轉危為安功業赫然漢昭帝稱臣也太史公列言悼公以後日衰語焉不詳悼公

楚世家

楚之先出自顓頊有鬻熊者事周文王成王封其後能繹於楚至熊通自稱武王子文王自丹陽徙都郢國始強傳成王益疆子商臣弑之商臣自立為穆王及莊王立淫樂三年不聽政且曰諫者死伍舉蘇從冒死以諫幡然而改凜凜如太阿出匣所嚮莫敵而能折節服義嘗問鼎以王孫滿之對而歸嘗縣陳以申叔時之言而復之鄭伯袒以逆則退師華元告以情則釋宋較之荆楚諸君此善於彼多矣其王敗於



管射中自康王沒公子圍弒郟敖自立曰靈王盟諸侯於慶封就章華臺而國人怨叛卒餓死申亥之家平王以詐弒初王竟續楚祀而乃信費無忌之讒亡太子殺伍奢昭王之世奢子胥挾吳入郢鞭尸以報國幾亡自是吳日侵徙都至惠王而太子建之子白公勝復為亂賴葉公同再安然是時吳為越所滅楚燕廣地至泗上歷五世至威王滅越地益廣矣懷王乃甘受張儀之欺而死於秦五傳至負芻秦卒滅之

襄王之族慶封也以封匄曰無功齊慶封弒其君而襄其孫以盟諸大夫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兄之子自而代之立軍人粲然皆笑嗚呼君子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可不謹歟

昭王名珍越世家以為名軫○楚武王墓注稱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壤填壓不得發愚往歲聞蜀人趙同年子發謂先主武侯墓不可發近見酉陽雜俎載唐有人發先主墓者遇怪不敢以此證彼皆合勢或有之歟

越世家

句踐勤苦踰二十年一旦沼吳以雪會稽之耻其志



何如哉范蠡功成身退從齊徙楚復皆顯名於天下
材識卓卓乎春秋戰國之上矣向使不以致產自見
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

鄭世家

鄭小國介於晉楚服晉則楚伐服楚則晉伐至簡公
世兩親晉楚及子產為鄉國安靜者數十年賢之有
益於人國如此夫此鄭人哭其死如親戚而孔子亦
泣其為古之遺愛也

趙世家

趙世家曰趙襄子後為秦次曰季勝其後為趙
獻公衰事文公盾事靈公至景公世趙朔益專晉滅
趙氏孤兒趙武後復為正卿生趙簡子滅范中行氏
子無恤為襄子平代地滅智伯趙視韓魏最強六世
至武靈王變胡服滅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
九原欲南襲秦強於天下矣愛其姓立其子何長子
章作亂餓死沙丘自是無能君當孝成王時秦伐韓
上黨趙受上黨守馮亭之獻故有長平之禍趙可禦
秦者惟頗牧耳樂乘用而頗亡郭開讒而牧誅趙實
自趣其滅於秦何尤



史載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唐公宮生武
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保脫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
復田邑而左傳稱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
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顯宣孟之忠請而無
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杵臼
之事也未知孰是然恐有於公宮者近之若謂賊搜
及公宮何甚耶

中山者西周相公之子趙獻侯十年初立魏文侯
嘗滅之後滅於趙

能變化入主氣質功亦大矣顧恐戰國之言多誇
爾○左師觸龍之說太后俾入長安君質於齊其
幾諫之類歟○簡子夢至帝所叢子得霍太山朱
書將興之禎祥也孝成王夢乘龍上而陸王將亡之
妖孽也恐隣於怪耳

魏世家

畢萬本周同姓事晉獻公封魏魏武子從重耳反國
絳事悼公九合諸侯戎狄以和獻子身為國政相子
共滅智伯文侯尊賢重士得譽諸侯秦不敢加兵武



侯之世國尚強惠王好戰而國危子孫日弊於強秦
賴公子無忌合從五國國粗立然不能盡用其說無
忌卒國不支以至於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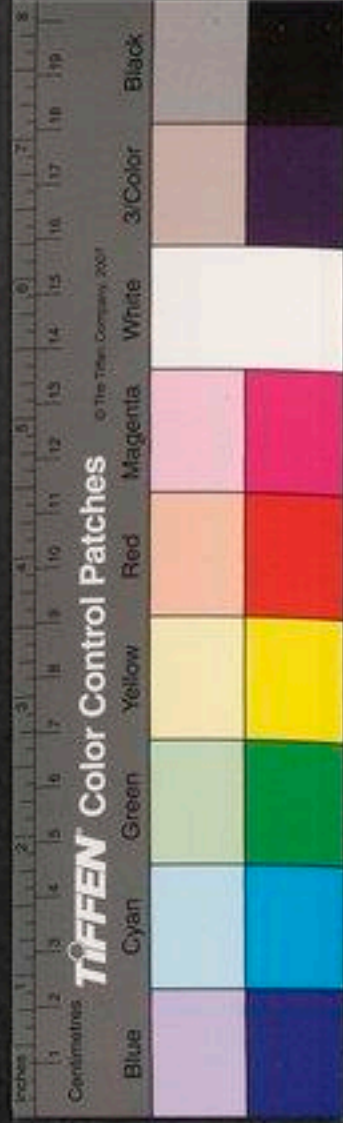
韓世家

韓亦姬姓本無大功於晉厥以鞍之後勝齊得預六
卿子孫無聞人惟昭侯相申不害國以治諸侯不侵
代不害死秦拔宜陽旱作高門功業不終其後日弊
於秦矣

田敬仲世家

田敬仲世家
之蓋不待田和遷康公自立而太公之齊已為田氏
有久矣然威王真阿封即墨國治強於天下偕王雖
卒破於燕亦伐宋割楚侵三晉泗上諸侯稱臣襄王
破燕復齊王建四十餘年不受兵五國既滅秦方一
旦談笑而取之考論始終戰國諸君其強皆無齊比
彼以區區智數攘竊人國而子孫之盛若此何耶豈
有矯盛德之後宜然耶周太史之占齊懿仲之下豈
或有之耶抑人衆而勝天者耶

孔子世家



史記世家爲有社稷人民者作也孔子布衣史遷以附諸侯王之後且稱贊之曰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策歿則已焉孔子布衣至今學者宗之其意尤抑彼而揚此嗚呼吾夫子天而人者也能模寫其盛者惟子思中庸數語及本朝伊洛考亭諸儒若史遷之贊蓋世俗之見猶唐又尊以王爵爾豈知夫子者哉然漢世重百家學而輕儒遷之家庭授受本亦知有道家耳而猶知尊慕之若此此孔子之所以爲大歟世家載孟釐子期夫子爲達者而述其先世其辭鋪敘甚詳曰一命而再命而三命而後爲大夫而後爲士之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之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嗚呼然則士君子之涉世當如何其自畏耶

陳勝世家

再見漢抄

勝自王六月而亡然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

外戚世家

史於呂氏譏以非天命孰能當之於薄氏稱仁善於竇氏稱退讓至王信好酒田蚡勝王右軍父弟貪巧則武帝母王太后之戚衛青號大將軍霍去病衛后孫之子



號驃騎將軍則武帝妃衛皇后之感勸戒昭然而外
戚之歛肆亦係於時君矣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使令者青一旦富貴振天下卒
尚公主然謂非公主矢身不可也

為武帝生子者其母無不謹死褚先生贊其為聖賢
事雖曰有感之言亦豈人情也哉

余家素貧厄少時以外侮告先人輒令勤學云文
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蓋常常而然言猶在耳也
而不知所出今閱褚先生衛皇后贊見其語為之

感會更禮云
楚元王世家

楚王成趙王遂皆以不用諫謀反誅漢復立劉禮王
楚元王祀趙以竇太后不許絕

巨嫂即丘嫂漢書羹頡侯母

荆燕世家

漢分王同姓惟荆王賈以功封其後擊黥布死

田生以畫干營陵侯劉澤澤子生二百金生歸齊明
年澤使人謂生曰弗與矣生乃如長安不見澤而以
計謁高后之所幸張子卿使王諸呂以張本而王劉
澤於燕然則田生所干劉澤之畫即明年所施於張



子卿之計曰弗與云者弗與我施行所畫促之之辭
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
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激呂氏而釋之者弗察謂畫
為工畫謂與為黨與夫於干劉澤不言其所畫而於
干張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為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
能察故夫史遷之文深遠矣

齊悼王世家

高帝長庶男劉肥封齊朱虛侯章誅諸呂者其次子
齊最大其後分七國云

王父偃求徐甲欲入其女齊後宮不遂則讒齊王殺
之亦卒以此坐誅偃真小人哉

蕭相國世家

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分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
起者帝無不疑之至如關中天下根本何每留守而
帝自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方帝
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子孫詣軍何幾族及自將
邯鄲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其後自將擊
黥布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汙何又幾族然則何



劉姓帝定天下嘗懷救死之不暇縱何非刀筆吏又何暇經綸之事乎其後爲民請苑稍欲展布而械繫已及帝之赦何也言我不過爲桀紂而相國爲明相是正怒其掠主譽以得民心也嗚呼其亦異於古人所以推誠共治之道哉

曹參世家

再見漢抄後多類此

參自高帝起兵無一戰不預雖非赫赫功而未嘗以敗聞天下既平猶從擊陳豨黥布蓋參與帝終始兵間而不見疑相齊治相漢漢治參有大過人者矣而後論戰功則謂其當信之威論治功則謂其當秦及而立法易守法難參以人家一遵何約束除吏皆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雖何無以尚之參其可少哉書稱斷猗無他技參之謂矣傳稱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參庶幾焉

留侯世家

利啗秦將旋破巖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霸上固要項伯漢以是脫鴻門燒絕棧道激項攻齊漢以是得還定三秦敗於彭城則勸連布越將立六國則借箸爲印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此漢所以卒取天下勤



封雍齒鎖變未形勸都關中垂安後世勸迎四皓卒
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室於天下既得之後凡良一
謀一畫無不繫漢得安安危良又三傑之冠也哉然
董公仁義正大之說則良不及之使以良之智兼董
公之識而爲漢謀伊周何尚焉

陳丞相世家

陳平智有餘信矣惜皆流於小人之術耳方楚漢爭
雄時平惟有反間楚一事然是時楚勢已促縱增不
去亦俱死垓下耳反間何等語而可汗龍興之漢使
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然使諸呂逆者平阿意
太后之過也縱火人之家而隨以撲滅言功功耶罪
耶代右相勃決獄錢穀之對徒以大言勝勃平無其
實也董晉有言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謀議
於上前者不足道平一時欺君之言後世猶或稱之
誤矣始平自以多陰謀懼多陰禍以此足覘其本心
云

絳侯世家

周勃從高帝終始兵間晚尤多戰功高后歿手誅諸
呂迎立文帝功孰大焉厚德如文帝疑謗一聞微太
后幾族甚矣功名之盛難居而嫌隙之微當戒也亞
夫尤重厚守正平吳楚有大功其爭廢太子爭侯王
信爭侯降匈奴徐盧華五人又皆宰相職也反以快
怏疑之卒置死地景帝尤少恩哉

許負相亞夫以從理入口果饑死

梁孝王世家

孝王既僭侈矣景帝復失言千秋萬歲後傳於王入
嗣嗣者景帝之失也漢王城被表益等大臣幾至
卒以意愛死五子分王皆國絕富貴者可以觀矣

五宗世家

景帝子十三王惟河間王(德)被服造次必於儒者餘
皆驕庸然吳楚反後亦皆奪之權而國遂貧矣
膠西王端

三王世家

三王者武帝子齊王閔燕王旦廣陵王胥也太史公
備述群臣奏請皇帝恭讓始終啟復之辭以及三王
封策之辭爛然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褚先生條釋



其後謂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夭謂廣
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謀為叛逆亦自殺
皆如其策指云愚按齊王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
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
執中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下誤矣
豈亦王早夭國絕之先兆耶

青社字出齊王策蓋泰社備五色土齊東方封以
青土故曰受茲青社

列傳

自此後漢

其餓死為舉顏子盜跖反覆嗟嘆卒歸之各從其志
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趣遠其文逸意在言外
詠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

堯讓許由蓋莊周寓言眇天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
疑箕山上有許由家愚意雖無其事嘗有其人歟
載伯夷父死不葬之語與武王十一年代紂事皆馳
然漢人舊說以武王上繼文王受命之九年為十一
年故云爾

管晏



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足言知人
惟其人方困窮時其亦有甚於不賢不智者而已獨
有以察其心若鮑叔之於管仲千古一人耳然愚謂
此管仲之為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為貧視
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其令論卑而易
行其政善因禍而為福太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
之要領實則苟於濟事不暇顧在我之正守已占於
貧賤之時矣晏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妾不
衣帛則廉節過之越石父稱拙於不知已而信於知
沈蓋名信也

老子韓非

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
豈苟然哉於老子曰無為自化於莊子曰其要本歸
於老子之言於申不害曰本於黃老而主刑名於韓
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夫無為自
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於善者政
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為安能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
不得不出於刑名此太史公自源祖流詳著之為後
世戒也



老子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其為至
聖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於申韓豈不
以申韓刑名之學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
韓之發源歟班固謂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或者未之深察也

司馬穰苴田氏孫子武吳起

穰苴之斬莊賈孫子之斬二姬蓋號令嚴肅雖素卑
賤者可將雖素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譏孫臏策
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

伍子胥

子胥諫吳伐齊而勸代越吳不用國遂亡然諫至再
三弗聽矣讒人太宰嚭在王側又與之有隙矣不能
去而之他反私託其子於齊之鮑牧而歸以取屬鏤
之誅何謀吳之明若是而乃謀身之暗耶初子胥鞭
平王乃申包胥責其已甚答以日暮途遠故倒行而
逆施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

屬鏤之鏤

錄子

○鷓夷革者取馬革為鷓夷

梓形也



張晏注在太湖邊

仲尼弟子

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有年名見書傳者三十五人
餘四十二人止存名氏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雖曰存魯不
幾已甚歟其機辨儀秦不及也將史之言未必盡然
歟結駟連騎謝原憲於藜藿聞而終身耻其言之過
於是名教之樂為不可尚已

公皙哀字季次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

蘇秦

商君

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身亦身之
所以滅然則何益矣

蘇秦

秦約從六國忠於六國者也齊魏首敗從約代趙秦
以利害忠告齊魏不可而去之則身名始終矣乃請
使燕以報齊食齊之祿而反誤之不忠孰甚焉又豈
約從之初意哉嗚呼茲其所以及歟蘇代私於子之
也甚復欲為燕約諸侯宜其終不逮秦也



張儀

蘇秦之說六國爲六國也張儀之說六國非爲六國
爲秦也欺詐諸侯如侮嬰兒雖均之擗闔而儀又秦
之罪人矣然儀之入秦蘇秦實使之雖欲止秦兵於
一時而卒以伐從約於異日智者不爲也夫儀秦友
也儀始謁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情告儀使其
謀六國以緩秦兵而直以權詭激之入秦自貽後患
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與
之共謀六國慮軋已耶夫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

爲之也

陳軫公孫衍皆惡於儀軫奔楚復從從於秦儀死而
衍入相秦嘗偏五國相印爲盟約長皆權變無窮之
士也

樗里子甘茂

樗里子秦惠王弟名疾滑稽多智號曰智囊

晁錯之名恐本

於爲惠王將多戰功爲武王相使周周敬之其後爲
昭王伐蒲衛胡衍受蒲金說之而去豈智有時而窮

歟然其言曰後百歲當有天子宮夾我墓至漢興長
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此豈智料之所能及或
者字歟否則傳者妄也



甘茂相秦拔韓之宜陽其後勸秦子韓武遂懼向壽
公孫奭之讒奔齊使楚卒於魏其孫甘羅年十二爲
秦使趙廣河間之地秦封甘羅爲上卿復以甘茂田
宅賜之

穰侯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舅也立昭王諸昭王兄弟之不
善者滅之威震秦國握符相之權三十年歲伐三晉
以廣地天下皆西鄉稽首其後越三晉以攻齊范雎
譏其非遂以遠交近攻之策說昭王奪之位而穰侯

白起王翦

白起以穰侯薦爲秦將其斬殺之數多而載於史者
凡百萬不以數載者不預焉長平之後秦民年十五
以上皆詣之而死者過半以此類推秦之絕於兵者
又不可以數計也蘇代說應侯間之起不復爲秦用
而賜之死自秦而言雖殺之非其罪自公理而言一
死何以盡其罪哉

王翦爲始皇伐楚面請美田宅既行使使請美田者
五輩後有勸請何田宅自汗者其計無乃出於此歟
王翦諸人之輔秦蓋凶德之參會古今之極變不可



復以常事論也太史公譏翦不能輔秦建德而偷合
取容嗚呼是何異責虎狼之不仁耶

孟子荀卿

太史公之傳孟子音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
後爲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
一時富國強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
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
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與蓋傳申韓於老莊
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子斃諸子於孟荀之間
荀卿後漢書荀爽傳荀爽字季和北海人也

陵葬焉嫉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
俗於是着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
進之與孟子等

堅白異同者注云汝南龍淵水可淬劍故有堅白之
論云黃所以爲堅白所以爲利或辨之曰白所以爲
不堅黃所以爲不利此其爲異同嗚呼士論之無稽
至此世道如之何而不壞

墨翟之智注稱公輸子將爲攻具將攻宋墨子至郢
設拒攻之具九九屈之



孟嘗君

田文謂其父田嬰相齊三王齊不加廣而家富累萬金不見一賢者徒厚積以遺子孫而不謀齊文既得政故招致食客常數千人宜齊之加廣矣然卒以此見忌於其君而不能安其身乃遺秦穰侯書以自伐其齊又相魏西連秦趙與燕合兵而幾至於滅齊卒之齊魏亦共滅文封邑而子孫遂絕豈惟不能廣齊且削齊矣豈惟不以遺子孫亦無子孫之可遺矣豈惟辱國而亡家且聚天下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壞

梅紫齋卷之四 孟嘗君 齊人 以索其家乃號於人曰吾好客其真好客者耶其不肖者耶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好客宜無以加之矣不聞其如孟嘗之好也然則孟嘗非能好客也田嬰家不幸生不肖子耳吁

平原君好客僅得一毛遂孟嘗君好客僅得一馮驩而二君者其始皆不能知之尚何以好客為哉愚謂二君者不足以知二子而二子歸之者以貧無聊如祿仕於亂世免死而已其後因事而顯殆非二子初心所期也二君其亦幸而得此二子歟



平原君虞卿

去讒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稍引去
乃斬笑璧者美人頭雖曰人情所難然已甚矣邯鄲
之急得毛遂以合楚之從得李向募死士以須楚魏
之救邯鄲之獲全固平原君力也然向使不受上黨
之嫁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必無邯鄲之圍平原
之功於是不足贖誤國之罪矣大史公謂使趙陷長
平兵四十餘萬邯鄲幾亡非歟而誰周乃稱長平之
陷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吁何惑也

虞卿使於齊以謀秦而秦反和趙及魏欲與趙約從
則卿亟勸成之卿無言不効無謀不忠大要歸於結
和鄰國以自重而使秦反輕此至當不易之說也與
一時東西捍闔之士異矣棄趙卿相而與故交魏齊
俱困大梁以著虞氏春秋其必有決烈之見而豈其
愚也哉

為卿而食采於虞史不載其姓氏州里○槃散斲
貌意即躡躡○擔簪之聲有柄之笠

魏公子



無忌用侯嬴朱亥之力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其
後在趙用朱公薛公之諫趙魏歸魏以却強秦之圍
此四人者皆隱於屠沽博徒無忌獨能察而用之五
國實從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為國家之重過平
原孟嘗遠矣然侯生朱亥之詎力又非毛公薛公之
正論比也安釐王受秦反間用無忌不終十八歲而
魏亡悲夫

春申君

說秦昭王不伐楚而出身脫楚太子於秦可謂智能
矣此言春申君之智能也

范雎蔡澤

范雎辱於魏齊賴鄭安平王稽竊載入秦離昭王母
子兄弟舅甥之親而居相位以快一己之恩讎蓋亦
勞矣然卒以任鄭安平王稽二人敗事而罷夫爵祿
非酬恩之具也顧材所堪耳况竊之君以私所恩耶
范雎以口舌攘穰侯之位而蔡澤復以口舌攘之雎
所謂螳螂捕蜂黃雀在後也然穰侯以君臣骨肉之
親則雎攘之也難范雎當君臣疑阻之際則澤攘之
也易雎遠交近攻之策真有益於秦澤特羈困之餘



竊富貴耳澤始非睚比也惟睚以離間昭王母子兄弟而得之澤勸睚功成身退心雖私而論則正矣○
禹者曲脚鼎○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此為貴育之育

樂毅

樂毅為燕報齊誠師出有名矣而盡取寶物祭器輸之燕仁義之師不為也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而莒即墨猶宋下者齊王保於莒有困獸覆車之勢齊方憤發而毅之師已老強弩之末不能穿魚鱗其勢然也
勅戰國反覆復為趙而離燕去就無嫌傅之子樂間亦然故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鄉信我之入於人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汶篁之篁注云竹田為篁

廉頗藺相如

藺相如廷辱強秦之君而引車避廉頗廉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肉袒謝相如先公後私分棄前憾皆列文夫也勇怯各得其所矣然先之者相如也趙奢治賦不少貧平原君之家而平原君因薦之王而用之君



子不多奢之行法自近而多平原君之以公滅私也
括輕易取敗無足道括母言父子異心之狀可謂得
觀人之法李牧養威持重戰無不勝與頗齊名而頗
牧皆廢於讒人郭開之口趙之亡忽焉悲夫

田單

田單守即墨使妻妾編於行伍間此李同教平原君
之故智也

韉音衛

車軸頭

○畫邑之畫

音獲

魯仲連鄒陽

君力也非仲連口舌之所能解也射書聊城使其將
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為田單謀耳縱當時無仲連
書聊城無救勢亦必亡亦非甚有功于田單也射書
何為哉使連能說單無屠聊而射書於城約其將善
降或說燕無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
皆可也連釋此不為射書何為哉彼不預吾事而預
之是為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焉故得
優游天下如飛鳥翔空然然直以為天下士則未也
鄒陽自陷縲紲諄諄求哀以此得位不其羞哉

張儀既欺楚原勸殺張儀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原諫
無行懷王皆不能用遂至兵挫地削亡其六郡客死
於秦為天下笑原之忠謀亦白矣上官大夫令尹子
蘭反說之楚而遷原江南原悲憤作懷沙之賦自投
汨羅以死

屈原

原稱三閭大夫者掌三族三姓曰昭屈景○離騷
者猶離憂也汨羅者汨水在羅故名

賈生年二十餘仕漢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

頃之拜梁懷王太傅數歲懷王墮馬死賈生自傷為
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塊軋音若央乙

呂不韋

初秦子楚為質於趙不當立呂不韋傾貲說華陽夫
人立之是為莊襄王先嘗獻其姬於子楚生子政是
為始皇帝遂得相秦專其權而亦卒以此見侵飲醜
死

刺客

太史公傳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人謂介然不



王歇秦攻趙張耳與歇保鉅鹿陳餘軍其北不救後
張耳貴讓陳餘陳餘解軍印去張耳將之同入關羽
封耳常山王而封陳餘三縣餘反楚襲常山耳歸漢
漢遣耳同韓侯下趙斬餘而耳爲趙王

頭會其斂者以人頭數出穀而以箕斂之。傳音
斂以物揅之也。○泚水之泚音遲

魏豹彭越

彭越有大功無反意既以疑聞掩捕論罪遷蜀青衣
矣呂氏又詐使人告其反族之何忍哉

面稱孤矣漢使隨何說之歸漢遂滅楚垓下王淮南
及信越誅而布大恐幸姬啓讐竟以反誅愚謂布非
反漢漢非少恩勢使然耳夫越於漢非蕭曹素臣服
者比也羣起逐鹿成者帝敗者族方雌雄未決不得
已資之以濟吾事事濟矣同起事者猶在則此心不
能一日安故其勢不盡族之不止也故夫乘時徵危
者未有不滅其身惟嬰母之賢爲不可及也巳

淮陰侯

信虜魏破代夏平趙下燕定齊南摧楚兵二十萬殺



龍沮而楚隨滅漢并天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不忍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也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今日破楚明日襲齊王軍方信爲漢取天下漢之心已未嘗一日不在取信也高帝平生親信無過蕭何者矣而且疑之况信耶信有必誅之勢而無人教之以蕭何避禍之策張良爲帝謀臣使其爲之畫善後計猶庶幾焉而躡足之諫召信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其帝之疑而置信於死者也失職怏怏謀反見誅雖信之罪而夷三族嗚呼其矣

韓王信傳

數被匈奴兵遣使求和解漢又責讓之遂走匈奴高帝是以有白登之圍疑之爲患如此盧縮與帝居同里生同日學同師平生至相得非有大功而王之燕帝之於縮厚矣亦以貳心自成疑懼而走匈奴此則縮之罪也然信稱旦暮乞貸蠻夷僕之縮亦爲蠻夷所侵嘗思復歸二人者皆非有大惡而踈遠取疑失身至此不亦悲夫此信之子類當信之孫嬰與縮之孫他之皆脫身匈奴而復列侯漢廷也陳豨慕魏公子之爲人監趙代邊兵而賓客餘千乘卒於見疑而



以反誅此尤庸妄可爲戒矣

缺望據注是二字缺者決別而望者怨望○羽檄者挿羽於檄取其急如飛鳥也

田儻

田儻自立爲齊王秦殺之而儻之弟田榮逐田假立田市怨楚之不殺田假不從入關不得王策乃并楚所立之王曰田都田安及田市而自王兵敗見殺榮之弟田橫又立田廣爲王爲漢所滅橫走保彭越越歸漢橫走海島天下既定高帝召之未至三十里自轍其轡之末亦相殺從海島者五百人聞之皆自

樊鄴滕灌

樊噲起自屠狗從高祖多戰功諫止秦宮脫難鴻門功尤雋焉然人有惡其黨呂氏高帝立命斬之軍中斯亦烈矣

酈商聚兵四千從高帝於沛積戰功爲曲周侯其子酈寄紹呂祿而太尉遂得入此軍安劉氏預有力焉夏侯嬰脫高祖於亭長時脫孝惠魯元於彭城大敗時間關兵間已立戰功自高帝初起歷孝惠高后文帝常爲太僕終其身蓋謹信可親之人歟



灌嬰起自販繒從高祖騎射戰功居多其後不為諸
呂擊齊而共立文帝遂致位宰相蓋武健而有定識

張丞相

傳為張蒼作也至漢末位丞相者皆附之蓋漢初丞
相皆功臣自灌嬰死而張蒼繼始以文學好律呂至
申屠嘉又自御史大夫叙遷然能剛毅守正至景帝
之世丞相備位僅存名氏太史公不復為傳而褚先
生直取韋賢以下繼之於魏相稱好武於邴吉稱有
康樂不橫霸稱以禮讓為名後韋元成父子相繼
物故注云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然則
士馬物故者亦以死則無能於事故以為死之稱
而此傳稱冀幸丞相物故者以御史大夫望丞相
之死而遽遷言非以材德選也

酈生陸賈

酈生為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
大矣然以善其令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
乎此戰國傾危之餘習宜其卒窮於辨也陸賈兩使
尉他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說稱



詩書 新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其
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廼病免家居及諸呂將
危劉氏則出爲陳平畫策誅之動靜合時措之宜而
功烈泯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
屈與酈生而傳豈以其辨說歟朱建以母死無以爲
喪而受 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者安在嗚呼此其
所以惡也

傅靳蒯成

傅寬靳歙從高帝兵間始終無困辱蒯成侯周緤

鑑於孫

高帝憐其愛我云

婁敬脫輓輅

胡格切

羊裘見天子曰衣帛衣帛見衣褐

衣褐見此其質直不徇流俗已可覘其胸中之所挾
持者矣勸都長安逆胡虜情皆磊落出人意料惟結
和親約雖能寬一時之急未免遺萬世之弊耳叔孫
通所事且十主皆面諛取親貴既起朝儀得高帝心
然後出直言諫易太子然向使高帝未老呂后不強
度如意可攘太子位文安知其不反其說以阿意耶
隨時上下委曲取容名雖爲儒非婁敬比矣

季布藥布



季布庭斥樊噲橫行之說使高后不復事兵然則孝
惠高后之世海內無事衣食滋殖季布力也布故勇
將不為技癢而有老成安靜之言斯可尚矣察布挺
身就烹以雪彭王之寃所以警悟高帝何如哉嗚呼
非烈丈夫其孰能與於此

袁盎晁錯

絳侯元勳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盎晚出為郎皆斥其
驕既而明絳侯無罪諫止淮南王遷蜀者亦盎也盎
以故名重朝廷下趙同之參乘却夫人之同坐申屠
相謂誅鷄禮則斬爵改盎給以淮南道自餘者歟且梁
錯峭刻紛更與盎素相疾輕挑六國之禍盎卒得以
計誅之死文其分也○袁盎不絕劇孟云緩急人所
有此言可以處世

張釋之馮唐

張釋之論長者及其守法不阿馮唐之論將皆質直
有古大臣之風焉

釋之之結鞵

王與張良之納履類也以素昧則張

良難以貴重則釋之難

主臣陛下



萬石君家謹厚而已而父子皆致二千石已過矣慶
備位丞相於孝武多事之世何哉衛綰車戲士天資
偶亦謹厚而景帝相之且謂其可輔幼主夫帝謂亞
夫非少主臣宜綰之見取歟張叔學刑名而能慈愛
君子蓋取節焉直不疑償金已非人情之正况周文
溺袴行詐彼何爲者而皆致位通顯夫萬石家以誠
得之而竊慕者亦僥倖殆流弊歟

田叔

田叔字子泰齊人田叔字子泰齊人田叔字子泰齊人
之才非如萬石輩徒曰長者而已

褚先生附載田仁任安事衛將軍不見知而趙禹遊
選於一臨問之頃兩人皆立名天下夫衛青后戚家
徒以衣裝取士而以將百萬衆何哉

扁鵲倉公

扁鵲姓秦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能洞視五藏期趙
簡子之寤起甦太子之死齊相侯無疾望而退走果
不可藥又能隨俗爲變斯亦竒且巧矣乃爲李豔所
忌而見殺太倉公淳于意即女子緹縈父也得乘陽



慶林方君公既以緹紫免刑召問醫治纖悉如款案
吁士亦何以術爲○號太子事注云時號已滅百二
十餘年其字誤歟抑傳聞誤歟

吳王濞

封國不過百里名山大川不以封濞王吳五十三城
且擅山海之利是置之死地也漢承秦滅六國之後
徒見六國之昔爲諸侯王者無不地廣民衆而不知
古制不其然也宜無以善其後歟

魏其武安侯

魏其侯嘗領諸侯兵後魏其侯子也景帝酒酣失言子
病免傳栗太子而太子廢數爭不能得復病免嘗爲
大將賜金千斤金盡子軍吏而首進名將賢士之在
家者蓋亦賢於人多矣卒以失勢怏怏右使酒不遜
之灌夫以觸負貴好權之由蚡淪胥以滅雖死不悔
可不悲哉與時消息之機勞謙終吉之義士大夫不
可一日不拳拳服膺也

朝請注云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辟倪

音與屏祝同○轅下駒者小馬隨母俛頭於車轅

下○首鼠兩端首鼠一前一却也○齟舌見漢夫傳



韓安國之仕梁也言於漢雖爲梁飾非言於梁亦能
爲梁免禍賂田蚡得佳漢其進雖不以正其辨王恢
諫擊匈奴藥石武帝於尚安顧不偉其越明年王恢
挑禍匈奴安國默然爲之護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
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兵間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
可則止惜哉

李將軍

再見漢抄

李廣才氣天下無雙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流涕
亦何想見其以取賤術術者猶獨獨獨獨獨獨獨
十餘戰卒不得侯且死非其罪廣自恨殺降所致然
則豈非爲將者明戒耶○陵降匈奴隴西之士皆用
爲耻亦可想見其俗之風節矣

昆邪之昆

音魂

大黃者弩名色黃而體大

匈奴

傳之叙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國爲強弱夏道衰
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
世世爲患秦并天下築長城頭曼單于遂爲之北徙
既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之圍非



其視中國爲強弱哉然嘗論之秦漢之待夷狄不可
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天下爲公諸侯各自爲守設
不幸有警方伯連師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
也秦漢以天下爲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
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故秦
之備胡不得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悖諺之舉
適以自斃不可爲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於結約
雖婁敬遺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文皇帝賜之書有
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
鱉鱉呼吸鱉鳴鱉鼓鱉擊鱉擗鱉勸鱉心鱉頽鱉壞鱉不鱉就鱉按鱉刺鱉而鱉辭鱉
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
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
爲狙詐於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
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回視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
我太祖時不過因李漢超輩使自爲之守而邊烽之
警自不接於廟堂愚故嘗謂守在四夷三代公天下
之事也兼愛南北文帝得處之道也內兼制諸夏
如漢而外因疆圉之臣以禦邊如三代其待夷狄之
得自有天地以來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



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睫天下無是
理也武帝窮追且不能得其要領夷狄之患如之何
不日接於中國耶

谷蠡

音獲麟

匈奴官稱

衛將軍驃騎

再見漢抄

衛青者奴隸鄭季之遺孽而霍去病其甥也漢武帝
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為后因生事夷狄而官青曰大
將軍官去病曰驃騎將軍公孫敖嘗脫衛青於難亦
官之至將軍青之長姊嫁公孫賀賀為將軍且至宰
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門下人也亡曰武
節將軍亦以後宮故生事大宛而使之貴帝平生霸
兵黷武使海內蕭然觀其所由徃徃為榮宮妾地爾
而曰春秋大復讎之義其誰欺欺天乎且受圍與媾
書未可以讎言也文景和親相安已久否而嚴守備
則置一李將軍匈奴不敢入塞矣何紛紛為

平津侯主父

平津侯公孫弘見讀漢書抄

主父偃蒞險無賴小人其致身青雲特自速族滅之
禍耳何足污齒頰哉惟諫伐匈奴一書不當以人廢
言然它日勸築胡方俾襲蒙恬故步者即今日舉秦



事以諫伐匈奴之偃也何耶其勸分王諸侯則撥捨
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豪民實茂陵則剽竊婁敬之
陳言也何能爲漢庭決一策耶而取大臣金取諸侯
金自謂日暮途遠自分倒行暴施以生於齊而劫齊
王殺之以游於燕而陷燕王殺之召平日昆弟賓客
戒其母入偃門以一切踈絕之何哉偃之爲人也其
自取覆滅也固宜爲偃之族者可悲耳

南越尉佗

自此漢抄無之

南越稱帝文帝以德懷之而稱臣南越既稱臣武帝
以詐詔之而輒叛越雖夷狄人情亦柔可知矣用樓
船之詔詔而輒叛越雖夷狄人情亦柔可知矣用樓
處此亦有文帝之懷柔而已夷狄在萬里外而必貪
之何哉

東越

漢初稱越者凡三南越今二廣之地尉佗居之閩越
王名無諸居閩今爲福建中越東海王名搖居東甌
今爲永嘉則皆越句踐後也閩越圍東甌漢救之徙
東甌於江淮間而閩越遂爲東越東越以反誅漢盡
徙其民江淮間而東越之地遂虛又有繇王者亦東
越苗裔以斬東越王降漢封東成侯萬戶太史公謂



禹之餘烈云

朝鮮

朝鮮王右渠者其祖名滿本燕人出塞居秦故空地
本無預中國事也涉何為武帝生事其國漢卒盛兵
以滅之為真番普寒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固貪矣
右渠負固自取滅亡亦何愚也

西南夷

唐蒙食枸醬於南越知其蜀物道西北牂柯江而來
也遂使夜郎以為犍為郡而治道指牂柯江此通南
夷也音犍為郡在蜀南
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矣張騫見蜀在邛竹枝
於大夏知其從東南身毒國來而邛之西二千里可
到也自是天子注意誅滅西南夷諸國為七郡犍滇
王者楚苗裔也以首善不誅與夜郎皆受玉印云
七郡者犍為牂柯越嶲益州武都沈犁汶山○枸
醬者枸音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為醬
酢美○邛竹枝邛山之竹節高中實可為杖

司馬相如

再見漢抄

相如文人無行不與吏事以賦得幸與倡優等無足



汗簡冊者亦無足多責惟封禪書禍漢天下於身後
且禍後世罪不勝誅藺相如信威敵國名重太山犬
子何人亦冒其名嗚呼禹聖神也而有張禹之禹湯
興王也而有張湯之湯藺相如命世人豪也而有司
馬相如之相如故曰人能美名不能美人彼聖賢
之名亦有時不幸而辱於小人也

相如之賦果何為者耶景帝之不好此人情之正也
而武帝溺焉嗚呼於身則求藥長生於兵則窮威萬
里於宮室則千門萬戶而於文則好相如之賦飄飄

有漢書之賦

奇矣至相如傳游獵賦殆不勝悶悶蓋文所以載
理安有不關義理而可以言文者哉往歲嘗過村
學堂見為之師者授村童書名小雜字句必四字
皆器物名而字多隱僻義理無關余竊鄙之然本
其所由作特以識器物之名於世尚為有用今游
獵所賦草木禽獸句亦四字排比積疊皆世所希
有怪誕不切世安用此又不得與小雜字比也世
或珍異之何哉此傳去手復讀他傳如脫荆棘而
履康莊欣快可知然世之好賦者烏知不笑余不



識古文奇字顧余之所言者理爾他非所知

鱧此目也水玉精戾沙草盧橘世俗多用以稱枇

施今按游獵賦云盧橘夏熟黃甘橙棗枇杷善

反柿夫盧橘與枇杷並列則盧橘非枇杷明矣郭

璞注蜀中有給客橙冬夏華實相繼通歲食之謂

即盧橘也意者橙橘惟熟於冬而盧橘夏亦熟故

舉之以爲重歎台山以爲一物二名蒲陶俗今作甸并閭樓也

○樊扶通反屬車古者諸侯副車九乘秦滅九國置

八十一乘名屬車

淮南厲王推鞠趙王張敖美人事厲王於所後趙

賢高謀反美人逮繫既生厲王志即自殺其後厲王

謀反自殺厲王子安謀反自殺子衡山王賜亦謀反

自殺恚氣之所鍾如此然厲王推辟陽侯殺之辟陽

侯死有餘罪非過也晉孫恩以逆死妖黨謂其爲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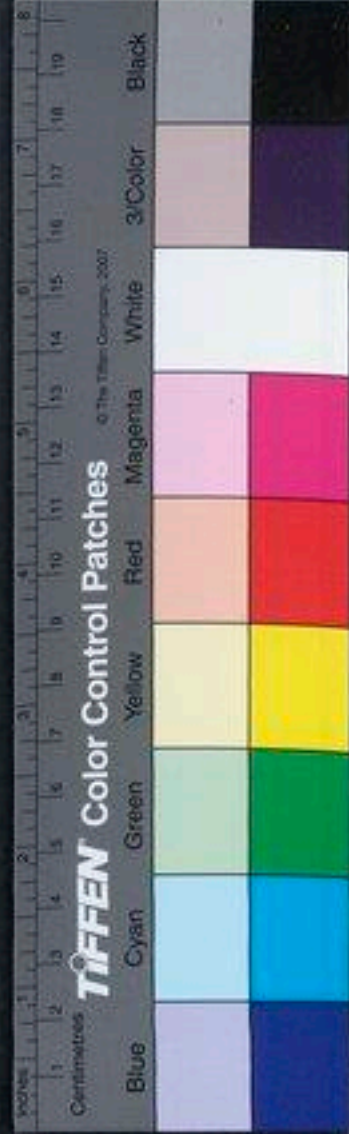
仙淮南王安以逆死方士謂其爲仙而上外小人羞

諱文飾之言類如此而淮南雞犬之事至今爲口實

然則黃帝烏嗥鼎湖之事又可信耶○自三代選舉

之法廢士無教養溢出爲縱橫之說戰國四豪復淵

數之餘風到漢未泯而天下爲一無所復售其姦往



往諸侯之好事者若陳弼若梁王若吳楚王若淮南
衡山王無不以游士敗者士習之所趨可畏哉學校
既興科目繼之士心始有所底然則爲人上者其可
不以人才爲意而經議學校科學鄙天下士者蓋未
之思也

循吏

孫叔敖使民自高其車得誘民之術也公儀休不受
魚謹律身之常也石奢以父殺人李離以過聽殺人
皆自殺皆難能之節也

綱空政
與地圖興循盡載之義

見雜傳

汲黯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迎渾邪王切責張
湯苛法而拳拳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切直忠盡漢
庭第一帝稍聽之何至下輪臺之詔耶
鄭莊委曲禮下雖少鯁諒之風然內行修潔沒無餘
財與汲黯等此太史公以之同傳歟

酷吏

自此漢抄無之

太史公於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
然後論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
略若干於今酷吏傳先之以吏治丞丞民朴畏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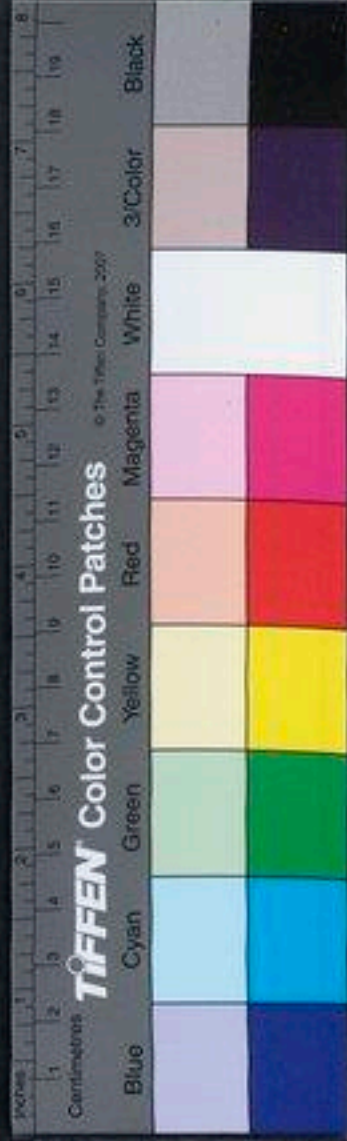


後論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
滋起然則匈奴盜賊之變皆帝窮兵酷罰致之威刑
豈徒無益而已哉至於禱祠百出則各隨之以若有
符應之言於求仙無方則各隨之以終不可得之言
遷之微文見意徃徃如此而武帝之無道昭昭矣若
其禍殺民命不知幾萬萬桀紂之罪遠不至此蓋與
秦皇同歸惟其輪臺有悔顧命得人高文之澤在人
尚新漢之天下賴以不絕耳若夫萬世公議亦終不
謂帝無道者秦滅儒術武帝興之天地民生之所恃
以立者在是也然則先立乎其大者可不務乎

云椎殺人而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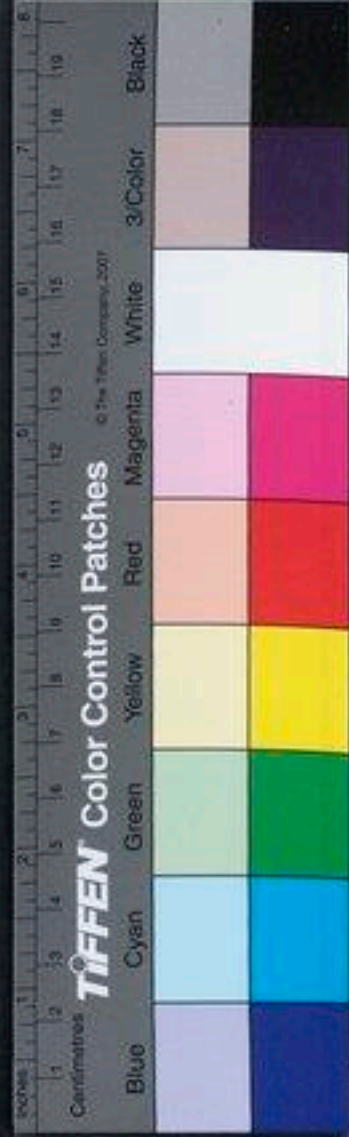
大宛

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
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爲之
是窮兵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
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
要領關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於此自是棄骨
肉於萬里外以妻烏孫自是沒士馬於萬里外以取
宛馬天下騷動耗費鉅萬萬騫又果何利於漢嗚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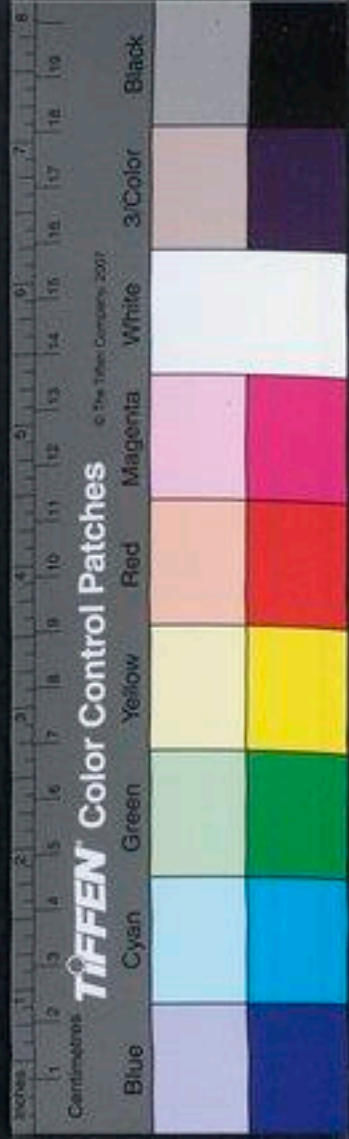


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
餘里日月所相避隱以為光明其上有醴泉瑤池今
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
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展轉沿襲之妄又豈止
太史公所闢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為中國語
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
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為世界者凡
四日所至為晝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
若果如崑崙崑崙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也從
而有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當常滿安從而月
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
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
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
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
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里之遠
近漸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里之遠近
漸次而昏管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西當以午幽之
西日沒以酉則管之東當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



沒皆以寅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
月耶夫日月東浮而西沉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有
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儒曆法盡之矣
易曰明出地上晉又曰明入地中明夷天體包地日
月出沒其間行黃道赤道而有長至短至此有目者
所共覩皆可稽而信故日月之說無出於吾儒所置
曆象之法矣彼爲崑崙須彌之說者何所稽以爲信
也運行之遲速交蝕之度安彼亦可得而言之否耶
彼亦果見日月之隱隱遠從空中來又隱隱遠從空
中滅而於東海西掩果不相着否耶蓋異說雖從西
域來實皆謬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之而
不復計其事之實也禹別九州固非能際天所覆然
天地之中氣所聚而人物生焉者大抵亦不出此過
此以往則天地四垂之偏荒忽不治聖人所不言也
騶衍始謬爲大言九之又九九之又九謂禹之九州
不過天地間八十一分之一而譯者十萬億國土之
說緣之興矣不思周天三百六十三度四分度之一
日月星辰之所經紀皆可計見陰山之雪以夏而日
南之郡北戶天地間豈無紀極哉嗚呼出之異異端
而其自小者謂吾儒大過知造化內事而彼所言者



造化外事也自今觀之彼所言造化內且妄矣况外乎造化果有外瞿曇氏當來往虛中不假父母陽陰氣以生又老於寒暑而死矣然則佛亦厭世俗煩苦而求所謂寂滅耳說本不若是其誕也說之誕者譯者附會之過也皆中國奸人之言也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游俠

宋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為德太史公慕馬郭解折節振人人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驥解飲使松石為之痛惜愚謂宋家誠賢矣為人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於尋常之外也哉○解之甥疆入酒見殺灌夫亦以疆田蚡酒忿亂族誅夫酒者所以行禮而其弊至此世之好疆人飲者可以監矣

倂幸

倂幸辱國旋亦誅僂

滑稽

三年不蜚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為伍舉說莊王令滑稽傳又以為傳于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楚莊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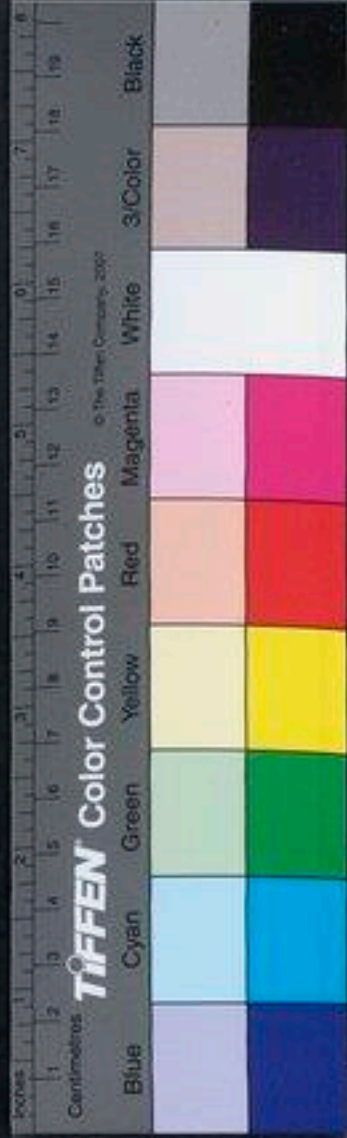


時三晉未分今輩優孟諷諫莊王頊有齊趙陪位韓魏翼衛之語而扁鵲傳載扁鵲起魏太子於已死考其時魏已亡百二十餘年又其可信耶自古可怪可笑人情樂聞之說往往轉相附會未必盡有其實我朝東坡蘇公一人世豪惟其善於笑談喜納浮屠故至今譁浪俚談類必託之東坡佛印且曰東坡之見辱於佛印者如此而本無其實也嗚呼其殆此類歟西門豹爲鄴令除河伯娶婦曲盡其術蓋愚民久已成俗若徒論之以理制之以威雖暫止必復作殺人者終不免故使巫覡三老先自赴水問河伯爲之首仁者之術而智之事也褚先生以附滑稽何哉

金馬門者宦署門門傍有銅馬故以爲名

日者

傳爲楚之下人司馬季主作也謂宋忠賈誼問卜於市而季主歷詆士大夫之爲非自陳卜者之爲貴殆有取其譏世之言而載之歟然未必皆其實也果其實則亦小道致泥放誕不孫人也士大夫雖未必皆賢然必士大夫布列中外上自朝廷下達郡縣上綱下紀共爲扶植而後庶民得以生息於其下所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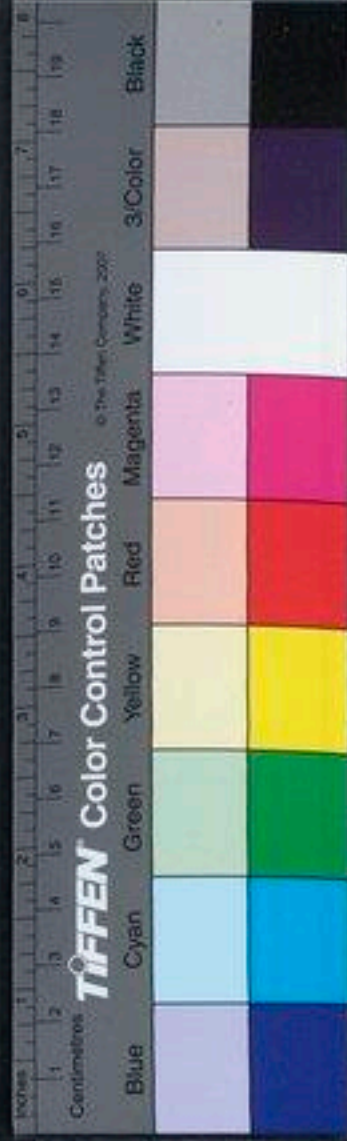
天工者也若卜之爲伎不在農工商賈之列浮浪竊
食又不得與庶民之良者比顧乃筭計利害自逞得
計反譏士大夫之不肖何異衣食於祖父而反笑祖
父之無聞知而宋忠賈誼反屈於其說哉愚故曰未
必皆其實也而乃傳之者不得志於當世之忿心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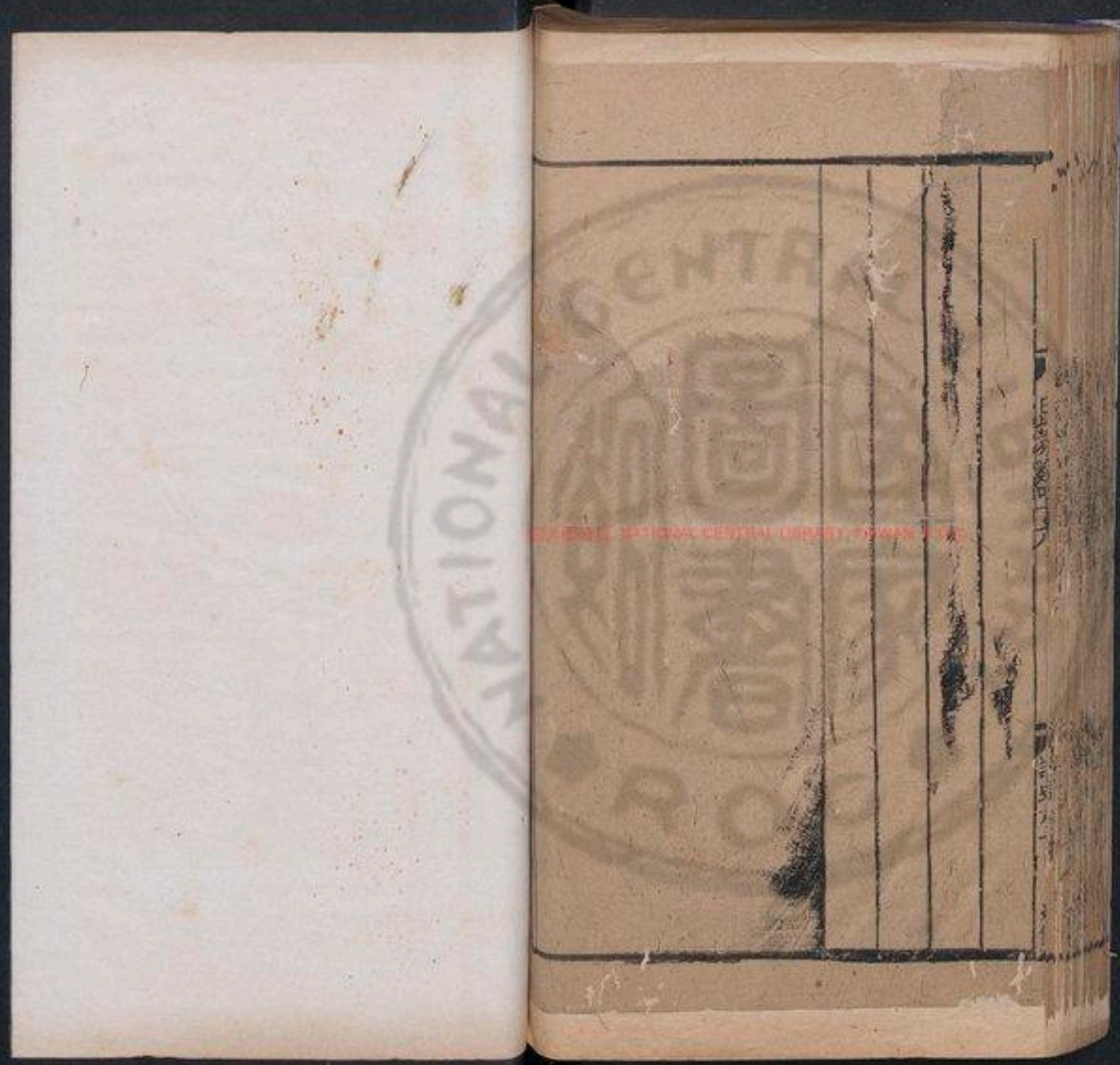
龜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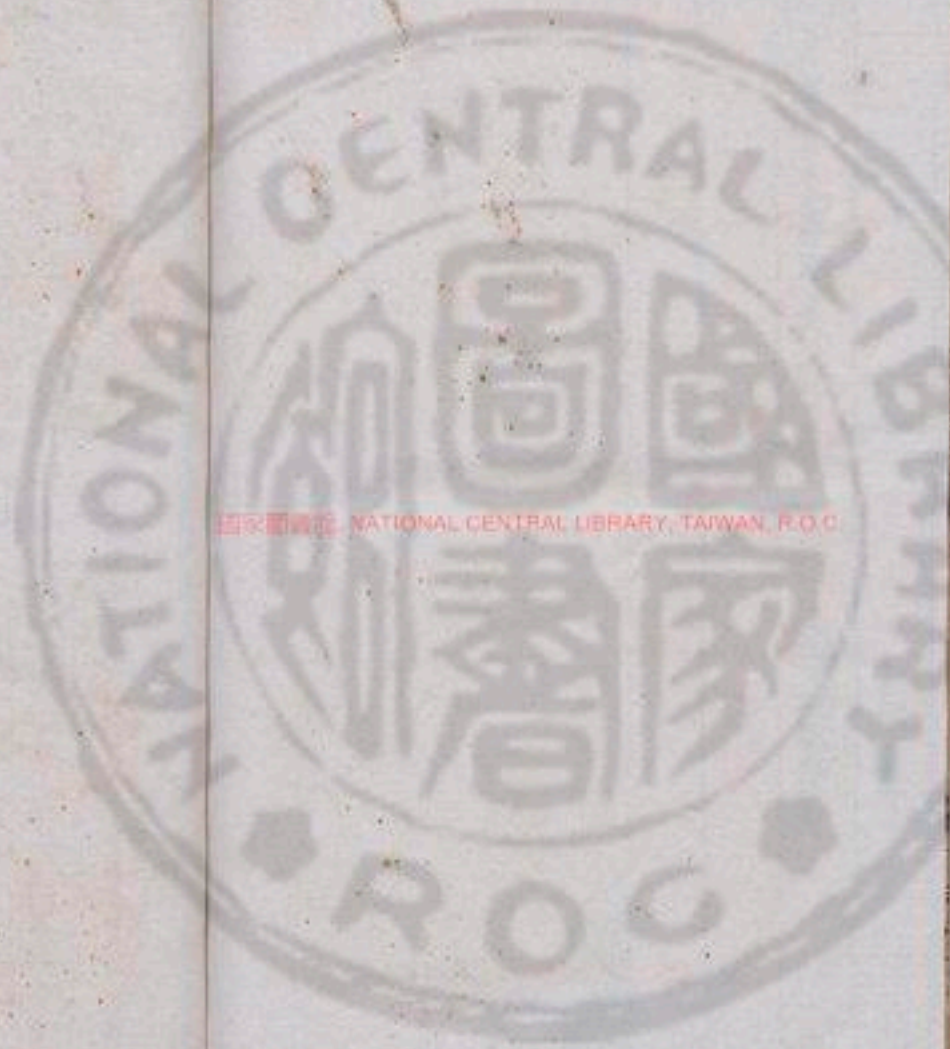
三代之興各以卜筮決疑漢興因秦太卜之官歷孝
惠文景未嘗講試武帝延百端之學太卜大集然倚
以下兵事賞賜至或數千萬而誅滅者不可勝數則
其非其也者先走附載者通之流頽詳若宋元正
以神龜強國之事則伎藝之言非有識之論也

太史公自序

談生遷能以文章世其家揚名後世亦可謂善繼人
之志者矣然談垂死涕泣之囑惟以不得從封泰山
爲恨而遷述之豈遷亦不知封禪之爲非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992 v.34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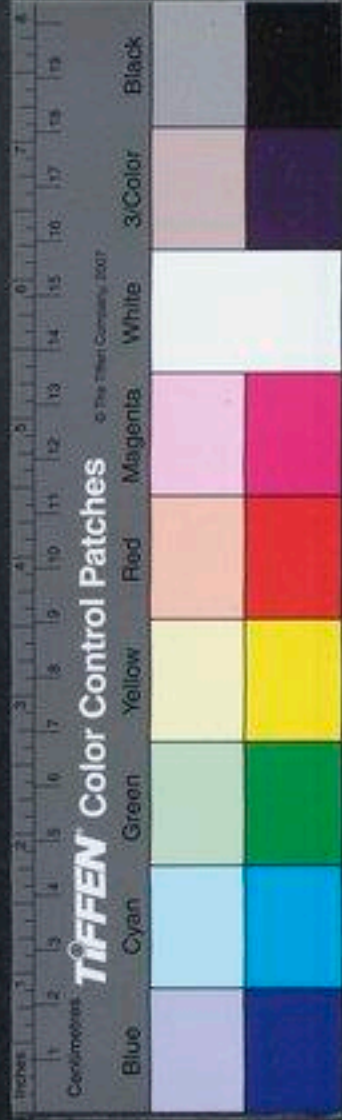
故漢黃氏目抄分類卷之四十七

讀史二

漢書

董仲舒

自孟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聞於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矣若其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如許正論前無古人其後能見之發揮者惟伊洛諸儒嘗見之行事者惟諸葛孔明所謂漢賊不兩立成敗利鈍不暇計者也嗚呼至矣



賈誼
天資甚高議論甚偉惜不聞孔孟之學然一時無與
比者其後經書漢世變故皆誼遺策

汲黯

黯以純剛至正之氣卓出漢庭之右自天子以下皆
嚴憚之黯言雖不用漢鼎之增重亦多矣子曰棖也
慾焉得剛黯庶幾無慾者歟後世士大夫一爲利祿
所汨雖飾以仁義累千萬言豈復有是痛快令人心
開目明者哉嗚呼黯所謂人中龍也

陸賈

賈以詩書說高帝一時群臣無有也賈以呂氏欲王
諸呂而病免且忍一日苟祿於君側既病免復傳會
將相以誅諸呂且忍一日苟忘其君此亦一時群
臣無有也嗚呼賈庶幾以道事君者歟

史以鄙陸朱劉叔孫同傳宋建叔孫通不足道也
食其庶幾知擇君妻敬庶幾能自奮然豈賈儔伍哉

蒯伍江息夫

蒯通口給不在儀秦下會真主出興故無所售其姦
伍被麻蔴與淮王辦初若通於漢者故史氏謂忠不
終而詐雖然伍被豈能忠者哉凡傳中所述皆漢庭



對吏之言歸過於君以冀免死彼豈能忠者哉江充以巫蠱危太子魚夫躬以巫蠱危東平以踈陷親固之論當矣愚謂邪說之陷人皆由乘間而入故君人者不可不以明理為務禍福各以其類至天下安有巫蠱之理

萬石衛直周張

石慶衛綰皆所謂忠信之人特未學耳以之為三老助教化厲薄俗可也宰相非其任矣直不疑之饋金周仁之取袴類不近於人情而仁以密見神出入宮禁殆闔官之弊又非不疑比也若張歐雖刑名學子而有仁心其庶乎

文三王

三王者梁孝王代孝王梁懷王也大抵漢於諸王不教以禮義而乃大其封邑適所以禍之

表盜

諫趙談駮乘正論也實則恐其害已戒申屠嘉禮士善言也實則媿其輕已盜平生挾詐率此類也

晁錯

孟子所謂盆成括之流且其言兵事徙民實塞等議蔚有文華至賢良策則絕無義理蓋君子喻於義小



人喻於利言小小計數則可奉大對非所長也文帝賜民田租却自入粟一事始不為無補於漢

張釋之

釋之守法識大體為漢廷尉第一干定國非其比也

馮唐鄭當時

馮唐論將數語我朝藝祖嘗用之西北諸將可為萬世法鄭莊推轂本立朝第一事然四郊置驛則戰國四豪之餘風非孔子舉爾所知之意矣莊事君無所臧否而所引又皆興利之人故莊盜名者也非為國者也不足以玷張馮及黯諸賢之後

竇嬰田蚡灌夫

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班贊所謂凶德參會者也愚按嬰為將賜金不入門蚡為相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諫蚡迎淮南王霸止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它未見過人者其賢於蚡則萬萬矣蚡驕傲以召禍夫很恣以成釁嬰不幸與夫交亦淪胥以敗耳初嬰以粟太子之廢屏居南山下一聞高遂之說幡然而改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聞知幾遠害之論其庶乎

賈山



山以文帝賢君不免田獵之娛故勸以親賢講學爲務所以致君之意極善傳言不能爲醇儒蓋謂其不專守一經耳非以其行已不醇也

鄒陽枚乘

本未免戰國游士之餘習能持正論可嘉乘諫吳王書尤明切

路溫舒

溫舒一疏切中時弊蓋自武帝後法益煩苛宣帝初即位溫舒異一掃除之論者謂其切中宣帝病則非也時帝未有施行

溫舒以言尚德緩刑見喜不責以獄事而遷爲廣陽私府長正猶伸舒以言修德更化見喜不使之立朝而遠爲江都易王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循名責實之意果如是乎要之武帝本心實不在修德宣帝本心實不在尚德雖曰喜之非能心誠好之也二帝終身之所行已占於此時矣

建明宣帝之世王吉之外惟溫舒耳其說皆萬世君臣當服膺者

王吉所言者大體溫舒所言者一事王吉儒者溫舒忠信之人



安國長厚好靖武帝好大喜功故帝雖器之而卒困焉

韓安國

景十三王

景十三王惟河間王最賢其學甚正雖當時士大夫亦鮮及之餘率驕恣自滅大率漢之封建非特城邑過制亦失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之意故適足以禍之耳

李廣

廣之材盡出一時之上廣之功盡出一時之下或者謂其有悔而廣亦自悔其殺降廣之不遇其以是歟若我朝曹武惠提兵百萬不妄殺一人富貴與宋無極嗚呼盛哉

廣邊將材於守右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息民專任李廣足矣

李陵

武帝區區欲侯一貳帥故借陵以成其功陵不屑卒以無救而敗悲夫有天下之大者柰何以人材之良民命之重為追悅嬖妾計哉

蘇建蘇武



子卿之節千古一人

衛青霍去病

衛霍皆以戚畹用霍能大言阿意故尤見寵任要之武帝之兵從欲之兵也則亦何往而非私哉二人皆孟子所謂民賊班氏之傳每出兵即繼以匈奴寇邊殺略多以明二人非能禦寇乃寇之招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二人之罪尤者

看衛霍傳湏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不直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學哉

陳勝吳廣

秦之煩勞天下可監也已

項籍

項王非特暴虐人心不歸亦從來無統一天下之心既滅咸陽而都彭城既復彭城而割滎陽既割鴻溝而東歸皆是羽按甲稱伯之秋不知高祖志不在小天下不歸於一不止也

張耳陳餘

耳餘號刎頸交其為交可知矣後卒如其說云



魏豹田儋韓王信
以故國之後乍起乍滅無足多論者

韓彭英盧吳

班史以此同傳者謂韓彭英以大功盧以舊恩皆不克終惟吳傳國五世者得人心有道也垂訓之意深矣

荆燕吳

賈以燒楚積聚有功封澤以田生權激呂氏封澤以近親藉其鎮撫封澤獨以叛誅者以有山海之利班法實謂山海不以封是矣

楚元王

慶以好學禮賢開國故成雖以叛誅而辟疆德向皆出濟其美漢之宗英於斯為盛歆不念厥紹而附賊莽以自覆其宗豈復有人心也哉傳中山陵一事可為萬世戒

季布欒布田叔

季布俠士欒布田叔義士叔尤長者

高五王

趙隱王以鴆死趙幽王以幽死趙共王以憤死燕王建有子亦見殺惟齊王肥獻城呂氏之女幸脫虎口甚矣呂氏之不仁也肥子朱虛侯竟能手誅諸呂復



安社稷嗚呼真高皇帝子孫哉

曹參

曹參天下甫定遠相侯國此所以獨不見疑於高帝也然又安知非帝有心於遠之耶

張陳王周

良善謀漢亦善自謀陳平詐謀功不補過王陵守正周勃則重厚盡之亞夫重厚而守正惜景帝之不知也

樊鄴滕灌傳斬周

曹參亦戰功最多世謂兒賣友非也古者大義滅親况呂氏依憑城社小人耳無事與之相援義當去則去之何友之足云耶夏侯嬰西朝駭乘忠信可知灌嬰為呂氏將兵而與絳侯謀可謂知義傳寬斬歎賢戰士周繇才不逮之而有忠君愛上之心以功名自終宜矣

張周趙任申屠

張蒼福人周昌直諫趙堯以術傾周昌之任任敖特以舊恩用申屠所謂好剛不好學者乎然亦賢於人多矣

司馬相如



相如素行不謹立朝專是逢君之惡或者猶以其文墨取之不知大人等賦封禪等書正其逢君之具也吁尚足置齒頰間哉

公孫弘

言西南夷事不聽自是不復廷爭難以置朔方之便即謝以不知其便若是弘之曲學阿世大率類是其徒董仲舒膠西遷汲長孺內史皆欲置之死地此後世權姦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之陰謀也凶慘若此又不止阿世而已秦誓曰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卑不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死哉太學曰唯人能於死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嗚呼非斯人之謂而誰謂歟

買臣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非不能得也希旨而瀉蛋耳弘亦姦哉

卜式

式輸財以逢君而富民莫應於是乎有告緡之令式願父子死邊以逢君而諸侯莫應於是乎坐酌金失侯者百餘人牧豎無知禍人乃爾吁

兒寬

寬爲內史勸農桑緩刑罰殆循吏也而曲說傳會以



贊封禪之決卒與相如同科惜夫

張湯杜周

張湯杜周皆以人主意為獄而湯子安世匿名迹遠
權勢周之子延年輔霍光以寬厚復孝文之舊政皆
能擁昭立宣功在社稷子孫世守與漢無窮賢者蓋
前人之術其効乃如此

張騫

行險僥倖為國生事

李廣利

武帝以聲色故欲侯廣利以大馬為故欲侯廣利而廣
利為真能將軍也

司馬遷

遷以邁往不群之氣無辜受辱激為文章雄視千古
嗚呼亦壯矣惜乎其未聞道也蓋吾夫子病紛紛者
之誣民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周衰不
足以訓復約史記以脩春秋百王之大法盡在是矣
今遷之所取皆吾夫子之所已棄而遷文足以詔世
遂使里巷不經之說間亦得為萬世不刊之信史斯
說也聞之故師帝王宗諭

文貫

武五子



觀戾太子事益知教太子不可不謹

嚴助

守會稽數年不聞問其才可知徒以擗闔取寵亦以擗闔誅

朱買臣吾丘壽王

皆武帝私人折難大臣者壽王難禁弓矢視難築朔方者優焉然寶鼎非周鼎之說則俳優取寵爾

主父偃

反覆傾危之士

余然

嚴安

嚴安一書言武帝靡敝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終童

終童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奇木之對又不幸言而中皆所以盛其氣而趣其顛也嗚呼安得以白露兼葭之詩而告之

王褒



帝所幸宮館褒輒為歌頌太子體不安褒以誦讀虞
侍然則褒以文為優戲者歟

賈捐

罷珠厓一議豈特有益當時亦可垂詔萬世惜其交
楊興以躁進自惟石顯之讒鋒也然君子不以人廢
言

東方朔

朔固滑稽之雄也然未嘗有一語導人主於非至其
却董偃諫起上林對化民有道三事忠言讜論如矢

公孫賓

賀以戚曉父子並位公卿無德而祿其及固宜若其
悲泣不受宰相印綬則漢事從可知矣

劉屈氂

戾太子之變使宰相得人明太子之無它察江充之
傾危抗章武帝身任安危之託猶庶幾也而使屈氂
當之悲夫

車千秋王訢

二人為相於博陸侯輔幼生之日尸位而已無足論
者世率以是議光不選任賢能而徒取其易制不知



漢自武帝來宰相之具位久矣受遺詔者大司馬則宰相之實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張安世杜延年皆一時之選而光皆以之自副光豈棄賢者哉特其不學不知宰相為重終以具位者充之耳

楊敞

敞具臣耳憚有行能而以自伐取禍惜乎

蔡義

王訢之徒也

陳萬年

萬年以善柔取顯其

鄭弘

弘昌兄弟皆能吏而弘為優

楊王孫

王孫平生厚自奉養死遂羸葬非矯世也矯過以自文也何傳為

胡建

建小有才斬御史以立名自作不靖之一端圍捕蓋主之廬以取死非大節所繫死傷勇矣

朱雲



雲狂直未得進退之中道願斬張禹一語萬世而下
讀元成史書悶悶者至此未嘗不心開目明若執熱
之濯清風也嗚呼雲亦一時英傑也哉

梅福

福眈眈不忘君賊莽僭竊則一旦飄然遠去賢於揚
子雲諸人遠矣

云敬

敬奮不顧身以收其師而為賊莽用胡不充其所以
事師者事君耶

霍光不學無權之尺操亦其論而心之愚也

漢自武帝五十餘年騷動疲極之餘海內蕭然幾無
所錯手足光以弘毅開濟之資託六尺之孤身四海
之寄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復廢昏立明舉
金甌無缺之天下以畀之是中興漢室者非宣帝實
霍光也彼其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畏謹未嘗有
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失尺寸屹然天人也故成
就之大若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豈後世泛泛
文墨議論若私意小智以為術者能與於此哉故嘗
謂三代以後身佩安危若博陸侯若諸葛武侯若郭



汾陽人品雖各不同皆百世不可及若霍氏所少獨
盛滿之戒耳不然以功論之雖伊周亦何以尚茲
日磾自在左右日不忤視者數十年天資篤謹與傳
陸侯相上下而又不取以夷人先中國以帝少不敢
受遺詔之封其器識皆遠過於光使日磾爲光當其
歸政宣帝謙讓不受時必能奉身而去之矣日磾之
後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亦宜哉

趙充國

趙充國老成持重爲國家計爲民生計而功名之念
不執其不以漢世諸將執此與此謂當從劉與德信
信力行不遷就不回撓凜然古大臣之風烈又非持
才智而已也嗚呼使充國得任天下當如此兵矣柰
何獨使之參兵謀而已耶

辛慶忌

慶忌爲吏所在著名而居處恭儉可謂賢矣王莽秉
政辛氏遂廢其子孫又皆無負於漢云

傅介子

介子賣金帛誘樓蘭而刺之使堂堂大漢無故行盜
賊之行於夷狄惜哉彼小人苟又何翅蛛蝥之靡而



常惠

漢兼制西域以力不以德古帝王不爲也故秦使西域者類無足道彼善於此則常惠優焉蓋其合諸國兵攻龜茲尚能聲罪致討王歸罪姑翼即斬姑翼一人而還庶幾王師之體不生事夷狄也况惠與蘇武使匈奴俱有不降之節耶

鄭吉

攻破車師遂護鄯善以西南道迎日逐王并護車師以西北道

段會宗

會宗之爲都護生而西域敬其威信死而諸國爲之立祠孰謂夷狄不可化誨懷服也哉

雋不疑

不疑剛而能斷其引蒯贖以折矣太子特一時應卒之機耳於經義則未合蓋昭帝親受先帝天下太子父愛君臣之分久定使矣園在亦不過退就藩邸奉



朝請耳與衛輒不受命而自立以子拒父者非類也

疏廣

二疏知足乎古清風不欲以多財益子孫過尤人當服膺者

于定國

定國身為九卿猶迎師身執弟子禮今無是矣為廷尉十八歲不遷今亦無是矣

薛廣德

廣德見小而沽激

王貢兩龔鮑

四皓自潔之士

鄭子真猶介之士不為王鳳詘知人

嚴君平僻學其不忘與人為善之意則美

王吉事昌邑甚得輔弼之義上宣帝一疏可謂通達世務不合即歸不為祿仕漢儒學識正大出處無媿董生而下子陽一人而已班孟堅以次逸民之後未為知吉四皓鄭嚴誠逸矣王陽逸乎哉

貢禹所告元帝皆太上質素之說亦萬世人君所當



知但當時政在恭顯不言而言此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此其為腐儒

龍其勝三董賢忤哀帝意莽秉政乞骸骨莽僭竊不以一身事二姓清矣舍每拜輒病免亦知大勢所趨而不辱其身者乎

哀帝時丁傳並進董賢貴幸鮑宣反覆切諫雖昏如哀帝亦為感動不誠而能若是乎莽雖以其不附已誅之宣蓋死有餘榮矣

郭欽將誅栗融禽慶蘇章詭言竟不肯仕莽世薛方

董以有願遂郭欽也慶蘇章皆修於莽矣蘇已願清於何有

韋元成

元成失爵作詩自劾復爵作詩自著蓋知有富貴而已耳

魏相

奏行便宜白四方盜賊水旱等事皆有益國家獨其持刑太嚴復霍氏之怨太過未可謂其賢相

丙吉

相有纖怨於霍氏必報吉有大恩於宣帝不言相以嚴毅稱意吉以寬大輔政丙魏之不可同日而語明



矣

陸弘

孟言災異至使漢帝禮天下其以妖言死宜矣

夏侯勝

勝樸直無它腸若下人謀上之告亦幸中耳

京房

宴見元帝指謂石顯一事自足傳世餘說未然

翼奉李尋

皆夫子所謂小道可觀君子不為者也

守謙川

人意而元氣索然矣况其善用鉤距率先以詐令相怨咎告訐成風若繩以古聖主之法其在所賞乎抑在所誅乎此猶其操切之過耳光在事光死迎伺微指斬其關謂非傾危徼利可乎疑蘇賢訐其容罪賢疑榮畜教賢父上書殺畜事下丞相案驗復上書告丞相謂非姦私縱橫可乎然則殊死之刑雖漢法太慘非廣漢自取之而誰哉

尹翁歸

守東海東海大治守扶風扶風大治溫良謹此家無



餘財翁歸其能吏之賢者乎

韓延壽

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聘賢以禮待用廣
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
鼓舞絃盛升降揖讓煥然三代之遺風其守馮翊也
傷昆弟之訟田移病自責訟者悔謝轉相勅厲周備
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言者孔子所謂爲政以德有
耻且格非歟而以僭上不道竟坐棄市斯人也而有
斯罪也是耶非耶或有之議賢議能議功猶有可言
循節葬不得死爲殉之謂焉

張敞

敞能吏也而以經術自輔不醇用刑罰其守京兆也
惟廣漢與敞爲久任職班氏稱其治畧循廣漢而發
姦擿伏不如嗚呼而愚以爲此其所以勝於廣漢歟

王尊

尊能吏所至卓有可觀

王章

章直臣雖王鳳所舉而不附鳳

蓋寬饒



寬饒許以爲直不孫以爲勇無忠言讜論可益人國者而以不得遷失意不快至發爲憤激之論稱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闕下之誅非不幸也

諸葛豐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豐以司隸收許章而去節豐於是乎可以去矣何待詔御史之及哉

劉輔鄭崇

輔以諫立飛燕罪崇以諫寵董賢誅漢事去矣

容折難可謂歲寒之松柏

母將隆

隆劾董賢奏傳太后賤買官婢不附王莽

何並

並爲吏尚嚴而清潔無私

蕭均王之

班孟堅稱均王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社稷之臣愚謂以均王之視恭顯邪正判然以忠受誅誠可悲矣迹其平日天資忌刻亦有取禍之道也丙吉賢相也而輕



之得無代之爲御史大夫而見其寬大勝已乎不然
士只爲三公望之何以過之而輕之耶韓延壽良二千
石也而劾之得無以其代爲馮翊而見其聲名軋已
乎不然延壽在東郡時事已更大赦於望之何與而
劾之耶論霍氏一姓擅勢實本於獨不除用之私沮
張敞不可爲三公實原於入粟爭論之私古者粟田
委吏爲之而望之不肖郡國古者上大夫下大夫一
毫不相越而望之與宰相鈞禮古者祿以養廉周急
不繼富而望之使守史賣買私所附益九十萬三千
角是而可謂望之望之望之望之望之望之望之望之
望之爲社稷臣正當愛護善類同心輔佐以絕小人
之根否則亦有王子陽之去而已夫何排賢去智共
爲操切坐視小人之橫而不問俟其羽翼既成衆優
游不斷之世方與分朋植黨以爭勝負嗚呼事勢至
此雖伊呂未如之何矣况望之乎

馮奉世

莎車叛漢奉世矯制攻之大率與陳湯事相似而無
其跌蕩之過

宣元六王



元帝賜東平思王爾書及賜王太后爾書義理精
純文辭惻怛殊有益風教

康衡

史高方與望之有隙而衡爲史高用已失進身之道
矣及身爲大臣坐視石顯之橫而不敢言則將焉用
彼相哉

張禹

禹貪汚淫黨買國爲姦漢氏之亡於斯決矣

孔光

光不避怨爲忠者須臾不見其容
禹同罪嗚呼甚矣患失之爲禍慘也

馬宮

鄒夫

王商史丹傳喜

王商剛毅不平王鳳史丹忠懇卒全太子傳喜謙虛
有識不順傳太后皆戚晚之瑞也商遭難而納女丹
功成而燕樂惟喜也守正不阿至再益堅不肯一日
苟安其富貴嗚呼喜其尤賢者乎

薛宣



宣吏才有餘而仁恕多愛可謂賢矣為相雖蜀吏
譏其無大體終亦無罪可言

朱博

博游俠耳平生為吏所到輒出奇譎以逆折其人以
操持其下真小人之才也傳太后非禮求稱尊號攬
權縱橫博喜以骨肉之親猶不肯苟順而去之博乃
投機貢諂竊取相權仰藥宜哉

程方進

方進為司直有歲而免兩司隸為相九歲中傷尤多
蓋無一節不為之為侯大抵志於權位者未有不受

谷永

託儒為姦為王氏羽翼罪不勝誅

杜鄴

為王氏腹心可罪言下傳於哀帝之世却是正論

何武

持心仁厚立朝正直賊莽惡其害已而殺之哀哉

王嘉

嘉之事哀帝也剛方不撓開陳婉切可謂大臣矣方
帝欲侯董賢嘉上封事為止數月既而下詔封賢詔



語侵及股肱嘉於是可以去矣失此不爲後數月因
日食又言其後益封賢二千戶又言彼漢何等法彼
哀帝何等主而嘉可免乎哉

武嘉師丹

班氏稱武嘉區區以一黃貫障江河丹與董宏更受賞
罰愚未敢以爲信然也武嘉本以剛正之資居大臣
之位苟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賢者流如殺狐兔耳尙
江河之足云而武嘉豈一黃貫之資而已哉適不幸遇
哀帝武嘉所當明行藏之幾爾丹以師傅居三公官
附師陳傳居三公官何人斯而以之參較勝負且賞罰又何足計哉士君
子惟論是非耳

揚雄

雄淡泊而柔弱富貴旣非所好節義又非所能故唯
欲以文字名世方其年少氣銳識慮未定歌艷相如
之爲文賦甘泉賦河東賦校獵賦長楊哆然不啻便
足及乎年至慮易昭若發蒙幡然自悔前日之爲也
復擬論語擬易竟以預諸儒之列矣嗚呼雄於屈辭
曼語中其殆拔足風埃脫身塵泥者乎不然西蜀又



一相如矣然儒非徒文之可名也必道德深醇而後
可以言儒必出處無媿而後可以言儒漢世之儒唯
董生其次王陽可耳雄美新投閣大節已虧儒於何
有

按傳中皆雄自序類多文飾之辭非信史也

循吏

文翁之在蜀庶幾為生民立極之類矣黃霸之教化
朱邑之慈祥龔遂之信臣之感厲勸率民心服從捷
於影響非所謂至誠而動者乎後世從事於一切以
御其民而曰循吏豈可復行乎

酷吏

鄧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却為治雖尚嚴首
惡之外未嘗濫誅班氏顧以之首酷吏何哉愚嘗反
覆之終篇而後知古人用意之深未可輕議也大抵
刑法之酷未必足以禁姦而適足以激民之姦漢自
高皇帝以寬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
治涵養休息至於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
獨先之以嚴行法不游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而
已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寤成以陰刻



之資而効之自竇竊成趙由之後東多事之衝而其之
於是張湯之徒定律令王溫舒其齊之屬復以事湯
得志一時相師皆務於酷而吏民益無輕犯法盜賊滋
起繡衣直指斷斬郡國亦且無可柰何推所自來誰
實眊之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
道乎九治道去泰甚者且矯枉一過其正其流弊乃
爾愚故謂郅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
之酷吏之首庸何辭古入所謂作俑之戒於斯信矣
後世有天資剛正而疾惡太甚者蓋亦少思哉

傳首於市惟楊岳今之變可謂本李原原之謬矣
之今人三歎所傳自計然以來固以紀事變之始而
以子贛參其間則不可之大者也夫子所稱貨殖云
者若曰富貴在天有志於道者所不必問而賜乃未
能忘情焉則於進學有妨未至於顏子之庶焉耳豈
若後世生產作業孜孜於利者哉且以子贛孔門高
弟而下與區區類拾取者同科以纖瑕而汚拱璧
又豈所以為賢者諱耶雖然以贛之賢而微有貨殖
之心已為班氏所辱如此為吾徒者亦可以戒矣

游俠



此傳議論極正大可垂訓萬世

倭幸

此傳立名極佳謂倭而見幸也替稱愛之適足以害之一語尤切萬世而下幸之與見幸者皆足以戒矣

匈奴

五帝三王無富天下之心已所自治者不過千里以待諸侯而又卿大夫食米在焉自侯服以至要荒以至要荒之外皆使各臣其民各賦其土而已不過以德爲天下之共主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用是道也何

建而郡縣之必使尺地寸天悉爲己私斗粟尺租皆入王府并吞包舉無有厭極而已且自爲夷狄於夷狄嗚呼其何以繼此然則論夷狄於漢世者豈可復以古人之事爲比曰甫田者秀驕驕以一人之智力而欲兼制四海九州之廣雖使五帝三王復生於封建既壞之後亦未知所以爲計矣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緩御之方竊謂於不得已之中而曲爲之處惟文帝唯得而伸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於夷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綏服要荒漸次而至風土之施

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田鑿井安土重遷之
民塞之外即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時時抄
畧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告諸
侯四夷從代來意諭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置時度
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相安雖尉佗自帝亦
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逐之出
塞即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煙火萬里之樂由此基
之使終漢之世待夷狄皆知帝何不可者武帝一信
聶翁祖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者擾匈奴尤而效
之罪殆已其惠其德高若海內蕭然其害烈於匈
奴之抄寇何啻萬里之外乎

藥武帝之膏盲固乃歷歷排闥之峻何歟不然文帝
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効竟何如哉世或
論宣帝以後歎塞入朝皆武帝窮追所致不一勞者
不永佚帝之功居多此又不思之甚也盛極必衰理
有固然五單于爭立離自內作不得已而求救在漢
何力之有而哆然自謂不世之盛烈且位之諸侯王
之上飢則給之粟困則佐之兵勞師費財賞賜鉅萬
回視文帝不得已之費幾倍焉是亦不得已乎飾
虛名而隆美觀亦何足論是掣其巢穴固弊中國納



其內附亦弊中國嗚呼誤矣

西南夷兩粵朝鮮

班氏之論贊善矣文帝賜尉佗書惻怛懷到情見乎辭有人心者孰不為之感動乎

西域

班氏之論贊是也武帝通西域其說謂絕匈奴之援西域諸國皆小小邑聚或不滿百戶實不能與匈奴相進退

外戚

而漢事終焉吁亦可悲矣

孝元王后

呂氏則天皆身為禍首王后則愚弱為賊莽所誑耳事情雖有不同要亦同歸於覆其族吁可懼哉

王莽

莽初折節為恭儉人未知其偽也哀帝立丁傳用事莽罷就國人多竟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為新都相莽進其玉具寶劍為好休不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瑕美玉可滅瑕欲獻其瑕耳即解其



瑒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裏以進
休休乃受元壽元年賢良以日食對策深訟莽功德
莽徵還京師欲見休休稱疾不見愚謂休可謂見於
衆人之所未見者矣惜班氏不以之冠清節之士也
莽平生影借五帝三王之陳迹及六經孔孟之言隨
聲遷就飾詐自欺一舉一動無非兒戲至死亦然可
怪也夫可嘆也夫

叙傳

班彪王命論所以破茲推觀倖之心深切著明猶不
見德刻爾道賤賤速摧滅鉅德非我時然無愧可
戚固之不得其死已占於此經曰禍福將至有開必
先又曰善不善必先知之其類此夫雖曰致命吾不
信也

東漢書

東漢人才類過西漢西漢如董生王陽以道出處者
不過一二人其它類皆才智之士東漢則忠信篤厚
之士十居八九自光武初興一時驅馳介冑者已莫
不然才智者可與集當世之功忠信者可與語古人
之道然東漢卒不古若者世祖鑒新莽之弊終東漢



之士大夫未嘗得一日之權也以是事歸臺閣又
歸外戚又歸宦官而道義之士卒殲於黨錮嗚呼悲
夫天子之職在論一相而可因啜廢食也哉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四十七

讀史

三國志

漢室既衰曹氏爲賊昭烈以宗室之英信義聞於天
下帝故授之密詔俾之除之使昭烈之計行則漢室
之鼎安操持一狐鼠耳不幸天不祚漢昭烈不得已
起兵於外曹既篡漢昭烈又大不得已即位干益昭
烈之心何心哉誠不忍四百年之宗社一旦爲它人
竊耳然昭烈之漢在則高帝之漢猶未亡江東孫氏
不過以戴漢爲名而曹氏之篡漢則罪不容於天地



之士士大夫未嘗得一日之權也以是事歸臺閣又
歸外戚又歸宦官而道義之士卒殲於黨錮嗚呼悲
夫天子之職在論一相而可因啜廢食也哉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四十七

讀史

三國志

漢室既衰曹氏爲賊昭烈以宗室之英信義聞於天
下帝故授之密詔俾之除之使昭烈之計行則漢室
之鼎安操持一狐鼠耳不幸天不祚漢昭烈不得已
起兵於外曹既篡漢昭烈又大不得已即位干益昭
烈之心何心哉誠不忍四百年之宗社一旦爲它人
竊耳然昭烈之漢在則高帝之漢猶未亡江東孫氏
不過以戴漢爲名而曹氏之篡漢則罪不容於天地



問矣何物鬼魅竊弄史筆謂賊爲帝而謂帝爲賊國

志書蜀

且黜漢之號而蜀其名嗚呼不知蜀之名其

何所據乎蜀者地之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未嘗

以蜀名也不特昭烈未嘗以蜀名雖孫氏之盟亦曰

漢吳既盟同討魏賊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之也彼小

人兮獨何所據而以蜀名之乎且國之有稱號猶人

之有姓氏也自古及今未有改人之姓氏而筆之書

則亦未有改人之國號而筆之更者也謂其偏據歟

劉淵自謂漢人猶謂之漢謂其未能中興歟元帝纍

然則蜀之號猶依婦姓夫用以其稱號而謂之蜀也

人老瞞氏姑改其所謂漢而私謂之蜀乎誠以漢之名

尚存則天下豈容有魏魏苟明謂漢爲漢則是以臣而

敵君不特惕焉無以自容而人亦孰爲之用故不得不

謬以蜀名之姑以自欺且以欺人也史氏實錄將以示

信萬世亦從而蜀之何歟史氏不得其人無責也儒生

學士至今亦習聞其稱而蜀之又何歟故欲觀三國之

志載者它未暇責也必先正蜀漢之稱而後可

蓋嘗反覆三國之書論次三國之事竊謂漢吳皆有

取天下之勢而魏未嘗有也渭濱之屯星不告變則



巾幗婦人之門莫及明中原歸漢則江東特建武
之河西耳魏漢賊也方其不敵其猶臣之曾謂漢室
中興而兵不臣之乎此漢有恢天下之勢然也方赤
壁之勝昭烈未有着足之地而魏則膽落於公瑾矣
公瑾之策曰毋借劉氏以荆而亟取劉璋之益以及
張魯之漢中誠使吳蜀盡為孫氏有則由漢中以出
中原老瞞之成擒必矣且漢吳皆名正而言順地險
而兵勇卒難於取魏者彼此之勢分也曾謂以公瑾
之才先昭烈以併荆益而魏將焉往乎此吳有吞天
下之勢然也

過張遼三數子非有開濟之資周瑜出赤壁則狼狽
奔北關羽在樊城則議移避武侯屯渭濱則甘受
耻辱而不敢出下至曹丕掃國再出唯有望長江而
浩歎耳實未嘗有取天下之勢猶幸漢吳之相攻終
得鼎足而居尔

世言昭烈之漢卒為魏所滅愚謂魏豈能滅漢魏為
晉所滅耳何則三國之君賢否雖不同要皆命世之
豪未可旦夕併也司馬氏本碌碌無它長託身曹氏
陰為螳螂黃雀之勢徐伺三國之既弱然後取漢以



其當何所取乎蓋晉有所謂竹林等號病風喪心人也而王謝之賢亦或漸漬焉祖士稚之忠勇於是乎尼其行矣不然孔孟之學明而老莊之說息則臣子不共戴天之讎此步豈容少退而可掣英雄之肘也哉善乎李壺厲色於朝曰悼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善乎陶侃取參佐酒器痛博之具投之於江曰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君子是以知壺也侃也其迷途之疾呼善乎范甯之說曰王弼何晏罪浮桀紂善乎虞頌之說曰阮籍之裸袒猶伊

南史

宋

宋武之征伐宋文之政治視六朝皆優焉然急於奪晉長安既得而復失檀道濟功大見戮而用王元謨元嘉之治衰矣私心之爲害若是惜夫

宋世無王佐才若劉穆之檀道濟亦一時之傑至齊梁以下鮮矣

齊梁

齊人才無足道梁之韋叡其臨陣勇其執事敬其



律已廉其與人惠其居官明功成身退日課諸兒以
學而力慕萬石陸賈之為人愚謂以教視賈進退雖
略相當而功烈過之多矣若萬石特一謹厚之人它
無寸長何足以望叡之二一而叡顧拳拳於慕之者
明哲保身之道而君子長者之心也嗚呼孰謂齊梁
之世而乃有若而人耶况當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
天下從風而化獨叡不與俗俯仰所謂中流砥柱不
其然乎嗚呼叡亦豪傑之士也哉

六朝乍起乍滅生民塗炭推所自來實原於三綱淪

喪

者它日未必不仕於陳也亦何取於分國也哉愚觀
六朝唯陶淵明不事二姓其次則褚紹之議褚彥回
王琳之伐陳霸先君臣上下之義章章明甚其餘紛
紛若沈約之流皆當以歐陽公五代雜臣之法處之
可也至於柳元景之事宋功成身退不與百姓爭利
馮道根之在梁戰勝攻取口不言功傅縡晉華之在
陳忠言讜論死而不悔皆六朝之景星鳳皇可以廉
頑立懦彼有一論建之善一政事之脩雖非顯顯而
不處禪代之際不見嚮背之迹者則可各以其國附



○秦皇淫侈務誇誕郡爲封禪遂爲後世治平之禍
兵革甫息瘡痍甫瘳則東封西祀之事輒興民生無
復見古昔之盛皆秦皇之事禍之也梁有許懋獨能
辭而闢之掃秦漢之陋習發萬古之光明卓卓乎天
人也哉

南史文章往往陋弱至其條畫布置尤更可笑若其
先循吏而後儒林先文學而後孝義雖粗有識者不
然況其所謂循吏所謂文學者又皆瑣瑣無足云爾
耶

蘇瓊誠心愛民西漢龔黃之儔所宜特傳餘似不必
蓋西漢書於此甚不輕予雖韓延壽亦不以入循吏

列女

烈女傳僅二人房愛親之妻鄭善果之母皆姓崔氏
言論舉動皆合聖賢之道非北史諸男兒可及讀之
三歎

藝術

萬寶常亦非三代以下樂工

書畫列傳



高穎之才之美隋室之巨擘也然富貴既極其母常切戒之文帝時以譖而免亦幸矣彼煬帝何如主也而又事之其及也宜哉

蘇威小有才從叛者屢矣而獨不從唐太宗可笑也哉

牛弘終始無累

梁毗柳或庶幾直諫

誠節

所載大抵匹夫匹婦之為諒若奮死遼東者又皆長君之惡病風喪心就為誰死其妻亦甚烈其亦好守死一節其志為可哀也

循吏

隋史循吏類多賢者非隋文留情吏治而致之歟夫以漢宣之核隋文之碎而吏治彬彬乃率可觀甚矣守令民之師師為人上者不可不深究其心也使二君者向能本之以仁義而行之其效又當如何哉

儒林

劉炫劉焯之外碌碌無足數雖二劉亦文墨章句者耳輕薄無行何需



文學

此傳所載尤旨批據可笑不知所說者何事而可名文學哉愚謂隋室無儒一劉可入文學傳耳餘雖刪之可也王通在隋庶幾儒者矣而史反不錄何歟世稱魏證王通門人而隋史正魏證筆也此尤可疑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四十八

讀史

唐書

太宗

造唐者太宗之天下既定雖高祖且當退為天子之父柰何又欲授無賴之建成乎使開創之初人彘泯絕終唐之世亂臣賊子接踵而不可救者雖太宗慚德居多在高祖亦有當審處者

蕭銑

蕭銑之起兵最正獨天命在唐耳史臣謂斬銑為聖



文學

此傳所載尤旨批據可笑不知所說者何事而可名文學哉愚謂隋室無儒一劉可入文學傳耳餘雖刪之可也王通在隋庶幾儒者矣而史反不錄何歟世稱魏證王通門人而隋史正魏證筆也此尤可疑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四十八

讀史

唐書

太宗

造唐者太宗之天下既定雖高祖且當退為天子之父柰何又欲授無賴之建成乎使開創之初人彘泯絕終唐之世亂臣賊子接踵而不可救者雖太宗慚德居多在高祖亦有當審處者

蕭銑

蕭銑之起兵最正獨天命在唐耳史臣謂斬銑為聖



不亦異乎

溫造

溫造勤烈士也然定興元之亂斬人八百淫刑甚矣

姜確

姜確磨班超碑而自刻其功有德者不為也姜皎殆漢所謂佞幸之流歟

李嗣真

李嗣真以程嬰杵臼對武氏之女可以言社稷功矣謂禮法也杜伏威二降盜耳高祖位之元吉之上何哉唐之所

李靖為將材氣遠過衛霍而志識則無以異也其孟子所謂我能為君戰必克者歟

李勣

陳平王諸呂李勣冊武氏其罪則均而陛下家事一語遂為後世佞臣之口實為庸君肆無忌憚之故智罪尤不勝誅嗚呼太宗平生之治功盡壞於託李勣李勣平生之戰功盡壞於立武氏惜哉

侯君集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兄弟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李



君羨皆乘時奮起無一令終蓋行軍用兵而不知有仁義之說以將之未有不適以自禍者也

房元齡

房元齡謀臣而守正死不忘思諫然所以為社稷長計者未聞也

封倫裴矩

世稱封倫裴矩詐足以亡隋而智足以興唐愚謂裴矩入唐粗知革面倫長惡不悛於興唐何功觀其於太宗父子兄弟之間可見矣向使其言一售又安知其不又亡唐耶

李義琰既諫高宗以武氏攝國旋又慕疏廣之為當諫而諫之知其終不可救而去之非賢智而能之乎

裴行儉

裴行儉才敏之士知武氏之立為憂之始乃不諫不去而生事夷狄以為功陋矣

婁師德

婁師德立賊后之朝而能以功名始終後世稱其賢夫子所謂其愚不可及矣

徐有功



徐有功志士仁人何施不可世每以張釋之較優劣徒見其司刑故耳

狄仁傑

狄仁傑社稷臣

裴炎

裴炎受高宗顧命而以一語之失發中宗自李勣至炎有唐再失託孤之任矣國欲治得乎嗚呼甚矣伊霍孔明之不出出而事莫難於託孤也哉

王慶之

王慶之精於獄訟為後世初德以答殺之宣示

張柬之

張柬之言諸葛亮御遠夷法三代遺意也

姚崇宋璟盧懷謹

姚崇之才宋璟之賢人孰不知其為有唐之名相若盧懷謹獨非名相乎而以伴食稱此當時奴僕小人論公之語而史載之過矣夫姚崇機智足以應變而懷謹盛德足以成人休休有容不啻已出而崇之才即懷謹之才矣此固人情之所甚難古人之所最貴大臣之道莫賢於此而謂之伴食何哉夫謂之伴食



必其依阿無耻懷祿苟安則可爾懷謹身位上相家
無儼若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
有憐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為社稷無
窮之謀豈區區材智之士平日私意雜擾矜眩目前
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懷謹之為唐計直當於古
人中求之而姚崇亦後世之才耳柰何反譏其佞食
哉

嚴挺之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

裴諝

裴諝不對權酷之間懷利以事君者能之乎

李林甫

唐世宗室相者九人惟失之林甫耳劉知幾豈競號
唐史之巨擘然後世無述焉豈文承八代之陋歟

王忠嗣

王忠嗣名將然石堡城之不可取又強勉以助其役
唐監公論之精矣史臣謂其拙於謀身何等法語耶

宇文融



宇文融以材智之士而為聚斂之首其矣材智之足以誤身而擇術之不可以不謹也

李光弼

李光弼古今名將而魚朝恩程元振忌媚之史臣不恨時君偏聽之過而亦責其拙於謀身何哉

李晟

李晟之收京師李愬之平淮蔡皆兵不血刃而成功三代仁義之將寥寥千百載無聞矣而西平王之父子有焉嗚呼是豈特戡定禍難而已哉其為唐室所

陸宣公王佐才也東坡之說盡之

李德裕至韓偓傳

德裕以其君中興天下而鄭肅與之同心輔佐牛李之黨翻覆如輪而肅又不與焉以肅視德裕才雖不逮而德似過之矣豈不誠賢宰相哉鄭瑩不特自知之明不敢忝相位迹其平日守廬州而盜不入境留緡錢而盜不敢犯亦自有大過人者不謂之賢相不可也

論大臣未觀其事業先觀其進退未有進退之迹不



明而可以成事業者也唐末諸相率賂權宦以求之
廢棄之初相獨驚為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末諸相率
植黨與以持之蔡之既相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
也進退之迹如此不賢而能之乎此愚讀史至蔡傳
未嘗不遐想而三嘆也

馬植至王潮傳

列傳

鄭畋出將有破賊之功入相有運籌之益功成身退
始終俊偉唐末諸相惟畋優焉蓋自餘慶以下鄭氏
之相唐者八人

忠義傳

張睢陽提疲卒數千抗強虜十萬四百餘戰無挫劒
天下奇才也保睢陽以保江淮保江淮以保四海有
唐藉以中興焉天下奇功也一死睢陽餘事耳不當
徒以其死節言

許敬宗之祖而有許遠之孫人可以門戶論哉

隱逸傳

唐史以隱逸先循吏是何重介僻之士而輕為民父
母者哉天地生才國家養士正為何事孔子歷聘孟



子游說果爲何說而惑於莊生寓言之許由哉且隱
逸者獨善其身之名也唐隱逸惟孫思邈志行修潔
言論可法無媿於隱逸之名其餘不爲清談則爲沈
酒又否則爲道士異端之學敗禮傷教於斯爲甚使
唐之大體不正又一西晉矣曾是而謂之獨善可乎
就使其能獨善是其志不伸於時澤不加於民德雖
未必與達者異而功則不得與達者伍隱逸之先
循吏亦昭昭矣况其不能獨善而可先之乎不可先
而先之得無傷政教之實而長行怪之風乎愚故疑
而識之以誌同志者

儒學傳

排二氏以續孔孟之絕約六經以起八代之衰唐之
儒學孰有加於文公乎若訓詁之學則陸德明顏師
古孔穎達用意亦良苦如漢馬鄭之流矣今唐史凡
議一制度之沿革一俎豆之隆殺者皆謂之儒甚至
修姓氏之學者亦預焉嗚呼是何儒學之褻哉

文藝傳

論者謂李杜氣節高偉其自負不止文辭間不當與
沈宋諂諛者伍愚亦謂李翰表上張巡之功狀使巡
大節白於世邪說不得行而朝廷之賞當其功蓋義



士也有關於風教者也當傳之巡遠之後而不當傳
之文藝之列若駱賓王從徐敬業亂而亦不失文藝
之名或者以其一杯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此二
語有足以聲賊后之罪歟

烈女傳 房元齒妻止揚烈婦

楊烈婦厲其夫以死守陳州而身執爨以享士士大
夫爲王官而佐其長者當何如也鄒保英妻奚氏率
家僮女丁乘平州不下賊然則謂士卒罷脆不足用
者天下安有此理也唐史自高叡妻秦氏以下七人
或死不降賊或嬰城死守或歃血赴難或落髮落
髮或海岱多女與傳者皆屬耳目爭日何物女子延
爾壯健人生七尺男子軀盍自激昂哉

外戚傳官者傳酷吏傳

按三者之名雖爲唐之姦則一然亦無一獲自全者
彼小人苟何利爲此

漢世酷吏往往多黠特之才足以使盜賊屏息吏狄
畏憚其後有以慘虐助椎剝濟武帝之私欲者蓋流
弊耳若唐之酷吏則不然一時奴隸小人竟據風憲
要地爲賊后除唐之宗室大臣以滅唐之宗廟社稷
使天不生張柬之唐且一絕而不復續故愚嘗妄論



牙後臣之流當稱賊臣傳不止酷吏而已

李昭德榜殺侯思立與管殺王慶之皆發於一念忠憤其事之難其功之大視漢申屠嘉百倍

仇士良戒其徒毋令天子暇暇則觀書親儒生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其心嗚呼是誠何心哉然愚嘗謂士良陰用其術雖有損於一時史臣明記其言實有益於萬世使有天下者常書士良傳一通揭之座隅朝夕觀省焉彼挾士良之術者又安得而售乎

五代史

一行傳

歐陽公之爲五代史既分國爲之傳又傳死節又傳死事又傳一行其汲汲於賢人君子如淘金於沙搜擇無所不至其存心亦甚厚其用意亦甚勤矣然觀一行傳惟石昂之去就李自倫之孝友足以當之若鄭遨張薦明二道士耳謂其過於石門荷篠殆未知其所安程福實以忠被罪至死不言可以爲難矣今以爲古之義士則恐其未免陷君於過舉於義尚有當審處者



唐六臣傳

著唐臣於五代以見空國無君子而後國隨之欲空
人之國者必先為朋黨之說以空其君子也其垂戒
之意深矣嗚呼其亦有感之言歟

義兒傳伶官傳宦者傳

按張承業大唐之忠臣非五代臣也

雜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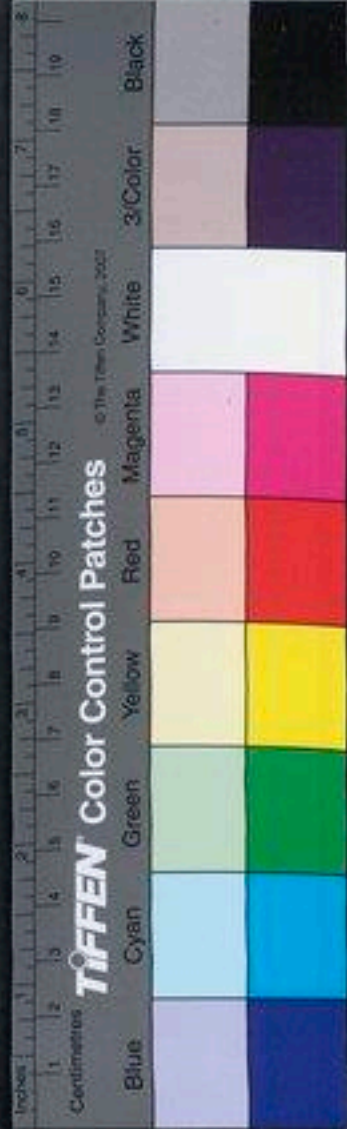
按王師範飾治以儒謀殺朱全忠雖不遂其忠於唐
可知至全忠既帝天下而族之則置酒行禮少長以
次就戮其與結纓之勇向異惟其力屈於全忠歎公之
節而死耶

李愚至趙延義雜傳

按李愚為相誠非經濟林廢帝謂之粥飯僧亦宜矣
然貧至無屋以居又欲依古以創理則其清儉好古
何如哉後世欺君誤國惟知土木兼并之是務者滔
滔又皆粥飯僧罪人也吁

十國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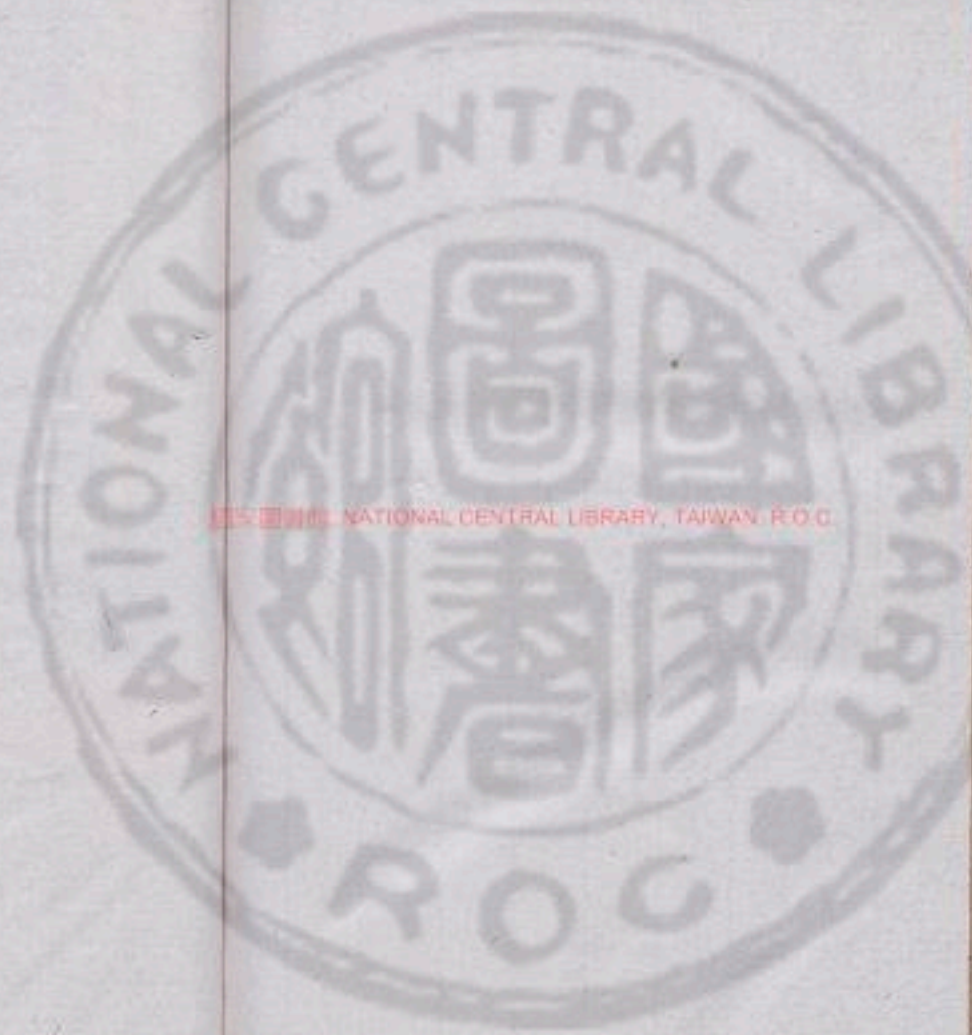
按十國除劉昫為漢氏子孫餘多僭亂以有其國吳
趙獨平亂而有之餘或拒命以有其國吳越獨奉命



而有之安靜百年以歸真主三世四王靡聞失德故
方是時天下皆糜爛於爭戰惟兩浙不知為五代可
不謂有大功於民也哉然則牛斗之祥夫豈偶然而
歐公於十國乃獨譏吳越之虐嗚呼不猶愈於吳蜀
荆閩日夜驅民於鋒鏑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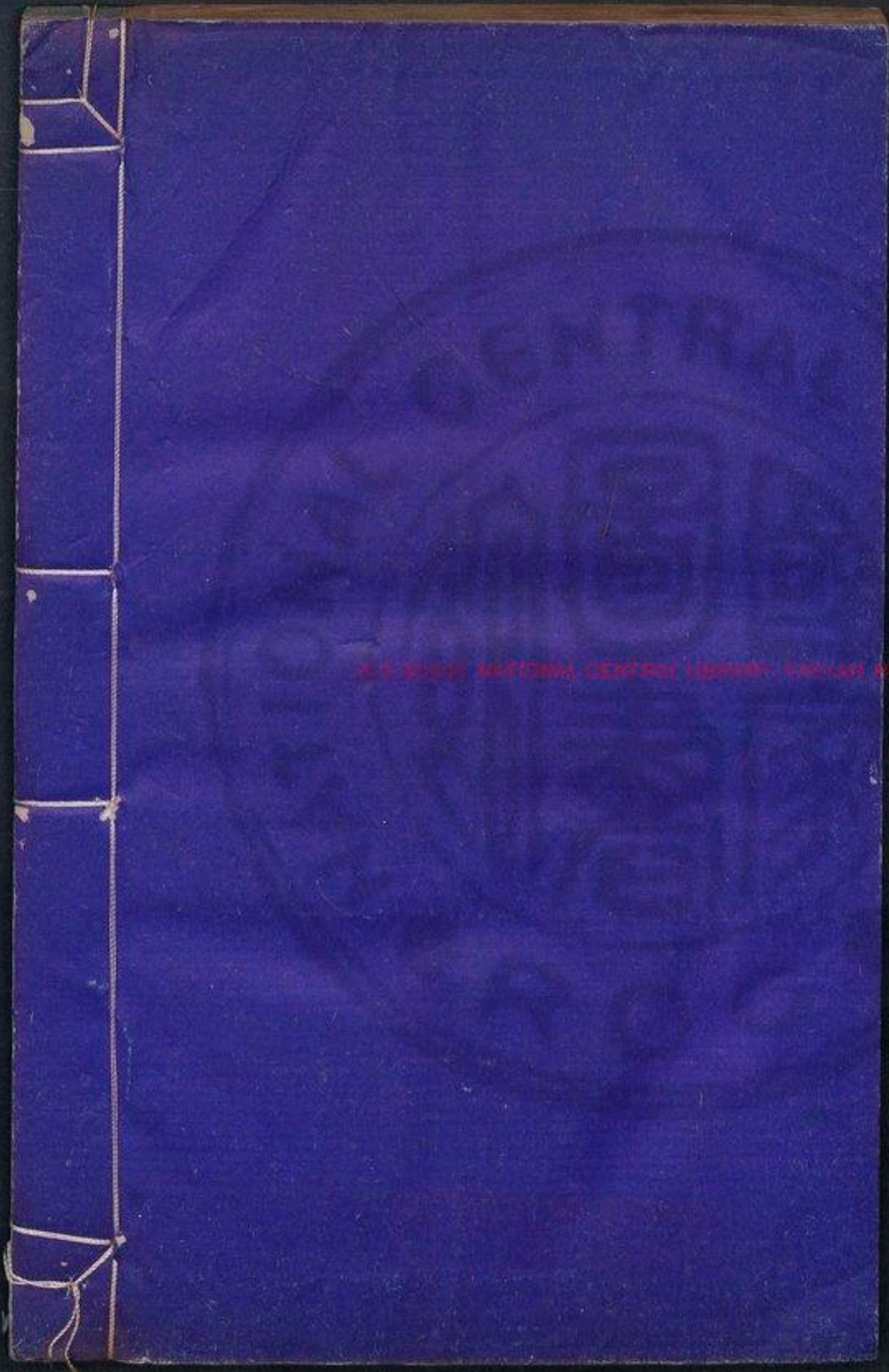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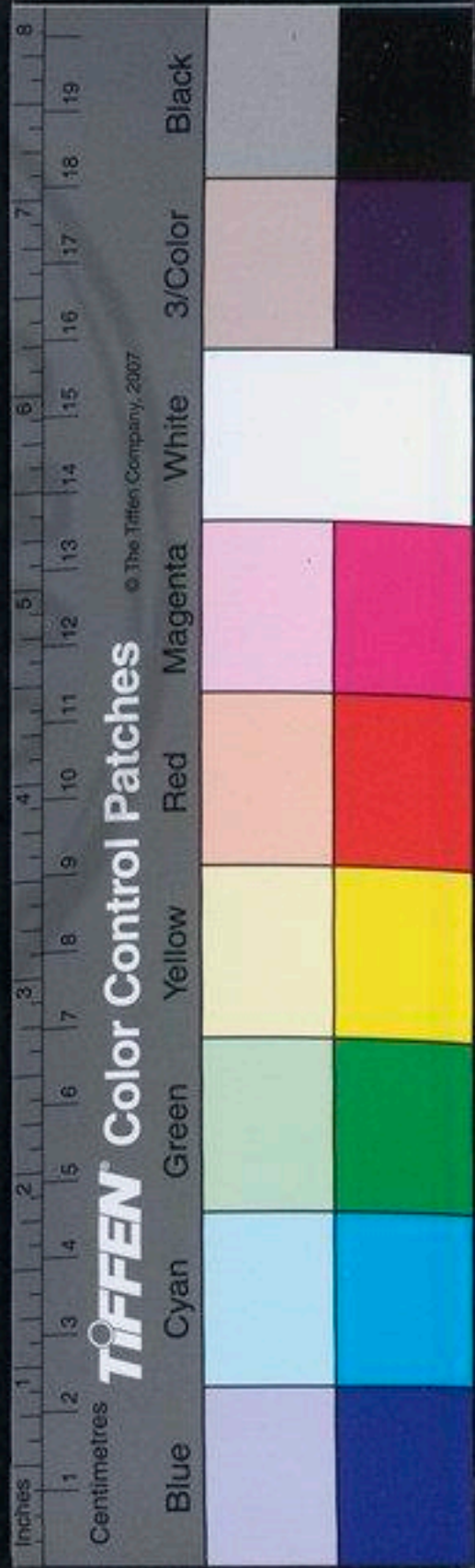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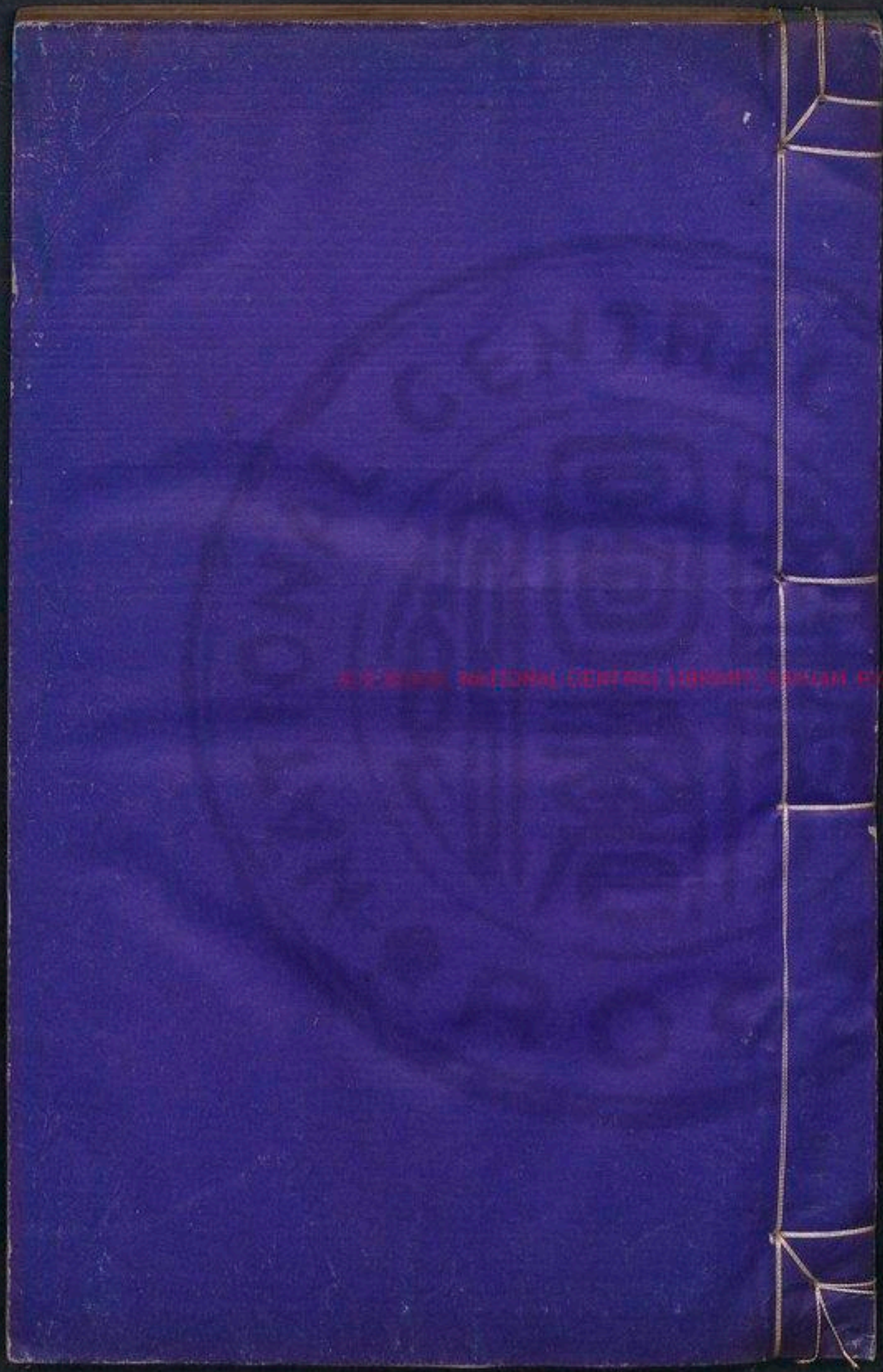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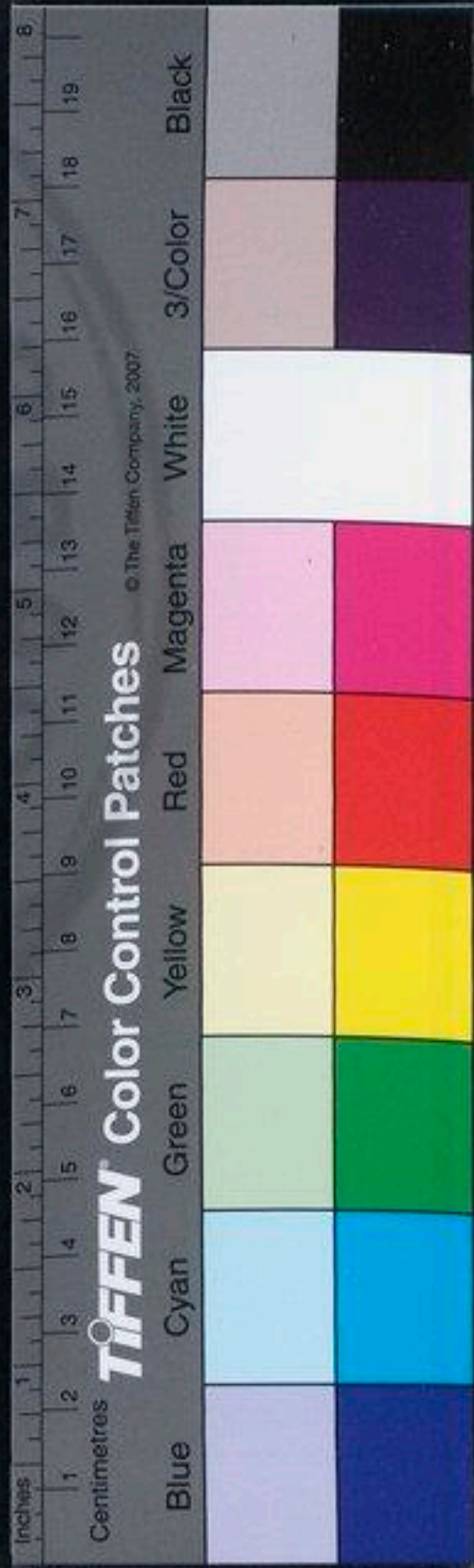


2025-2026 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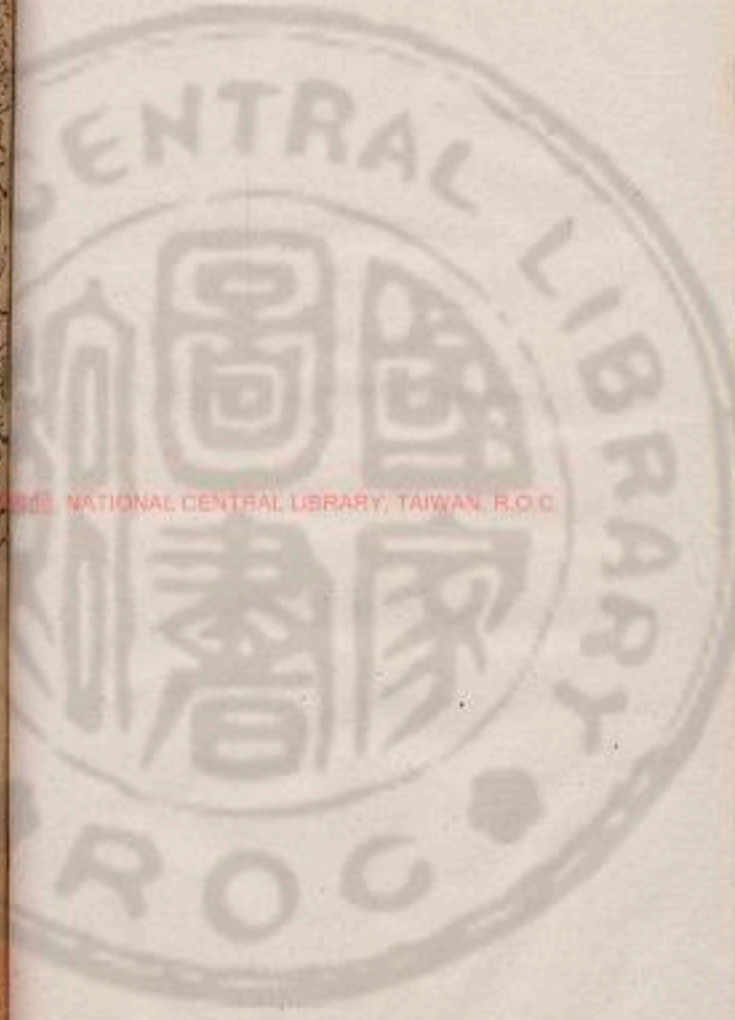


讀史

本朝名臣言行錄

趙忠獻普

啓太祖釋藩鎮兵殘唐五代之患遂絕庶幾爲萬世
開太平者歟人所當用雖萬乘之怒不移焚利害文
字於通衢使小人生事之徒不得逞可謂得大臣體
或猶議其嘗封趙保吉生邊患嗚呼獨不觀其留太
原置幽燕於太祖時者耶獨未知太祖若尚在
昆天下後所以謀除虜患者安出耳



曹武惠彬

下江南蜀廣湖南四國未嘗殺一不辜天生藝祖以仁濟世吉德參會武惠之助多焉平生惴惴廉謹接小吏未嘗以名呼雖蟄蟲不忍傷其生而能獎三軍令行禁止仁者之勇夫

范魯公質竇內翰儀李文正昉

范質李昉皆先朝舊臣王師入京質頗諂讓昉獨不朝蓋賢於一時其後質相太祖昉相太宗質以兢謹昉以寬恕比肩為名臣亦盛矣昉能預知王曰天下此命猶為標麻敵東封西祀元氣成者乎快而取儀有識操多知故事不肯短趙普既全國體亦以自全

呂文穆蒙正

太宗初臨軒首擢公冠軍科其後三入中書以功名終始國朝科目得人之効公昉焉嘗觀其對治道寬猛之論則欲漸行清淨之化對釐卒私市之說則謂正合黃老之道不納照二百里鏡銀辭子弟起家負外郎不欲聞指嘲參政時朝士姓名自其修身推之台道往往清心省事似從道家來佳其遇事敢言矣



第儲材識夷簡富韓公為宰相器所以異於飲醇不
事事之曹參而卓然以儒術著歟然東封西祀之不
諫豈亦以其道家事耶嗚呼干戈方息休養以成太
平則公之力為多也

張文定齊賢

公以布衣干 太祖宰相 太宗以致君之術自負
徃徃涉踈闊然大中祥符間請罷耒則其論切矣
戚里爭財甲乙相易此特公處事之細者

呂正惠端

也請善視繼遷母於延州此謀雖萊公不及○糊塗
讀作鵬突太宗謂
公大事不糊塗

錢宣靖若水

公自為同州推官活冤獄二歲中擢置樞府先朝不
次用人如此哉廷爭李繼遷之誣奏面折趙鎔之迎
合風節矯矯善謀能斷真足當大用而年不待惜主

李文靖沆

真宗初公首勸抑浮薄喜事之人涵養成就以至
太宗又享太平者諸臣重厚力也公之為國家計顧



不久大深長矣乎 眞宗欲以其氏爲貴妃手焚其
詔 仁宗欲以駙馬石保吉爲使相三問不從國有
社稷臣行法自貴近始天下事尚何不可爲者劉元
城有言本朝名相惟李沆最得大臣體以不行利害
文字專奏水旱盜賊爲詛愚亦妄謂 本朝名相度
量無如王公旦膽略無如寇公準公預憂禱祠土木
之事作則王公旦所不及預知丁謂不可在人上則
寇公準所不及

王文正公旦

賜多矣使不作天書使豈不誠大臣歟

向文簡敏中

呂蒙正罷相上意其目穿望復位劉昌言稱無之劉
昌言罷上意其涕泣錢若水稱無之向敏中除僕射
上意其甚喜又意其賀客必多季昌武往視皆無之
士大夫苟賤取輕人主旣久雖 眞宗亦不免於疑公
清節重德默動上心大耐官職之褒豈特公一身之
榮一時之譽而已哉

陳晉公恕



世言三司使以公為稱首此以才言耳廣生人主後
心不肯進錢穀大數此為賢於人然當時東封西祀
皆公應辦力也

張忠定詠

公剛大多智數方面材無比者李順王均亂後前後
兩鎮蜀易嚴為寬蜀人畏愛入骨髓使還謂王旦太
平宰相卒以此不遇豈命也夫然乞斬丁謂王欽若
一疏至今光焰燁燁斗牛間天書迎合事千萬世賴
之雪耻矣

公智勇兼濟
公為將四十年無敗衄招攜戰守曲盡其知自求之古
邊將殆頗拔李廣流亞歟其言臨敵斬不用命者非
治內郡法可規公本心丁謂指以萊公黨序之可規
公素守特視其父武惠王寬仁之味至薄耳

曹武穆碑

真宗以契丹故謀相文簡薦萊公遂共議幸澶淵事
定擇邊守定法制致太平公有力焉身沒家貧帝聞

畢文簡士安

真宗以契丹故謀相文簡薦萊公遂共議幸澶淵事
定擇邊守定法制致太平公有力焉身沒家貧帝聞



之賜其妻子白金云

萊公

澶淵非萊公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靖康有萊公中原
至今我有也功孰與儔而欽若輩欲以矯天誣人事
掩之耶欽若無責也王旦平生愛助公爲何如一旦
乃與欽若比反陷公使與朱能同詐故馬嘗謂王旦
改節不在晚年買沈倫銀花籃萊公受辱不在晚年
丁謂逐爲海康行京兆府獻天書一署字可使志士
淚落也噫

臣職也衛士誦米腐禁切甚嚴一日中貴人以聞人
賜精米一斛公即歎而辭典軍嗚呼使將相人人如
公又安有隳法市恩下陵上替使天下胥爲人情世
界敗壞而不可容聲也哉愚於是尤三歎三詠於列武

楊文公憶

公一代文豪性剛寡合素薄王欽若丁謂聖眷雖溼
卒以譖行然玉皇加尊號亦求陪預何耶萊公被誣
卒賴公封留事迹 仁宗用以昭雪公議遂明此功
亦大



王文康 晦叔
公治蜀尚嚴守洛陽御史如東濕雖歐陽公猶不免
怨之決非苟徇人情者玉清昭應之災復能抗疏乞
罷禱祠其正直如何哉而乃誘其婦翁萊公獻天書
何歟所未諭也

王沂公會

公重厚守正不動如山方 仁宗幼冲能止劉太后

不稱制黜逐丁謂曹利用辨絕王欽若宮觀欽奉之
說可謂社稷臣矣乃力薦呂夷簡卒為其操入室之
諫立劉后保全東宮公蓋素以直著調陝西兵出內

藏金攪墨熟水使八大王元儼者不敢留禁內公亦
處事從容者而兩相人主始為丁謂逐後為呂夷簡
去人情之難防賢者之不可自信如此

魯肅簡宗道

飲酒肆以實告不欺君若此故能諫止太后不立劉
氏七廟獨不任子弟於館閣不自私如此故能在政
府七年務拊僥倖貴戚畏懼至以魚頭參政見稱嗚
呼士大夫欲行道於天下亦行諸身而已



薛簡肅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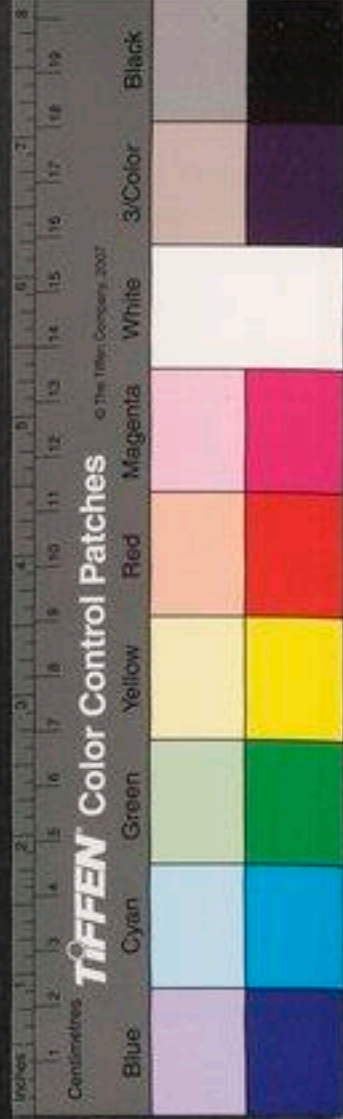
公以嚴治京師以寬治蜀此日以最稱此猶吏能也力
止太后冕服廷論大臣被酒欲繩天下事無細大一
入規矩不可其意輒憂愧卧家後世有此參政否耶

蔡文忠齊

丁謂許以知制誥不往見羅崇勳諭以參政事未作
記上楊太后稱制止陳氏女為后寬京師飛語之獄
磨萊公被謗之碑兩居憲臺彈劾不避及在政府浩
然以天下為憂公真偉人哉公平生嗜飲初筮仕得

呂文靖夷簡

公用事動必以術雖當時大賢如韓如富如范如王
皆為公所忌其薦也或聞之終身進退幾顛倒於其
手三入中書皆善候主意預求去以得之 仁皇帝
也亦以成國家之事而不陷之罪如以韓范西富公
北其後使范公折而請守邊富公亦使河北竟守邊
之類是也其結主知也如早策曹后以制中官為說
如請刊章獻遺詔而尊揚太后於禁中如臨終又



能薦韓范文潞公之類是也方章獻臨朝仁宗尚
幼防微杜漸有社稷功之厚韓章懿聞促召徐行請
都知押班保舉同罪而宦者之監軍遂絕皆術之用
於正者雖罵希文以賣宋庠易詔旨以誑王洙賢者
所必不爲尺玉未可以微瑕指也公文穆猶子也公
之用文穆內舉也家學源流有自來矣豈變而不失
其正者乎然刺市井軍創南班官至今國用爲屈可
惜也必爲後訓其文穆乎

陳文惠堯佐

公爲其常舉進士其地居鄆州此亦爲一州新出在外
食飢民減課賦鑿金太行之險護滑州之堤縱惡人而
京師無犯所至以善政顯及爲相以老成鎮撫其不
負進用又如此秦國公省華三子長堯叟次堯咨皆
進士第一人位至將相而公之德業尤著云

晏元獻堯殊

公爲相務進賢與范仲淹韓琦富弼同任而面斥張
耆平生嚴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可謂賢矣

宋元憲庠

奏罷寺觀祈福奏絕肉降私恩奏西師置大將內地



他計各當一道自爲言官參大政遇事多明白可否
及既登庸天下無事惟務清淨再用頗事浮沈矣然
公之言曰殘人逞才逆許恃明吾級終身不爲也旨哉
言乎豈老成涉歷蓋自有見而然耶初公解省試晉
第一及廷對太后又易其弟祈居第十而擢公第一
自布衣時二宋已名動天下而公爲謹飭云

韓忠憲億

公治郡多善政爲御史權勢畏之以范文正薦參大
政不喜摺官吏過失欲天下皆得其所惟治家以嚴

公治蜀治開封有聲爲三司不肯併民稅名司不肯
募商賈漕米皆爲久遠慮守延州不受元昊之誘元
昊死諫止分攜三將之議以昭大信其參大政非幸
會矣柰何請建劉氏七廟耶然仁宗卒相之可謂
聖度如天也

杜正獻衍

公治京師權要不敢干居室魚貝銓吏不得與爲宰相
封還內降至人主藉以杜私謁而戒門生小吏乃使
無露圭角惟默而行之無愧於心此意豈淺丈夫可



識哉方議大舉伐夏雖韓公亦不疑獨公以為必不
可契丹與夏戰河外雖范公亦以兵從獨公以為必
不來可謂有大過人之識公清苦自律而均給下僚
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劾一官此又大臣之德量然
也然公越人也自十五六詣河陽七十而致仕寓居
南京十年薨死豈未嘗歸越歟公嘗言曰天下惟浙人
褊急易動柔懦少立甚至監司人尚不信越殆無以
繫公之思歟為浙人者可勉也

范文正公

本朝最移遷也然林藪過溪又荒也猶與無異
咎者耶公為言官以諫廢鄆后罷為開封推官以進
百官圖又罷人皆知呂許公之為而不知其後薦之
者亦罷之也公任西事許公薦也外得長者名而實
則陰間之幸公全材投之危地而名愈顯居二戚恩
信大治方將決策取橫山靈武遽以召回功業已不
及竟公悲之為作闕古詩公參大政又許公薦也外
得進賢求致太平之美名而實促之更張弊政使眾
不悅而謗興纔一歲罷凡所施行事皆罷公雖參預
與未嘗參預等猶未也遣公使河北尚猶許公既老



之密謀將行復佯問之若不知者諭以去則不復還而公卒老于行矣嗚呼公以命世之才事仁宗不得以任許公者任公天章閣雖不必開太平自可以徐徐致柰何君臣離合之數終身陰制於許公操縱之手耶太平果可甚月致驟革弊果不犯衆怒許公自爲之矣何公之薦舉上天而離之此昌黎公所以訟風伯也

歐陽作墓誌稱二公釋憾交雖范氏子弟割其語不刊

種染院世衡

龐莊敏籍

公初爲御史沮音惠臨朝諫仁宗嘗廢爲開封判官拒尚美人稱教旨奏范諷不遵禮法爲國家慮已深長矣其帥延安每不奉詔必欲屈元昊稱臣措置城築運聚糧芻無一事煩民可爲萬世法其爲樞密使贊韓公汰冗兵六萬餘人陝西民力爲蘇其爲相力主狄武襄平儂智高南方以寧出將入相功效卓然而成就司馬公之益尤大云

狄武襄青



帶銅面具大小二十五戰勝元昊易虎翼旗勝党項
裨將事也立軍制明賞罰以前羽平懷智高大將事也
公兩得之其為大將曰寧失智高不敢欺朝廷此非
將之大有識者不可及至若過故鄉下車趨謁縣令
容狂生劉易叫怒不祖狄梁公而拜韓魏公廟庭下
終身執門人禮雖古名將不及矣

吳正肅甫

公為政嚴簡審而後發行相矣以心疾不果方元昊
欲叛獨公謂不若因之賜國號後卒如其議云

王文忠堯臣

司推見本末一為條目轉耗弊成厚積為樞副六年
因倖悉從裁抑賴上流沐知免禍云

包孝肅拯

公一笑比黃河清關節不行惟聞老包老而能恕人
以情

王武恭德用

太后補軍吏公不奉行軍吏訴黑米公呼專副與軍
士對剛執而善處事者至律已尤清謹惟名動天下
故人或忌之云



諫議田公錫內翰王公禹偁侍講孫宣公奭
三君子皆太宗真宗時從班名臣也錫質重禹
備峭直剛正皆以真言聞當時然當是時太平日
久所最防者禱祠邪說也錫請封禪奭力諫禹備不
諫亦不請風節雖相上下學識有不同者矣

李恭惠及

王文正公以公代曹瑋守秦謂重厚能守瑋規模也
守亦難哉有曹參然後能守蕭何之清淨有萊公然
後能守陳恕之條式能守必重厚之士哉公守抗中
秦重厚謹守可知矣豈在戮攫金之卒云乎故王
文正公任人如此真足以相天下士也

孔中丞道輔

公自在寧州嘗笏斷妖蛇正直聞天下他日廷列曹
利用羅崇動罪狀大呼諫廢郭后至切責宰相呂夷
簡視猶前日妖蛇耳治馮士元獄以張士遜故略全
程琳一綫情即坐黜感憤死矣故夫君子與小人殊
途小人行私無所不至君子必盡純乎公而後可

尹師魯洙



公論郭后事四賢之一也其後始終西師五六歲效
謀居多議劄士兵代戍卒以減邊費此國家至計豈
特西師宜然然而從事西師者屈鬱莫公為甚涇原
宜援也夏竦以專罪之洛水城不當築也鄭戩以沮
格罪之孫用借俸錢已還無欠也劉湜承時守意鞠
置獄以盜賊幾殺之嗚呼豈特公之不幸人多為說
賞罰不明此西師所以久無功而狄武襄自數責弊
反其政以用之所能一舉平嶺南也若公文行節義
則自有韓范歐陽公公論在紛紛者何能疵

蘇軾文正公集卷之四十一

點開封府事皆犯人所難出使契丹折其助討夏人
之請西北二邊以寧始經制儂賊事賊平撫綏嶺海
肅然其後交趾寇邕州公復移檄而定南方之寧又
多其力論諫如此其凜凜也功烈如此其彰彰也布
衣時不幸辱於忍忘者之手不得已易名取解以仕
可以此疵公萬一耶

待制王公質

公韶州人
元名希古

訟婚無貲者與之俸為盜迫寒者與之衣以術餉私
盜鑄者譏之使緩其獄凡犯法非害于物者皆矜恕



之轉運荆湖當用兵急財賦時使一路獨蒙福公寬
仁人也從文正公家法來扶病獨送被謫范希文願
預黨人為幸斬斬出鋒稜此又文正公家所未有適
不幸小人連興大獄坐廢君貶具公竟憤痛劇飲卒悲
夫豈量之不文正若耶

侍讀孫公甫

公之用以祁公薦也保州兵變祁公不時發公乞罪
祁公論晏殊懷安罷之薦富弼公相不用而相陳執中
公諫不聽遂行與凡所論宮禁事皆盡言無憚公負
慶曆諸臣致太平事已無望嗚呼此其識慮精深又
豈直堪諫臣而已耶不受現

希夷陳先生

穆脩神放李之才
魏野林逋附

周世宗問黃白不對而對以文君生為念宋琪等問脩
養道不對而對以合德為治歷五季聞革命輒煩蹙
太祖登極則驚喜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嗚呼先生
雖隱豈忘世獨善者哉數學傳之穆伯長伯長豪士
不禮丁謂雖登第老益貧以古文為天下倡又傳至
李挺之挺之亦登第個儻坦率不視勢輕重取重范



忠獻挺之傳之康節而學益顯象學傳之种放放隱
者也以骨相當貴致顯官晚節驕侈已不謹希夷之
戒放傳許堅堅傳范諤昌學益微矣魏野隱陝之
郊林逋隱杭之西湖皆於希夷學無預而以詩名世
野之贊王旦詩譏以封祀禮畢逋之臨終詩自喜無
封禪書愚謂野與逋非詩人也超然高識之士也可
以一洗种放終南之羞矣

安定胡先生翼之

先生明體周之學用范文正公薦白衣召對教授湖
學致在歐陽師猶猶後復願從難殆然其始讀書時
服立已立人之難如此非篤實力行何以哉

泰山孫先生明復

先生力貧養親讀書泰山之陽魯之名士石介以下
皆師事之丞相李迪以弟之女妻之給事中孔道輔
聞其風就見之范公富公薦之天子為直講行無隱
而不彰真積力久效固應尔此猶豈弟之士能之也
張貴妃幼隨其父堯封常執事先生左右既貴數遣
使致禮先生先生閉門拒之終其身脩於家而不壞
於天子之庭無侵尋富貴心所謂豈弟君子求福不



回非歟嗚呼不可及也已

祖徠石先生介

先生奇士也折節師事泰山孫先生拜起必扶持嘗躬耕祖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喪高風篤行有益世教為多惟其志存憂國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指切當世自謂吾言不用雖獲禍死不悔致夏竦輩深恨之幾不免身後剖棺之禍悲夫此孔子所以拳拳於申行之士也張安道直指先生為姦邪過矣

老蘇先生洵

世張安道表而出之明其灼然可用於世者以其能辨王安石之姦也安石之禍誠大矣然溫公目擊其弊身與之伍終不以為姦但言不曉事又執拗耳豈固各自有見耶先生權書衡論等作若施之用亦必有當雷霆迅烈之勢特未知果能速致陽和否耶故士必用而後知

韓魏公

國朝盛時偉人輩出卓然為之冠冕者韓公范公也二公共西事功烈相上下元昊既請和並召為兩府



責以其月致太平革弊衆不悅而范公卒老於邊守
矣公獨入相十年定策立英宗神宗嘗危疑艱
難他人無所措手足時處之安若泰山國以又寧功
成身退三判鄉邦及王安石行新法棄地契丹貽禍
無窮之初尚能極口論列感悟上聽雖卒爲小人沮
抑不行小人終亦莫之能害公德業爛然照耀無極
嗚呼盛哉古無有也古無有也

富韓公

本朝以仁立國藝祖世又天下未盡一其後邊陲
乎規焉耳寇公首決策親征國家獲安靜者三十九
年富公以片言繼折服其狂謀不煩一鏃前好益堅
使王安石不生事擾之塞上之安猶可保二公之功
不其大矣乎而王欽若乃謂寇公以陛下爲孤注王
拱辰亦謂富公但能增金帛厚夷狄二公之功高見
嫉大略亦相似然真宗之疾寇公欲身任社稷安
危不幸中小人下謂之禍富公當英宗被疾與韓
公歐陽公議不合翩然絕去之至歿其身不通問賴
韓公歐陽之賢待公加厚旣相神宗雖不幸值王



安石得君公乃能見幾而作卒以功名始終去

歐陽文忠公

公貽書責司諫高若訥力辨范文正非辜坐貶夷陵
令地遠無書可讀翻閱架閣陳年公案見枉屈不可
勝數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其後爲數郡皆寬簡不
擾使河東則議麟州不可廢使河北則謂脅從不可
殺議河決則謂橫隴工大難開六塔河狹小不能受
大河惟當增堤浚淤以免民患在兵府考兵屯地理
更爲圖籍在政府考官兵吏財集爲總目皆一仰天
菊鑿史於維其數不

文潞公

公爲成都抑市價而十八處減價糶富爲永與民
疑鐵錢不用則私出鐵幣召絲絹行人收鐵錢凡處
小事類此爲參政請往貝州督戰潛穴城以擒王則
爲宰相值仁宗感疾託名設醮宿殿廡使中貴人
悚息聽命以至疾瘳凡處大事類此皆不動聲色
隨事密於無形者也故能爲四朝元老位將相五



十餘年壽九十有二名動四夷方初進用呂許公歎其為大有福人自今觀之宗廟社稷之福也豈公一身福哉一安石得君文富韓歐諸老雖具在而力不及救悲夫

趙康靖公

歐陽公於公為後進同在館意輕公躡知制誥歐陽公被謗獨奮身爭之重厚賞言盛德人也冷清詐稱皇子考得其實而誅之庶幾仁者之勇云

吳文肅奎

小人黨盛退考其私則族有義壯子無居宅可謂正直無私者矣方天下盛推王安石可致太平公謂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雖韓魏公亦歎其有識云

張文定方平

初元吳欲叛獨公與吳育勸順適之必其暇除器不聽兵既用公勸屯河東示形勢入寇則自麟府不十日擣其穴不聽已而禁兵皆西諸路兵揀赴關刺陝西河東京東西弓箭手充宣毅保捷軍公爭之又不可聽囚路連敗始聽公罷夏竦用兵六年上厭之始聽



公因救擢元昊降公雖不預西事然終謀議居多思
嘗改其故真久不用驟用之必敗西事之始當從公
言歷戰既久智勇方奮元昊困不支決策取橫山靈
武西事之終當從韓范言公之謀始不用而終用兩
失之矣徒弊中國惜夫免權河北之鹽盡浚亦漕之
策料南詔必不與儂賊至斬妄言者而蜀晏然公之
為國家謀類有大過人者辟王安石於貢院見其紛
更輒斥之尤明而果然公尊嚴者也務欲天下士視
朝廷如雷霆鬼神不敢議故斥石守道激烈為姦邪
而退必亦以儂賊論公必知公所見也公所見亦儂賊
坡蘇公誌之也以雄文善論飾奇材壯志世莫得其
間云

胡文恭宿

公篤孝謹默人也論致仕當使人自言論樂當用舊
律論貢舉當用舊制方群臣議更法聞邊公一一力
爭議論率歸於忠厚而必不肯草揚懷敏之制必欲
加包拯三司吏之罪則其發也不可回尤精陰陽之
學云

蔡端明襄



作四賢一不肖詩作二諫官詩表表亦因以預
增置四諫之一權倖畏歛裨益為多唐介論文潞公
罷公獨論其忠景初等論梁丞相罷公不草其制
其升也或推之其降也或援之公又諫官之都護殿
一不勝於陳執中執中既相公遂歛惠福州與經術
禁浮圖巫妖蠱毒之患為絕其後治開封治三司皆
號精明惟知泉州罪章拱之卒為士論所少豈朝端
風采施之外服或過耶然公能文章尤工於書不肯
為仁宗寫温成碑此其介然於中者何如也

邊吏士驩呼虜不敢犯公固偉人也然公平生淫侈
蓄聲妓誇客乃必欲其君逐女口古稱無諸已而後
非諸人况於君耶

劉集叙真敬

公仁宗信倚之臣也吳充以罰禮生罷救之馮京
以言事奪職救之蔡襄歐陽脩乞外文救之諫温成
之立忌辨郭后之祔廟奪夏竦之美謚官者石金彬
除觀察使則直封還其詞頭富丞相欲加上尊號既
抗疏力爭文潞公欲加龍昌期服則又力爭言



無不從皆犯人所難治揚治鄆安所至寬簡而
肅清考公平生治行毫髮無媿焉公博學無不通仰
觀天文可知人事不溺偏曲而挺然以直大稱可為
後學師表矣不讓官

唐質肅介

公論張森佐并論文彥博嘗濱於死再召居言路無
所避如前時充國公主夜開皇城門樞密陳升之連
姻內侍公皆抗言之可謂剛也已或謂公居政府少
建明聲名減臺諫時不然也王安石得君元老大臣
痛惜耳

趙清獻林

公治慶州成都杭越為政愷悌不嚴而肅雖古循吏
無以過之其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號鐵面御史論
陳執中陳升之章至二十餘上及參大政會王安石
行新法極言其不可而去之平生出處之大要如此
公日所為事夜必衣冠焚香九拜手告于天一身之
間常以天自律此其所以終始無愧歟

呂中丞誨



當英宗被疾公委曲開陳兩宮乃讒人任守忠竄
之當神宗倚王安石求治方新法猶未行諸賢交
薦四海延佇公獨首論其必誤蒼生言雖不用而去
其後猶忍死囑溫公再致元祐之盛公雖不及坐廊
廟隱然有社稷之功矣劾公主夜開門劾歐公王僕
議未足盡公萬一也

彭中丞思永

帥成都盜賊為絕帥河朔騎兵大戰為御史猶抑張
堯佐王守忠不得封卒以諫漢議攻歐陽公罷凜然
秋仗耕也公斯處雖初能操使所夫金以又

范蜀公鎮

請約官吏兵財以賦入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請中
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而宰相制國用請免百官郊
迎宰相而除其謁禁庀所陳關涉甚大首乞仁廟
擇宗室為皇儲草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此
為天下孤忠極論王安石新法不便六十二致仕而
去迄不為元祐一出此為天下高節溫公謂公異姓
兄弟且作傳稱其大勇云

曾魯公公亮



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熟朝廷事嘗與韓魏公共政
務去民疾苦處西北邊事亦善謀畫年高而力不衰
臺諫無非之者其後李復圭有老鳳之譏乃致仕去
然公嘗薦安石或云以間魏公云

王荆公

王安石以文行稱天下靡事三朝仁宗惡其詐不
用英宗建立時有異議自謙不求用愈不用名愈
顯神宗立遂驟用之天下方翹首望太平乃盡壞
祖宗法度聚斂毒民生事開邊卒亂天下何哉正坐
博學有鑒於前無以所鑒而戒於後

之根源詒史行事之龜鑑固非山經海志野史小說
神仙傳天竺書索隱務音之爲博也國朝開國元勳
無如趙韓王守成賢相無如李文靖韓王每斷大事
惟讀論語曰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文靖作
相亦當讀論語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
行嗚呼必若是斯可言大臣之讀書吳張垂崖譏萊
公不學無術彼所謂學雖獨指區區之智術而言然
語已怪而不倫安石又面罵諸公不讀書此正安石
自道耳孟子何必曰利一語三尺童子所知安石尚



不能行又烏得誇讀書故愚嘗謂文石本效商鞅而才不及鞅雖負小人不世出之才亦藉秦積威人心素脅息凜凜而後令必行使鞅生我仁厚之世人心素恃上恩雖鞅之才尚不能行况安石乎猶賴我朝仁厚根本深固國以再延安石亦賴以免不然其弟安國蓋預嘗憂其戚門矣嘻若安石果讀書何至是耶

温公

漢武帝行大喜功海內虛弊晚年託孤博陸侯漢以

其意相再致元祐之盛事有適相似者三代後功業類豪傑士智力所就耳至誠動物真儒顯效獨温公一人固不當以博陸侯同日語然博陸死丙魏繼之漢遂稱中興温公為相數月薨繼之者反丙魏不如天下事遂不忍言日將瞑也大明元祐之盛類焉嗚呼惜夫王安石引進小人之罪於是又有甚於變法者矣雖然微温公人心我怨禍不止夷狄中興事未可知晦庵次公言行於安石後其剝之復歟

公之子諫議大夫康



三代後功名之未必知道德道德士未必就功名功名從道德中來者溫公也顧猶不喜子學識者疑焉愚嘗求其故子學勸時君行王道以救世隨其資稟如誘小兒多方順適使之悅聽如色可使好如勇可使好明堂可使無毀其要皆歸於誘之及民此孔子之所謂可與權者而公也平生誠實一語不妄視議論之出於權者宜非其所樂歟諫議孝友篤實本無異於公而獨喜孟子稱其醇正其殆有見於孟子之心者乎可以補溫公之闕矣善繼善述諫議有焉

呂正獻公著

論去元祐初二公復並相其除安石新法溫公薨元祐之政尚賴公扶持如不肯與西夏地賜詔乾德而夏人服大臣韓維諫臣王覲之罷皆爭之然公慈恕多務包容進退廢置無復溫公剛大之氣公薨邦國悴矣

呂滎陽公

希哲字原明

公遍師當世諸儒篤實踐履王安石謂有官而事科舉為僥倖利達公遂棄不為自小官不干薦舉進退必視其時一六穆之從曾孫文靖之孫正獻之子生



三世相門而才食或不給豈獨公之賢亦可觀公之家學公自幼其母中國夫人篤教甚嚴動必循規矩正獻公作相遺公書曰善士無不用獨尔以吾故不及夫人張氏笑曰是亦未知其子豈獨公之賢亦可觀公之家化晚年名益重遠近師尊之陳忠肅至拜公堂下豈獨公之家可敬可慕亦可想見政和間前賢流風遺澤猶有存者使人歎息不已然公習靜至轎卒溺死不為動夫子庶焚傷人之問恐不其然又直截捷徑以造聖人近世超悟之學亦豈聞其風而改之者乎

曾氏兄弟以文鳴世兄文尤著世所號南豐先生也今觀南豐挺立無所附在朝之日淺而居外庸之日多治齊治越治閩皆有顯績寬期守信委任責成往往不勞而治可以為世法文昭歷十一州惠利亦多而立朝之績尤顯方微廟初切廟上聽保護善類辨大中至正之論隱然有社稷功元祐士大夫再謫而公乞與之俱矣然則曾氏兄弟豈徒以文鳴者哉不徒以文鳴也徒以文鳴可為世變長太息也已南豐好憑勢凌人曾為人所訟似猶不護細行文昭則端



嚴可畏有大臣風歿之日闔門貧無所歸此豈以
文為高下哉

東坡穎濱

新法之行東坡力爭不勝擾擾垂二十年天下幾危
溫公革弊一新五年而呂大防劉摯調息之說起穎
濱爭之又四年李清臣用而紹述之說起新法復行穎
濱爭不勝天下事去矣二公議論關係之大若此若
其文章聲望兒童所共知此不服復論云

韓獻簡弟門下侍郎維

神宗哲宗朝皆力言之持國神宗潛藩宮僚也
自英宗時力排濮議救呂誨范鎮諸賢議論凜
事神宗爭新法因凡早謂詔求直言上嘗感悟人
情大悅矣卒以議不合罪去二聖臨朝忠言謹論
裨元祐之政尤多視子華風采過之

傅獻簡堯俞

公在仁宗朝斥離間主壻之內臣窮誣告富人之
皇城卒劾妄舉內臣之都水監英宗時黜譏間兩
宮之任守忠神宗時罷鈐澹陝西之李若愚彼皆



城狐社鼠公皆奮鬪爭不顧若建儲君濮議若創法戶
國有大事公又一力爭可謂骨鯁臣矣 哲宗登
極拾遺補過而不摺摘人細故蔡確既貶乞置其餘
議論和平又視時而不同以法從名流貶黎陽倉君草
場迎拜州掾甚恭寒暑坐倉君不少懈傳曰君子時中
又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吾於傳公見之

彭尚書

狀元

公孝謹人也而諫中人主兵論元豐將順言詩賦曰
河事尤力風節表表其仁者之勇歟嘗論呂嘉問治
其獄則亦有仇教嘗有蔡確論安州之所以為難哉

范忠宣

純仁

公文正子也世濟清賢為孝子事君爭新法爭紹述
以罪去為忠臣然公平恕人也溫公改新法公謂非
所先章子厚鄧綰得罪公力為救解 宣仁后上
仙又首用李清臣鄧溫伯名調停原其用意慮反
覆耳及其後終不免反覆公雖平恕亦身不免大抵
上智下愚不移鷓鴣未嘗可化為鸞鳳向使四凶不
去堯之後豈有舜之治嗚呼元祐微溫公新法至泯
泯胥敗無復為我朝立赤幟者萬世羞也反復之禍



繼溫公者弱耳豈溫公誤歟向使文正在吾知未必
爲忠宣之爲也孝耶忠耶豈易盡者耶

王左丞存

公平恕人也官制行多收拔熙寧後言事得罪者在
政府遇事多爭溫公稱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
存乎

蘇丞相頌

公爲政平恕論事謹審輔相多奉行故事使吏各守
其職粹然君子人也以佐守成則有絲大略與范忠
宣者資相頌奈何以元祐之後耶

公自熙寧論新法去國踰十六年當元祐初復任言
責知無不言未幾大用呂大防以減吏額事忌公引
楊畏論公交通邢恕及章子厚公遂罷相謫死新州
然公實首論蔡確章子厚而邢恕又以文及甫私書
示蔡謂感其稱父蔡確寃以訟公者也

王樞密

岩叟

公元祐初諫臣也論君子小人不可參用最關世道

劉元城

安世

公師溫公溫公當元祐初去新法公當召聖初諫召



過温公爲相於人言久鬱之後得行其道公爲諫於小人報復之時不得行其言效驗雖異直大則同所謂元祐全人也

范內翰祖禹

本朝侍講無出於伊川者矣伊川自謂乏公温潤之氣論事無出於東坡者矣東坡見公之奏至於不肯自出其藁當元祐時已預言范純仁以兼容小人爲寬天下事豈堪小人再壞公言不用元祐一變爲紹聖天下事遂不忍言公之關係世道者又如此

滿此又增人忠壯一等矣

陳忠肅公瓘

紹聖革元祐之政公力陳其不可建中華紹聖之弊公又戒其欲速嘗主別試前名盡取王氏之學曰順時所以救時不必求快目前也其從容遠慮若此首辦蔡京女姦邪蔡氏黨欲殺公者百計公終不懼非剛柔適中者能爾乎大厦之顛雖非一木能支而著目錄辨著尊堯集又著四明尊堯集章蔡誣謗卒賴以一洗之有功我宋多矣



先生洞觀天地萬物之變超然獨樂於其間然其言曰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此可為憂世者明訓也郭林宗生亂世而皇皇先生生治世而熙熙其為超然之趣則同

陳密學襄

公平生歷州縣孜孜以教育人材講求萬民利害為念失官錢不辨而出己俸償之固篤厚人也爭新法不聽遂辭知制誥不就蓋與溫公辭樞密副使同此

劉祕丞恕

公該給剛毅溫公平生所信倚王介甫深愛之爭新法遂絕介甫嘗笑公眈史而不窮經然介甫窮經之效視公眈史竟何如耶

徐孝節積

先生篤孝至行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者其學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而酷慕諸葛武侯

陳后山師道



先生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見之終不可得傳欽之薦公者也以其貧懷金欲謁之竟不敢出口先生之高行若此而世獨稱其詩何耶豈世之知公者淺耶抑詩亦賢者之累耶

此錄名臣之言行備焉近思錄諸儒之講明詳焉彼此參驗環循閱習以其行稽其所言以其言進其所行晦菴之望後學者其庶乎

此錄雖雜取傳記之言然諸賢出處之本末備矣豈獨諸賢凡國朝盛衰之故亦莫不隱然備見其間後口釋書與文選錄而天下定取約熟納

寇萊公決策親在而邊好又王文正苟且順從天書禱祠之妄作而國力幾弊王沂公相仁

宗初年韓魏公保佑英宗神宗初年而主

少國危之日安若泰山王安石行新法開邊隙而天下幾危宣仁聖烈太后相司馬公而天

下再安范純仁兼用小人致章子厚蔡京輩紹述安石而國家遂有南遷之禍盛衰大要不

出此數者皆可考見然則此錄豈特記諸賢之言行而已哉愚嘗謂史無定體書隨事爲篇春



秋紀年以書班馬以來分紀傳而此錄亦朱文
公陰寓 本朝之史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五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一

讀雜史一

蘇子古史

蘇子既爲古史而又自序之曰古之帝王其道以無
爲爲宗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孔子
知之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
下亦莫能信太始公始記五帝三王以來然其爲人
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故其紀堯舜三代之事皆
不得聖人之意余竊悲之因遷之舊追錄聖賢之遺
意以明示後世愚謂蘇子之志則大矣而蘇子之說



秋紀年以書班馬以來分紀傳而此錄亦朱文
公陰寓 本朝之史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五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一

讀雜史一

蘇子古史

蘇子既爲古史而又自序之曰古之帝王其道以無
爲爲宗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孔子
知之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
下亦莫能信太始公始記五帝三王以來然其爲人
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故其紀堯舜三代之事皆
不得聖人之意余竊悲之因遷之舊追錄聖賢之遺
意以明示後世愚謂蘇子之志則大矣而蘇子之說



則尚有可疑者且道以無爲爲宗此戰國處士好高
無實之言聖人未嘗以是言道姑勿論也既曰推之
以治天下則其迹顯然安有不可得而知孔子正以
此道詔天下萬世何嘗不言孟子明王道而黜伯功
正提其綱要以示人所知何止一二而可厚誣哉且
既謂不可得而知又欲以明示後世其說亦自背馳
矣惟其謂史遷不得聖人之意而自謂追錄聖賢之
遺意則非參考不可見故即古史與太史公所記參
而錄之下方

五帝紀

太史公黃帝紀取讖緯仙書雜錄入

半反增入醫家之說謂黃帝之書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爲爲
道家之說謂黃帝之書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爲爲
宗其設施於世者皆其見於外者也然則蘇子正
惟不以聖人之施於治者爲道而必欲他求其道
於荒忽無形之中不以太史公載聖人之治爲足
而必自指其荒忽無形者爲得聖賢之遺意此古
史之所以作歟

史記曰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
帝古史曰諸侯咸尊軒轅代神農氏爲黃帝以文
法言之爲天子三字而是爲之是字恐皆不可去



史記曰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古史曰為雲師而
雲名文雖本左傳反不若史記尤明白其他類此甚眾以是知文
不可以省字為工文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堯紀 太史公不載茅茨土階之說而古史增之愚
意茅茨土階殆墨氏借以言儉而形容浮實之言
恐盛帝垂衣裳氣象史記於堯舜全述二典而間
易古為今如以疇咨若時為誰可順此事已非二
典之比古史勅而裁之似又非史記比矣

史記載堯妻之後瞽叟尚欲殺舜古史本尚書瞽
亦統若堯聞其讒然後錄於史記為錄於史記

謚法始於周以堯舜禹皆為謚而反用尚書所謂
放勳重華文命為三聖之名蓋漢儒之未攷古史
刪之為是史記又以鯀為顓頊之孫古史以其世
太促而祖班固律曆志以禹父鯀為顓頊五世孫
亦當從古史史記載禹全用禹貢等編而古史刪
之或者史遷之世書未盡出故須兼載至古史之
作則事在尚書不必重述也兩皆無害

史記載太康失國太康崩弟仲康立古史載羿逐
太康而立仲康按薛常州士龍說書謂仲康乃在



五子之數後于洛汭不在禹河北舊都非羿所立
愚意若果逐太康而立仲康則不待太康之既崩
太康崩而後仲康立蓋傷宗國之墜祀而兄弟在
外者自以次續之於義為順於經亦合當從史記
史記止載仲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少康立古
史載羿既放太康羿又為寒浞所殺浞滅帝相相
后逃歸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長誘殺浞二子而後
中興愚按二史詳略不同豈史遷之世未有寒浞
滅夏之說耶抑未備耶古史可以補遺

史去之史記不載禱雨事古史增之皆當從古史
武丁學于甘盤既乃遊于荒野史記不載而古史
載之舊說遊于荒野者為甘盤而古史指為武丁
曰欲以習知民事與無逸書及近世朱文公書說
合此其於義為精西伯陰修德古史止云修德足
明聖人之心斬紂之事古史不載其亦為賢者諱
耶

周本紀 史記載堯命棄為農師舜封棄於邠號曰
后稷古史改云堯舉以為后稷封之於邠佐禹治



水愚按禹言暨稷播奏乃治水後種穀未聞佐禹
治水之事封邵亦在播奏艱食有功之後非封邵
而後播奏未詳古史何見而改然於經不合史記
載公劉復修后稷之業自漆沮度渭取材行者有
資居者有蓄積古史改云用兵征伐斥大豳土然
猶處於復穴無宮室之美愚按詩詠公劉遷豳有
曰弓矢斯張乃遷豳時儀衛有曰其軍三單乃遷
豳後生聚公劉初無征伐之事又陶復陶穴乃太
王事非公劉事公劉既卒子孫中微故詩人形容
理國家方興而處復穴之間者未詳古史何見而
改然於經不合蘇子謂史記踈略而作古史而乃
如此何也戰國策載齊求九鼎之說謂顏率稱周
伐殷得九鼎凡一鼎九萬人輓九九八十一萬人
齊王乃止此遊士飾虛之言殆類小說史記不載
而古史增入又何取乎

秦本紀 古史於史記 昭襄十一年六國攻秦之
事即其 書之年 為據改為齊韓魏三國攻秦
雖世遠難知其詳然即史記攻史記史遷若在亦
自無辭又其贊論謂戰國苟能自修而不爭如商



周先君庶可服之且以魏文侯齊君王后爲證是
可垂訓兼足輔孟子仁義之說

秦始皇紀

史記載始皇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

政古史作正月旦生於邯鄲因名政語簡而意益
明特未知增旦之一字何所據豈因其名而意之
歟其餘多襲史記之舊無以議爲惟太史公贊論
全載賈生之語宏肆駿逸而蘇子去之乃特爲李
斯雪不師古始使秦孤立之譏謂秦已削平諸侯
雖建子弟君民不親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
漂卷而去愚謂秦劫天下而歸衆相燕有秦民親
君而民不親者乃謂已削諸侯難建子弟耶且其
謂秦若能與民休息可與三代並隆此又史遷責
子嬰之遺論漢明帝嘗聞其不然者也秦之得天
下何如而可以三代望之哉

吳大伯世家

史記載大伯仲雍知太王欲立王季

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古史據左
傳謂大伯端委而治至仲雍而後文身斷髮愚按
古史之馭史記多以左傳爲據然去古既遠安知
左傳者必爲是而史記者必爲非耶若據論衡之



言則曰太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入吳采藥斷髮文
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
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
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主王季始知其
不可而受之此其所載頗詳且與吾夫子三以天
下讓之說合恐必有自來况太伯兄弟遠入吳若
不容不從俗則太伯卽斷髮文身矣若我可以易
俗則太伯旣嘗端委以治仲雍亦將端委以繼之
不應於國家旣立君臣旣定之後復又斷髮文身
敢輕議史遷而特以異同者隨事疏其下俟來者
擇使蘇子亦如之則盡善矣

夫差二十一年史記惟繼上文勾踐伐吳之語書
曰遂圍吳古史則增公子慶忌驟諫於王曰不改
必亡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
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按公子慶忌者王僚之
子吳越春秋載闔閭二年已刺殺之今乃於夫差
二十一年稱吳人殺之而史記不載未詳孰是若
夫差之死史記以爲自剄吳越春秋以爲伏劍伏
劍亦自剄也古史改曰縊



夫差與晉會黃池越乘虛伐之也史記載曰夫差
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古史
易之曰王惡其聞也自劉七人於幕下雖本左傳
不若元文明白此類甚衆

齊太公世家 史記載太公以漁釣干西伯古史去
之而載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善矣然下文即綴
以隱於漁者西伯因獵得之乃而上文往歸之說
正相反何自背馳之速耶史記於太公歸周之後
復兼述或者數說以存疑規模宏衍非古史可望
矣呂氏爲周虎賁古史據經增入焉是史記載道
公之人先表以桓公元年而後追叙其事古史連
叙桓公之立於公子無知見殺之下桓公遂無元
年法殆未然文亦不及史記載雍林人殺無知古
史改爲雍廩此亦據左氏以改史記實則當兩存
以攷異可餘多類此

魯周公世家 史記首載周公輔翼武王可古史載
其迨文王世任以國事邑之於周凡周之內治始
於室家而至於國人者屬之周公凡周之外治所
以交接四隣至於江漢之國者屬之召公故詩有
周南召南此不惟周公之始事瞭然其所以發明



二南之義甚明太史公未之及也獨其以既獲仁
人爲指周召則未必然可周召何俟於獲也我史
記以成王出郊爲改葬周公古史易之此其授經
而得之者也史記不載僖公治兵牧馬修泮宮闕
宮而古史增之此則信經而未之詳者也詩乃歌
頌之詞豈必有其事果有之春秋書之久矣何俟
古史

燕召公世家 古史比史記頗多增修其考訂史記
之誤蘇子自注本文之下其論燕吳皆起於僻陋
故皆飾禮樂諸侯豈非如商周先王以禮樂人

蔡曹世家 古史視史記微有損益然皆於大誼無
關惟古史論賢謂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
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可此却異乎所聞蓋
食粟衣帛人事之常聖人有異於人蘇子平生服
氣求真想自視以爲不得已而以誣聖人乎

陳杞世家 古史據左傳改史記者二處史記以佗
爲蔡出蔡爲佗殺五父子太子免而立佗左傳謂
佗即五父非蔡出蔡出者乃躐也佗殺太子免自
立蔡爲殺佗而立躐是爲厲公史記載靈公死太



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左傳靈公死明年陳侯盟辰是太子未嘗奔晉而徵舒未嘗為君

衛世家 古史比史記增入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

做於國之事及衛文公大布衣大帛冠之事皆是也惟增入滅邢得雨似不足為訓討有罪可也滅人之國不可也雨特偶然豈以興師殺滅之故哉

宋世家 史記先載微子數諫紂不聽欲死之未決

謀及太師少師而後叙太師箕子以及少師比干

史記後再合諸諫於微子紂之庶兄也其父

師曰箕子師曰比干文意不白幾若以箕子為微子之父師餘亦文窒而意不全其不迨史記遠矣乃自疏其說以為史記所載徒見三人各以其意行而未見其所處之義不知所行即其義之所在也事具而義見尚何義他求哉惟太史公贊宋襄公泓之師為禮讓蘇子辨之謂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鄆子于社雖桀紂有不為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矣哉此其剖析瞭甚太史公不及也



晉世家 平王命晉文侯爲諸侯伯史記不載古史
據尚書增入是也餘多以左傳之文而黜史記之
文則是非相半焉如史記載獻公私謂驪姬欲廢
太子立奚齊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以知之
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
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
惡太子此事正足以見驪姬之間而古史據左傳
以刪之又史記載驪姬謂太子祭齊姜歸釐於公
獻公時出獵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三日公還
飲藥發地地墳冢說亦存理斷然於史前曰公飲
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文雖省而失事情矣晉
悼公之立史記載誓衆之語極有理而文古史所
易亦淺薄少味他多類此惟太史公論晉之衰由
御下失道而推其原於忘介子推似未得晉事之
要領古史論晉文公靖以待其自集悼公二合諸
侯未嘗一與楚戰子孫長及終必賴之其說殆過
史遷夫晉以諸侯伯天下則晉之卿以私門強公
室其勢則然而介推特從山中一碌碌者祿未及
而忿然自絕獨僻如此其人亦可知矣據左氏傳



注未推爲文公微臣此亦何至傷晉文大體而遽謂晉之御臣失道始此耶然以文論則史遷之贊山峭水潔不可尚也矣

楚世家 古史比史記多用左傳國語增入如史記以楚爲重黎之後古史謂重黎爲二人重少昊之後爲南正司天以屬神黎高陽之後爲火正司地以屬民楚之先實黎而非重至帝嚳之世始以黎重重是史記稱重黎本無害古史辨釋之則明矣古史以左傳爲據改楚文王十三年爲十五年堵

而改入聶王之五年史記載懷王二十年合齊古史據年表而改入二十二年此史記一書而自爲牴牾合從攷異之例 史記以懷王十一年六國攻秦爲蘇秦而古史刪之則此時蘇秦已爲齊人所殺也史記以考烈王六年爲 趙而古史改稱春申君則春申平原傳與年表皆言春申也此可改之而疑

鄭世家 鄭桓公友者周宣王庶弟宣王立二十二年而友封鄭封三十三年百姓愛之而幽王以爲



司徒周民說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氏故諸侯
畔之而桓公謀於太史伯始言於王遷民 東史
記之所載如此古史皆節略之止曰宣王二十三
年封鄭幽王八年爲周司徒幾於沒桓公之賢矣
又鄭氏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
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
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史記之所載如
此古史亦節略之止曰諸大夫欲立公子去疾去
疾辭曰公子堅長乃立堅長

此長字行爲襄公又幾於

撥史記於疾之書錄蘇子輕以疎略目之哉

即古史如草茅自用之士立乎風流蘊藉貴公子
之側矣太史公何可當也蘇子輕以疎略目之哉
古史贊曰鄭桓公武之後惟莊公爲賢然叔段之
亂明足以制之釋而不問俟其惡成加以大戮此非
不忍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書曰克段于鄆正
明謂之鄭志愚按莊公畔周射王中肩何賢之有
封段乃迫於母命段之罪未形莊公不敢輕動蓋
亦母子之間有難處者固非不忍亦豈可言忍之
至書克段者克者勝之名兄弟之惡自見孔子書



其實非探其心而為春秋傳者又非五明之左氏也近世呂東萊祖此說為博議蓋東萊最年少所作亦未暇平心而浚考

越世家

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少康封於會稽以奉

禹祀古史改以奉禹祀之語為謂之越子殊非本旨豈以奉祀非支庶事耶句踐射傷闔閭於檣李史記止數句而語繁意明古史雖增多不迨遠其句踐平吳誅太宰嚭史語吳越兩世家所載同古史據左傳而盡刪之是亦主一而廢一史記贊句

機從鑿復既之執齋論亦談列家則氣南鳴擊前

人烏可以六朝為監而槩謂東南不可立國且以遠證事哉

趙世家

造父御穆王見西王母史記載而古史刪

之按此列子寓言也刪之為是程嬰杵臼脫趙孤史記載而古史刪之按屏岸賈何人敢搜及公宮之姬殆俗傳也刪之亦是簡子夢遊帝所未寤而扁鵲能預知史記載於世家而古史止存其載扁鵲傳者按此妄誕無理殆好事者為之古史姑以備伎行之異聞亦庶幾乎是史記載張孟談為張



孟同此避父談之名也古史改之曰談皆是
魏世家 史記以畢爲周同姓古史據左氏以爲文
王之字又據尚書增入畢公相康王及保釐成周
足補史記之缺古史謂魏文侯可比漢文帝却恐
不同

韓世家 史記載聶政刺俠累在烈王三年韓嚴弑
哀侯又後二十六年本是兩事不同時也古史據
戰國策嚴遂使聶政刺俠累并中哀侯一語而盡
反之且自謂嚴遂是時去韓已久而今書嚴遂弑

者韓嚴也何以知即誘使聶政之嚴遂史記載事
之書而戰國乃遊士之誇辭類多架虛非載事書
也何所考而可主彼以廢此且史記正義紀年亦
載韓山堅弑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大事記謂韓
山堅即韓嚴是權臣弑一而立一非刺其相而及
其君也蘇子去之千載之下輒書曰嚴遂弑哀侯
及相韓傀亦大果矣又自謂用春秋書趙盾之法
果合乎否耶然史記韓世家載烈侯三年聶政殺
俠累而刺客傳乃載嚴仲子事哀侯與俠累有隙



使聶政刺之亦自抵牾此則東萊大事記嘗攷之
以刺刻傳爲誤

太史公贊謂韓以存趙而興固未必然蘇子又以
爲后稷濟飢之報尤覺遠渺大抵有德則興否則
亡豈可專指一事以求合報應之說哉

齊世家 太史公紀載之法非蘇子所可改既明矣
田氏齊之賊也而又每事輒爲之辨如史記書田
乞樹黨於諸侯則爲刪去之而爲之辨曰非樹黨
史記書陳成子弑簡公懼諸侯誅已盡歸之侵地
則亦刪去之而爲之辨曰陳成子弑簡公懼諸侯誅已盡歸之侵地
記書成子通齊魯出入於齊魯也

之而爲之辨曰成子必不爲此失行嗚呼何其當
賊至此耶

伯夷傳

太史公載伯夷采薇首陽之歌爲之反覆

嗟傷遺音餘韻拱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託以
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辭切然非伯夷怨是用
希之心也故後世高其文而非其旨今蘇子易之
錄其讓國叩馬二事謂夫子言其不怨以讓國言
言其不辱以去周言雖夫子發言之意未必盡然
而旨義則過史遷矣



管晏傳

管仲傳先叙管鮑之交語精意婉讀之令人三嘆蘇子全祖史遷而不敢易是矣然史遷本

祖列子之文而節其後語若參以列子全文則史遷所述尚有未盡者蘇子雖併增入之可也史記叙仲之行事歸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蓋指仲以權術成伯業而蘇子易之謂其來之以禮服之以義不以力勝幾於過其實惟其闕管仲之書爲戰國諸子之所增益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足爲管子辨誣真公論也晏子傳增入晏子處崔杼之

後知棟斲象所應續

東坡先生與言梁邱據司

柳下惠曹子臧吳季札范文子叔向子產諸傳於史記無之皆蘇子據左氏傳增立始末備具不以年隔殆左氏類書之要者可觀也惟其於季札贊有曰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愚謂此異端之所謂養心非吾儒之所謂養心於子產贊有曰孟子言子產惠而不知爲政非子產之實愚謂此世俗之所以謂政非吾儒之所以論政孔子傳太史公作孔子世家以次三代諸侯之列若曰古昔聖王之後以位顯者如彼以德顯者如



此故本所自來而表異之也孔子雖不待此而尊
而太史公之知尊孔氏為可知蘇子乃降之為列
傳以居叔向子產之後則異乎太史公之心矣太
史公之於孔子自少至老歷叙其出處之詳必各
記之曰時孔子年若干歲至其卒也則又叙其葬
地叙其弟子之哀痛叙其魯人之從冢而聚居叙
其世世相傳之祠祭叙高皇帝過魯之祠以至諸
侯卿大夫先謁而後從政若曰夫子生而關世道
之盛衰沒而為萬世之典刑故其反覆惻怛若此

孔子雖不待此而尊而太史公之知尊孔氏為可知蘇子乃降之為列傳以居叔向子產之後則異乎太史公之心矣太史公之於孔子自少至老歷叙其出處之詳必各記之曰時孔子年若干歲至其卒也則又叙其葬地叙其弟子之哀痛叙其魯人之從冢而聚居叙其世世相傳之祠祭叙高皇帝過魯之祠以至諸侯卿大夫先謁而後從政若曰夫子生而關世道之盛衰沒而為萬世之典刑故其反覆惻怛若此

異乎太史公之心矣太史公之贊謂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子書想見
其為人邊魯觀夫子廟堂低回留之不能去天下
君公至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惟夫子常
無窮可謂至聖矣若曰自開闢以來惟孔子一人
故其尊慕稱誦如此孔子雖不待此而尊而太史
公之知尊孔子為可知蘇子乃反之獨以其求用
於世而不已為孔子之所獨又異乎太史公之心
矣嗚乎夫子天地也若之何形容夫子日月也若



之何繪畫若叙其出處以傳後世則太史公爲庶
幾獨其信齊東野人之說謂夫子田野合而生爲
可鄙耳蘇子不能本家語顏氏擇壻之事以易之
而徒紛紛亂其不可易者蓋蘇子雖假夫子之說
以發身而實則老子之學故其失若此

孔子弟子傳 蘇子辨宰我無從叛之事辨子貢無
亂齊之事皆有功聖門至其贊子夏則曰異哉今
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
出於口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
徇衆僚學之趨趨於此而彼者則儼然若衆矣

之說而斷之曰其賢者九十人而已此語亦未然
其傳有若也常斥太史公載有若鯁類孔子而弟
子師事之說至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之說以爲
此卜祝之事而鄙儒以論孔子其說正矣及其傳
梁鱸也正載夫子言商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其
事乃太史公之所未嘗載者何其自相矛盾耶

老子申韓傳 太史公作老莊傳辭簡意足曲盡老
莊之本旨而又即以申韓附之若曰清淨無爲其
勢必不足以治及其不治其勢必不得不以法繩



之而老子之無爲常欲自利其藏於心者已有陰
術莊子之寓言破壞尋常其矢於口者已無忌憚
以陰術之心行肆無忌憚之說而處不得不以法
繩之勢慘刻不道尚復何疑此申韓之出於老莊
而惟太史公能窮極源委而言之嗚乎可謂卓識
矣蘇子於其傳多所增損已不知太史公之本旨
而又於老子之贊曰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
器而晦其道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
其器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其所以異者體
道論是儒說於死後發覺以爲新說也

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
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仙佛之
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嗚乎異哉
是何言歟班孟堅譏太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愚
謂太史公本未有此失也蘇子古史則不惟有此
失而又甚焉

孟子荀卿傳 太史公略叙孟子游說不過退而著
書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荀卿之尊
孔氏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孟荀而餘子不及焉



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辭之潔卓乎不可尚矣
蘇子取而焚之已不知其用心之所在至其論贊
獨以仁義爲可化強暴又於孟子之言仁義獨取
不嗜殺人一語殆所謂窺約一斑者耶若其謂孟
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反稱譽田駢慎到
之徒而又謂其爲佛家所謂鈍根聲聞者且謂曰
駢之徒旣死而後荀卿得爲祭酒何哉蘇子之立
言也

伍員傳

史記載伍員事詳而古史裁之蘇子不及

遷不及蘇子

史記載伍員事詳而古史裁之蘇子不及

孫武吳起傳

蘇子於孫吳傳全祖史遷惟據左傳

無燕晉伐齊之事而刪穰苴傳

范蠡大夫種傳

太史公屈范蠡於貨殖傳而功名

則附之越世家蘇子擷之世家參之吳越春秋作
種蠡傳補史遷之不及矣

葉公傳

葉公史記無傳蘇子采左傳而增立之葉

公有存國之功而不享存國之利是不可以不傳
商君傳 古史傳商君皆本史記惟贊文易其舊然

視史記費辭矣



蘇秦傳 蘇秦傳亦本史記而贊不及其高古
張儀傳 張儀陳軫公孫衍同傳文皆因史記然以
二史之贊參之文章之高下瞭然矣

樗里子甘茂傳 古史視史記多省文史記曰母韓
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
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之文其可省乎
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
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
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省其文而增入戰
國策按史記戰國策兩合被爲雜說然其亦何
若蘇子此贊特借以譏人微焉雜說亦何
矣

穰侯傳 古史視史記微有損益然不必損益亦可
也史記贊益有所托以嘆君臣始終之難古史贊
責范雎則正論然甚矣滿盈之不可不戒也

白起王翦傳 古史多因史記蓋其紀攻戰之文工
矣史記贊謂二人各有短處古史贊二人持論之
然其殺戮之慘開闢以來所未有尚忍言之而惜
其死耶

孟嘗君傳 孟嘗君自滅其家自削其國太史公謂



其間里多暴桀益譏之矣而古史誇其與韓魏伐秦為壯

平原君傳

古史不改史記平原君傳贊亦推行其

公子無忌傳

古史傳無忌文皆因史記而論斷尤

精曰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春申君傳

古史此傳亦因史記而贊不同然亦因

史記并言呂不韋亂秦之微意而發之耳

范維蔡澤傳

古史秋范維蔡澤傳所載賜使魏使

欺昭王為不憂而為蒙騖探得其情一事耳然昭王之疎睢本由睢殺曰起而用鄭安平王稽敗事昭王憂及楚患睢計無所出遂為蔡澤所間昭王非以語言之不惟遽疎母弟也史記載睢之亡人秦也謂秦謁者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乎古史節之曰魏有賢人可與俱遊者乎去一西字失其本意矣史記載睢之所見遂也謂昭王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古史節之曰欲以激勵睢懼不知所出省一睢字無所分句矣他多



類此太史公頗稱二子羈旅遭遇而古史罪其自
為身於秦無益其說過史遷然范睢近交遠攻之
說雖發於間穰侯之

奇實於秦之兼并最
為要術未可盡謂無益於秦若蔡澤真以口舌穰
攫富貴又豈可與范睢同日語顧其以此而得以
此而失則螳螂黃雀之勢啓之者范睢

樂毅傳 古史樂毅傳多遵史記時節略一二字似
不必也毅一舉而下齊七十城齊為無道毅乘諸
侯共怒之心也毅五歲而不能下莒即墨二城毅

廉頗藺相如傳

太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

趙奢李牧趙之興亡著焉一時烈丈夫英風偉器

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
盡形容直奇事哉古史因之不敢易一字亦宜矣

田單傳

古史用史記田單傳而增入戰國策所載

田單三事惟魯仲連教之攻翟一事可垂訓後世
為將者

屈原傳

太史公先叙屈原以讒見疏於懷王作離

騷而發明其所以作離騷之意復叙屈原勸懷王



殺張儀不從諫懷王母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倦
倦宗國以及人君知人之難然後叙其見放作漁
父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自投汨羅此必有見於
屈原行事次第之實而文亦宛轉有餘味矣古史
謂作離騷當在懷王末年故以其見讒及勸殺張
儀諫勿入秦三事連叙方述太史公形容作離騷
之說至其形容屈原倦倦宗國與人君知人之難
者則刪之太史公文章之妙破碎不完矣

虞卿傳

太史公先叙虞卿謀趙事而後及其棄趙

胡卿反魏譖張儀相趙而後敘趙策虞卿以魏

棄去後窮而復歸相趙似非虞卿烈丈夫之氣且
太史公嘉其謀趙之工責其以匹夫窮交而一旦
棄趙當矣蘇子反贊其為義俠亦各有見歟

魯仲連傳

古史魯仲連傳襲用史記間刪其字目

太史公謂仲連指意雖不合大義蘇子謂戰國一
人而已愚按仲連不肯帝秦最合大義射聊城則
聊城人實由之而死二史之贊可以參攷若以其
無一毫利心其間則信乎戰國之士無與並者

呂不韋傳

呂不韋大賈也以君之子為可貨而居



之竊寵利既多禍敗乃宜太史公以為此孔子之所謂間者誤矣蘇子斷以嬴氏先亡蓋亦一說而傳則全用史記

李斯傳 史記責李斯不能輔君否則且與周召列殆於失言古史謂國破家滅非其不幸此為近之趙高雖黑腐之餘實包藏逆謀方其殺扶蘇立胡亥以為身計至殿欲壞者三然後以歸子嬰目李斯不知其心而與之爭見殺不亦宜乎斯教秦殺奪餘二十年以一天下高之殺斯又司造者假手

李斯傳 史記責李斯不能輔君否則且與周召列殆於失言古史謂國破家滅非其不幸此為近之趙高雖黑腐之餘實包藏逆謀方其殺扶蘇立胡亥以為身計至殿欲壞者三然後以歸子嬰目李斯不知其心而與之爭見殺不亦宜乎斯教秦殺奪餘二十年以一天下高之殺斯又司造者假手

史公責以人臣之常理似非所宜施而古史亦贊

辭
扁鵲傳 古史謂於趙世家刪所記簡子妖夢而歸之扁鵲傳然史記於扁鵲傳固自兼載其事古史特去一而存一目

刺客傳 太史公傳刺客五人稱其立意較然名垂後世蘇子非之謂攷之春秋無曹沫劫盟之事而四人者亦皆非賢於春秋法皆當書盜而不名嗚乎偉哉惜不併四人者刪之可彼凶愚小人狂感





輕生何足垂世而以傳為雖曰豫讓志在報君然所事智伯者何人其執迷至死晏子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滑稽傳 太史公傳滑稽者三人皆佞工優戲耳西門豹古之良吏東方朔亦漢之名臣褚氏例取而附之優戲之例何哉褚氏不足責也蘇子明言西門豹非滑稽而不與分置列傳然則何以改作古史為

附抄 初縣秦武公十年伐納粟秦始皇初立三年

拜爵私學秦始皇十四年李斯追刺衛武公作

焚尸定子之墓而焚之

登席公怒立子立弟宋世家湮謂殷人立弟周

太子之弟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臧孫謂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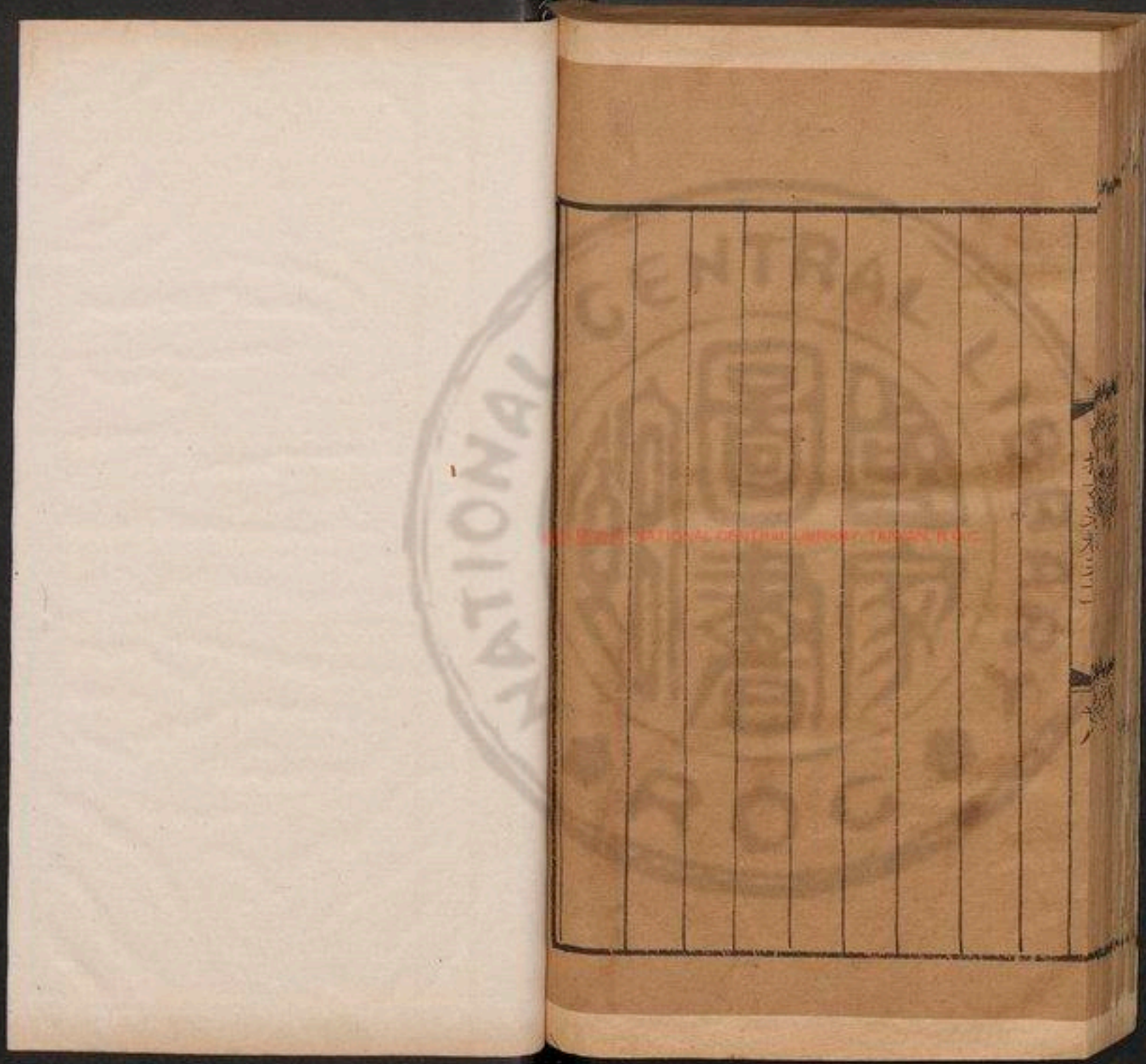
有郵民之心御說者宋桓公也嘗大水對魯之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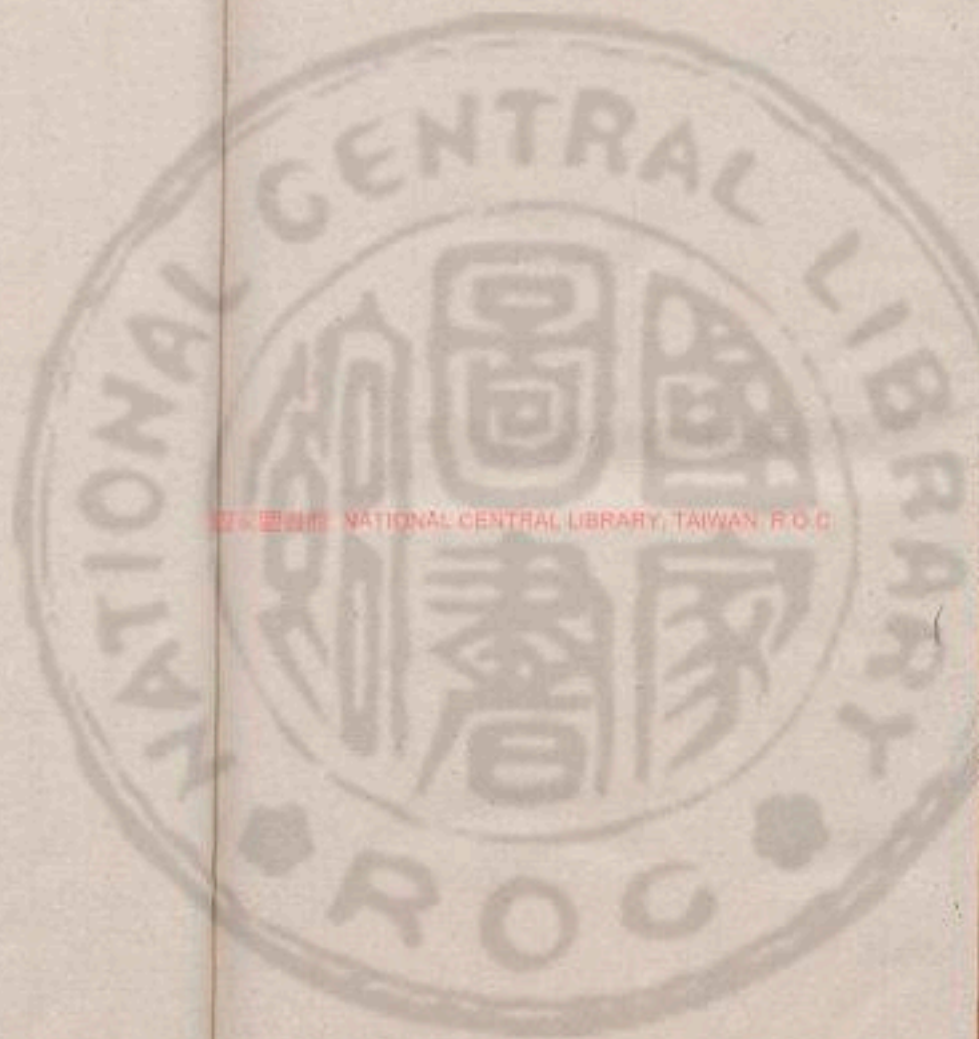
日謂師曠云辰在子卯鄭突與祖同名據突隱有鄭

二名突豈有與祖同名者愚恐中山見史記者三家散
趙獻侯十年擊守中山魏公初立魏文侯十七年云
代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城中山魏惠王立五
八年又云中山君相魏王戰國策又云屏首立五
王齊王羞與秀才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燕書云
也 陘趙世家徐廣之名見刑棄灰李斯傳

堯舜三代之事可為萬世法者孔子於定書備
矣東遷而後之事可為萬世戒者久約之而作
春秋矣太史公取孔子已棄而不載者復為史
記殆不過傳聞於義理似無責然太史公生長
於黃老荒唐謾語中乃能推尊孔子黜黃帝乘
龍上天之事不載而極老莊流弊使申韓同
傳可不謂豪傑之士教蘇子悲其不得聖人之
意為改作古史意其果有得於聖人者及今參
攷乃不過於帝紀增入道家者說謂黃帝以無
為為示其書尚老子書相出入可與老子傳附
以佛家者說謂釋氏視老子體道愈遠而立於
世之表曰太史公言申不害學本黃老蘇子則
諱而改之曰緣飾以黃老太史公言諱非其歸
本於黃老蘇子則諱而改之曰借黃老為說凡
其論贊之間又往往顯斥孟子而陰詆正學嗚
乎以是為得聖人之意古史不如不作之愈也
此儒者之學必先於致知歟咸熹六年庚午八
月二十二日後學慈溪黃震敬書於紹興府貢
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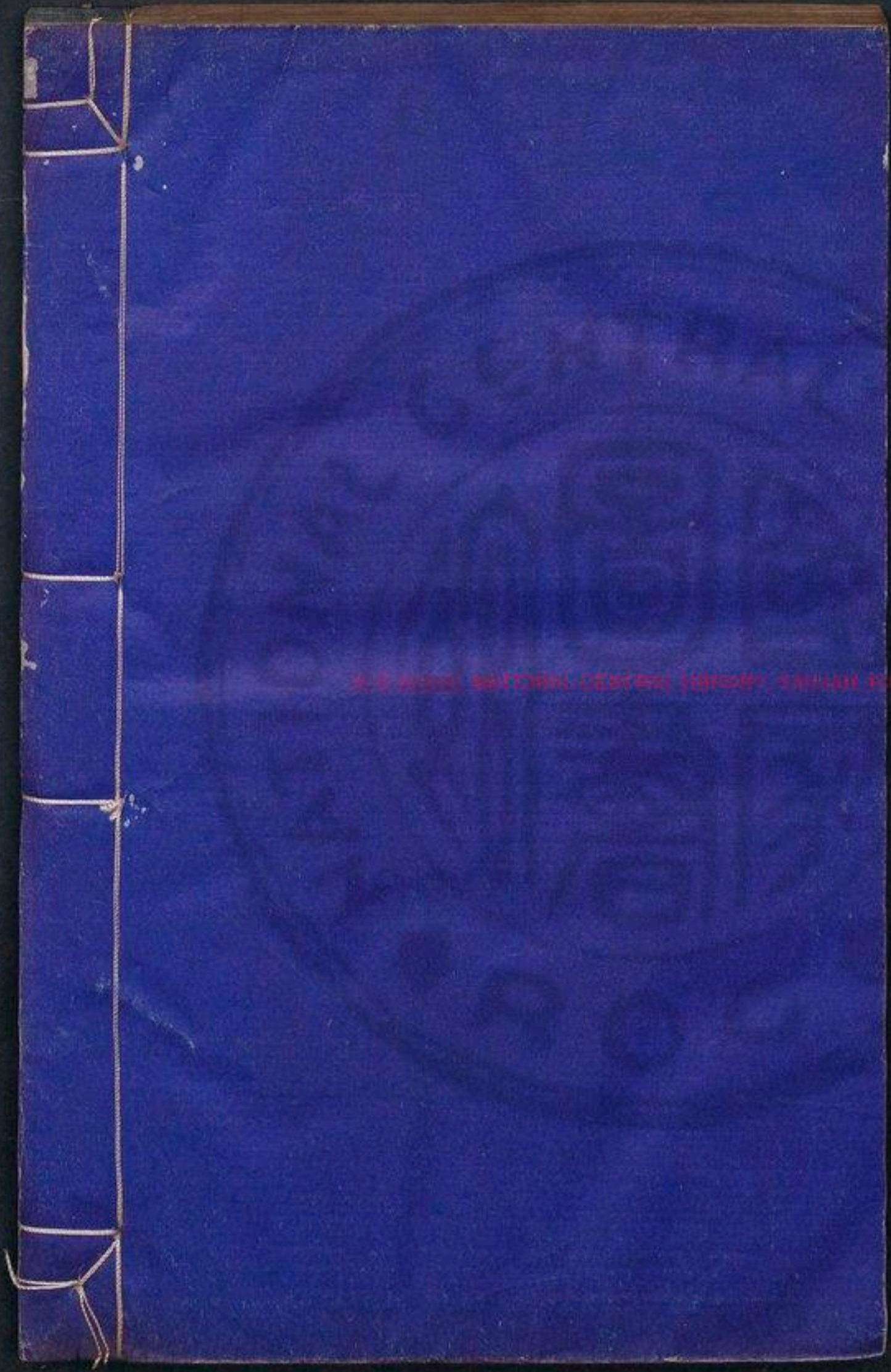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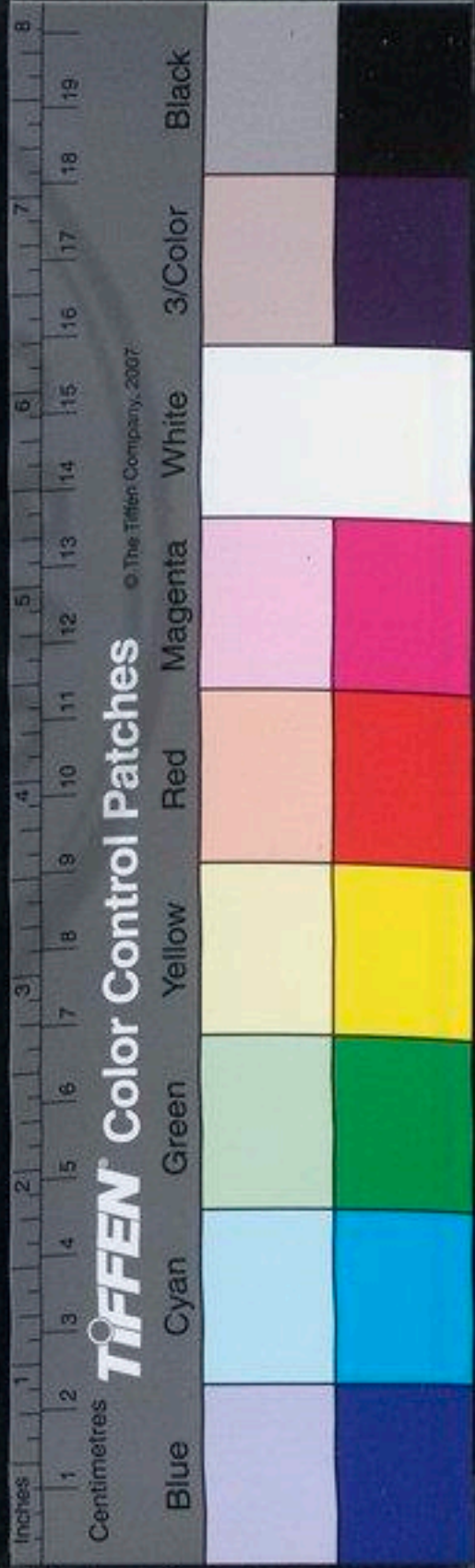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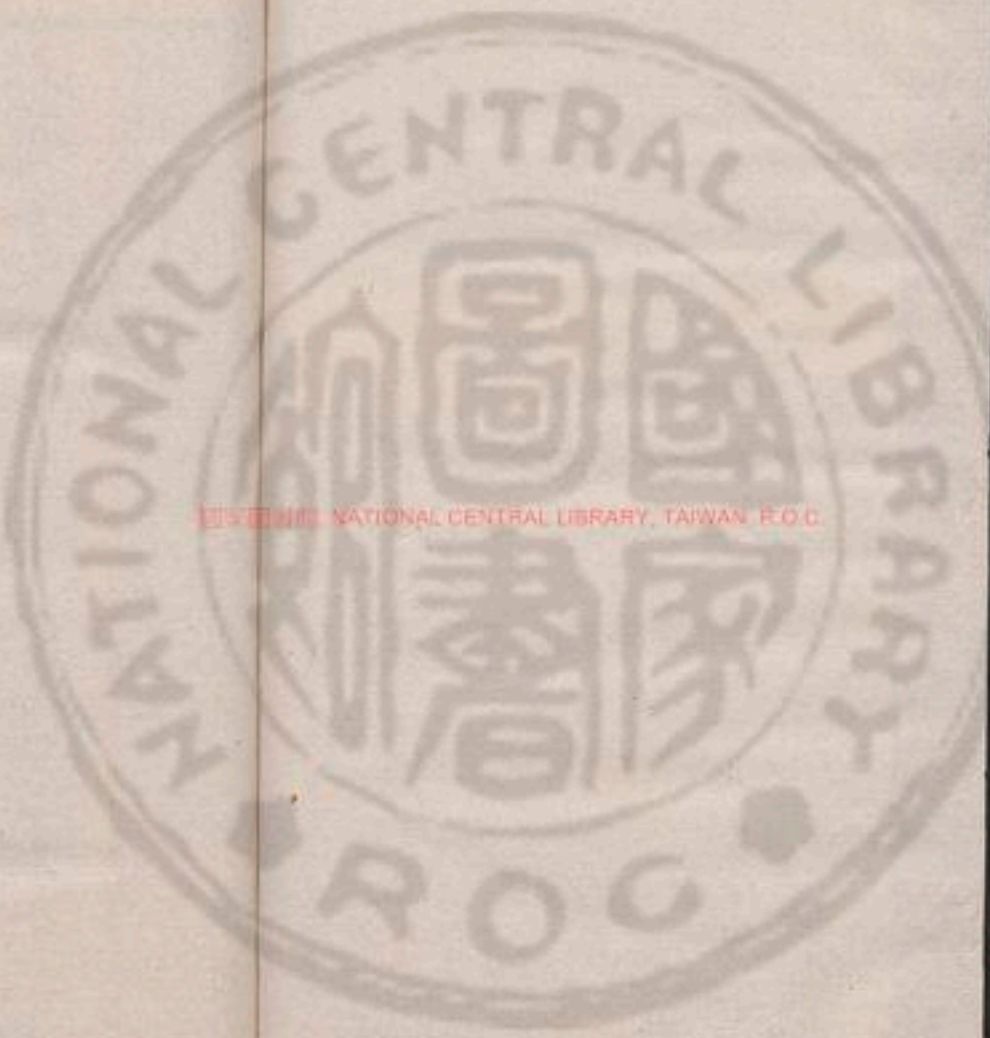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洋文庫 資料センター 蔵書印 資料番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493174 v.43



讀雜史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過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澁難曉自文倣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伐商事其文間有明白者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祭公解史記解穆王謹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



也王佩解亦相類自周祝解至銓法解不知其所指
終之以器服解而器服之名多不可句

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
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
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
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其有也戒之教弗行弗思
至無日矣

諸橫生盡以養從生盡生盡以養一丈夫橫生萬物從生人也

一丈夫天子言兆民所奉敬天子也文傳解

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

天道未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
耳目役心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
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武順解

水泉深而魚鱉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
官有材而賢歸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
民自來此謂歸德大聚解

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日月俱
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
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厯舍于十有二辰凡四



時成歲春夏秋冬各有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
氣雨水春分穀雨夏至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
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又三月中氣小雪冬至
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夏數得天百王所
同商以建丑為正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
敬授民時巡狩承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 周月解
謚法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學勤好問曰文
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謚
一而義不同如此曰武者五曰恭者九其他類比

時訓解

民至德光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德於人

之攸忽咎起於人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以
言取人人飾言無庸飾言事王王貌受之面相誣
蒙難至而悔將安及 萬良夫解

不幸在不聞過福在愛諫尊在慎威 王佩解

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以有人天下
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

右明白有理可讀者

謂惡幸諸侯以朝賢人而已獨不往謂五年之積者
霸愚恐周初興時無此說謂武王既勝殷庶方不



服者分師俘之凡敷國九十有九服國五百六十
有二愚按此與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之說相反然
孟子亦有言滅國者五十又謂殷之五子亡伯禹
之命周胥興化亂是與五子之歌相反謂湯將放
桀先居中野民皆歸之桀乃致國於湯湯不受桀
南徙千里民復奔歸湯桀又徙魯民歸湯如初桀
復去湯乃放桀而復薄又以國讓三千諸侯而後
即位是夏商乃禪也非伐也恐亦未必然
右可疑者如此

謂武王將起師伐商召周公曰嗚呼謀泄我今朕
寤有商警予夢為商所伐

右可參訂按周自太王肇基王迹實始剪商商
周勢不兩立勢或有之謂周無心得天下而非
漢人受命之說自歐陽公始可

子母帶粗輕乃作子以少庭味爽立于少輕

呂擊名賦輕弒紂反玷乃立五宮咸有四阿

也○作維解王會注王城既成大繁露注

垂也○交閭王會張赤命於四隅諸侯欲



以其質如醇食之胃子謂野成人能治也
此書出汲冢多類兵書後多類周誥然伐
商遷雒之事多與今尚書合而文無一語
相合將戰國之士倣而爲之歟然不可曉

國語

國語起穆王伐大戎訖越句踐滅吳分國以紀謀議
凡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類焉其文宏衍精潔
章昭注文亦簡切稱之昭謂左邱明作迹其事事必
要禍福爲驗固與左傳類然考其歲月春秋傳以謚
識趙襄子觀公也然及此晰猶倣仰仰爾憐爾必繼

刑言必主恭敬周衰之崇虛邪說一語無之是足詔
萬世也

召穆公謂民當道之使言而不可防蒞良夫謂利當
布之上下而不可專此萬世不刊之明訓足以進
之六經正不俟厲流痼而後知其言之足信也甚
宏之見殺特坐右劉文公以預晉范氏亂耳若曰
天之所壞不可支而罪其城成周則凡國家中微
皆當棄之不爲而爲之輒爲逆天乎且天亦何嘗
不欲支人之國耶





賔服者享荒服者王遠王也一農祥房星也立

一墾一報墾也王耕料民料數也三墾

戰國策注地震陽伏而不能出杜伯射宣王於

郭注謂殺杜伯非辜穆王丹朱馬房全丞全

也升房丞殺丞解謝拆之古人之導四方天

根抗氏之間也天根見而水涸呂呂姓呂夏大

成王不敢康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

能定武烈也泉注曰隰母子相權物輕而休重

權子物重而以輕榛格濟濟作感世氣曹好曹

右周語

魯臣謀議雖必於典禮抑亦其文自三家日強公室

日卑礼於何在惟季冶為季武之給使迎襄公而

璽書繆以取下為下人叛既而知其使予欺君也

致祿不出此為知礼

右魯語

管仲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使說諸侯異日卒以

押闔亂天下者此殆其作俑歟

右齊語

晉文公讀書三日曰行未能忍間則多矣其臣趙衰

行年五十字學彌惇悼公之幼事單襄公也立無
跛視無還言敬必及天嗚呼世豈有不學而可以
為國又豈有空文無實而可以言學者哉

女戎

史稱戎必豕牢文王抄家使豕牢而得

也

逆旅而舍之也 容 附注以下服地自要無德而

隆猶無基而厚庸

春秋司馬侯謂悼公曰羊

也

紀人子之善惡而月之以楚語謂王使士壘傳之

之

申叔時告之曰敬九京趙文子與叔向游于

也

愆日淑歲臻后子言指孟也壘培荷實所佳

入海化為蛤雉入淮為蜃蛇成螫蓋石首成邑

小曰大
曰蜃

右晉語

方幽王時史蘇謂鄭桓公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
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周衰晉楚齊秦必將
代興謂楚之祖祝融司天齊之祖伯夷典禮嬴之
祖伯翳能議萬物以佐舜晉則武王之後惟晉在
也已而皆然然其所由興者非其道矣其子孫之
責歟抑世變歟

祝融

祝始也九藏胃旁光賜勝并敷極於女萬

絜弧箕服實以周國宣王時有童謠云有夫



路哀棄路之女夜
收之長爲褒姒

右鄭語

觀射父對昭王重黎之問稱古者民神不雜自少皞
哀九黎亂夫人作享民墮於祀顓頊受之乃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
常是爲絕地天通其後三苗九黎之亂德堯乃育
重黎之後以至夏商故重黎世叙天地而別其分
主愚謂楚俗尚鬼淫祀至今觀射父之論極其本
本源源矣

楚發也見三拜
右楚語

古之邇讎人而見殺者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具水
邴歆閻職戕懿公於圃竹晉長魚矯殺三却於榭
魯圍人犇殺子般於次閻閻親見殺於越夫差忘
不共戴天之讎而甘其子女士木之啣此豈足與
謀國而子胥依之不去復強諫取禍意者進專諸
以殺君僚進要離以戕慶忌進孫武教兵禍楚以
鞭親嘗北面平王之尸胥之禍結在吳有不容逭
者歟

天王

越之行成於吳曰昔者越廢旁擊越五大
國得罪於天王注云廢越廢曰廢越五大



夫若成

范蠡

大夫種

右吳語

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惟范蠡一人且其言曰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請從會稽之罰陳誼堅謙而不可破吳滅即行曾留刻蠡真烈丈夫哉

子胥曰

三江環之

民無所移

注松江錢塘浦陽也注二國之民三

非吳賊越

及越欲釋吳

范蠡諫曰

與我爭三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又戰於五湖注云五湖

太湖也反湖又越總書出三江之

口入五湖之中越伐吳路也按五湖即今太湖

則三江似指今吳松江口書注遠引他水者非

又秦語越王禽之於三江之浦

困鹿空虛

方曰

困決日

從甲至甲為周語注

初吉

初吉

初吉

初吉

右越語

戰國策

甚矣三代既降人才隨世以就功名尚皆依倣先生之餘至戰國而後肆無忌憚也管仲之所營者功利



也然必假大義而後能致諸侯之服從子產叔向之
所優者詞辨也亦必昭舊典而後能却強國之侵暴
更春秋入戰國七雄爭強風俗益變雖使管仲復生
盟誓已無所施雖使子產叔向可作辨命已無所恤
惟日夜惴惴然謀所以侵人之國亦日夜惴惴然懼
人之侵其國利害交戰志念搖蕩士生其間始習爲
揣摩之術以軒輊之朝秦暮楚倏寒忽暑舉四海生
靈之命盡簸弄於將士三寸之舌諸侯明知爲其所詐
而不敢問明知爲其所敗而不敢殺何也忤於此必
與共國也嘻其無忌憚也固宜然今考其所說揣摩
大要不過合從離橫兩端要其節目不過獻地於彼
取償於此或陰合以緩兵或中立以乘弊之數說展
轉相因無非故智投機輒用有同套括如馮章獻漢
中給楚即張儀之獻商於給齊如陳翠說燕太后質
子即左師壘之說趙太后質子獻珥立后昭惠所用
伺楚即薛公所嘗伺齊夜行自喻段產所用說新城
君即白圭所嘗說新城君忠妾進酒之喻蘇秦嘗用
之以鉗燕蘇代復用之以鉗燕王斗說齊宣王爲冠
必使工爲國不使工而使使僻魏牟說趙爲冠必待



工爲天下不待工而使幼艾他日客有謂買馬必待
工者亦此類也淳于髡謂兔大俱斃田父取之蘇代
謂蚌鷸相持漁人得之他日陳軫謂兩虎俱斃一舉
盡得者皆此類也甚至道聞土根之鄙語蘇秦既施
於孟嘗而施於季允_向以他有美女之細術張儀先
用於鄭襄以取金後用於鄭襄以脫身儀秦於戰國
所謂傑然其間爲游說宗師者且一說而一身獲用
之况於其餘固可槩見特以天下分裂辨說交馳此
之不容彼之必讐言一時諸侯不得不屈以聽之其所
既并而爲秦場_也見賊也_也諸侯_也以_也推_也

下於治者也而反以助天下之亂尚得謂之士乎愚
嘗謂戰國二百餘年間惟魯仲連正名義止帝秦爲
天下士惟孟荀明王道宗孔氏爲萬世士彼紛紛者
不足言士

前輩謂蘇秦約從秦兵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乃游士
誇談本無是事今觀戰國策謂齊之君王后事秦謹
王建四十餘年不受兵謂孟嘗君用馮諼之言相齊
數十年無纖毫之禍實則齊建日爲秦侵削至孟
嘗君亦止滅無唯類戰國策出於其徒自爲之故類



張皇欺世如此

世之罪秦者謂其廢封建也壞井田也然封建非秦所餘井田非秦所壞也秦秋戰國以來諸侯之得地者皆縣之則久矣其封建之除也自作兵甲田賦以來諸侯之與人田者或萬畝亦久矣其井田之壞也以德相服諸侯無敢變法易令計不過五帝三代始興之時爲然人止政息各逞其私自炎帝政衰以相侵伐自此暫定復擾極而至於七雄如蠶淫蠱毒聚衆毒於一器不併滅於一則不止秦特蠱毒之最後

後哉

魏惠王問公叔座病座薦其子公孫鞅且曰弗能聽勿使出竟惠王謂其言悖鞅果之秦而魏日削策曰此非公叔之悖惠王之悖悖者固以不悖者爲悖愚謂戰國亦何事而非悖哉惠王不能信座之言固悖矣座爲人父而屬其君殺其子非悖乎鞅爲人子而削其父所事之國族非悖乎且史記載鞅爲座之中庶子中庶者官稱非嫡庶之庶也策



之所載亦自悖矣

戰國之臣惟斂弄其臣以竊富貴甚者倚勢於國而取重於人之國又甚者給取其祿而反禍其國或竊祿其鄰以自禍其宗國忠於所事者惟虞卿

國語之文出一手戰國策多脫誤不可曉韋昭注國語簡明高誘注戰國策不全而存者亦未必盡然如天下陰燕陽魏直以燕北魏南南北勢相表裏耳注乃云陰小而陽大誤矣如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韓春勸秦取之以齊秦劫魏此謂魏出齊女而

謀立秦之質子異人而說太后弟陽泉君曰子異人賢才也注云子異人名語若以子異二字為人之名而不以子字為公子之子又不以異人二字為公子之名語亦不白矣

柱國見東周府秦一注旗以青與赤為文赤與

白為章見秦孝已竊高宗之子三川秦二注

樽見秦四注末路行百里者必於九十里此舜古

字見秦上舍居之上舍見齊一獨處唱之唱作

與國相為黨與也由逆見齊二樂茶與鬱雷門

齊二注見五大夫杜據說楚取趙是子之五大夫



其遺環焉吾將仕之以五大夫安語助秦稱
秦使五校大夫王陵伐趙見中山安移見趙
注一鑿子武舍十有文見策與鵠冠接手也
見趙四肝夷姓名也魏作于菜也見魏二注前
注忘和謂冠之前字子見生也摩箕山代王妻
和也見魏二注子見生也摩箕山代王妻
飯以安平尾擊殺代白璧見術注也
王其姊摩并自刺

吳越春秋

太伯三讓而周興季札三讓而吳亡以季札為賢王

季其不賢者乎札周之後也不慕其前文人而區

區慕一曹子臧且闔閭為亂札反為之使晉以觀

諸侯之變曾不聞一語諫止何耶吳之有季札猶

宋之有公子目夷也日夷既遊位襄公襄公用節

子諫圍曹諫求諸侯諫楚半濟而不擊又諫襄公

雖不用而目夷於宗國之義盡矣札偏憂他國之

存亡於宗國獨忘言焉又何耶然則札未得與目

夷比其聞於後世者博學耳

子胥之所當讎者費無忌也楚既為之殺無忌滅其

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則子胥亦

可已矣而至鞭平王尸世豈有不忠而可言孝者

哉夫差不可與言功成不去而強諫取死且厲其

子於齊鮑氏以聞終聞者之口又幾於聞者之為



何也

吳越春秋紀越王出師次第令人興起於千載之下
然多誣誕全賴野史如謂湛廬之劍水行入楚如
謂公孫聖既死三呼三應如謂天美禹德使百鳥
還為民田如謂越絕無祀有人生而言語自稱無
余君之苗裔如謂越之恆山白瑯琊一夕自來如
謂天生神木一夜而大二十圍如謂越女教劍見
袁公飛上樹化為白猿如謂子胥之靈能拒越兵
以須髮射人誣誕至此豈作史垂世之義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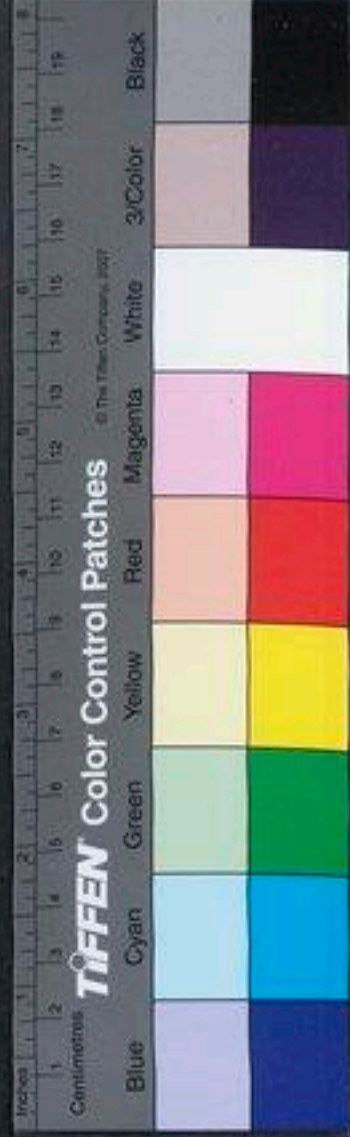
越絕書

作繪自閻闔燕功臣始 水府越王食處

越絕之義取句踐功成能絕人之惡於理既無當矣
謂子貢所作又疑子胥所作而所載乃及建武二
十八年何其自為矛盾耶其書大抵祖襲吳越春
秋而文則雜而不倫矣

史記載楚滅越殺無彊諸侯子爭立於江南而吳越
春秋載無彊卒子玉立玉卒子尊立子親始失眾
自句踐後立八王皆稱霸徙瑯琊者二百二十四
年而供於吳越絕則謂無彊名之侯之侯子尊尊
子親親失眾楚伐之走南止此為不同





就李

印史記

越五

越勝

湛

魚腸

吳三

劍龍

奈河

文干

莫耶

以鑄

姓名稱

金

出越

絕

計

倪

早木

凡則

處

火

則

三

歲

處

水

則

三

歲

處

水

則

三

歲

處

水

則

三

歲

處

水

則

三

讀雜史三

春秋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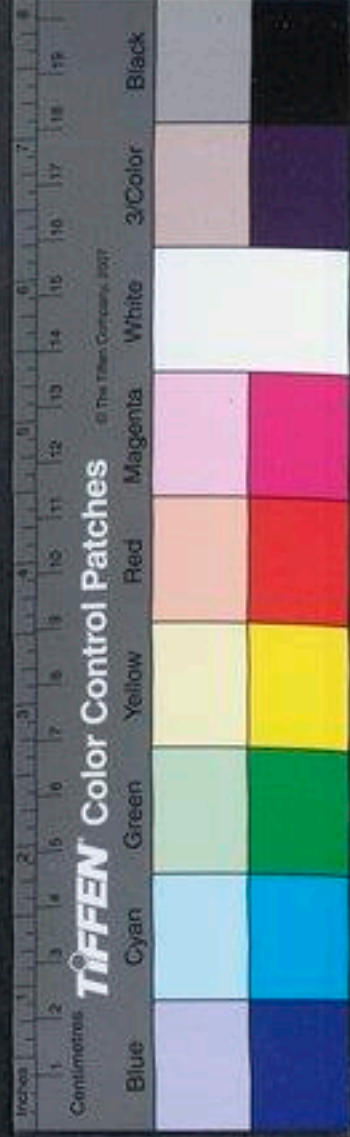
翻竹湖李參政

王世紀

自平王迄敬十三王書於經者凡十二事前此未言
天王法天之號自春秋始前此未書原師衆大之名
自春秋始凡皆致意於本原欲因其不正以及其正

齊威公

然其義而錄其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
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陵而？帖



就李

印史記

越五

越勝

湛

魚腸

吳三

劍龍

奈河

文干

莫耶

以鑄

姓名稱

金

出越

絕

計

倪

早

木則

凡

歲一

則

歲處

讀雜史三

春秋世紀

翻竹湖李參政

王世紀

自平王迄敬十三王書於經者凡十二事前此未言

天王法天之號自春秋始前此未書原師衆大之名

自春秋始凡皆致意於本原欲因其不正以及其正

齊威公

然其義而錄其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

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陵而？帖

陳液聶北而狄退鬻投過魯而我弭費而
以前衣裳不敝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正孟子
與其爲盛此凡威公定霸之目九國叛而萌振矜
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賤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
則外憂啓滅項則衆志離會下則家法墮霸功亦以
不終矣

宋襄公

宋襄伐喪以立威則非仁致夷以謀
無功而又階亂

稟承勤王特爲求諸侯之計春秋亦沒其行事爲國
五年當僖公二十八年晉楚之爭乃開夷夏之盛衰
不止一國之得失方六摯晉侯以書之抑楚之深故
與晉之亟也然以晉視齊城濮之功雖多於召陵温
之事雖敏於葵丘三會諸侯莫有不至雖盛於威公
而威公得江黃不用於伐楚而文公則諸非致秦不
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威公會不迹三州盟不
一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威公寧不得鄭不納王
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也矣此子



所以有正論之辨

晉襄公

襄之繼伯由毅之功而春秋不書君將獨言晉人
喪不興戎義不可也方文公之沒敵國並興襄公夏
戰殺以却秦秋敗箕以剪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
間三敵悉退可謂有霸者之略外患既息舉動即異
伐衛則損威會公孫敖則毀烈士毅主盟則權散陽
處父救江則謀怠其規模又淺於文公甚矣

晉靈成景厲悼公

三歲三伐鄭不能顛覆却之師景公蟲牢馬陵及蕩
之盟雖得諸侯竟莫駕楚屬公交剛敗狄會京師伐
秦戰鄆陵勝楚會鍾離成吳四鄰無虞而諸侯反貳
蕭牆反危惟悼公年十四即位入國之明日逐不臣
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能服諸侯得鄭
而駕楚然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平公繼之五
盟六會而溴梁之會授權於大夫宋之盟授權於
狄昭公一會一盟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晉日由
矣頃定之世私門強者是貳吳楚強者是平黃池聖

猶以霸擊晉

晉文未霸以前別紀

晉自鄂侯後入春秋皆為曲沃殺奪武公始并晉國春秋皆削而不書

魯

謂春秋多內魯之文尊魯之至者書魯以備也家法不設君柄不收故多變故

蔡

蔡自宣訖成十二君以宗盟之長汗於事楚而不知

憾一時終為楚所并

曹

曹在春秋十五君事夏盟最謹與諸侯敢睦惟偏而無禮不能自立病於戎困於晉亡於宋

富京八年

衛

衛在春秋十一君兵爭最少人才特多與魯俱稱望國而適廢亂兄弟爭父子睽變故繁興云

鄭

鄭近三國而介燕魯定之間其春秋之末或其初



罪人其後轉移於七穆之手有罪不討又爲諸侯之
罪人

滕

滕之可考者纔五君其與諸侯睦其事霸主謹惟偏
而無札故逼於宋畏於齊楚無以自立

邢

邢滅於衛衛文之罪著矣而邢不度德不量力不親
親與狄伐衛以速其亡其罪尤大

得尤焉必未有罪聖人以伯書明周公大封同姓之
宗左氏以爲太子朱儒必不然矣凡皆姬姓

微國世紀

莫號焦滑之屬皆同姓自尋斧於本支

陳

陳舜之後國於荆河迤強楚而遠齊晉堅於事楚抑
得已故聖人不忍貶絕而十二公悉著冊

杞

文之後而用
聖人不忍絕也故書于一侯二



三伯二十八因其善惡而著之

宋

宋湯之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常書公以列於諸侯之上反覆十三君行事未有可稱而聖人拳拳焉特以著三統之相承明王澤之當續尔

廢爵世紀

齊

齊自僖公入春秋參盟晉命諸侯以稍稍宗嚮之矣公霸業雖墮乎孝公猶世為諸侯之雄景公授政

許初從齊猶未病也齊霸既衰一意從楚而終為鄭所併

莒

莒近齊福於齊最甚而又怙其強暴首入人之國取人之地春秋夷之略見於經

薛

薛諸任之國自奚仲為夏車正而遷于邳仲虺為湯三相而居於薛然自入春秋以來役於宋福於齊臨以齊晉微弱無以為國矣



邾小國也交鄰睦事霸謹君臣多賢庶幾守禮義者
故能介數大國之間與春秋始終迄戰國而未亡

邾

邾

小邾亦曹姓之國介在海濱畏齊事魯而偏於宋乃
能以禮通諸侯與春秋始終焉叔孫昭子於其賦菁
莪有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邾

邾微乎微者也立所出以爲後春秋書曰莒人滅邾

紀季入齊紀侯去國矣

微國

微國如魯入極鄭取戴齊人降邾之類聚以紀之以
見周禮之衰

夷國世紀

楚

楚在春秋始曰荆繼曰楚始曰人繼曰子蓋當時夷
狄之爲中國患未有若楚人之暴且又有方城以爲
有漢水以爲池有呂之田以禦外有申息之垣



以備內有威莊其平也昭爲之君有子文孫叔子庚
子木子蕩爲之臣所能世抗齊晉與春秋始終至靈
康以後雖專令諸侯喪敗相尋矣然春秋書法之嚴
則又以其私竊名號而夷之尔

吳

吳姬姓之長春秋以其假竊名號而夷之其始也晉
方患楚未暇憂吳其後吳甚有意於駕晉又其後吳
所爭不在晉而在楚又其最後楚亦不能強而吳之
所患者在越矣

之戰河曲之戰暴兩國之衆與效十年報復之師更
四君而未已秦之爲狄其始於穀之戰歟

越

越少康之後入春秋有九十餘年始見經常不過以
國稱僻陋甚矣獨句踐與吳之事可以勵臣子之節
蓋越自楚靈之強嘗從之伐吳而闔廬之立遂因以
仇越是以夫差敗於檣李而懷必報之忿及句踐困
於夫椒而遂成不釋之讎仇吳之念隱於柔服之初
蔡吳之計蓄於封豕食豚之時而沼吳之志卒逞於



生聚教訓之後二十八年間所欲盡從興事造業者可
以略觀之矣

戎

戎之類有六曰山戎比戎姜戎雒戎茅戎陸渾之戎
東遷以來恣睢莫甚威大振治戎之旅而戎始戢
及晉惠之反誘戎遷於伊晉襄之霸挾戎戰於穀其
勢不得不至於陸渾耳時徐吾之役既平茅戎於周
而後敗王師是齊有攘戎之功晉有致戎之罪

狄

威畢力治楚置狄不問無損霸業之盛晉自景公諸
侯盡離而閉南關以北尋治狄之忿雖剪除之功居
多捨內事外霸業衰矣

夷

夷之微國如介如徐如舒如庸莊偃以後累累而書
巴以人稱甲潞以氏稱鮮虞麇咎如以號稱皆聖人
預爲中國慮齊威之霸能帖荆於召陵而不能止江
黃之伐晉文之霸能致秦敗楚於城濮而不能保郟
六之不亡小國尚安以待而不奔走於夷狄故崇屬



於秦鄭屬於吳沈徐胡鍾屬於楚勢不免焉尔

春秋臣傳因蜀人王當元編而以前見爲評

魯

臧氏

盛哉臧氏之代不乏人也僖伯諫觀魚哀伯諫取郕鼎至臧孫長復能以言立後之卿大夫皆宗之方東門襄仲之子歸父欲去三桓季孫行父欲追怨治其後獨臧宣能斥以後之人何罪皆可謂賢也已臧武仲以智稱乃阿季武子之私廢長立庶卒見惡孟氏

魯桓公生莊公復生慶父叔牙季友莊公薨叔牙欲立慶父季友殺叔牙而立閔公及慶父弑閔公季友復殺慶父而立僖公季友雖於次最幼而殺二兄立二君勢最强叔牙之後爲叔孫氏慶父之後爲孟氏與季氏爲三桓而季孫遂爲稱首季孫行父相二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最號賢者然強私家弱公室小廉適足爲濟私之具東門歸父謀去三桓及宣公之死行父宣言於朝欲修怨焉曾謂賢者而有是乎嘗僕弑逆以寶來奔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行父命



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固失之矣然行父人臣盍以
逆順告諸君以君命出諸境乃可耳君命而已反之
何其自尊且自謂有舜大功二十之一亦豈臣子之
所宜言乎一傳而季武子遂四分公室而專其二甬
傳而平子遂逐其君使死於乾谿習於惡既熟不復
知惡之爲惡而勢亦駸駸難返矣故至季栢子之世
雖以夫子子路不能盡墮三都栢子生不用孔子而
死囑康子康子舍孔子而召冉子是皆習於惡之既
熟膠於勢之難返雖有良心亦陽爲空言而止尔

季友爲醜莊叔嗣封傅子穆叔視三栢子孫爲最賢
季氏三分公室穆叔獨不可固請而後盟之猶使其
乘之人獨盡爲臣季氏瀆盟伐莒穆叔使晉被執臨
危守節不以貨免既歸出見季氏指楹曰雖惡是其
可去乎是亦異於季孟之心矣雖以妖夢溺於豎牛
二子穢焉此私門之禍不足以掩其公室之義昭子
以庶獲繼不以豎牛立已爲勞而殺之日食不伐鼓
知季平子有異志平子出昭公昭子實從于齊謀納
公不果而祈死其志爲可哀亦是世穆叔之賢矣叔



孫雖不賢子路之謀墮三都也尚能順之墮郈

孟孫

慶父以逆誅公孫敖以淫逐而子孫乃多賢敖之二子文伯惠叔兄弟相及其奔於莒臣民所生之二子亦耻以惡聲聞文伯之子蔑是為孟獻子孔子稱其加人一等孟子稱其有友五人其後信子亦耻不閑於禮聞正考甫鼎銘而囁齧子學禮於孔子斯皆可謂賢矣然邠氏伐季氏而共執郈昭伯殺之使季氏得逐公於齊者正懿子也仲由謀墮三都叔孫氏已

儀之為禮而已耶

端木賜

子貢欲免齊伐魯耳乃一出而亂齊破吳強晉霸越率天下而兵其禍豈止墮鄰國哉且用帛欲為亂而反教之以孤主制齊可乎謂賜而為之何足為賜謂非賜所為其辨說之辯雖儀秦不之及何物史臣能偽為此是當缺疑

子家羈

子家羈聞昭公將伐季子之謀而不洩既伐季氏季



氏請以五乘亡勸公許之不听公孫于外子家羈後
亡備嘗艱難公薨于乾侯季氏欲仕之而逃持心堅
正義不忘君進退審動與理合魯之羣臣未有賢
於子家羈者也

齊

管仲

苗周之初伊呂皆得聖君而輔之而又諸侯皆未強
大故有德易以興其後諸侯爭強其勢不歸於并滅
不止而生民之禍烈矣管仲起其間先以法制富國
萊不貢而楚服鄭伯逃歸不盟則亦却其太子華之
讒而鄭伯請盟力既足以勝然後假仁義以行之故
能不以兵革而一正天下其有功生民豈細哉然自
開闢以來功利實自此始後世皆陰用其術而陽諱
其名功不及之而禍反滋焉此君子所以不貴倖成
之功雖當世賴之而識者譏之歟

晉

六卿

范氏 中行氏 智氏 趙氏 魏氏

中行氏 趙氏

魏氏

智氏

晉稱六卿雖下陵上替之積子孫至於分晉名教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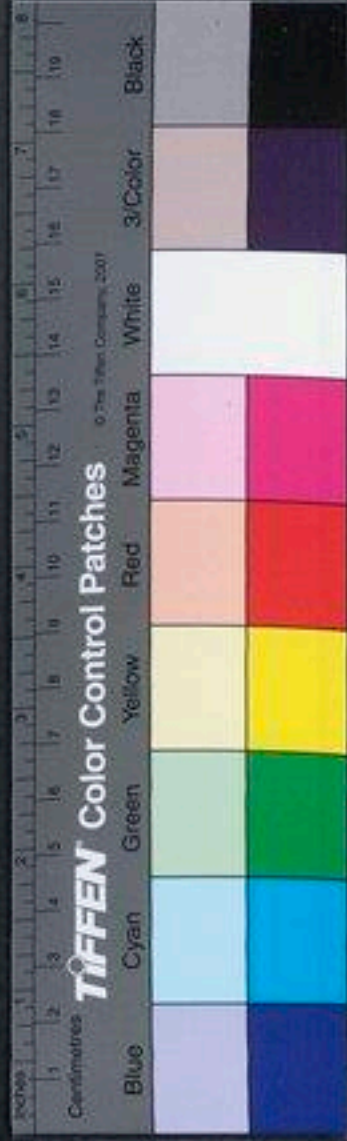
之然其初興皆才智有過人者君子取節焉未可盡
以下體廢也抑亦以才智而能守正者其范氏之士
變中行氏之荀吳知氏之荀彘趙氏之趙衰趙武魏
氏之魏絳乎士為教獻公盡殺游氏之族又以術驕
魏而滅之此小人之才耳士會得政晉盜奔秦其才
為可知將老而戒其子變以從二三子惟敬庶知本
原者然會晉人也存秦即侵晉仁者為之乎惟變也
不矜功不受賂謂外寧必有內憂而不事爭強視其
時為獨能守正若荀也愛其子缺之故盡殺變氏
僅以滅潞為功抑未矣如庚如偃才皆碌々惟吳也
不受鼓之叛者鼓方竭而後取鼓再叛猶子之田而
使其忠臣相之視其時亦為守正至寅即與范吉射
攻趙氏而覆宗矣此中行氏惟吳為可稱也知氏之
有荀彘迎立釐公修政施德再避楚師兩所鄭平皆
不責人而求之已功刻於晉為中興而未嘗有一毫
苟以成之之意非守正而能尔乎趙衰審所可從而
獨從重耳視荀息里克等溝瀆愚見天壤不侔勤王
定霸未嘗不告君以正趙武承其餘烈幾漸復與薄



幣師侯歸邑齊魯以信自將不虞楚之詐厥功茂焉
趙簡子殺趙午納陽虎斬德非少獨以受周舍之直
諫晉人懷之子孫勳殆亦趙衰趙武之遺休尔魏
擊尚力不足以訓而絳事悼公毅公弟楊子之僕遭
值明主超將新軍三駕而諸侯平九合諸侯而尚勉
君以思其終殆皆於其正焉基之此趙之趙欒趙武
魏之魏絳皆可以守正稱也若魏舒舉平縣大夫謂
非賢於人不可也然滅公族而縣之舒實賴焉縣大
夫得人正其植私之計左氏以爲孔子賢之吾斯之
未能信韓氏之可於者韓宣子也然反戚田於衛致
薛田於周正矣易縣於宋求玉於鄭何不能推其類
乎善乎蜀人王當之言曰豈禮義可爲於顯而弃於
幽耶否則國可弱而家不可以不強也

狐偃諸臣附

狐偃重耳外祖而傅申生驪姬之難教申生逃不果
卒杜門不仕其子舅犯從重耳於秦偃雖死不敢教
之貳犯遂佐晉安天下功光前人其積有自來矣狐
夜姑乃不量己怨陽處父之易其位擅殺以逃復返
於狄豈夷之不可華也哉荀息從君於惡強立非所
當立之奚齊卓子皆陷之圯墜子傅當立之申生顛



受驪姬之間持兩可不救遂成事極矣齊卓子已
立爲君乃犯大不韙以殺之之二人者之死曾自經
溝瀆者不若也好忠而不好學其弊乃尔亦可悲矣
慶鄭一諫惠公之背秦而不听卒誤其君而陷之敗
此凶人耳瑕呂飴甥辨於秦以歸惠公其辭粲然足
全國體於晉亦有一時之功冀芮教夷吾賂秦求入
視舅犯之教重耳天淵不足以喻高卑矣文公既立
尚執迷不悟而謀作亂宜一絕矣冀缺乃以敬德嗣
興執晉國柄卻至不忍一婦人之笑而伐齊修怨卻
英超將中軍城濮之戰策勳第一乃以忠憤不顧而
唾卒於自討讖者悲之使其幸遇明君豈至是哉伯
宗事君以忠用兵以義卒爲三卻所害豈亦不能善
用其剛者歟州犁奔楚曲爲逆圍之謀忝厥父矣司
馬女齊不齊魯肥杞而能勸晉游楚言必本理叔向
所相與始焉終焉者可謂賢矣祈突外舉不避讎內
舉不避親至公一枕可詔千載士伯瑕多知天道其
子弥牟常勤王而責宋之不共亦足名家陽處父輕
易夜姑之位而見殺幾於自取苗賁皇雖有功於晉



終不免楚人狙詐之習此無足云惟叔向也何多文能以礼信爲國超然一時乃違母命以女禍覆宗悲夫

介推

有功名之士有澹泊之士介推雖從亡特澹泊而浩激之人耳出無共濟艱難之謀甫入而文公遭變祿米暇及推即憤怨而去雖推不去亦豈若趙衰舅犯輩能佐其君以興晉哉推反讎三子爲貪天之功過矣

宋

公子目夷 尚成 樂喜 華元

柰何哉向戌辨偃陽之邑以歸諸公乃自詭弭兵而求公賞邑爲善不根於實心有時而必敗耳樂喜責向戌之弭兵謂無威則驕亂生則滅凜然憂國之盛心雖一介夫之死猶哭之哀良以不貪爲寶力辭獻玉其心純乎公故也華元殺楚使而致兵未爲善量勢者蕩澤之亂國賴以安

衛

石碻 祁子

孔達 懼

孫良夫 林父

甯莊子 武子

北宮文子

蘧伯玉



石碣大義滅親此不幸處人道之變非所忍言石祁子執親喪不忍以嗣位故佩玉卜兆是不足以見人心本然之天乎孔達不量強弱桃晉取禍自經溝瀆曰利社稷恐善謀國者不爲也孔悝以舅甥之親出輒而立蒯曠自衛而言父子之名雖順自悝而言君臣之分則垂夫亦當感輒以人心天理之正不可則去之耳孫良夫違衆犯齊旣敗則又依晉以敗齊專而生事國何賴焉其子林父逐其君獻公以戚叛歸晉之反爲臣而執其君何哉其爲盟主也甯莊子扶逐獻公甯喜欲納獻公反弑殤公爲惡滋甚善惡固不繫其世耶北宮文子善規人之國遂伯玉於獻公之去國復國也皆避而不與善處亂世殆東漢郭有道之徒歟然有道未嘗居其位

鄭

七穆

穆公之子十一人子然士子孔先卒子孔專而見殺子羽不爲卿存而顯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卬子豐是也然多骨肉相殘惟子國之子子



產賢又惟子罕之孫子皮知其賢而授之政子產沒
後賢而有禮者子太叔

吳

季札

季札生纓夷中以禮義智識聞天下聞樂而知古人
之治亂歷聘而知列國之興衰燭照龜卜莫喻其明
矣然其至其父壽夢始大壽夢賢而欲立之不可其
兄諸樊讓之不可其兄餘祭餘昧以次相傳必欲致
位於季又不可餘昧之子王僚嗣立而諸樊之子闔

令尹子文 孫叔敖 沈諸梁

楚介在遠夷而雄於中國夫豈偶然之故哉令尹子
文爲相四十年家無一日之積孫叔敖身已貴而意
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國有人焉若此國欲無與得
乎沈諸梁當白公勝之亂國人望之如父母一舉而
定之功成不居亦賢矣哉

秦

孟明 百里奚 蹇叔

孟明不知鄭之不當襲又師出而輕雖王孫滿尚幼



猶知其必敗雖再敗之餘鼓勇焚舟不過晉不與爭而已豈嘗有功於秦者哉秦之能霸穆公之賢而秦固強耳世乃以其焚舟之勇傳誦為美談不知秦晉報復暴兵千里更四君而不休皆孟明啓之外誤其君內違其父不才孰甚耶其父百里奚聞闕險阻浮沉亂世一為穆公所禮致即薦蹇叔一老隨事略言應輒如響惜穆公用不盡其才而反用其子爾

讀雜史四

東萊大事記

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首書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又別為大事記之解題首載伊川春秋傳序蓋記以上續春秋解題以上續左氏傳而載伊川傳序所以明春秋之義而寓所以繼之心也溫公作通鑑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後於獲麟七十八年始於三晉大夫封諸侯特以繼左氏末年載智伯事蓋自處以史而已大事記既以繼獲麟之絕筆而入通鑑以終



猶知其必敗雖再敗之餘鼓勇焚舟不過晉不與爭而已豈嘗有功於秦者哉秦之能霸穆公之賢而秦固強耳世乃以其焚舟之勇傳誦為美談不知秦晉報復暴兵千里更四君而不休皆孟明啓之外誤其君內違其父不才孰甚耶其父百里奚聞闕險阻浮沉亂世一為穆公所禮致即薦蹇叔一老隨事略言應輒如響惜穆公用不盡其才而反用其子爾

讀雜史四

東萊大事記

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首書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又別為大事記之解題首載伊川春秋傳序蓋記以上續春秋解題以上續左氏傳而載伊川傳序所以明春秋之義而寓所以繼之心也溫公作通鑑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後於獲麟七十八年始於三晉大夫封諸侯特以繼左氏末年載智伯事蓋自處以史而已大事記既以繼獲麟之絕筆而入通鑑以終



又皆搜通鑑之所不載豈其意未以通鑑爲足哉然
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亦惟始於三晉大夫其事惟史
雖不以大事爲名而綱目所以繼春秋目即所以繼
三傳前裁出入首尾貫通視大事記又不同矣顧大
事記多主戰國策而以史記汲冢書攷究異同其於
名義地理爲詳學者亦不容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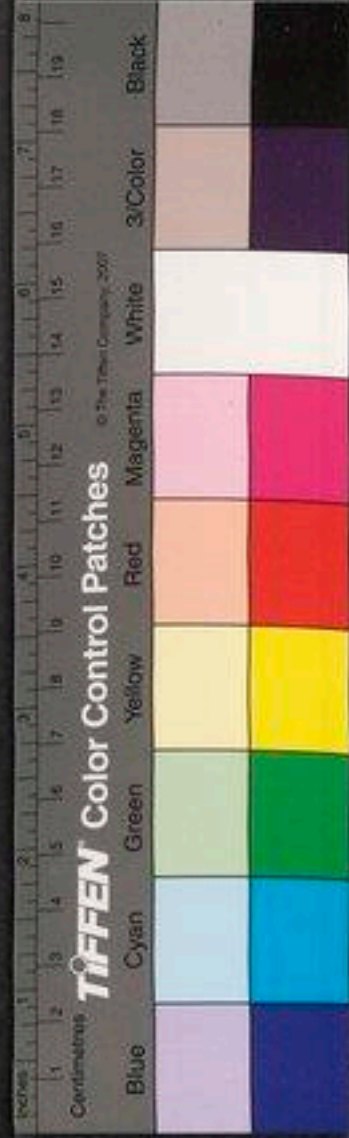
周赧王四十一年四月書孔子卒是爲魯哀公十六
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
田桓滅齊族之強者解題云樂邵胥原不微則三家

也得其情矣

周貞定王元年魯哀公及越后甯盟于平陽解題云
三子皆從康子病之杜預曰耻從蠻夷盟愚意康
子恐其君借勢於越以去已故病之與越將妻公
康子納賂太宰嚭而止同一私心豈以盟蠻夷爲
耻哉

張孟談旣爲趙襄子滅智氏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
愚謂與范蠡泛五湖同風

貞定王二十八年崩哀王立三月弟思王弑之思王



立五月弟考王又弑之考王既立遂封其弟揭於河南爲河南桓公修周公之職其後遂爲西周而東周於是又有東西周之分矣初周之方興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東都之地有二其一在河南即邲邲者山名邲者地邑周公卜澗水東者也是爲東都之王城惟天子時會諸侯則居之否則虛其一在洛陽即成周成周本并河南之總名而遷殷頑民於成周實在此洛陽周公卜澗水東者也是爲東都之下都則保釐大臣

都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惟曰河南桓公東西之名未分也桓公卒威公立威公卒惠公立秉政三世益專惠公別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其惠公獨擅河南而不復奉王斂東都者指威烈王所居之洛陽而鞏者班之采邑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食采於鞏班亦稱惠公是爲東周惠公焉至顯王二年韓與趙分周爲二東西周始名爲列國不復相闕顯王在東周持建空名於其上而韓趙分周之師意者爲西周而舉斂後五十三年



顯王之孫赧王立又自東周徙都西周特主其祭
耳土地人民政事皆西周惠公之子武公者專之
赧王十五年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末幾韓又
徵甲與粟於東周蓋東周時服於韓二十五年東
周君朝秦五十九年赧王與諸侯欲伐秦秦使將
軍樛伐之赧王入秦盡獻其邑三十六又七年東
周君復與諸侯謀伐秦秦使呂不韋滅之河南洛
陽東西周之地盡以封呂不韋自周武王至此合
八百六十七年凡東西周之詳東萊隨年攷之而

今忽錄於此
赧王之父慎釧王二年魏惠王命諸侯子白里

尊天子不克東萊曰按韓非子魏惠王爲白里之
盟將復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
子小國利之君與大國不聽魏焉能與小國立之
所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旣稱王不以周爲
天子也或者猶咎孟子勸諸侯行王道何哉

周威烈王四年秦作上下時先是秦襄公旣侯居西
垂自謂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祭白帝後十六年秦
文公作鄜時祭白帝後八十四年秦宣公作密時
於渭南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秦靈公作上下時



於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太史公續秦紀
至秦襄公作西時曰僭端見矣

威烈王八年越滅郟郟今海州方春秋時太皞之後
有任宿須句顓臾四國少皞之後有莒郟二國至
於戰國獨任國僅見於孟子

威烈王九年秦初君甥妻河用諸河以求福也戎狄
之俗也鄴爲河伯娶婦西門豹禁止之魏與秦鄰
染其俗歟索隱君甥作君主謂取他女爲君主猶
公主也

中山新市縣中山名見於傳始此及定公四年晉
合諸侯伐楚荀寅曰諸侯方戴中山不服是中山
是時勢已漸強至是武公初立意始備諸侯之制
與諸夏抗歟威烈王十八年魏文侯克中山後三
十八年其子武侯之世又與中山戰于房子其時
蓋已復國後七年中山築長城以備趙又後二十
六年魏以中山君爲相則此時中山服屬於魏又
二十年韓燕中山皆稱王則中山益強又十八年
趙武靈王攻中山中山獻四邑以和又五年趙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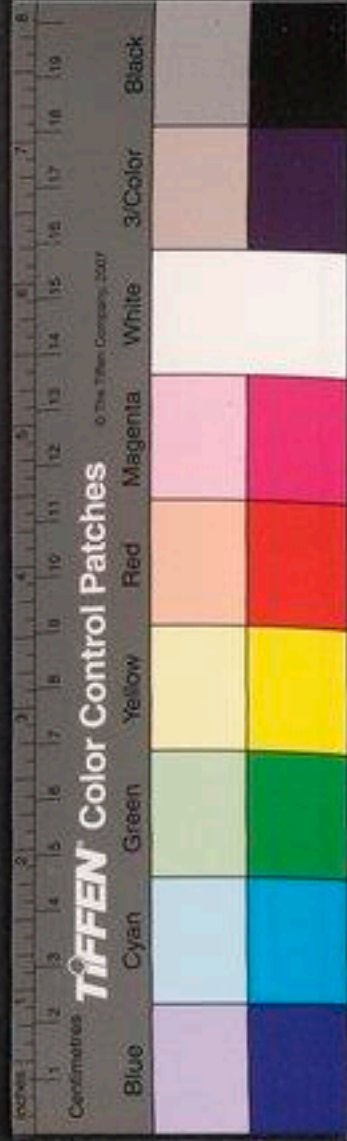


攻中山又四年當赧王十九年趙遂滅中山戰國
惟中山世系不明患故摠錄於此

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解題云
春秋後河患始於此漢待詔曹讓曰齊與韓魏以
河爲竟各去河二十五里爲隄水時至而去則填
於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患遂成聚落時至漂沒
則湛溺自其宜也愚按此年乃岸崩壅水曹讓所
言乃河溢決堤事本不同而曹讓於河患極見本
末程尚書大昌作禹貢辨其說出此

秦勃公使帶劔又百姓而劍解題曰佩玉三代也佩
劍劔也

威烈王十九年魏李悝著法經六篇以政莫急於盜
賊故始於盜律賊律盜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
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爲雜律一篇
終以具律具其加減猶今之名例律也凡六篇商
君受之以相秦遂變法又置法官解題曰法始於
伏羲而備於周雖其間有詳有略要之皆本於伏
羲也法變於秦而極於五代雖其間有因有革要
之不能大異於秦也愚意揚雄稱法始於伏羲成
於堯者殆指典章法度而言今李悝所著商鞅所



用乃刻覈戕民之具非法度之法也自蚩尤作五
虐之荆曰法至春秋始鑄刑書之類惟戮是聞及
李悝撰次諸國之法而加刻焉秦遂緣之立爲法
官愈傳愈密而民無所措手足秦之所變會變伏
義以來之所謂法而可並言哉

威烈王廿三年通鑑所始之年也通鑑始於三晉大
夫爲諸侯大事記始於九鼎震云三晉篡盜之應
周安王四年書列禦寇爲李耳之學楊朱亦師耳與
墨翟春秋後各以其學行天下解題曰列子多引
並言者恐亦借古聖人爲重如神仙則言黃帝儉
則言堯許行並耕則言神農皆起於後世耳古豈
有此哉

安王十八年秦止從死秦自武公以人從死獻公即
位始止之愚謂初政如此所以能徙治櫟陽修穆
公之政而興其國歟

顯王五年秦敗魏趙韓斬首六萬級以萬計級自此
石門之戰始

顯王八年秦孝公下令求能出奇計強秦者公孫鞅



自魏入秦用之變法秦自此強東萊謂法之始行
民亦苦之及其既久能攻戰能告訐能擯下益上
者皆得志宜孝公以為百姓果使之彼貧弱者日
以失職怨氣滿腹而不敢吐孝公安得而知之哉
顯王十九年秦壞井田開阡陌解題曰阡陌田間之
道也蔡澤稱商君之功亦曰決裂阡陌決裂云者
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
之不能掃滅其迹也東萊此語明矣又繼之曰變
井田為阡陌為之字義又與決裂相反當以朱文
考子也子弟納妻而生子則不許同居也商君初
令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及是雖止有一
男納妻生子亦分異矣商君嘗謂趙良曰始秦戎
翟之俗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為男
女之別禮不下庶人命士以上父子始異宮今商
君制禮乃過先王豈其情歟愚謂命士以上父子
異宮者屋室廣而侍者衆故於所居各為自便非
分離而各居也商君欲增戶口而使父子分離各
從征役耳非使男女有別也緣古說以欺人也東



萊猶以正禮責之何待之厚耶

顯王二十年秦初置有秩史解題曰井田既廢比閭之制亦壞故置有秩史以董之漢百官表載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滿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大率十里為亭亭有長亭長持三尺板以効賊亭停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一亭一鄉鄉有三老以德齒表率其鄉有有秩掌一鄉人有嗇夫鄉小者不置有秩

顯王三十年楚聘莊周為相愚按史無此事而列禦寇子華子凡方外橫議之士多自誇時君聘我為相而逃之其為寓言未可知又時君尚攻戰權術未必有禮聘若况之事雖孟子之於梁齊亦聞其好士而往說之非聘也縱其聘之何至預名為相而聘之就使欲聘為相何關世道而乃以所未必有之事著之信史耶

封禪書載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時在楚興師求九鼎之後東坡曰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



以為說也封禪書又曰秦滅周九鼎入秦東萊曰
使鼎果入秦則秦皇過彭城何為齋戒禱祠使千
人沒泗水未九鼎哉

顯王三十四年趙起壽陵解題曰古者凶事不豫壽
陵之名始此墓之稱陵古無貴賤之別國語管仲
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是民之墓亦稱
陵也秦記載諸君之葬至惠文王以後始稱陵

顯王四十一年魏納上郡十五縣于秦解題曰春秋
時郡屬於縣趙簡子警衆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

孝公并小鄉為大縣未有郡之稱魏納上郡後十
餘年始置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
效之歟

顯王四十五年秦惠王後元年解題曰本紀書更為
元年蓋如竹書紀年魏惠王復改元

慎靚王三年韓趙燕齊帥匈奴攻秦匈奴始見於此
赧王二年屈原作離騷愚按史之所書者國事也前
此書孔伋作中庸此已不待史而傳屈原作離騷
又非子思作中庸比也不知止書楚放屈原而疏



作離騷於下何如

赧王六年秦初置丞相解題曰丞相之名始此

赧王八年秦立芊八子為太后聽政解題曰芊楚姓

也八子婦官視千石後世婦人預政始此其異父

弟魏冉為將軍用事後世外戚預政始此

赧王十四年秦蜀郡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

二江成都中解題謂江水出岷山東南過民道縣

人歷都安縣又徑臨邛縣江源縣又東北遷郫縣

人東遷成都縣又東南過犍為武陽縣沫

從東

律也

赧王十九年趙主父滅中山酺五日周禮蒞師祭酺

註曰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漢律三人以上無

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橫賜得令羣飲者謂之酺東

萊據此謂羣飲之禁遠自周公賜酺之制亦必非

始於趙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謂酺為祭神恐未

可知而破羣飲之禁以賜酺則始見於此爾

赧王三十二年燕昭王使方士入海求三神山解題

曰此後世人主求仙之始也自齊威宣燕昭使人



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世主莫不甘心焉

赧王三十六年秦趙會澠池趙以藺相如爲上卿解
題載龜山楊氏之言曰古有以皮幣珠玉而不得
免者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全璧歸趙何益哉至
於澠池之會相如智勇不足重趙乃欲以頸血賤
之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愚按戰國策或
謂韓王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
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
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可謂得秦之情 趙之
羞也

而少紓其侵暴予之璧爲之擊缶而不敢交彼且
臣妾我而禍又速矣藺相如烈士也處萬死一生
之地安若無事何可當也龜山之論雖揆正詎我
輩書生平居坐談但有媿嘆耳

秦昭王五十二年是歲秦既滅周以秦年統諸國然

始皇二十六年以前秦固未嘗敢稱天子

莊襄王元年大赦解題曰秦漢以後初即位肆赦始
此

始皇四年蝗疫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解題曰



入粟拜爵始此

魏公子無忌卒初周赧王五十年魏破齊楚兵賴秦
救而定欲親秦而伐韓無忌曰秦有虎狼之心非
盡亡天下之國不休願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拔韓
之質以存韓安魏當是時范雎爲秦謀主以破韓
爲首務所以親魏者特欲孤韓之黨耳信陵君之
言深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其計糾率楚趙
竭力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
六國亦不至爲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

能收合諸侯以救秦之難向者用之於長當以平

未敗之前雌雄之勢殆未可量也其收合諸侯以
折強秦也實當秦莊襄王三年敗秦軍於河外走
蒙鶩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公子威
震天下明年公子即以毀廢蓋安釐王始畏公子
賢能不敢任以國政魏趙唇齒國也秦圍邯鄲公
子數請賓客辯士說王萬端豈獨爲其身計哉及
奪晉鄙軍以存趙則遂爲魏王所深讎雖迫於危
亡不得已而再用之然魏王之猜且闇猶夫人也
故秦間得行公子既廢日夜飲酒四歲病卒秦聞



公子死蒙驚始攻魏拔二十城置郡其後稍蚕食魏十八歲而滅之公子之存亡關魏之存亡如此故漢高祖自少時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十二年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卅廿歲以四時奉祠愚按四公子惟無忌有功當卅前史以矯殺晉鄙事短之東萊獨發明其韓趙魏存亡相依之情以白其心凡書公子事必再三致其意故摠錄於公子既卒之下

始皇六年楚徙都壽春命曰郢解題曰楚都所至命

曰郢都所至命曰解

及衛卒及官騎及戎翟君公及舍人蓋秦之兵制見此凡五也王攻毒燔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官者在戰中亦拜一級亦者秦之官者本無拜爵之法也

始皇十年用茅焦諫迎太后于雍解題曰本紀載茅焦言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由此倍秦又戰國策載頓弱面詆始皇不孝始皇怒謂告以山東戰國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乃震怒然則始皇所重者獨兼并諸侯耳茅焦持以諸侯倍秦恐之



非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

以尉繚爲國尉解題曰大梁人尉繚說秦曰恐諸侯合從願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諸侯可盡卒用其策大略與李斯同不過以金啗之前此范雎之散合從後此陳平之間項羽同出一術蓋亂世風俗貪鄙故此術每用每中

始皇二十六年滅齊初併天下置三十六郡內史爲首所治秦之三輔及弘農郡其後并南越閩越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合四十郡秦初三年一郊收

大半之賦實民耕桑良田以十五畝本田爲一畝田其後其賦實民耕桑良田以十五畝本田爲一畝

耶亦可疑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實田解題曰爲此阡陌之弊愚按阡陌乃井田之阡陌秦開而去之非爲之也東萊於孝公之下自載秦人之說以爲決壞阡陌今其自說乃以爲開創恐不相合此事朱文公攷之甚詳

大事記以義帝紀年恐別有見耳義帝本楚懷王之孫流落牧豎項羽以人心爲楚不平借之以從衆望所謂弁髦耳豈真天下之共主哉



張良教太子致四皓高祖不敢廢太子伊川見傳用
為納約自牖之證溫公以其為脅君而刪之二說
不同而大事記載易傳愚謂兩說自可並存蓋高
帝懼太子羽翼有人廢之必有後患而止非喜太
子之能用賢可付託天下而不廢也為史者但存
其事是非自見似亦不必刪

高帝既崩呂氏欲盡誅將相而後發喪賴酈商說其
所私審食其者乃獲免其後諸呂欲為亂又賴酈
商之子酈寄說呂祿解將印之國尊之出游獵而
太尉得入此軍以誅諸呂酈氏父子有大功於劉
氏宗社矣張良教太子伊川見傳用為納約自牖之
證溫公以其為脅君而刪之二說不同而大事記載
易傳愚謂兩說自可並存蓋高帝懼太子羽翼有
人廢之必有後患而止非喜太子之能用賢可付
託天下而不廢也為史者但存其事是非自見似
亦不必刪

教陳平啓呂氏王諸呂以保身幾滅劉氏一於機
智苟濟目前不復顧大體之所在其弊乃如此雖
謂良之不才子可矣解題謂高后欲王諸呂故諸
劉之望皆見厚則天欲帝武氏故諸李之望皆見
屠愚按呂氏以朱虛侯劉章為材武而結之妻以
呂祿之女其後知諸呂之遂謀者正此女而手殺
諸呂者皆劉章此殆天意耳若呂氏之欲誅滅劉
氏其心豈可測哉

賈誼服賦稱單闕之歲蓋丁卯也特縫侯已就國薨



嬰已死則絳灌無由證誼大事記移之甲子歲然當缺疑耳且絳灌漢初醇厚賈生年少好議論絳灌非之亦老成者之常情縱有之不可言證

謂賈誼政事疏引君當道者備缺焉

論漢用人必先曰長者舉事必先曰大體各引其證詳可讀

見文帝十年

除田租解題曰是錯驚爵之策積粟既多故除田之租稅除戍役令用晁錯募民戍邊之策應募者衆不必勞民更戍

漢京二年中書嘉德殿用之

孝武元光二年立太乙祠解題曰太乙之名古無有也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因有太乙九宮之說其說具於鍼經今繆忌新奏太乙方曰天神貴者太乙太乙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乙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是果安所從救哉元鼎五年甘泉太乙祠壇而五帝祠壇圍其下又以太乙爲尊於天帝矣

元封四年夏大旱關東流民二百萬口解題曰公孫卿謂乾封三年今四年而旱益甚正其故周之



罪而行誅何哉愚謂縱非四年而旱益甚國家亦
何利於三年之旱而必封禪以求之封禪豈為祈
天降災而設哉封禪二字已為欺罔不待四年旱
而後為欺也

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解題曰漢丞相遣使
分刺用不常置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
司隸校尉部豫州部冀州部兖州部徐州部青州
部荊州部揚州部益州部涼州部并州部幽州部
交州部凡十三

况詛其禍遂至殺兩公主殺太子殺丞相公孫賀
殺衛皇后之親黨武帝好神仙之效如此而道家
所謂度厄亦略可觀矣

吳人樓句踐之地

地南至句無今諸暨地北至樂
兒今嘉興地東至鄞今慶元

今獨州地琅琊

今沂州

南鄭

今南鄭

幽王時遷臨晉

本秦築高臺以
晉國故名

陰縣

周安王二十五年楚為
并閩以拒蜀

而距

水道之關也張儀曾
說曰於此設關不
而距并閩李傑說
公孫述曰東于四
郡拒并閩





之口史記正義謂黃池吳王夫差晉定公會
在峽州巴山縣

見顯王咸陽在渭水之北九嶷諸山之南皆
十二年咸陽也故名咸陽舊亦別名長安漢高

六年遂改商於國也於商在商州東本國之商
曰長安商於國也於商在商州東本國之商

羅史記正義云在洪州河洛伊地漢分爲河
龍兌兌音奪各遼東同馬懿滅之西晉慕容

後魏滅之其地屬入高麗唐李勣荊楚也秦
平之置安東上郡護府至德後發荊道襄王諱

改云鴻溝在義縣西北渠水東經大梁城南
荆一東經陽北在分爲二渠其一東南流爲鴻

其一東經陽北在分爲二渠其一東南流爲鴻
試縣爲官渡汜水有二一在濟陰高帝即位

京索京故城在鄆州濰縣東周見於牧誓
及京索京縣有天索城小索城蜀周元王元年

蜀始三郡高帝定天下分三秦爲三郡蜀南即

右內史武平右校尉之地蓋秦內史掌治京師
項羽分其地爲沛東二國高帝分三楚有三

郡復隸內史而軍武之世更其名楚有三
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楚彭越以東東海吳廣

漢食北河李榮長城並河以東屬之陰山與河
黃志北河爲塞又云連鄴粟北河蓋河自西域

注于海溫海意前不見復出於積石山屈而東
北流經於沂支東北經歷燉煌酒泉張掖南又

東過臨西金城天水又東北周安定朔方又屈
而北流爲北河秦之轉輸率三十鍾致一石

方與趙縣名山東秦漢間於山北山南山東山
內在今屬懷州在天下之中故指此焉道屬河

山以表地勢見高祖十一年解題此焉道屬河
夷稱道

右地理



關內侯

有漢武帝元封七年封關內侯無感

飛

中丞相 高宦者故

三老 漢法

九賓 周謂公侯伯子男

五百 見諸書

右官稱

北闕

未央宮雖南嚮以北闕為正門名玄武門

門缺蓋謂冀

冀也記云云額成廟

而或 果思 其形若采思 亦秦平斗補 櫛衡

尺鄭玄云 桐音 屬車 同末者侯有威車九乘

一乘 憤 所謂貂蟬也 奉維 諸侯乃加其武將首

為 爵 始 表 其 貴 賤 其 後 貂蟬 同 拘 音 鈞 宅 也 秦

稍 稱 作 頰 題 謂 之 憤 貂蟬 上 拘 音 鈞 宅 也 秦

以 拘 玄 黃 屋 左 轟 車 以 黃 纒 為 蓋 又 以 毛 為 撞

儀 漢 遂 為 定 制 行 謂 東 轎 為 行 如 始 皇 紀 行 所

幸 有 言 其 即 所 作 東 轎 也 王 人 所 升 降 士 冠 禮

所 以 答 而 賓 客 褚 稽 見 文 帝 處 幼 奴 書 曰 比 余 漢

虎符竹使符 鈔虎符第一至第五文 鈔以銅



五寸... 各分其半... 守國用... 發兵遣使... 令伍符五五... 在保之符信... 百石朱... 左雜

右宮闕器物

龜貝... 赤側... 重不... 右錢幣... 盧石... 竹虎... 相連... 漢被... 駕... 上... 酒... 者... 數... 以... 陸海... 倍稱... 頭會... 法酒... 來置... 盧石... 竹虎... 相連... 漢被... 駕... 上... 酒... 者... 數... 以... 陸海... 倍稱... 頭會... 法酒... 來置

陸海... 倍稱... 頭會... 法酒... 來置... 盧石... 竹虎... 相連... 漢被... 駕... 上... 酒... 者... 數... 以... 陸海... 倍稱... 頭會... 法酒... 來置

六符三也每二星上皆為天一中為諸大夫下為庶人星皆明則太平故曰
甫周報王十九年中山醫苑大哉醜被黑
註謂醜者為人物故害之神因祭醜而與其民
以長幼獻醜焉統謂祭醜而民相獻醜則必合錢
為之故禮記曾子曰周禮其書醜與東萊云漢
二人無故群飲罰金四兩詔橫賜得令群飲謂
之群飲之禁遠自周公賜
醜之制亦必於於也

右雜類

東萊先生呂氏作大事記將以上續春秋
下訖五代天不假之年修至漢武帝征和

三年而絕筆矣大要括類史記漢書之重
凡散見表志而不載本紀及其餘諸傳涉

秦漢事者總為大事記及參訂諸書異同
使之歸一或與易置其先後及考究地理

制度名物纖悉者別為解題又始於書序
詩序及論語孟子及時事者與太史公自

序胡五峯假陸賈對而終之以董仲舒策
再為通釋其書凡三其用工甚至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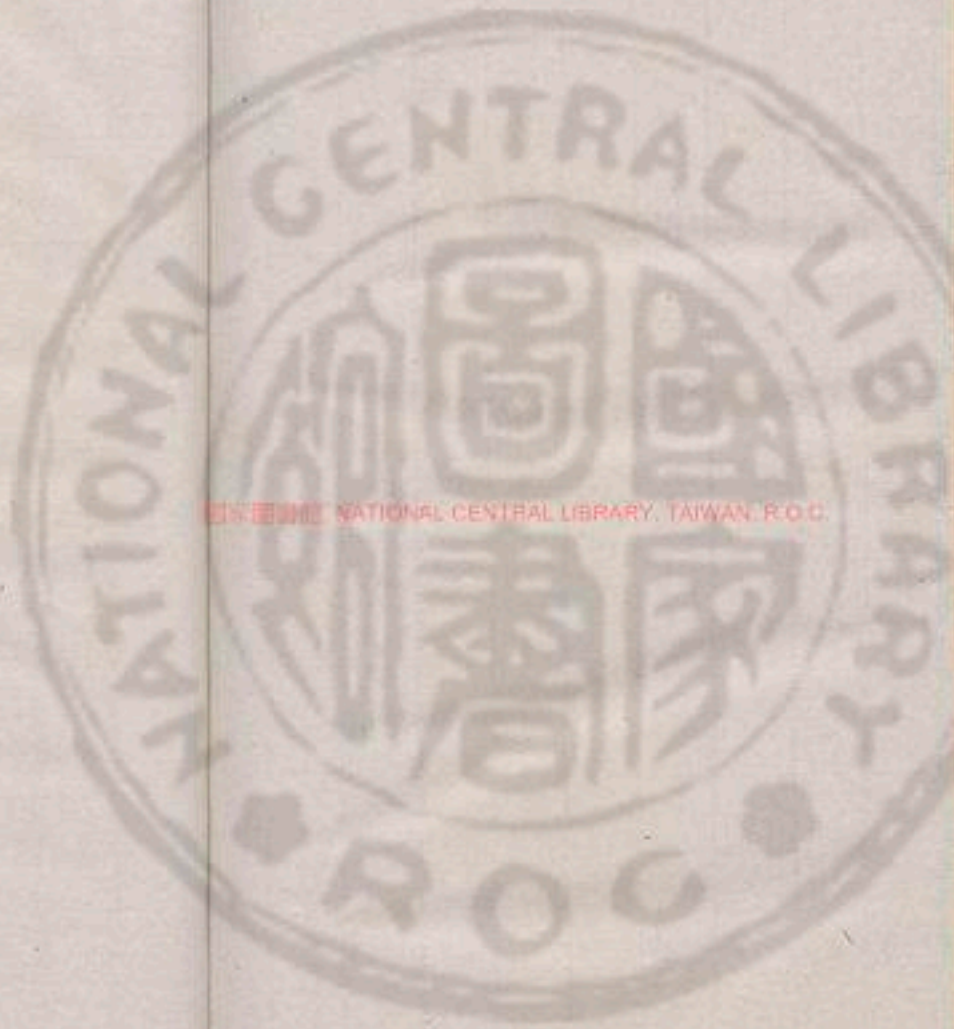
甚詳晦庵嘗見其書於身後答書於
弟而稱之他日答沈叔晦書亦言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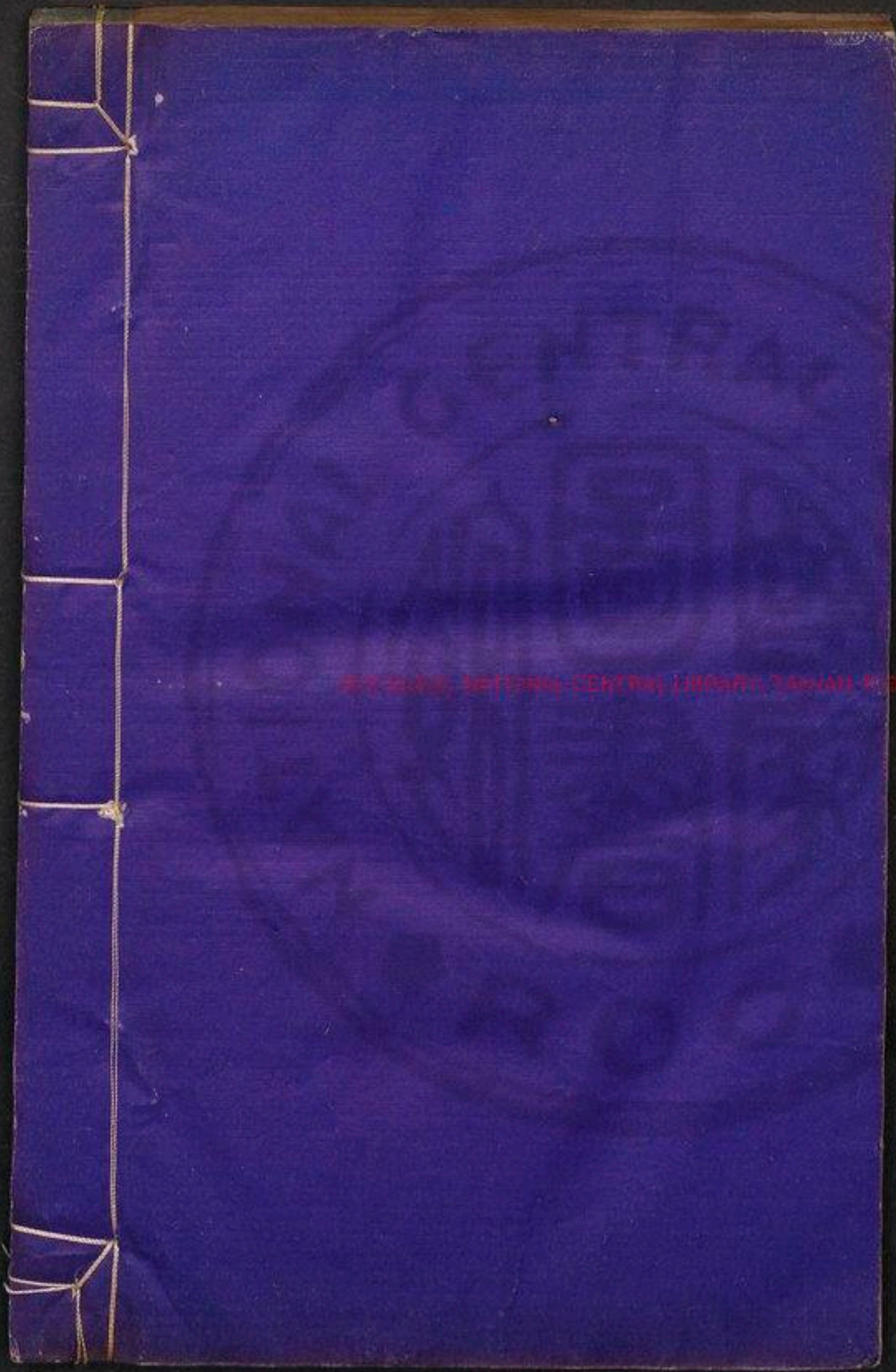
惟人畢記有益此其大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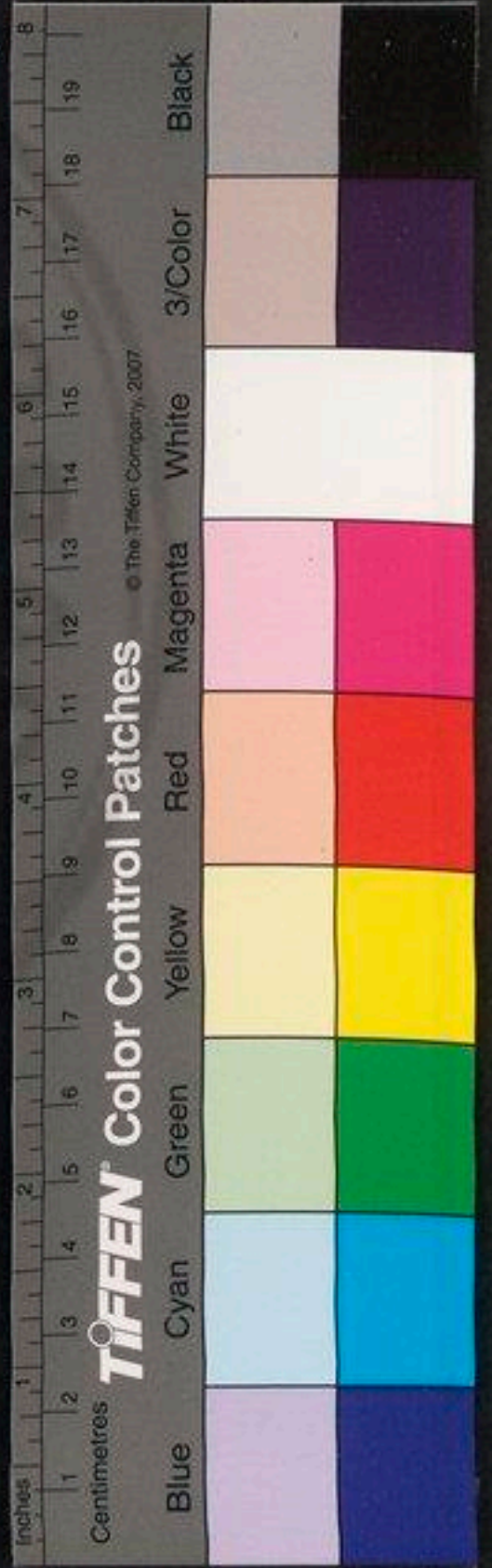
茲
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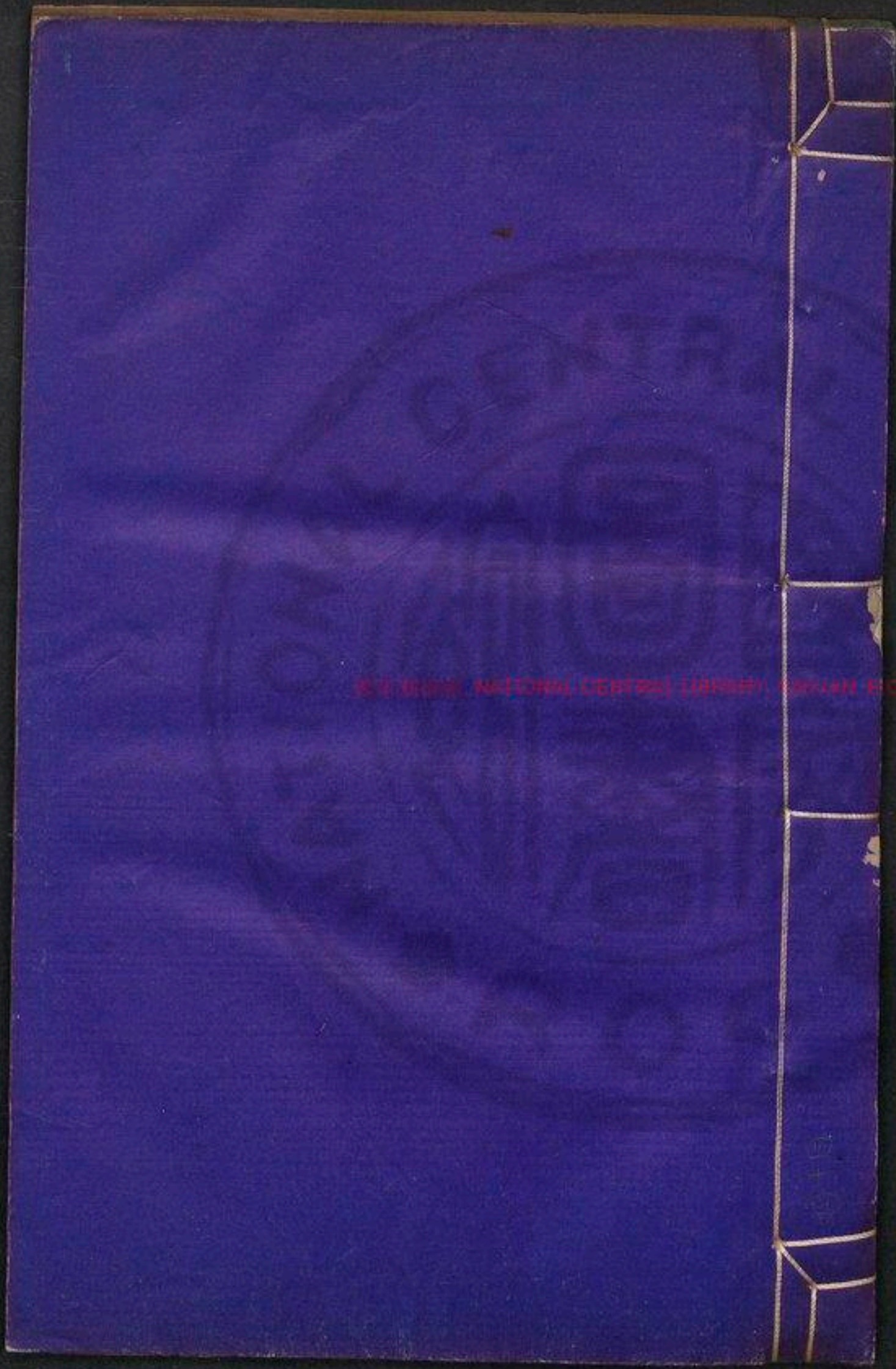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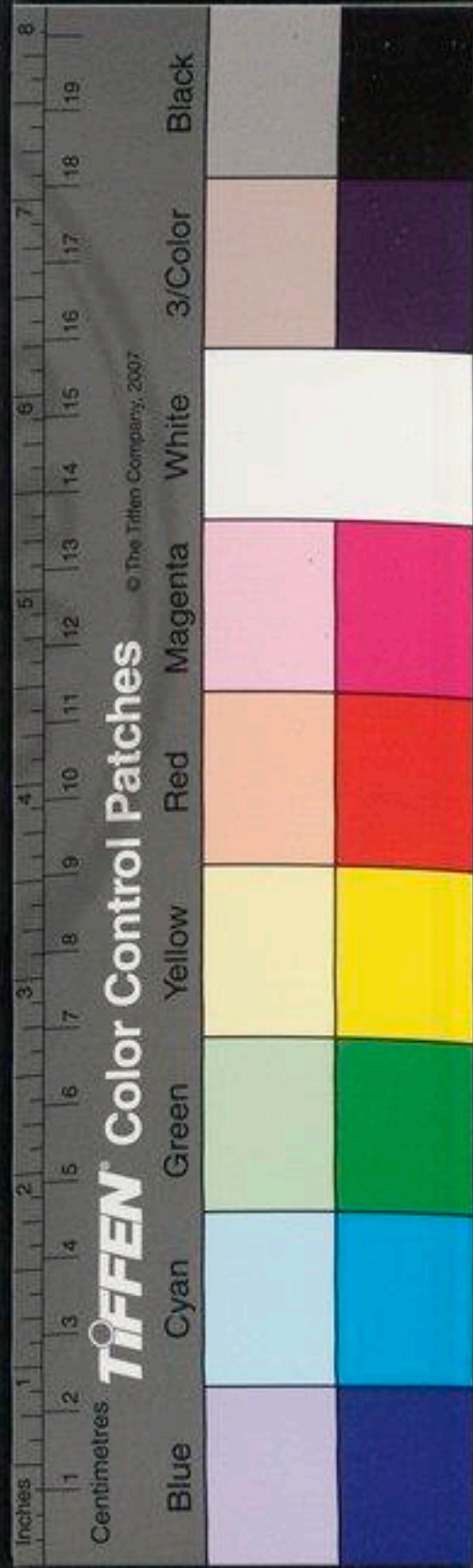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fm 51/0873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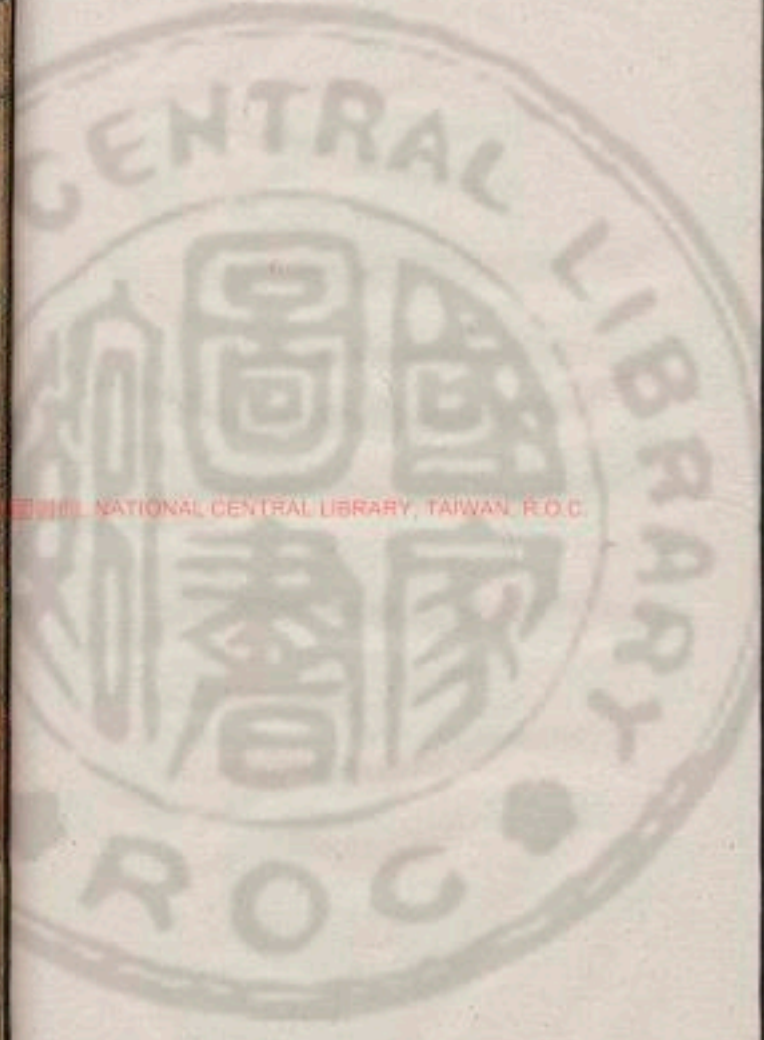


慈谿黃氏自抄分類卷之五十五

讀諸子

老子

老子之書必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為之異端之士私相推尊過為誣誕如序稱葛仙翁所作謂老子出於無始之劫以道為天地萬物母至周衰道不行始西去不知洪荒未嘗以治稱黃帝堯舜之治皆以仁義禮樂初無用乎老子虛無之道聖王不行而周衰初非老子之道不行使道不能行而去之則天下於老子之道何賴而劫者後世佛氏之說不當淆



入以論老子也至八十一章之前直謂河上
空中授漢文帝其事發於裴楷不知漢文帝
十三年僅嘗勞軍及郊唯未嘗幸河上而裴楷乃晉
人非漢人也一本作裴他又未詳其何人且史稱河
上丈人爲安期生之師六傳而至蓋公蓋公尚在文
帝之前河上公豈當文帝之世其說不經全類市井
小說略不知古今曆老子之書又甚矣姑辯其妄而
錄老子書之有補於世者因其舊分二章

保身章第一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身與骨氣孰多其害必大費多
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之足常足輕
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柔之能剛弱之能強強梁
者不得其死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善
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天之道其
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損有餘而補不足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違其咎功成名
遂身退天之道

保國章第二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
侯得一以天下正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



善下之夫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
天下先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治
大國若烹小鮮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爲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拘之未生於毫末九層之臺
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聖人無常心以百
姓心爲心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
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見小曰明守柔
曰強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荆
棘中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佳兵不祥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戰勝以喪禮喪之令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後辨

其書謂道非明民者見之偏欲總仁葉菴

者言之激翁張子奪者陰謀玄之又玄者被自
不知其所以言何詰焉

莊子

莊子以不羈之材肆跌宕之說創爲不必有之人設
爲不必有之物造爲天下所以必無之事用以眇未宇
宙戲薄聖賢走弄百出茫如定踪固千萬世詼諧小
說之祖也然時有出於正論者所見反過老子老子
一說可錄者不過卑退自全莊生之說可錄者往往
自白中節今隨其篇錄下方



篇

爲善無近名緣督以爲經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
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是之謂大戒是以走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
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兩喜必
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剋核太至則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安時而處順

而不可不損者禮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愛
人利物之謂仁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
爲天下周此不易之道也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
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
尚齒行事尚賢

雜篇

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 貴賤之分在
行之美惡 平爲福有餘爲害物莫不然而財其
甚言也



後世 莊子之可錄者固過於老子然其悖理者
則又甚於老子蓋老子隱士之書而莊子亂世
之書也其所以變亂天下之常者不過借天下
之不常以亂其常如饕餮食蔗則謂民食芻
粟者為非正味如巨盜負篋則因謂緘滕防盜
者為盜積如瞽者不見文采聾者不聞鐘鼓則
因謂文采鐘鼓為無用於是乎混而殺之謂是
即非非即是而是非之兩忘於是乎復蕩而空
之謂人不必有材心不必有知而天下生生之

後世禪學之所自出也是非之理判然安得而
使之無人生而有血氣必知安得而使之無果
如其說心定神全入水入火不驚不悸猶可也
安得而不焦不濡此固天下所必無之理童子
猶將笑之柰何其文奇說誕人情易惑雖老師
宿儒反或溺之耶嗚呼悲夫益火其書

道家者流謂黃帝上天謂老子西出關為長生
不死之證然黃帝之墓好道之漢武親過之老
聃之冢好道之莊子親載之莊子生於戰國六



經之名始於漢而莊子之書稱六經意莊子之書亦未必盡出於莊子

荀子

余讀荀卿書然後知昌黎公之不可及雖歐陽子最尊昌黎公其議論亦有時而異者大抵誦述正論於義理開明之日易辨明正理於是非迷謬之世難自戰國縱橫之說興而處士橫議之風熾極而至於莊周并收一世之怪大肆滑稽之口以戲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天下之正理世無復知于斯

漢及唐皆尊老莊其間溢出而為禪學者亦莊老之餘漲而荀子嘗斥老聃為知誣而不知仲斥莊周為蔽於天而不知人其說正由由漢及唐之學者相背馳宜其不之稱也獨一昌黎公奮自千載無傳之後破除千載謬迷之說尊孟子以續孔氏而表荀子以次孟子卓哉正大之見孔孟以來一人而已其闕繫正邪之辨為何如哉迨至我朝理學大明三尺孺子亦知嚮方矣老蘇以傑然不世出之才反獨遠追

器

縱橫之學此與荀子正相南北哉昔之疑之歐



陽 一見乃驚嘆以爲荀子夫荀子明儒術於戰國
縱橫之特而老蘇祖縱橫於本朝崇儒之日同耶異
耶而謂蘇爲荀耶或者特於其文而言之耶
後辯 昌黎稱荀子大醇小疵世之因而指實其小

疵者曰非子思孟子也曰謂性爲惡而謂爲善者
僞也若然則豈止小疵而已哉余觀其非子思孟
子蓋其妄以知道自任故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
繼孔子之傳其意盡於篇末可見其失正坐不自
量耳至其以爲善爲僞則其說雖可驚其意猶可

遂墮一偏而又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媚爲
深愛而後世以爲邪古以佞爲能言而後世以爲
諂荀子之所謂僞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
精遂犯衆罵不然何至以爲善爲詐僞之僞也哉
惟其本意之所指初不其然此昌黎姑恕其說而
指爲小疵歟抑荀子之小疵雖其議論之近理者
亦或不免不但非孟言性而已也大抵荀子之所
主者在禮而曰禮之敬文也則禮之本於內心者
殆未之深考故其議禮之效惟欲辨分以足用



其於論王伯曰粹而王駁而伯曰義立而王信立而伯幾謂王伯無異道特在醇不醇之間至於內心義利之分則略不之及又謂能治其國則文繡爲當然而厚葬爲無害其與他日譏齊威淫泆而猶許其有大節者無以異然則使荀卿而用於世亦不過富國強兵善致鄰國成霸功爾

荀子注於駑馬十駕之下云有缺文愚按駑馬十駕功在不舍此二句正相聯屬若曰馬駑而能致十駕之遠者功在於行行而不止耳又於父之戈良器也牛矢至賤也而鑄之是自褻其良也君子與小人聞之譬也若曰千鈞之弩爲鼷鼠發機云爾何未聞之有

揚子

揚子終篇稱王莽之勤學過於阿衡是豈可齒善類猶以知尊孔子得名諸儒然自漢武以來孔子之褒顯尊異爲已久正不待揚雄而後尊而此時亦非有異端之可闢如孟荀不幸生處士橫議之時也迹其言議况多粗淺首章謂空侗顛蒙恣于情淫是既不



知有物則秉彝之理矣如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
教人又其次也亦豈孔門之旨耶孔門之學致知思
辨爲先而雄遠以行先之學不厭教不倦仁智兩盡
之事而雄反以教人又次爲言果可爲法言之首乎
愚嘗謂孟子之論于其心故可以繼孔子之傳荀子
之論止於事故不能知孟子之醇楊子當正論已明
之後不過掇拾緒餘以盜名故雖以溫公之渥厚終
身爲其所欺表而尊之與曹操預正統等而世亦終
不謂操爲西伯謂雄爲孟子也公理昭昭天地間是

文中子

文中子之書以易老並言以釋老與儒爲三教蓋亦
六朝流習耳亦其言議多有近理如曰廉者常樂無
求貪者常憂不足如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干可以理遣如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多奪問
何以息謗曰無辯問何以止怨曰無爭然要其指歸
大要亦不出老子慈儉之說於聖門未有得焉至其
主標枝野鹿之說謂上無爲下自足至治之代人老
死不相往來則習老子之說而不之考也古者鴻荒
之世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聖人者作教之以相生



相養之道然後漸有倫理以趨於治太古何嘗有治
至後世聖人然後有治耳且上果無爲則下亦烏能
自足耶若夫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德與無爲而以
戰言雖老子未嘗道甚至借聖門以掩釋老之弊謂
詩書盛而秦滅非仲尼之罪虛玄長而晉亂非老莊
之罪齋戒修而梁亡非釋迦之罪嗚呼晉則長虛玄
矣梁則修齋戒矣秦果成詩書者乎嗚呼曾謂文中
子而有此恐亦後世附會之爾

曾子 近世劉子澄

曾子之言謂知讓然彼彼而爲之其雖稱而後然其
不合於理者蓋寡若云與父言曰吾子與子言曰孝
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承兄皆世俗委曲之語
而良賈深藏如虛又近於老子之學殊不類曾子弘
毅氣象若樂正子下堂傷足之事尊其所聞則高明
行其所知則光大之說亦皆粹會此書亦有足觀特
以天圓地方之說爲非而謂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
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雖務博而未必然

子華子

子華子晉人程本子華其字自稱孔子與之傾蓋者



也事亦見劉向序其書謂趙簡子欲仕之逃而之齊
館於晏子簡子死而反於晉以卒蓋本其書多晏子
答問之辭未知然否書凡十卷雖本老子虛無之說
而能自攻其徒欺誕之語且薄孔氏而其文亦蔚乎
可觀賢於諸子遠矣要亦不可以治世而向乃悲其
不遇余謂縱不生齊晉間亦豈有遇世之正學哉今
釐其說之正偏爲二

公仲承問黃帝采銅於首山作大鑪鑄神鼎於上
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程子曰否甚

人主好高而慕大以父生輕舉而羨慕者夫生而
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甚
矣世之好譎怪也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
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憇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
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
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黃帝之鑄鼎是
井中人之譬也晏子曰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
氏怵戒於塗髹子華子曰土階塗髹之說野
人之所稱道而傳所不傳者也夫堯舜之備



物也如此為有所謂上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
有所謂塗糝以自休戒者凡其辨誣如此皆說
之正者也

太初胚胎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
曰玄栖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
玄栖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精
又曰大道生二元縱而守之為三極衡而施之
為三紀上只為為三才通於一萬事畢凡皆
虛無而無營不理如此善弗去亂未央也又曰

管子

管子之書不知注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
手然諸子惟荀卿揚雄王通知宗尚孔氏而未知其
僅用於世果何如餘皆處士橫議高者誣誕下者刻
深戲侮聖言壞亂風俗蓋無一非孔門之罪人其間
嘗獲用於世而卓然有功為孔子所稱者管子一人
而已余故讀其書而不敢忽為之復熟再三而條列
之大抵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
道家以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斷隱語以為怪管



衛游季氏於魯濟蒙孫於楚以親附四方之諸侯方
是時齊之勢駸駸乎如晉斯達乎狄反不量德而伐
之齊於是請救於諸侯諸侯之來救者皆以其所獲
予之惟北州之令支不來則稱兵而伐之齊之恩威
遂四達於天下而猶未試也乃教諸侯足民食兵備
乃教諸侯正君臣父子乃又罰其不盡君臣父子之
道者夫然後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莫不賓
從而夷狄以服中國以安蓋自東遷諸侯爭強僅同
泥中之鬪獸未嘗有一念能出於兵爭之外至管子
始書勸農桑而示以租稅繼以講信修睦及以論功
矣若輕重篇則何其多術哉管子雖多術亦何至如
此之屑屑哉伐莒薪冬煮監三萬六千鍾爾謬稱妨
農而春禁之使價長至十倍乃糴之於鄰國得黃金
萬一千斤復請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焉築
陰里三墻九門使玉人所刻為璧者乃石爾謬請於
周非彤弓石璧不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珠
穀帛於齊以易石璧焉北郭掘闕而得者一龜爾謬
以十乘之使百金之裝賜其家為中大夫名其龜曰
無貲之寶以質丁氏粟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費至四



千金焉。其張無為有善於富國如此，穀賤將流而
他也。則以石璧聘困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以
償貸也。則以石璧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夫
之家不恤其族也。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財
發粟，死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縮素朝，豪家使爭藏
粟為備，侯賈長四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振之。
凡其轉虛為贏，善於足民如此。通枕莊之水，以致鳧
鳥，商人挾丸彈而商以貧，沐途旁之樹以絕遊魚，農
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

木去樹枝也商重農輕，則下令藏

者不行，於是盡知困窮之數。

窮力弓弩多匡軫

也。則下令聘鵠鷓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自無

臣軫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杠柴池，使牛

馬罷絕皮幹筋角。

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

低與昂，善於權民。

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戡鄰

國焉。嘗一朝素營。

千金即以虛聲攻萊而盡

并其地。魯梁出絲，則身先國人以衣絲，使魯梁皆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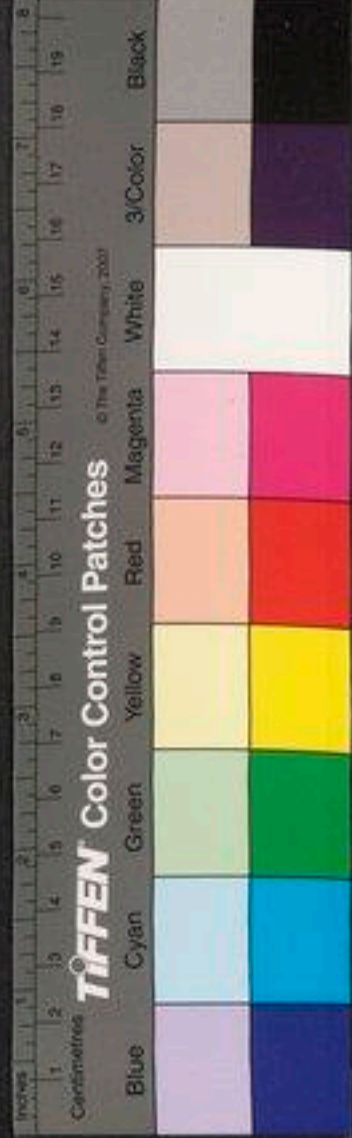
農而織絲。俟其田荒，則倏賤之，閉關不與通。魯梁民

飢歸齊。

十六而魯梁服。萊莒生柴，則鑄金境上，以



古柴使萊莒皆棄農而採柴俟其田荒則條止之閉
關不與通萊莒民飢歸齊者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
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買鹿買狐白買器
械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民既飢困而歸齊楚與
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鬪而稱天使臨郊亦
因以動八侯之朝禁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褻百
姓之積凡皆駕虎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
以富其國其在鄰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
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獵取為利顛倒一世如弄嬰
燒去燒去 古人之教藝至畜不過使之自養今顏色色鼓舞
之以為已利甚至監計食口鍼刀耒耜每加分以盡
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愚故疑其為
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書載鮑叔薦仲與求仲
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幣臨死戒勿
用豎刀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屢不同或本文列
前而解自為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
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
盾若此不一故曰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楊忱



戶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矣張巨
山謂其心術內業等篇為管氏功業所本意巨山好
道家學故云爾

本書既雜然矣為之註釋者復多抵牾四傷之篇
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幻官篇首章云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
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為句守靜人
物為句方以人物則皇為句而曲為之說曰聽候
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乎幻官五圖皆以形生
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
相為匿是為句而曲為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
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殊爾比周何是之有乎
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
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
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
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
指人言之謂其為能行之禽爾乃釋云無禽獸之
行是以行為去聲亦覺不倫其他難槩舉版法篇



末云四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全因缺文而云悅
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

擗摘擗

擗字反擗丁歷反擗丁佳準字下草用反鼓聲也見市台篇

唯準字下草

封澤

言草也

滿盛

之家不可以嫁子

卷十三復夫

方

地也十

正監

正梳也當與征也見王篇策者是管仲施於國者皆名策

穀賊

田中木也見

終則有始與天壤爭

言蓋也

券契

分曰券合曰契見卷二十四

歲有四秋

春報鐵夏絲秋五穀冬紡績也

卷二

斤新芻所生之地也卷二十四

綫綺

上息列反下丘喬反連續也卷九四

孟行

高言孟行注云孟大也見第四十五篇

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
乎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為老聃老聃用陰
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為莊周莊周
侮前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揚朱
故其書有楊朱篇凡揚朱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
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余按列子鄭人而班馬不
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讎之數合實則典
午氏渡江後方雜出於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
始末可知今考辭旨所及疑於佛氏者凡二章其一



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
未生而所謂騰而上中天化人之宮者乃稱神游歸
於說夢本非指佛也其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
孔子歷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
殆亦指佛然孔子決不黜三五聖人而顧泛指西方
爲聖且謂西方不化自行蕩蕩無能名蓋寓言華胥
國之類絕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此言果出
於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
牽合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
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
乎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爲老聃老聃用陰
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爲莊周莊周
侮前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揚朱
故其書有楊朱篇凡楊朱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
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余按列子鄭人而班馬不
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讎之數合實則典
午氏渡江後方雜出於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
殆未可知今考辭旨所及疑於佛氏者凡二章其一



請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始於指佛然是時佛猶
未生而所謂騰而上中天化人之宮者乃稱神游歸
於說夢本非指佛也其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
孔子歷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
殆亦指佛然孔子決不黜三五聖人而顧泛指西方
爲聖且謂西方不化自行蕩蕩無能名蓋寓言華胥
國之類絕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此言果出
於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
牽合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

議者揚擇焉不精而已而昌黎乃儕墨子於孔子何
哉且昌黎不過謂墨氏尚同而孔謂居是邦不非其
大夫春秋譏專臣亦尚同爾然不非其大夫者惡居
下訛上譏專臣者惡以臣逼君孔非尚同也墨之言
尚同謂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孔門
所謂如其不善而莫違之戒正相反顧可謂其與孔
子同乎又不過謂墨氏兼愛而孔謂泛愛親仁以博
施濟衆爲聖亦兼愛爾然仁者則親之既異於愛衆
而博施爲仁雖堯舜猶病之孔非兼愛也墨子之言



兼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君皆爲法不仁惟當法天
與孔門所謂孝弟爲仁之本者正相背顧可謂其與
孔子同乎謂墨尚賢而孔子賢賢疾沒世而名不稱
是亦尚賢然賢之當尚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
孔墨之同顧墨氏之尚賢乃謂惟賢爲尚親戚則不
可使富貴正與吾儒親親尊賢之義又相背耳謂墨
氏明鬼而孔子祭如在曰我祭則受福是亦明鬼然
鬼神之當敬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
顧墨氏之明鬼乃謂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

文子

何獨怨於墨子似是而非耶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
論稱者多衍復其前以經稱者蓋文法昌黎主文者
也或者一時悅其文而然歟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
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
能用孔子雖然儒名而墨行者昌黎固嘗揮之矣

文子者云周平王時辛妍之字即范蠡之師計然嘗
師老子而作此書其爲之注與序者唐人默希子而
號其書曰通玄真經然偽書爾孔子後於周平王幾一百



年及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老先能師老子耶范
蠡戰國人又安得尚師平王時之文字耶此偽一也老
子所談者清虛而計然之所事者財利此偽二也其
晉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後世轉聲爲霸耳平王
時未有霸之名此偽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
之事而書以爲老子之言此偽四也偽爲之者殆即
所謂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歟其序盛稱唐明皇
垂衣之化則其崇尚虛無上行下效皆失其本心爲
可知明皇之不克終於是乎兆矣豈獨深宮女子能
統自相反覆謂默希子果有得於老子吾亦未之信
今略類分其說如稱爲愚者生姦此法家之說政勝
其武不附其上此術家之說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
此兵家之說而上德一篇又全引諸子譬喻語凡其
散雜類此旣曰道滅而德興又曰道之中有德旣非
義矣又曰治之本仁義也旣非禮義矣又曰不知
禮義法不能正凡其反覆類此而其言之偶合理者
有二曰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者與世
推移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於事求贍者未



之聞其言之最害理者亦有一曰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曰去恩意會聖智外賢能廢仁義禁姦偽則齊於道矣

亢倉子

亢倉子名楚說本老子文類莊子亦有近理者如曰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如曰士有天下人愛之者有其主獨愛之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如曰理人者先務譽人譽則樸音此其近理者也亦有背理者如曰大

其背理者也至其妄自標榜以欺世則謂靈王使祭公致籙帛有禳水旱之問謂能園拜為亞尹嘗微服而逃則有不能自掩其欺者矣蓋其書稱自鄉而縣縣而州此後世之區畫也稱被以青紫章服此後世之品式也稱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此傲後世之楚詞而字多用古文又欲以自蓋其今文而益彰者也曾謂周靈楚國之世而有此哉其書有云意氣谷神以谷為似與老子所稱谷神不同

鬪尹子



關尹子九篇其一曰字注云道也其二曰柱云建天
地也三曰極云尊聖人也四曰符云精神奄奄也五
曰鑑云心也六曰七云形也七曰釜云化也九曰藥
云雜治也序以爲關尹喜之書漢有方士來上則其
偽可知矣且其文陋弱其言道皆歸之於無果無則
又安有所謂道而爲是費辭哉如曰爲者必敗執者
必天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此爲粗可曉者然與老
子論語本旨不合此襲之而不善用者也如曰一日
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是人

鷓冠子言之害理者如曰聖人貴夜行其近理者如
曰當者觀其所予貴者觀其所舉貧者觀其所取賤者觀
其所與及不殺降人之類皆其間見一二耳餘率晦
澹詞繁理寡韓文公顧有取焉何哉嘗考其五至之
說見於首篇論謂北面事君則伯己者至謳藉族咄
則徒隸者至是痛上之人不禮下也中流失船之說
見於末篇謂賤生於無用之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是傷己之不遇時也文公豈有感於其言者乎然文
公獵取此一二語之餘十五篇無留良矣伯己語其才



商子

商子名能逢行珪序其書云能楚人年九十見文王
王曰若矣能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
事尚少也文王遂師之故其書首之以文王問此必
戰國處士假託之辭蓋自漢藝文志已有其篇目其
語亦多可采如以知其身之惡而不改為大忘如以
自謂賢者為不肖如曰察吏於民凡皆足以警世其
餘則載五帝禹湯之政皆主得人文亦不煩異乎諸
子之寓言虛誕者矣然每篇多以政日起語而以昔
者追敘政事則辭意往往不無可取也且亦
以為政術之問則非辭矣

商子

商子者公孫商鞅之書也始於狼章督民耕戰其文
煩碎不可以句至今開卷於千載之下猶為心目紊
亂況當時身被其禍者乎然殿中與御史之號實用
此書事必問法官亦出此書後世一切據法為斷者
亦合省所自出矣或疑鞅亦法吏之有才者其書不
應煩亂若此真為殆未可知

韓非子

知書以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辨
吏士者皆游藝於戰而禁之



韓非盡斥其舜湯武孔子曰九王之道為亂而兼取
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已
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疎遠一
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谷耶送死
秦獄愚吏與比何物惡氣鍾此醜類若聃氏自全自
利一切無情之流弊亦詎料至此嘻亦可悲矣然觀
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感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
橫議往往故為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為是言者
亦未嘗自謂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
之辨身後而不知其非之說曰自漢高祖秦何辯未
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不見其非白也蓋
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
於異端有嘗殆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為
燕王削棘刺之端為猿母者必三月齊然後能見知
王之必不能久濟而給之爾王乃養之三乘冶工言
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為
削此不然物也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
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 鄉人爭年者謂我與黃
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



其為黃帝之兄甚矣而人不知者趙主父施鈞梯而緣播吾刻人迹其上廣三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之鑿跡崖石之巔其為播吾之跡愈悖矣而人反以為神非之辨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覆廬即近世所謂益量射隱即近世所謂精啞

嘆息也慎火塗隙請審竊突也

鄧析子

鄧析者鄭人好刑名撰竹刑之書嘗數難子產之法於心者為可知而韓昌黎所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語正出此書一死猶未足以盡其罪者矣或者猶謂用其道不當棄其人耶

真子

真子者例陽人真到之書也始於威德終於君人說五篇數百字各自斷其說大約謂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為天子民雜處而各有所能因其長短而用之臣有事而君無事說無背理無過於人其書無叙古稱田駢慎列殆此爾



其言依法以治曰投鈎則策分焉非鈎策均也所以塞怨望也愚以此一斷於弊法者耳若以理爲斷則以吾心而裁輕重何嫌耶然子華子亦曰分財賄而投鈎策非以夫鈎策者爲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怨也蓋當時之論已然矣殆以戒人情之任私者耶
世俗分物折其物爲曲折也今易以關字當考

公孫龍子

公孫龍者戰國時肆無稽之辨九流中所謂名家以其名爲說者他類猶有之曰白馬非馬謂白所以指謂指者指斥是非之名物各相指是非混亂終歸於無可指也其三曰雞三足謂雞是一數足一二而一故三也其四曰堅白石謂目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手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堅與白爲二物其無稽如此大率類兒童戲語而乃祖吾夫子正名爲言嗚呼夫子之所謂正名者果如是乎若臧三耳之辨亦卒公孫龍然孔叢子與呂氏春秋載之豈不及焉

尹文子

尹文子二篇以大道自名其所學乃公孫龍之說九



流所列爲名家者也。因緣白馬非馬之說而生好牛好馬之說。復掇拾名實相亂之事以證之。無理而迂。不足言文。而顧以夫子正名爲據。嗚呼。夫子之所謂名者。果此之謂乎。道喪俗壞。士有謬用其心如此者。

淮南子

淮南鴻烈者。淮南王劉安以文辯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陰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蠻之遠。昆蟲草木之細。壤竒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

民生日用之常如此而已。耳自周衰。天下亂。諸子蜂起。爭立異說。而各以禍其人之國。漢興。一切掃除。歸之忠厚。諸子之餘黨。紛然無所售。諸侯王之好事。而不知體要者。稍稍收之。亦無不以之自禍。安不幸貴盛。而多材。嫌既而喜事起。而招集散亡。力爲宗主。於是春秋戰國以來紛紛諸子之遺毒。餘禍皆萃於安矣。安亦將如之何。而不誅滅哉。其徒乃羞之。託言上升。雞犬預焉。嗚呼。凡世之自詭仙去者。皆淮南上升之類爾。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諸子之所語者怪而已古語
有之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變諸子之所道者變
而已自莊列以來無一不然于以汨天下之正理
惑生民之耳目鴻烈所集大率此類而於其紛然
類集之中乃有自反其說足以明天下之常者如
曰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也蓀蓼夏死而
人曰夏生生者多也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而
人謂江河東流者以大氏爲本此爲反本之名言
又云言其所不行行其所非此足爲警世之精語
論語

以爲胡曹此則集衆爲書不相參照之弊云

九方臯臯字作堙

見十二卷丈人謂老而杖於人者

卷注蛤黎卷十二舟以離岸爲張傍岸爲歛

介子龍蛇之歌卷十六薦梅卷六

抱朴子

抱朴子其偽書哉不然葛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
愚不肖者耶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謂之理而謂
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稱即其所易見形其所難見使
知人之未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未有不由於路故



謂理爲道而凡粲然天地間人之所當行者皆道矣
柰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以恍惚窈冥爲道若以
道爲別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謝絕生理離形
去智終其身以求之而終無得焉吁可恠也道固無
所不在而人則未必盡能合於道時則有備道之聖
人作爲君師而人道以立自羲黃堯舜以至於今弟弟
相承以維持人道於不壞不泯皆聖人力矣柰何世
衰道微橫議者作創爲真人至人之目反以聖人爲
未嘗聞道不知彼所謂真人至人者所生何時所行
何事其姓名籍亦所載何書其持一持故爲萬言而
人後或想其音其修以爲其真與真人無涉也然
雖可怪要其所誤者不過世所指爲過高之人心之
妄想雖喜談虛無之道身之實用終不能自外吾聖
人之道其間槁斲山林確守不移者萬不能一二亦
不過生養休息於吾道覆露之內彼愚不肖者猶未
爲其所誤也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非抱朴子之
書而誰耶抱朴之言曰人皆可以不死世無不死之
人則以龜鶴爲證嗚呼龜鶴亦何嘗不死耶天生萬
類各得其得人之生也自晝作而夜息龜鶴之生也
自陽動而陰靜人之生也自以百歲爲壽龜鶴之生



也自以千歲爲壽柰何人而欲強同龜鶴耶人之所
以貴於天地間者以其能輔相天地宰制萬物耳如
必與萬物銖較長短飛風已不若蜉蝣之微游水已
不若魚蝦之細豈但壽不龜鶴之若而獨羨之耶人
物之有死生即一氣之消息惟其有生而有死所以
生生而不窮此亦何足異而必思長生以免之此既
決無之理矣而考其所以長生之術乃尤無理始之
以導引中之以房中術終之金丹太藥導引之說欲
如胎息夫人生在胎以母之息爲息胎亦何息之有
彼其既生則以天地之氣爲息何能使之不息復如
終於死耳房中之術則謂必待口傳夫男女之欲陰
陽之常順其陰陽之常而節其情欲之過所可言者
不過如此必待口傳則鄙俚難形紙筆爲可知是又
使人縱于情慾以速其死耳金丹大藥則謂鍊他物
爲金成先以祀神否者必被殃咎祀神之數天二
十斤河伯十二斤北斗太乙各八斤日月井竈社五
斤夫謂祀神則成仙將天神地祇可與之分贖乎不
祀則受咎將天神地祇視苞苴之有無爲禍福乎河
伯之賂多於北斗太乙天神不替地祇乎日月之賂



僅與井竈等日月下同井竈乎狂謬無稽一至於
甚至謂煮白石而食之亦足延年吁果金銀玉石而
可服也是尤速其死耳凡其長生之術無非速死之
具而顧乃力主其說誹謗幾十萬言孔子萬世帝王
之師也以其不言長生則力排孔子莊子正其所三
虛無之師也以其嘗言齊死生則併排莊子甚至天
地萬物之父母也以其為能制死生則又併排天地
謂天地非萬物父母而壽夭之事不在天地嗚呼抱
朴亦何必如是之費辭哉抱朴自謂此術左元放傳
之吾從祖山翁仙翁傳之鄭君又傳之抱朴
後元放不死仙翁不死鄭君不死抱朴自謂與
徒又皆不死則聖賢自然成空言天地自然成長物
今元放死仙翁死鄭君死抱朴亦身將老且死舉四
海之衆歷百世之父皆未嘗見一長生者而徒一則
曰長生二則曰長生吾誰欺欺天乎而徒使天下後
世之愚不肖者用其道引之術以欺僂道傍流落乞
丐用其房中之術以游蕩不檢縱慾傷生用其金丹
黃白之術以燒殿煨偽終無一成徒罄資其祖父之
田廬以至貧窶愚故曰抱朴子其偽書哉不然葛稚
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耶



昔有古強自言已四十歲識堯舜孔子秦皇漢高
有揚州稽吏君信之嘗贈玉卮古強昏耄易忘一
日謂稽使君曰此得之安期先生其謬遂敗尋客
死壽春黃整家又五原有蔡誕者求仙不驗無以
自解自詭成仙逃入異界源山中賣薪易衣食困
劇自還給其家云為老君牧龍竄崑崙山龍失得謫
而逃歷言所見崑崙仙家富貴人亦多信者又河
東蒲坂有項髡都者學仙十年而歸給其家云謁
天帝失儀而見斥河東遂號髡都為斥仙人洛州
洛之弟子趙往見之乃別一人其一人遂亡走尼
皆抱朴子所載謂彼之言仙者皆妄唯我之言仙
者為真雖同浴譏裸退不自思然亦足為世誡矣
故併錄之

劉子

劉子之文類俳而又避唐時國諱以世為代往往雜
取九流百家之說引類援事隨篇為證昆白會粹而成
之不能自有所發明不足預諸子立言之列播州錄
事凌孝政注而之乃盛稱善且謂五十五篇取五



行生成之數於筆無效焉然又謂劉子名意字孔昭而無傳記可憑或者淡老政之自爲者耶

聳隅子

聳隅子者本朝仁宗時蜀人黃晞之書也效揚雄法言而文則衍然其識有過於雄者雄之首章曰學行之上也知之次也晞則曰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知而能行者尚矣其闕封禪則曰天生財以阜吾民今竭其財以奉天猶割肉以啗其口其闕異端則曰腐薪不可以槌兵渙泥不可以擊物猶釋老不可以待天下或問絲絲之刺如藥或問其失得之辨

之勢亦已去矣或問韓非莊生何如人曰終日求道德而智巧入焉終日求真偽而浮偽入焉古之諱人也其論君子曰小之於洒掃大之於天下無不任也其論治道曰百官謬濫非無賢也賞罰之箭差其的耳其論處世曰惠不在大以赴人之急爲至又曰財豐者用益勞而又謂使夫子之有餘蘊者子淵也性與天道而世不聞焉文中子之道不傳於世傳之者諸子訛言而已凡皆切近於理雖王通亦雜於異端不能及也豈義理至本朝類開明歟然其言性謂形



變則性性變則神神變則情則其繆矣又自昔言性者之所未有也惜

洛之門

宋齊丘化書

始余端平甲午讀書餘姚見同舍生有宋齊丘化書覽之欣然輒用其氣之說答權政氣略策以氣貫權政略三事文亦竊效之主司湛太博驚喜及拆試卷手持草卷先聲之衆曰有卷合寘魁而文恠不可今寘第四一時朋友亦爭傳視傳至湛太博監宅石橋孫氏此卷不還矣今去之三十六年再閱化書乃大

不然其書之目凡六曰道化以竊其機則亦欲

者毋蹈余之悔而已若齊丘者敢竊孔先聖之諱至自謂能與之齊其人亦何足責且其對徐知誥畫爐灰謀僭偽意莫急於兵與粟矣今謂兵必可廢粟不必廣其說又何足辨然其仁化有謂異類懷仁義之性人殺之反不仁不義儉化有謂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此雖老子慈儉之餘說亦足警愚俗不以人廢言

子家子

子家子者近世眉山家頤養正記可也謂之心惟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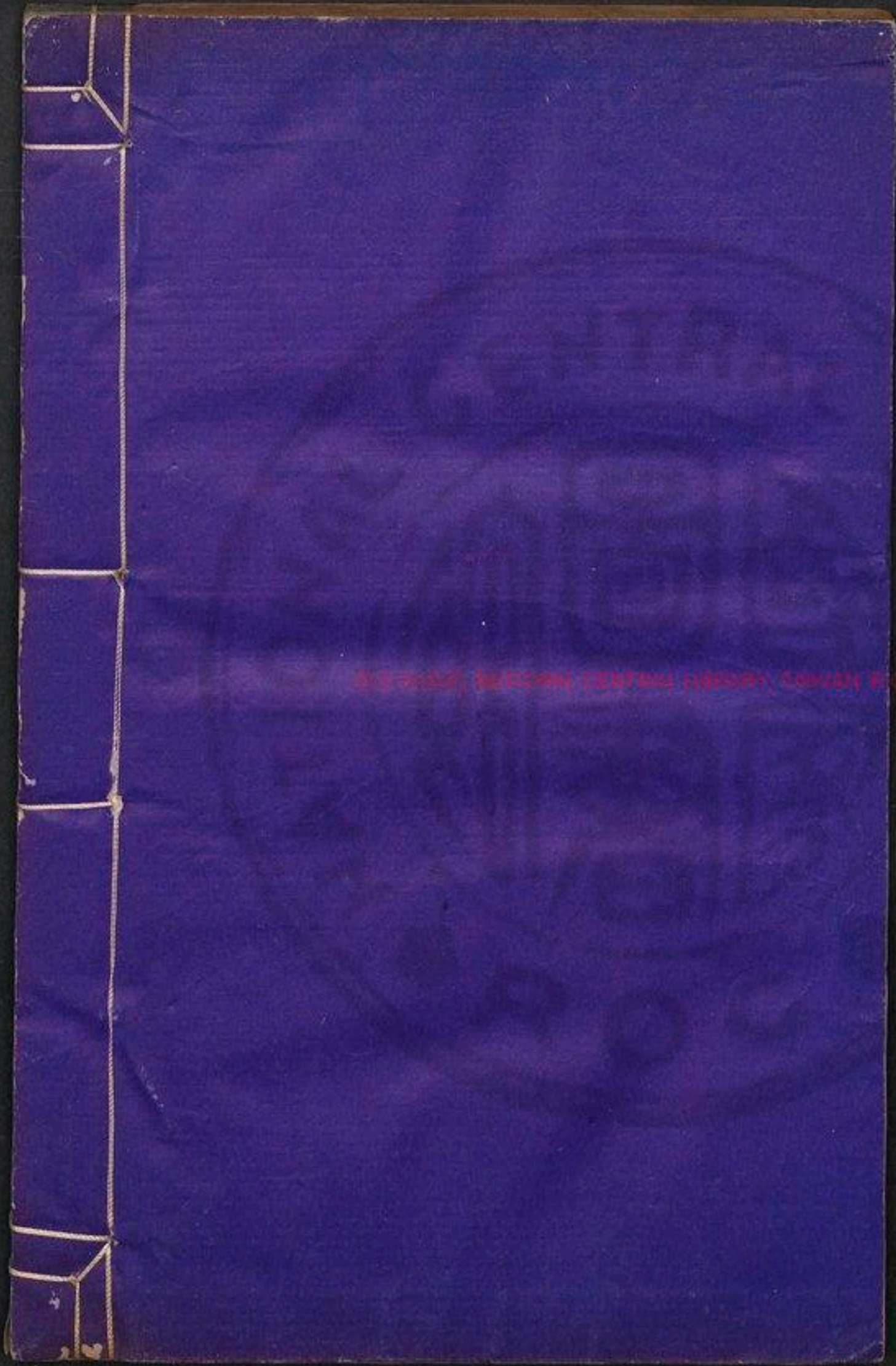
首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若不精一則流而
雜矣又謂不食無妄之粟不衣無妄之帛皆誠身也
其言之易如此此其所以著書歟然多律已處世之
言有補世俗如世所編省心雜言之類惟其言理義
勿於傳註中求但於性根上求却恐未安夫六經所
以載理傳註所以明經以此爲戒而求之性此不立
文字而見性戈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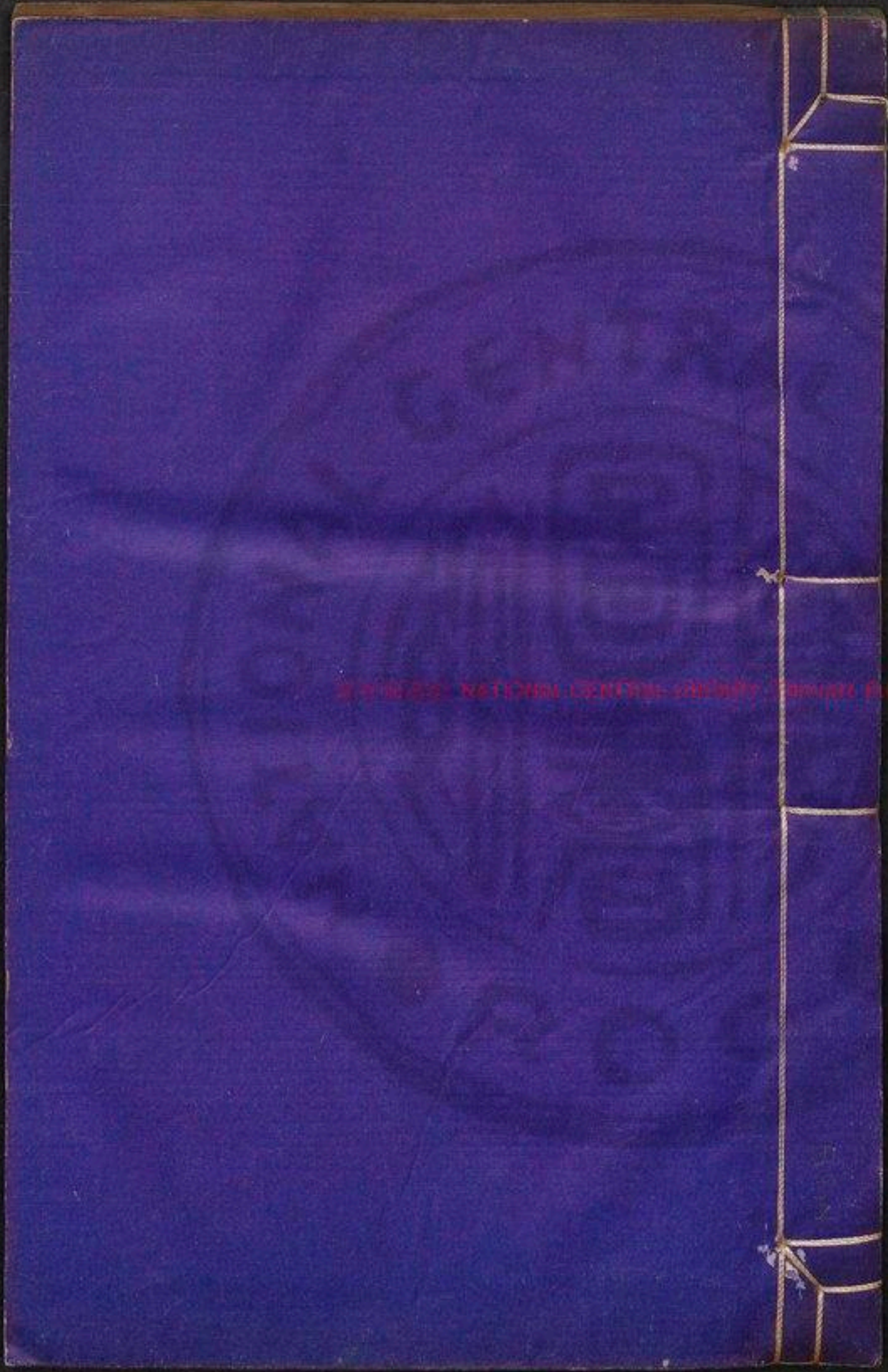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Digitized by National Centre for Digital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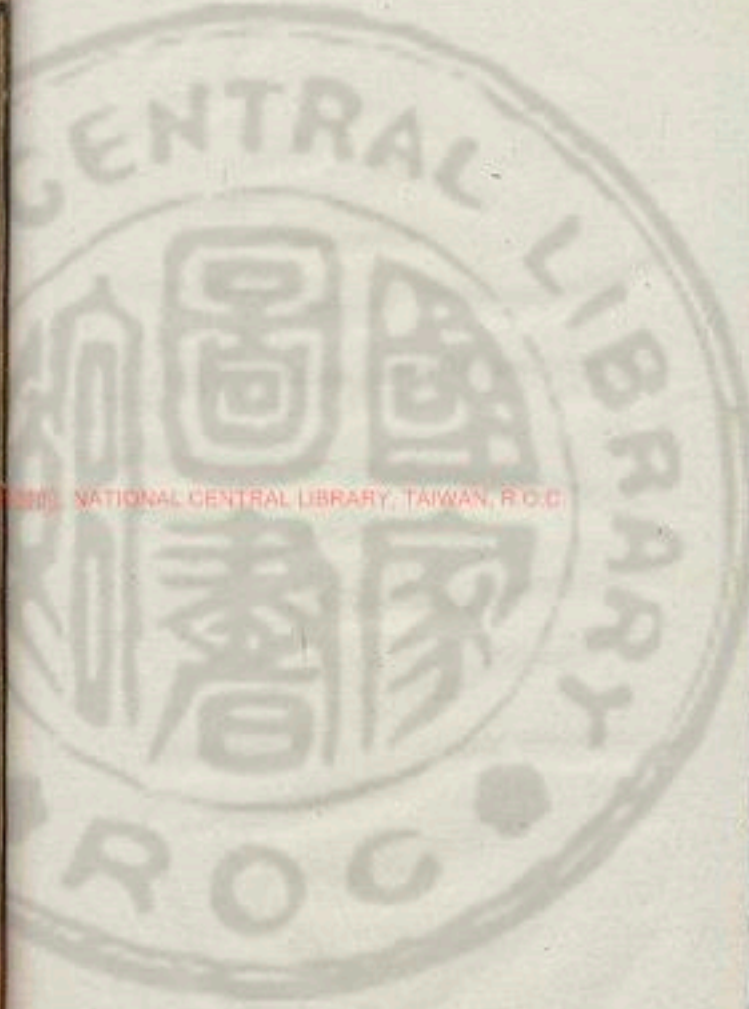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六

讀諸子二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耻以貴顯而不及荀卿子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竊名春秋高誘為之訓解淳熙五年冬尚書韓彥直為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楊雄以法言傳班孟堅



以續史遷傳然際之不孟宜無傳而皆得並傳者其
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
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耶愈久
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括蒼蔡
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
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
樂適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歷書孝
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
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
韋固無與焉者也

十二紀

孟春紀與月令孟春同字語則微有異如月令鴻鴈
來此則云候鴈北服蒼玉則云服青玉草木不萌動
則云草繁動草木蚤落則云草木早槁歲風暴雨
總至則云疾風暴雨數至○孟春紀之次曰本生
言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立官者所以全生多
官而反害生則失所爲立意謂孟春爲生之始因
欲爲人上者保其人之生地次曰重己言以頤養
性而保長生又欲人之各自保其生也次曰貴公
言處大官者不次察次曰去私以去私而後能



公也凡皆演以生之道也。此卷載荆人潰
弓而不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孔子聞之曰去
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
則至公矣愚謂亡已而索之者人情也事理也亡
而不索已非矣謂孔子為欲去其荆已度越而為
好高之說孔子必無此言謂老聃欲去其人又過
高而為蕩空之說老聃亦未必有此言然魯進一
層覽者脫然此後世曠達之所從始以為至公之
證誤矣。元日注元善也日從甲至亥也元辰注
元善也辰從子至亥也近世以正旦為元辰

○釐人引釐以釐也釐者之養安兒也釐音車
窺之於堂。烏獲疾引牛尾絕音車而牛
不可行逆也五尺孺子引其椹而牛恣所以之順
也。注之誤。命之曰招蹙之機注云蹙機門內
之位也遊翔至於蹙機愚按此章以車釐為招蹙
之機以酒肉為爛腸之食以声色為伐性之斧三
條並列旨義甚明蹙者蹙蹙顛沛之意若曰自佚
太過乃招致蹙蹙之機耳若以蹙機為門內之位
則下文以腸食為一味以性斧為一物可乎。声
禁重色禁重林雪色太過耳注誤以声為声與



聲不欲虛名過實此說亦非

仲春紀次曰貴生言耳目鼻口必有所制然謂不以天下國家害其生則老莊之說耳次曰情欲以早蓄精神為說以春多雨則夏必為旱為喻此亦道家養生之說次曰當染因墨子數染絲之說謂國亦有染孝亦有染欲所染者得當次曰功名謂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凡又因貴生而展轉其說者也○注七在醴黃蚋聚之徒水則必不可以冰致蠶雖

以始臭去蠶蠅愈至

始臭也蠶愈至

含朱也

學官必先辨置求

辨置求

辨置求

季春紀次曰盡數謂當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而年壽得長焉今世尚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次曰先已謂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故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比言也可以為天下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次曰論人謂無以害其天則知精次曰園道謂精氣一上一下無所稽留為天道園聖王法之而令園則無所擁矣凡又因貴生盡數而展轉其說者也○此月薦鞠衣注云春



作十五絃之瑟命曰大章。辟立又益之爲一。

絃凡皆以樂爲說。○長至日注云夏至之日晝滿

刻六十五故曰長至。愚按月令稱曰長至此云長

至日恐字誤倒耳。此書仲冬亦曰日短至可參證

也。長至者日長之極。世俗多誤。夏至爲長至不知

乃短至也。○含桃見上。桃也。騶馬所食。○太一勿窮篇又曰神合乎太一。

見上文此時志爲神名也。○谿也。見通音篇云以。○闕終也。

樂篇。○注之誤。齊之東作大呂注云陰律十二也。愚按樂段伐齊遷其大呂。

蓋齊初爲樂器之大呂。皆於十二月之律名。

季夏祀火曰音律言十二律相生三分所生益之一

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

太簇少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商呂無

射應鍾爲下而分之十二月。又極之十二月之入

事殆月令要語也。注云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

者下。生次曰音初謂禹行功塗山氏女作歌爲南

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爲周南。召南。昭王征荆涉漢

梁。敗辛餘靡。振王北濟。發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

麴。實始作爲西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

有娥氏飲九成之臺。二女爭搏。璉覆以玉。簋少選

發。燕遺二卵。北飛不返。二女作歌始爲北音。



取民室之子歸谷所其足曰命矣夫作破多
歌始為北凡皆載音之初也恐未必然耳次曰
制樂言周文王北動而享國五十一年宋景公發
惑守心而星退三舍次曰明理言天變妖孽亦皆
以樂為說○干焉也音如
○穀生也音如
○少選也音如
○盲風

孟秋紀次曰湯兵謂未有蚩尤之前民固利林木以
戰勝者為長又猶不足治故立君君又不足治故
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又之立也出於長長
之立也出於君愚謂此柳子厚封建論之所祖也
次曰振亂謂出濁已極兵當為義次曰禁塞謂救
守之兵嘗不義次曰懷寵謂先發告兵以救民以
家聽者祿之家以鄉聽者祿之鄉以邑聽者祿之
邑凡以秋故言兵

仲秋紀次曰論威謂必反於已則三軍可使一心次
曰簡選以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為證決曰決勝
以必義必智必勇為本次曰愛士謂秦繆公飲盜
駿馬者以酒而脫韓原之急趙簡子以白驃救其
臣陽城胥渠之疾而獲程人之首凡以秋故言兵
季秋紀次曰謂湯禱桑林以身為犧牲文



千里地爲臣。炮炒之刑。句踐有酒流之。孟玉
共之。然愚恐皆未必有此事耳。次曰：知士謂靖郭
君善刑，親辨刑，親辨以死，而回齊宣王之怒，得再
相齊，恐亦戰國策士之夸辭爾。次曰：審已謂潛王
越授皆不知其所以亡，次精通謂免絲無根，非無
根也。伏苓是已，慈不召鐵，或引之也。月望則蚌蛤
實，月晦則蚌蛤虛，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養由
基射光中石矢，乃飲利誠乎光也。伯樂相馬所見
無非馬，誠子馬也。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誠乎牛
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而知其悲，申喜聞乞乞歌於
門而乃其母，而精相得此，豈待言哉。凡又因兵而
及感動之遺也。射石沒羽，此以爲養由基此事
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此類甚衆。
孟冬紀次曰：節喪戒侈葬也。謂葬必於高陵以避狐
狸之患，水泉之濕而忘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感哉。
侈葬非爲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次曰：安死
謂天墓無不相也，而出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季孫
有喪，以璆璠收，夫子曰：以寶玉收，譬猶暴骸中原
也。次曰：異賢今以百金，與搏黍示兒子，兒子必取
搏黍矣。以知人之璧，與百金示鄙人，鄙人必取玉。



金矣以和氏

廷然之至言示賢者賢者必取

至言矣次曰異用謂湯祝網文王葬柎骨孔子荷
扶問人之公搏杖問其父母置杖問其兄弟皆得
人心按冬藏也故言葬餘皆衍此

仲冬紀次曰至忠謂子培射隨兒文擊怒齊王

怒音

皆代其君死次曰忠廉謂要離殺慶忌弘潼
報命於衛懿公之肝也皆戰國之言次曰當務謂
齊人好勇者相飲相咬其肉至盡愚恐無此事次
曰長兒謂周公大王預知後世具起知去魏而魏
失西河之外公叔痤知衛鞅出境而魏不安凡以
附仲冬之後不曉所謂

季冬紀次曰士節謂北郭騷謁晏子辭金而受粟後

以死報晏子愚恐士節不如是次曰介立以介子

推此去爰旌目吐盜之食而死爲介次曰誠廉謂

夷齊如周至岐陽而文王歿矣武王使周公盟膠

鬲使召公盟微子開夷齊去之至首陽餓焉與正

史絕不同次曰不侵謂公孫弘爲孟嘗君說秦昭

王凡亦於季冬事無預右十二紀終而綴之以序

意主豫讓云



有始覽謂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

生之大經也

注天虛而能施地實而能化

天有九野中央曰鈞

天東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

曰顯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各以二十八

宿分屬之自鈞天星角亢氐至陽天星張翼軫地

有九州豫州周也冀晉也兗衛也青齊也徐魯也

揚越也荆楚也雍秦也幽燕也九山則會稽大山

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大行羊腸孟門九塞則大汾

冥陝荆

元方城

般井陘

冷

疵

句注居庸九藪則越

之具區越之雲夢秦之華陽晉之大陸梁之圃田

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六川則

河水赤水

河出崑崙崙崙東北赤水出崑崙東南

遼水

出碣石山自東北東北東流黑水

崑崙

西北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

北二萬六千里次曰各類言帝王禎祥以及周尚

火代火者必水又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徒是為秦

設也次曰去尤謂亡鉄者意其鄰之子動見其竊

鉄此尤也邾為甲裳以帛公息忌勸用組因令其

家為組人有傷之者邾君復下令為甲毋以組此

亦尤也愚謂邾君固惑矣公息忌豈可身自建議

而身自利之亦何在人之傷而君之惑耶次曰聽



言謂攻無事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
欲宗廟之安社稷之不危不亦難乎愚謂此語足
盡戰國之情次曰謹聽謂天子已絕以兵相殘今
世當之矣次曰務本謂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次曰
諭大謂山大則有虎豹水大則有蛟龍。此篇載
禹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愚
意此形容之語本無其事而世又以言周公

孝行覽謂治必務本務本莫大於孝而戴曾子言孝
又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之事理正而文顯可讀也
次曰味載伊尹論湯以至味備物產之美比傳

會之。且曰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是湯為口
腹之故伐夏也次曰首時載墨者田鳩欲見秦惠
王三年不得見往見楚王楚王將軍之節以如秦
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物固有近
之而遠又之而近者時亦然次曰義賞載晉文公
城濮之戰用咎犯之言而賞先雍季以雍季不肯
用詐百世之利也趙襄子晉陽之圍用張孟談之
謀而賞先高赦以高赦危殆中獨不失君臣之禮
賞一人而為人臣者莫敢失禮也次曰長攻載越
滅吳楚給蔡滅息趙襄子以姊嫁代君飲酒而



大金一擊滅之然愚謂楚趙之事盜賊之事也
曰慎人謂功者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
次曰過合載客善吹簫見越王越王不善為野
音而反善之人有大臭者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
能為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
隨之而弗能去陳有惡人曰敦治儲糜陳侯甚悅
之使之楚又王怒與師伐陳次曰必已載單豹好
術離俗弃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温芮温身處山林
岩穴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此篇載伊
尹生空桑謂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

曰出而東走母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鄰東走
十里顧其邑居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
空桑愚意空桑地各好事者因為之說耳此書第
五紀云顛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則前乎伊尹之
未生已有空桑之地矣何一書而自相背馳耶
此篇載郢人以兩阪垣也其起變之職而見惡
氏羗之民其虜也不憂繫繫而憂死不得焚凡言
風俗之難變又載趙襄子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
愚按正史云漆為飲器飲器非酒具也此恐弗考
又載母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云云不口



何故

慎大覽載湯令伊尹往視夏恐其不信湯親自射伊
尹愚恐未必然又載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
有憂色孔子賢之愚恐襄子之詐術孔子未必爲
其所欺也次曰權勳以豎陽穀進子反以酒爲小
忠大忠之賊虞受晉賂而假道爲小利大利之殘
又智伯欲伐中山鑄大鐘以遺之次曰下賢載周
公齊相子產魏文侯爲證次曰報更載飢桑餓人
之言曰臣宦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而憎自取故
至於此又載淳于髡爲孟嘗君說齊救薛云薛不

重力爲生王立清廟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豈
用強力哉次曰順說云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
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次曰不廣載北方
有獸曰蹶鼠前而免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爲蚤又
距虛取甘草蹶有患也蚤又距虛必負而走此以
其所能託其所不能又載鮑叔管仲召忽三人謀
獨管仲謂小白無母國人憐之事未可知故使鮑
叔傅小白次曰貴因云如秦者而至有車也適越
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蟬立安坐而至者
因其械也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唯曆者



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次曰察今云有道之士以
近知遠審常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
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肘肉
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楚人有涉江者劔自舟
墜水遽契其舟從其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
劔不行求劔若此不亦惑乎有過江上者見人
方引嬰兒欲投之江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
善游其父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篇載孔子
之勁舉國門之閤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
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愚按此言孔子雖未詳而

其說可以訓。齊王知顏色注知猶發也出報更

篇又此書不苟論云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愚謂此

見於顏面之意可左傳喜知也之證。車依輔輔

亦依車注車牙也

先識覽載夏將亡也太史令終古執圖法奔商殷將

亡也內史向擊載圖法亡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亂

以圖法歸周周威公問孰先亡曰晉先亡居二年

晉果亡又問孰次之曰中山居二年中山果亡又

問孰次之不對固問焉曰君次之威公懼求諫臣

去苛令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威公薨



周分爲子白圭之中山辭去之齊又辭曰之二國
皆將亡次曰觀世云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
尚巍巍然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
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因載晏子
禮越石父爲客列子辭鄭子陽之粟次曰知接載
相公問疾管仲言豎刁易牙啓方不可用之詳其
文可誦次曰悔過秦繆公違蹇叔敗殺之詳其文
亦可誦次曰樂成載孔子用魯子產治鄭民比皆始
毀而終譽魏文侯匿謗書樂羊得成中山之功魏
襄王信史起鄭令得成決鄆水之功故啣啣之中
不可不味也次曰察微載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
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魯人不贖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
人必極溺者矣愚謂此可與論語所記辭異請
益事參看又載女子爭桑而具楚軍兵羊斟爭羊
而敗宋之師郤氏介雞而召季氏之亂次曰去宥
載鄰父有言鄰之梧樹不善者鄰人伐之鄰父因
讀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齊人有
清旦衣冠往鬻金之所攫之者吏縛之問曰人皆
在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次



曰正名謂齊者太公之所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
潘王知說士而不知其所謂士國殘身危

先覽載武王言紂辟遠其子爰近姑與息然則姑
息二字也。此篇又載孝經曰高而不危之和其
民人然則孝經固古書也

審分覽謂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君於車上而任
驥則驥不勝人人生好治人臣之事是與驥俱走也
次曰君守以靜而無知為君道次曰任數以耳目
心智為不足時次曰勿躬謂聖人之所不能所
以能之也管仲人臣也不任已之能以盡五子之

能况人主子次曰知度言去想去意靜虛以待愚

按此虛無之說而近世張橫浦諸人主之者也次
曰慎勢言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又載慎子
之言曰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
未定也積兔滿市過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
矣故泊在乎定分次曰不二謂聽羣眾議以治國
國危愚按此近世國是說所由出也次曰報一

謂一則治兩則亂。此篇載顏回攫食事謂孔子
望見與家語所載不同。選間選間須臾也。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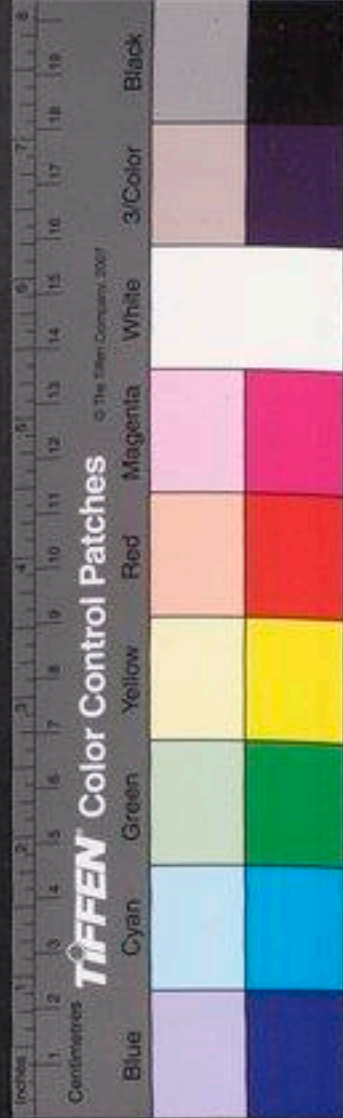
十官自大撓以下象譯狄鞮東方曰鞮南曰鞮



皆傳通。○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審應覽謂人主言不欲先所執要矣次曰重言謂人
主言不可不慎次曰精論載齊桓公欲伐衛而衛
姬先知晉襄公欲襲周而葛弘先知與前篇所載
管仲欲伐莒東郭牙知同次曰離謂載鄭之富人
有溺者人得之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
鄧析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買矣其人又患之以告
鄧析析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析之反覆一事
而兩爲之謀如此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
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獸衣襦袴而

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
而可與不可日變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
是殺鄧析而戮之然則析蓋世所謂教唆者之
祖矣次曰淫辭載孔穿析公孫龍之辨唐鞅勸宋
王不辨善惡皆罪之而宋君殺唐鞅舉大木者前
呼與譁與譁也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
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
者也次曰不屈載魏惠王欲傳國惠子是欲惠子
之爲舜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之作他行稱此
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次曰應言載魏敬諫魏王



入奉及凡辨說之事次曰具備載宓子賤治亶父
請吏二人書而動掣其肘魯君使其自爲之三年
而漁人不敢欺於閭行。此篇載海上之人有好
蜻者每朝居海上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告
之取而來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愚謂此即海
鷗之說移用未必有其事也。去而不唼去開。
煙視媚行言新婦。

離俗覽載舜讓石戶之農又讓北人無擇湯讓卞隨
又讓務光愚謂因莊子寓言堯讓許由而世因增
衍至此又載齊乎阿之餘子亡載得矛不自快

豈其面不自其素其形不似死之

高義載子囊石渚之死然愚以爲義則未也次曰
上德載墨者孟勝爲楚之陽城君而死弟子死之
者百八十三人次曰用民載闔閭試其民於五湖
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於寢官民爭入水
火次曰逼威言桀紂之桀不可勝數言令煩也次
曰爲欲謂羣狗相與居投以炙雞則爭矣次曰貴
信以齊桓不地曹劌之盟爲證次曰舉難以齊桓
舉齊爲證。此篇載曹共公欲觀重耳駢脅使
袒而捕池魚爲左傳不同然恐無此理當從左氏



○禹時萬國湯三千餘國

侍君覽謂人之所以君者以君道立也次曰長利謂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次曰知分載次非刺蛟禹濟江黃龍負舟之事次曰召類宋司城子罕南家之墻擊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而弗徙也次曰達鬱謂人皆說鏡之明已也次曰行論謂人主不得以快志爲事次曰驕恣載魏武侯矜謀事之當李悝諫之齊宣爲太室春居諫之次曰觀表載鄭成子受右宰穀臣之璧穀臣妃於審喜之難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返其璧。此篇載列精子高穎推之履注弊履也祛步堂下注祛步舉衣而行也

六論

開春論以春始雷而蟄蟲動爲善說者之論惠施說魏太子緩葬期封人子高說段喬殺城築祈奚說范宣子釋叔尚皆善說者次曰察賢言魏文侯禮賢國治身逸宓子賤鳴琴不下堂巫馬期以星出入巫馬期問故宓子曰我任人子任力次曰期賢謂爚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走明火也次曰審爲載子



華子諫韓昭釐愁身傷生以憂爭地中山公子牟
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
詹子曰重生次日曰愛類載公輸般設攻宋之機墨
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不入楚轍不攻宋次日曰貴
卒謂所為貴驪喜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月取之與
駕駘同荆王死貴人相與射吳起又伏尸插矢而
疾言曰蒼臣亂王吳起死矣公子糾與小白爭先
入管仲射小白中鉤鮑叔御小白僮管仲以為小
白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凡
所載皆捷於應變者然則貴卒之卒音猝。此篇

魏闕注魏魏高大故曰魏闕。又載禹疏河決江
為彭蠡之障愚按於地里不合

慎行論載費無極讒太子建慶封與崔杼弑君而又
殺崔杼之惡後皆族滅次日曰無義載公孫鞅詐其
友公子卬而擒之鄭平欺其父應侯去秦而莫之
與續經欺公孫與仕趙而人莫與同朝次日曰疑似
載黎丘丈人遇奇鬼似其子而至殺真子次日曰壹
行謂行人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劔而寢其下大
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
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而況士乎次日曰求人載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曰嗚呼巢材不過一枝鼠飲
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此雖寓言然
已卑矣不過匹天知足耳次日察傳載舜稱變者
一而足矣而世因謂變一足宋丁氏穿井免人外
汲如得一人之使而世因謂穿井得一人衛有讀
晉師三豕渡河子夏證其爲己亥愚謂此則有合
於察傳之義。此篇載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入
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
審也愚謂此即管仲知路不如老馬之喻也。銘
乎金石

注金鐘鼎彝也

貴直論謂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載能意於齊宣孤
援於齊潛燭過於趙簡子皆直言然亦籠屬矣次
曰真諫載鮑叔奉杯爲壽勸桓公無忘在莒管仲
無忘在魯審戚無忘在車下此可言真諫若葆中
謂楚文王罪當答愚恐曉人不當如是也次日知
化載子胥諫夫差不從次日過理載齊湣王亡國
居衛帶益三圍次日雍塞載亡國之主不可直言
之事次日原亂載驪姬之禍

不苟論公孫枝請秦繆公見齊晉之使以非其事而擅
請也罪之趙衰辭伐鄴之賞自賞其本乎賞其末乎



賞其末則騎從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
召子虎將賞之曰言之易行之難次曰贊能謂得
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
鮑叔薦管仲而齊霸沈尹章薦孫叔敖而楚霸次
曰自知謂敗莫大於不自知有得鍾者欲負而走
不可以推毀之鍾況然有聲恐人之奪己也遽掩
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次曰當賞
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
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無氣之類
皆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

罰爵祿之所加又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

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次曰傳
志謂精而熟之鬼將告之審越之卒人體吾不敢
休人即吾不敢卧步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
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次曰貴當載刑有善相者
謂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齊人有好獵者不
得獸則狗惡也欲得良馬則家貧無以於是逐疾
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良狗則數得
獸矣

似順論事多似倒而順如尹鐸為晉陽簡子曰往夷



而墜鐸往增之卒以免難之賞賞其鐸次曰別類
草有莖有蟲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高
陽應將爲室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
將繞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
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
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以對而爲之室之始成
也善其後果敗驥騫綠耳背目而西走至乎夕則
日在其前矣次曰有度言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
次曰分職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
一曰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次
曰處方章李爲齊將攻荆六月而不戰齊使周最
趣之章子對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
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
次曰慎小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燔而焚
宮燒積人之情不感於山而寔於堽

主容論謂士之柔而堅虛而實者其狀服然不懷次
曰務太穡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突決棟焚而不
知變爲大臣而免於穡爵之智者寡矣次曰士農
男女買功以長生時愛印非老不休非疾不息
次曰任地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





先生者也於是始耕

葛蒲水草也冬至後五干次七日始生則士發故耕

曰辨土謂地竊苗竊草竊為三盜去三盜而後

葉可多次曰審時謂木麻菽麥各欲得時。此篇

載唐尚敬年為史敵年者年相若之名也。肥者

欲棘注棘羸瘠也詩云棘人藥又。六盡耜所以

成畝其傳八寸所以成剛注耜六尺其刃廣八寸

居者以耜耕廣六尺為畝三尺為剛愚意耜者今

之犁廣六尺旋轉以耕土其塊彼此相向亦廣六

尺而成一畷此之為畝而百步為畝總畝之四圍

總名其傳八寸所以成剛者犂頭之刃逐塊隨刃

而起其長寬畝云起而空之處與刃同其闊此之

謂剛注以三尺為剛恐於正文不合又云耨柄尺

其耨六寸注耨器也愚按今浙西耨尚用苗間之

器
黃石公素書

素書六篇曰原始曰正道曰求人之志曰本德宗道

曰遵義曰安禮其說以道德仁義禮五者為一體雖

於指要無所取而其間言語雜出多主於卑謙損節

替理者寡特非地上老入授子房乎亂世之書耳張

商英乃妄為訓釋取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之說以言之與本書五者一體之說正相反甚至為之後序謂晉亂有盜發子房家於至枕中獲此書何其鄙歟幸此言出於商英識者固所不屑觀爾

陸賈新語

新語十二篇漢大中大夫陸賈所撰一曰道基言天地既位而列聖制作之功次曰術事言帝王之功當思之於身舜棄黃金禹捐珠玉道取其至要三曰輔政言用賢四曰無為言舜周五曰辨惑言不苟合六曰慎微言謹內行七曰負賞言依長美者在遇合八曰

至德言善治者不尚刑九曰懷慮言立功當專一十曰本行言立行本仁義十一曰明試言君臣當謹言行十二曰思務言聞見當務執守此其大略也往往多合於理而又黜神仙之妄言墨子之非則亦有識之言矣然其文煩細不類陸賈豪傑士所言賈本以詩書華漢高帝馬上之習每陳前代行事帝輒稱善功不如是書組織以為文又第五篇云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真正諸侯鉏奸臣賊子之黨考其上文雖為魯定公而發旨所言於大漢方隆之日乎若賈本旨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之意十二



篇感無為則此書似非陸賈之本真也

賈誼新書

過秦上。論秦興亡始末而歸之仁義不施政守之
勢異論正而語卓。過秦下。謂天下向秦冀得
安其性命使秦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猶未傾
危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即海內歡然各
自安其處使子嬰有庸行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
雖亂三秦之地可全愚謂秦以威并天下非天下
白風子嬰之世大勢已去三秦無可全之理惟二
世能反秦政天下或可未亂然千百年戰爭勢至
此極秦亦不容不亡秦之事非可以古帝王當道
論也

增觀

宗首。係治安策以子或親弟謀為東帝一段文有略
數寧。係治安策竊惟事勢可為痛哭流涕太息至
射獵之短一段而其文有增又痛哭作痛惜

藩傷。係治安策分建一段而文不同

藩疆。係治安策疆者最先反一段

大都。係治安策尾大不掉一段而先引楚靈王大
城陳蔡葉與不美四邑後遂作亂之事為證終之



曰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言漢天子與諸侯無別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天子之御號太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太僕銀印二千石則御已齊天子親云太后諸侯親云太后天子妃曰后諸侯妃曰后宮門皆曰司馬闈入者皆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闈入之罪俱弃市曰今日陛下曰棄輿皆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言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姓則為僕僕亦臣禮也然稱僕而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袂履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石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益壤。請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無東之憂權重。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



五美。係治安策分王子弟使天下感知陛下之明之廉之仁之義而誦聖一段

制不定。係治安策體辭之喻一段先引黃帝誅同父母親弟炎帝以定天下為證

審微。引孔子謂不如多予邑及宓子盭使齊寇得麥毋使不耕者得獲為證

階級。係治安策體貌大臣一段

俗教。係治安策定經制一段

時變。係治安策家貧子壯出糶一段文稍增

璽璋。謂規政子民而民愈貧璋術奪民而民益富蓋以抑末趨本為說

孽產子。係治安策牆屋被文繡一段而此尤詳結云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銅布。係議鑄錢禁之文亦結之曰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謂建武開函谷臨晉關為備山東諸侯豈若定地勢

屬遠。謂遠衝之弊

親疏危亂。係治安策言諸侯王二段



解縣○係治安策天下之勢方倒懸一段結云可為流涕者此也

匈奴○謂匈奴不過漢一大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不匈奴猶振槁也一表諭陛下之愛一表諭陛下之好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此謂三表錦綉車騎以壞其目一餌飲食醢醢以壞其口一餌婦人樂舞以壞其耳一餌堂宇園蓄以壞其腹一餌佐酒戲弄以壞其心一餌凡以施之降者以誘其眾來下此謂五餌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南鄉歸漢猶水流下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遠期五歲近期三年匈奴亡矣

勢卑○歲致金繒是入貢職於蠻夷也勢既卑辱禍且不息以臣為屬國行臣之計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額請歸陛下之義臣歸田廬不復滯末廷忠臣之志快矣

淮難○恐接王淮南王子以白公勝報父仇為戒無蓄○係積貯疏亦終之曰可為流涕者又是也鑄錢○欲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

傳職○保傳皆言教太子而保傳之文則治安策之文也



連證○說主從諫以紂死左右弗助爲戒以陶朱公

決梁疑獄上璧異價厚者價貴爲勸

輔佐○有上執政中執政下執政之分

禮○首載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公

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又曲禮道德仁義非禮

不成至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一章在焉又訓釋

詩一發五犯于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

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犧牲而

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犯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

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故其嘆之也長曰

于嗟乎古之善爲臣者亦若此而已

容經○志有四與容有四志言有四術朝廷祭祀軍

旅喪紀四者也○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

以整曰共立因以整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早立

立容○肱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

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坐尋常之內曰肅坐

發首低肘曰早坐坐容○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

掉肩不下上身以不則從之兩任行容○趨以微

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不足如射箭趨容○旋



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移如驚條其固復也如
濯絲辟旋之容○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
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拜以磬折之容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遠無
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拜而未起伏容
佩玉○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衝耳捍珠以細其間瑤
璃以頌之○蓋圖以象天二十八揅以象列星軫
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

春秋○楚惠王食寒瀆得蛭而吞之鄒穆公食鳧鴈
必以糝寧二石粟以易一石糝晉文公見大蛇橫
道不忍攻之三日夢天誅蛇視之蛇魚爛矣胡亥
為公子饗群臣視其覆狀善者因行殘敗及即位
皆知天下之棄也

先醒○懷王問賈君曰人謂知道者先生何也對曰
為先醒也世主未學惛然猶醉也學問不倦昭
然先寤故曰先醒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
不醒者

耳痺○載子胥吳越事

諭誡○文王書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
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召吏視之信有



之文王曰速以人君禮葬之史曰此無主矣請以
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柩何其倍民也
士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背槨骨况生人乎
退讓○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之邊
亭皆種瓜梁數灌瓜美楚希灌瓜惡楚亭惡梁亭
之賢已夜竊梁亭之瓜有死雉者梁亭請其尉亦
欲竊往教播楚亭之瓜宋就教令人往為楚亭夜
善灌瓜楚亭旦而往瓜已灌矣瓜日以美察之乃
梁亭也楚王聞之乃謝重幣以交於梁梁楚之驩
由宋就始

勸學○以南樂千里重繭以問老聃為證

道術○謂其本謂之虛其末謂之術

六術○謂道德性神明命六者德之理也他事亦皆
以六為度六親始於父父有二昆弟弟以至從父兄
弟從祖兄弟曾祖兄弟曾祖兄弟又有子為族兄
弟凡六故六為制而止矣愚按此說則六親者諸
父也諸父兄弟也從父兄弟也從祖兄弟也曾祖
兄弟也族兄弟也

大政○脩政○叙黃帝至成王之言皆諸子之說

禮容語○載魯晉禮容之事多在傳所載者



胎教○言教子

立後義○言立子

右賈誼新書十卷淳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以家藏本刊于長沙所論漢事比見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威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衆漸空非謂必以兵勝以詭竒才得爲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玉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真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其本說以道爲虛以術爲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漢天下爾○文王葬槁骨之言出多以爲斲靈沼得之此以爲夢意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干事情則此事爲近之

新序

新序十卷漢劉向之所集本朝曾鞏之所校者也周秦至漢君臣言行苟足爲世教者類在焉其前五卷皆曰雜事警戒居多惟江乙謂昭奚恤爲狐假虎威



此乃小臣離間之言恐不當錄使昭奚恤非其人而
楚用之併楚君亦且與之俱輕矣北方豈其以君之
故而畏之哉樂毅挾四國之兵脅齊七十餘城掠重
器負寶而去之此盜也縱惠王不信讒而易將毅亦
必無以勝二城必死之守也乃以毅與管仲同稱何
哉次六曰刺客自桀紂以來戒之詳矣惟蓋獻子誇
得顏回茲無虛二生爲富則未必然蓋顏子未嘗仕
於大夫之家也次七次八曰節士曹子臧致國於殺
奪之成公亦異於大伯伯夷之讓矣季札乃慕而效
之寧滅其宗國若魯公子勝不義宣公之殺奪而終
身不食其食此爲能審所處爾晉太子逆蛇祥而伏
劍石奢以不私其父而刎頸季離多殺不辜而自戕
介之推怨對而就焚申徒狄嫉世而沉河果其輕生
如此此皆死非其所不可言節齊大史死於職此真
足言守節之士(蚤乎)不忍宗國之將亡而自殞其志
爲可悲而餓者不食嗟來之食袁族自欲歐出其盜
之食書之亦可厲天下後世之無耻者矣程嬰既立
趙後自殺以下報杵臼劉向以爲過然使果有此事
而事定嬰不死是給杵臼使之先死也於義亦合有
所處次八曰義勇晏子獨免崔杼之盟王子閭不受



白公之立最為得義如弘演輩死非其所當死矣次
九次十曰善謀戰國謀臣皆苟焉一時耳至漢張良
始多善謀然封信越以分地所能助帝滅楚者此謀
而殺信越者亦此謀召四皓以輔太子所能護惠帝
者此謀而殺戚夫人者亦此謀以偶諸沙上者為謀
反所能封雍齒安一時者此謀而啓帝疑心叛者九
起致帝卒斃於行者亦此謀大抵機動於此功成於
彼成其一必不能保其二未嘗明白一言以義理而
折衷之俾相安無後患焉殆亦權謀耳未得為盡
善也

偏袒

一卷是龍種
臣推車障利第三卷

二子乘舟詩

黍離以為壽閱其兄
而作詩第七卷

說苑

說苑者劉向之所校讎去其複重與凡已見新字者
而定為二十卷名說苑然自今觀之其間煩重與新
序混淆者尚亦多有且亦多傳會如唐虞三代孔門
問答其詞旨議論殊非聖賢氣象楚莊王賢君而謂
其築臺殺諫者七十二人秦皇嚴誅謗之誅而反謂
其能受茅焦鮑白令與侯生二人之極諫凡欲言其
臣之節必先甚其君之惡形容文致殆非人情曹參



大賢謂其因耘瓜而擊其子幾死子路高弟謂其欲
釋古學揆之事理皆未必然又桑穀之祥既以為太
戊又以為武丁於書則武丁乃鼎雉之事耳龍蛇之
章既以為介之推又以為舟之僑於傳則僑乃戮於
城濮之役耳鴻鵠六翮之喻新序以為因桑告晉平
公說苑以為古乘善趙簡子不脅扶君之事新序以
為虎會事趙簡子說苑以為隋會事晉文侯君不能
致士之說新序以為大夫對衛相說苑以為田饒對
齊相宗衛解衣就鼎以諫佛胎之說新序以為田單
說苑以為田基是二書定於一人而自為異同若嚴
別嗜齋之訟一以為公叔文子告楚一以為晏子告
齊是一書重出而亦自異同劉向自以為去其複重
而尚若是何哉方南豐編集時官書僅有五卷後於
士大夫間得十五卷以足之則後世之殘斷錯誤非
必皆劉向本文耳然其指歸皆出於勸善懲惡冀扶
世教雖不盡純而最多精語過於諸子之雜書橫議
遠矣君子亦不可以不觀也而南豐乃譏其徇物者
多自為者少

一枝梅

越使送梁王

半藥酒

管仲

兔相

謂為相也

蟹與

蟹蟹巨虛二者相假相愛。龍化為魚被射天帝



不禦射者

九卷

泉不更鳴東徒亦惡子之聲

十五卷

御呼駢亦呼

同夏也

承明

承明堂

率禮不越今詩

發太公望老婦之棄夫

八卷

長年

尊上之稱

孔子

譽趙襄子管仲哭鮑叔

此二事

皆合考

三歸之臺管

以禮得民而作祠田之祝于

求多

春秋繁露

楚莊王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不予專討也靈王殺

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齊桓不予專地而封

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此楚靈

所以稱子而討也愚謂諸侯專殺直書而罪自見

子者楚之爵非稱子以討其罪也凡例之陋說耳

○此篇又載春秋分十二世為三等定昭三世

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四世君子之所聞也僖

閔莊桓隱五世君子之所傳聞也○又接詩率由

仇匹今詩作羣匹

竹林

○謂邲之戰楚莊舍鄭美矣而晉欲擊之故晉

變為夷狄楚變為君子○謂司馬子友為其君使

發君命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謂鞍之戰

齊頃公被獲自是恐懼不聽聲樂不食酒肉內愛

百姓外敬諸侯終其身安寧是福生於憂○謂鄭



伐許伐豷叛盟故夷狄之

五杯○謂機文公以喪襄公乃四十一月方娶納幣之月在喪之分也○謂趙盾殺君四年而後別嬪復見在不討賊而已猶子未嘗藥加之弑父

五英○謂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如公子目夷之類

精華○謂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報○謂大旱者陽滅陰也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故鳴鼓攻之○謂齊桓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柯之盟見大信一年

而近國之君畢至郵幽之會是也後二十年尚未能大合諸侯救衛邢見存亡繼絕之義明年而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其後矜功而不修德楚人滅弦而不憂江黃伐陳而不救不救陳而責陳不離不交鄭而必之以兵自是日衰九國叛矣○謂晉僖以亂即位親任季子而二十年安寧王道○歷言五帝三王之治桀紂之暴以及周衰而舉春秋災異爲言○又歷舉春秋君臣行事而總以觀乎二字條舉而斷之凡連用二十一觀乎字此篇粗有文法



滅國。言春秋失國之君三十一。國之君五十二。

主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

服制象。劍在左青龍之象。刀在右白虎之象。較在前赤鳥之象。冠在首後玄武之象。

考功名。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之卜。大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寫之於海也。各隨其勢之傾側。

官制象天。天之大經三起而成。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人之身。有四枝。每枝有三節。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時有三月。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選有三人。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四選者。公卿大夫士。

調均。凡衣裳爲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爲有益於養肌膚血氣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爲治也。

爵國。謂天子千里。公侯百伯七十。子男五十。附庸。字者三十。名著二十。氏者十五。里。萬人曰英。千。人曰俊。百人曰傑。十人曰豪。



仁義法○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之爲言人也義之
爲言我也我無之而求諸人○之而非之人人
所不能受也○目弗視不見心弗慮不得雖有天
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
論弗知其義也

身之養莫重於義○體莫貴於心養莫重於義有義
者雖貧能自樂無義者雖富其能自存忘義而徇
利以賤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知
之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示嬰兒嬰兒必取棗
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
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
其於大者難知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
無恠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詐其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
實性○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性有善姿惟待漸於
教訓而後能爲善聖人言善人吾不得見使民性
皆善何爲不見也

深察名號○陰之行不得于春吉 月之常厭於日
光乍傷乍全天之禁陰如此



五行○地出雲為雨○風地下○以其功一歸于天

為人者天○云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五行○為木五行之始水五行之終以相生而言

陽尊陰卑○謂天之大數畢於十旬陽氣以正月始

出於地至其功必成也積於十月人亦十月而生

王道通三○謂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

三畫著天地人而連其中者通其道

天容○謂聖人祖天而行

天辨在人○謂陰陽之會遇於南方以中夏遇於北

方以中冬者金木水火各奉所主以從陰陽相與

一力而并功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大陽

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

也大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

陰陽位○陽以南方為位地方為休陰以北方為位

南方為休

陰陽終始○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

陰陽義○陽者天之德陰者天之刑

陰陽出入上下○春出○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

右陽而左陰冬右○陽



天道無二。一而一。

之仁也。

煖燠。○天之道出陽。

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

基義。○謂凡物必有合。

四時之副。○謂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

人副天數。○謂天德施地德生人德義。

同類相勤。○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

燥。

五行相勝。○五行相生。○五行逆順。○水治五行並

言隨時施政。

治亂五行。○言相干則災。

五行變救。○云木冰春多雨之類皆以人事救之。

五行五事。○言證應。

郊語。○言事天子之義有缺文。

郊義。○言王者歲一祭天必於正月上辛。

郊祭。○言喪不廢郊祭。

四祭。○四時祭先祖父母此篇云已受命而王必先

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

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文王之伐崇也。

記。○言文王受命。

又證以文王受命有此武



功

順命。言天子之尊事天之說。

郊事對。載漢遺廷尉湯問仲舒郊事問答。

執贄。謂鴈有行列之治。羔有角而不任類。仁殺之不諦類。死義者跪乳類。知禮者羊之言。猶祥王有似乎君子。

山川頌。山則龍從巖。巖則鬼巖。鬼久不崩。強似仁人志士。水則源泉混混。汙汙晝夜不竭。或養萬里而必至。

求雨。四時各以其日。與其方。隨其色。為土龍。闔閭門。置水其外。而開北門。又止雨。反此。

祭義。五穀天所以賜人。受賜而薦之宗廟。循天之道。天有兩和。謂中春中秋。

天地之行。言服食當順時。

威德所生。春者天之和。夏者天之德。秋者天之平。冬者天之威。為政不可不察。

如天之為。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天者未嘗滯鬱在人。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

天地陰陽。謂天地之陽。木火土金水與人而十人。召然萬物之仁。最為天下。只。



天道施。聖人見端，不知本一而化萬。

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開舉五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顧思古注皆其所著，書名本朝崇文總目，繁露七十卷八十二篇，與隋書志卷目同，且謂其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總以繁露為名，又即用五杯竹林題篇已疑，後人附著矣。及中興館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篇，新安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非本真，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持多御覽見太平

興國間，編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合此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興後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近世胡尚書桀為萍鄉宰，日刊之縣齋，僅此三十篇而已。其後得攻媿樓參政校定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舊，復今其兄胡槻既刊之江東漕，其後岳尚書珂復刊之嘉禾郡齋，世遂以為定本。攻媿謂為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壯篇第一，謂為潘氏本有之。三於調均一篇，萍鄉本列曹第二十五及女媧再本，及此篇則不



知何說也又程氏語通心載於左青龍象刀
在右白虎象較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謂
此數語今書所無而今書取制象篇此語實其
存程氏以爲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按今書惟對
膠西王越大夫之間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
多煩猥甚至於理不剛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
其道而敗春秋責之襄公豈由其道者耶如去
周無道而秦伐之以與殷周之伐並言秦果伐
無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
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玉正月之玉爲文王恐春

秋無此意如謂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恐隆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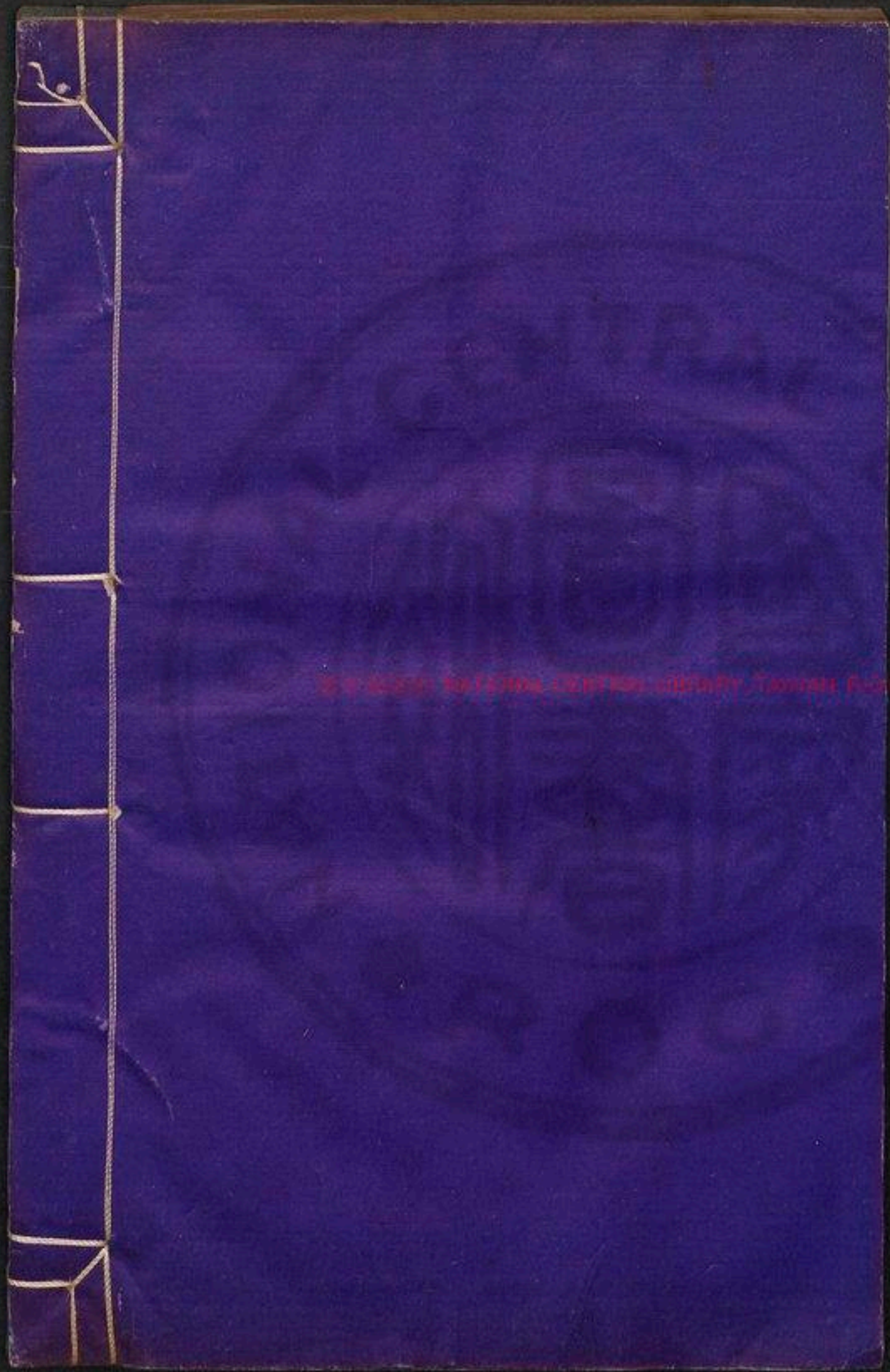
未有謚如謂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湯主天
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有當如謂
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于山川不見災而
懼可矣禱于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若其謂
性有善姿而未能爲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爲善
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見
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又未明乎本然
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
曾謂仲舒之繁言而有定乎歟易公讀繁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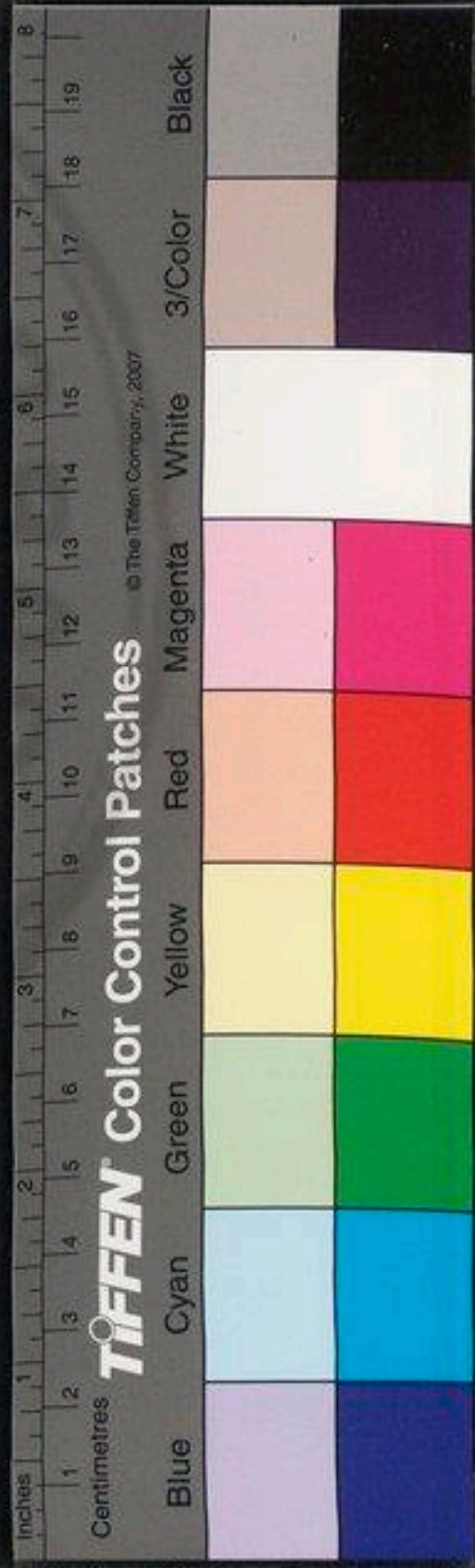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六

言其非真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
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
又孝者所宜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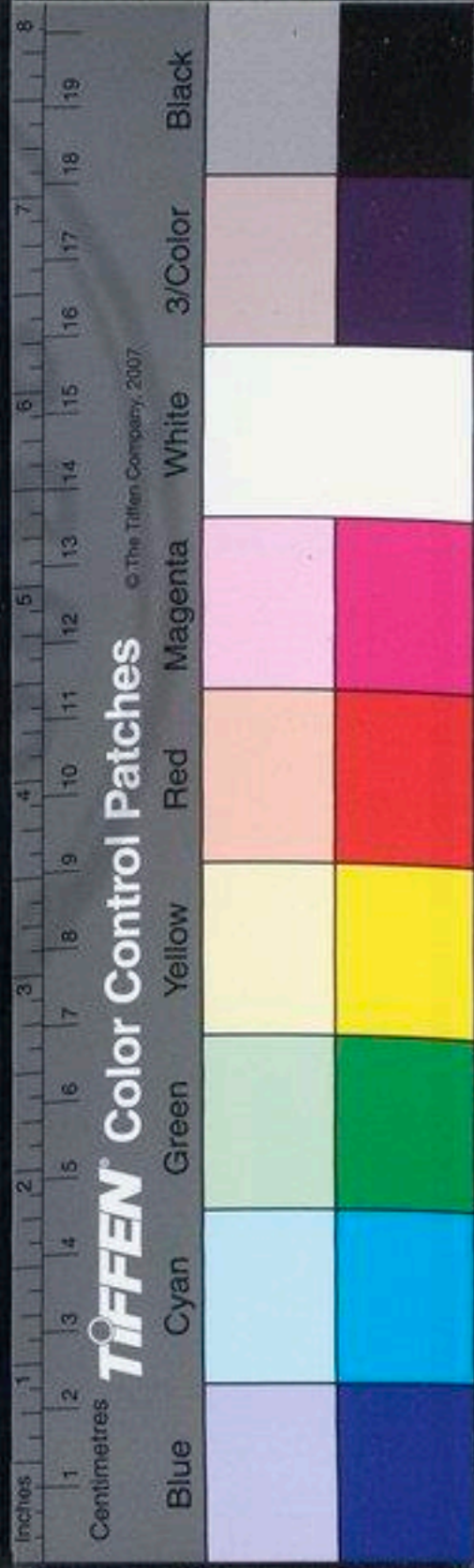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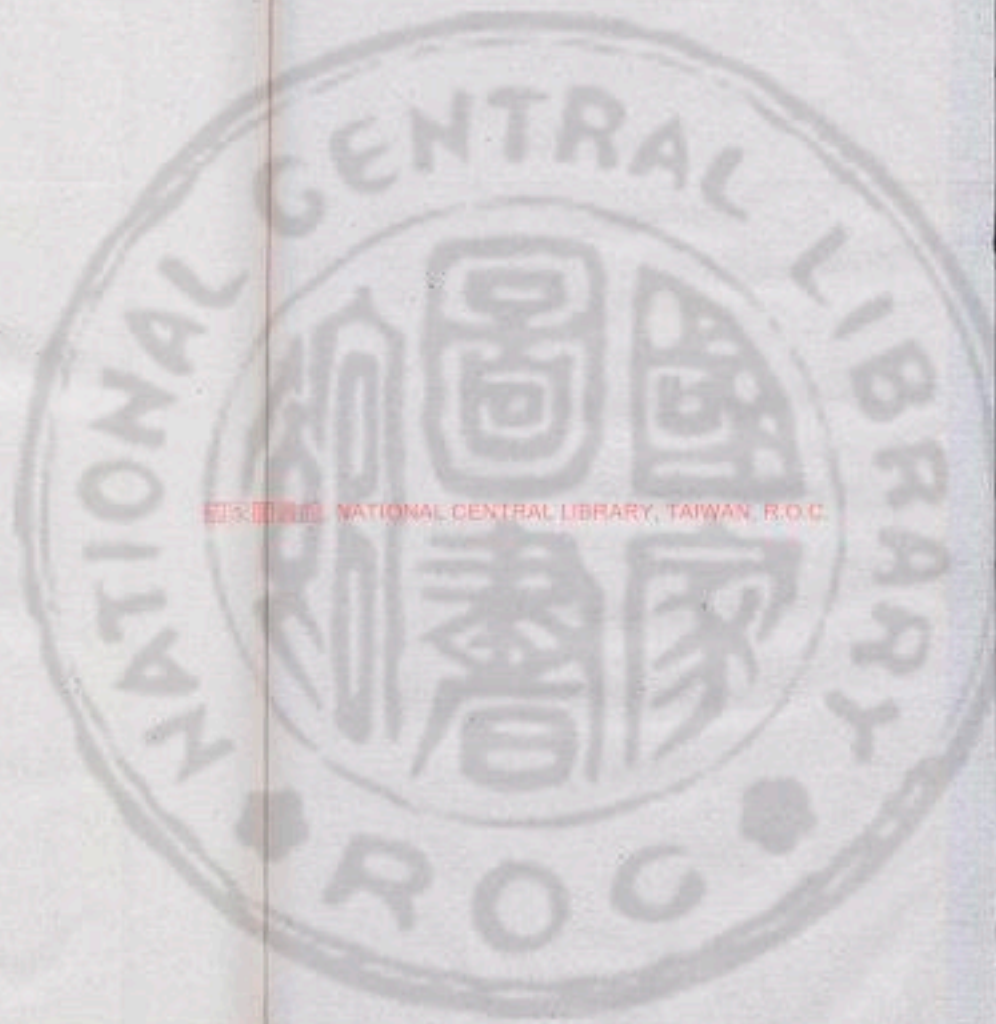
Digitized by eGangotri Library, Varanasi, Indi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3492011 246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七

讀諸子三

論衡

王充嘗師班彪博學有獨見既仕不偶退而作論衡
二十餘萬言蔡邕王朗嘗得其書皆秘之以爲已助
蓋充亦傑然以文學稱者惜其初心發於怨憤待論
至於過激失理之平正與自名論衡之意相背耳如
謂窮達皆出於命達者未必賢窮者未必不肖可矣
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堯舜之功敗亡非桀紂之
罪亦歸之時命焉可乎甚至譏孔孟而尊老子抑殷



周而誇大漢謂龍無靈謂雷無威謂天地無生育之
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蠛蠓欲以盡廢天地百神之祀
雖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無知不能爲鬼而忽
蔑之凡皆發於一念之怨憤故不自知其輕重失平
如此至其隨事各主一說彼此自相背馳如以十五說
主土龍必能致雨矣他日又曰仲舒言土龍難曉如
以千餘言力辨虎狼食人非部吏之過矣他日又曰
虎狼之來應政失也凡皆以不平之念盡欲更時俗
之說而時俗之說之通行者終不可廢矯枉過正亦
不自覺其衡決至此也惟其辨訛正謬有裨後學見
聞者則取節以列下方

辨三代姓。世稱禹以含薏苡而生故夏姓姒高以
含燕子而生故商姓子稷以母履迹而生故姓姬
薏苡草也燕子鳥也大人迹土也皆非氣安能生
且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何爲浴於水或禹高后
稷之母適欲懷妊偶吞薏苡燕子履大人迹世好
竒恠因以爲姓 三卷

辨胥濤。浙江山陰江上震江皆有濤蓋水發海中
漾馳而已入江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猶廣陵
曲江有濤文人賦之稱大江浩洋曲江有濤亦以



隘狹也溪之深者安洋淺者激揚為瀨夫瀨一也謂子胥為瀨誰居溪谷為瀨乎按瀨入三江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為瀨子胥之身聚岸灌也瀨之起也隨月盛衰如子胥為瀨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投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始皇渡湘遭風問湘祠堯女舜妻怒斬其樹夫謂子胥之神為瀨猶謂二女之神為風耳

辨齊桓公。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因如夫人者六人而誤耳又謂其負婦人以朝諸侯或婦人立於後耳桓公千歲一出之主也葵丘稍驕畔者九國况於禽獸之行無禮而可留諸侯哉

辨星退舍。宋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徒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徒十舍乎善言延壽二十一歲堯舜獲壽千歲乎太卜欺齊景公以能動地晏子謂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不當動之言星徒猶太卜之言地動宋無晏

辨射日。射不四日之行天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射日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羿紂之惡射天射地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



以德滅十目而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

辨武王曠怒風止。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曠目重天怒也風何止或時風偶自止耳

辨魯襄與韓戰。摩艾日返三舍。摩安能返日。日一行一度退三度是日却三日也。或戰時日正卯戰迷謂之暮轉而轉左曲道日若卻耳

辨燕丹。燕丹誓天使日再中乃得脫秦何湯園憂臺文王拘囚姜里孔子厄陳蔡天不能祐

辨杞梁妻哭而城崩。鄒衍仰歎而霜墮師曠鼓琴而晉旱皆適然耳師曠初學時非直一再奏風雨當空矣矣

辨天雨穀。穀生草野成熟委地疾風暴起與之俱飛風衰穀集謂之雨穀。天地生凡有葉實可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

辨梁山崩壅河。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縞哭乃流實則山初崩土積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竟流東去耳。五卷

辨黃帝葬衣冠。衣不離形如仙去衣冠不宜遺黃



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乃葬不死者之衣冠與實死者無異非臣子實葬之必別生於死之意也

卷七

辨稱孔子于七十國。增之也至不能十國八卷

辨太公殺隱士。狂譎華士云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櫟烈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愚謂太公安有殺隱士之理太公始亦隱士耳謂其殺隱士必欲人皆致命於國者韓非等妄言以售私說耳此不待辨十卷

辨謂蓬脯蓬指蓬莖莖指莖莫英莫英指莫英日日指日在軼在軼指在軼能能指能龍龍指龍倉光倉光指倉光水獸水獸指水獸皆妄

附雜錄

孟子以眸子觀人正否眸子稟於天不同與性善之說自異

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謂識紂惡於孩子之時按今本作刻子

禮曰刻尊爲雷之刑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

則鳴盛夏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交爭則相校

軫如以十水灌治鑄之火氣激烈若雷之音矣卷六

宋有御馬者不進劉而棄之溝又駕一馬又不進又

劉而棄之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



法也 十卷

禹鑄鼎象物使不逢不若蓋使人識而避之耳論衡辨其不能辟除神姦非也

樹檀以五月生葉後於春榮之末其材強勁車以為軸不崇朝輒成曹真采果之物也

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恠天曰風巢居之虫勤且雨穴處之物擾夜及半而鶴

唳晨將旦而鷄鳴物應夫氣之驗也兩自有時非禱祭可得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

知病之必不可治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禱召醫和藥者則痛殷勤冀有驗也禱祭者之用心

慈父孝子之心也 十五卷

蟹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貴 十卷

子雲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 十八卷 又蜀富人賣錢千願載於書子雲不聽 十九卷

龍舊六為七十九卷 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 天晏賜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又曰察掌理者左右不觀左文明也

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陰氣尊



物而生故謂之神神伸也伸復無已終而復始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

尹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以愚按漢注謂鬼有知而亡去每疑棺尸無亡去之理今論衡之說近之矣 二十一卷

甲乙日病者生死之期常在庚辛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夫人之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爲骨肉陽氣主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其故骨肉堅精神強骨肉精神舍錯相待故能常見而不滅亡太陽之氣

孤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神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二十二卷

夫毒太陽之熱氣也鴆蛇冷葛巴豆皆生南方熱氣所鍾也太陽火氣常爲毒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南越之人祝禁輒效口舌爲毒也謂諱而益宅者尊長在西尊無二上故不可益諱刑徒不上丘墓者爲媿見祖父皆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

世諱作言醬惡聞雷不欲積家踰至春也 二十三卷
漢俗解除之祭先爲設膳食已驅以刃杖



袁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漢俗解土為土偶像鬼人巫祝之

識書謂孔子預知秦皇上我之堂按始皇實不至魯
彥何知牛介葛盧知牛楊翁仲知馬耿皆古射事之
類也

謂三易皆六十四卦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
非演為六十四也

謂六典不與今禮相應按今禮經不見六典

謂論語之篇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者懷持便也漢
自武帝得之孔壁皆名之曰傳至孔安國以教晉

人扶卿始曰論語

彈雀則失鷄射鵲則失鴈方負畫不俱成左右視不
並見

三胥滿篋不成為寶 二十八卷

墨家薄葬右鬼厚其精而薄其屍自相乖反

左傳出孔壁國語左氏之外傳

公孫龍鄒衍書虛誇與管商書相反而太史兼紀三

伐世表言帝王皆黃帝子孫而殷周不紀謂之為

大人之精氣亦兼紀

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敘稱而怒馮圍諧



說而喜號俗而以鵠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癰疽
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故斷決知辜不必臯陶
調和葵菹不俟狄牙問巷之樂不俟韶武里母之
祝不待大牢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盈盎
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

見三十卷終

兒生啼聲鴻朗高陽者壽

人壽以百歲為正人形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

夫尊公嫗為丈人

一卷

歷陽之沉長平之坑同命俱死者國命勝人命

水潦降不默魚故魚以蠱蛇新化魚敬魚

物多變人獨不變者直得正也刑不可變則壽不可

增牛壽半馬馬壽半人

陽烽取火五月丙午日中鍊五石鑄器磨礪生光仰
以向日則火來至今以刀劍之鉤月摩拭向日亦
得火

伊尹母夢謂曰出水疾東走且如其言顧其鄉皆水
矣

一卷

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而避之文
王受命已在生時書稱天乃大命文王者與天合
同若天使之



周人世碩作養書謂人惟有善有惡在所養焉董仲舒因孟荀言性不同作情性之說謂性生於陽情生於陰曰性善者見其陽謂惡者見其陰劉子政反之以性在身爲陰以情形於外爲陽三卷
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至十一月減一分歲日行天十六道
日月行遲天行疾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若蟻行
碓上

氣十一卷

頓牟撥芥礪石引針

漢制立春東耕立土象人男女各二
射布各候示射無道諸侯也

凡蟲爲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

神農藏種方煮馬屎以汁漬種令永不虫

虞舜重瞳子舜亦瞳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有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門三盈三虛十六卷

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

違失神之實。敬者內氣也

漢祭靈星即古雲祭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漢春



雩之禮廢秋雩之禮有又或訛為祭明星又曰歲
星實龍星也龍星三月見則雩祈穀兩龍星八月
將入則秋雩祈穀實惠謂論衡釋靈星名似矣
實則古之雩祭止因龍見而雩此祭之候也未必
祭其星也

牒截竹為筒破以為器讀斷木為繫拊之為板

如筆墨乃成文字片如利乃成奏樂也

見十卷十三卷云此李梅杏菴丘散野布施

而布施矣

孟年

建初

瓦屋

樂之瓦屋並

見北七卷

申鑒五篇東漢荀悅書也自言道本仁義備在典籍

前鑒既明後復申之謂之申鑒然大抵辭繁理寡體

亦不一政體第一時事第二多舉凡自煩用汲冢周

書之體俗嫌第三雜言第四第五多用或問頗效揚

雄法言之體其言之合於理者如曰人主有公賦無

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

有公怒無私怨如曰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

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如孺子之驅雞

也而見御民之術迨則飛踈則放志志安則循路而

入門或問卜筮曰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

而怠之謂損或問避疾厄曰可避非身可逃非神孺



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或問神仙之術曰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體宜調而矯之神宜乎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又謂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進忠有三術先其未然發而止之謂之戒行而責之謂之戒凡其言之合於理者如此如曰善治民者治其性故既可使與伯夷同功則喜於立論之過論性情者屢章而當理者殊少文亦頗卑弱與其所著漢紀頗不類未和果悅之真否此本淳熙九年尤袤刻江西漕司

乾坤鑿度

鑿度不知誰所作矯黃帝而爲之言云宓犧氏之古文黃帝演古籍文而蒼頡修爲上下篇上篇乾鑿度鑿開也度路也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其說謂有太易而有太初而有太始而有太素乃及古帝者之代與乃及乾坤巽艮之四門乃及坎離震兌之四正至若配身取象取物制度等說支離矣下篇坤鑿度也謂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謂坤元十性謂坤有八色曰蕩配曰凌配支離益甚矣乾坤鑿度多言太率詞遊而理寡又有周易乾鑿度周易坤鑿度二



篇又皆矯孔子而爲之言竊取繫辭餘言太極兩儀
八卦而生六十四卦而至爻象復歸太易太初太始
太素之說謂太易未見氣也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
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較之乾坤鑿度文頗明直是
出一人之手而僞爲古今華質之不同以互相發明
者歟然以日之十干辰之十二支星之二十八宿指
爲大衍之數五十於易未必合而以易之三百六十
祈當暮之目是京房卦氣之法此書正爲此作而前
冒大易爲重耳若其謂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侯
作靈臺改王胡布王魏天下受錄應河圖又謂消息
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恐皆非君子之言而謂帝
乙以生日爲名亦非殷以即位之年太歲爲號考歷
者已得之矣

易緯稽覽圖

緯雖非正書然出漢世此書言至今大唐上元二年
乙亥卦起中孚不知何人作也書有推天元甲子之
術推易天地人之元術皆墮小數不足畱情其曰癸
巳元年一百九十萬八千八百五十三歲乃加太初
元年殆誣誕耳惟其謂六日八十分之七注云一卦
七分此爲京房卦法則明至每候言災異之應恐亦



未必然

易通卦驗

卦驗有於七經於河洛之目於理無所考而亦矯孔子為之辭首云太皇之先與耀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神此不過為無所考以相欺大率為卦氣發然僻書耳

周易參同契

參同契者漢漢世上虞人魏伯陽所造其說出於神仙傳不足憑為之注釋者五代末彭曉則此書必出於五代之前也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此方士煉丹之書謂與諸丹經理通而義合也然必冒周易為稱者煉丹取子午時為火候是為坎離因用乾坤坎離四正卦於橐籥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要皆附會周易以張大粉飾之其實煉丹無符於易本無預於煉丹而今世言火候者因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終不相合其妄可知近世蔡季通李轉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而晦翁与之游因為校正其書頗行然求其義則終無



之嗚呼煉丹之說盛於唐而唐世人主若士大夫凡
惑然者無不速其死此書又可尚乎道書媿伯陽傳
言伯揚將三弟子一白犬入山作金丹丹成為犬大
死伯陽自服自死弟子繼服又死二弟子不服而出
山為伯陽求棺斂至則伯陽已活矣其鄙如此且或
有之人生柰何以一死試丹而伯陽之再活者今安
在壽幾何耶

古三墳書

孔安國作書序明言孔子去三墳而斷自唐虞二典
為書今信安毛漸正仲乃稱元豐七年奏使京西得
古三墳書於唐州比陽道民間為偽固不待辨而知
特其所以為偽有不容不辨者夫三墳雖不可復知
槩以今之二典則載事之書後世所謂史典之類也
今其書乃以山墳為第一而指為天皇伏羲氏連山
之易以氣墳次之而指為人皇神農氏歸藏之易以
形墳又次之而指為地皇軒轅氏坤乾之易愚按伏
羲畫八卦歷文王孔子而成今之易三才之道備焉
此外無餘蘊周禮六典晚出於王莽劉歆始有連山
歸藏周易三者之名意謂夏商之世各自有易於義
無稽而好異者喜言之自謂博古已成空談况於竊



取其名為三墳之書然乎否耶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一字各釋為一事實皆無理山墳綴以姓紀之篇氣墳綴以皇策之篇形墳綴以政典之篇亦皆無理毛斬乃以胤征嘗引政典指為證據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因以記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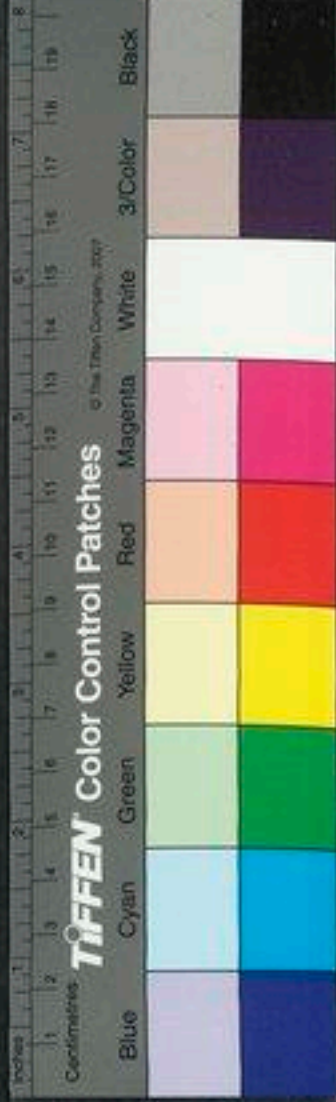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八

讀諸子四

孫子兵書一

孫子言兵首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切切欲道民使之與上同意欲不戰而屈人兵欲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至論將則謂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蓋終始未嘗言殺而以於兵為戒所具於先王之訓者惟詭道一語然特自指其用兵變化而言非俗情所事效詐之比且古人詭即言詭皆其



取其名為三墳之書然乎否耶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一字各釋為一事實皆無理山墳綴以姓紀之篇氣墳綴以皇策之篇形墳綴以政典之篇亦皆無理毛斬乃以胤征嘗引政典指為證據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因以記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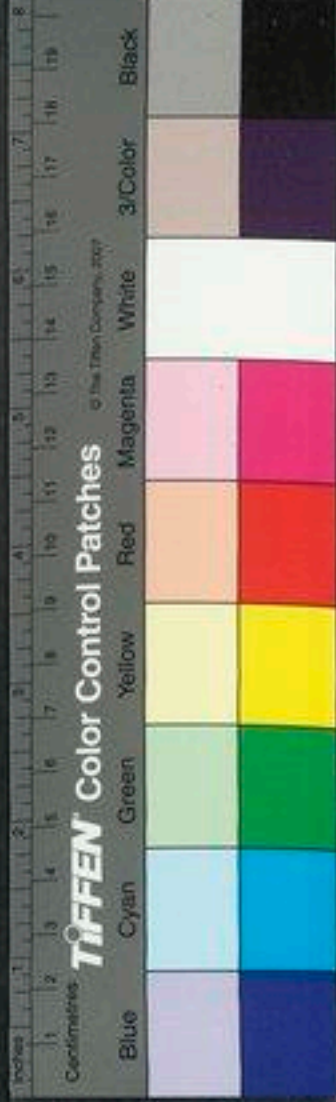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八

讀諸子四

孫子兵書一

孫子言兵首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切切欲道民使之與上同意欲不戰而屈人兵欲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至論將則謂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蓋終始未嘗言殺而以於兵為戒所具於先王之訓者惟詭道一語然特自指其用兵變化而言非俗情所事效詐之比且古人詭即言詭皆其



真情非後世實諫而反謬言誠者此也若孫子之書
豈特兵家之祖亦庶幾乎立言之君子矣諸子自荀
揚外其餘浮辭橫議者莫與比

慧豆程蟻附分數率然常山風起之

日箕畢

吳子兵書二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為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
術也審敵可否未嘗言殺機權議論亦足為孫子之
亞矣嘗勸魏文侯饗賞有功行之三年士不得令而
奮奮發起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乃發無功而不與與
者五萬破秦者五十萬

天竈大谷龍頭大山

司馬法兵書三

司馬法者齊司馬穰苴之書也謂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首叙蒐兵命將之禮軍容國
容之義三代兵車旂章之別蓋述典刑之舊爾至其
言兵則細矣非孫吾比矣至謂夏賞而不罰殷罰而
不賞周德衰而賞罰兼之則背理之言也蘇子古史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兵書四

兵自黃帝立丘井法井字形開方為九五為陳法四



爲開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數終於八也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也大公實繕其法至管仲復脩大公法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五十軌爲理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帥故萬人爲軍皆本司馬法也陳數有九大將握奇零其中四頭八尾觸處爲首諸葛亮以布八陣圖李靖本之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外畫之方內環之方以成六花名六花陣故靖言兵專本乎正自謂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至於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靖謂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謂魯韓擒虎但以奇爲奇以正爲正爾蓋兵家之立言無出於孫武而兵家之講明亦無過於李靖矣

靖言愛士太宗以威克厥愛詰之靖必對以成克者一時誓師之言愛結者平時養士之素可也顧乃謂愛設於先威設於後尚書所以謹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則非書之首矣古者齋廟授鉞蓋必不得已而用兵故告之宗廟且示謹重也靖乃曰假成於神則不知古人惻怛之心矣孫子首篇



其一曰道而繼以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至曹公注
釋亦云導之敬令是訓導之導非道德之道也靖
乃曰道之說至微不至深易所謂聰明睿智則亦非
孫子立言之本旨矣太公謂步兵與車騎戰必依
丘墓孫子謂天際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太宗
問二說不同而靖專主太公竊意太公言戰當有
所依孫子言屯當審所寓二說自並行而不相背
靖言張良學太公六韜三略此殆因圯上老人授
書而言竊意韜略乃後世附會未必太公之書若
其論高祖不善將將始靖欲太宗保全功臣耳亦
未得為確論將將自是御之於方用之初保功臣
自是全之於已用之後

天地風雲龍虎鳥

蛇天地旗號風雲藩各三門

太公謀太公

四種

權謀形勢僕射漢魏之間軍

人射一

尉繚子

左書曰五

尉繚子謂對梁惠心王而言其說欲絕拘忌嚴法令務
耕織使三軍一心畏將而不畏敵而譬之於水謂水
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摧者無異也性專
而觸誠也嗚呼此殆孟子所指我能為君戰必克者



歟雖欲審囚決獄不殺無罪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然
立爲什伍相揭之法專務殺其士卒使之畏已而以
殺卒之半爲善用兵孫吳談兵已不如此况仁人乎
然其言曰亡國富倉府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此足警
有國者云

物

折矛

城一丈十人守

甲冑之士不拜

馮人之不責禮

將主旗鼓

非將事

金鼓鈐旗

鼓進金正鈐傳

令旗麾也低旗

則移金鼓

便擊則坐

鼓節

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

鼓鼓也奇不絕驚鼓也

黃石公三略六略

兵書六七

韜略世謂出太公雖李衛公亦云以愚觀之僞書爾

春秋荀吳始嘗舍車而步漢以後始有騎將今其書
以車騎步分三太公時有之乎春秋後始有霸三代
雖有伯不以霸稱也今其書歷叙皇帝王霸太公時
有之乎春秋霸主始有結連與國深入人境者今其
書稱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又云行數百里人馬
倦休太公時有之乎又謂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
皆有分肉之心此龍衣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語而
贅婿者秦始皇有之其書亦稱贅婿且自謂三略為衰
世作則不能自掩其為後世之僞明矣况其為書類
多掇拾三略大率以柔弱不貪為主此老子之說也



六韜言猶豫狐疑之戒巧吳子之所已言也言山兵者即吳子之谷戰言澤兵者即吳子之水戰十四變即吳子之十三繫十一卒即吳子之五練銳教戰即其士先教戒之說分險即其過敵谿谷之說兩不張蓋等語出尉繚子書火戰等說亦備孫子書而消又不絕等語又徧集古書者也要其前後本無主說三略既不見上中下可分之的六韜亦不見文武健虎豹犬之義大抵書之不切於兵者居半切於兵者多死法敵而水偶人也則可耳其最無理者文伐十三節皆陰刻陷人之語豈文伐之義乎股肱羽翼七十一人輕重失次泛其無紀豈股肱羽翼之義乎文王聖人也太公閻風興起動盍歸乎來之思武王以聖繼聖順天應人而太公興鷹揚之師今顧以孩提視文武謂其求教太公雖帝堯之聖亦文王所未聞待傾聽而始知焉此皆根於小猶得師一語故附會至此耳然按六韜謂太公坐茅而漁尉繚子又謂太公爲牛朝歌賣食盟津餘七年王不聽而遇文王是則卜繚之說尚未定也況韜略可信甚爲太公之書乎其書之播詠人口者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懸絲後變



師不宿飢而先之以軍讖曰則是引古語也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
者殘然先之以故曰則亦用古語也曰以義誅
不義若決江河而澆熖火臨不測而拚欲墜其克
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此語
是以發明仁人用兵之本心曰天下非一人之天
下乃天下之天下亦至今為名言

陰符

凡入等主將變
急遠使用之

天潢天艇

一物也以故壻
飛江濟海壻壻

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

此孫烈於貧賤
快志之下骨靡

免罪之上古之
幾發發昏如此

陰符經

經以符言既異矣符以陰言愈異矣首云觀天之道
執天之行盡矣天之道固可觀天之行其可執也謂
五行為五賊謂三才為三盜五行豈可言賊三才豈
可言盜又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賊豈所以為昌盜豈所以為安即若謂人知其神而
神不知不神所以神此本老聃可道非道之說後世
有偽為道書者曰常清淨經有偽為佛書者曰般若
經千變萬化皆不出反常一語初非異事乃雷同語
耳言用兵而不能明其所以用兵言修煉而不能明



其所以修煉言鬼神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蓋異端之士掇拾異說而本無所定見者豈此其所以為陰符歟然則人生安用此書為也唐永徽五年嘗敕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不知果然否近世大儒亦加品題則事之不可曉者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五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九
讀文集

韓文

古賦

感二鳥賦豈真有羨於白鳥鸛鶴特因物託興使賤人貴物者知警尔

復志賦退而守其志也歲行未復云者歲星十二年

一周復公自述幼孤時未及十歲

閱已賦自傷不得其志欲靜以俟之

別知賦傷知心之難得不忍揚儀之去已也



其所以修煉言鬼神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蓋異端之士掇拾異說而本無所定見者豈此其所以為陰符歟然則人生安用此書為也唐永徽五年嘗敕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不知果然否近世大儒亦加品題則事之不可曉者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五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九
讀文集

韓文

古賦

感二鳥賦豈真有羨於白鳥鸛鶴特因物託興使賤人貴物者知警尔

復志賦退而守其志也歲行未復云者歲星十二年

一周復公自述幼孤時未及十歲

閱已賦自傷不得其志欲靜以俟之

別知賦傷知心之難得不忍揚儀之去已也



詩
元和聖德詩與麗雄富前輩或謂揮刀紛紛爭切膾
脯等語異於文五是致是附氣象愚謂亦各言其
實但恐於頌德之名不類或云公之意欲使蕃鎮
知懼

琴操大抵意味悠長拱挹不盡將古聖賢之作而述
之耶抑述古聖賢之意而作之耶猗蘭操有云薺
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辟約義精
尤當佩服蓋能全其所自得者投之患難而不變
志士仁人平居無異儔伍惟歷變而後可知薺麥
颺雪霜而茂者由薺麥之性自有陽和惟因君子
之傷乃是見君子之守也拘幽之亂曰臣罪當誅
兮天王聖明至哉言乎昔師席王宗諭教授於鄞
縣宰官余實從之游聞其講詩至衛莊姜慨然率
此章而言曰反已之切者惟見已之不然不見人
之有不然衛莊姜惟知為婦之當順而不見其夫
之不義惟知為母之當慈而不見其子之不孝此
心也何心也充其類而廣之大舜所謂父母之不
我愛於我何哉之心也文王所謂臣罪當誅兮天
王聖明之心也凱風孝子謂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亦此心也羅仲素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即所謂
指明此心也

南山詩險語層出合看其布置處

謝自然詩指其輕率之事爲幽明雜亂人鬼相殘不
知人生常理而弃其身身卓哉正大之見乎

秋懷詩寄興悠遠多感歎自歛退之意

赴江陵途中詩次叙明密是記事體內有云早知大
理官不列三后傳何況親狃敲榜發茲偷此語
可警世俗蓋此有唐虞之朝者大禹臯陶稷契也
禹平水土稷教播種而契教以人倫是爲三后獨

臯陶不預焉三后子孫爲三代享國長久雖益之
後爲秦亦綿延千百祀獨臯陶之後無聞焉或謂
臯陶之所司者刑也漢高祖再整宇宙一時際會
如蕭曹韓信張良肖之後爲蕭梁曹之後爲曹魏
張良好道家孝至今名天師者亦其後獨韓信夷
族以其所用者兵而刑之大者也臯陶明刑所以
輔唐虞之仁雖不當以漢事比然且不得列三后
之儔則刑之不可易言昭昭也司刑君子其可不
盡心歟

醉贈張祕書謂空客能文性情浩浩爲得酒意而



兒紅裾之醉如聚飛蚊可謂逸興卒章有至
不雕琢神功謝勛私此謂文字混然天成之妙也
公之自得蓋如此

送惠師靈師皆叙其游歷勝業終律之以正道

縣齋有懷自叙平生甚詳

岳陽樓叙洞庭之勝

薦士詩叙六朝之陋爲搜春摘花卉叙國朝之盛爲

奮猛卷海涼論文者可以觀矣

騫驥詩高自稱譽自視凡子也

山石詩清峻

汴泗交流詩叙教戰

雉帶前峻特有變態

條山蒼簡淡有餘興

贈鄭兵部詩慷慨

桃源圖前立兩柱一叙圖一叙詩方變合叙事中間

云大蛇中斷喪前王五馬南渡開新主只提秦晉

包盡六百年結云世俗寧知偽與真至今傳者武

陵人與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相應

皆明之以正理

贈侯喜以釣魚況人事捨小求大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感懷多興內云判司卑官不堪說來免挫楚塵埃間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歎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之行法於人猶得以伸其嚴如劉仁軌為陳倉尉榜殺中貴人折衝都尉曾寧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進士而覺庫監當不以辱之其於判司簿尉視唐重矣奈何朝廷視之雖重世俗待之益卑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關繫世道謁衡嶽祠惻惻之忱正直之操坡老所謂能開衡山之雲者也

杏花詩鈔斡字釋云鷓鴣聲

感春謂春風漫誕之可悲甚於秋霜摧落之不足惜此意亦奇東坡謂春蟾投醪光陸離不比秋光只為離人照斷腸皆是此意翻出

孟東野失子詩云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愚往年見臨安無夢和尚說辨散子後即枯死云出佛經齒落詩結以語訛默固好嚼廢軟還羨胡說最佳

赤藤杖歌赤龍拔鬚羲和遺鞭等語形容奇恠韓詩多類此然此類皆從莊生寓言來

送石處士赴河南幕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最工



辛卯雪万玉妃之句李花万堆雪之句寄盧仝猶上
虛空跨騄駘之句醉留東野爲雲爲龍之句皆立
恠以驚人者

招楊之果栢馬之喻愛之使進而誰氏子之作謂稱
道士爲癡狂尤正論也

石鼓歌雙鳥詩尤恠特雙鳥必有所指豈異端歟
贈劉師服詩可與齒落詩參看

聽穎師琴有曰噓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

贈張十八詩有曰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皆工於
刑容

調張籍形容李杜文章尤極奇妙

寄崔立之狀世俗羨科第之榮

月蝕詩律玉川子之豪歸之雅正尤切諷諫結句仁

厚有味

短檠歌有感慨意

符讀書城南廿多議其以富貴誘子是固然矣然亦
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於後世之飾僞者

病鴟詩有不絕小人戒誘使善之意

華山詩形容女冠之易動俗

書皇甫湜詩義留意園也猶尔雅注蟲魚枉思檇



當業孔顏愚謂此可減世俗之失蓋園池之適無
非玩物仲舒潛心大業三年不窺園知汲汲於所
當務者外誘不期而絕也

路傍堠以下皆公南遷時詩乍食鰕魚章李歎驚面
汗惟蛇舊所識開籠縱之蛤即蝦蟇亦初不下喉
也

寄李大夫以年 半百來日無多有少年樂新知衰
暮思故友之句

南山有高樹行猛虎行皆贈李宗閔巧喻而力詆文
之鋪叙頓挫甚佳

送澄觀詩我欲收斂加冠巾其於送虛師亦嘗云方
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人其人之心在在不放獨
惜其論太顛語少斟酌耳

山南鄭相公酬答詩烹斡力健倔斡當作鮮茫漫華
墨間華當作筆音釋序李少卿云○取晦耳垢也
上都挺切下乃挺切

讀東方朔雜事譴瘡鬼二詩皆稽滑以諷瘡云顛頊
子也

示兒詩以有屋自慰與符讀書詩正相終始
喜雪春雪詠雪等作皆曲盡形容之妙層出無窮



蒲萄詩以馬乳對龍鬚今俗呼蒲萄為馬乳而竹之
有龍鬚亦經見於此○作字讀與做同方橋詩作
字與過字同押

遠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贈鄭兵曹詩消除萬事無
過酒山谷詞各於其下去一酒字天然妙對

記夢結句安能從汝巢神仙李少卿謂仙當作山此
韻與間字連押當作山尤分明

詠筍與詠雪詩相類形容層出

送張侍郎以下諸詩皆隨裴相公東征時作

示姪孫相以下諸詩皆貶潮州時作

雜文

原道嗚呼自昔聖帝明王所以措生民於理使其得
自別於夷狄禽獸者備於原道之書矣孔孟沒異
端熾千有餘年而後得原道之書辭而闕之昭如
矣柰何溺於異端之士吹毛求鱗竊附程錄尚欲
陰為異端報仇耶此程門高第尹和靖力排語錄
之非歟程錄嘗謂愛主情而言蓋辨析精微之極
也仁者愛人此王吾夫子之言豈可因以博愛為
仁非原道哉彼以煦煦為仁而此以博愛為仁正
將以吾道之大擴其所見之小也原道不可非也



程錄雖嘗以虛位之說為非此決非程氏之言也
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此正孟子之言豈可反以
道德虛位非原道哉仁與義為道德去仁與義亦
自以為道德故特指其位為虛而未嘗以道德為
虛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又載昌黎言治國平天
下止及正心而不及致知格物此殆程子一時偶
然之言也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孟子言篤恭而
天下平皆不過舉其要而言豈必盡及致知格物
之條目而後可以為自脩而顧乃以此非原道哉
異端言心而外其天下國家者故昌黎言治國平
天下而特推其本於正心耳原道不可非也非之
之說三皆不過為異端報仇譽之之說一又不過
為異端借影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
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所謂傳者前後相承之名也所謂道者即原道之
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
易春秋以至絲麻宮室粟米蔬果魚肉皆道之實
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
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為治也故他



論異端又曰 孰然而執傳之耶正言此之所
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者
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云尔非他有面相授受之
密傳也託附程錄者乃發為異說稱譽原道以為
此必有所見若無所見所謂傳者傳人甚麼嗚呼
異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備見於
原道一書豈復他有險怪歇後語陰幽不可名言
如異端所謂不立文字單傳心印之傳者哉或者
此類多出於上蔡謝氏之門歟蓋不以愛為仁而
公竟為仁必欲掃除乍見赤子入井之心者上蔡
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謂有不一法門而言道無精
粗彼此之分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載僧人
摠老之言謂嘿而識之是識个甚麼無入而不自
得是得个甚麼者亦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凡今
所議原道之說往往類此愚故意其為上蔡謝氏之
門依倣而託於程錄也學者無以其語出於程錄而
遽非原道必以孔孟之說而稽之則於讀原道幾矣
原性論與生俱生而其所以為性者五仁義禮智信
最為端的生有三品之說正從孔子上智下愚不
多中來於理 愛之背至伊洛添氣質說又較



精微蓋風

言論日精得氣質之性與天地

之性對說而後孟子專指性善之說舉以屬之天地之性其說方始無偏此於孟子之說有功而於孔子之說無傷實則孔子言性包舉大體孟子之說特指本源而言性無出於孔子者矣奈何三品之說本於上智下愚之說而後進喜聞伊洛近日之說或至攻詆昌黎耶

原毀傷後世議論之不公為國家者不可不察也

原人謂命於兩間為夷狄禽獸之主主而暴之不得為仁之道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此說

已具仁之全體大用漢唐諸儒不及也本朝西銘又加精密

原鬼謂鬼無形聲而接於民者物之在說亦工原之為義皆推明正理以祛世俗之蔽者乎古然而今亦然理然而事亦然則亦何俟乎公之原

行難之作嘉祥參之服善對禹問所以明傳子之義定天下万世之常也

雜說四首龍喻言君不可以無臣蟹喻言治不可以恃安鶴喻言人不可以貌取馬喻言世未嘗無逸之賢



荀謂孟尊孔 孟而荀在軻雉之間劑量審矣
是亦子其言而定之蓋謂荀未嘗知尊孟故尔若
不于其言而于其人揚則未必不劣於荀此韓公
他日獨以孟荀並言歟雖然荀又豈孟伍哉故又
曰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公之劑量諸儒審矣
鶻冠子十六篇韓子悲其人之不遇鶻似雞以死鬪
楚俗以飾冠示武也至今西班牙稱鶻弁云
讀儀禮以聖人之制度而掇其要

讀墨子進而比之曰孔墨夫墨子孟子所深闢韓子
尊墨者也可議論之相反至此豈孟防其流弊而

詩論其本心歟

獲麟解大意謂麟祥物也但出非其時人不謂之祥
蓋以自况而不直說遂成文法之妙

師說前起後收中排三節皆以輕重相形初以聖為
愚相形聖且從師况愚乎次以子與身相似子且
擇師况身乎宋以巫鑿樂師百工與士大夫相形
巫樂百工且從師况士大夫乎公之提誨後學亦
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則自然而成者也

進學解類賦體逐段布置各有韻語卷之稀音喜緒
山即木者之



取論謂周以

知所承而及窮古始以明

民不知古者神化之不使知之也

守戒謂諸侯於君當為翰蕃警之宅於山者施陷窞
宅於都者固扃鑰甚切其後譬以責育之不戒童
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尤語工而意
切國不得其人以預備之雖強猶弱歟

垢者王承福不敢一日怠其事其得也不肖一以婁
子勞其心其過也捨鏤入富貴之家至一再過之
則為墟可為世戒也

五箴之作年四十八謂聰明不及於前特道德日負

於古而游也言也行也好惡尚知名也名自為
之歲拳拳進德之心也

後漢王賢贊王充作養性王符著潜夫仲長統著昌
言皆傷其不顯於世而替之

諱辯既幸嫌名二名之不諱復幸周公孔子魯參不
諱而宦官宮妾之所諱以相形反覆攻擊燎然明
白然諛暗成俗至今諱者益甚何哉愚嘗攷諱之
所始乃周制子孫奉祀廟中不敢斥其父祖之名
而以謚易之所謂卒哭乃諱也今人少壯無恙而
多方回避其名為幸是敬之所以瀆之而預死



其人於生之日也異哉

訟風伯譏小人沮君之澤甚工

伯夷頌謂無求而爲之乃世一人反結一語謂微二

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尤奇絕

子產不毀鄉校頌戒爲人臣者忌人言而蒙主听

釋言述人有讒公於鄭相國李舍人者而卒不行也

再三宛轉文法極妙

愛直一篇謂李君房之從南陽公有所不知知之未

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愚增

今之爲寮於所事者右者卿大夫士於諸侯蓋有

君道爲自封建廢而爲郡縣之吏自世卿易而爲

迹遷之官萍梗相逢休戚無關而治道遂不可以

望古若李君房其行古之道者乎

張中丞傳後叙閣李翰所爲張述傳而作也補記載

之遺落暴赤心之英烈千載之下凜凜生氣

宴喜亭記工於狀物掌書廳記工於言情登記工於

叙事藍田承廳記叙崔斯立盤齋之懷修滕王閣

記自叙慨慕遐想之意隨物賦形沛然各縱其所

之無拘也近世爲記者僅述歲月工費拘澁不成

文理或守格局各成棄段日此金石之文與今文



異嗚呼異哉

猶相乳叙事極簡明論士大夫富貴得之於功或生
之於德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

策問十三首只奉一事之可疑者為問而不設疑辭
古人大體蓋如此今之問者徒為疑辭而初無疑
事

諫臣論以陽城之賢而作也

改葬服議改葬服總惟子於父母為然

省試李生代齋郎議齋郎士大夫子弟習宗廟之事
者歲八命之官李生則以經藝試司業將以拜教
化者也不可反代小勞之事

禘祫詩詣獻懿三主宜居東向之位毀瘞始於晉姬
不可行

顏子不貳過論謂止之於始萌

何蕃傳載朱泚之亂蕃一正色而六館無從亂者

書啓

與李秘書論小功須追服

答張籍兩書諄諄然自解未可著書關佛之意及解
較雜之議其實張籍益友也愛公之深者也

與子東野書答書存亮書皆叙交際次第自成文法



上李太尚書叙其政賀白兔辟巧

上李侍郎書云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答尉遲生書云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上于頓相公書云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護勁氣沮金石凡皆形容文章之妙公實蘊會中之自得者

上鄭相公兩啓皆自訴所欲言

上宰相書昌黎先生上光範書世多幾其自昭然生爲大文夫正軌爲天下國家用孔子嘗應聘列國

孟子亦嘗游說諸侯矣如公才氣千古一人亦同流俗困於科舉而不得少見於世故直據其抱負以自達於進退人才者雖頗失之少年銳氣而突皆發於直情徑行始則曉以古者成就人才之道次則動以一已飢寒之迫終則警言以天下未治反不能如周公禮士之勤光範門雖尊公直爲之肝膈無間然則公之抱負者爲何如而可幾其自昭哉終南捷徑少室索價陽退陰進不由真情此則

公書之藹乃公罪人耳



答侯立書答崔立之書官試黜時所作雖微有不平而直述其過往不羣之氣亦奇矣

答李翊書自叙歷事之次第然後及其養所自出者當熟味如面承公之教我可也

代張籍書就言字上發明不為悲苦之辭死中求活法也

答李錫師純李元賓說來宛轉緊切

答陳生書謂事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為養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感也此非特可鍼陳生之病萬世而下為吾徒者皆當拳拳服膺

上張僕射書唐制持節某州諸軍事蓋以節度使統支郡之權而其屬為兩今之職官唐使院也今之曹官唐州院也州院於今為錄事參軍之居使院於今為僉廳不以使院稱之唯都吏孔目官所居尚名使院即其遺稱也故韓公所上張建封書在使院中小吏特院中故事來示之語此唐制稱使院之證也

上于襄陽書言先進後進前後相頌之道與崔群書言交際之情宛轉悠遠與陳京書言於貴官門墻易曉之狀尤切動人



答馮當書言在一城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
之所傲其為衛中行書云所入比前百倍視吾飲
食衣服亦有異乎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少行
乎其志耳由是觀之公之三上宰相書豈階權勢
求富貴哉宰相人才所由進焉落明白以告之公
之本心如青天白日後由旁蹊曲徑暮夜鑽刺而
陰求陽辯心口為二妄意廉退之名真播間乞祭
之徒耳

全馬為矣而人五藏之一繫絡其微坐立必懸垂於骨
臆之間以之顛顛馳騁嗚呼危哉此說實真少後
者所宜深知

與馮宿論文謂稱意者人以為惟下筆令人慚則人
以為好古文真何用於今以俟知者知耳公殆矯
其說以振起一世之庸庸者乎然歷數百年至本
朝歐陽公方能得公之文於殘存而發揚之否者
終於湮沒自歐陽公以來雖曰家藏而人誦殆不
過野人議聲一隨和稱好及自執筆為文鮮有不與
之持真知公之文者又幾何人哉愚嘗嘆息而為
之自一嘗曰人誦不講孔孟之學至遇事則徃徃而



訓人誰讀韓歐之文至執筆則徃徃而非
其体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其味不心誠求之是真
無益哉

與陸貞外薦士書公薦侯喜以下九人此唐之公薦
進士法也

與邢尚書書謂布衣王公事勢相須文極清快

爲人求薦書以伯樂一顧價增三倍爲喻蓋公薦於
司貢士者也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以旌物困於
窮涸自況而望其一牽手一投足轉之清波此又
公之自薦者也

劉正大書論爲文譬之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
注視及觀其異者則衆觀之又謂用功深者其收
名也遠答陳商書喻以齊王好竽而鼓以瑟所謂
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合是兩書而觀之庸庸者
不足以自見恠恠者非所以諧俗公所告語雖各
隨其病而藥之功深一語則均所當務而根本之
論乎

與孟簡書因解妄傳奉釋事遂極言釋氏之非張籍
嘗勸之著書攻釋則辯之

山人書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蓋



山、取譏人言其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公故盛
其說以折之

答元侍御書以甄濟識安祿山必反其子逢刻身立
行足下能樂道其善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年尚彊
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文氣橫生可
愛也

與袁相公書薦樊宗師云奇寶橫奔道側而閣下篋
積尚有少缺不滿之處瑰語也

與柳公綽書盛言其以書生率先揚兵准右之壯形
容如見次書言遠調軍士浮奇孤懸并勢銷弱若
務土人愛護鄉里勇於自戰調兵備乃如調募
數千此則万世可行之通論也

李尚書書云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
深以拒止嫉妬之口此語亦涉世者所當知

序

送孟東野序自物不得其平則鳴一語由物而至人
之所言又至天之於時又至人言之精者為文歷
序唐虞三代秦漢以及於唐節節申以鳴之說然
後歸之東野以詩鳴終之曰不知天祐和其聲以
鳴固不之盛歟抑將窮餓其身忍其心腸而使



自為其不幸也。師分可味而所以勸止東野之不平者有道矣。師友之義於斯乎。在而世徒以文觀之。豈惟不知公抑不知文者耶。桴鼓之桴音浮擊鼓柄也。與乘桴浮海音夫者不同。見與柳公綽書出左傳。

送許鄖州序云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蘇乎府為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愚按刺史漢監司之名。在唐則為州。猶今太守之稱。蓋守一郡者也。觀察使唐監司之名。本朝始去其權。僅存虛號。在唐則專有兵財。其征取於支郡之刺史。猶今州郡促縣道財賦之類也。征取之欲無厭。生民之出有限。公謂府常急於財。可謂州常私於民。不可府既急於財而州又不私於民。則竭下奉土。患將安極。此事豈可使州與府同耶。鄖為襄陽支郡。而為襄陽者子頓公主人也。故勉鄖州以應襄陽之需。殆非公論。否則公客於子見觀察使督賦支郡之難而未見支郡督賦百姓之難。尤可念耶。



送齊暉序齊暉之允不私有司以嫌不取之登第公
謂其生於私夫取舍于其人可也于其勢而取之
私也子其勢之可嫌而故舍之亦私也公之論精
矣然舍之私尚猶愈於取之私

李愿盤谷序按李少卿音義序謂得王仲至家善本
盤之土土爲下宵而深深爲空今讀般之土維子
之椽韻不叶下與椽則協矣又下與中字對用有
義也窈而深廓其有容韻亦不協空爲容則協矣
又空則有容比深字義尤精也合從李少卿之說
讀之尚伴之尚音常。京尹不臺象爰友人書

云亦令尚與中丞公道而行何况京尹

送中堪登第序唐人登第無進謝有司之門者

贈崔復州序謂官至刺史亦榮矣民窮歛愈急而運
帥不以信此爲刺史之難也崔君爲復州而連帥
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
崔君崔君將有其榮而無其難者乎愚謂此書善
爲詞於上下之間回視送許鄆州序無其立語之
弊矣

贈張童子序謂明經之得難而童子之得易勉以勤
其所未學



送文暢師序論之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令安居
暇食優游生死與禽獸異者聖人之教之賜也而
文暢不知可謂辨之明而論之切矣扶持正教開
明人心與原道之書相表裏

送楊儀之序知其客可信其主之說亦足見唐人之
辟官不干人情而于其才也苟于其人情而辟之
則亦足以覘其主顧賢否相反尔

送康道士序謂郴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
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汞銀丹

以石英鍾乳橘柚之色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素
能撰當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

送王含序悲醉鄉之徒不遇

送孟瑄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
吾將強而拒

送王埴秀才序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
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譬之沿河而下苟
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
止終莫幸而至焉

荆潭唱和序和平之音淡薄而秋思之聲要妙隴
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



送高閑上人論元旭草書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日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送殷侗使回鶻謂今之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万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

以上皆借事形容曲尽文字之外

送石洪序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軌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且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

亦曲尽文字之妙

送溫造序伯樂一過冀北馬遂空非無馬也無駘也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而致之幕下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愈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



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其為吾以前
所補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尺取曲

惟交

送鄭權尚書序叙事工

送韓約侍御序明屯田之功

石鼎聯句序道家李公所關侯喜公所教而愛之者
今形容二子屈服彌明之狀如此略不為喜掩覆
公之文不欺蓋如此

祭文

祭田橫墓感橫義高能得七心

歐陽生哀辭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詹死京師而

父母悲之公故為之辭以為解若曰詹在側雖無
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詹所
謂以志養志公豈特解其父母心亦善為詹解者
歟然詹固一時不幸而閩越之人違父母雖死不
歸令遂成俗彼其父母之志果皆如公所謂否耶
祭薛助教有後三月此用史記後九月文法也。雪

盧風號食出祭張

祭裴大常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
賓筵說貧而好客奇絕



潮州祈晴稻既穗矣而雨不得熟以獲也蚕起且眠
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語佳甚稻之穗與蚕之眠
同時則南方氣候之早歟又祭云糞除天地山川
清風時異白日顯行

祭柳子厚犧罇青黃乃木之災

武侍御畫佛文以妄塞悲

祭十二郎文當成誦

墓銘

崔評事翰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

待之如貴人

考功盧君娑娑孀遊未有捨所為為人意

助教薛君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

為笑益弃奇與人為同

登封尉盧殷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竟飢寒死

呂氏子昺弃妻謝母學仙王屋山李素為河南尹使

吏卒脫其道士衣押送還其母公所作誰氏子詩

豈正此呂歟

石洪本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從拓枝始獨姓石

韋舟舉明經授遠安令以讓其兄復通五經登科刺

洪州計口受俸教人為瓦屋築堤扞江銘有曰慊



謙爲人矯矯爲官

胡評事銘三字句

張法曹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
是而死於是耶

苗矣軍誌其季生君卒之三月遺腹後夫人營室也見韋冊

誌又揚燕奇誌

前夫人從葬弟姑桃次

前進士見孔戡墓誌指韋夫人弟

路應神道碑逢水旱喜賤出與民歲熟以其得收常
有贏利

几終日不知有人。一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

劉統軍魁顏鉅鼻可代隆準

徐偃王廟謂徐與秦俱出伯益秦以強吞諸侯徐當

穆王無道諸侯咸賓穆王伐之不忍聞其民走彭

城秦鬼父飢徐有廟存仁與暴異也偃王名謨立廟者名族

○揭虔安靈。無恠風剽兩並同侈剝不治侈訖耳切

声近耻字俗云耻剝者疑此字也

袁氏廟碑袁出陳氏

房啓銘曰濡耳染不學以能。材公之爲。不相漁

劫同上姊婿出太原郡公碑



曹成王李臯碑痛目刮磨豪習委已於學。耻一不通內外斬斬。伐之二年尤張。

王道墓銘以恠文狀。獨士極可觀。今間節一二。懷

竒負氣名節。可以夙契致。

契結結反
契苦結反

不喜聞生

語一見輒戒門。以絕對語驚人。躋門告曰天下

竒男子王適。如視法度士。妻上谷侯氏。士高

女高固。竒士曰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

李虛中誌深於五行書。好道士。說以水銀爲黃金服

冀果不死。將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

曰是所謂大還者。卒。疽發背。死。山者良良爲背裂

而流赤黃。瘡家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

董溪故丞相子賓。接門下。推宰人士侍側。無虛口退

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銘曰不我者天

孟東野爲詩。鈞章棘句。神施鬼設。間見層出。人皆劫

劫我。獨有餘年。踰五十始選。爲溧陽尉。卒於興元

軍參謀。是曰貞曜先生。

獨孤。郁月開。日益卓然。早成。故相權公德登君於門

歸以其子此文贊評
之名也

張李友。自署其末。與封謂非親
者

劉昌裔與吳少誠。交壤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兩界



耕桑交跡。爽音霜慶音菴叶韻如此愚按詩有
德音不爽壽考不忘又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又易
云積善之家必有利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利殃詩
易皆叶韻者故公於劉昌裔之銘曰維德不爽後
人之慶惜二字禮韻未收入平声也

衛之玄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燠為黃金可
餌以不死即去遂踰嶺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
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未幾
竟死

張署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視

胡珣非其身力不以衣食自刻削不乎人孤身旅
長安致官九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
權德輿字載之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薦
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
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考進士踵相
躡為宰相達官

平淮西碑文恬武嬉。士飽而歌馬騰於槽。今肝
而起左餐右粥。惟斷乃成

南海廣碑多雋語。上雨旁風取具臨時。盲風恠
雨發作無節。雲陰解駁日光穿漏。闔廣旋艦



飛送飄旗素旌麾飛揚
鐃鼓朝轟高管噉
武夫奮棹工師唱和宮龜
長魚踴躍後先乾端

坤倪軒豁呈露

處州孔子廟碑公以社稷不屋而壇不如夫子巍然
當座張文潛稱廟貌起於後世祭天地亦不屋而
壇耳

羅池廣碑柳子厚既治柳三年與部將魏忠謝寧歐
陽翼飲酒謂曰明年吾死死為神三年為廣祀我
及期而死三年侯降州之後堂翼等見而拜之其
後翼翼而告曰館我羅池。志有新船。鵝之山
黃柳之水桂樹團團芳白石滋滋

黃陵廣湘出全瀟出道合於水以入洞庭廣在瀟湘
尾洞庭口祠舜二妃長娥皇曰君次女英曰夫人
王仲舒碑銘讀書著文其與諸樹與陽城過廷齡不
得相德宗初怏怏無柰久瘖之顧列曰第幾人必
王某也果然為蘇州堤松江路賦調自為書與人
期吏無及門而集觀察江西禁浮屠誑誘壞其舍
以葺公宇。秀出班行簡古而蔚

韓弘帥汴承五亂之後苗媿而髮櫛之汴之南則蔡
昌誠為亂北則鄆李師道為亂弘助平二寇歸



京師位中書壽八十。李師古之起事也。或曰剪
棘夷道兵且至。侯公曰。兵來不除道也。詐窮旋軍。
○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
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人得一笑語重
於金帛之賜。

柳子厚得柳州。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
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願以柳易
播。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
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謂強笑語
以相歡。下擢乎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並言生死

不相背。又貴者苛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
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
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
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媿矣。使子
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
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
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
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爲將相。
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並其
鄭季不爲翁龔。然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



與其所遇逢飲酒舞歌費盡不顧問焉其空無時
客至請坐相看竟日不能設食

孔幾誌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
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
杖屨來往也。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
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
萬六千人奏疏罷之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
始至有鬪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官罷之
殿中少監馬君繼祖平北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

髮黑肌肉玉雪可憐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

此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寬

少傳翠竹碧梧鶯鵲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
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者也

樊宗師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天得也銘曰惟古於
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海舍地負。文從
字順。

李邦銘愈下而微旣極復飛

張徹嘗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世慕顧以行

于揭揭也。○猛厲音烈

李楚金爲具州司法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



率謹譁手瓦石需其出擊之司法君奮曰是何敢
尔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署之曰刺史
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焉相告散去

李干遇方士柳貫授受藥法服之下血病死余不知
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向之益至
今直取親與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八公為世誠工部
歸登狂痛號呼唾以斃殿中李虛中痘發其背
死刑部李孫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
無病死孟簡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
子一器別一年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坦死時溺出
血肉李道吉食貴藥五十死海上斬不死乃凍得
死謂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
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
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韓紳知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百萬頃

韓滂老成之子歸後其祖介

盧氏誌外王父

雜文

送窮事始顛頭高辛時祖揚雄有逐貧賦○惟惟奇
奇蠟營狗苟○延之上座



鰐魚文伏悉恍反

狀

丞相董晉行狀請牒考功并太常議蓋牒文館公自
稱故吏。朱泚之亂說李懷光不與。天下安危
宰相之能與否可見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未
嘗言兵

與盧郎中薦侯喜狀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
遇於大賢乃可貴耳

論權停舉選狀以歲之旱權停舉選省費而足食也
竊以十口之家益一二入未有所費今京師人未
帝百萬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僮僕不啻京師百
之一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
天旱人飢乞停稅至來年。唐制國子館生三百
人大學館生五百人四門館生五百人名三館生
馬府君行狀趙奢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
梁悅報仇殺人公詣請集議奏聞酌宜而處

表

為宰相賀雪表春雲始繁時雪遂降是冬雪愆期雖
春亦賀

進順宗實錄表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令公重修



賀白龜狀謹獲祭之兆

進撰淮西碑狀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登
○碑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疋充人事謝云恩由
上致利則臣歸

論佛骨表之說正矣潮州謝表稱頌功德之不暇直
勸東廵泰山而自任鋪張雖古人不多讓甚矣憲
宗之不可與忠言而公也汲汲乎苟全性命兩可
悲矣夫○表多近世引用之句如鋪張對天之闕
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愧措
飛天馳濤潮而無駭乾轉坤開幾闔閭雷厲風

佛骨一入而憲宗已晏駕公即移表福未央也禍
福誰在耶

賀慶雲等表皆文人諛語率於時俗無足論者請上
尊號尤甚

賀太陽不虧表此皆我朝先正所不為者

辨張平叔奏變鹽法利害較然言敷人糴鹽之擾也

○所由

外集

謂范蠡皆吉而去又招大夫種使竟承賜劍之詔無



事君之義為人謀而不忠愚謂種方假疾句踐即
賜劍蠡稱不可與共安樂之言驗矣蠡不去與俱
死何益句踐豈能弘夏禹之烈者哉明哲保身蠡
未爲無所見種不去而及豈蠡陷之使然而曰由
拔句踐之劍其言似微刻也然則事君不可則去
之乎曰君臣以義合君辱臣死處變之義也功成
身退處常之義也使句踐棲會稽時蠡舍而去之
又招種欲使去之蠡則爲萬世罪人

答劉秀才論史歷叙人禍天刑謂粗知自愛實不敢
爲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然則館中人皆不知
自愛耶

通解謂堯之前千萬年不知讓許由哀天下之愚以
爭爲能廼高揖辭堯讓之教行許由之爲師桀之
前千萬年不知忠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百
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盡言就烹忠之教行龍逢
之爲師周之前千萬年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伯
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伏故逃山而死義之教
行伯夷之爲師嗚呼以天下讓舜者堯也謂許由
辭而不受者莊生之寓言以戲薄天下也無其事
也桀之可由禹以達五帝三皇皆治世未有君父



百姓入水火者也桀始暴而龍逢以諫死世道之不幸耳逢捷有心哀天下之不仁而特以身立教也龍逢既以諫死而謂伯夷之餓死爲前千萬年不知義之可以換生又誣而自背其說也讓也忠也義也皆人心所固有也聖帝明王繼天立極幾年於此不幸遭世之變始有矯矯自見其間者龍逢伯夷是也許由非其比也豈開闢以來所未知而三子者昉之耶

鄆人對

鄆胡古反

別股以瘳母疾雖非聖賢之中道

實字一念之誠切也爲對鄆人之說者何忍且薄耶請希免輸謂不腰於市已黜於政謂以一身

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嗚呼窮鄉小民藥餌

何有父母呼吸死生之際號天叫地救急無門身

之不卹而希免輸乎○世之別股以救母者疾未

有不瘳而子亦不知其痛未有病創者殆天地神

明之哀其誠也救母何罪而可驚於市乎當仁不

讓於師而古亦以蓋前人之後爲孝未聞以祖父

無孝稱而子不可行孝者也况倉卒剔股偶然希

有之事不當責其祖父之必有也祖父未有而子

孫有之顯其祖父者也且孝猶忠耳顏果卿罵賊



殺身廢之祖。公生死於太平無事之世。豈當有是事乎。國史大書果卿之忠。不聞其為刑祖父之。不忠。豈旌孝子之孝。為形祖父之無孝乎。嗚呼。為對鄂人之說者。何忍且薄耶。

直諫表證。三王已下治亂。而謂開闢已來。未有如大漢前後已幾於不倫矣。謂先朝用幼僧矯堅之言。迎佛骨。臣上諫。投荒州。未得一年。上天降大禍。先朝升遐。如彼骨。可憑臣家族。皇天滅先朝。人享如山之壽矣。竊意此非人臣之所宜言。公所必不為也。

外集五卷。大抵文綴而後不類。昌黎天成之筆。揆之於理。又多可疑。如此。按李漢叙稱最厚。自親收拾遺文。無所墜。併目錄共四十一卷。然則外集何從而來哉。又孰為之收拾耶。五卷之多。惟論史一書。柳柳州嘗辦之。可審其為韓餘孰與。稽耶。趙臺卿於孟子有言。又有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後世依倣而託之者。愚於昌黎之外集。蓋不能盡信云。

順宗實錄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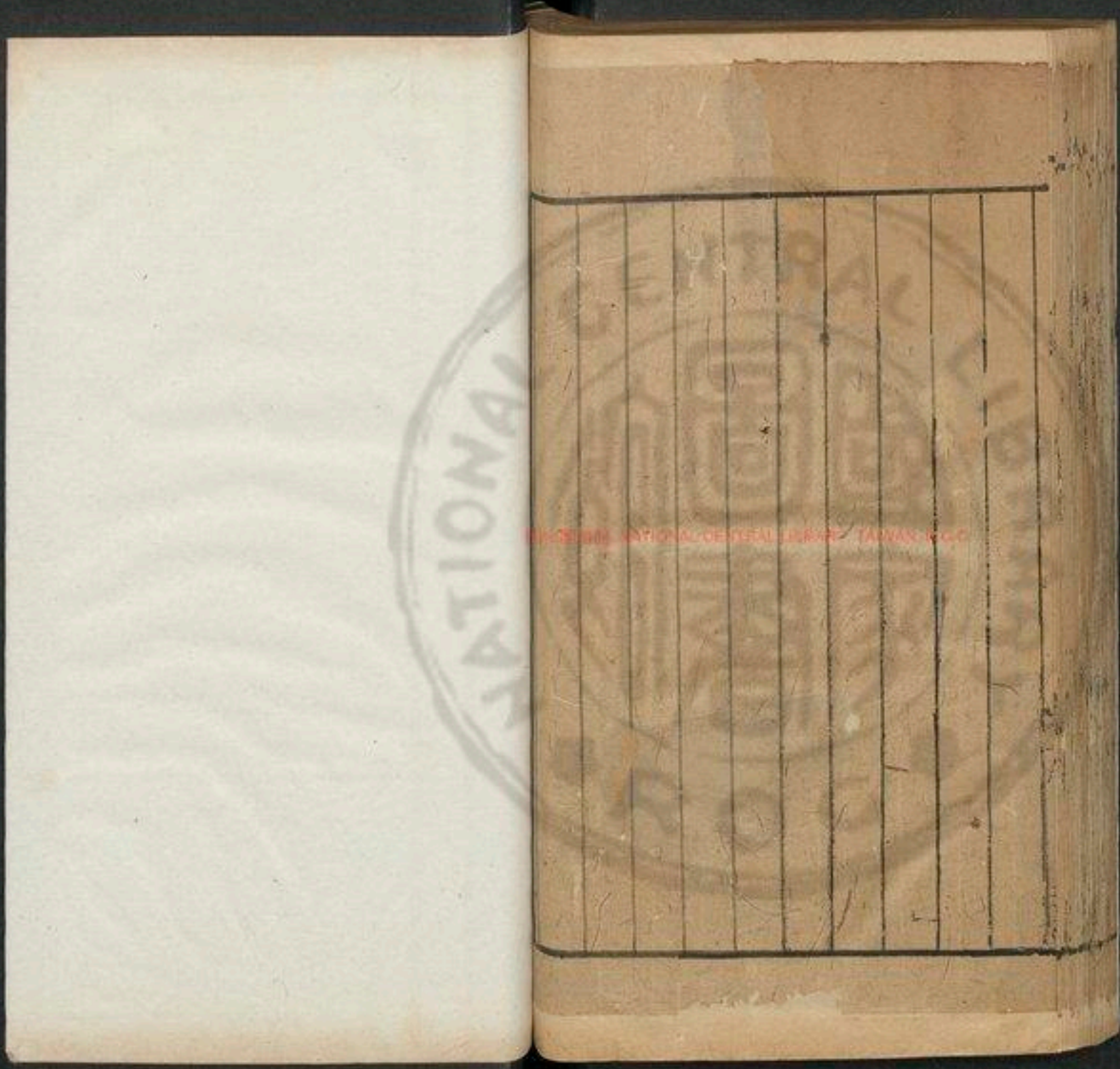
順宗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即立罷宮市。禁選宮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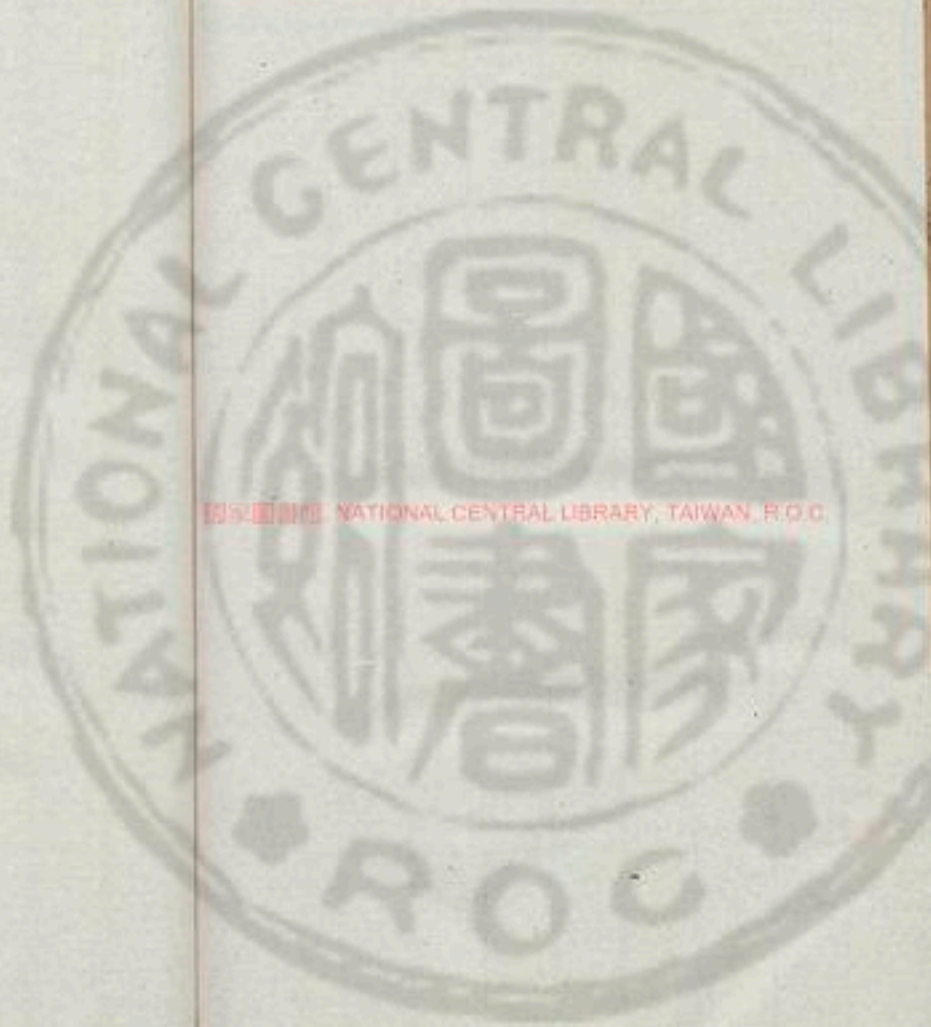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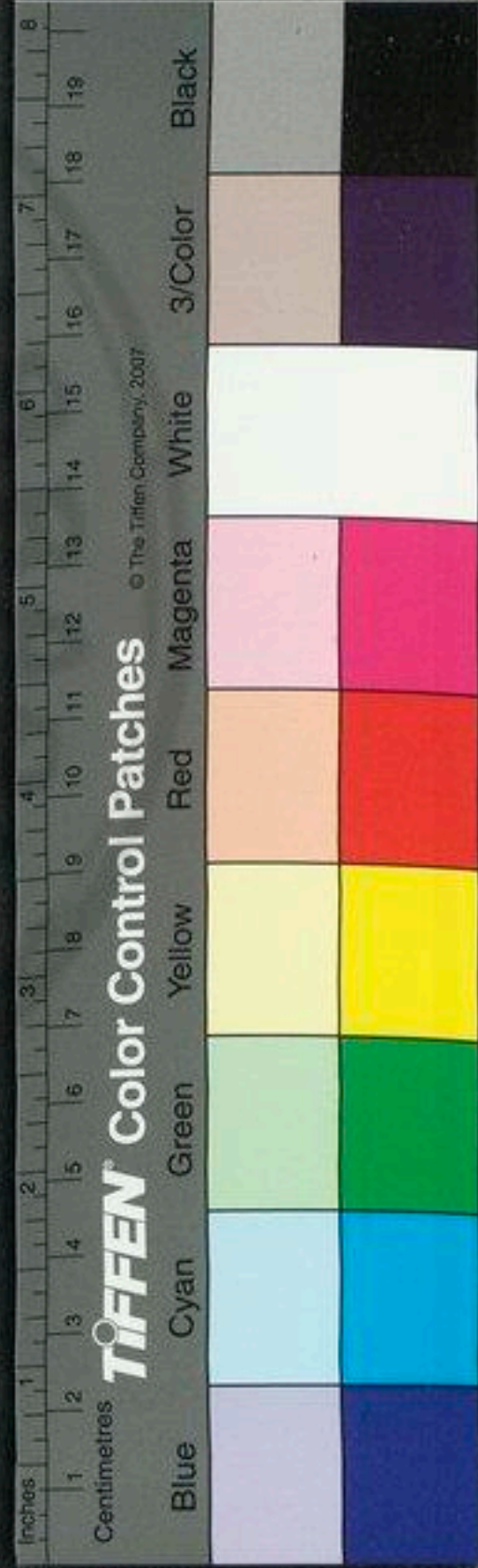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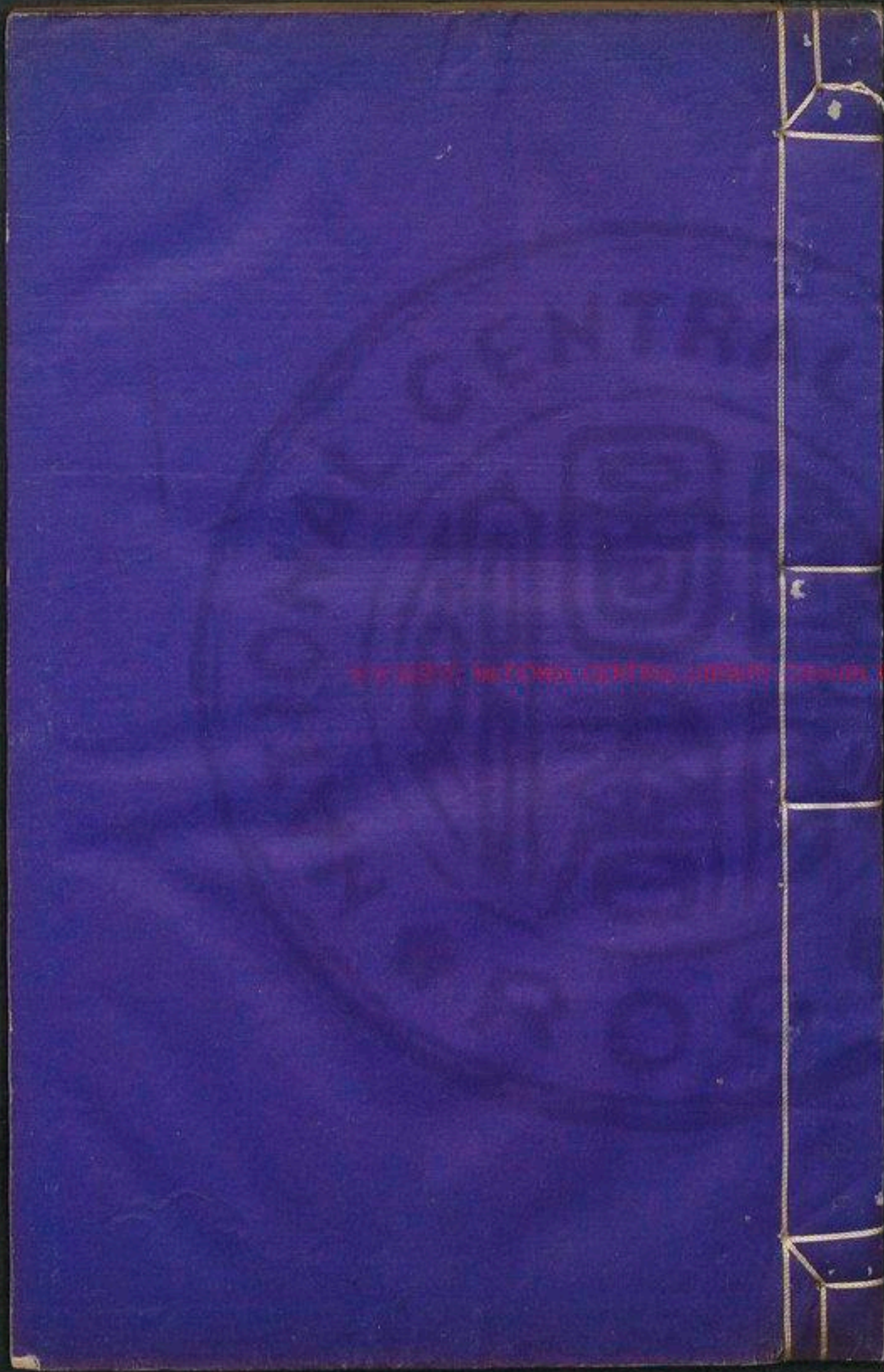
婢禁五坊小
出後并教坊妓女人情大悅然上自二十年九月已得風疾不能言越人王叔文初以其恭進東宮
杭人王任侍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至是植黨用
事年執誼倚之爲相叔文欲謀兵權遠近大懼未
幾叔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皋裴均嚴綬
等表而中官劉光奇等屢以啓上八月傳位太
子貶王叔文渝州明年殺之任開州執誼崖州皆
死○載張萬福陸贄陽城三賢始末極詳見第九
卷載任叔文執誼三不肖情狀亦詳見第十卷唐

言語之飛至若言及經義而是非不終於
人則文人皆無昌黎比者矣









慈溪黃氏目抄分類卷之六十

讀文集

柳文

雅詩歌曲

平淮夷雅

天造神斷

鏗鎗炳耀盪人耳目○威

命是荷之荷音何註左昭七年弗克負荷平聲

唐鏡歌吹曲十二篇

晉陽武○獸之窮密○戰

武穿

王充建德

涇水黃

薛仁果

奴飛飢嘯○奔鯨沛

苞枿

梁

河又平

李

鐵山碎

突厥之

厥切

勿

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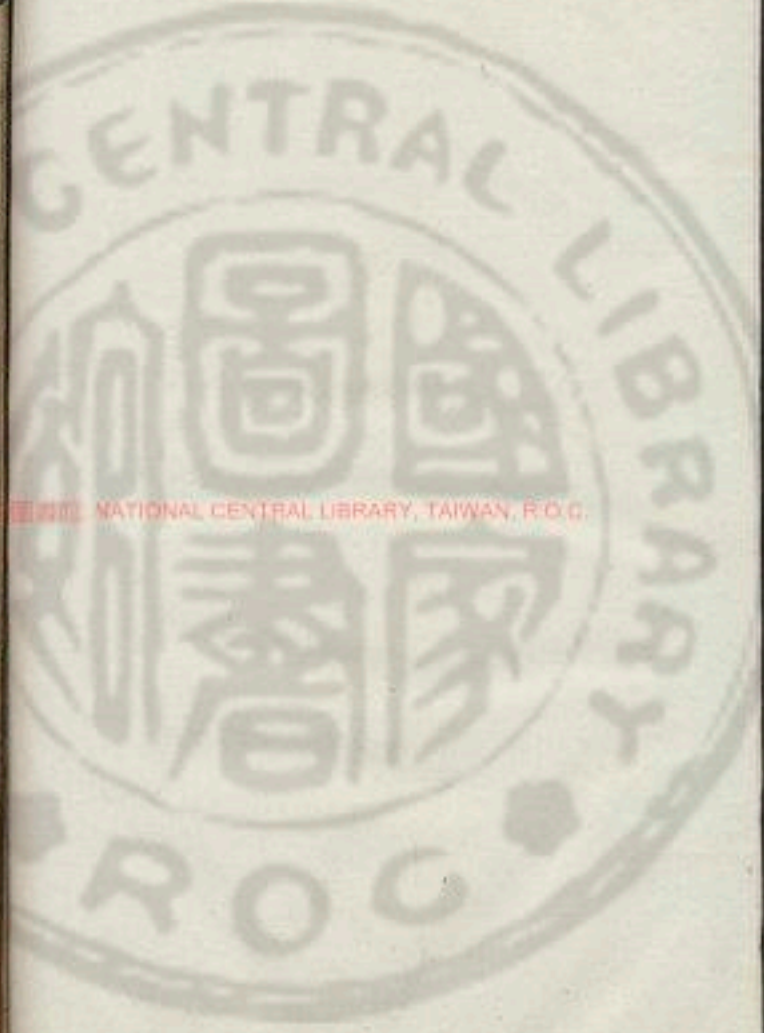
邦

吐谷渾

平

吐

谷渾○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視民詩杜

昌李靖威

東蠻

既克東蠻如王會 伊嗚

下乙

貞符謂漢儒以瑞物為受命之符者非也惟人之初
摠摠而生林林而羣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
持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然後
強有力者出而治之而君臣什伍之法立於是
有聖人曰黃帝堯舜禹湯武德實受命之符是故受
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縱史上子勇切下音勇
出漢書衡山王傳

賦

佩章賦謂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則壯之常懼過失

中庸故作愚謂子厚所守者何節而懼其過耶韋注

擬賦謂鴟夷敗衆不如瓶之挹潔東坡注謂補楊子

雲酒箴之荅○居井之眉眉井邊也

牛賦謂利滿天下有死莫保

解崇賦豁天淵而覆原燎

懲咎賦念往吝作

閔生賦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為真且本汲冢

書之說歟

夢歸賦惟夢之為歸

怡擬上勃史

囚山賦曾不畝平而又高

側耕危穫

井智

鳥見切

宣十

俞膏首疾賦晏相謂不類柳文

愚前年到浦東場有澶所作憚字讀今觀柳文鏡
歌苞栳笱澶漫万里宣唐風杜詩亦云澶漫山東
二百州皆音憚散遠也音義與浦東所見並同

論

封建論生人之初羣聚而求治聖人因而撫之而賞

罰廢置之遂因之為封建聖人不世出諸侯相吞

而并于秦秦效其弊而郡縣之世變使然也子厚

之論是也其說固具於呂覽矣然因而撫之者與

天下為公吞而併之者以天下為私瞭然可知也

向使不從而撫之先其未一而併之則三代為私

勢既併于一復分而予諸人則秦為公矣今子厚

乃謂因之者不得已而公天下自秦始非也不然

則激也柳子厚之激以唐之嘗議封建將以明理

道也其言曰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

及夫郡邑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之而不法

朝斥之矣誠哉是言也抑愚又有感焉耳唐欲
仕其入也有公薦焉既仕其入也有考功故賢者可



使其在上而不道不法者可以朝夕斥今也場屋之士資格之官無復問其賢否賢者必不肯枉道干人而不賢者遂得志然則今之郡邑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不道不法者果朝斥之夕斥之乎嗚呼悲夫尚忍言之然則如之何曰公薦未可復擇名臣以嚴考功而用西漢久任之法則庶幾四維論天料論子厚謂廉與耻義之小節而病管子四維之言又謂天之責斯人在剛健純粹而病孟子天爵之言夫廉與耻豈特小節廉縱可屬於義耻則當屬於禮又不當盡指為義之小節也管子之以維言者蓋指為治之範防耳又非知子厚之所謂子厚何乃不知廉耻之為大節耶夫仁義忠信得之於天昭昭也子厚乃謂此存乎人者而獨指剛健純粹之氣為得於天至論剛健則又指為孜孜之志論純粹則又指為奕達之明且證之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倦志之謂也自今觀之求之為之信皆人尔何乃反謂之天其理果安在而子厚至以此易彼耶夫以廉耻為小節而又強明自貴如之何不曰叔文之黨執迷終身乎吾今而後知子厚之所以為子厚矣

使其在上而不道不法者可以朝夕斥今也場屋之士資格之官無復問其賢否賢者必不肯枉道干人而不賢者遂得志然則今之郡邑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不道不法者果朝斥之夕斥之乎嗚呼悲夫尚忍言之然則如之何曰公薦未可復擇名臣以嚴考功而用西漢久任之法則庶幾四維論天料論子厚謂廉與耻義之小節而病管子四維之言又謂天之責斯人在剛健純粹而病孟子天爵之言夫廉與耻豈特小節廉縱可屬於義耻則當屬於禮又不當盡指為義之小節也管子之以維言者蓋指為治之範防耳又非知子厚之所謂子厚何乃不知廉耻之為大節耶夫仁義忠信得之於天昭昭也子厚乃謂此存乎人者而獨指剛健純粹之氣為得於天至論剛健則又指為孜孜之志論純粹則又指為奕達之明且證之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倦志之謂也自今觀之求之為之信皆人尔何乃反謂之天其理果安在而子厚至以此易彼耶夫以廉耻為小節而又強明自貴如之何不曰叔文之黨執迷終身乎吾今而後知子厚之所以為子厚矣



守道論以守道不如守官非聖人之言且謂官所以行道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其論正矣然愚猶謂守道我之事也守官非我之所可必也若董狐爲史官以死是官與道俱守也會是而必曰守官吾恐官之守道之離也蓋亦反其言而言曰守官不如守道庶幾官可守則守不可則去之而道未嘗不守也

時令論二篇專病月令謂聖人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大以爲高九政令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又反時令之變時齊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或曰所以防昏亂之術也然聖人立中道以示後未聞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惡謂此正論也

斷刑論下謂賞務速不必春夏罰務速不必秋冬是矣而謂蒼蒼者焉能與吾事古之言天愚蚩蚩者耳何言之無忌憚若是哉

辨侵伐論罪大而師有鐘鼓曰伐罪小而無曰侵六逆論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三者誠爲亂矣賤妨貴言擇嗣也貴而愚賤而聖且賢貴不足尚也遠間親新間舊言任用也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



聖且賢不足與也舊不足恃也辨之良是

議

守原議守原雖得人不當謀之寺人

駁復讎議武后時徐元慶手刃父讎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者爲令駁謂旌與誅莫得而並當考正其曲直所論甚精合與昌黎復讎議參看

辨

封弟辨謂不當因其戲而成之甚當

辨列子論劉向稱列子鄭穆公時人非也實與魯穆公同時其文類莊子而尤質厚好文者可發耶謹取之而已矣

辨文子文子十二篇本老子然駁書也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教爲駁歛以成其書歟今刊去謬亂取其近似者

論語辨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吾意曾子弟子爲之也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謂堯日記唐虞禹湯有天下之事爲孔子常諷道之辭

辨鬼谷子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蓋晚出晚又



益出七術言益奇而道益陋今元冀又文之以指
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辨晏子春秋謂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疑墨之徒
為之直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
道也

辨亢倉子謂亢桑子取莊周語而益之其為空言尤
也錄書無亢倉子

辨鷓鴣冠子謂盡鄙淺語也唯賈誼鷓鴣賦所引用為美
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取鷓鴣賦以文飾之非誼有
所取之太史公伯夷傳稱賈子曰貧夫殉財云云
不稱鷓鴣冠子愚按所辨比是當

碑

箕子碑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
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及天命既改生
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天地變化我得其正
其大人歟於虜向使桀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
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
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愚謂子
厚發明箕子之道善矣但恐不當於三人分重輕
道川文宣王廟碑夫子之道闕肆尊顯一帝三王其



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卑陋椽毀墜曾不及浮
屠外說克壯厥居

柳州碑仲尼之道與王化遠迹

二妃碑二妃爲子而父竟爲婦而夫舜

鏡娥碑鏡娥父溺死娥走哭水三日不食耳鼻流血
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龜蛟浮死萬數

南睢陽廟碑記南霽雲也然一句一事始終屬對全

似韓柳未出時文體與子厚他文不類當是少年

作按補碑多非句非韓比近出海翁嘗以年
考之乃子厚晚年作始自際以從俗耶

遁而不可明喻唯南嶽大明二碑僅明白可曉姑

錄之南嶽之碑曰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

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

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

大明之碑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

定慧去之則喪愚謂此二者立語未爲盡善而理

則近是蓋二碑所主者律而餘多言禪也律者嚴

繫其身佛所教人之本旨而禪之說創於達磨自

彌教外別傳佛書初無此說也律以斷惡修善而

禪者謂惡不必斷善不必修惟問心之有無如何



苟無心殺人而殺人即殺人爲無罪至罵其師瞿
曇爲乾矢橛爲一棒打殺作死狗黃與亦爲無心
故無罪者也律出於佛其徒憚而小之禪不出於
佛其徒張而大之使人不得而詰其罪者也然則
世之言佛者將安從乎

狀

段太尉逸事凡三其一斷汾陽王子晞軍擾市者十
七人頭其二賣馬代償大將焦令謨所取旱歲農
人穀其三朱泚致其婿韋晤綾三百疋樓之司農

柳潭行狀潭年十餘歲有異神至告曰若相法當大

且賤幸而爲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
學益篤舉進士仕至宰相季元平有名公曰喋喋
御玉而賈石者也貞元初上親擇郎吏分宰京兆
外部公由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
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
榜音彭所以輔弓弩其音去聲者答也音謗者進
船也○葬令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踞首降五等爲
碣方趺圓首疑爲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
萬不試而一出焉呂君上海禍謂爲死也出



表銘碣諫誌

為君孟君凌君誌銘皆賤後作與昌黎相上下餘或多俳語○番禹音潘愚二山名在南海氣乘肺溢為水浮膚孟常李中丞服紫丹暴下亦黑亮

卷十一誌碣諫皆老作狀美譽戚里之態獨孤叔之文而天趙弘之孤來竟哀而得其父之葬張因去叩綬為黃老而哭猶子以死虞鳴鶴從鄉賦而終逆旅吊慶交戶覃季子愛書而貧不仕皆事嚴文古傑然者也○世札童侯浩浩呻呼輩為和

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有載酒來則出妓持髻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獨謝直無切言二百舉武趙百郡之選叢于京師而虞而虞而虞

卷十二皆誌其族之葬惟其父諱鎮及從父弟宗直者柳州時作○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叔父墓校誌父所友六十七人於碑陰子厚自謂

卷十三自母夫人以下終於雷五皆誌婦人雷五之姨母為子厚妨妾故亦得誌○子厚女和娘得病更名佛婢既病去髮為尼號初心然不免死年十



歲其母微也故爲父子

河間劉氏誌劉者王叔文母也所誌盛稱叔文文武
功業且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宗元其自謂知
道子吁○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崔氏誌

對

設漁者對喻智伯以貪敗

愚溪對設溪神援惡溪弱水濁涇黑水皆有其實而
予不愚柳子用貪泉對泉不貪飲而南者貪也汝
獨招愚者居焉則汝之實也因自陳其愚文極精

此維子厚自戕之辭然愚謂溪之愚可詳而子
厚傑然文人也所終身實叔文而不知惜其身之

愚可得辭耶

對賀者之末曰嘻笑之怒甚乎裂管長歌之哀過乎
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愚謂子
厚此言大痛無声者也雖悔可追

天對不可曉

問答

晉問以地險也兵革也馬之良木之大鹽之富也文
公之霸也皆不如堯之遺風焉理正而文工

答問及起廢答自傷不復用起廢謂是浮圖病親駒



皆廢十年而有遭子厚之廢亦十年。舒翹揚英

問答。抗首出噫起廢答
講對也

說

天說以天地為無知喻諸果厥怨天甚矣其果何哉
鶻說鶻以鳥之盈握者煨爪掌且則縱之望其性苟
東矣是日不東逐南北亦然

朝日說且見曰朝暮見曰夕詩曰莫肯朝夕朝音潮
漢儀夕則兩即向瑣闈拜謂之夕即

捕蛇說有益於世

昔者說水旱蟲厲之方則然其神不然然則事之不
治亦當與其人

乘桴說真妄說也子厚妙於文耳敢議經乎

說車亦有益處世

謫龍說。扶風馬儒子見奇女墜地謫龍也化為白
龍登天文極佳

後吾子松說謂壽夭貴賤皆寓也非造物亦怨辭歟
羆說楚有獵能吹竹為百獸之音致鹿而恐則致羆
而鹿去致羆而恐則致虞而羆去虎致愈恐則致
羆以去虎虎去而羆食之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
不為羆之食也



八駿圖謂駿馬馬之類聖人人之類求以異形者非
蝸音曷木中只非蝨毒音歇者見天。白羲之羲
音蟻八驥馬名

傳

宋清傳清市藥燒券不責報報者益厚非市道交而
士大夫反爭爲不已

郭橐駝傳戒煩苛之擾

童區寄傳區寄十一歲賊豪掠賣之討殺二豪

梓人傳喻爲相者之道也文字宏闊

李赤傳感於廁鬼而死反以世爲溷以溷爲帝居清

都世皆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決不爲赤者

幾人耶

蝨蠅傳譏貪者

驢

乞巧文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將蹈石梁欵天津儼于

神夫 抽黃對白 駢四儼六錦心繡口

罵尸蟲文道士言人有尸蟲處腹中伺人隱微日庚

申讒于帝柳子特不信爲文罵之

斬曲凡文謂物貴乎直末代淫巧揉木爲凡愚恐凡
乃古之年高者席地時所憑手其形抱身不容不



曲凡非後世所用也

宥蝮蛇謂彼居榛中不汝賊而殺之暴矣

憎王孫文王孫者湘山間獸名與獲異性擾人者

逐單方文單方如鶴一足赤文白喙火妖也出山海

經

辯伏神文買伏神得老芋而病加甚

愬螭文零陵有螭室于江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

夕浮水上

哀溺文零陵善游者腰千錢遂溺死

招海賈文戒其貪利犯危也

弔贊箴戒

弔養弘弔屈原弔樂毅

伊尹五就桀贊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湯誠仁
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
是就桀卒不可

梁丘據替齊景有嬖曰梁丘子晏子窮相梁丘不毀
愛其不飽告君使賜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
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

霹靂琴樵明皇得異馬於河帝西幸馬入渭水化為

龍



敵戒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敵存而懼敵去而舞

臨江之麋 畋得麋麇日抱就犬習示之忘已之麋也與犬狎三年麋出門見外犬走欲與為戲外犬殺食之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驢一鳴虎大駭然視之覺無異能者稍近益狎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日拔止此耳因跳踉大囁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以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假五六猶撤瓦灌穴羅捕之殺鼠如丘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常也哉

銘雜題

漢原齋銘登布衣於萬乘化環堵為四海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

安豐縣孝門銘李興乃服肉救父疾又廬墓晝夜哭廬上產紫芝白芝爐中醴泉涌出

舜禹之事 使堯一日得舜而與天下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至堯已忘於人舜已繫於人天下曰



久矣舜之君成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

咸宜興王之臣多起汗賤彼固公侯卿相器也獨其始之不幸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亡王之臣多死寇盜彼固劫戮困餓器也獨其始之幸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鞭賈宜五十必曰五萬有富者子愛其黃而澤酬五万濯之黃者梳澤者臘也出郊馬蹏因大擊鞭折為五六墜地傷焉今之梳其言臘其貌賈於朝者驅之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責其大擊之效焉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惠者乎

吏商 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利情

東海若二瓠喻學佛者

題序

題毛穎傳 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鼠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僻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西漢文類序 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若開群王之府漢氏之東則既衰矣

王氏詩序 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



困者咸不得攀而倫之。操斧於班郢之門斯強顏耳。

送獨孤書記序 曳裾戎幙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

聯句序 琅琅清響交動左右。

送蕭鍊序 先禮而冠 賀聲盈耳。

送薛存義序 謂吏蓋民之役今我受其直意其事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

送辛生序 士叢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闕戶塞賢而得榮名者連珍而起。

宴南池序 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池。

蓬屋序 棟宇簡易僅除風雨屋。

送婁園南序 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送婁園南

元山人南遊序 黃鶴一去青冥無極。

送僧浩初序 專關退之之闢佛愚謂退之言仁義而子厚異端退之行忠直而子厚邪黨尚不知愧而今反操戈焉子厚自以為智不遂當矯名曰愚吾見其真愚耳。



記

監祭使壁記 周禮有祭僕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以御史監祠曰監祭使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置虞庠於四郊後魏立學於

四門置助教二十人唐始合于大學省助教至三

人

塾屋縣新食堂記合羣吏食于堂謂禮食之來古也

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

諸使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受命臨戎職無

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專焉而行其道者

也

嶺南饗軍堂記文佳

邠寧進奏院記周有邑具湯沐漢有邸奉朝請唐有

院備進奏

全義縣城北門或曰不利於使塞之百年盧遵始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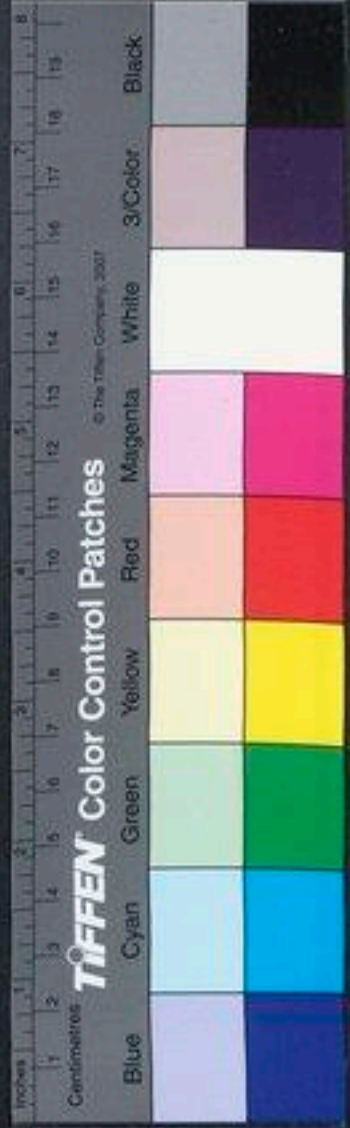
其舊

邕州茅亭記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

零陵復乳穴記石鍾乳必在深山窮林連之人告

盡者五載矣崔公至逾月穴人以乳復告以其不

貪故以誠告也



道州鼻亭神象詞也河東薛公刺是州毀之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寺東北取堂之地隆然負墀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夷之而又高九持鍾

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史記及漢志有地長之占曰茂盟息壤異書有記鮌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

永州鐵炒步志永州北郭有步蓋嘗有鍛鐵者居之人去而炒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今世

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夕矣其先也其冒於號有異於茲

步者乎夫者樂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而始大其故號以至於斯為世笑修

游黃溪記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其間名山水而材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神王姓莽之世也

莽既死黃與王声相迎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西山。鈷公魯。鈷潭。袁家渴音渴水

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紛紅駭綠。民橋其上

書

寄許孟容與楊憑裴垣蕭俛李建顧十郎諸皆貶所悲苦詞其可憐者與楊憑之書曰有之而恥言

者上也尔之而言之者次也無之而工言者賊也



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又曰公卿之大任莫若
索士 子厚初貶時年三十三 重鵬鵬偽並蕭
晚書
與李建書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暫得一笑已復不
樂如囚居園土一遇和景負牖搔摩伸展支體當
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
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 與顧十郎書自称門生
而以郎稱其人豈郎者所以稱其主之名歟
與韓愈論史官書蓋正論也

與呂恭書辯石書之偽 老陽九老陰六在易正義

乾篇中非一行為之 樊之為文又矣然

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博奕之雄耳。務富之采

不顧事實以炳然誘後生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

若蟻蛭然雖鳴其音誰為听之 答吳武陵論
非國語書

子厚作孟子評非國語二書今非國語見集中而

孟子評無之豈子厚能悔之而不以傳歟將劉禹

錫恐其重得罪名教為掩其惡歟

與友人論文書有目漁獵前作戕賊文史甚矣文之

不可不已出也

荅元饒州書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狂賦亂貧者
無貲以求於吏有貧之實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



羸以市於吏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 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况鍾乳直產於石依而產者固不一性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其土之信 愚按此書復喻以方物喻以人復證之他藥文最可觀

荅周君巢書 文人盛譽山澤之臞以為壽且神今夫山澤之臞握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喻若是者愈于百年滋所謂天也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

與李睦州服氣書 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吳武陵先作書道黃帝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是不可變之尤者也令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擢堅鳴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愚勿嘗嗜音不得碩師卒大慚及長嗜書亦不得碩師又大慚今兄之服氣果誰師耶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焉膚日皴肌日虺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徒曰我能堅壁



拒境以為強夫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愚按此

子厚達理之言也文又精妙故節錄稍詳

與楊誨之第二書云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按今書

非傳說之言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而

進不能取顯貴者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

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

多嫌也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蕩凡眾之疑慮舉

為灰埃黔其廬楮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

能乃所以顯白而不汚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僕

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舉

也○猶息有隋息委切見○觀綏好後也一日委曲

也○猶息有隋息委切見○觀綏好後也一日委曲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魏晉以下不事師獨韓愈奮

不顧流俗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愈以是得

狂名蜀之南大吠日嶺之南大吠雪吠所恠也孫

昌胤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咸慙然京兆尹

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

天下不以非鄭尹而以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

也 此書後段說為文之法極詳

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見答元





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
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快作
之加快奇至他文過楊雄遠甚雄文遺言措意頗
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荅韋
索然盛服而為負塗者有方鼓行於秀造之
列此其戈矛矣荅蕭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
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英來柳州見
一刺史即周孔之京師顯人以千數又宜得周孔
千百何吾生曾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復林曹沫
之沫莫具切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眾皆快

啓表奏狀

啓皆獻文求哀之辭表多世俗稱頌之語氣索理短
未見柳之能過人者

賀破東平蓋李師道所據淄青也 櫻桃即含桃

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 台州奏五色雲 名

例律官与父祖諱同者不居子厚以祖名察躬辭

監察御史奉勅二名不徧諱不合辭讓 訴苗損

狀恤人則深減數非廣 二月一日為中和節進

農書 賀破東平 罪止一夫恩加百姓

祭文

祭楊憑詹事稱丈人自稱子壻然則謂外舅丈人其
來久矣。○狼荒祭穆質文。○濛汜音蒙似日入處見祭崔入神文
哭張後餘辭引莊周之說以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子厚怨天隨寓而發也

祭蘇澧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苜頭漢宗蚩尤亦作靈旗

祭六伯母自稱至祭丈母 祭弟自稱八哥而不具銜

詩

吳歛工折柳俞音俞已歛歌也 鑿池曰污尊汚為瓜切 齊諧笑

相塗音茶東方朔詩老相塗 澆醉鼻成切意此世俗所謂酒癡鼻 儵父

兵人謂中 國人為儵同劇院長 韶州拾其餘韻蓋不用

其韻也奉和楊尚書依本詩韻此用其韻也古者

和詩不用韻 韋道安遇故刺史被盜女為所掠

道安縛致之刺史歸賄納女以報道安辭焉 楊

白花欵音乃音 一声山水淥魚 ○靖人長九寸

○躄躄

非國語

子厚以國語文深閱傑異而說多誣淫作非國語愚



觀所作非獨駁難多造理文亦奇峭今節錄下方
三女奔密母曰必致之王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
宣王不藉千畝虢公諫三十九年戰于千畝敗績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然而存其禮爲
勸乎農也未若時使而不集其力節用而不殫其
財則食固人之太急不勸而勸矣三推之道存乎
亡乎皆可以爲國矣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
惟而不屬也愚謂子厚論勸農之本善矣謂勸農
之禮可亡則過矣是禮也古人體夫愛民一念真
誠之發豈姑以是飾乎

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
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或會或離
其孰能知之愚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不得其寧
而曰惡與乎哉此子厚怨天之論所發也
宣王料民及幽王乃廢滅 非曰是幽之悖亂不足
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

劉康公聘魯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告王曰其
亡乎東門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不可以事三君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



其時之蚤暮耶設今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
壽夭耶

郟至告捷于周單襄公曰兵在其頸者其郟至之謂
乎明年死難非曰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
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火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
矣

穀洛聞將毀王宮王壅之亂於是乎始生非曰天
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
壅之誠是也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
聞而懲之也

將鑄無射單襄公曰不可非曰是何取於鍾之
備也聖人既理定作樂以象之非樂能移風易俗
也愚謂子厚之論是矣而立語易也禮樂皆由人
心生聖人因而文之還以導人心者也人生而有
舉動聖人因而舉動而約之禮否則肆矣人生而
有謳吟聖人因其謳吟而和之樂否則蕩矣約之
禮而和之樂隨其事而施之用上自朝廷下達閭
巷使人日習而悠然契焉非心邪念淫声慢色不
得以干其間此古人禮樂之用而治定作樂則又
子孫象祖宗之功德以薦之郊廟所謂隨其事而



施之用之大者也單子伶州鳩論樂之成政殖財
誠誕而無理子厚獨指其家治而謂不能移風易
俗又矯之大過故曰立語易也

長勺之役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刑曰可以一戰
非曰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季栢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
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某所聞者羊也 非曰孔
氏惡能窮物恠之形是必認聖人矣史之記地坼
犬出者有之矣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
狗焉投之于河化爲龍

吳伐越陳會稽獲骨節專車 非曰辨大骨石弩以
爲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

桓公輕幣諸侯垂橐而入捆載而歸 非曰又奚控
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耶

申生敗狄讒言將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非曰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奸矣

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 非曰間君之惑排長嗣而
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
也

里克既殺卓子使告重耳曰盍入乎舅犯曰不可秦



穆公使弔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迹迂矣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不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秦穆公獲晉侯公子縶曰殺之利公孫枝四不可非曰向使穆公告于王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則誰敢不服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秦伯乃行非禮以強乎人愚謂秦之歸固非矣重耳之受亦非也不得已而受亦終始禮待之可也

鉅麇 非曰麇之死固善矣然宣子為政之良麇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耶愚謂麇之心特生於政之良怵惕於將朝盛服之寐耳麇而賢必能諫其君必不受君之命以賊宣子今為之賊而不忍害可言宣子之賢麇不足問也

公子楊干亂行魏絳斬其僕。非曰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然則絳宜柰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逐變盈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



黃熊 非曰鮫之爲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爲熊也熊
之說好事者爲之

闔鼓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逃暴而附德者
麻之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反常以求利者
君子不受也

嗜菱 非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
米敢賢乎尔也禮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

外集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劉叟傳

叟以御物術進魯公內龍先備明年果大旱命劉
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志貞婦一敗於強暴以計殺其夫卒狂亂以
死子厚借以明恩之難恃愚以爲士之砥節礪行
終不免移於富貴利欲者多矣正當引以自戒而
不必計其恩之可恃否也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本南康謳者善瑟葬湘水以
嗣靈音云

請復尊號表皆諛辭也子厚內集已多有之爲京兆
時事業止此而已乎

與衛惟南石琴薦出當州龍壁灘下蓋石可薦琴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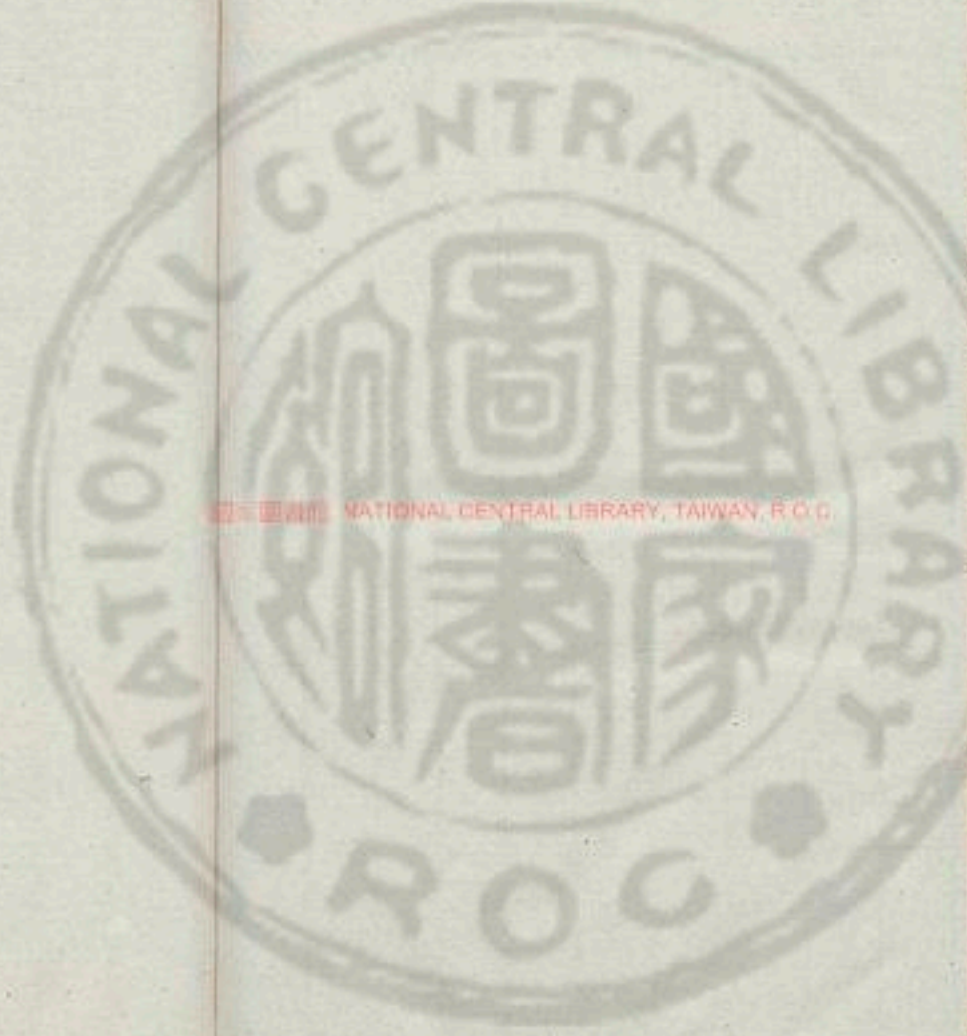


以上外集
下卷

柳以文與韓竝稱然韓文論事說理一一明白
透徹無可指擇者所謂貫道之器非歟柳之達
於上听者皆諛辭致於公卿大臣者皆罪謫後
羞縮無聊之語碑碣等作亦老筆與俳語相半
間及經旨義理則是非多謬於聖人九皆不根
於道故也惟紀志人物以寄其嘲罵模寫山水
以舒其抑鬱則峻索精竒如明珠夜光見輒奪
目此蓋子厚放浪之久自寫曾臆不事諛不求
哀不關經義又皆晚年之作所謂大肆其力於
文章者也故愚於韓文無擇於柳不能無擇焉
而非徒曰竝稱然此猶以文論也若以人品論
則歐陽子謂如夷夏之不同矣歐陽子論文亦
不屑稱韓柳而稱韓李李指李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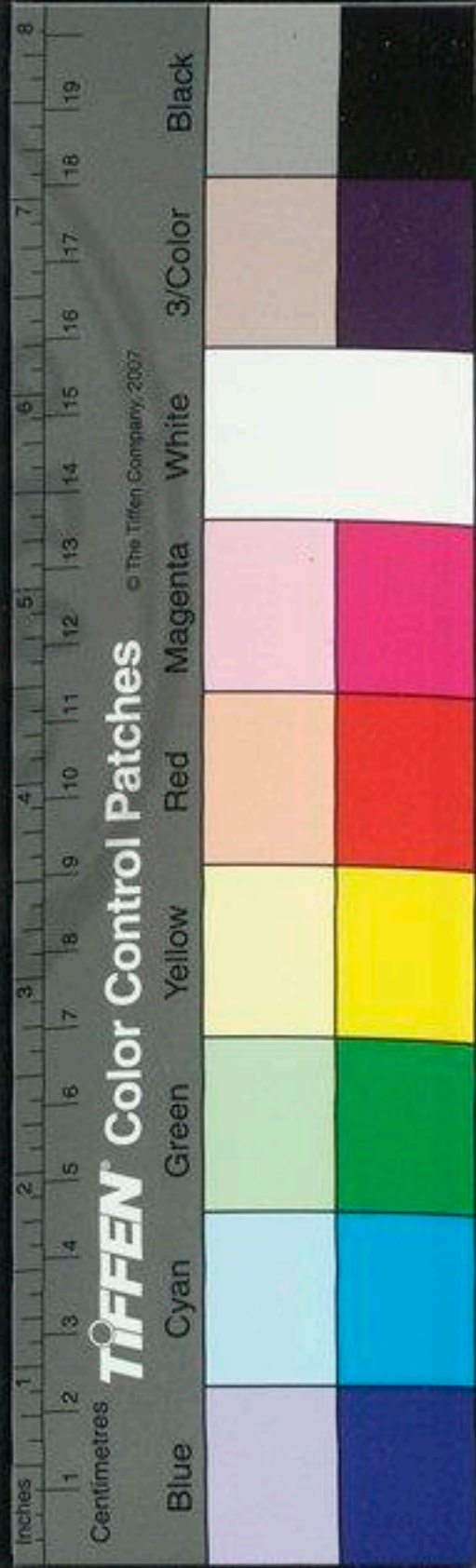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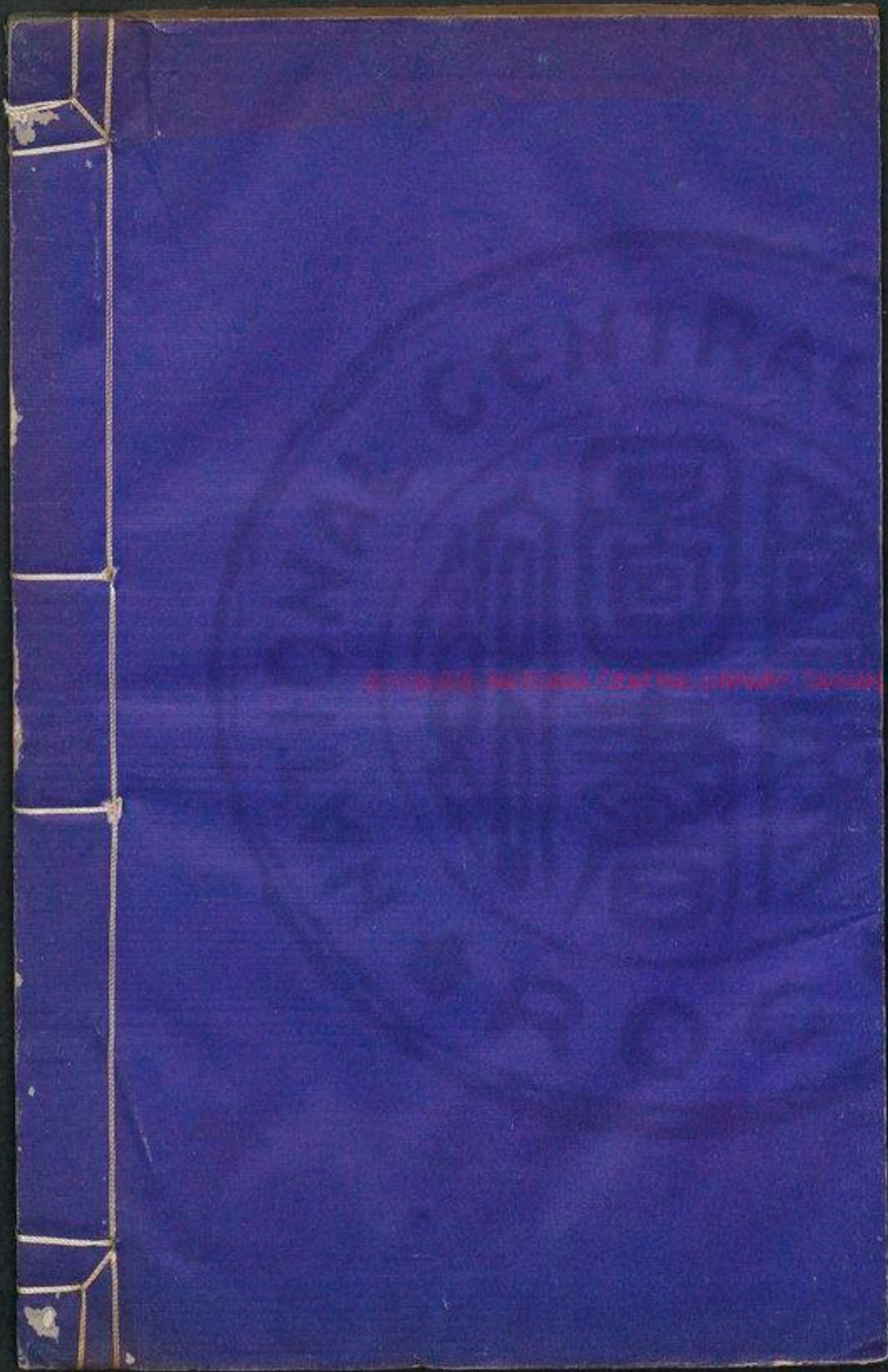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六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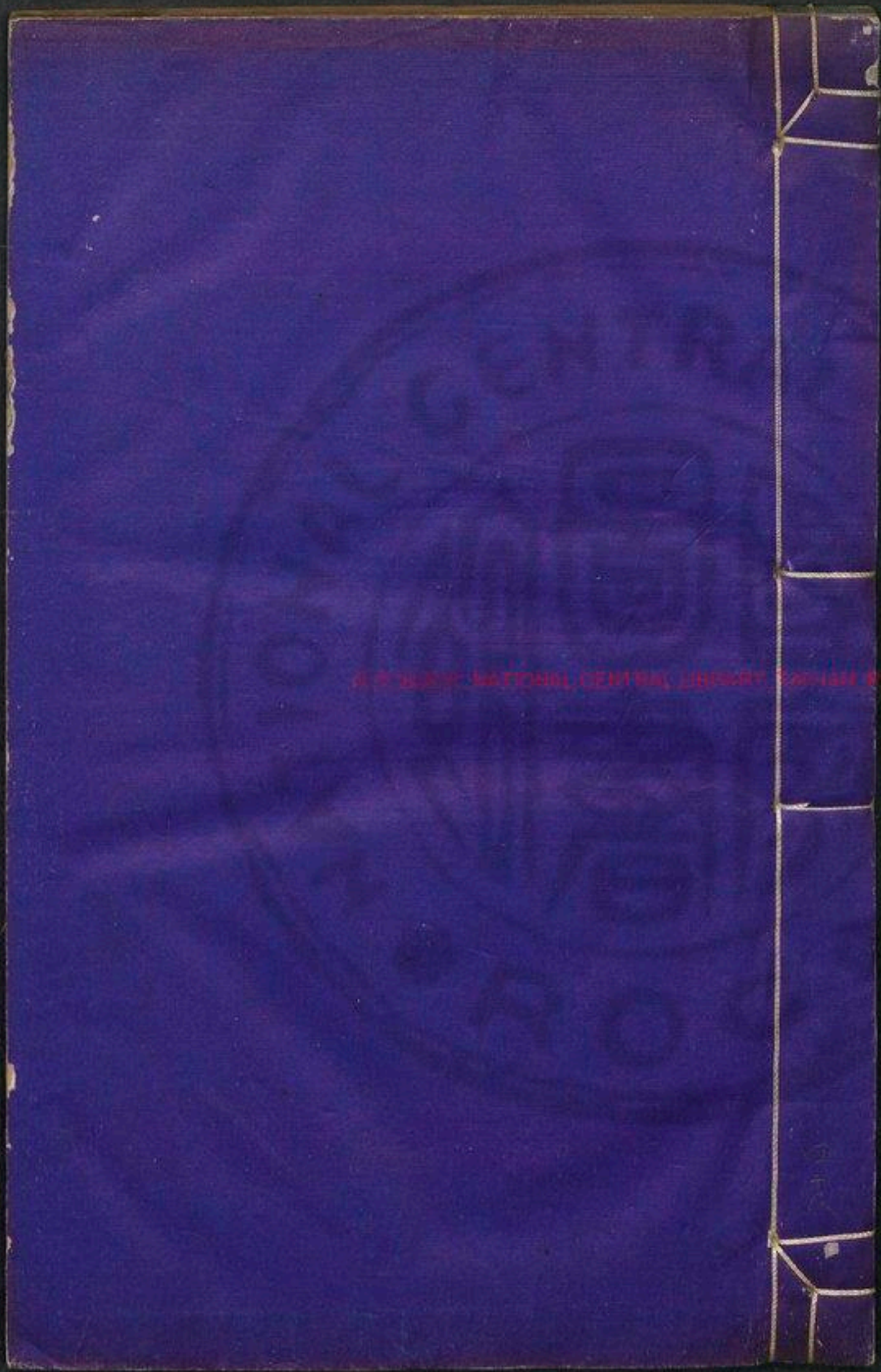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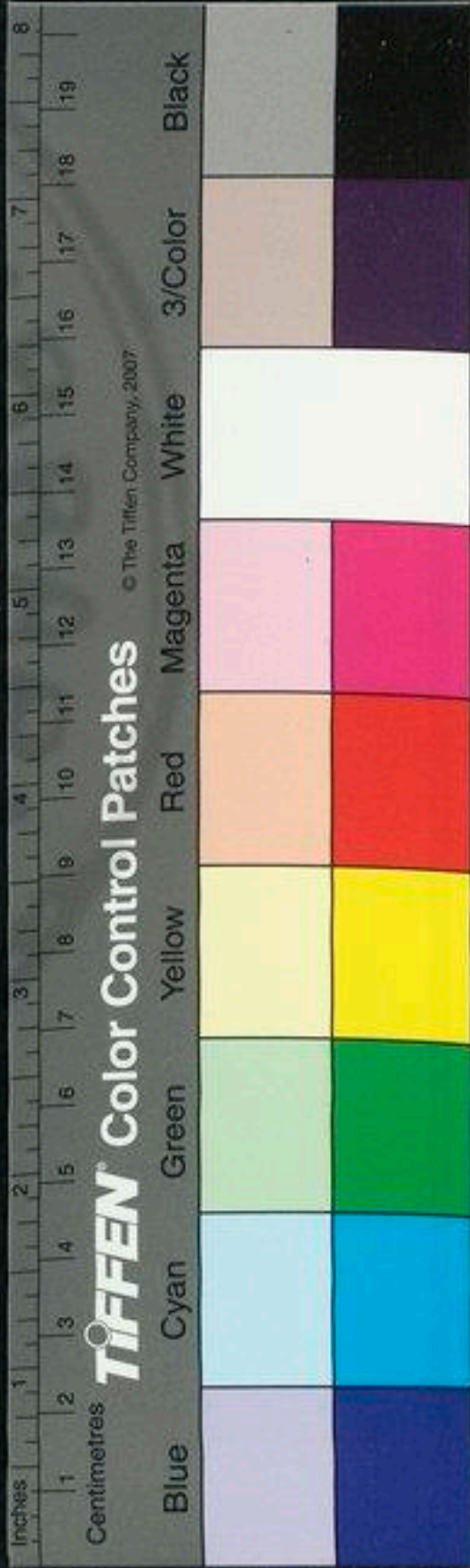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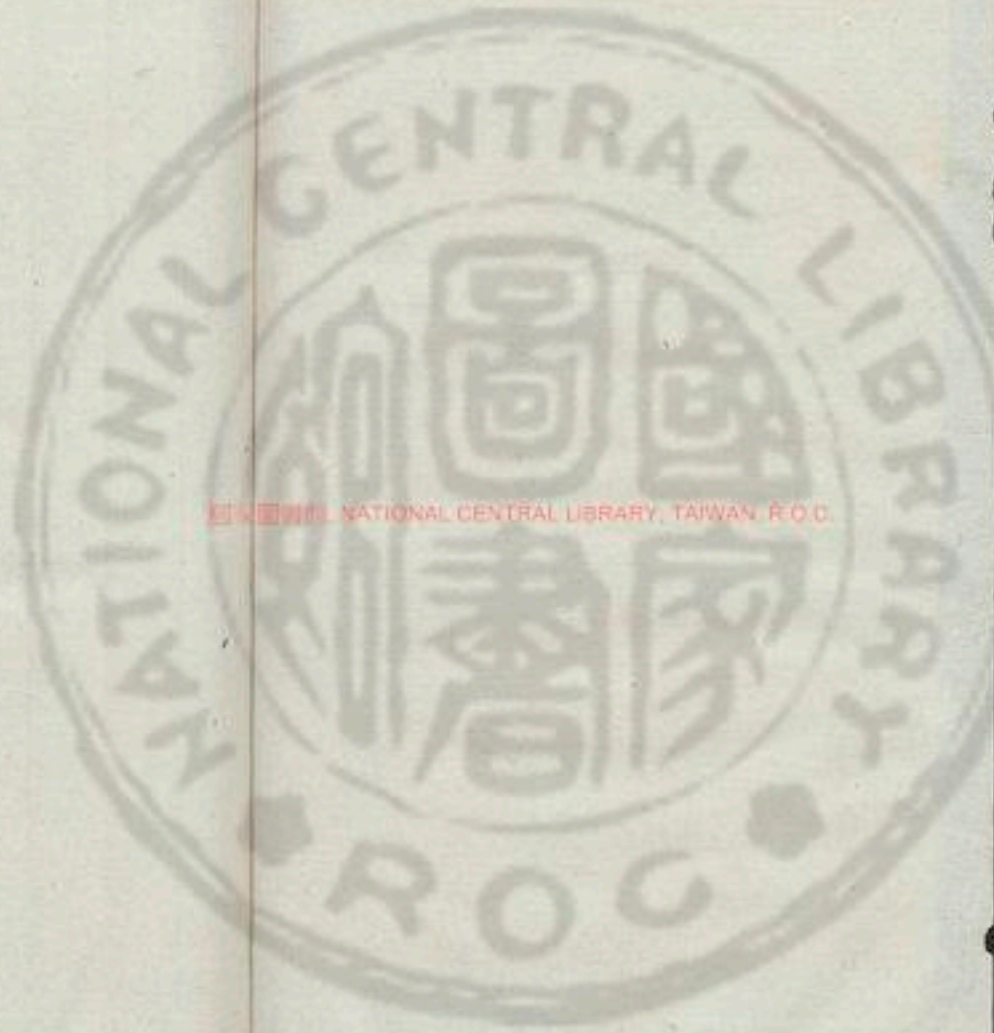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U.S. NATIONAL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349477 288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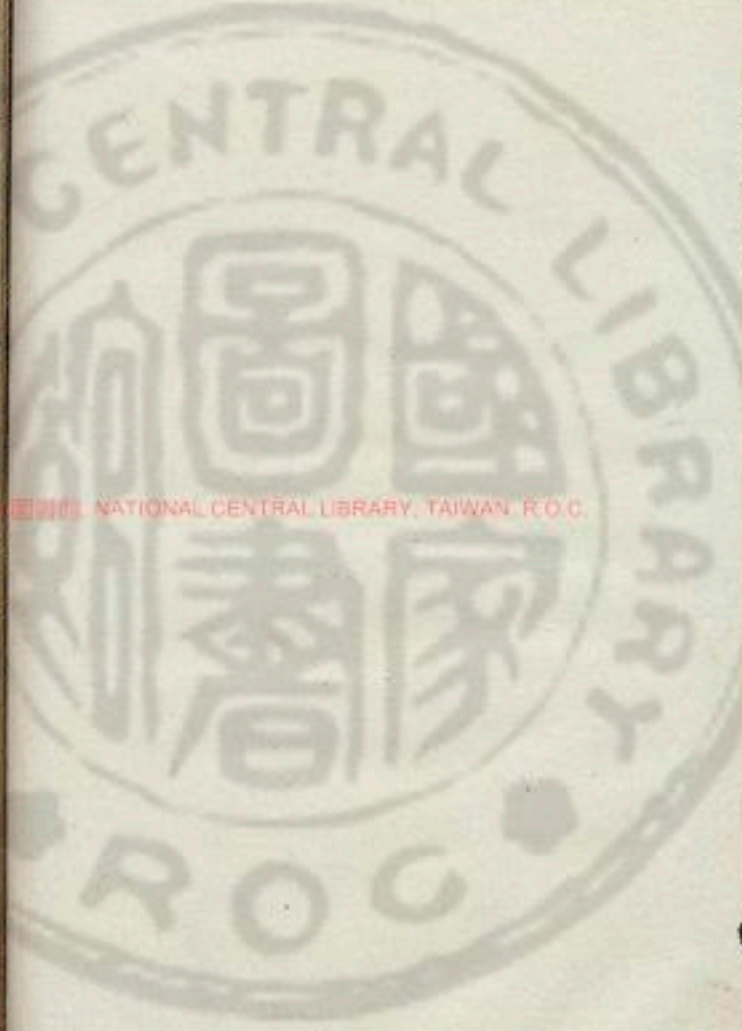
讀文集

歐陽文

詩

顏跖總說虬提顏子云豈減跖所榮跖本無榮顏本
不當與跖較榮辱而歐公云爾全用所字幹意蓋
跖自以爲榮者若說跖之榮則非矣初讀疑之三
味乃見

黃牛峽詩不是黃牛滯客舟謂江惡舟遲常見此石
在山也



憶山詩說三峽江如自天傾岸立兩崖闔

哭曼卿謂才高不少下閣若與世疎

送惠勤詩叙東南宮居飲食山水之勝捨之而從我

求仁義

水谷夜行詩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見平旦氣象

極工此詩說蘇子美詩雄梅聖俞詩清

班班林間鳩寄其夫人之詩也云易安由寡求此其

為家之法

暮春詩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有太平氣象

杜舟圖有元化朴散之語然各易以化散谷而歐公
初譜之亦助其瀾者也

憎蚊詩始以乾坤廣大之語終以麟鳳不見之語詠

微物而先以大者言之文法也掃庭露青天坐月

蔭嘉木汝寧無他時忍此見迫促語意清絕矣

寄題滄浪亭風高月白最宜夜極切末借鷓鴣夷言之

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

飄兀紅蕖淥浪揮醉眠翻得絕佳

羨溪大石一詩形容布置可觀文法

紫石屏歌文之奇者也廬山高詩文之豪者也橄欖

詩言忠愛蒼子華安無詩指陳治道之要者也橄



欖詩曰錫飴兒女甜遺味久則那奉荅子華詩曰
靈弊華僥倖濫官絕貪昏牧羊而去狼未爲不仁
人

梅聖俞寄銀杏詩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
百箇得之誠可珍又七卷李侯家鴨脚云鴨脚生
江南自注云京師無鴨脚李駙馬自南方移植蓋
銀杏名鴨脚中原所無也今江南有草名鴨脚而
此果則自名銀杏

車螯一名車娥歐詩有泥居殼屋之語○蚶無心

八卷怪竹辯

贈沈博士遵歌言琴調醉翁吟也云我昔被謫居滁
山名雖爲翁實少年前詩又云我時四十猶疆力
自號醉翁聊戲客

送吳生論改過甚暢

樂哉襄陽人逆劉從廣先序襄陽之勝而勉以德化
其文騷以婉

洗兒歌爲聖俞作簡而勁

夜聞風声苦暑君勿厭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盛涼
歸歲將寒云云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此等善
觀時變感慨有味



白鸚鵡詩先將白兔說擺兩陣方合說又三節而終焉文法最可觀○蝦乾字出清明前詩

又酬聖俞韻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形容晚年交游之意寂工○頭魚海魚之大而謫死者

歸田春夏詩有味殆田園雜興之祖歟

明妃曲推手爲琵琶却手琵琶是琵琶兩字也

鬼車一首先序其聲之怪次述老婢撲燈之說以言其所以爲怪終之不足怪而呼婢炷燈焉且亂之曰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流清光曲盡文章之妙矣

讀書一首始言讀書之樂中言仕宦不服讀而終之

以乃知讀書之樂無限前後照映文亦甚妙

鴨鵝者催明之鳥涼而謂之夏雞

贈李士寧一首文宏放

感事四首闢學仙者之妄甚精切如曰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如曰等爲不在世與鬼亦何殊

昇天檜一首其說謂老子自此乘白鹿昇天如上虞

劉樊升仙木之類也歐謂曰惟能乘變化所以爲

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雲煙柰何此

鹿起平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事茫昧真



偽莫究徒相傳

齊州有舜泉○四字丹書萬仞崖四句見戲石唐山
隱者末章

古賦

蟬聲賦秋聲賦之脫灑病暑賦僧蒼蠅賦之布置皆
當成誦山中之樂一首贈慧勤者模寫變化亦一
大奇

論

正統論費辭數千言不過進秦於王代秦果三代哉其
說謂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周果誠心授有德者
哉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始皇
豈亦承祖宗深仁厚澤數百年素定之天下如桀
紂雖不肖亦不得不以其祖宗之故俾襲世久者
哉且其欲尊秦也則咎論者之私東晉私元魏然
東晉豈不正於秦元魏豈不賢於秦而公切亦然
抑彼揚此者豈私秦哉秦何人而公私之哉豈難
累萬言世豈有以公故而謂秦三代者哉

本論謂堯舜三代時禮義明佛不能入善矣復使當
時其人已入其法不行則為確論今按佛生方當
周之衰去中國極遠不相通至漢開西城而佛說



又益盛至後漢以漸入中國者時勢則然非昔不能入而今可入也謂禮義者勝佛之本當修其本以勝之喜矣然人不為佛之徒屋不為佛之居徒有其虛文浮傳於世如異說妖術之類則可使人講明禮義此之信不彼之信是為勝之今按齊梁元魏以來自萬東以下尊事之人民歸其陷誘石祖夷狄以攻吾中國之仁義山川為其吞併立寨中國以腹吾民生之高血雖有禮義已無所施顧反曰講而修之則佛無所施矣必火其書虛其居又果何見也且公之為此說特譬之善醫者不攻

其疾務養其氣耳獨不聞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乎客邪外毒深入心腹而不攻之去且立而視其死矣何氣之可養養氣之說特可施之攻疾已去之後疾已危劇氣僅一縷捨疾不攻而徒曰養氣亦何氣之可養乎甚矣攻佛法之害政昌黎之說盡之攻佛教之害人心晦菴之說盡之不能明言其所其所以害而徒疾声大呼以泄其憤石祖徠之怪說盡之歐陽公所謂上續昌黎斯文之傳者正以關佛一事然本論不過就昌黎改易新說而適以消剛為柔如閉關息兵惟敵之從而曰我修政事



者尔嗚呼殆所謂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歟
朋黨論謂君子有真朋足以解萬世人主之疑為君
難論謂用人聽言專決之失在於違眾足以指萬
世人主之迷

易或問謂大衍筮占之一法繫辭非聖人之作穆姜
道乾卦文言乃先夫子之生十五年筮占之法雖
是而言則非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
定策乾用九坤用六皆謂以其所用者各爻

春秋論謂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
隱公非攝趙有非弒許世子止非不嘗藥亂之者

三子也起隱公止獲麟皆因舊史而修之義不在
此也卓哉之見讀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

泰誓論謂十一年伐紂即武王即位之十一年無文
王稱王改元之說一惟取信於經

縱囚論上下相賊字恐太甚要是三代後盛事若矣
聖人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則至論也

神道碑墓誌

丞相文惠公陳堯佐神道碑 潮州戮鱷魚壽州活

饑民自出米而浙堤錢塘新土易滑州築陳公堤

治開封一以誠諭少年無犯法者凡公外庸之略



如此爲大常丞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七年不遷而十典大藩六爲轉運使位極人臣壽八十二與伯仲竟叟堯咨已貴而諫議公省華尚無恙天下以陳氏世家爲榮

范文正公神道碑幼孤刻若慨然有志於天下爲諫官以爭廢郭后貶制西賊參大政碑中所著皆繫天下國家之大者

王質神道碑盜殺其徒而自首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旣獲而亦原非法意

文簡公程琳治益州燈夕火起預戒人救止不以白

有言軍謀變者笑曰吾自知之卒無事治開封數歲治益精明爲三司禁中有所取未嘗尋爲參政每宰相欲有所私輒衆折之西北宿重共嘗任河北陝西之重威惠信著

王文正神道碑槩言其爲賢宰相而徐述其寡言笑善處大事數項終以不求恩澤

晏元獻爲相當无昊反請監罷軍無以陣圖授諸將此最革弊之大者

余靖居四諫官之一使虜得其要領破僂智高經制五管十年移檄而交趾



張谷羸而能父其喪贈以榮其親

周太傅行三年喪歐公發越甚至

唐介之父之墓發明有子之榮

瀧岡阡表述其母記父之言謂祭而豐不如養之薄

謂治死獄嘗求其生

于寶臣喪其兄三年

薛奎舉進士為州第一以讓王巖析富人貲為三

以嫁其三女治蜀尹京寬猛異施參大政慚不

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歐公與王拱辰皆其婿也

王拱辰之父為潁州司法有朱氏殺盜當死公曰為

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為惡盜報仇豈

法意耶

蔡君謨之弟君山誌自無狀有一節深一節文法極

可觀誌黃夢升文法亦類之

誌薛簡通之子質夫死而無後論自古賢人君子未

必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

孫而傳為善者可以不懈為簡肅公者可以無憾

發明精切

誌尹師魯天下未必盡知其材其言哀痛

歐陽載誅浮圖誘民投水者○杜杞平蠻殺降○公



於程文簡旣爲神道碑又誌其墓

杜祁公墓誌公越人葬應天府三代皆顯官家故饒財然愚按邵氏聞見錄謂其負依濟陰寧蓋初平流落事也

君源曾師之兄

梅讓者詢之兄竟臣字聖俞之父

蘇舜欽字子美祁公之壻以祠神會廢居滄浪今蘇州韓國也○鎖廳事載其誌云鎖其聽去舉進士王竟臣体量西事爲用韓范安撫涇原言將不中御權三司使去盡弊積錢數千萬爲樞密副使裁損

濫恩

吳育治開封京師肅清元昊反獨言其不足責

李端懿大長公主之子每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耶

許元長於治財先是錢不足償費人入粟塞下者少公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歲漕不給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而爲



司十三年餘粟百萬不獻羨餘

孫甫字之翰在諫院多直言雖爲杜祁公所薦尹洙所善言之不避

梅聖俞窮而工詩

江鄰幾亦長於詩

薛長孺良孺墓誌皆簡肅公奎之猶子

祖徠先生墓誌葬吾世未葬者七十變作慶曆詩褒貶大臣大學之興自先生始

樞副胡宿墓誌與胡學築塘封還揚懷敏詞顯清儉謹重發不可回而其要歸於忠厚少賞善一浮圖

謂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公曰非吾欲也

蔡君謨誌諱襄四諫官之一枚唐介知泉福有惠政興學校經術定表制禁虫毒教醫樂治京談笑無留庫治財纖悉皆可法不書温成皇后碑

劉敞仲原誌

知制誌封還石全彬詞頭奉使知虜

山川諫

宗愛專號治揚郵永興皆有惠政博

學無不通一據九制

三十七卷皆宗室墓誌無一壽者

狀

蔡齊行狀倅維州有刻稅印者後其獄丁謂欲致



相拒不受不爲太后記景德寺知密州除公稅弛
鹽禁沮湯太妃棄廉 辨荆王獄勸納叛蠻不聽
後爲亂契丹兵屯幽州公料其必不動狀之終曰
按兵部尚書於今爲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然
則行狀爲謚議設也不著三代姓氏

詳秋行狀諭邊事趙普稱之知興元修蕭何山河堰
諭京胡蠻知楊州答子弟不法者曰此非吏法乃
代汝父兄教也

記

泗州先春亭記先叙其修堤次饑勞之怠次通漕之

亭然後歸先春亭而證以單了過陳見其川澤不
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之說謂皆三代爲
政之法而張侯之善爲政也

夷陵縣至喜堂先叙其儉陋次叙朱侯能變其俗
自叙得善地而忘其憂

峽州至喜亭記叙岷江之險舟人至此而喜

御書閣記爲登真宮作也善回護而不主佛老之說
盡舫齋記始言爲燕居而作次反言舟之履險而終
歸舟行之樂三節照應

王彥章畫像記述其以奇取勝以曩時事文字展轉



不窮

穀城縣夫子廟記釋奠有樂無戶而釋菜無樂皆禮之略者今於其略者又不備焉

吉州學記思見道化之成

豐樂亭記又滁於互代被兵而今事事以歸德於上醉翁亭記以文爲戲者也

滁州菱溪石記僞吳時貴將劉金園石六公取其二尚存者置郡治因以劉氏興衰爲戒使後來者不復取而去

海陵許氏南園記許子春以發運使治七十六州之

材治數畝地以爲園不足施其智亦不足書而紀其三世孝悌之迹庶幾園有連理駢枝之木不爭巢不擇子而哺之禽鳥焉

真州東園記爲發運使施正君許子春判官馬仲塗三人相得而作記園池之勝皆疇昔榛莽

浮槎山記取陸羽茶經善論水以山水爲上江次之井爲下浮槎乃山水之亂泉漫流者張又新載劉伯芻李季卿列水次第不次浮槎而次龍池爲非有美堂記天下之兼得其至美與其樂者惟錢塘而錢塘之兼美惟有美堂盡得之



相州畫錦堂記載韓公大節出畫錦之榮之外
仁宗御飛白記因子履得御賜而及朝廷一時之
盛

峴山亭記記羊叔子遺風

序

章望之字表民序列一鄉一國以至天下萬世之望
祕演詩集序惟儼文集序二僧皆石曼卿故交因曼
卿而序之

詩譜後序載慶曆四年始得詩譜於絳州而補正之
謂先儒之論非悖理害經者不必相詆訾盡其說
而不通然後得以論正

集古錄目序論犀象珠玉皆難得之物而好之者無
不至古刻字書非難得而不至者好之不九也自
序好之專一終不以彼易此

蘇氏文集序爲字美作傷其不遇

鄭荀改名序論諸子獨荀卿好聖人學荀卿而又進
焉則孰能禦

韻總五篇僧鑿聿所類序其用心之專

送楊寔序言學琴於孫道滋其樂可以忘疾

送曾鞏試黜而歸不非同進不罪有司思廣其學而



堅其守

田畫之祖為將平蜀江南有功天下既定而畫以白衣試有司因與之登夷陵慨然覽王師嚮所用武之山川

謝氏詩序謝景山母好學通經女弟希孟能詩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三代王道備士生其間故多賢後世士有賢者尤可貴於三代之士

送王陶序君子之用剛審力視時而又深戒於其初孫子後序注孫子者三家曹公杜牧陳暉而梅聖俞復為之注

梅氏詩集謂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惜聖俞幸生盛世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一詩

宋祕丞宣獻公之子不以門地驕人學問好古常若不足

送徐無黨死而不朽者惟修於身其次施於事勤世盡心於文字間者可悲也

庚倚謂無龜書出洛之事

外制集序仁宗用韓富范銳意太平公知制誥

禮部唱和序從王者考貢士六千五百絕不通人者五十日因相為歌詩以宣其底滯



內制集序論青詞齋文用釋老之說析襍祕祝近里
巷之事而制誥拘於四六果可謂之文章歟
帝王世次圖闕太史公本紀之失凡帝王事可法於
後世者孔子蓋論者之矣久遠難明不知不害爲
君子者不道也

思穎序歸田錄序皆誌求閑之意但歸田序有不能
依阿取容一語雖反說以譏世理恐未安

六一居士傳記載書一萬卷集錄金石遺文一千卷
琴一張棊一局酒一壺與已爲六一以軒裳珪組
爲累而以老於五物之間爲適

書

通進司上書言治西賊三事其一曰通漕運乞浚治
汴渠求裴耀卿所開陸運十八里沂河而入渭以
通水運文自武昌漢陽襄郢以漢十一二州漕物
頓之南陽爲輕車置十五六鋪以入關以通陸運
其二曰盡地利乞驅游手及鄉兵以耕間田其三
曰權商賈謂大商不妬販夫之乞其利今國家反
妬大商之分其利欲專而反損

準詔言事上書謂非無兵無將無財無禦戎之策無
可任之臣而患不謹號令不明賞罰不責功實員



答陝西安撫范龍圖辭辟命謂非惟在上者以知人
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不易

答李詡書言性非學者所急宜釋中庸率性謂性無
常必有以率之亦異乎諸儒之爲訓矣

上杜中丞論舉石介爲主簿尋被罷而不爭議論婉
切極可觀

與曾鞏論氏族謂考於史記皆不合

策問

周禮六官之屬五萬餘人如其不耕而賦何以給之
疑中庸誠明之說恐未安又疑大傳生卦之說

周禮詢事讀法一歲凡幾疑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
安其居

祭文

祈晴雨祭文

外集

詩

多與尹師魯梅聖俞作云師魯天下才又詩云聖俞
翹楚才嘗答聖俞詩云文會恭余盟詩壇推子將
公以文自任謂詩不及聖俞也

捕蝗詩言蝗當早捕或以踐苗爲戒而不捕者非



落頭鮮

均州俗好為魚落頭鮮見第六卷送黃魚之詩

贈王介甫詩翰林風月二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

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見第七卷凡八句

致仕後詩尤灑落見第七卷

賦

蝨蛉賦謂儒家之子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皂隸是

蝨蛉之不若也此為感慨餘不及此

州名急就章以州名叶韻自一字至二十四字惟高

富洿當四州偶遺

論

時論三篇原幣言農兵儲言七利塞垣言邊界

石鶴論謂左氏以石隕為星鶴退為風公羊言視石

數鶴而次其言穀梁言微物而謹紀其數皆非也

三年無改問謂蹈道則未愚按天子之言甚明無可

辨者今以其喪服言恐非本旨

易以問謂繫辭非聖人之言

詩解自是一家

誌銘

祁公碑銘云負材與畜德者所享不同

楊公誌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



先君墓表毋述其言謂祭必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御酒食又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可及也為吏夜燭治官書曰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求其死也

記

樊侯廟災記盜有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雨雹人咸駭謂神怒公謂侯不能保其心腹腎腸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風霆雨雹夫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豈適會民之自災也邪愚謂公正論也不必更設疑辭耳

東齋記為河南王薄張應之作也謹除居平心以養思慮故曰齋每体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達雄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体愚謂此公自得之趣託之以發者也

偃虹堤記洞庭天下之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迹之人皆蒙其利焉則勝侯之惠利可以數詩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



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已往之心則
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

大明水記陸羽茶經論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未嘗
品第天下之水味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
伯芻謂水七等又載羽爲李秀鄉論水有二十種
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悉知之
者妄說也羽論水應源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
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三琴記吾家三琴其一金暉一石暉一玉暉金暉聲
暢而遠石暉清實而緩玉暉和而有餘然惟石暉

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老人之所宜也琴曲不
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已有之不必弄

序

送方希則序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昔公孫
嘗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
聞報罷而終爲漢各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
寘鬱埋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翁之耶夫良工晚
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
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
囊中所畜爾



送陳經秀才序隋煬帝初營宮洛陽望卽山南望曰
此豈非龍門耶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龍門
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鏡山兩麓浸
流中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然洛
陽多達官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
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儻旁扶登覽未周意已怠矣
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徒倚之適也然
能得此者惟卑且閑者能之

送揚子聰序河南大府也參軍欲進自達不可得其
間能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
郡不特頎然而出矣

送廖倚序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
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
秀才生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猶多故
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

送梅聖俞序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
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
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
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梅君聖俞前其所謂輝



然特見而精者耶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
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
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與立童叟浸漬之爲益也
刪正黃庭經序無仙子自號無仙以警世人之學仙
者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
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
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蓋命
有短長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
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黃庭經者魏晉
間道士養生之書也世人執竒惟訛舛之書欲求生

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傳易圖序謂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皆出乎
講師臨時之說且謂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
出於費氏孔子之古經亡矣愚謂此公一人之言尔
月石硯屏歌序張景山號州治石橋一石中有月形
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
老勁雖工畫者不能爲

傳

桑懌傳懌開封雍丘人舉進士再不中耕汝穎間歲
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召少年戒盜不可爲少



年皆諾有老父死未斂盜脫其衣憚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知覺明日縛之詰其盜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知城遇盜獨拏殺數人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城轉運司奏其事授郊城尉俸惡盜王伯明道景祐之交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召憚至京使名捕憚變爲盜服入一媪家饋之如盜媪以爲真盜稍就語及羣盜曰彼聞桑憚來皆遁矣又聞憚閉營不出今皆還某在某處憚盡鈎得之部分軍士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交趾撩叛殺海上巡檢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憚往盡手殺還授閤門祗候讓不受予謂曰讓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譏憚歎曰譏何累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已卒讓之

書

上范司諫書謂天下事惟宰相可行惟臺諫可言然臺諫失職取譏百世所繫尤重司諫之赴召人已期其必爲諫官爲諫官矣乃久不言士平居患不得言得言矣乃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鋪叙有法與昌黎諫臣論相表裏



與張秀才書謂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
持寶而欲價者之焉黃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民
無資攘臂以游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
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子居其間
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
亦無資而攘臂以游者也又書云生於孔子之絕
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
者也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
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
而已

與石推官攻其書法之恠

與高司諫書攻其不救范希文也云希文平生剛正
今以言事觸宰相足下不能為辨其非辜不過作
一不才諫官爾乃反昂然自得毀其賢以為當黜
夫力所不能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
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當其驟用時何不一
為天子辨其不賢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
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
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
賢亦不免責前日又聞御史臺駢朝堂戒百官不



得赴貽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
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昨日安石貶官師魯侍罪
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
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猶以希文爲不賢而當
逐則予所言乃是朋邪願足下直攜此書早朝使
丐予罪而誅之使天下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
臣之一效也此書旣上高若訥果以聞于朝而公
貶夷陵令

與尹師魯書公貶後作也云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
沈默異恠布在世門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

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恠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
人日日有也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下
避誅死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雖韓文公
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師魯無
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爭氣長以謝景

子云爭氣者不可與辨

答孫正之書三十年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聖人爲
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博其經
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

三石司古碑字縣有古碑圖經以爲儒翟先生



碑其具額乃云喜儒學先生碑學字疑非翟字莫有識者說文亦不載

與陳負外書言狀牒之原古惟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達姓名寓書於簡止爲問好官府公事上而下者曰符曰檄下而上者曰狀位等相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以私自導其長候問請謝曰牋記書啓唐世稍增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因爲之狀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事。肩從齒序

答宋咸書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

答陳知明書士之相知不必接其迹也

問王深甫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

祝文

祈雨旱非人力之能爲雨者神龍之所作

譜

歐陽譜圖序少康封庶子宇禹祝是爲越至句踐五世孫無疆爲楚所滅楚封其子蹄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子孫遂以爲氏其後君子乘者所謂歐陽生居渤海者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堅石名建趙王倫之亂見殺其族南奔長沙至歐陽



琮為吉州刺史因家吉州琮八世生萬又為吉州安福令而歐陽公之祖始居沙溪沙溪分屬永豐公初孤母攜居隨州老居潁州惟葬母嘗一歸吉州時年四十七

硯譜端石出端溪本以子石為上俗訛以紫石為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歟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為貴有鋒銳者尤佳大抵多發墨端又以北嶠為上龍尾又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相州古瓦朽腐不可用今人澄泥作瓦埋王中久乃用為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

記跋

洛陽牡丹記洛陽於牡丹不名而直曰花以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品曰姚黃白魏花曰細葉壽安曰韞紅曰牛家黃曰潛溪緋曰左花曰獻來紅曰葉辰紫曰鶴翎紅曰添色紅曰倒帛檀心曰朱砂紅曰九藥真珠曰延州曰多葉紫曰龜葉壽安曰丹州紅曰蓮花萼曰一百五曰鹿胎花曰甘草黃曰一撇紅曰王板白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其進自留守李迪始花不接不佳其接以社後重陽前花木去地五七寸截之乃接封以淮



蒟葉作菴草之南向留小戶達氣至春乃去此接
花法也種花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欵末一片和
之以殺虫之食根者此種花法也澆花用日未出
或日西時九月旬一澆十月十一月三二日一澆
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法也花每
生每去其小者止留一二朶花落即翦其技勿容
結子春初去蒟菴即護以棘使氣暖此養花法也
讀李翱文謂韓愈嘗有賦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
飽之無時尔翱為幽懷賦慮行道之猶非又恠神
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

為憂然公蓋有感之言也

論尹師魯墓誌謂述其文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
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惟孔孟可當愚意文簡有法
各隨其宜豈必春秋通知古今各隨其分豈必孔
孟未聞文王謚文而孔文子不可謂之文也公與
師魯平生交而故為譏貶何哉俄又云然在師魯
猶為末事若果末事何必春秋然後可當孔孟然
後可當愚恐其首尾又自背馳也

書荔枝譜後牡丹花之絕而無其實荔枝果之絕而
非名花二者不兼萬物之美故各得極其精



跋學士院題名云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
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惟學士也頃俾參政却思
玉堂如在天上
題青州山齋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
已有

程文

斲雕爲樸賦第四韻結聯云圭磨嶽鎮歸璞玉以金
真墨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愚恐無此理鎮圭雲
墨古人制度非漢人所斲之雕且斲雕者史臣形
容反樸之意然爾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破題即云夫至治之極也塗耳
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然則歐公初
年其學亦自黃老來也

易童子問

激者良醫之針石放者奔馬之委轡

出策問

公自述其見也然世有伊川傳矣至繫辭則謂與文
言說卦皆非聖人

內制

自序近体不可言文章其論高矣繼言集錄以備退
閑檢視嘆士大夫之盛衰幾於世俗之論殊無謂



也

表狀啓

謝宣召入翰林狀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蒼鶩傳豈
識朝廷之故事搢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恩旣
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

乞出表狀多然蔣之奇彭永思之攻已詆斥語多不
平繼乞根究飛語之所從來事卒得直二人貶而
公亦出

乞出表退止一辭今臣玉請云云老將疾以借來形與
神而俱瘁昔而少健黔驢之伎已窮今也病衰鶩

馬之疲難強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而歸○又
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
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者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
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又口誦退休之言身
貪榮進之宥旣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
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過○必也處之無愧然後
得以爲榮

上胥李士意啓等皆少年之作一句一故事非晚年
明白言意者比

回李舍人惟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



煥三代之文章雷動行警四方之耳目遂歸鴻
筆增重本朝

奏議

論麟州事宜謂有之則困河東弃之則失河外莫
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非王吉不可苟善守則世任
之愚謂此古要荒之法而我太祖禦西北邊之
故智也安邊之策莫比爲上河東一路實收錢
自足支遣乞罷鑄鐵錢毋誘民犯死○河東緣
邊地禁不耕而仰采北界陳四害乞耕禁地○契丹
刘三撥自向化南歸陳可納者五

上時宰書論河北地產謂東負大海盜稅弛以利民
西有高山產寶乏官禁不取惟有平地可耕者又
少所助不過酒稅而用度無常及用不足則不過
上干朝廷乞銀絹而配疲民殊爲變轉爾惟官減
費移有無尚可裨萬一

論韓范社富相繼罷黜小人必說爲朋黨專權者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皆因仲淹
等出外欺妄攻擊

論契丹侵銀坊治谷地界乃爲元昊所敗慮我乘虛
必解仇復合此將來之患不可不憂



薦王安石呂公著充諫官

論罷修奉先寺等謂紀綱墮類未能整頓而務修祠廟託名祖宗張大事體要所歸共為小人圖利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乞寢罷慶基殿只令三司整補不理勞績奉先寺乞勒寺家自修

乞不旱溫成廟

論陳執中不學無識乞罷相論狄青得軍情有訛言乞罷樞使皆極言無隱如指斥已死之姦此時公為法從非居言職也而言若此可謂無負論思之選矣嗚呼執中不以官職為矜器物狄青不以智

高難辨之駭欺朝廷自今觀之皆無幾大臣之事者而公與同朝略不少怨後世具位之臣豈復有執中狄青之比而稱功頌德者同然一辭亦果何哉

第四卷三狀並論修河謂故道淤高水不然行故決惟當順道防捍之季仲昌小人主修六塔河之說不可用

水災疏乞立玉皇祠去狄青用五行傳簡宗廟則水為災及水陰類武臣亦陰類為說。再論水災乞用包拯張瓌呂公著王安石并乞安撫京東西及住



上供米救兩浙旱

論賈昌朝除樞密劄子謂聽言在先察毀譽之人
陛下用昌朝雖斷自聖心亦左右積漸稱譽之力
此語極道得婉而切

第六卷乞編學士院制詔須朝廷降指揮所貴久遠
遵行

論郭皇后影殿說內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僥求恩
賞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

論選皇子說充國公主既出降今誰與語言可承顏
色此善於乘機之論也

封回梁舉直內降論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寧彰

陛下之過於中外此罪重於元犯

乞刪去九經正義中識諱

議學狀云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
無異眾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竒怪以取德行
之名愚謂此天下名言也觀近世徐霖輩可見

論日曆狀元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
見聞又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今乞並考驗事實
及乞更不進本

許懷德不進第二讓官表歐公再論之不恕



乞定兩制負數謂官以難得爲貴人以得職爲榮
論包拯連逐三司使張方平宋析伐其位蹊田奪牛
豈得無過整冠納履當避可疑極雖本無心而今
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諫諍之效因極而壞爲朝廷
惜

論舊納茶稅今變租錢其害五

論均稅希旨額外生數乞罷均

論臺諫官唐介等早卒復謂方今諫人主易論大臣
難介等因言大臣得罪不悔王陶因韓絳薦舉與
絳爭議徇公滅私乞召還介等

薦布衣劉義叟蘇洵陳烈舉胡瑗居太學梅堯臣充
直講蘇軾應制科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劉敞
呂惠卿充館職乞與尹洙孤子構一官皆汲汲人
材忠厚盛心也蘇洵舉詞謂履行淳固淳字似未
切或者學雖縱橫而操履自正謂惠卿端雅豈其
初年心術未露亦飭躬盜各者耶

辭侍讀謂學士相承多兼此職云學士俸薄朝恩濫
請官以人輕一至於此其再辭謂旣已陳述若不
踐言則貪榮冒宥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
爲矯僞之人



辭給事中謂自以疾病求罷豈可又轉一官

乞洪州九士七旬拳拳以乞便營緝墳墓為言

權貴子弟衝移選人

聖躬康裕乞許臣寮上殿

水入大社乞專大臣充修太社太稷使

契丹求御容既已許之不可中止

祀儀十七祭並乞據開寶通禮自外而內

乞禁舉人懷挾

論西班牙之濫 于求內降人乞加本罪二等

乞相度權任所開孟陽新河謂所掘墳墓骨殖子孫

環守號慟其甚貧者用火燒焚是中原風俗皆以

焚骨為痛今鎮江一帶望近淮鄉已無火化者以

火化其親惟浙間數郡愚民耳。又云所開新河

入白溝河下源高仰水勢難行

保舉人行止乞指定乞館職官用崇文總目將見缺

書於三館取索校定

乞罷放燈

宋 雕文字

學士院舉臺官只獨負不肯隨眾同舉

舉下寶臣因遭懷賤事停官也



馬牧劄子云唐世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
暨河曲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樓煩皆
唐養馬之地今河東嵐石間及汾河之側乃唐樓
煩監地又狀只據見在草地打量已爲民間侵耕
地土更不根究

論逐路取人劄子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及聚諸路
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若逐路分取則東南
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
多矣

乞獎用孫沔謂慶曆罷兵二十餘年經用舊人惟孫

沔在

言西邊事宜謂祚諒必叛今人謀武備非慶曆時恬
不知兵之比當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核前日所
擾我者擾之

論館職兩劄謂取士之失在先材能而後儒學先更
事而後文章愚謂儒學非止館職文章之謂或者
公之門庭然歟

翰林學士爲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爲外制并雜學
士待制通爲兩制

館職三路進士高科大臣薦舉歲月疇勞



論青苗兩劄有曰田野之民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
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又曰
夏料錢春中俵散青黃不接以爲濟惠尚有說焉
秋科於五月俵散正是蚕麥登孰何各濟闕直放
債取利爾乞散錢不取息乞秋料罷而不散此簡
切語也

辭吏侍三劄 英宗踐祚恩也乞出共七劄主濮議
爲呂誨諸人所攻也謝手詔兩劄蒙宣諭復留也
乞出劄辨臺官所論陰醜事也乞致仕劄旣得請守
亳因以疾辭也上殿劄明司馬公乞立 英宗不

自言功也

辭青州劄自亳州得除也辭兵部尚書劄領青州而
辭其所除官也乞青州劄旣到青州一年後也辭
太原府劄自青州易鎮時也乞致仕劄到太原申
前請也次劄援 太宗時太常少卿孔承恭年六
十一致仕自是歸老頽上而奏議終矣

奏事錄

記仁宗四十年不御爐不揮扇至嘉祐八年設爐火
而上益不豫

濮議



歐公晚年之鬱鬱者被陰私之謗也時議之謗及陰私者激於公主濮議之力也而公之主濮議采苦至集為濮議者四卷錄其次第又設為或問以發明之然滔滔數萬言皆以札記為所生父母降服一語為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為人之後以生我者為父母已為人之後以命我者為父母立言者於既命之後而指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同此一時並稱兩

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困辱危身哉况帝王正統相傳有自又非可當人比耶

崇文總目

易類易三家田何焦贛費直也田何傳施孟梁丘最盛至後漢陳元鄭眾康成傳費易而田易亡及正弼為注亦用卦象相離之經其傳至今

書類伏生所傳為今文尚書孔惠所藏屋壁安國所定者號古文尚書陳隋間孔傳獨行晉梅賾以伏生舜典足其篇唐季明不喜隸古更令文行於世詩頌魯申公齊轅固燕韓嬰與河間毛公號四詩平



帝時毛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眾康成皆毛學

禮類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補綴得百餘篇王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

樂類樂之沿革惟見史志

春秋類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自漢推三家盛行

于役志

貶夷陵時行程也

歸田錄

太祖初幸相國寺僧錄慧寧奏見在佛不拜過去佛故至今焚香不拜

李庚幾在餅肆中一餅孰成一韻太宗聞之大怒故孫何爲第一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和問馮新靴價馮舉左足曰九百和詬小吏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

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而馬與步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爲三衙



仁宗至和二年不豫兩府至寢閣問

孟素齋藥食皆黃純色皆故暗宮人遞取新

金覆其上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像在真遊殿而大內火遷玉清

玉清火遷洞真洞真火遷上清上清火遷景靈景

靈懼亟遷迎祥池水心殿都人謂之行火真君

觀文殿是隋煬帝殿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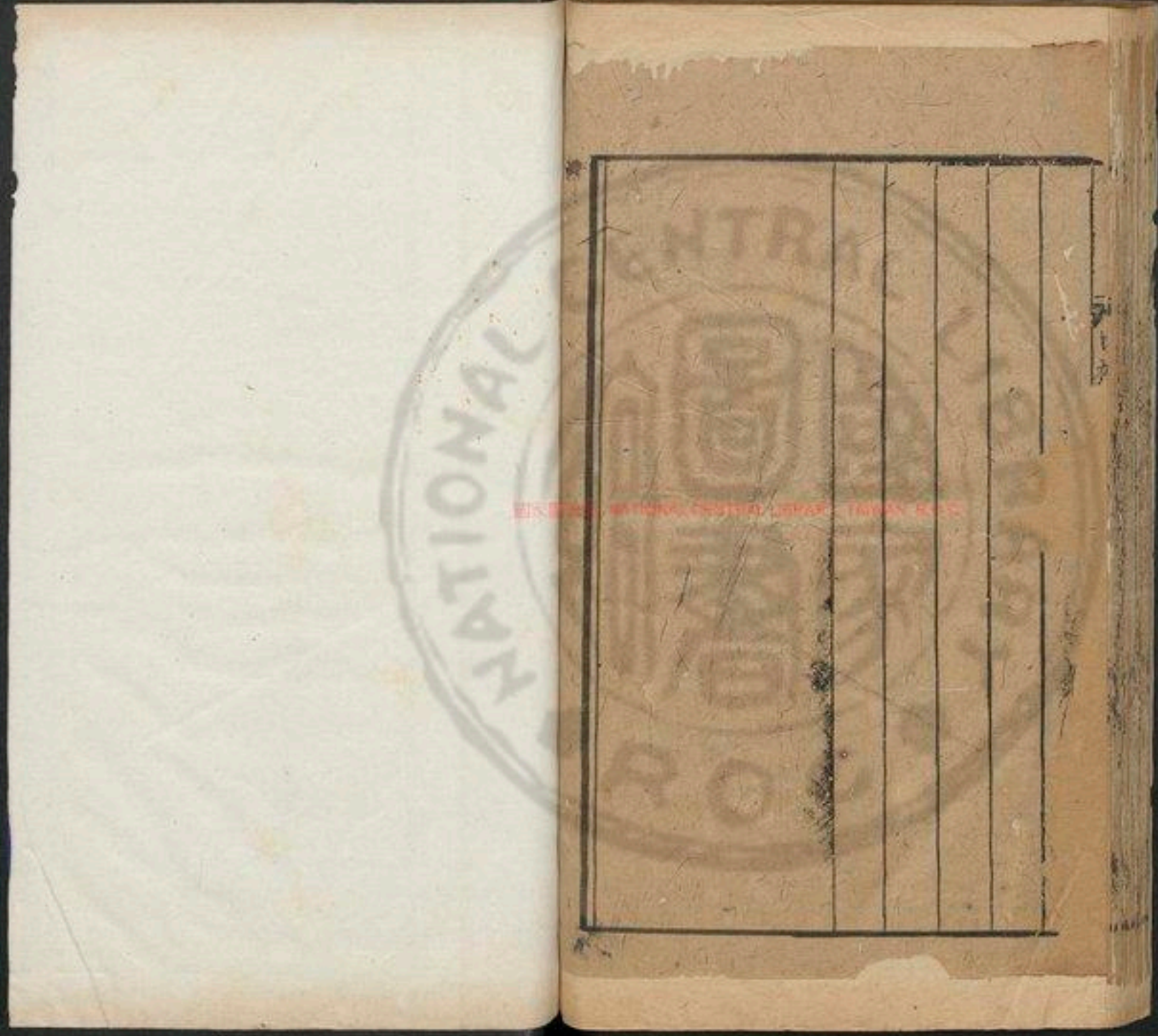
張齊賢體肥大飲食至一大桶晏元獻清瘦如削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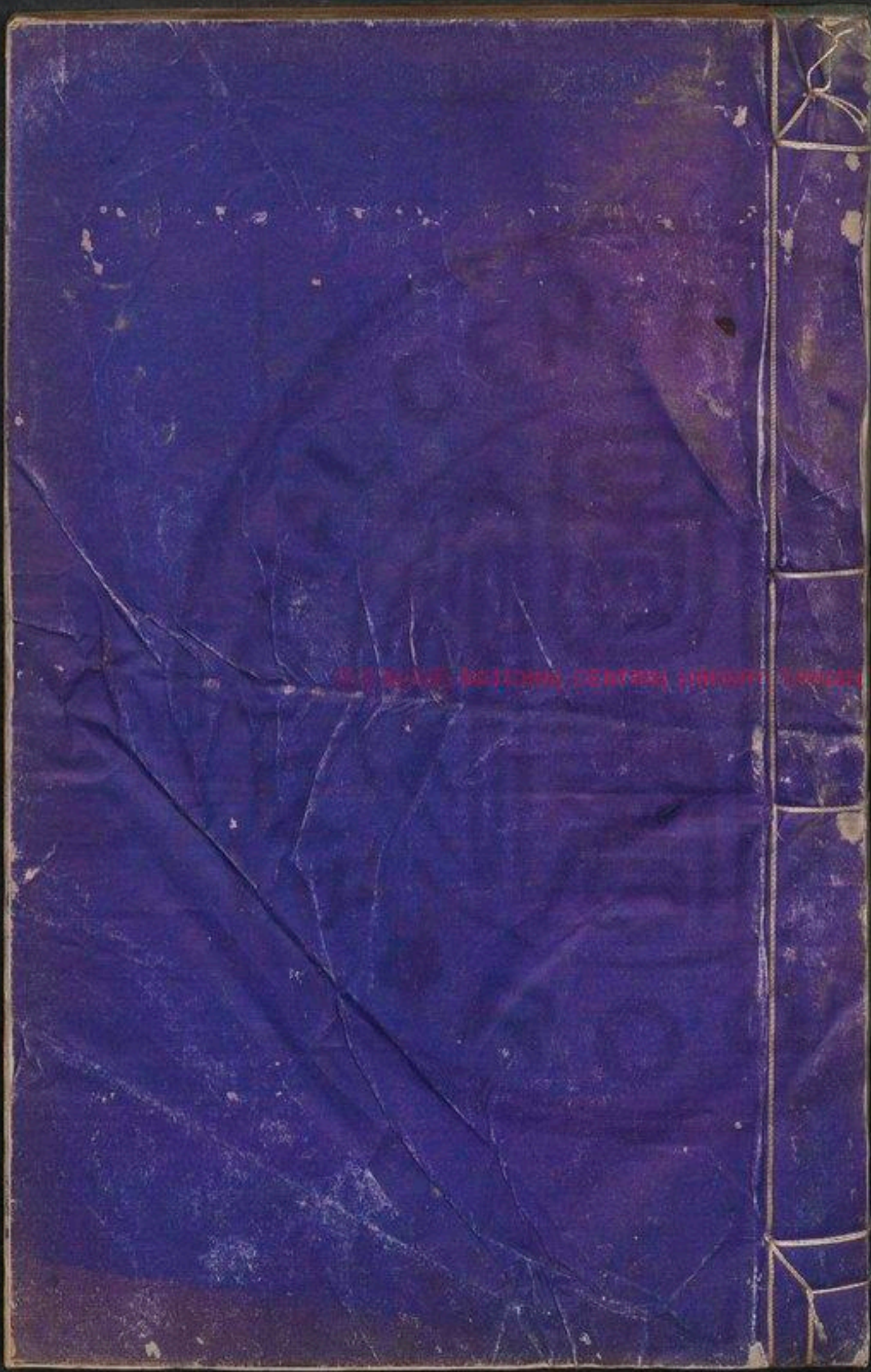
卷半餅食之元獻幕客王琪骨立張亢肥大琪謂

亢牛亢謂琪猴琪朝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

字之云乎故求義理者必於伊洛言文章者必
於歐蘇盛哉我朝諸儒輩出學者惟其所之焉
特不必指此為彼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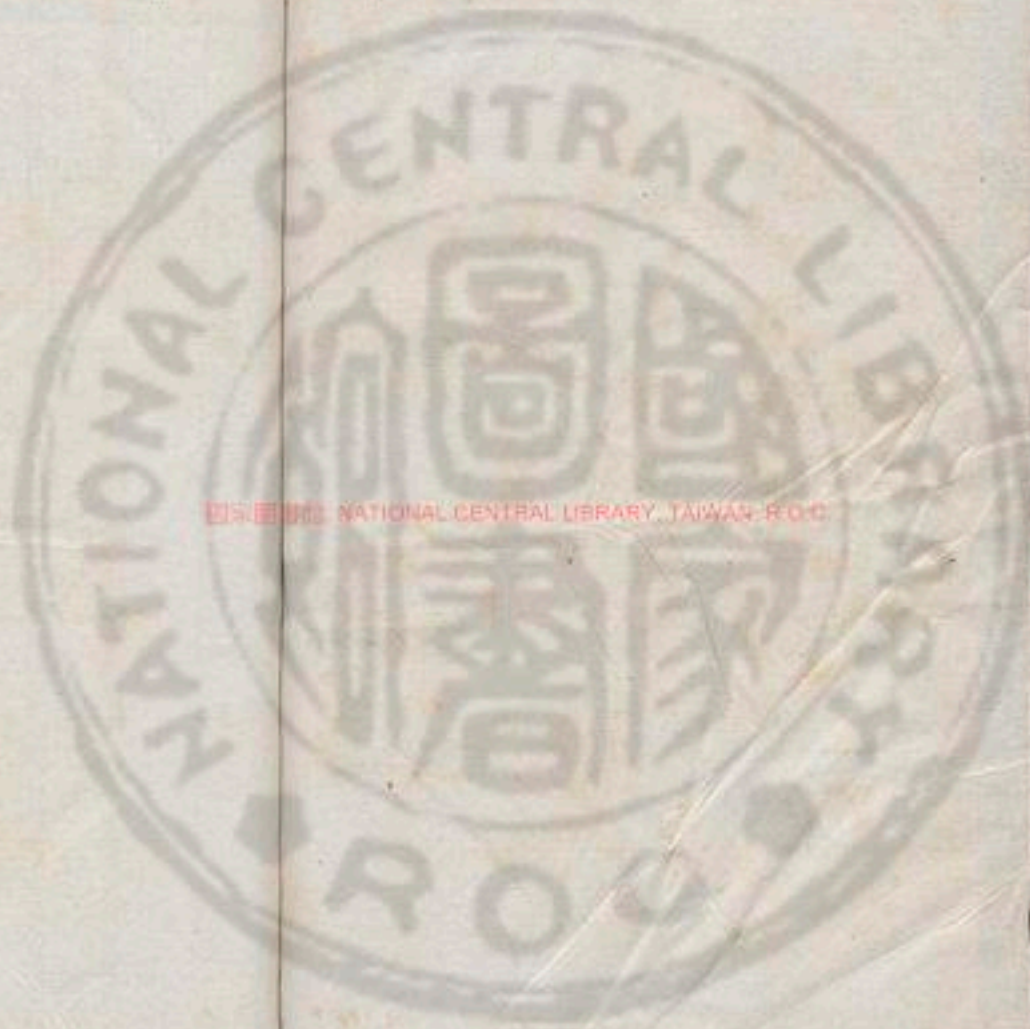






2,494,80

449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十二

讀文集

蘇文

詩

土苴作平聲押當考又噫去聲本飽氣作嘆息用亦
當考按莊子土苴以治天下指糞草也當作上聲
若平聲則別有義矣大塊噫氣非嘆息當作平聲
若去聲亦別有義

徑山道中詩听瑩本上聲惑也作去聲押則義訓為
淨楞与誇同音本作榜進船也凡詩跨涉四五韻

蘇文
讀文集



不相通者前輩只取声韻相近則協而易讀不可
以近世之程文用韻律之也

清齋二字出七卷惜花篇 蓬沓於潛女大銀櫛之
名也 罷亞二字稻之態非稻名也登玲瓏山詩
翠浪舞翻紅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又答任師中
家漢公詩罷亞百頃稻維容千年儲皆用虛字對
次韻沈長官不獨飯山嘲我瘦也應糠覈在君肥又
十卷中有次韻王鞏之舟詩沈君清瘦不勝衣邊
老便便帶十圍皆肥瘦之對

次韻曹輔從來佳茗以佳人此句恰与苦色西湖比

西子是夫生之對次韻毛滂芋火對懶殘懶字是
作闌字讀俗只用闌字

論

論八首東坡寫景詠物論說天下事無一曲盡其
妙如化工之賦形萬物全論孔子從先進謂先進
爲仕進之初論正統不過虛名篡弒者與聖人同
稱而無害而反斥章子賤曹媿之非恐亦文人之
自主其說未必聖人之本旨萬世之通言也年中
庸之不可能固如此故

策問



謂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弃祿之妾而仕不
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此從世輕外之弊也謂郡
縣皆土木之像而像安出與南軒記灘江堯山之
祠合謂土木之像媿然於上而邊官簞簞俯伏以
就向晦翁席地以祠夫子之說合謂漢因秦制不
害爲漢唐因隋制不害爲唐又况積安不事於變
此當坡老晚年監王氏紛更之弊而言與其所上
萬年書論新法者合然少年策略等說因過於革
今其爲說亦恐微過於因惟聖人通其變之說爲
無弊歟

雜文

明正謂自悲者爲感謂人之無而不悲者爲正善
於曉人者也然人情亦安能無悲若頑不之恤又
非人情殆類異端之說恐亦未得以為正也
稼說論厚積薄發自諭論道之難見蓋爲不務學者
戒也

問養生曰和曰安察物之精自得之趣也

虎畏不懼已者其證有三似有此理

謂六一翁均五物爲一歐陽子不免寓情於物然亦
人之情蘇子廣之以齊物之說則莊老之學未必



歐陽命名之本心也

湯泉七惟驪山居勝絕而坐明皇之累以爲抱器適
用不擇所處之戒蓋借以警世爾

字同義異可破世俗以經解經之弊

見蒙
麓

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
於吳道子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此東坡博
學高識知味之言然大要引二君子以重道子也

叙說

謂牡丹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形容精矣然猶以末
廣平鐵心石腸賦梅花自解而身爲之記巧佞之

惑人雖明知者不免歟

張湯宜無後以達賢有後楊雄宜有後以盜名無後
此特爲晁補之發揚前人之幽光耳司馬公無後
蔽賢盜名者耶雖然公之言不害其警世

叙顏鳧繹詩論精實而無枝詞以及世變叙王定國
詩論流落而無怨誹以原古始議論闕涉論詩者
可觀也

聖散子治一切傷寒

叙田表聖奏義憂治世危明主之說極高歸之二宗
之聖尤高以賈太傅爲比以待來者舉行意味深



深長矣

孔北海英才孔明王佐張安道崖絕重臣也蘇子引
二人以叙張之文以其皆不求以文鳴非以其人
若是班也引伊尹太公管樂隄陰諸葛證范文正
公以事業之素定於賦畝材品雖不同文正真無
愧古人者也訂孔孟昌黎證歐陽子以斯文之可
以扶世變然歐陽子闢異端追古作真與昌黎等
推而達之孔孟之斯文尚有濂洛在且非此之謂
文也其末也復斷自韓愈以下雜引陸贄李白為
比而不復言孔孟豈蘇子雖推本孔子孟借以張大

之而其劑量則固自有在耶

字楊薦以尊已俾自愛重而毋恃聰明後學所當深
味焉妾自尊大為尊者其說正相南北

表狀

徐州賀河平一聰方其決也木吏失其防而非天意
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此為散文無異
不過言理但取其齊比易讀蓋表啓本如此

表啓

賀坤成節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餒無
數之緇褐豈如散廩以活飢民此類皆說理不求



工於文近世表啓文雖工而理缺矣二十七卷啓
三十首皆散文之句語相似而便於讀耳陸宣公
奏議體也

書

上韓太尉謂西漢之裴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
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富公與太
尉皆號爲寬長者而不可犯以非義

上富丞相書謂明公勇冠天下仁及百世天下士不
可進說也備武九十有五猶日歲戒於國明公居
其全天下效其偏無棄卓越倭悍者

上曾丞相書謂鬻千金之璧者不於肆坐五達之衢
歟又自以爲希世之珍則其所鬻者可知矣愚謂
此真善喻而相天下士莫此爲切也何近世士大
夫鑽刺其門者爲上賓而靖退自將者略不過而
問耶嗚呼此千金之璧不可得而見珍其所珍非
吾之所謂珍也

上而制書言任法好名之弊

上劉侍讀書言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愚謂人
才以氣爲主此論得之又言凡所以成者其氣也
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愚謂此主論之過幾於偏矣



氣者人之所得以生才者是以有爲之名人皆可
而爲善是爲天之降才亦以其有爲故謂之不推
此以爲天下國家皆以才名之氣養以直則所發
剛大故人才以氣爲主其實成天下之事者才也
遂吾身之才者氣也才氣雖異各二之亦不可今
以才爲敗是見才於流弊而不見才於本原見才
於後世而不見才於古人也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議以官權與民於擾攘急迫之
中行寬大閑暇父長之政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皆更數赦而曹吏不許

答安師孟書云吾子旣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以
其旣第也

上韓丞相論災傷云重復於覆則飢民索之溝壑間
矣論均稅云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用一切之法
而民怨始有所歸矣又云其在錢塘每執斷犯鹽
者未嘗不流涕也又云兩浙之民鹽鹽得罪者歲
萬七千人終不能禁

上文侍中論捕盜賞輕

上文侍中論權鹽謂緇莫大於作始

答舒煥黃魯直以下諸書皆道情契不及國事



與秦太虛書說在黃州掛錢梁上日用百五十錢之法武昌山水佳絕食物多賤人情相與之樂善處困者也

答李琮問王天常論叛蠻乞第事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州經畫如趙充國之於先零鄧訓之征羗及月支胡李固援益州刺史張喬破滅叛羗倒舉祝良張喬平交趾而不遣兵皆磨以歲月萬全之舉也初漢永和中遣中郎將尹就討叛羗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遣兵之擾如此可不謹哉

與朱鄂州書論養子不舉之事其悉

記

凌虛臺記末句云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其論甚高其文尤妙終篇收拾盡在此句而意在言外諷詠不盡昔王師席所謂文之韻者此類也

中和勝相院記言佛之難成勞苦卑辱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別其患專取其利治其荒唐之說務爲不可知愚謂作院記如此斯忠於佛者矣

墨君堂記謂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



論竹至此斯不玩物矣

妙墨亭記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真理到之言可以發明孟子不立巖牆之說

錢塘六井唐李長源所作清湖中相國井其西為西井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錢塘縣治南為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沈文通絕河而至美俗坊為南井其疏湧金池為上中下則熙寧五年陳述古

大悲閣記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游嬉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

超然臺記謂物皆可樂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無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雲泉記謂吁嗟以來雨而神應之吁嗟其所不獲而吏非應為魏於神愚謂此反已之至而求神之本也吾平時哀吾民之吁嗟神其有不一且哀吾之吁嗟者乎

醉白堂記反覆將白樂天韓魏公參錯相形而終之以取名也廉之說尊韓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蓋公堂記喻人以氣為主食為輔而病藥之過以明蕭曹牧民於百戰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善乎



其揚蓋公之清淨也繁文之弊至今極矣其禍民
殆不減百戰嗚呼安得如蓋公之說而一沈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謂昔見書之難而今有書不讀
寶繪堂記論古之嗜書畫有害其國凶其身者君子
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譬之煙雲之過眼
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
滕縣公堂記謂宮室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今日不
治後日之費必倍此論亦居官者所當深察也
思堂記特主無思之說愚謂心之官則思自古未間
無思之說天下何思何慮言理有自然不待思者

也不思而得言德盛仁熟不必思者也如朋從爾
思又而不學之類則戒人之過於思也思不可無
也東坡才高識敏事既立就而又習用道家之說
以愛惜精神爲心故勸言無思非孔孟教人意也
自得之趣不可以訓者也

石氏畫苑記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
可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
筭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安
用見鬼此說正合愚素心欲宣之言而莫能者敬
書以破世俗嗜畫之癖



碑

李太白碑陰記東坡奇才逸筆竅弄千古甚至武王
不見恕而李太白之失節孔北海之無成獨拳拳
痛惜杖拭而大書之蓋其平生備歷危難萬變不
懼專以氣爲主二子亦負其奇氣而不幸者神交
千載共一大息也

表忠觀碑先王之志我則行之匪私于錢惟以勸忠
此等識高理到發明精切錢王功德真有如東坡
所言者非過也歐陽公作五代史反加譏詆雖頌
言其美史責其全不可例論然唐末五代天下肝
腦塗地獨錢氏全護百萬生靈之命若無事時越
百年米嘗失臣節而例以僭亂之儔略無旌別於
其間不已寬乎征賦之重當是小國事大外治軍
旅戰爭之世賦其財而全其生有不容不然者此
豈可以承平事責之哉我宋混一而後可以薄
賦此太祖救民之功所以爲大矣

宸奎閣碑論懷璉指佛之妙与孔老合者以寤仁
宗此論恐當於本原上觀若徒以言之偶合者則
東坡嘗謂六經字同義異不可牽據矣何乃不充
其類耶賜龍腦鉢孟對使者焚之而用瓦鐵此則



鍾能自守其法然辟之則可焚之者慢上以取名也理亦未安○函胡二字出石鍾山記

傳

陳希亮公弼傳公平生不肯為墓誌而自輯公弼之遺事為之傳公弼之剛勁敏決有大過人者然學公弼不成吾恐其為郢都之流道德之味無餘也讀是傳者又不可不內自省方山子傳則公弼之幼子名慥官不及而以乃父遺風放浪山澤者耳非蘇子之善形容一介之豪何以垂名後世耶

青詞祝文

清詞祝文皆以情為神語

行狀

溫公德業二王佐坡老文章萬古奇凜又遺編生氣在史迂而不固無之

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以公使虜比遠公澶淵之功為宋興百年安靖二公之力偉論也

趙清獻公神道碑謂在官守不專於寬在言責不專於直善觀人者

溫公之得人心生榮死哀自堯舜三代之佐皆無其



此者何哉嗚呼事蓋有因變而彰者矣王安石行
新法天下苦之公以爭新法不便辭樞副不拜退
居洛十五年人心感其我愛而憇其身之退者爲
何如一旦二聖臨御順民心之新欲相而相之
凡天下之所善於安石者一洗而盡人心之鬱於
久望而決於一遂者爲何如望之十五年之久慰
之一旦之頃而俄薨背於三月之遽人心之伸於
久鬱而驚其忽逝者又何如嗚呼溫公之得人心
蓋有因事變而彰者矣堯舜三代之位始終而天
一相忘於無事帝力且不知其有况相臣乎蘇子

不此之言而歸之天要其歸皆天地其論高矣公
之事業鬱於安石欺神廟之日而伸於二聖
更新法之初蘇子不特歸重二聖之進用而尤
歸重神廟之深知尤高論哉

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形容景仁之繫已與君實之救世同
科非蘇子其孰能察之

四十卷皆記褐佛家語

後集

銘



鼎銘謂禹鼎爲用器此灼然考見始末之論

雜文

外曾祖程公逸事直寃獄報應可爲世訓

剛說辨太剛則折云士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此論甚壯

續養生論載鈇虎求龍之說

策

擬策剴切而忠厚蓋東坡晚年閱變既深之文

志林

蘇子謂武王非聖人孔子所不敢言也謂孔氏之家

法孟軻始亂之儒者所不忍言也謂荀文若爲聖人之徒自昔立議論者無此言也於武王孟子何損於荀文若何益獨可爲蘇子惜耳

謂周之東遷爲一敗而鬻田宅歷舉避寇遷都未有不亡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爲證可爲萬世明戒矣我朝陽九之厄所失纔河北三數郡中原固自若也汪黃謀擁駕而南宗忠簡二十五疏力請還京而不見听忠簡憂死中原始失可不痛哉謂秦遠交近攻以次取齊爲巧空國以舉楚爲拙雖涉權術亦名言也



謂秦罷侯置守為時所趨可矣以柳宗元之論為萬
世法恐主之已甚也昔五帝三王以盛德為天下
共主而听其人之自治秦始力戰而兼有之尺布
斗粟皆輸王府矣顧以帝王為私秦為公孰公孰
私耶

論楊雄譏子胥種蠡為兒童之見愚謂雄譏種蠡不
強諫則過矣子胥以楚臣子而鞭荆王尸籍館之
事是預弒逆之謀也譏之未為過又以論商鞅弘
羊之功為史遷大罪此固有感之言然亦足為萬
世警言

增勸羽兵義帝使為楚謀歟事成將置羽何地為羽
謀歟又將置義帝何地故羽欲成事勢不得不殺
義帝既殺義帝則身犯弒逆之名勢不得不亡增
之拙謀莫此為甚而蘇子以論增之功既誤矣增
實事羽為君義帝不過增所假設以欺人者乃謂
增為羽比肩而事義帝力能誅羽則誅之何哉

論春秋戰國之士為天民之秀傑而失職者善觀世
變作亦足以見東坡習次宏開闊足以包容天
之士然戰國世變難以常論而士之淪胥其間往
徃多盜賊小人之為若盡以為天民之秀傑則恐



大過顧天下紛擾政教莫施士隨時以自媒亦難
以當世事責之耳

古有攝主秦漢以來以母后攝此論甚精定以破歐
陽子隱公非攝之說

鄭子華論備載不以疑忌殺人者為盛德事其說甚
厚有補將來

表狀劄子

謝除兩職兼禮部尚書表說講學事老成忠切極
可玩

啓

揚州到任啓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一警
語也

書

杭州上執政兩書揚州上呂相書論災傷民事婉切
動人愚謂古今善言天下事如賈誼之宏闊陸宣
公之的切蘇子瞻之暢達皆間世人豪天佑人之
國家而篤生者也

合謝舉廉一書論辟達之說謂揚雄以艱深文淺易
太元法言皆瑣蟲者而獨悔於賦

荅劉沔書譏文選



記碑

通惠泉記謂長安皇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

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爲此非文公不足以當此
千古奇觀也

墓誌神道碑

文定公遠識雅量不動如山可謂國之重臣矣而蘇
子之銘公首曰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
我求人然則公之所能不動非以是哉有志之士
蓋亦知所用力之地矣

滕元發墓誌銘王子立墓誌銘寶月師陸道士墓誌

趙康靖公

祭神道碑

又首論我朝以仁爲家法一時

卿相大臣含垢匿瑕氣象使人爲之鄙吝消釋就
館漣水以鄧餘慶不法而去之已足占其平生所
到及身爲漣水捐公帑之利歲免殺魚十餘萬此
其一念之仁又如何哉

釋教

東坡爲儒者言論天下事明白如見爲佛者言談苦
空法宛轉無窮惟以儒證佛則不可曉如南華長
老題名記援子思孟子之類是也

奏議



東坡平日議論多雜佛老獨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爲非可不謂忠於告君者哉
買燈狀內帑所儲孰非民力最爲整策語

上皇帝書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三事忠厚婉切東坡平生喜功之念於是一掃於懲戒王安石新法之餘矣再書尤極痛快如曰是非邪正兩言而足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此論痛快犁然當心不特朝廷行事爲然人生一舉動以上皆可反觀矣

京東除盜狀欲權免三百斤以下鹽稅庶幾盡亦反

其本者不疾惡於末流之弊而已也

徐州上皇帝書及山川形勝又長大計區區於簿書期會之間者可以觀矣

乞醫病囚狀具載治平手詔熙寧劄子折衷其說毋坐獄官罪而課醫病者功罪

在登州日乞還水軍以禦戎乞罷權鹽以弭盜

給田募役狀乞毋取役法寬剩錢而陳差役五利二弊條合行十二事

乞免給散責苗錢斛狀有云農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今分外得錢則費廣何所不至不



可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
續之患以萬乘君父之尊而負放債取利之謗皆
痛切之言也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謂天子法天無言而治大事乃
言在三代為訓誥誓及命漢以下為制誥皆所以鼓
舞天下不輕用也今一事一詔褻慢王言莫此為
甚願重惜王言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敬應
辨館職策問第二首備述與溫公爭役法事

論鬼章凡四狀謂阿里骨董璘賊臣偽書求立執政
不審輕授即鉞而鬼章叛今雖得鬼章不足輒賀亦
不可輕殺當責其為溫溪心共討阿里骨所謂以
夷狄攻 又且乞戒邊吏毋擾郡縣諸羌之地使
兵連無窮可謂精密之見矣

葉祖洽狀元也初考官定第三等覆考官定第五等
時東坡為編排官亦奏乞黜落然則一日之長定
於風簾燭影片時之下特寄於幸不幸耳科甲何
足以論天下士哉

知貢舉備奏巡鋪內臣摧辱舉子而巡鋪始於練亨
父為試官凌忽致喧闕而然欲立法羅織舉人者
罰之



諭恩榜得官貪冒者衆經明行修請記者衆並行廢
罷升甲舊出聖意今著定令則非矣

富弼母在殯 仁宗罷春燕

災沴狀說容范小人極切

周種乞用安石配享 神廟東坡悔舉自効力言小

人不可復縱之狀

乞賜州學書板狀惟恐養士之不廣近世爲師儒官

胥又然惟務限節士子者可以觀矣

提顏益顏章禁勘而人戶並納好絹得禁戢之要領
也

使巖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
能不惻然感動者真可垂訓萬世矣嗚呼休哉
然至義理之精微則當求之伊洛之書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歐陽文集卷六十二終



慈溪黃氏日抄類藻卷之六十三

讀文集五

曾南豐文

詩

星宿之宿作入声押韻見第四卷山水屏詩云爭險
挂星宿

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可與歐公廬山高爲對

霧淞音夢送齊地寒霧凝木上如雪之名見第七卷

冬日詩

論議傳叙



慈溪黃氏日抄類藻卷之六十三

讀文集五

曾南豐文

詩

星宿之宿作入声押韻見第四卷山水屏詩云爭險
挂星宿

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可與歐公廬山高爲對

霧淞音夢送齊地寒霧凝木上如雪之名見第七卷

冬日詩

論議傳叙



唐論歷數三代以後惟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有治天下之效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未備也歛多就寡文極有法然太宗之未得與先王並者亦恐實德之有媿耳實德不先王法度則古今異宜豈必一一先王耶

爲人後議謂不當絕本生父母之名豈謂濮議發耶然亦正論也要必存本生之名可也

濮郎入繼大統又別

公族議謂祖免以外盡當衣食於縣官意則厚矣恐禮法不無等殺而先王未嘗以天下私其族耳吁如民生何

講官議謂古禮於朝則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則皆坐無獨立者坐云者師所以命弟子而議當時請坐講者爲非是欲以古制律今而講官以弟子禮命其君耶

救災議以頌予民不朝夕食之其說佳

洪範傳布置大抵與荆公相類

太祖皇帝總叙謂漢高不及者十事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三百九萬至元豐年一千三百九十一萬於是覆露生民之澤深矣



序

新序目錄序謂劉向所序三十篇隋唐猶存今所見者十篇最為近古而不能無失

梁書目錄序梁六紀五十傳史官姚察之子姚思廉所成南豐之為此序辨佛患梁為甚而佛不能觀聖人之內

列女傳目錄序劉向以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多自放作列女傳八篇曹大家為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為十五嘉祐中蘇頌復定為八篇南豐疑此傳稱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詩序不合蓋不思今序衛宏所作出向之後也

禮閣新儀目錄序新儀三十篇韋公肅記開元禮閣新儀南豐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余謂此名言也

戰國策目錄序舊缺十一篇南豐訪得之而三十三篇者復完且謂此書論詐之便而蔽其愚言讖之善而諱其敗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亦名言也

陳書目錄序陳書六紀三十傳亦姚察姚思廉父子



所成南豐謂兼權計明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
所以興惑邪臣溺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
亡莫非自己致者而士之安貧樂義亦不絕於其
間

南齊書目錄序江淹嘗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梁蕭
子顯別爲此書凡五十九篇南豐謂其改折彫刻
而文益下

唐令目錄序凡三十篇以常負定職官以府衛設師
徒以口分永業授田以租庸調賦役南豐謂庶幾
乎先王之意

徐幹中論目錄序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漢魏之間魏
太祖旌命之不就獨考六藝推孔孟之旨爲中論
二十餘篇唐太宗嘗稱其復三年喪一篇而今無
之則所存二十篇非全書也南豐謂其不合於道
者少

藝苑目錄序劉向所序凡二十篇南豐謂所取往往
不當於理

鮑溶詩集目錄序溶唐人也南豐稱其清約謹嚴而
違理者少

李白詩集後序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許氏去之



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爲翰林供奉不合去北抵
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
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陽
卧廬山永王璘以僞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
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罪薄
薦其才不報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
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
病卒年六十四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
有超世之心南豐稱其實錄詩舊七百餘篇宋敏求
廣至九百餘篇南豐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

先大夫集後序南豐之祖也事 太宗 眞宗

王深甫文集序深甫王回也福州候官人家於顛峯
登第爲主簿即棄官弟向字子直固字容季兄弟
皆以文學名皆南豐序其文荆公稱許之亦然
范貫之奏議集序貫之名師道事 仁宗爲言官其序

世京集其奏議十卷南豐發明其遭遇之盛云所
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墓則清獻趙公爲誌
王平甫文集序平甫文百卷南豐許其兼文與詩之
工可比漢唐之盛不得志於時而求於內

強幾聖文集序幾聖名至錢塘人最爲韓魏公所知



其子浚明集其文二十卷屬南豐爲序

思軒詩序撫州通判林君當旱蝗作軒而能詩者賦之

序越州鑑湖圍湖周三百五十八里漢順帝永和五年馬臻所創南並山北屬漕渠東西距江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田九千頃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間二十七戶慶曆間二戶爲田四頃時三司轉運司猶切貴州縣復田爲湖治平間盜者八千餘戶田七百餘頃而湖幾盡矣自此蔣堂杜杞吳奎張次山刁約范師道張元長張伯玉陳宗

喜趙諒等各爲之計而廢日甚蓋法今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蝗湖爲田顛又不聽此湖繇漢接錢氏不廢而今乃日廢豈非苟且之俗勝哉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已饒不知湖盡廢則湖之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濬者曰益堤壅水而已不知會稽得尺山陰半之必也禁民爲田而歲以農隙濬湖則蔣堂以後諸公成說具在故南豐具載之以待來者其事可載國史而其文可成誦云



類要序晏元獻起童子至宰相在朝廷餘五十年常以文學謀議為已任其子知止集其書名類要云相國寺維摩院聽琴記說謂古之養其外者畢備琴其未嘗去左右者也而又內當得之心蓋南豐之學如此琴者洪規字方叔

張文叔文集序文叔名彥博常從南豐游其文未嘗輕出其後其子仲偉始求公之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發州詩序謂此館閣之禮而他司所無

齊州雜詩序此公為齊州時詩也愚按公詩多齊州所作有欣焉安之之意徒為他州詩不多作雖作不樂之矣豈齊其壯年試郡而後則又困於外不滿其當世之志耶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謂龍也

叙盜說凶年人食不足之意

贈黎安二生序二生蓋東坡薦於公者說迂闊之辭宛轉可佳

送周屯田序言古之致事而歸者有養然今之士不必以動其意

送江任序說仕於近土知風俗之意甚悉



送劉希声序言至道當不息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解仕南土者不安之心

送趙宏序謂平寇在太守而不在兵前輩謂此文峻

潔

送王希序叙江西游覽之勝謂見西山最正且盡者

大梵寺之秋屏閣

王無咎字序謂人欲善其名字而未嘗善其行

送蔡元振序謂古之從事皆自辟而今命於朝然惟

其守之同者多矣為從事乃尔於朝不尔者其幾

耶

書

上歐陽學士書謂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又書謂食
民之食者兵佛老也兵擇曠土而使之耕佛老止
今之為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

上蔡學士書又薦王安石謂文甚古行稱其文知安
石者尚少公亦以此薦之歐公又進其文

上杜丞相書勸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

上齊工部書謂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

與撫州知州書言心之獨得

與孫司封書孔宗旦策儂智高必反及反乃死之請



白其事

寄歐陽舍人書公謝其爲先祖銘墓也理密文暢可觀

與王介甫第一書報以歐公賞其文也云歐公更欲足不少開靡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與介甫第二書云謗議之來誠有以召之又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余謂此可謂公忠於介甫之言也

謝章學士書自謂不能收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太

山長谷之中以共饘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已者顧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於皂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踐乎迫制之地欲比於古之爲貧而仕者可謂妄矣愚謂此公道其中心所存者令人慨然又其答袁陟書云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時某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處而一意於學久與王深甫書叙情尤悉雖然力踐固存乎人

答王深甫論楊雄書公謂楊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



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
臣事與雄不同又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公辨
之曰雄之辱於仕莽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
不能易也愚按雄本漢臣既身受賊莽之偽命而
又稱頌其功德則為雄者皆易於莽矣南豐所謂
莽所不能易者指何物耶又王介甫謂雄之仕合
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謂雄德不迨聖人於仕
莽之際不能無差公復辨之曰孔子之無不可蓋
子所謂聖之時也雄亦為太玄賦稱蕩然肆志不
拘攀兮愚按孔子無可無不可恐不可獨指其無

不可况蕩然肆志是直小人之無忌憚而可謂其
似聖人耶南豐大賢而議論若此所未諭也

福州上執政書援詩以述養親之意文甚贍

記

仙都觀三門記此記與鵝湖院佛殿記略同皆以正
義斥異端之益

禿禿記記孫齊溺髮龍殺子之事文老事覈尤卓然

為諸記之冠視班馬史筆殆未知其何如耳

醒心亭記為歐陽公守滁作灑然使人醒者也

繁昌縣興造記太宗取宣之三邑為太平州而繁昌



在焉繁昌自唐昭宗爲邑百四十年當慶曆間夏
希道邑治始大備云

墨池記池在臨川城東之新城池之上今爲州學記
曰夫人之有一能而後以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
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宜黃縣學記記有云務使人人學其性此語似當審
也

南軒記說隨所處而樂之意淡靜有味

堯率院記說異端無常業所享已封君不如而或反
傾府空藏而弃與之

擬峴臺記模寫甚工前輩取以爲入法者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發明魯公切實無餘蘊

歸老橋記爲武陵柳侯作說人情之歸休甚佳

尹公亭記尹洙嘗謫隨州結芳爲其其後知州李禹
卿增大之

廣德湖記湖舊名鰲脰源出四明山引北爲漕渠東
北入江鄞西七鄉之田仰旣焉大曆八年縣令儲
仙舟更今名貞元元年刺史任侗治而大之大中
之後有請爲田者御史李後素驗視得不廢刺史
李敬方爲後素刻石見其事謂湖成已三百年則



湖之興在梁齊之際歟淳化二年民盜湖爲田至
道二年知州丘崇元復之自太平興國以後民冒
取之天禧二年李夷庚又復之天聖景祐間民又
請李照爲郡言其事請者始息康定間張岫爲令
築隄九千一百三十四丈爲礮九埭二十亭二植
柳三萬一百愚按陂湖水利長吏急務公通判越
州記鑑湖及守明州記廣德湖皆根極始末其一
念在民爲何如秦檜當國時檣昇守鄉郡乃廢廣
德湖至今反不若鑑湖猶有遺迹惜哉

齊州二堂記歷山堂以舜所耕之地樂源堂以春秋

相十八年所書之樂在焉考地里甚精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春秋之世曰隰水其後曰夷水
又曰蠻水白起壅水攻楚遂爲渠本朝孫永復之
民賴其利

徐孺子祠堂記詳孺子處亂世之義

道山亭記備述七閩之險而閩中獨夷曠城中之三
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粵王山而道山亭
者閩山登覽之地也作於程師孟
越州趙公救災記救充之委折備焉

制誥



制誥多平易特散文之逐句相類者耳擬制誥則徧
言新更官制之意此爲王介甫代發明者也

表

表多平澹說意

疏

熙寧轉運對疏勸講學而得之於心

劄子

移滄州過闕上殿謂自民生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
且引詩而言之曰歌其善者所以啓其嚮慕興起
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請愚於是知公愛君之意

深矣然與教言切規諫者恐又別是一體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引書固命及陸贄之說爲證且
曰非惟搜揚下位亦以閱試大官

請令州縣特舉士引歷代爲證甚悉令通一藝以上
充都事主事掌固之屬以士易吏也謂之特舉之
士愚恐風俗未易革弊或益甚耳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愚謂西北擇將如太祖法可
也東南益兵恐未易言也兵豈在多也哉

議浮費謂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總
二萬四千員則官倍於景德景德郊費六百萬里



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十萬則郊費亦倍於景德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費如景德則省半矣請減五路城堡謂將之於兵猶突之於棊所保者必其地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減鎮兵數萬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爲守備曰寇至則併力出戰回顧猶須斬之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所應者合其變也愚按此說精於益兵之說而讀可續誦

再議經費謂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

右班殿直爲三班真止三百至天禧迺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迺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貧數已十倍於初而今殆三倍於景德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浮者必求其目而社之約者必本其由而從之

請改官制前預習行事務此從更新制之一端也劄中舉吏部言之以繁其餘此外又有請整齊版籍之劄又請以新制如周官大典爲書然恐泥於文爲矣六典果皆周公之書乎



史館申請三道別有英宗實錄院申請搜訪條例皆
爲史者當知

訪高麗世次天餘王得河伯女生朱家居純升骨城
號高句麗以高爲氏傳子如粟至孫莫來當漢武
元封四年爲縣光武建武八年朝貢莫來裔孫官
復爲王十七傳而至德武爲安東都督至後唐同
光玉成閭屢入貢明宗長興三年再復拜其王建
爲王建生武武生昭當建隆開寶來貢昭生仲生
治生誦生詢迺立詢當真宗時入貢凡蓋公參之
國使如此

論中書舍人錄黃書黃名書檢中書舍人稱臣書名
於檢而侍郎押字自後舍人遂不書竊尋故事未
有可據而然也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真宗東封三司使丁謂
奏令殿前都指揮使曹璨各與頭子使兵士骨肉
於各州請領

任明州日有高麗界託羅國人失風奉旨安泊照管

奏狀

奏乞推恩狀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
德化尉不行 朝廷察其高以爲筠州推官不就



今年五十六欲照徐復王回孫李觀例官其子又
吳中復開說陳樞不磨勘皆公爲州時薦之朝者
乞賜唐六典狀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預天下
事至六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開元十四年張說
罷中書令爲尚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歸中
書而尚書但受成神廟印六典賜近臣其書稱中
書令張撰疑張九齡所爲不過述先代遺法時
尚書已不得其職矣

福州擬貢荔枝狀興化陳紫福州江綠興化方紅又
陳家紫小陳紫宋公荔枝周家紅泉之籃家紅漳

之何家紅泉之法石白福之綠核圓丁香皆以次
第著錄其外有虎皮牛心玳瑁硫黃朱柿蒲桃柑
殼龍牙皆以形名之出福州水荔枝蜜荔枝丁香
荔枝雙唇小荔枝真朱荔枝無核荔枝所出不一
十八娘或謂閩王女好食此而得名將軍荔枝五
代時有此官種之釵頭荔枝以其小粉紅荔枝以
其淡中元紅以其晚右二十品無次第一品紅言
極品也在福州宅堂狀元紅言第一也出福州報
國院

明州擬辭高麗饋送狀欲示小國以廉且寬其力



辭修五朝國史以非一人所能辦

啓

平易不華文章之正也

祭文 祝文 哀詞

祭歐公與王平甫二篇極注意祭黃君者歎其不遇有味也

三十九卷之四十皆居官時初晴謝雨等作蘇明允哀詞二蘇請公爲之銘則請之歐公

墓銘

虞部成公誌銘公舜臣也綸之子知太湖縣言賦茶

之苛歲用萬杖願棄切採知撫州有祠號大帝者百餘悉除之南豐言其立德以比唐柳氏舜臣之子師道亦公爲銘

都官陳樞誌銘今旌德州有所賦調獨曰非吾王所有也爭或至十反州聽然後止南豐曰今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耶

翰林學士錢藻誌銘公錢王後自和徙蘇清勿終其身

刑部王達誌銘里胥捕罪人殺之君求其情爲奏讞得不死府史馮士元家富嗜諸貴人君治之竟其



事李京為諫官劾君及京罪斥監鄂州稅君為湖北轉運曰前事君職也於吾何負哉與之歡其京死又力賙京家奏官其子

司封孔延之誌銘廣西歲糴六百萬石實不過能致數十萬石君計歲糴二十萬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糴於民儂賊平南方補虛名官者八百人皆弛役而役歸窮下君復其故君孔子四十七世孫三子文仲武仲平仲

都官曾誼誌銘建昌南城人其家學者自君始其家故貧罷吏歸常闔門君或曰吳不得食同職欲增

賦得錢事不得自請罷去

王容季誌銘容季名闓與兄回向此以文名當世南豐濤之序曰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籍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以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為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愚謂此文之宛轉妙處故特錄之

都官舒元衡誌銘此篇說盛衰之際文字可法此部李不誌銘叙契舊與其起家處可法



職方蘇序誌銘君東坡之祖也東坡請公爲銘初蘇
祐生唐季至成都遇道士屏人謂吾術能變化百
物辭不顧祐生果以好施顯名果生序好讀書歲
凶賣田賑鄉里慶曆初立州縣學士爭欲執事學
中君獨戒子孫退避序生漁釣漁漁以進士起家
仕至都官洵即老泉云

庫部范端誌銘爲江都令會歲旱知揚州張若谷遣
吏視民田他吏還者自歲善君還獨白田實旱若
谷不是之君持旱苗力爭乃卒是君所自監雲安
軍鹽并議蠲贖課以數萬

張允中誌銘允中名待所與遊意窮盡其是非得失
非其遊遇之溫又惟謹

殿中丞徐元榆誌銘唐之亡揚行密有淮南稱吳海
州人徐溫爲吳將有功溫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
氏有江淮之地稱唐復姓李氏名昇溫已子知諫
生遜又生元榆世事李氏宋受命侍李氏元榆亦
隨之歸京師棄官死公旣序其次第而復爲之言
曰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若此富貴
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古之不安其命者
方枉義挈又以觀幸而偶得之者又惴又恐失之



是豈可以常處也哉

都官王益誌銘益即荆公父也督稅未嘗急督營罰
惟豪劇吏子七人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
安上

衛尉金君誌銘君兄弟皆舉進士諸子又皆舉進士
而已獨放山谷間以恩受封述其次第處文字起
伏可讀

府率沈君誌銘以親戚恩得官敘述佳

寶月塔銘醫僧也別脫處可法

曾氏銘回向同之母公亮妹也述其自處通塞際
無不當理

錢氏銘劉凝之妻也述其夫婦相成之賢所謂筆端
有畫可以讀也

三代自
父敘上

黃氏銘述其事夫教子教孫三節有味

吳氏銘荆公母也愛前母子曰甚於愛吾子然後家
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其子有歸志以不足於
養為憂曰安於命者非有待於命也

許氏銘沈括之母

謝氏銘荆公祖母

秘書李迂誌銘有田百餘頃皆以與族人獨留五頃



曰無令子孫以財自累也誌序李氏自臯陶以下甚詳多其妻王氏所爲言

常博吳詳誌銘衣食常不自足以家之有無葬故葬不緩或欲出錢曰貧吾素也喪乃欲爲利乎

光祿晁宗恪誌銘公之妻父也妻名文柔別有銘太子賓客陳巽神道碑少客京師有欲教公以化黃金者公辭不受

祕監陳世卿神道碑知廣州罷計口嚮益人以休息刑部張保雍神道碑李丞相迪用公通判承興萊公代鎮因奏留之知漢州夜四卒告兵變械以徇安之至明鞠得卒實與謀併棄之帝爲湖北漕活鄂州漢陽應死者三十八人漢州民趙昌以畫名公迄代不問

行狀傳

刑部孫甫之翰行狀爲華州推官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公取春之可棄者十纜一二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知諫院言益兵之弊田天下所以大困者兵爲甚又可益之耶從皆州近臣夜半叩城終不爲開門論保州之變指杜公論益兵詆三大臣至於洛水又紉尹洙而伸劉滄皆平生所



友善者不偏所好如此

徐復傳復精星曆仁宗召見官其子賜復號冲晦處士人或勸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為以微名後世哉復莆田人後家杭洪溼傳溼得官時兄老不可俱行至官量口用俸撥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傳末論豪傑士多過中庸如溼所存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本朝政要策

考課建隆初以戶口增耗為吏升降興國初定三等之法以覈能否雍熙間閱班簿始詔雷德驥以群臣功過俱對淳化中分京朝等考課為三久之廢京朝官考課而置審官院以錢若水主之廢州縣官考課歸流內銓以蘇易簡主之惟三班無改易訓兵周世高平之役命太祖取其驍勇為禁衛宋興益修其法興國有楊村之關咸平有東武之關自此兵益廣簡練遂疎而黜廢之法恕矣

添兵唐罷府兵置神武神策為禁兵不過三數萬人甲兵皆散在郡國自河朔三鎮不統於京師餘可舉者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除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而觀祭



團練據要害者亦各不下萬人五代分裂區中
州地嘗至數十萬人養之既費教與用又不得其
理至周世宗始修兵制我太祖舉中國之兵纔十
六萬人太宗伐劉繼元駕前兵蓋十餘萬自是兵
益廣其後曹彬敗於祈溝關在行者二十萬楊業
敗於陳家谷口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全軍沒焉沿
邊瘡痍兵不滿萬計河朔悉科鄉民守城咸平間
又集近京諸州丁壯為兵而西北邊請益兵不已
張齊賢謂調江淮八萬以益西師劉承珪又取環
慶諸州役兵升為禁兵號振武李元昊反河西契

丹謀棄約西方遂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二
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群盜張海郭勳山等
劫京西江淮皆益兵大臣又令天下益兵知課院孫
甫言天下所以大困者兵為甚又可益之耶

兵器太祖命媿丕王作每十日一進有南北作坊歲
造甲鎧具裝鎗劔刀鋸械器鎗籠弩九三萬二千
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等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
歲造六百二十餘萬置五庫貯之景德中已可支
三十年權宜罷焉

城壘周世宗時韓通築李晏口立十二縣又葺忻州



及築海口三十六遂通瀟莫宋與王全斌葺鎮州
西山徑劉遇繁保州等五城太宗命潘美移并州
於榆次又移於三交得戎人之咽喉

佛教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不復興開寶令僧
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又令三百人度一人以
誦經五百紙為合格

任將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防北
虜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禦大原趙贊姚
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備西戎此篇發萌
太祖用將之術其備可讀

水災竇儼論水沴所興有數有政

汴水論歷代浚導

刑法淳化置審判院防大理刑部二司之失事從中
覆下宰相再以聞始行

管權言募課則劉熙古嚴茶禁則樊若水峻酒權則
程能變鹽令則楊允恭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

錢幣江東鑄銅錢自樊若水始鈔錫雜鑄自張齊賢
始淳化鑄大錢於蜀自趙安易始然不便即罷之

南蠻有用兵伐而克之興國初程守素平梅峒是也
有巴克赦而納之咸平間曹克明收撫水是也有



納以恩信章聖時謝德權之請宜州是也

契丹虜騎六萬太祖命田欽祚以三千人破之其後天子伐晉虜始復爲中國患至眞宗親征講和之策遂定

折中倉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公私便之端拱淳化皆曾復行

屯田自漢昭始田張掖趙充國耕金城曹操方農許下晉用鄧艾田壽春羊祜田襄陽杜預田荊州蜀漢田東陽隋耕朔方唐屯振武皆能服夷兼敵宋興雍熙間始議方田是後開易水疏雞距修鮑河

之利邊屯以次立矣神宗遣議臣東出宿亭至壽春西出許穎至襄鄧得田二十二萬頃任事者難之功不立

水利歷述史起以後興水利之臣至本朝不果行茶正元初趙贊與茶統張滂繼之十取其一王播又增其數裴休立十二條我朝議以見緡金帛入中矣聖設三稅法景祐增鹽利爲四說皇祐又用見緡之法

金石錄跋尾

茅君碑三茅名盈次固次衷云漢景時人梁普通中



張繹建碑孫文翰書

韓公井者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不
敢視開元中韓朝宗爲採訪使移書諭神飲者無
恙更今名故城今謂之故墻即鄆也由梁太祖父
名誠避之今猶然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公按韶州圖經君以開武
溪有功立廟碑名訛缺而圖經不著其名碑首題
云神漢者猶言聖唐也南豐從知韶州王之才所
得此本之詳按曲江縣圖經名昕歐公蓋未之得
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陸字江夏亦作

紅蓋古字通用也未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
鼎銘云惟十有二月旁死霸蔡君謨問十四月者
何謂原父不能言南豐謂古字如亦字作炎人字
作爰皆字之重出則此作三者特二字耳未叔原
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故并見於此凡皆
南豐之說也愚觀此說莫之曉長兒在側忽云禘
史載古者人君繼世踰年行即位之禮然後改元
此類疑嗣王繼世雖踰年未及改元但以月數稱
故曰十有四月不可以一歲不過十二月而疑也
如南宮鼎文有十有二月之又周牧敦銘有爲王



十年十三月之文凡癸酉鹵銘有十九月之文商
已酉尊銘亦有十九月之文又姬鼎銘有十一月
又三之文凡皆以月起數之例愚因思之亦作矣
非重寫亦字人之作爰亦非重寫人字恐亦不可
爲例如曰商王即位之十有四月恐亦有此理而
四字古作三字凡古銘皆然以二字爲重寫二字
林安姑詎以侯知者

唐開宗元寺卧禪師碑銘自河隴沒於羗夷惟寺多
在商豐謂虞夏之世東漸西被朔南暨蓋教則能
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
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
王之德所以爲盛也余按此論其高前未之發
厚并銘銘十六字可見者八字曰辱并在斯可不戒
乎又有陳後主辱并記大略以其而張孔二妃同
投井也愚按辱并可對貪泉

漢武郡太守阿陽李合羽西狄頌郡有問道通梁益而
臨溪危峻李會與功曹李曼等鑿燒火石改高即
平人得夷塗作頌刻石歐公集古錄以爲李會熙
寧十年馬城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南豐始知其
爲李翕漢元鼎以汧隴西南接巴蜀爲武都郡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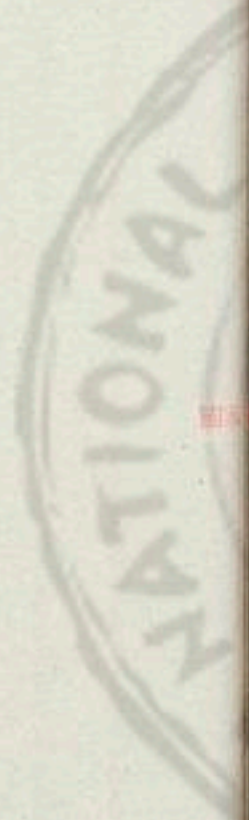


分爲興州成州云

南豐與荆公俱以文學名當世最相好且相延
譽其論學皆主考右其師尊皆主揚雄其言治
皆纖悉於制度而主周禮荆公更官制南豐多
爲擬制誥以發之豈公與荆公抱負亦略相似
特遇於世者不同耶抑聞古人有言有治人無
治法三代之治忽各係其君之賢否法之詳未
聞爲三代君臣之謀猷亦未嘗有一語及於法
者詳於法必略於人秦法之密漢綱之疎其效
亦可觀矣周之所以爲治者盡見於尚書周官

之篇後千餘年至王莽時倏有所謂周禮六典
者出曰此周公之法也使果出於周亦不過周
官一篇注疏耳然其煩苛若此果可見之施行
否耶設果嘗行於周時異事殊亦可行於後世
否耶我朝以仁立國一切掃除煩苛承平日
久或者反以寬弛爲厭荆公遂勇爲新法嗚呼
不忍言矣南豐比荆公則能多論本朝政要
又責誚荆公不能受人之言使南豐得政當有
可觀者乎南豐之文多精覈而荆公之文多澹
靖荆公之文多佛語而南豐之文多闢佛此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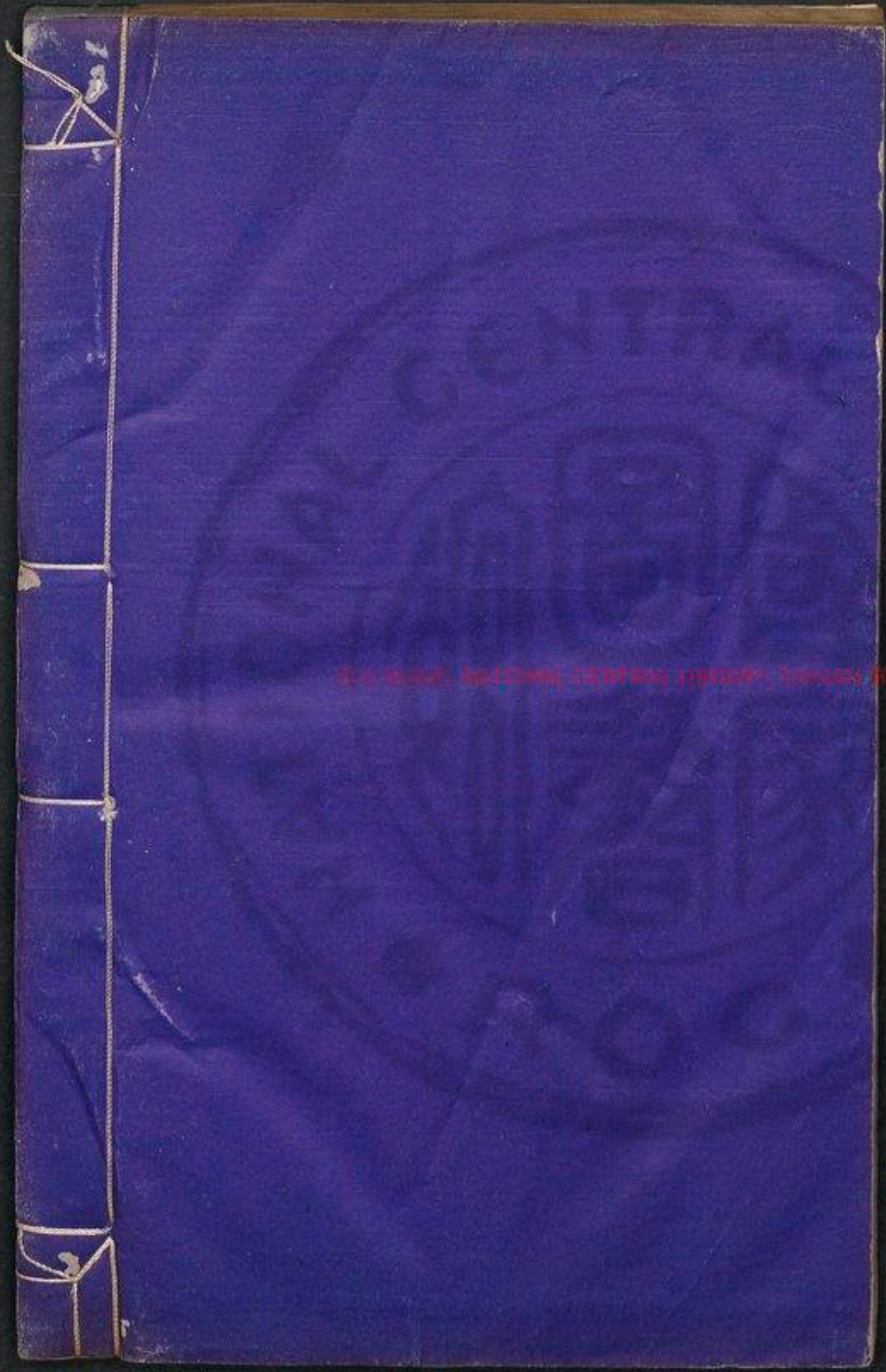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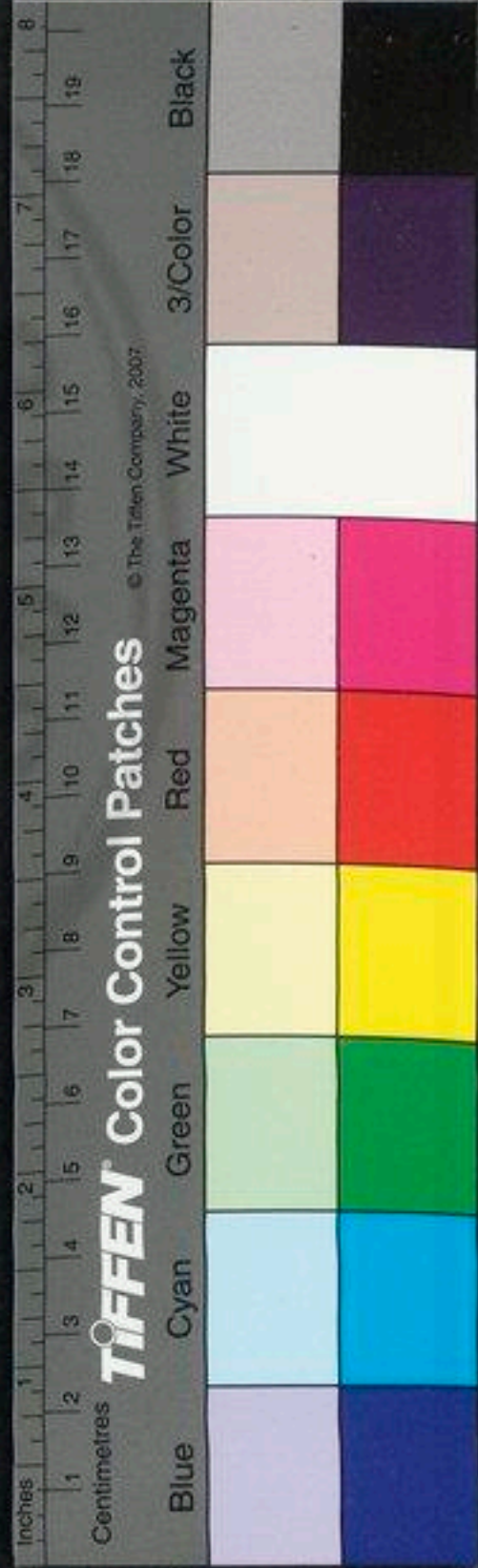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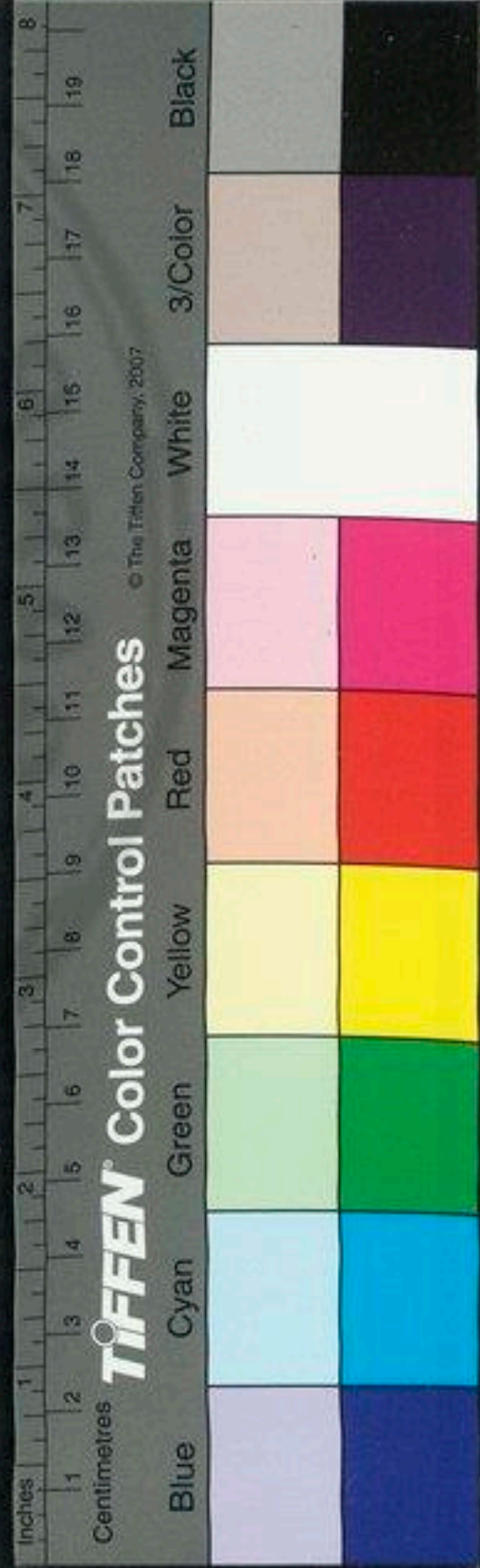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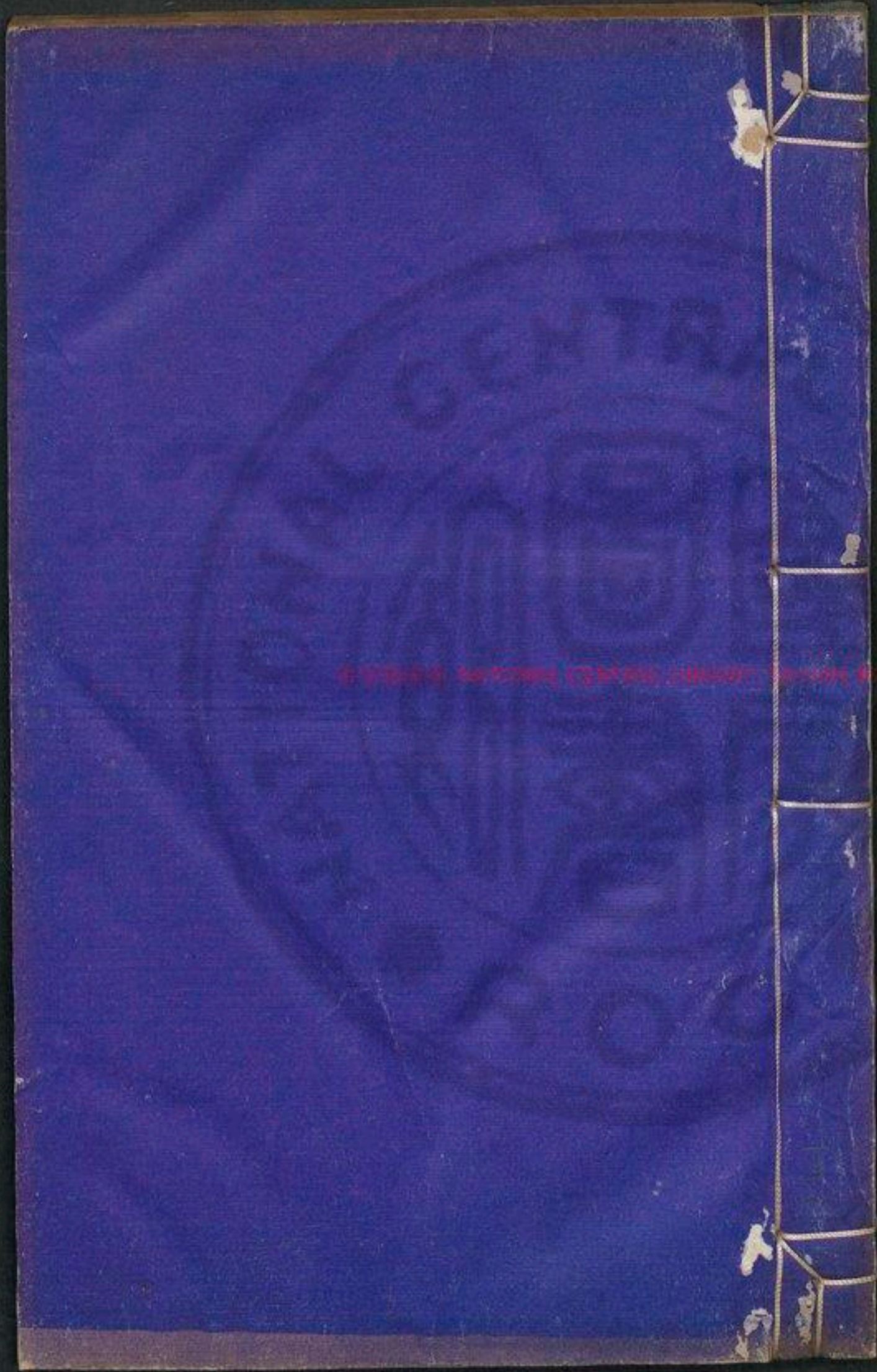
二公之不同者而王震序曾南豐文乃特誇其
為制誥大手筆真所謂知其一者耶





Digitized by Google





慈溪黃氏目抄分類之六十四

讀文集六

王荊公

古詩

詠陶續畫菜其後歸之老圃而結云陶生養日樂養
腹各以所能爲物役愚謂荊公失言矣畫菜可言
物役種菜豈可言物役耶

四皓詩采芝商山中一視漢與秦一視之語似欠斟酌

戲贈葉致遠詩極言變基之弊可爲世訓



桃潭行云兒童生長與世隔考究得是不爲世俗誕

語

酬王詹叔訪茶利害豈當權其子而爲民父母愚謂此二句語意精到惜其臨事之弗思

送裴如晦宰吳江當知耕牧地往往茭蒲青三江斷其二泮水何由寧此四句說盡浙西水利之綱領孔子詩孔子豈是文人詩料且自古未有如孔子之語此本發於孔門高弟而孟子申述之者也荆公乃謂其蠛蠓何足知天高雖欲尊先聖豈所以待先師母乃自道耶

楊雄二首其一以孟子勸燕伊尹干說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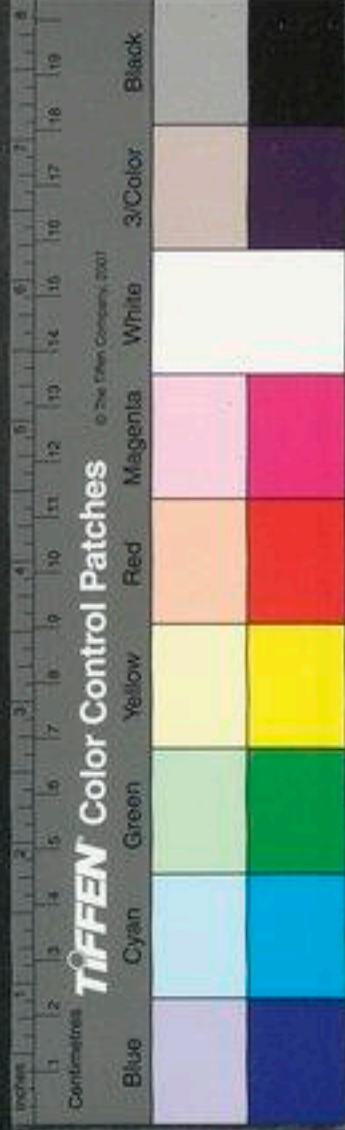
新之比何哉其黨奸至辱聖賢耶其一謂聖賢立自有師此荆公師心自用發見之語也

漢文帝輕刑以全人之刑體短喪恐妨人於身後荆公譏之已不知文帝之心矣惜露臺之費與薄霸陵之葬亦痛罵之何耶

秦皇天方獵中原恐非仁人之言也

東方朔何如夷與惠空復忤時人是以朔之直諫爲非耶

杜甫畫像說得公當



農且詩襍襖云勿妬市門人綺紈被奴僮當慙邊城
戍撥甲徂春久就農人言之善用其心者也
答陳正叔天馬志萬里駕籃不如閑雖非中道却是
大氣

收監詩與訪茶利害同皆能言不能行

律詩

題雲祠堂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溺愛不明如此
孰謂知子莫若父耶

詳定試卷詩一首有云文章直使看無類勳業安能
保不磨疑有高鴻在廖廓未應迴首顧張羅言科

舉不足以得士也又云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
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蟲魚言
詞賦非所以取士也然皆不可

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是有才說得意思
佳但上一句正可言才下一句正可言德布置似

顛倒耳

雨過詩誰似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

寄育王詩人更天寒最靜便士大夫或自號靜便若

其取此果何等氣象耶

詠竹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聽高齋



同雨露終隨松柏到冰霜見其自少抱負不凡
嚴陵祠堂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荆公
此言過矣古今隱士人品各自不同有抱天下之
志而隱者有無志於斯世而隱者有志念澹薄本
無操守而終變者抱天下之志如伊尹孔明是也
本無操守如盧藏用种放之流是也如嚴子陵特
無志於世者使其才足有為光武縱德薄於湯武
獨不名正於湯武乎孔明尚輔一隅之先主奈何
子陵不輔中興之光武耶士必待西伯而後出孔
子歷聘之志荒矣

絕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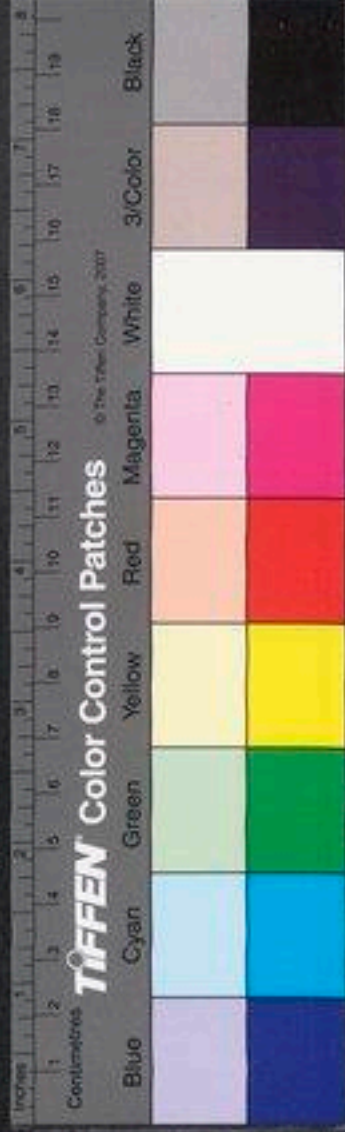
謝公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
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劇戲之巧如此

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一聯甚工詩中
重見

殺風景三字見蘇詩穎叔詩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
知禪客夜相投

讀漢書詩畢音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畧相同此語
為京房劉向發不晚荆公何見也

繼郎字見三十二卷詠淵師詩



揚子詩千秋止有一揚雄荆公每尊之以比孔子而
畧孟子此其為荆公之見識也

商鞅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
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荆公平生心事盡見
此詩矣然荆公雖博學而不明理誠之一字固未
易言信之為義必有其實徒來三丈而酬金百斤
天下寧有此理此正商鞅矯情以行詐耳顧謂之
信誠可乎果誠信民將不令而從謂誠信為驅民
之具何耶

讀後漢書云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罪歸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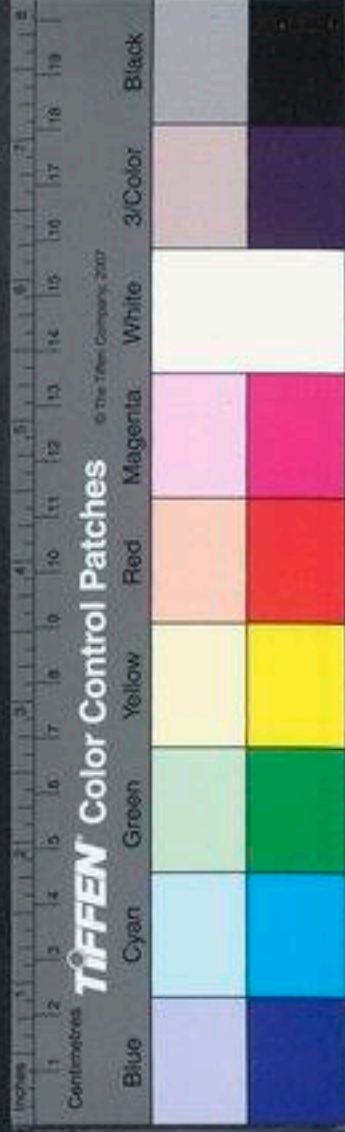
公之言則曹瞞輩盜竊神器皆順天者耶

集句諸作雖似劇戲其巧其博皆不可及

賦銘等皆淡古

書疏

上 仁宗皇帝言事書謂方今患在不知法度陛下
雖欲更革而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須復古者教
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而後得其人古之人欲有
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文正先征誅而後得意
於天下孔子所至使君臣捐所習雖排逐而終不
變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



欲有變革則其事如此愚讀之駭然蓋公之昏愎
妄作盡見此書使吾 仁宗而少信其言豈待熙
豐而後天下騷動哉且愚聞之有治人無治法而
公首言不知法度何也何世不生材何材不足用
於世而公首言人才不足何也文王不長夏以革
孔子非甚不得已之事亦惟從衆魯人爲長府則
曰何必改作而公誣文王以征誅得志誣孔子雖
排逐而不變何也昔賈誼嘗言治安於漢文之世
矣事理精確議論偉然文帝尚不爲之動況吾
仁祖董厚之德又過文帝而荆公陋弱之論遠慚

賈生薄而棄之正不待食釣餌而後知其非也柰
何公清苦之行該博之學納交韓呂佯退求進吾
不用而名益顯 神宗以銳意斯世之心而卒聽
之公遂得以鄙夷當世之人才效尤王莽之法度
朝廷竟以征誅爲威公亦卒爲排逐而不變悉如
前日所言悲夫

薛集賢校理者四薛同修起居注者前七後五以後
不復辭

擬上殿劄子與上 仁宗書一同獨於人才教養等
說差畧耳公平生所見想不出此



上五事劄子自言和戎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利
議入廟劄子蓋以帝居諒陰臣僚言郊祀不當更廟
也公非其說以為陛下尚在諒陰之中非可以制
禮之時愚謂吉凶不相參郊廟之禮皆吉禮也臣
僚言不當更廟而不能并者郊禮已有遺恨公又
併以入廟為無傷豈以道事君學古入官之義哉
且古禮久廢不過舉行而曰非可以制禮何耶
論館職劄子謂當試閣日親近之說已當審本朝百
年無事劄子言 仁宗之為君得之歸之天助而
勸其君以大有為則非矣

言郊無二主及祭地無燎燔之禮皆是

進字說劄子改三經義誤字劄子皆無義理公自沈
溺固覺耳

捨宅為寺捨田為供村夫野姥之事亦煩 聖聽公
之不學無識如此

乞解機務等劄子徃徃皆狠愎不悛之言

內制

簡淡有古意惟劄交趾一篇考其時熙寧八年交
趾入寇以公新法擾民為說則公已不當內制之
職矣劄勝乃其所自為蓋公侵官以行私且其時



彗星示變而勅榜有云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
果天意否耶
外制召試三道其二以散文爲之以此知祖宗盛時
制誥尚存古意自宏詞之名立而朝廷訓誥之文
遂同場屋聲病之習矣

表

百寮賀復熙河北率其徒以期上者也

進洪範表謂陛下足以黜天下之鬼壤而紀綱憲令
尚或紛如當考箕子所述以深發獨智此誤上之
言也除平章等謝表動斥人以姦回以譏訕此狼
復之言也而乞退之表曰任怨特多於前輩曰智
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爲敵此執迷終身之
言也

議論

郊宗議辯其不同之義甚悉

答聖問廢歇事釋尚書慎乃憲一句稱爲法以示人
此正與經意相反蓋公紛更一念之私所在而見
也

看詳雜議凡十四條惟議不當廢又運及都水監爲
正當餘皆特變他人之說議廢宮觀使副都監此



神宗偉舉也惜公不能贊決之世豈有國家大臣而為左道異端看管祠廟之理亦豈有未嘗識其祠廟而繫空銜以素餐及一祠廟而數人重疊繫銜之理世俗習慣恬不為怪公好紛更而此獨不能贊決何耶祿以酬勞者也不釐務於義何取而公乃曰等之無功罪釐務則計日得遷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為不均此尤謬論也

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 本朝許元為轉運使諸路有米貴則全輸錢以當年額而為之就米賤路分糴之年額易辦而所收錢米常以有餘

詳定十二事議溫公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為十二等王珪以為難行而荆公併非之

易泛論釋易中字義甚詳卦名解始於剛柔始交之也輾轉次第用序卦之法而論其次頗有牽強處內云中孚者至誠之卦无妄則不妄而已此恐未安無字與不字自是兩義也

河圖洛書義謂圖以示天道河通天而龍尚變天道也書以示人道洛中地而龜尚占人道也義亦通但未常不相關而河通天之說恐難考

諫官論謂諫官之置為非諫官士耳而責以三公之



事主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此公強狠自
任不恤人言之心所發也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而
可曰君聽命於士乎

伯夷論謂伯夷未嘗有叩馬諫伐之事而韓子之頌
爲大不然疑伯夷不過老死道路耳果如公言則
孔子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說及餓死首陽之下民
到于今稱之又說果何爲而發哉甚矣公之好異
論疾正人而不顧經訓也

三聖人指伊尹禹湯言之謂各隨時制行以矯其弊
至孔子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乃出於聖人之

時四人相爲終始而集成非孔子一人之力使三
人者當孔子時皆足爲孔子何哉公之舛談也

周公論謂荀子所載周公禮士之事無之不過修養
賢教士之法愚謂荀卿所載固不免後世增飾之
說然養賢教士乃公治定後旋爲之制方其驅馳
艱難時安得而不下禮於士荆公之論適足以啓
後世富貴者簡賢之心非有識之言也

子貢論闢史記所載說齊伐吳救魯之說理直文暢
可以成誦

揚孟論言性蓋公尊揚故牽合其說



材論謂天下未嘗無才與所上 仁宗書正相反而
此論爲正

命解謂孔子不得行道孟子不得行禮此不過嫉世
之言

對疑釋供奉官以下不得行親喪之意

洪範傳其字義多足取者

易象論解做序卦言次第之義

周南詩次解亦做序卦爲之

禮論謂荀卿不知禮自是曉然之理

禮樂論以道家修養法釋先王立禮樂之意則公溺

於異端之見也大人論亦涉異端致一論言安身

崇德九卦論言處困之道皆於理無背

九變而賞罰可言論蓋釋莊周之言所未曉也然其

言曰莊周古之荒唐人也聖人者與之遇約之不

聽殆將擯之海外不使疑中國此其言當書曰

夫子賢於堯舜論孟子此言不過以其集大成功施

萬世耳而公以制法爲言蓋借以發二己之私見

又以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四人相因而備殊覺

多事且謂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昔揚雄以法

爲言則可耳道豈有待而成耶且又謂繼而大之



於禹堯舜之道豈待禹而後大者耶

三不欺論古人之言自各有攸當於理未礙恐不必各指一事之偶不合者以難之也

王霸論明白可讀性情論雖間於理未合而謂情本非惡之說正勇惠論孟子之說已明不待言者也仁智論按里仁一篇已明白

中述之說平行述謂孔子非求行道恐是矯世愚按孔子嘗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弗食

夔說謂集禹稷等衆臣成功夔所以稱其樂之和美非以爲伐以羨舜也

季子謂其葬子三號遂行既聘而反不盡哀爲非禮

孔子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

荀卿辯其仁智之說爲失次

楊墨謂楊子爲已近於儒墨子爲人遠於道公蓋有疑於孔子爲已爲人之分也不知義理各有攸當孔子之爲已是務實楊朱之爲我是自私兩不相干此說只合以孟子之說爲正

老子辯其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謂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



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愚

按此論甚工當寫出熟讀

莊周謂其矯枉過正

原性性說二篇關韓文公

對難說命

祿隱一篇專爲楊雄飾事莽之非然皆泛辭無說可

解

太古謂太古之不可行

原教謂善教者正己而不強民

原過謂改過則復得其性

進說謂楊叔明以父任得京官不必自枉爲進士然

謂進此者皆枉已則恐太過

取材欲策進士以經學愚謂人才皆可用顧人主用

之如何必欲求多於藝文間抑未耳

與賢一篇亦可讀謂商之興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

有三人周之興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

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

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亦有之說極精神

委任云不疑於物又亦諷焉此名言也然愚謂行之

以明然後無弊若公於呂惠卿輩何嘗疑之彼



果以誠報公耶

知人 篇明察可讀謂負人廉淫人潔佞人直

風俗言京師奢侈之弊

閔習言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

獲讎解謂復讎之義為乱世之子弟言之

推命對言貴賤天 所為但當勇於仁義文極工當

寫讀

使醫以喻專任愚謂有專任而治者有專任而亂者

言不可若是其幾也

亦說試富貴人龍術士者文甚工可讀

議茶法謂鞭補流徒之罪未嘗少弛而私販私市者

亦未嘗絕於道路昔洪羊權酷霍光罷其法蓋義

之勝利父笑嗚呼方公為此議是非曉然何他日

之弗思耶

乞制置三司條例謂省勞費去重斂實民力然則公

之行此自以為可利天下也

相鶴經謂作於浮丘伯而淮南公得之嵩山恐未必

然

策問十一道皆簡易

許氏世譜許規嘗羈旅宣歙間旁舍有呻吟且死指



橐中有黃金十斤屬以骸骨者規負其骨千里并
黃金致死者家規蓋國初人生三子遂逝迥遠起
家云

傷仲永金谿農家子方仲永五歲能詩父日携乃之環
丐於邑人不使讀書十二三歲而詩不及前年二
十而泯然衆人矣教之不可已如此

書

荅韓求仁書前一段說詩後說論語皆有可觀

荅龔深父書謂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吾
斯之未能信也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欲往

非真往也向使其真往必有正救之矣豈至如揚
雄從叛又復而歌頌之耶

荅韶州張殿丞書文字宛轉可觀

荅司馬公書執迷之說也荅曾公立書很悞尤甚荅

呂吉甫王子醇書又相從於惡者也

與陳和叔內翰書謂其以券致饋喻令來取爲非交
際之道而不受陳誼甚正可以廉頑

荅曾子固書謂小說無所不讀然後能知大體嗚呼此
公之所以不能知大體歟又謂方今亂俗不在於
佛嗚呼此公之所以自誤而亂俗者歟



上相府執政等書皆公初年以私計擇官其上相府
有云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按行葦詩乃牧
人禁止牛羊之辭故曰牛羊勿踐履或詩人感興
之言未必出於牧人也況可謂出於牛羊耶

與劉原父書晉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泪魚傷人曾子
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其所以
媿恨無窮也按公此言其良心之一復歟

答吳孝宗書孝宗謂詩禮不可以相解公謂惟詩禮
足以相解愚按詩言人情未必真有其事禮則制
度確然皆有其實鄭康成以禮解詩或多拘泥動

以託興之言求之制度至其解禮則的當精潔後
世雖有解者不過衍之耳吳孝宗之言恐不為無
見也

答錢公輔書公輔以先父屬公為銘欲有所增損而
公斥之至謂其甲科通判市井小人皆可得之何
足道蓋公之執拗暴厲多類此

與王逢原書謂窮而憂世近於救鄉鄰之闕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此公宰鄆時勤民之事也當錄
出

與李參書云闔門與其子市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



也其後公雖不能行亦可謂善喻然公本心常以
權民之利爲非所行新法皆求所以利民而不知
適以擾之故公終其身不悟

谷段縫書爲曾子固辨謗

上運使孫司諫書諫其令吏民出錢募人捕盜謂海
旁之人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
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此
仁人之言也公時爲令而敢以此諫切其部使者
仁者之勇也

上人書云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又與祖擇之書

謂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孔子孟子書之
策皆聖人之所謂文也愚謂論文至此不其盛矣
乎

蒼王該書云不幸而無以養故自縻於此此公作邑
時言也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他日公亦云居非
其好任非其事又云苟居竊食動輒媿心

蒼將頴叔書說佛家無性之義然不可曉

啓

賀韓魏公啓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此
確論也公之啓皆平易如散文但逐句字数相對



以便讀耳自宏詞之科既設啓表遂爲程文各以
格名無復氣象

記

君子齋記大畧云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
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
德通謂之君子有其位無其德謂之君子稱其位
也有其德無其位謂之君子稱其德也位在外也
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子之而以魏事之德在我
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字之而心服之終始復
覆歸重於德可錄出讀誦

桂州新城記謂城郭非先王所恃以爲存又不當以

爲後而歸重於得人理正文婉

繁昌縣學記謂奠先聖先師於學而無廟古也聖人與
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
而已無文也皆說得正大

芝閣記實題而寄興以及其大者意味無窮猶爲
諸記中第一

蕪縣經遊記爲浚渠作也當考

慈溪縣學記起頭謂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
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此兩句關涉大



揚州龍興講院記結句云嗚呼矣之此而彼得焉其
有以也夫此文法之妙世所共稱道者也然邪說
誣民故浮屠之寺廟被四海此何足以稱其賢而
反借之以貶吾儒哉

石門亭記文之變體也

撫州見山閣記謂富王豪賈徃徃能廣宮室更亦當
因其餘力以自娛樂於理已短又貶召伯甘棠之
事爲非尤未安

九曜閣記揚州新園亭記撫州三清殿記皆隨事立
文法精確老蒼

序

周禮詩書三經義序皆公自主其說字說序謂知此
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何過耶

老杜詩後集序云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

石仲卿字序謂成人則貴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不失其所以貴乃
爾少也

唐百家詩選序云廢目力於此良可悔也可謂高論
已嗚呼公才高千古無書不讀於詩特游戲且悔
之如此况庸賤人平生矻矻於詩者乎雖然惟其



不如公所以不知悔

送孫正之序以不以時勝道爲說以孟子韓文公爲證此正論也

胡叔才序以無祿位爲親榮而指示其在我之榮

祭文

祭范文正始贊其力行終惜其不盡試祭歐陽公謂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闕辯快如輕車駿爲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凡皆二公

致大用以其論理論治之差著而施之天下則所傷多矣

蜀人黃制參有大年且九十作書撫州求荆公集云人雖誤國文則傳世此確論也因附此然公論治講理之文與題詠記碣之文如出兩手又不當例觀也咸淳八年十月再書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五

讀文集 七

黃涪翁文

賦

賦十首對青竹得於嘉州意即吾鄉間碧玉之類也
茶賦謂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於
是有胡桃松實云云蓋今用茶果云

詩

濂溪詩序言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
月晦菴謂此語最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乃謂濂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五

讀文集 七

黃涪翁文

賦

賦十首對青竹得於嘉州意即吾鄉間碧玉之類也
茶賦謂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於
是有胡桃松實云云蓋今用茶果云

詩

濂溪詩序言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風霽
月晦菴謂此語最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乃謂濂



以志廉豈濂溪二子壽盡亦不詳家世之舊居以告耶

木之榭柳詩謂知人之微揚脩之取禍不如隰子之

止伐木隰子又不如百里奚之去虞也○郎罷出

卷送少○西風壯士淚多為程顥滴○南窗讀書

聲吾伊四卷○海牛押簾○錄續見卷六○銀茄○

但觀百世後傳者非公侯○東坡移和靖配食水仙

見七卷詩註

暖足瓶名脚婆○唐婆鏡葉底開花號羞天花出

谷云此鬼曰也歲生一曰滿十二歲可為藥金方

家所用乃鬼燈藥草耳

書磨崖碑後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趨取大物為○

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見九卷寄黃

幾復詩○嘲小德詩學語轉春鳥塗窻行真鶴○

蓮蓬○竹夫人改名青奴○匹似無田過一生梳

卷今俗以喪家狗喪本平声山谷詩云顧我今成喪

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乃作去声用○猶兒頭笋

十二○在官而可行其私惟學而已陰聲

行菴王良翰○川蕞見十四卷○人得交游是

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序

胡宗詩集序王定國文集序小山集序皆山谷文之暢達變化可歷卷者也若成誦可長一格卷十六○

伯夷叔齊廟記謂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子疑之

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之所不言可無

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

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

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為八萬四千手眼觀音不可

措手故作千手眼今之作者皆祖惠之

山谷請東坡作文法云但熟讀檀弓

雜著以莊周內篇論為第一謂由莊周以來未見賞

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階莊周為齊物之書以論語

斷論為第二謂義理之會也不能心通性達終無

所得以孟子斷篇為第三謂子雲知孟子

解疑篇論御奴婢云退自省不肖之狀在子躬者甚

多

墓誌

狄遵禮知鄞縣無訟築亭觀延閩人章堉之講孝士子頗歸之

吳華為吉州先是甓周輔增監課二百萬民已失生



理而媿綸上諸縣增課九十五萬公至則請今後
所增監勿以爲課

韓復知五臺山寺務司五臺供施傾天下惡少年多
竄僧籍中囊橐爲奸君擿其魁宿置干法

劉禹爲德榮縣監井淡而征不除君爲歲蠲四十萬
四會縣民岑探爲妖經略使遣將童政捕斬而政部
曲多不法黃幾復言於經略謂一童政之禍百岑
探不足云

山谷貶黔州時李元叔仲良兄弟相繼周之

山谷作銘誌簡明有法多佳者晁補之父與劉道原

者宛轉尤佳

題跋

題自書卷後予所儻舍雖上雨傍風家本農耕使不
從進士則田中之廬舍如是天可不堪其憂耶
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

牧護歌是巴中賽神曲 又見別集

巴蜀自古多奇士獨不聞善書者

菴非屋宇不當從六三國焦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
是今菴後漢皇甫規持節監關中兵親入菴廬巡
視即用此菴字爲有據依



列子書有深禪妙句蓋普通中事不自慈覺傳來信矣

荆公勸俞清老脫逢掖著僧伽黎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山谷又嘗跋贈清老謂其忿愠欲祝髮曰免與俗子浮沉子曰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鱉爾與俗子為伍方自此始

男女昏嫁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滿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覺眉終日者正為百草憂春雨耳意天字當作人○

蕙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榦五七華而香不足者

爾雅山有穴為岫謝玄暉詩窓中列遠岫徐李海云孤岫龜形在皆誤用字

荆公稱竹樓記勝醉翁亭記山谷主之

歐公賞和靖疎影橫斜之句山谷謂不如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

司馬談之子迂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銓之子隱姚察之子簡季穴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蘇皆繼世汗簡



狂僧誓酒文見二十七卷

二十八二十九兩卷皆評書法謂二王父子之後惟張長史顏魯公有韻本朝則東坡又論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沒後數年至貞觀中行遺教經

縣印却不祥云昔有道人禁人競渡不行舟人有嘻笑者道人云此有道術夜當報我乃謁縣令置床卧而借縣印閣其上中夜有聲砰然至印而止吾鄉明州州印缺角聞昔有太守李夷庚精道術嘗坐三江亭望舸舟將至戲以荔子殼置酒盃而撥之舟亦與之俱旋俄而舟不旋夷庚驚曰此我者矣亟疊卓坐其下而閣州印其上俄有飛劍來缺印一角夷庚起而怒曰我戲爾乃遽尔耶作法沉荔子殼舟亦沉以今縣印革觀之則有之矣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

山谷欲取所作詩文爲內篇其不合周孔者爲外篇

卷末
二十六

外集

墨竹賦陽虎有若之似夫子市人識之顏回之具體



門人不如

彦深上丁分膳一飯飽藏神夢斷羊蹴蔬

上蒙詩云松楸十年拱和云芝茵生畫棋拱與拱各
字

送曹子方詩子魚通印蟻破山愚聞子魚出興化通
應港有通應侯廟故名此魚以小爲貴無通印者
東坡亦曾誤蓋傳聞以通應爲通印

泊舟白沙江口詩呼禹濟黃川呼禹字記出柳詩

題山谷大石畏畏佳佳石谷水畏音委佳音箭

催公靜碾茶雪裏過門多惡客自注云不飲者爲惡

客出元次山集中又別詩云不用閑攜惡客來亦

注如此

挽李濠州未信斯言隔九京京本音原今如字與城

字連韻

寅菴詩作大臨夏栽醉竹餘千箇春糞辰瓜蒲百區以

五月十三日竹醉及辰日種瓜也山谷自和師厚

栽竹根須辰日斲筭要上番成是竹亦辰日種

弈碁詩簿書堆積塵生案車馬淹留客在門言廢事
也

太和皇縣丞詩里多齊攔氏自注云攔氏漢書音閑



今濟南多此姓乃音諫

歐陽誌銘云世傳渤海歐陽堅石死趙王倫事其族避地長沙故江湖諸歐陽皆祖堅石愚按此事詳

見歐陽公族譜

書九書研自點其面

出字第成

鹿啖九草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其旱齊頭蒿山耳薺芫皆解毒之草故餌藥者勿食鹿肉

食時玉觀謂飲食之教在鄉黨曲禮而士大夫臨尊俎則忘之愚謂此語切中人病而又豈惟飲食之事為然哉然今僧人受戒第六念全載此文豈竊

用之歟觀之為義本自僧人來耳

與王子飛書謂作賤古無此禮近世李宗謬始以公狀施於私敬如王元之揚大手皆不用故在高位而不可望以相知者未嘗與書其可望以相知者不修世俗之禮

淫坊酒肆即是道場見成都府請六祖禪師文

雨晴過石塘詩晴岫挿天如畫屏余按山谷謂岫為山之穴古作山用者非而今云晴岫挿天幾自替其說矣

椰榆作由音押



對雨寄趙正夫故人疊疊去宰木上女蘿愚按汪內翰作曾紆墓誌云宰上之木拱矣宰字代家字用也

寄扶溝程太丞詩扶亭大夫伯淳父平生執鞭所欣慕

會稽竹萌詩碩人俱俱舞公庭余友昔或謂余詩不用經句然則亦無此拘也 玉蹠蹠和仲 雨甲

煙苗和

薩跋雪中

詩

次韻子高綠葉青陰啼鳥下游絲飛絮落花餘見晚春意思

豫章先生傳 先生其先金華人六世祖以策干

江南用為著作佐郎知分寧縣贈生地 此生元吉

始小築水上元吉生中理中理生湜湜生燕嘗攝

康州實生先生幼孤從舅李公擇學登治平四年

第調汝州葉縣尉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留守文

路公留之再任先是眉山蘇公見先生詩於孫莘

老家因以詩往來蘇公以詩抵罪先生亦罰金直

差知太和縣移監德平鎮過泗州僧伽塔作發願

文戒酒色肉但朝齋午飯如淨屠法時元豐七年

三月也召入館修 神宗實錄丁母憂除同修國



史辭疾請郡 奉祠紹聖初謂實錄多誣責涪州
別駕黔州安置外兄作本路常平官避嫌移戎州
徽宗登極叙復又召為吏部員外郎不得拜知太
平州九日而罷以嘗作荊州承天院塔記運判陳
舉採摘其語以為謗國除名編隸宜州卒焉年六
十一先生風韻灑落胸中恢疎事母孝有曾閔之
行遇郊當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嘗游嵩皖
樂山谷等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王炎
集其文李彤再為外集

諸孫尚近
別集

別集

毀壁序叙山谷之女兒事姨母之子洪民師年二十
五而卒姑惡之不以葬焚而投諸江山谷築亭廬
山而安之

通神論序論六經之旨深矣近世劉敞王安石之書
讀之亦思過半矣

馬文叔字序

元名
母純

名字加景蓋自漢魏以來失之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行猶高山也而日景仰
之者余不知其說也

黃彝字說酒善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為足
有而不規者踈之也無而置戒者親之也



轉輪藏始於雙林大士

注老子道可道一章 注常字云神鬼神帝先天光

地自古以固存所謂常也其注無名云常無欲而生太空太空忽生天地天地以我為始故強名之曰無名愚按老子所言雖非義理之正就其本文意儘明白今山谷之注如此則不曉其何說矣

杜詩箋請急請假也晉令如此

咳苦華反○籠竹之籠音求蜀名大竹為夢籠○竹

葉出張華輕薄篇云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

峽中養鴉雞帶銅錫環獻神名烏鬼

荅王周彥書有云孔子孟之學不及於周公殆不曉其

何義

戒讀書士大夫家不可令讀書種子絕

論作詩文云安樂溫飽君子所畏又自謂作詩在東

坡下文云替少游上雜文與無咎等耳

論俗呼字藉藉直泥不熟也○橙橘屬也根兩旁長木

也今人書其為橙非是揆音簇疑今之金橘是也

○異真音列擊務出獨見以乖迂人為賢者也○

傀儡或作魁壘象古魁壘之士○袈裟梵語本云

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譯書略梵語也○鏡仲充



雷雷進雷雷切使令人不便利也論周禮醢食以酒
為餅若今發膠餅蓋炊餅也旁曰帷上曰幕合曰
帷上承塵曰帟

下手書蓋不能書者盡指節

龍眼惟關與南越有之左思蜀都賦云旁植龍目亦
不自知其失也

青陽氏本洛陽唐末有虞部者官於蜀留居井研焚
鹽為富人凡巴蜀之青陽皆以井研為宗山谷誌
其墓者名希古

眉山史氏自李順王均之亂悉散其倉廩而自匿不
汗其亂有名褒與襄者始皆登第

岫巖讀如苟樓山顛也

牧護歌巴峽祭神刻曲木如瓠擊而歌舞蓋木瓠字
誤為牧護

或謂范子政父祖皆名士故宜賢山谷曰文王割烹
武王飪鼎叔且舉而薦之管蔡不食誰能強之

陳端夫田武成學入仕其意常欲一自洗於俎豆之
間

題畫菜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
有此色



烈風偃草木客子當藏舟入浦淑中強人力牽挽欲
何之耶

元符三年十二月甲辰夕雪寒呼酒崇寧四年二月
庚戌夜沉醉作草皆在元豐發願不飲酒之後不
曉山谷之發願果何如豈輕諾者耶誰實強之而
輕諾也

跋章草千字文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
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未有也世
乃以為漢章帝書謬矣
繆篆音綱繆之繆漢以來符璽書也

史紹封乞書為宅日相見之資山谷曰今日魯直即
他日魯直又安用書為質耶

晉城劉仲更多聞強識唐書天文地理律曆五行志
皆所更定諸公仰成而已

山谷作靜照禪師真贊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
不用嫌阿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書簡

極熱物能驅逐藥力隨大府出則十不得四五方
陰陽家謂克己者為官既已從仕則受制於官不得
悉如意也



到春鉏之股以啗於菟豈能久堪耶

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
世間鄙事有甚子期一切放下專意修學
涉獵百篇不如深考一卷

文章無他但要直道而語不侷俗

鑑蓋古有短柄沈約四声云鑑蓋柄曲

二難前輩用擬魏太子詩序云楚襄時有宋玉唐景

梁孝王時有鄒枚某疑滕王閣會集主人有兄弟

俱是顯人耳

又生須輟生事之平養一佳士教子弟又當尊敬之

久而不勸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

涪翁孝友忠信篤行君子人也世但見其嗜佛

老工嘲諷善品藻書畫遂以蘇門學士例日之

今愚熟考其書其論著雖先莊子而後語孟至

晚年自列其文則欲以合於周孔者為內集不

合於周孔者為外集其說經雖尊荆公而遺程

子至他日議論人物則謂周茂叔人品最高謂

程伯淳為平生所欣慕方蘇門為程子學術不

同其徒互相攻詆獨涪翁超然其間無一語黨

同方荆公欲挽俞清老削髮半山涪翁亦屢諫



不容且識列子爲有禪語而謂普通中事本不
從葱嶺來此其天資高明不緇不磷豈蘇門一時諸
人可望哉况公雖以流落無聊平生好交僧人游
戲翰墨妻不過消遣世慮之爲而究其所能垂芳
百世者實以天性之忠孝吾儒之論說至若禪家
句眼不可究詰其是非者等於戲劇於台豈徒無
益而已哉讀涪翁之書而不于其本心之正大不可
可泯沒者求之豈難不足知涪翁亦恐自誤

前輩多以其所居自名東坡涪翁則皆以其謫
居之地名稱涪翁亦足配東坡若山谷乃瀟
間寺名翁傾其林泉而樂之故亦嘗稱山谷
然山谷本唐吾蠻獠黃氏洞名翁黃氏也諠
不當襲用但宜稱涪翁云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五



慈溪黃氏目抄分類卷之六十六

讀文集八

汪浮溪文

詩

石舟歎必宣和五年常州苦旱乃竭支卷之水通載
石之舟而作也桃源行似亦因當時求仙而作清
谿行則紀方臘之變

竹枯葦覲謝湖食班春古岩寺班春謂勸農也二卷

有客來相問詩謂五代時賀水部所作三卷

賦翁養源瑞松詩云絕勝分封五大夫愚按五大夫



慈溪黃氏目抄分類卷之六十六

讀文集八

汪浮溪文

詩

石舟歎必宣和五年常州苦旱乃竭支卷之水通載
石之舟而作也桃源行似亦因當時求仙而作清
谿行則紀方臘之變

竹枯葦覲謝湖食班春古岩寺班春謂勸農也二卷

有客來相問詩謂五代時賀水部所作三卷

賦翁養源瑞松詩云絕勝分封五大夫愚按五大夫



者奉爵名非五人也用分封字未安○紙紋紙燃也見

卷五

外制

錢汝士換武制謂雖唐近世二選亦迭為之卷十

李綱落職制用驩堯少正卯為比得無已其乎大氏

誣賢之言多援此

洪皓錫三官以出使未達而辭難合考

顏岐贈二代制初謂孔氏少衰而顏興既非所宜言

矣繼用陳太白事而謂顏庶幾焉得無少貶顏氏

耶

建炎紹興艱難之詔見十四卷令人痛心猶賴代上

言者有若而人也

韓世忠以妻梁氏私求恩澤而自劾降詔擬諭

奏議

繳孟忠厚文資援漢章帝欲封外家而馬后不從

奏論諸將無功請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不增兵益

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

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

俊實使之也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

守九江而以王燮驩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



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貨盡裝海舶焚其
城郭爲遁計泊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璣卒不爲
用劉光世亦不出一兵方與韓偓朝夕飲宴則朝
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璣使
之也失豫章太母播遷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
也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
不賞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鷄犬爲之一空韓
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軍糧
王璣自信入闕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此事人
皆知之而不敢言者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爲重
而不敢言耳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
誅也惟王璣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璣不救當先
斬璣其他以次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
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罪亦
安逃

乞修日曆狀云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
重如此

撫州乞罷造戰船狀云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遽相逃
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脂膏以應期會



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椿大軍起綱水脚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箭頭鐵葉等錢歲當用六十餘萬緡以為不取之於民是欺陛下耳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大要謂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其言懇切又欲精擇偏裨十餘人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以漸銷諸將之權

進書劄子設四類求之一年表二宮闕三政迹四凡例

論僑寓州郡劄子東晉治金陵於江南北僑立州郡納流亡之人故江都謂之南充州則兗州之人所歸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人所歸也南豫州南司州亦然臣愚以為莫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多印榜文先行散布俟其入寇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與鄉居無異亦何為而不歸我哉論淮南屯田劄子虜師既退國家非斷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欲保淮南勢須屯田

表



行在百官謝許乘轎云方披棘以立朝適雨雪之在
候慮乘款段或至顛擠乃曲軫於睿慈俾獲安於
徐步愚按此亦南渡後百官乘轎之事原也
皇子賀此郊禮成六表蓋比郊之禮惟 徽廟嘗行
之

啓

到徽州鄉郡謝啓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
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此瀟灑出塵之語也
峇道七梁舟林得請歸里丁令重來嘆遼海千年之
別知章得請分鑑湖一曲之秋

記

洪州石頭驛記天下事壞於以爲不足爲故陳以道
第不治單襄公知其必亡晉以隸人之垣廡諸侯
而子產知其不能道路次舍亦豈政之細者耶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
有向隅悲泣蒲堂爲之不樂者乎亦思有揮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禁切寒不得衣飢不
得食者乎輕用民死幾何其不挽弓自射也
虔州神惠廟記以神之受職爲言得體

鎮江府月觀記劉岑季高之所更新也謂形勢之雄



足控制南北豈直騷人羈客區登覽之勝東曰
海門鷓夷子皮之所從逝也西曰瓜步魏佛狸之
所嘗至也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而
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逝也今攬而納
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五目中則李高
之志可知矣

嚴州高風堂記始謂帝王功成志得必有輕天下之
心於是若宥間有不得而用者出而百年之風俗
係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時有四皓
莫能致速光武立嚴子陵亦不爲帝留是五人者
出處相類然四皓晚從太子之招而風節減於功
名子陵終高卧故東漢之士尚風節而以功名爲
不足道鋪叙旣足又接以四皓學伊尹子陵學伯
夷然後獨歸之本題之子陵而收焉其文學布置
極佳可爲作文者之法但以四皓此伊尹子陵比
伯夷皆不同耳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堂記以浩然之氣爲主謂公立
朝如史魚汲直憂國如賈誼劉向守邊如馬伏波
羊叔子雖庸人孺子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夫
過人者史失其傳不得不紀乃叙其事而終以柳



宗元上段太尉遺事抑揚而收之

鎮江府大成殿記謂道官佛利之立其徒志堅而材
足有立既非事情矣又謂吾夫子息爭已亂之道
有功於世何其卑耶大氏道佛之盛由世俗信耶
爲禍福傾動所致而其徒又無家可歸相與丐乞
經營爲終身屯聚衣食之地故成之易夫子之道
乃民生日用之常安習而與之相忘既無異端之
張皇誘脅其學官乃朝廷所設以教育人士必待
上之人甚崇重然後爲士者肯於違父母辭室家
以從之游屋之成否蓋在朝廷非士之事也故成
之難是豈爲士者之才志皆不異端若哉夫子如
天覆地載民無能名而又止以息爭已亂爲功此
何等議論甚矣文墨之士於儒道未嘗知味而語
言妄發之可羞也

鄭固道寓室記自淵明寓形宇內一語宛轉發意文
勢極可法

永州玩鷗亭記此浮溪賦所作也如曰使吾心有以
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使吾爲物所勝則樂
令之弓亦能爲蛇苟吾心如木石而無所示則鷗
莫得而闕矣何爲而不可玩哉語意極工



養浩齋記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足以入吾胸中爲
浩然之寇

何山書堂記謂措以其居爲寺者非也

殖齋記以苗喻德文極委蛇愚按此說本劉向說苑
翠微堂記凡煙霏空翠之過乎自泉石鳥哢之獨乎
耳風雲霧雨從橫合散於冲融杳靄之間而有感
於吾心者皆取之以爲詩酒之用古人有貴於山
水之樂者如此豈與夫搗項黃馘欺世眩俗者同
年而語哉

種德堂記謂君子非胥胥然置盛衰興廢於胸中

修身以待其定而已未接王祥王覽隱居三十餘
年以孝悌著聞及晉而子孫蕃大更六朝隋唐至
譜牒不能傳文意高爽可觀近世水心亦作種德
菴記取而並觀則知泮溪之過人遠矣
靖州營造記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薛
惠爲彭城令橋梁郵亭不修兄宣知其不能

序

蘇魏公文集序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
之所得而同者

吳園先生張公春秋指南序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



書武成詩雲漢皆疑至春秋則曰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未嘗片言置疑其間其懼非懼聖人
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
經始不勝其煩好異者具思力探無所不至乃至
子以父學爲非弟子以師說爲愚况其他哉愚按
此說爲有理至其序洪興祖春秋本旨直謂仲尼
復生不能易而未乃歸之與祖可草辟靡封禪之
儀則文人之妄意談經其舛甚矣

雜著

與吳知錄書所重在文而排王氏之經伊川之學

郭永傳永大名入建炎初車駕幸維揚宗澤守京師
永爲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澤檄永與大名帥杜充
相犄角永得檄大喜即朝夕謀戰守且因結東平
權邦彥爲援不數日聲震河朔已沒州縣皆叛虜
應官軍宗澤死杜充移守京師而以張益謙代會
范瓊亦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入寇大名孤處
其間力屈城陷虜欲啗永降之永戟手怒罵不絕
虜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是時死節若劉韜李
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戩楊邦乂皆章章尤著
然嘗賊不屈無如永



王氏贊 王氏屬時艱難散金陵正覺寺十八年而啓之棺衾皆腐敗獨夫人面如生自有蔓覆之遂以爲奉佛之報而爲之贊愚謂棺衾之易腐者艱難時敢殯器物不堅也面目如生者死而不化世俗徃徃有之皆不祥之事也蔓延其上棺壞而蔓及之可哀之甚也何贊爲

跋上舍題名 神宗始以經術造士欲遂頒三舍天下未暇也 徽宗益新月書季考之法崇寧三年首命上舍生賜第者十六人愚按學校講明義理於鄉舉里選仕進之路無關也變學法以啗士子捨義理而爭利祿壞前乎千萬年之學校禍後乎千萬年之士習蔡京平生之罪此爲第一而世乃習以爲當然悲哉

陳文惠公遺事公相仁祖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傳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茲舉蓋開悟轉移於談笑之頃一言興邦矣

墓誌

汪伯彥丞相誌謂伯彥和相州 高宗以康王使窩



勇不軍至磁而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橐
鞬以兵二十逆王河上王開大元帥府以伯彥爲
副欲引兵渡河謀所向伯彥獨決策出北門濟子
城於是由大名歷鄆濟二州達于宋覆勸進即位
南京未幾伯彥有疾乘輿南渡咎不由之愚按黃
汪誤國三尺孺子能言之而浮溪反許以中興功
臣此雖阿其所好之言然自昔大臣得罪萬世者
當時何嘗無可書之事大節一虧衆美俱失不可
不戒也自昔各人才士一失足於富貴之門唯見
其是而不悟其非卒與之俱辱而不自知亦不可

不戒也

汪澣開府○澣預王安石釋經之議又首傳其說愚
按浮溪愛澣者而首譽及此殆不辨是非矣

滕康樞密誌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爲趨
陝之計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
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幸成力求淮南呂頤浩歌
從之公命趣知徐州公扈太后奉神主至洪州劉
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江退保處州御史張延壽論
之謫永州薨

蔣猷閣學誌○猷宜興人政和宣和間直言人也謂



今群臣無亡能唯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為向
背者謂之才又言內侍省不隸六祭又言三省吏
官至四品又言近倖建壇寺論趙良嗣獻平燕書
為狂妄論范之才謂滁水有鼎可出為狂妄論徐
惕等進奉後苑建炎三避虜明州卒於昌國縣蓬
萊鄉葬鄞縣學隱

傅楫待制誌楫定北郊之議方建中靖國秋見時事
更張曰禍其始此乎首引去

賣讚閣學誌張邦昌偽赦至揚州公適在焉師臣國
視莫敢發公遽取書焚之北向長號

待制張擴誌公字彥實嘗為中書舍人吳璘入覲乞
用團練承宣使因為其子換文資公持不可劉光
世疾革援例乞免其家差役科敷又持不可
曾衢州紆誌布第四子也為兩浙轉運矯制招盜孫
誠等隆祐皇后葬公為修舉議者欲稱開陰公曰
此特贖官耳朝廷用其言

徽猷陳充誌金陵失守陳興宗以金一篋委君已而
興宗陷虜君展轉賊間寧舍已橐而保興宗之金
訪其子歸之

中大夫陳彥恭誌蔡京之黨王相欲增鼓鑄君曰山



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

徐師仁當徽宗修道史時充潤文官凡四人董晞淵尤長釋氏書爲章句流布四方愚每謂異端之書皆中國士人譏成此亦其一證也

龍圖張根狀公二十一登第四親在堂以六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卽致仕年二十一
是年父父母恩及其祖妣以妻封及其母未幾復以已得之服爲祖榮及卧山林父而朝廷落致仕起之晚復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其旣起也提舉常平田疇之墾桑柘之植溝方

之修者以千萬計嘗極論和買之弊以爲本路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三十萬而官度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萬緡和采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民耗米以給民旣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須無所從出之錢給之又言祖宗立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采以備非常隨補徐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爲羨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敷於民爲無窮之害臣以爲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



司采本錢還發司爲便還轉運使會歲飢夏朝
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絀縮之期追遠年無名
之蓄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
且乞以封禪鹽盡給和買還之民徒兩浙又言東
南諸路闕乏之由除贍學宗室添置官兵及非泛
拋買外茶鹽錢盡入權貨務耳若止分其以予
漕司諸盜當亦少寬又乞罷土木及人臣賜節賜
田產房廊賜金帛賜帶疏奏大臣權倖皆怨又因
親書奏花綱事字誤遂坐以不恭之罪謫柳州卒
張壽其子李綱其婿愚按浮溪所撰諸賢誌狀行

事之可法未有如公者也故錄之詳如此

浮溪之文明徹高爽歐蘇之後邈焉寡儔艱難
扈從之際敷陳拍斥尤多痛快殆有烈丈夫之
氣至其行責詞則痛詆李綱草麻制則力褒秦
檜平居議論則鄙經學而尊詞章詞章臨晉滅
沒人才一至此甚不然公之成就豈止如今日
所見而已哉





NATIONAL

國立中央圖書館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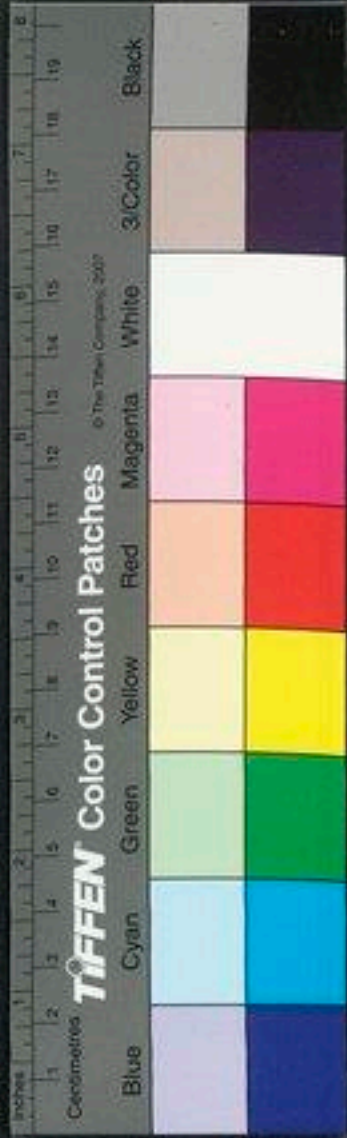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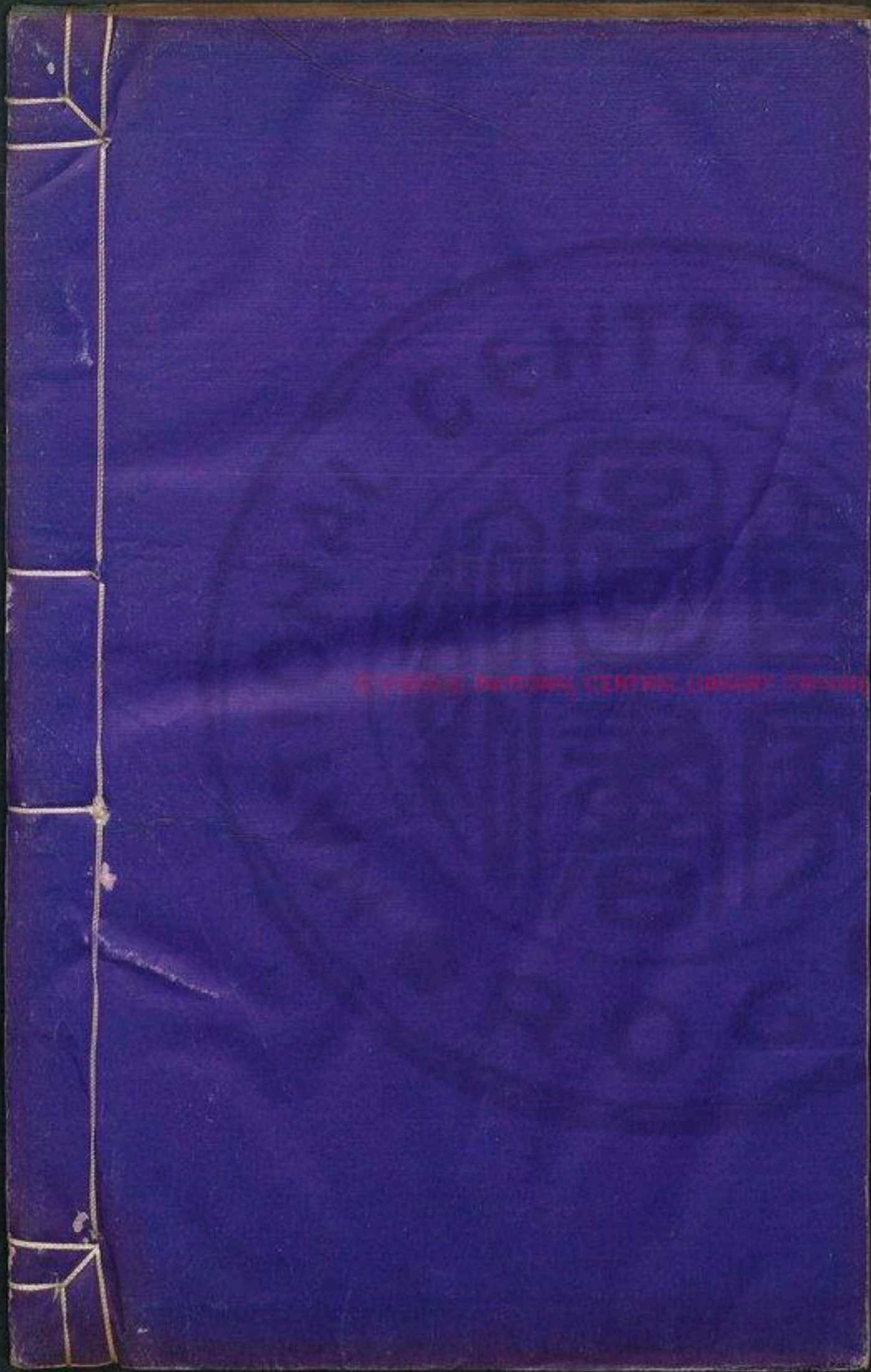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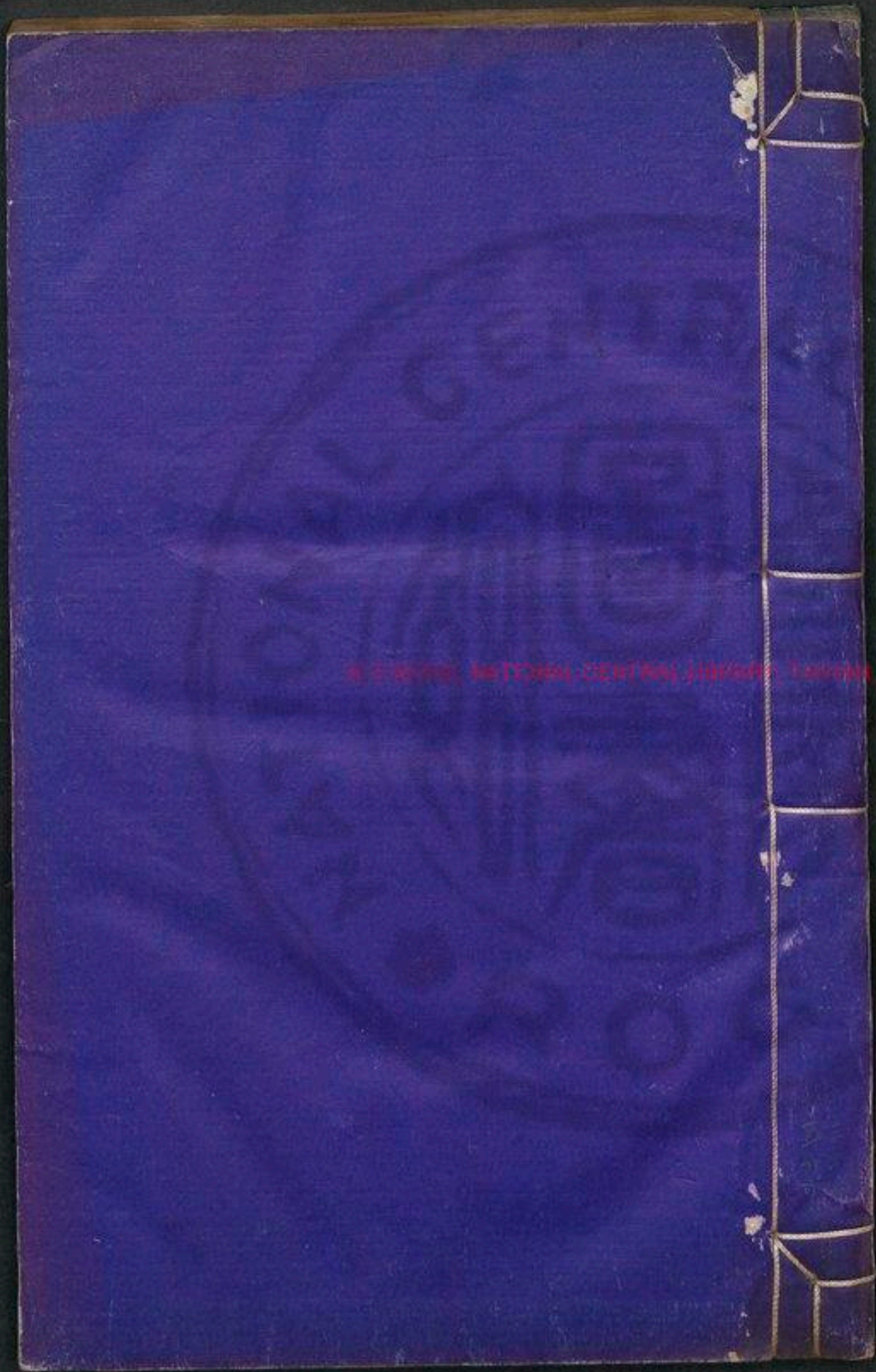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TANDARD NATIONAL CENTER LIBRARY 7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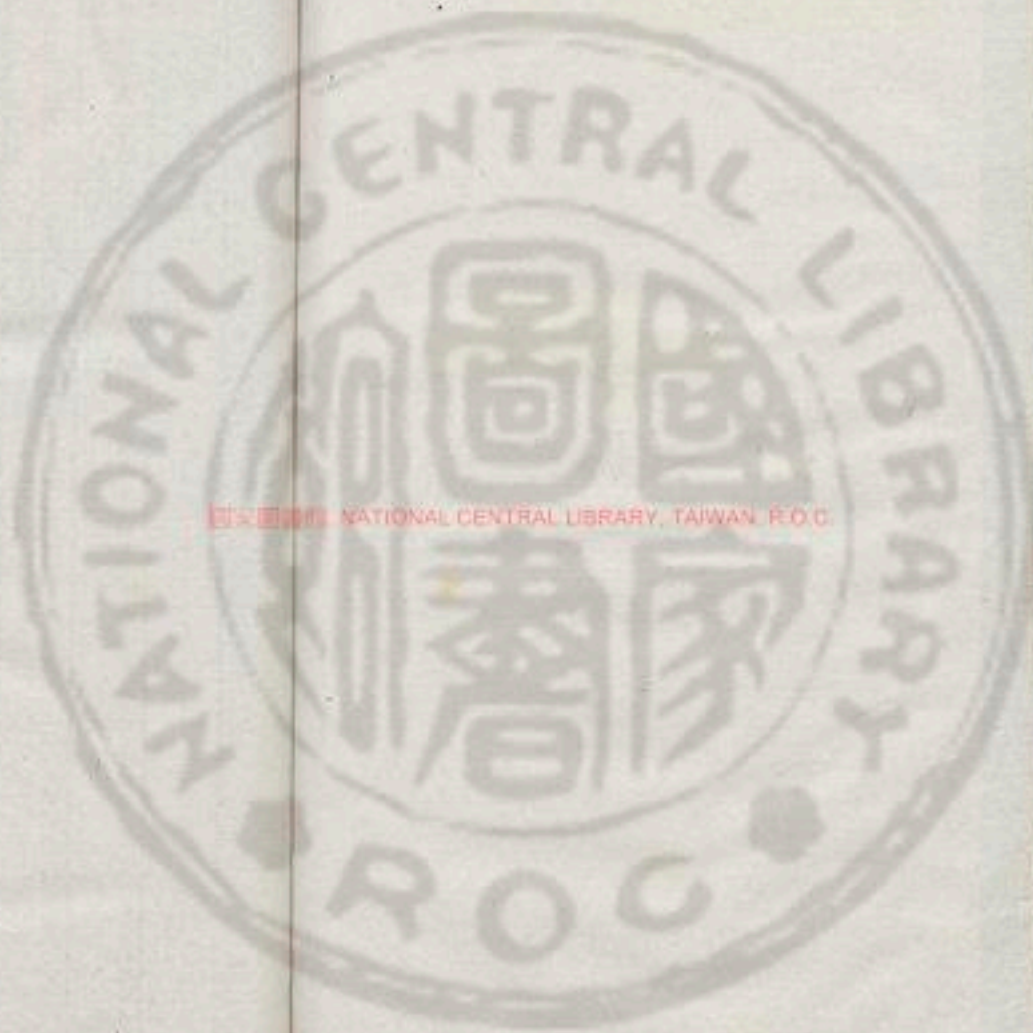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347482 v.5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七
讀文集

范石湖文

詞賦雜詩

館娃宮賦謂吳王未聞大道宜其志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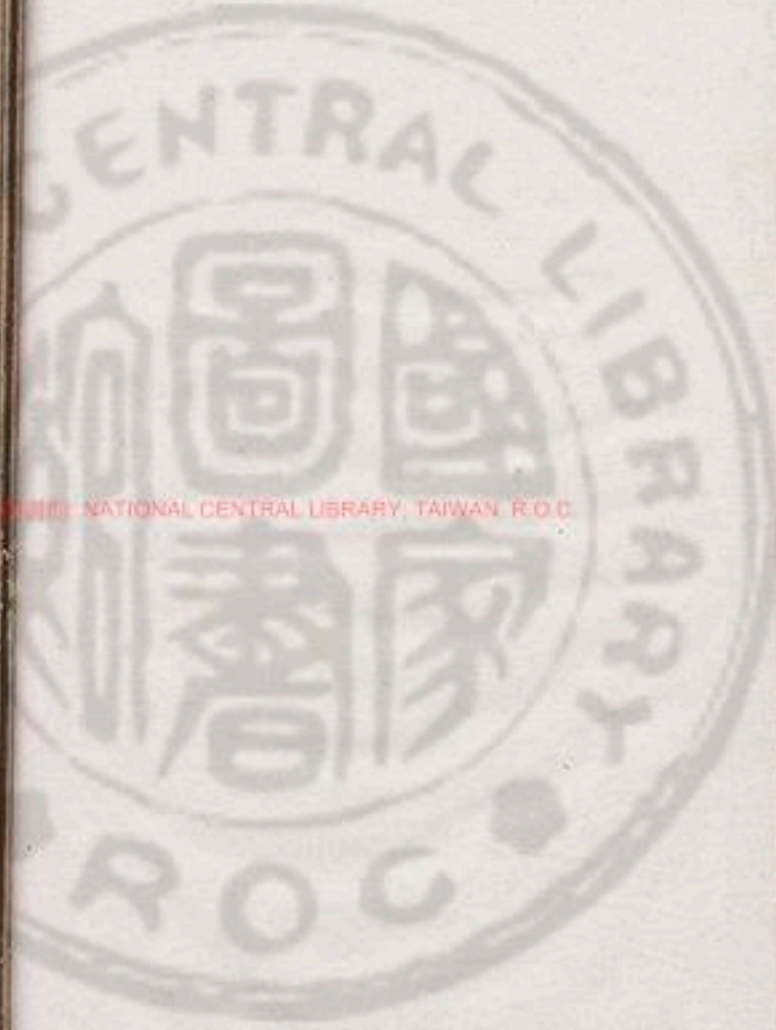
問天醫賦謂不敢以人勝天

望海亭賦設客辭以誇之亂曰有是哉吾將觀焉

桂林中秋賦感九得秋而九徙

楚詞四首幽誓悠遊交難將歸

古律詩河豚嘆百年三寸咽水陸富肴藪一物不登



姐未負將軍腹

荆公墓六言本意治功從木何心黨禍揚塵報讎肯
教行劫作俑翻成不仁

姑惡詩東坡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石湖謂此
句可以泣鬼爲作後姑惡詩首云姑惡婦所云恐
是婦偏辭斷曰姑不惡婦不死

舟行驟雨云圓荷暈雨點濺滴走波面

後催租行賣衣得錢都納却病骨雖寒聊免縛去年
衣盡到家口大女臨岐兩分首今年次女已行某
亦復驅將換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

租苦

石湖初爲新安掾謂歙溪爲浙江之源正可言江述
黃君謨州學記云瀕江地卑自徽至嚴二百難以
乳難爲最險徽之黃山三十六峯以天都峯爲最
高有溫泉在黃山之朱砂峯下

次韻胡邦衡人窮名滿世天定客還家

贈倪文舉朱門不灸釣竿手萬卷難供折腰具

會散夜步詩貪看雪樣滿街月不上籃輿步砌歸自

注云步砌吳語也

第十三卷律詩使虜道中作云汴河自泗州以北皆



澗草木生之士人謂本朝駕回即開

西瓜本此種石湖謂今河南皆種之

黃河將決颶伏流先出名漸水

滑州為河淪在積水中

韓魏公墳無恙

曹操七十二疑塚詩聞說羣胡為封土世間墮事有知者
安肅軍北門外為出塞路十五里至白溝亦名巨馬本

朝與遼人分界處渡江即與太行俱北至燕猶未斷

涿北燕南之間有灰洞兩旁皆高岡

謁鷓巾館伴所表

燕宮宏侈過汴京亮所作也龍津橋以玉石為之

第十四卷游弁山石林故居已廢矣

餘詩皆浮湘入廣時所作題浯溪謂元結寓譏為非
游愚溪注鈞鈿戛斗也潭形似之

蠻茶出脩江治頭風老酒留數年南人珍之故以蠻

茶對老酒一南人以蚺蛇皮作腰鼓交趾以象革為

堦磴又以蚺鼓對象磴皆風土語也

石湖帥廣之明年乙未年五十矣是年正月二十八

日自廣以蜀五月二十六至遂寧紀行詩百三十

五首嚴關者桂之守險處至是出嶺矣鐔甯者在



桂之興安縣五里秦史祿疊石壇前銳如鐮迎海
陽水分為南北即相離二水南流為離北流為湘
言二水相合離羅江者嶺北初程北流入湘江趨清
湘縣全州界也入零陵縣永州界也去零陵十里
為湘口有營水來自道州營道縣湘水來自桂之
海陽至此合為一江按瀟水出九疑山至永與湘
水合豈即營水耶湖嶺之間湘水貫之凡水皆會
之以瀟水合者曰瀟湘以蒸水合者曰蒸湘以沅
水合者曰沅湘沅溪在析陽縣南五里自永州界
入衡州過潭州為洞庭其南曰青草湖是為重湖

由是而至湖北之澧之江陵入蜀江泝峽州道始
艱有一百八盤有鑽天三里有蛇倒退有麻線堆
有胡孫愁有判命坡峽為蜀外第一州湖北之極
處由是入歸州為夔路矣長石截入歸州郭下三
分之二水極險為入鮪壑至巴東為峽口入巫山
峽其盤渦之大者名潰淖其地乃耕火種斫山水
盡蹶候雨前一夕火之籍其灰以糞有物名笮音
柞竹索渡水者自巫山邊陸辟黑石諸灘過鬼門
關入瞿唐登龍潭為夔州萬州合州皆山也至遂
寧府始見平川遂寧則潼川路矣達成都淳熙四



年丁酉公出蜀

將至公安詩云我馬虺隤我僕痠豈不懷歸畏簡書
愚前年上孫江陰大閱詩有云悠悠旆旌馬蕭蕭
有同官云詩無用經句者今石湖集中此類甚多
豈近世晚唐詩始不用經語耶

蜀音難曉反以京洛音爲虜語或是僭僞時以中國
自居也既又諱之改曰曾語見安福寺
懺塔詩注

老宅即老人林也舊名獠澤石湖更今名
索橋以繩架空

萬州杏別核方賣以核爲杏仁

狼石二字三見此冊湘口夜泊詩云狼石蹲清漲土

門詩云狼石卧中路並十卷離堆行云殘山狼石變

虎卧十九卷比秦太守歸時云地水又後冊二十

卷瞿唐行云鑿峽疏川狼石破是石湖行川湘間

皆以狼名石愚按皇甫湜狼石銘謂秦皇發石驪

山爲墳礎有石屹住人力莫施故老相傳遂以狼

名此語雖不經而狼石之名已有自來京口甘露

寺亦有狼石乃傳爲三國孫劉事豈展轉附會耶

二十卷公出蜀時詩也江安近瀘州有張旛三難言

湍急過之速也有渡瀘亭有韋臯紀功碑○瞿唐



行注云溼瀨撒髮不可犯一夕水漲沒之名青草
齊遂略其頂而過。白鹽赤甲皆峽口大山黃巖
黑石皆峽中至險入峽西岸有聖泉舟人向之疾
呼曰人渴也泉即進下一杯許復乾。黃魔灘下
連入熊甕。秭歸縣治世傳宋玉宅旗亭題宋玉
東家。巫山不止十二峰其大者十二峰東西各
一峰最奇。黃牛峽廟為黃牛神之居門有石馬
即歐公所夢者亦有虛高峰上有黃牛跡此山名
假十二峯。扇子峽兩岸山尤奇至荆渚回望山
無一點矣。南樓在鄂州江州東樓後人必亮嘗

刺江故假鄂之名。○大孤山激浪磯皆在湖口。

○馬當伏即小說載神助王勃一席清風處

二十一卷還直玉堂與還吳所作

太湖靈結觀有垂絲檜。林屋洞左又二門曰兩陽

谷洞。毛公壇劉根也身生綠毛故云。銷夏灣

吳王避暑處。華山寺在西山盡處多泉泓

嘲蚊四十韻極工層層而起如昌黎詠雪詩

二十二之二十六多帥鄞所作自鄞移金陵將行編

游諸山至金陵而詩少其所游鍾山半山耳

歸吳有上元節物三子二韻工緻



釋氏謂常行為般舟

行步之行

馬齒莧中有水銀雞頭菜也名水琉黃為對

白髭行載四十四歲出疆四十九使廣復使蜀又十

年垂雪髭髭作此

所藏小巽眉虛壁石也煙江疊嶂太湖石也天柱峯

英石也皆歸休時閑玩

甲辰除夜吟多及閑適之意請息齋屢有作則絕交

之語當有激也夜坐有感詩說賣卜

丙午新正詩石湖年六十一矣有云人情舊雨非今

雨老境增年是減年口不兩起休盡殺生能幾履

莫言錢自此皆退閑消遣之作矣

吳燈詩等閑三夕看消費一年忙

初夏詩雪白荼蘼紅費相尚携春色鷓鴣風

田園雜興內槐樹云三公只得三株看閑客清陰滿

北窻雪下菘云朱門肉食無風味只作尋常菜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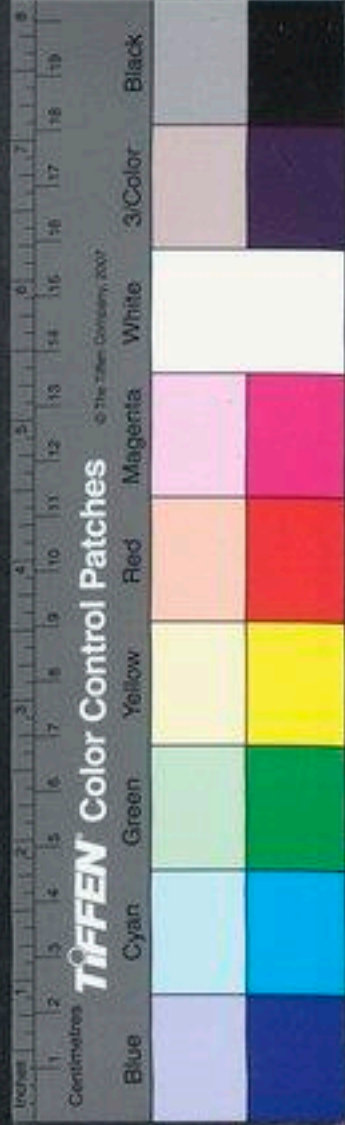
供。其閑居動息皆以牆外人物為節

重陽後菊世情兒女無高韻只看重陽一日花

送炭龔養正煩君笑領婆歡喜

靈巖雲叢長風三萬頃蒼煙百本二千秋

圍田數四首言大家之妨細民



素羹詩新法儂家膏薑羹

元日立春併燠傳菜手同捧銀椒盤

吳農忌五月甲申乙酉雨九忌乙酉

二十七卷
梅雨注 又忌

立秋雷

二十九卷
秋雷數

臘月村田樂府十首冬春行

冬春
不姓

燈市行祭竈詞口

數粥行爆竹行燒火盆行照田蠶詞分歲詞賣癡

獸詞打灰堆詞

○梧子能墮髮

二十三卷
霜後十

虎立石井在張又新東南水品第三又廢不知其處

石湖以大方井語壁老復之

白玉樓步虛詞序甚工類韓文畫記

愛雪歌棹夫披蓑舞白鳳灘子挽絳拖素虬末句云

須臾未遽妨性命呼童盡捲風廉鉤

龔養正元日六言流年五十踰二明日半百過三石

湖次韻歲踰耳順俄七年去者稀只三

龔五十三
老六十七

奏狀

繳偽會齊仲斷案為中書時所奏初乾道六年七月

四日指揮限三日毀印湖州齊仲以八月十七日

有犯斷以死罪謂在三日外也石湖謂七月七日

降指揮十一日方闕戶部檢法案金部之與法案

同一曹局頃步之間八日方能闕行而况傳至外



州合軍 潮州出榜的日子仍豁限三日勅限外
照本人所犯日子然後處斷愚謂此仁人之舉也
記之

主管殿前司公事主友直奏男娶左翼軍統制趙溼
女以溼分戍泉南免避親嫌石湖謂如溼比者始
可權免爾劉錡之於劉汜不避子姪之嫌吳璘之
於姚仲不避姻家之嫌皆致敗事蓋兵官利害動
關生殺非若州將官止於舉劾而已令諸軍不得
因今來指揮輒容合避親充將佐

節使知宗士銖乞照嗣王例全支米麥等因

奏立愛惟親固聖人之用心法行自近始亦聖治
之先務貴近無尺寸者相習如此異時勳臣戰士
若復越制請求則如之何而拒之

論宋貺召命貺蓋秦檜親昵者

以上皆中書所奏

廣西無酒稅商船所入 祖宗撥諸路錢物助之湖

北軍衣絹四萬二千匹湖南純一萬五千疋綿一

萬兩廣東米一萬二千石提鹽司鹽一千五百萬

斤韶州岑水場銅伍十二萬斤付本路鑄錢一十

五萬貫總計一百一十餘萬貫並充廣西支遣建

炎兵興諸路不復撥到所籍者官商 廣西漕



司歲發鄂八軍經略司買爲靖州共二十一萬
貫歲撥諸經費及諸司循例支遣共五十二萬一
千八百貫通計七十三萬一百貫均撥贖諸州
出賣除利息充歲計外又別支鹽附賣以六分爲
大軍買馬及靖州歲計四分助諸州又計一十九
萬四千一百貫有奇紹興八年六月改官賣鹽行
客鈔利歸鹽司分隸起發時漕臣高繼止具舊來
經費已失四分所管十九萬四千一百餘貫之利
又便擬鈔法必及歲額以太半不可指準之錢爲
一路歲計以致諸州困乏軍無贍養後困鈔鹽不

行乾道四年六月四日復令官賣偶東鹽廢弛以
不得過西路爲說乾道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復通
行客鈔石湖入蜀值宜州對境南丹州莫延甚入
省地作過謂皆因邕宜融邊郡無錢糧軍致廢弛
所致力請於朝以復行官賣鹽爲第一事繼又條
四事一乞招填諸州將兵二乞以前提刑滕廢效
用軍發赴行在逃亡者招充本路效用小弱者斷
給據自便三以廣西人少一保動隔山川改戶長
法止以三十戶爲一料四以薄尉規避上司別差
無藉者乞禁止又劾宜州兵官不之任及冒



極邊賞又轄鈔將副老者與祠乞改四月十五科
舉爲三月十五以免冒暑乞以銓試三場分日

時黃
時矣

奏四蜀酒課重 上爲出上供錢四十七萬對減折
估成州東柯鎮太平監之間去虜境三十里有銀
坑恐啓戎心棧塞之論安撫司不當辟城寨官事
屬制司凡皆帥蜀時奏也

薦知繁昌縣鮑信叔詣州抱酒稅額而減酤價罷市
征商旅悅集縣計以充補解前官欠三年減饒民
戶猶有餘積惠謂以信叔爲能吏則可耳後不可

繼必有受其弊者然楊萬里尤哀皆薦之

知慶州上殿陳口力國力人力之說謂稽古禮文之
事太繁承平虛費之習未盡又陳錄問事謂法云
人吏依句宣讀無得隱漏令囚自通情以合其款
詳此法意不止讀成案而已今雖絕其文嘈囁其
語造次而畢欲委長吏點無干礙吏人先附囚口
責狀覆案無差然後亦點無干礙吏人依句宣讀
又陳閱軍事按令惟郡守兵官得破不堪披帶人
當直其餘專用廂軍全憚肄習而總司局降就廂
軍或輕降則真是簡閱木精也舊制營房損漏兵

官不得替移霖雨經時有司先募營寨今有營無
屋雜處間井是營伍未立也

召對劄乞招關弓手其後爲右史又直前奏之

論不舉子準紹興八年指揮貧乏姪姬支常平米四
斗十五年改支一石又令殺子之家父母鄰保收
生人皆徒罪先是蘇軾知密州盤量寬剩得數百
石專儲以養棄兒

乞議減浙東丁錢

松陽縣創義役囑交代樓璩行之餘五縣其後上殿
取胡沂繕寫規約頒之天下後又以此義舉乞免

慶州丁鹽絹

乞除歸明歸正字以示一家

乞避兄成象立班照慶曆八年李端懿復防禦使與
弟沂州防禦使端愿同班端愿乞下之例從之又
元豐六年亦有兄任起居郎弟中書舍人班兄之

下成象二部
百禮部

論重征莫甚於松江如蘄之江口池之鴈汊號大小
法場上而至荆峽往往有是名虛舟往來爲力勝
本無奇貨而妄呼名件爲虛喝宜征百金先拋千
金之數爲花數客費日多則物日湧錢日輕乞禁



松江置場繫併井州縣於支港小路私置處省之
內殿論奏讞嚴限尅期報應論准令給囚之物許支
錢準格在禁之囚許支米錢許於贓罰擊支米無
名色乞令運司下州縣苗米截撥關米則合支錢
收糶

應詔編進勤政故實首一條謂乾之所以爲天者自
強不息而已愚按本文自強不息乃主人事言之
非乾也法乾者也

內殿論左右史

前左舍人右

侍立典故唐制凡御殿二史

立左右紫宸閣臨軒即立螭頭皆得密聞王言國

朝淳化二年始置直崇政殿慶曆二年歐陽脩同

脩起居注移立御前曰起居注非殿中祇候人不

當立座後隆興元年胡銍乞復侍立故事御史臺

會到經筵例宰執臺諫奏事權立及殿臣僚奏事

時立御座前閣門契勘垂拱殿常朝自來二史無

侍立指揮今請比附後殿輪立言從之餘依舊

承平縮價不滿一貫而一貫滿足定贓罪寬之也其

後兵興物貴紹興三年詔足準三貫石湖以時價

已至六七千更量增一貫和買取民財隨時增

價定民罪則減之聖政所大不忍也



論銅錢又比乞蒙茶權場專以見錢出賣而輕其價
則錢之在北者必來以晉仲藏石壁來天下貨財
爲證又論蕃貨皆非吾中國不可無之物而誘吾
泉寶以去欲權住明州蕃船及北使回又奏四明
溫陵湖船糴買山東麻豆彼減價而須見錢錢過
界者不勝計

使回奏謀者詭姓遁跡冒九死而圖萬全索隱察微
問一二而知十百此非妄男子所能非其人不可
況遣用晉遣人覘宋事
內殿論獻說迎合布衣補官之弊

論知人不知其人而使之不集事則均受不才之名
各以其長易地使之皆以才稱

將帥爲其下告贓乞此外一切原之
賑濟須分就遠鄉

論修史須立程限

奏交州進奉政和五年指揮經過州軍更不復禮紹
興二十六年施鉅帥廣報謁移庖遂爲例至是絕
之

論馬政四弊邕州買馬大弊二變又先驅一二百瘦
病首爲馬樣邀以買此而後大隊至暨至亦雜以



半買馬司典文與招馬人歲久爲弊也橫山寨
無草場支錢悉爲官吏乾沒不以時得草二也
路損馬大弊二所至無橋道涉水貪程一也州縣
不與草料但計羈押人而去二也買之弊乞擇官
損之弊乞馬病隨萬留醫又奏靜江府興安縣客
旅私販水銀入建陽邵武買異色錦私涉宜州蠻
界至邕州溪洞邀_緝又教止易銀而以私錦售易
之官價錦當銀三十五兩致官錦無用獨一色銀易
馬不足且誘省地民負荷而縛賣之或夾帶殘細
乞禁約於建陽邵武出錦之源淳熙元年指揮戰

馬買四尺四寸以上石湖乞四尺三寸以上帶分
亦選貴蓋自紹興六年指揮買四尺二寸以上也
廣中元無戰馬羅殿自杞諸蠻以錦絲博之大理
大理即南詔也諸蠻驅至橫山場互市每低一寸
減銀十兩如四尺四寸者銀四十一兩三寸即三
十一兩自橫山至邕州七程至經略司又十八程
其道自邕賓象靜江出湖南紹興十年三月指揮
經由州縣於經制錢立料應副湖南自全州至行
在並遵依而廣西科稅戶稅戶陪些小錢物折與
管甲兵校而馬斃於饑渴矣石湖奏乞一冊又



買馬久弊銀則雜銅名四六銀蓋則減斤百得七十皆為邊吏乾沒石湖以乾道九年到任措置銀不夾帶蓋又斤兩又印給支買憑由每量到馬疋即批上尺寸斤兩蠻人感悅得馬最多出額又奏乞常切檢察準格買馬不及千五百疋展磨勘一年多二百疋減磨勘千疋轉官淳熙六年多千二百五疋

廣西管州二十五四在海之南二十一在海之北在海北者外邊諸蠻內雜洞徭而邕宜最為要害邕州管東南第十三將五千一百人淳熙初僅存七

百七十餘人宜州管第十二副將淳熙初存五百一卒餘人又多差押馬催綱接送雜役在營者皆老病與無兵同邕州馬元額一千六百疋至是亦僅二十七疋而已石湖申乞復行官賣蓋以其事力招填邕州買馬銀蓋繡錦數十百萬皆在橫山庫無城護藏無兵鎮壓乞將邕州守臣常擇折衝禦侮之材經司駐靜江是時見兵亦不滿二千人石湖蒐強壯一千人并駐泊下揀百八十四人與摧鋒軍本司效用軍結隊上教旬兩披徽蓋自何倫為帥隆興間申揀得五百人教關今方再教之

使郡將常以此存心 太祖養兵之法何至反成
蠹國哉近世見在軍不蒐而反添刺羸弱以益其
害豈可怪也石湖練兵之外又團結徭人作三節措
置先結邊峒省民授器教陣次諭稍近徭人團結
立誓然後許通博易最後又遣勇敢以近徭為鄉
導深入不賓處如前諭之他日遠徭有犯須先破
近徭近徭有犯先及邊團則官兵固已至矣是年靜
江管下溪洞徭人結成五十五團置桑江寨以統
轄之其義寧臨桂古縣一帶深山團結不盡者二
十四聚落亦緣此不敢犯邊又置博易兩場以防

其窮迫山之北置義寧縣西山之南置潯溪隘下
皆具圖冊奏聞摧鋒軍本東路駐劄分二百人於
西路靜江東路尚二千六百人又欲抽回靜江者
石湖屢申不發謂固西路所以固東路也東路管
十四州軍駐韶州非邊面故云

昭賀二州旱旣賑之又乞減四等以下戶田租之半
官賣鹽旣行閉防三事一慮漕司撥與諸郡抑配二
慮取贏擡價民食貴鹽三慮倉吏減斤多裝籠葉
自廣易蜀中八劄而後行皆在任措置軍民馬政實
事俾後來者接續



五十一卷以後皆帥蜀時奏劄初邛部川首領蒙備
歿弟崖戰繼蠻俗襲兄者妻其嫂蒙備妻嗚呼歿
悅其幼弟部義而歸烏蒙部義從之結烏蒙兩抹
又旁近蠻謀取崖襪而代之相攻未決乾道九年
春冬吐蕃青羌兩寇黎州崖襪部義皆常助我有
功至是荆南府探聞其略謂賞不均而邛部據之
賞部義石湖得其實申嚴斥堠而已具言蜀西皆
與諸蕃接爲唐邊害本朝經撫之且吐蕃南詔瓜
分西南無警二百餘年歲歲備弛近歲忽有雅州
碉門之寇乾道吐蕃復寇黎州遂併嘉雅威茂四

州永康石泉二軍凡七郡一体措置教將兵修堡
寨并講明寨戶土丁團結各自爲戰以省成役乞
給度牒五百道濟其用又旌黎州死事者五人推
官黎商老巡檢王勝監稅杜立指使霍俊揚滌并
乞除放黎州欠負其說曰乾道寇入致欠錢引一
萬五百四十道而總領司置獄雅州抑吏均陪錢
引萬餘必非出自吏胥之家掊領居民漁奪商賈
何所不至民困誅求反思有寇之歲無此追擾望
聖慈計其六者指此錢引下總司特免催理又以
鳳州迫大散關乞下興元都統補其軍以階成西



和鳳四州關外爲北界首乞從諸司共選辟守臣
九其措畫四蜀邊防大略如此蜀自失陝竭其力
養關外軍而折佑最病民折佑者蜀酒課名也公
契勘成都一郡元額四萬八千四百八十貫見收
四十萬八千六百四十貫縣鎮十五萬六千四百
四十貫見收三十九萬二百七十貫遂并覈實四
路共六十二州內十三州元無折佑五州不申敗
缺餘四十四州各有重額共奏減四十七萬二千
五百四十三道錢引計十分內減八釐三毫有奇
以總領司經費外事故僧道度牒截撥對減奏凡

三四上其要有曰去四川數十年之害培其本根
徐用其力國家長計也又曰遠方州縣吏爲朝
廷根本憂者幾人折佑不辨上司怪怒百方貼補
上傷陛下赤子而不恤後日意外之患其間貪
墨又或並緣此所以實開於朝廷者寡也又曰
出納之司徒見枝葉粗存不知本根將撥又曰望
陛下斷自宸衷與惟幄大臣決之不須更付有司
彼有司者但知出納之吝安知根本之憂及得
旨蠲放又奏舊以增額補敗闕有司以增數爲不
係帳錢而敗闕不問有司今後不得掠取係帳錢



而四路州縣節次申七月十五日以後百姓各啓
建感恩祝 聖道場五日或七日乞照 仁宗免
權河北鹽故事宣付史館時淳熙三年也公之拳
拳根本者如此

劄子

薦樊漢廣除知雅州謝迂吏而挂冠官已至朝請郎
咫尺奏薦而不問時年五十六孫松壽告老年六
十六

開外階成西和鳳四州歲苦和乘而鳳州在魚關前
百九十里係嘉陵江源灘石水澁階成西和去江

愈遠無由漕運和乘莫免公契勘川秦軍糧減到
利閬興州大興軍等處官乘買瀘叙客米多支錢
并利州酒息共百萬以增添四州及金洋州興元
府乘本使官自乘買通利路諸州並不科乘
奏關外四州災傷准令安撫司体量措置轉運司檢
放展閬常平司粟給借貸提刑司覈察妄濫

茶馬司歲起川秦兩司馬百五十一綱差成都潼州
利路兵三千六百餘人管押馬斃太半逃亡不返
又於內解雇夫錢一半每名二十八道尅衆兵月
糧充之公申乞指約蠲免先是以宣撫司權重罷



之復制置司而關外都統不關報事宜公申審
乞提刑依限決獄檢準乾道令限五月下旬起離雖
未被 旨亦行

興元洋州等處建炎依陝西法抽結義士在關外四
州則名忠勇軍與免科率大散關之戰能為官軍
先鋒後因差役規法浸壞乾道三年(虞雍公)宣撫
得 旨增結梁洋一帶計二萬六千餘人立為專
法大要一語非因調發不許差使蓋 朝廷無毫
釐養兵之費而實寓正軍數萬於民間所當愛護
至是都統郭鈞議差守關隘公以雍公專法軍之

四川城寨兵官八十六關舊制司差辟公至是申明
且乞所給付身勿付幹事人並從吏部皮筒遞付
黎州青羗失互市寇邊公乞未可許且謂蠻夷最畏
西兵號喫人肉乞增西兵蓋黎州蜀門戶也白水
寨將王文才叛歸羗公墓致斬之

紹興二十七年指揮罷衙兵司提轄官公至是再準
指揮

論邦本劄子得民有道仁之而已省繇役薄賦斂蠲
其疾苦而便安之使民力有餘而其心油然知后
德之撫我 雖天不能使之變而况變夷盜賊水



旱之作安能摧其本而輕動哉迺者四蜀酒沽之
愚捐錢五十萬代之價令一下驩呼祝聖者沸天
隱地闕外和采之困免采令下邊氓或至感涕於
是知民之易德有如此者更願益加聖心深詔內
外執事凡民疾苦悉以上開苟可惠利勿率故常
使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罔不被堯舜之澤則
衆心成城天下可運諸掌矣

論支移劄子內郡拖欠因循弗償邊守望輕莫能理
索擁其空城坐受艱窘群蠻習見意輕中國如眉
州翰叙州米萬石止與百石五十石或全不應罰

乞責四路漕臣參酌別立中制

論兵貧軍中質遷不無搔擾將兵幹當亦廢教習

論吏廩俸給不以時得當專責之漕司不應廩稍息

絕坐視不顧並蜀論朝市儀注一乞令編攔人寬

出班路使縉紳次序安行此朝廷之儀三乞俟駕

車禁衛盡絕方許民庶通行此扈從之儀三乞有

當避道分道餼馬側立之類一如儀制此街道之

儀以下不

論二廣獄事憲司吏指摘片言以控扼邀求不滿所
欲則追逮送勘故酷吏寧殺囚於獄以免後災深



廣者數十年無詳覆事至憲司者豈真無死匹哉
貢院添卷首長條替印

知明州奏事 皇子魏王鎮明七年而公承之奏倚
閣諸司錢十五萬貫住罷不合幫錢米十之二三
罷供進局還行鋪錢此於救弊爲有大造又奏減
免船舡抽解又奏將船舡客貨抄數估直若干候
回船亦將博買中國貨物估直而來貨價同方令
登舟使別無餘力可換銅錢以絕舊來輕舡載錢
潛行數程以俟大舟洩錢莫道之弊愚恐徒擾而
無補如不科其抽解竟禁其貿易足矣又奏揀

汰水軍立每年條制又奏配軍分送屯駐軍暨歸
朝進海界圖本諸盜發各責地分官及將海舡五
千八百八十七隻結甲遇獲賊根治同甲愚恐巡
尉非弭海盜之官海舡不能止他舡爲盜滄濱告
溺責人以所難能或未可耳又乞截上供錢萬貫
糴米定海縣倉以給出海兵舡口食此恐官司未
必可行乞配軍役滿十年不逃亡移本州此恐人
情不能遵守殆終上語也

謂原道論一出則儒術益明二氏不廢此殆公佛學
中自有所見然史越王亦學佛者嘗以此諫壽皇



何石湖之異耶

奏住催江東軍器免催殘稅借廣惠倉陳米以備賑
糶此皆公自鄞移建康遇淳熙庚子歲歉後初政
也又奏浚江全藉上游江西湖北客米兩得旨稅
場不得邀攔乞申嚴行下

鈔山膽水洪水後盡涸

公時帥江東當淳熙辛丑仍歉乞借朝廷見椿建康
等處米三十萬石穀二十萬石不候檢到指數通
融允便恐冬深民流救之無及也又謂廣濟倉等
陳米儲之不過爲塵土散之可以易民命浚江渡

口流民過淮颺如蓬康之靖安東陽下蜀大城壘
馬家等渡太平州采石大信荻港三山上灣等處
池州銅陵東流池口等渡皆差官給糧津發其回
不願回者存養之近渡路口如建康東湖熟金陵
鎮路口桐井四處復爲之邀接津遣其自兩浙來
者多自饒州石門取路亦置場給論其還勘分賞
格減半細數用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被荒殘稅申乞蠲
閣流移歸業收贖不候生滿行李牛畜並與收免
渡錢九荒政之大略具是一一皆可法者顧恐近
世無復乾淳可貸之粟雖有力莫施耳



委自兩字今官文書當語或謂自字當寫名今石湖
荒政貼黃有委自守令一語然則自字作從字解
也

趁熟字浙人鄉談今再奏荒政亦有此字蓋謂荒處
之人於熟處趁求也

應詔三劄一刑獄舊制翻異不問次數今限五勘文
具而已准令州縣禁囚而監司今具情節及候指
揮者不得承受仍不得於未勘結之先改送他郡
獲囚不得過
百里見同照

大軍滄轉船倉舊皆屬總所淳熙九年七月九日奉

旨應有朝廷米斛總司不許干預時公任建康盤
量大軍倉欠八萬六千餘斛奏以創倉已三十六
年支過無慮二千餘萬斛不曾除豁亦不到底縱
有情弊恐非合出於目即合干人

延和奏事大欲未濟風俗偷安甚者遂稱行在爲都
下浙右爲畿甸中原爲地地歸正遺民爲虜人

專募進田兵

曹操作沙城孫權作疑城唐楊朝晟築木波三城三
旬而畢裴行儉築碎葉城亦五旬而畢務神速也
謝賜御書謂古人書法字中有筆筆中無鋒乃爲極



致所謂錐畫沙屋漏雨之法蓋自鍾王之後未有
得其全者惟我高孝獨傳此妙而陛下親授家
學曲盡聖能意象自然筆跡俱泯而萬鈞之筆潛
寓其間譬猶宇宙闢闢不見斧鑿之痕雲霞卷舒
殊非繪畫之力此非聖性天高學力海富道腴德
輝被於心畫則何以深造自得集其大成全美如
此臣又嘗論李唐名家猶得指法本朝作者但工
行書如米芾所作飄逸超妙可喜可愕貴以指法
殆無一字此事寂寥久矣

壽襟堂取

散林獲壽之義

光宗在東宮時與之

書扁

外制

從官用偶句餘多散文偶句亦不雕斲如宮室苑囿
無所益朕雖示敦朴之先巧技工匠精其能尔尚
裨總核之治如間暇而明政刑會通而行典禮
○大臣慮四方對皇極錫五福○五禮教萬民之

中三歲計郡吏之治○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

文武是憲出則採此萬邦介疎傳之歸鄉里黃中雖

祖道於都門子牟之在江湖諒存心於魏闕官中

問錢穀出入之幾能析秋毫報簿書期會之間殆



窮日力

曾侯

事親盡道孝固可以移忠體國志私

恩或不能掩義

起復

太子正而天下定方妙簡於

宮僚有進德而

朝廷尊喜來趨於驛召

陳良翰

建太子而尊宗廟

對卿儒術而招賢良

漢使之節旄有安社稷利國家之志得月氏之要

領乃覆山川犯霜露而歸趙雄示朴以先天下朕

靡煩侈服之共首善之自京師爾其贊重暉之德

沈夏工侍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對六卿分職各率

其屬。天申命以用休對臣歸美而報上。祇承

于帝方圖百志之感庶清問下民惟恐一夫之失

所。聖主獨觀於萬化對微臣莫望於清光。夙

夜浚明有家對左右祇事厥辟

表

北使回除中書舍人謝表使四方不辱君命既莫效

於捐軀俾萬姓咸大王言復何資於瀾色。自中

書帥廣紫微鳳閣曾莫代於堯言挂海永天但欲

窮於禹迹。帥蜀去國八千里恨青天蜀道之難

提封六十州豈白面書生之事。帥蜀即真俎豆

則嘗聞之何以折衝於疆場期月而已可也豈宜

久假於事權。不泄迹不忘遠均萬里於戶庭在



知人在安民揚九霄之日月

賀高宗天申節上天申命用休對大德必得其壽呼
神山之萬歲夢遠鈞天開壽域於八荒驪同率土
賀孝宗會慶節四七際而火為主親協帝以重
華五百年而王者興儼恭己以南面。謝瞻尔庭
而有待人謂何功以公服而衣狙臣猶知懼。貪
天之功以為己力固何異竊財之譏如川之至以
莫不增尚能歌歸美之振。郊祀美盛多而告神
明對觀會通而行典禮 太上皇三十六年之在
宥尚物為壽萬八千歲之升常自今以始 為天

比周以相匿為句而下又云是故忘主死交其後
方之明法解可獲也乃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
相為匿是為句而曲為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
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
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
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
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
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
指人言之謂其為能行之禽爾乃釋云無禽獸之
行是以行為去聲亦覺不倫其他難槩舉版法篇



未云四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
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

擗摑摑

擗宅耕反摑丁至反摑丁往華字下草
用反數聲也見市台俗

封澤

言草之茂盛之家不可以燎子
卷十三覆大方

方

地也十正鹽筴正從也當與征出見壬篇筴
者是管仲施於國者皆筴

穀賊

田中木也見終則有始與天壤爭
卷十四

券契

分曰券合曰契歲有四秋
春報秋夏報秋

十四斤

蘇易所生之也綫綺上息列反下直高
也卷十四

孟行

高言孟行注云孟大
也見第四十五篇

列子

更咸轉輸之費供鋤墾鑿之須漸開中田以時
閔習。又謂漢高帝一天下者也家室狼狽而不
顧越句踐復讎者也非報吳之事則不言東晉保
境土者也稽古禮文之事專與而北嚮爭天下之
事不問焉今終日所從事者保境土之規模而已
又兼欲為越王漢帝之所為宜其財散力分坐糜
歲月云云

應詔

京局應詔言弊謂通國之弊蔽以一言曰文具後列
論廣西益法奏狀中已抄見前



應詔上皇帝書

光宗即位

戶部督州郡不問額之虛實州

郡督縣道不問力之有無縣道無所分責凡可鑿空掠剽賊民而害農無所不用偶有所增求不可減其他巧作名色核其支用皆非入已亦不得而盡禁此非超覽九天之上作新一王之法曠然大變其制未見裕民之術。西南保障自嶺南左右二江沿邊西北轉而西行略牂牁夜郎黔中而極於西南越嶺之塞又西北至劍外河西之境無慮萬里祖宗築城塞置兵分名存而實廢乞行下蜀廣巡修又黎州專控青羌吐蕃等蠻雅州專控碉

門等蠻嘉州專控夜郎等蠻各於對壘今聞番部結親相通

書

初公任徽州戶曹以書謁其守洪公适秩滿謁內翰禮部於朝由和劑局兼編修召試入秘書公固一世文豪而儒先汲引亦非默默而人忽自知其書詞多起人意者今略抄

上李徽州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是終身之間有時而仕無時而不學也。又書薦士而束以文法王公大人可以少愧而草茅抱負挾持之才亦可流



涕太息無復當世之望矣又况法已大弊。揆鼻
上洪內翰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
統方其泝澠統也不自知其可以封也及其封也
天下不以其止於泝澠統而已也水之於井也日
汲則冽不汲則竭其行於地上也隨所遇而變生
焉

上陳魯公治莫大乎常天地爲大矣飄風則不終朝
驟雨則不終日方其飄且驟也人孰不畏亦孰不
知其不能終朝夕何者非天地之常故也前日如
舒申諸公忽天下之常一命之曰流俗再命之曰

異議三命之曰姦黨自今觀之其天定矣俗也異
也姦也皆天下之常而已

上汪侍郎 庶辰漢武帝踞見大將軍不冠不見汲長
孺淮南王視平津侯以下如發蒙獨憚長孺不敢
奮姦謀長孺在朝官不過內史而佩天下輕重如
此今士大夫以顧忌爲俗久矣其原始於愛重其
身者大過位尊而名益衰祿厚而利實薄上不足
以取信於君下無以慰其人彼之愛重其身者乃
所以暴棄而甚輕之也



賀劉太守如蒼生何人喜謝安之起果吾父也虜驚
郭令之來。賀陳察院雖志高鷓鴣慚燕雀之安
知然路有豺狼諒狐狸之不問。禮待美盛德以
告神明對觀會通而行典禮。戶待貨財本末源
流對朝夕論思獻納。與嚴教授清襟凝遠卷松
江萬頃之秋妙筆縱橫挽崑崙一峰之秀。謝薦
舉古者薦才而未始有法今則立法而不勝其私
。軒眉席次者非勢則利縮手袖間者惟孤與寒
。一言而期駸茂對歷聘而識孟嘉。前以三鼎
後以五鼎對人有一天我有二天。與州郡五日

一風十日一雨貫神明指顧之間千夫有漚萬夫
有川興廢壤笑談之頃。其浸五湖去天一握。
朝夕論思皆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雷霆號令有典
謨訓誥誓命之文。天子畿方千里對刺史入為
三公。將如蒼生何對無踰老臣者。回樓大防
未甲頭名取放瓊栝偶缺初驚一字之難金蓮照
垂果下六十之勅。第百四卷諸啓多可讀者
第十七冊兩卷亦啓皆賀政府者文尤雄雅。賀
張媿公負三紀倚重之望節彼南山明一生忠義
之心有如繳日。到蜀謝啓既來万里敢計一身



雜文

乾道九年桂林大雪盈尺公作重貂館謂杜子美謂
宜人白樂天謂無瘴然皆聞而知戎是實從事莫
府有重着貂裘之句故擬以名

被燔銘序具其制合考

上梁文致語多雄壯百九卷

聖節疏亦多好百十卷

燕安南使自叙云妙千八百國諸侯之選獨分正於
南邦尊二十五城督府之尊特序賓於東道

跋

跋婺源研譜謂龍尾刷絲秀潤玉質天下研石第一
今其穴塞已數十年大木生之不復可取近以端
巖爲青端石絕品猶不能大勝刷絲東坡銘鳳珠
研謂坐令龍尾羞牛尾此乃武夷山石謬語非確
也

跋加味平胃散方本法專辟不正之氣夷堅志言孫
九鼎遇故人鬼云遇我當小疾服平胃散即無苦
則其辟不正可知晉有南陽宗定伯夜逢鬼鬼問
誰誑曰我亦鬼且新死未知何所惡曰不喜唾因
負鬼急持之化爲羊恐其變化大唾之膏得千錢



鬼猶畏唾况平胃散乎

世傳字畫多似其人亦不皆然杜正獻嚴整而作草
聖王文公沉毅而筆款側惟温公則幾耳

石耳生巖石面目麤性温有補

石曼卿真書大字妙天下

跋語多簡峭可愛惟漁社圖有韻梅林集有情皆長
而佳

碑石未泐者具在好奇之士乃專傲刻文剝剝之處
以握筆滯思作羸_羸頽靡之休僅成字形以為古
意愚謂石湖此語為_漢隸也今之學古文者亦然

蘭亭石本惟定武者筆意彷彿士大夫皆欲以所藏
者當之而未必_然愚謂此語雖為帖字發足
以警省士大夫處甚多

詛楚文當惠文王之世則小篆非出李斯

東坡切韻詩寄作詩孫符集中不載符字仲虎位至
尚書其子名山字壽甫石湖時壽甫以祕閣將潼

川漕

東坡船上曲江遇灘瀨歌側士無人色坡獨作字不
少衰曰吾更變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
且作字乎石湖注云事勢迫切不若付死生倘富



於無何有之鄉雖至大故不亂雖非得道去道不
遠愚謂坡公定力如山石湖發明盡之惜雖非得
道之語溺異端耳平生所行者道道豈別有一物
而得之空虛耶余先君子嘗言無事時小心有事
時大膽可以受用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小錄石湖見之崑山龍其氏載異
於近制者甚多

書新安事汪姓鼻祖名華隋末據歙宣杭睦婺饒之
地以歸唐令廟封顯靈英濟王又俗傳黃巢以汪
王同臭味下令母犯汪氏歙人爭冒汪姓俚云四
門三面水十姓九家汪百姓油糞鬼官人豆腐王
譏俗陋也豆腐舊傳劉安戲術又俚語徽人三日
飽兩社一年朝不重冬節也

獨孤及論季札索已之禍公謂秉節之士各有所安
歐陽詹自明誠論謂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洪自
明誠而公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
誠而佐麴不知詹所謂誠者何物

書舒斬二事皆以持心之厚惡人報德而獲生

沈德和尚書祖輝仲勘江賊活七人同官死嫁其二
女病中見黃衣使召為仙官且延壽三紀



常明叔父死神降其家云爲人奪胎

記

佛日山繇臨平而西有佳趣新安江帶城右旋淙潺
亂石間不能一長亭群小溪大會歛浦貫万山以
出又合始新天末之水行三百六十里與海潮會
爲浙江其間稠難如其里之數每灘率減數丈大
或十倍世傳天目山巔與歛之柱礎平

爲李結記濟塘浦浦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苗涇曰
下張曰顧浦塘三曰皋澤曰七丫曰至和

三高祠記極佳三高范蠡張翰陸龜蒙也其略曰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人又從
而以爲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
風而跡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懼天又各爲
之歌宛轉感慨千古可作也

范村記杜光庭神仙感遇傳載唐乾符中吳氏胡六
子泛海失道至一山曰范村一叟坐堂上曰吾越
相也以回颺相送俄頃達故石湖名舍南浦爲范

村

雷孝子天錫十一歲剔股救父

董國度陷虜得婦人力歸而負之奇禍死公疑其爲



劍俠

朱俠脫屈容叔之子於悍婦長而還之

王列女不事二主

崑山水利序大概二曰作堤曰疏水小概一曰種菱其說的實可行與余平日審訂之說同可以參考

梅菊譜

菊譜種菊之法春苗尺許時撥去其頭數日則岐出

兩枝又撥之每撥益歧至秋則一幹出數百千朵

菊之種七十范村所植三十六

梅譜梅以韻勝以格高以橫斜踈瘦老枝奇怪為貴

入譜者十二種紅梅預焉梅聖俞詩認桃無綠葉

辨杏有青枝東坡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

與青枝惟吳下方子通有紫府有丹來換骨春風

喚酒上凝脂為絕唱

攬轡錄

北使時所見也泗州三十里至臨淮縣百六十里至

汴虹縣計自泗州河口至此皆枯轉而行道右三十

里至靈璧縣民始扃戶闔觀三十里至宿州塗有

數父老見使車潸然百五里至永城縣三十里過

鄴陽鎮有蕭相國廟自此枯汴中百十里至穀熟



縣十八里至南京虜改名歸德府過雷萬春墓過
雙廟三十里過睢曰河已塞八十里至拱州虜改
為睢州六十里至雍丘縣二十里過空桑有伊尹
墓三十里至陳留縣有留侯廟二十七里至東京
虜改為南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二十五里至胙
城縣河尚五六十里而漸水已侵過胙城十里
矣自縣四十五里至黃河李固渡浮橋用舡百
八十艘半閣沙上河最狹處也四十五里至滑州
二十五里至濟州舊治已淪水中對城即黎陽山
右大伾也二十里過岷子河有山東販麥舟四十五

里至湯陰縣自黃河西望即見太行西北去不知
極至燕始北轉自湯陰三十里至相州過湯河姜
河有姜里城文王廟相州觀者甚盛遺黎往往垂
泣指使人云我家好官又云此中華佛國人老嫗
跪拜者尤多過安陽河漳河凡六十里至磁州州
南滄陽河水急西有崔府君廟四十里至臺城過
趙故城延袤數十里傍有廉頗關相如墓三十里
至邯鄲縣邯鄲人健武逆亮死時遮殺其歸卒以
待王師四十里至臨洛鎮過洛河三十里至沙河
縣十八里過七里河七里至言德府邢州也四十



里過泚水河二十五里至內丘縣縣有鵝鵝去其
木尚聖宋太平時所接過沙河禮儀河大寧河凡
六十里至栢鄉縣其東有堯山堯所葬自栢鄉行
十二里有光武廟二十里有王郎城凡六十三里
而過汶河石橋所謂趙州橋也五里至趙州虜改
爲沃州三十里至藥城縣五十五里過濼池河五
里至真定三十里過磁河四十里過沙河爲新樂
縣北獄在其西北之曲陽縣界四十五里至中山
府虜依舊名曰定州有東坡祠五十里山水河七
十里至保州十里過徐河十里過曹河俗傳王祥

卧冰處二十里至安肅軍故時塘梁今悉淤塞門
外大道古出塞路也夾道古柳參天至白溝始絕
十五里過白溝河又過曹河徐河暴河三十五里
至大口河二十里至馬村五十里行灰洞至涿州
灰洞者兩邊不通風塵埃濛其間也三十里過
琉璃河爲良鄉縣三十里過盧溝河三十五里至
燕山城逆亮始營都於此自泗州至東京七百七
十里自東京至黃河百十五里自泗州至燕山總
二千五十八里燕山以南石晉以來失之安肅軍
以南我朝南渡失之河朔之水皆出太行公所渡



者二十五河睢漳馬濼沱最大濼沱闊不減黃河
俗名小黃河

驂鸞錄

公赴廣帥時筆也昌黎詠桂林有遠勝登仙去飛鸞
不暇驂之句故以名錄。公以乾道壬辰十二月
發吳郡過湖州游石林是為大玲瓏荒寂難居時
已蕪矣又有小玲瓏在長興路口過德清有左顧
亭孔愉放龜處也登餘杭富陽癸巳正旦登桐廬
之釣臺至嚴州有浮橋重征杉契也至蘭溪陸
泥潦登陸取婺州至衢州過常山縣至信之王山

縣泊信州再登舟過弋陽貫溪綿延皆低石山入
饒之安仁縣至餘干縣有琵琶洲以形似各自鄔
子口渡鄱陽湖尾泛江至隆興府滕王閣故基甚
侈今但城上作堂耳東湖秀而野許真君觀鐵柱
在東廡小枯池中出地三尺許過豐城縣蟻寶氣
亭有張雷廟云掘劍處至臨江軍登陸游蕪林盤
園由新喻縣至袁之分宜縣至袁州游仰山嶺阪
皆由各梯田滿山皆方竹過萍鄉縣入湖南界潭
州之醴陵縣江西道中林薄過塞至是平蕪豁然
松栢皆峭直如杉至櫟洲市為舟車更易之衝人



捨與沂相江六日而至衡山縣湘山皆迤邐南嶽
忽雄特夾路三十里古松至嶽市者環廟皆
墟市江浙川廣衆貨所聚公至謁南嶽廟游衡嶽
寺勝業寺南臺寺風雨不可登山復舟行相中至
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學也始諸郡未分教時天
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岳麓石鼓石鼓山名也行
岡將盡忽石峰特起浸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
左瀟湘自桂林零陵來繞其右石鼓雄踞其會公
自衡登陸過黃羅嶺入永州之祁陽縣始有坦途
予出石板爲山水雲氣之屏游語溪作詩言中興

頌含譏諷爲非譬父母有過非奉觴稱頌時可及
至永州訪愚溪至全州入桂林界傍關各數里石
峰森峭羅列左右入嚴關兩山間壁容車馬所以
限嶺南北二十三里過秦城秦築五嶺之戍疑此
地是二十二里至灵川懸秦史祿所穿又渠在焉
縣今桂林所治乃零陵地舊屬荊州桂嶺本在賀
州今於入桂未二三里立碑名桂嶺者前帥欲得
過嶺任子賞耳故桂獨無障云

桂海虞衡志

公出嶺帥獨後所作也



志山謂余南西北三方皆走方里大行常山衡嶽廬
阜皆魁然大山其最秀如池之九華歛之黃山括
之仙都溫之鴈蕩夔之巫峽皆數峰爾又在荒絕
僻遠惟桂之繞城王筍瑤寨森列無際其怪且多
誠當天下第一山皆中空故峰下又多生巖洞公
紀其可名者三十餘洞備述奇怪如見

志金石生金出溪洞沙土中丹竈家所須大如鷄子
者為金母丹砂以辰砂為上山南為宜州尚辰州
同此山故宜砂老者鉄色有牆壁如鏡生石白床
上可入煉勢敵辰砂邑州砂大而多點閣少牆壁
惟以燒取水銀

求銀燒法以鐵為上下釜上釜貯砂隔以細眼鐵
板覆之下釜之上下釜盛水埋地中仰合上釜之
層固濟周密熾火灼之砂化為霧霧下墜水中聚
為水銀邕州取丹砂盛處推鑿有水銀自然流出
客販皆燒取而成者百兩為一鈔鈔以紙糊猪胞
不漏

鍾乳桂林接宜融山洞穴中出遠勝連州所產者
凡石脉湧聚為乳床融結下垂其端輕薄中空如
鵝管水乳且滴且凝以竹管仰承折取此最精者



又煉治家文以鵝管之端輕明如雲母瓜甲紋如蟬
翼者為勝廣東以鵝管石遺人率麤黃蜀中所出
益枯澁其鵝管室塞及鹿巖礪近床處通謂之孽
銅邕州右江峒所出掘地數尺即有礦

綠銅之苗也生石中質如石者淘其英華供繪畫
次飾棟宇泥綠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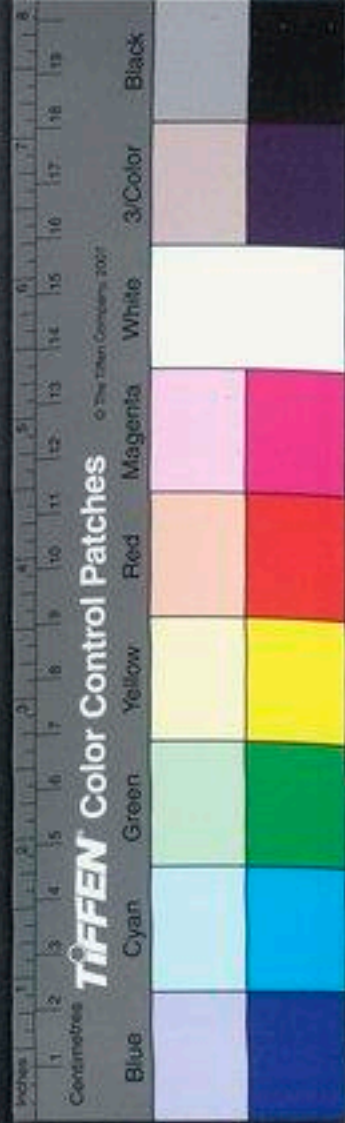
滑石挂林萬邑及徯洞中皆有初出如爛泥見風
則堅土人灰壁未乾時以滑石末拂之如玉

鈹粉以黑鈹着槽甕菴化之乾道初始官造粉歲
得錢二萬緡

無名異小黑石子價極賤

石梅石樹生海中未詳可入藥

志香沉香出海外黎洞香木既枯其節即父墊土中
數百年不腐益精堅滋液下垂結而為香面多在
下如山峰怪石怪獸龜蛇次如蜃粟角附子芝菌
茅竹葉者皆佳至輕薄如紙者入水亦沉盡冠諸
蕃所出尤以萬安為最勝在島正東鍾朝陽之氣
也海南香氣皆清淑燒之氣翳弥室爨之四面悉
香至煤炆氣不焦價與白金等中州但用廣州舶
上占城貢臘登流眉等香腥烈味短帶木香尾煙



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者落來欽
州者為欽香光酷烈惟可入藥

蓬萊香沉之結未成者去其帶木處亦能沉

鷓鴣班香亦出海南沉水蓬萊及絕好箋香中搓
牙輕鬆者木性未盡以色似各

箋香出海南者如蠟毛栗蓬蕙葉狀修治去木留
香香之精鍾於刺端芳氣與他如箋香負別香水
葉如冬青而圓皮似楮皮而厚花黃類菜花子青
黃類羊矢海南人以斧斫坎使膏液凝而徐於斧
痕中採以為香如箋香之類多出人為又有重漏

生結等皆下色

光香與箋香同品出海北及交趾

蟹殼香出高化州

泥香出交趾以諸香草蜜調

香珠以泥香捏成

思勞香出日南如乳香歷青交人以合香

排香出日南如白茅香亦以合香香草無及之者

檳榔荳生檳榔木上單莖極臭以合泥香

攬香檳榔木脂清烈

零陵香宜融等州有之以編席薦坐褥性暖宜人



零陵今永州無此香古零陵也

遠

志酒八桂有瑞露石湖用其法釀於成都名萬里春
今法具存

志器所志皆蠻人軍器也又牛角硯雞毛筆羽扇竹

金

志禽孔雀山鳳凰鸚鵡有紅白又烏鳳秦吉了錦雞
翡翠又靈鵲為人突巢穴能禹步作法以去之翻
毛雞長鳴雞皆雞之異者

志獸象出交趾象山一軀之力皆在鼻二廣亦有野
象盜酒害稼目細畏火欽州人以機捕之皮可為

甲或條截為杖甚堅馬自杞國以錦一疋博大理

三馬金錫一兩博二馬行十三程至四城州又六

程至邕州又有羅殿國及謝蕃羅孔諸部落馬尤

壯行二十二程至四城州與自杞等馬會皆以十

月未經略司歲市千五百疋允駿者博金數十兩

官價有定數不能致大理去邕州橫山寨纔四十

餘程自杞人爭利不敢度自杞而東別有一路自

善聞府經時磨道未甚捷時磨人亦貪悍不得達

○土產出德慶之沱水者名果下馬高不踰三尺
而駿健能辛苦以歲七月十日會江上交易湖



南邵陽營道寺處亦出一種 烏

志虫魚珠有地在合浦海中孤島下名斷望池去岸
數十里望島如一拳池深可十丈四周如城郭蚌
細零溢生城郭外者乃可採歲有豐耗多得謂之
珠熟蟹人沒水採蚌每以長繩繫竹籃携之以沒
或遇惡魚海怪則死

碑磔大蚌之屬殼可為荷葉盃

瑇瑁背甲十三片無足而有四鬣皆花紋飼以小
鮮甲子庚申輒不食俗謂之瑇瑁齋

蚺蛇大如柱逐麋鹿田中南人挿花呼妖音火也或

呼紅娘子以誘之以花置蛇首蛇儂不動則殺之

鸚鵡螺青螺亦可琢為酒盃

貝子大者如拳紫班小者指面大白如玉世既不
尚人亦稀採

石蟹石蝦云海沫所化

嘉魚出梧州火山山下丙穴如小鮪魚多脂煎不假
油蜀中丙穴亦出肥美相似

鰕魚竹魚皆出灘水南方所珍

志花上元紅元夕開

泡花採以蒸香法以佳沉香

著淨器中鋪半



開花與香層層相間密封之日一湯不待花焉花
過香成番禹人吳興作心字香瓊香用素馨末利
法亦然大抵泡取其氣末嘗炊掀江浙作木犀降
真香蒸湯上非法也

末利以米漿日漑之則花可耐一夏六月六日以
治魚腥水一漑益佳

石榴既實復花併花實折釘盤

曼陀羅花漫生原野大葉白花實如茄編生小刺
盜採花末之置人飲食中即昏醉土人又以為小
兒去積藥昭州公庫取一枝挂庫中飲者易醉

志果荔枝不及閩中所產妍紅渥丹畫工百端極寫
不能殆世間紅色第一

龍眼極大如當二錢

龍荔枝身葉似荔枝肉味如龍眼故兼二名
人面子核如人面

椰子葉類棕櫚子上其間如五升器皮中殼可為
器殼中穰如牛乳穰中酒新極清芳久則濁

鸚歌舌即紅藍草葉之珍者

八角茴香惟以薦酒

餘甘子風味過橄欖雖腐爛猶堅脆



波羅蜜大如冬瓜削其膚食之極甘子練悉如冬瓜生木上秋熟

柚子大如瓜打碑者捲皮蘸墨代氈刷

地盤生土中似甘露子而不尖以薦酒

志草木桂南方奇木上藥出賓宜州花如海棠淡而

葩小實如小橡子取花未放者乾之五年可剝以

桂枝肉桂桂心爲三等桂枝質薄而味輕肉桂質

厚而味重桂心則剝厚桂以利竹捲曲取貼木多

液如如經帶味尤烈凡木葉心背一縱理獨桂有

兩紋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人喜咀嚼桂之

所草木不蕃

榕易高大葉如槐蔭樹可數畝根生半身附幹而

下龍龍抱持以入土故有倒生根之說禽鳥銜其

子寄生他木根鬚必木自垂下得土氣則過所寄

砂木杉類尤高大葉尖成叢穗小與杉異偃峒劈

板博易舟下廣東

脩仁茶脩仁靜江府縣名製片二寸許上有供神

仙三字者上也火片麤淡

檳榔生黎洞上春取爲軟檳榔夏秋採乾爲米檳

榔小而尖爲鷄心檳榔匾者爲大腹子悉能下氣



鹽漬爲鹽檳榔瓊管取其征居歲計之半廣州亦
數萬緡自閩至廣以蜆灰蔓葉嚼之先吐赤水如
血而後嚥其檳榔廣州加丁香桂花三賴子爲香
藥檳榔
檳榔虛心剉以承漏外堅可爲營箭
烏欖木宜拖第一出欽州
吉貝如小桑花似芙蓉葺爲席
澁竹可磨以爲甲
人面竹可爲拄杖
斑竹有疊疊本出全州之清湘桂林亦有之

都管草 辟蜈蚣蛇

胡草 辟蚊蠅

志雜雲獨桂林有之自桂林而南至海北人不識雲
或言數十年前嘗雪歲乃大災蓋地氣常燠植物
柔脆忽得雪悉僵死

風桂林獨多去海餘千里非颶也湘灘三水皆出
灵川之海陽行百里分南北而下北曰湘下二千
里至長沙水始緩南曰灘過三百六十灘又千二
百里至番禺入海桂林獨當湘灘之脊在長沙番
禺千丈之上雲物之表高而多風理固然也



秦城始皇發戍五嶺之地

靈渠在桂州興安縣湘水北下湖南又融江犍犍下流也南下廣西二水遠不相謀史祿於沙磧中壘石作鐮背派湘之流而注之澗激行六十里置斗門三十六舟入一斗則復閘一斗使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甌而下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朝宗渠浚之則有人登科

銅柱馬伏波立交趾國中入過柱下輒培石遂成丘陵馬摠爲安南都護夷僚爲建二銅柱。又唐何夔光定南詔復立伏波銅柱則在大理

瘴乃炎方之地脉疏而氣洩人爲常燠所曠庸理脉絡暉舒不密又數十里無木陰井泉逆旅醫藥其病又不必皆瘴之爲也石湖正夏堂記極論之

僧道無度牒而有妻子者皆是

月禾無月不種

土丁制如禁軍

保丁隸保正平儂賊後所結今困私役

寨丁溪溪洞所結

洞丁溪洞之民也



鼻飲但可飲水

捲伴嫁娶不由禮竊誘之名

挑生妖術以魚肉害人在曾南則服升麻吐之在腹服鬱金丹之李壽翁侍郎為雷州推官鞠獄得此方

蠱毒人家無纖埃者是

志毒之目五曰蠶麻州洞曰徭曰亦虫曰黎曰蠻

羅摩州洞有黃儂韋周四姓黃儂隸邕州韋周隸宜州國朝平儂智高折其種落為州縣小者為洞凡五十餘所即其酋長為首領藉其于壯號田子

甲者為洞丁而總其提率左江四寨二提率右江四寨一提率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橫山寨官則民官也此年諸洞不供財賦無糧以養提率之兵寨官亦與洞官為伍而邕之邊備弛矣宜州之安化州最悍為建炎有凌羅二將率洞兵勤王敗曹成廣西晏然南丹州尤羈縻之甚其酋莫延蕓乾淳間擾邊公効邊將交通者常恭實之法南丹稍謏言

徭本盤瓠之後綿亘巴蜀湖廣間數千里名為徭實不供征役數數侵軼州縣資知則已趨入巢穴



官軍徒勞費公於屬桂林者采麗官軍專用邊民
得七千餘人分五十團次諭近徭亦團結乃許通
博易次復以近徭頭首深入諭之天子誕節首領
得赴宴遂各以誓狀來

蠻自羈縻州洞之外皆蠻也其區連巨湖廣接于
西戎種類不可勝計溪洞外依山林而居荒忽無
常者爲僚無酋長版籍無年甲姓名惟有事力者
曰郎火餘但稱火此不在蠻類蠻則前世嘗建黔
南帥府於融州以統之融在徭洞之南蕃蠻之東
蕃蠻與祥牂地接人皆椎髻跣足而我州以西又

繫白紙於推髻云尚與諸葛武侯制服又有漢蠻

能華言自云本諸葛武侯戍兵蓋唐史西屠夷馬

留之類也其南連邕州南江之外者皆成聚落羅

殿自祀以國名羅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此

諸蠻之外又有大蠻落西曰大理東曰交趾大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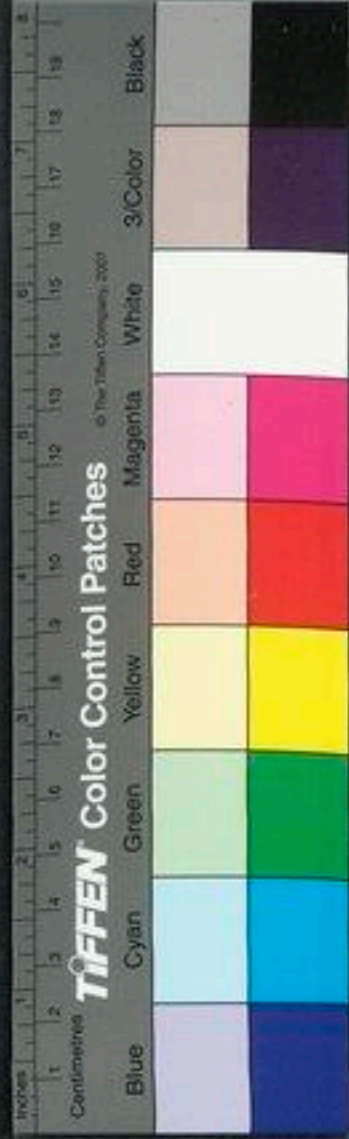
即南詔也亦曰雲南人皆有禮儀地極西南尤

近蜀交趾古交州麻代爲郡縣國朝遂在化外熙

寧八年入寇詔趙尚益連討降之乾道九年進象

賀登極朝廷賜名安南國自交趾渡一水即占城

漢林邑也其南浦有馬援銅柱山東西皆大海



占城隔一水爲真臘又一水曰登樓骨此數國之
西有大海名細蘭爲交趾大理吐蕃之西境南接
大洋海海口有細蘭國其西有五天竺極南有故
臨國又西則東大食海海西則大食國又西則西
大食海蕃商不通南大洋海中諸國以三佛齊爲
大諸蕃實貨之都曾三佛齊之東則闍婆國稍東
北則新羅國高麗國諸蕃之去中國惟占城最近
大食最遠至大食必舟行一年九諸國皆由蠻而
通及者也

黎則海南四郡陽上蠻由雷州徐聞渡半日而至

隲之中爲黎母山山極高常在霧靄中雖黎人鮮
識之四郡各占隲之一陲其中黎地不可入亦無
路通朱崖在南陲復桴海乃至所謂再涉鯨波也
最外耕作省地供賦役者名熟黎內生黎黎之
業外人不得跡黎母之巔則雖生黎亦不能至相
傳其上有入壽考逸樂不與世接虎豹守險無路
可攀但覓水泉甘美絕異爾

蠻乃海上水居之蠻其種有三漁蠻取魚蠔延取
蠔木蠻伐山皆坐死短蓬間生食海物其生如浮
而各以疆界役於官



吳船錄

出蜀時筆也當淳熙丁酉歲錄江行所見今併考江
流併合處抄下方江源自西戎來由岷山澗壑出
世云江出岷山自中國所見言之耳岷在今永康
軍岷山之最近者曰青城山其尤大者曰大面山
大面山之後皆西戎山西域之雪山三峰銀爛玉
琢闌出大面後凡皆江源之所自來也秦太守李
冰於今永康之離堆鑿崖中斷分岷江一派入永
康以至彭蜀支流自郫縣以至成都二水合於成
都之東鄭有合江亭西取万里橋公自東鄭菓卡

五里至板橋灘此自蜀不峽難之始也過犀浦過

郫縣凡百十里至永康之離堆四十五里至青城

山有縣七十五里至蜀州有西湖三十里至江原

縣四十里至新津縣成都万里橋下之江與岷江正

派合於此自此順流半日至眉州城下玻璃江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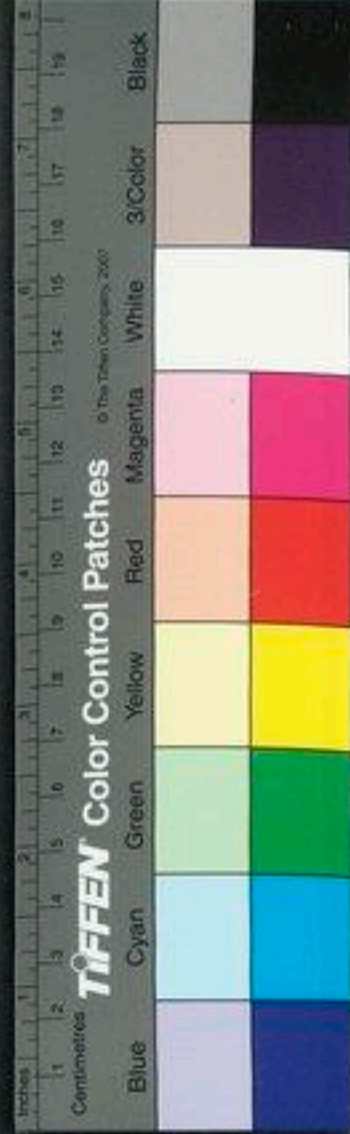
眉至嘉百二十里半途有中巖西州林泉最佳處

嘉州凌雲舊名青衣山靈叢氏之神也凌雲寺有

天寧閣即大佛像所在高三百六十尺頂圍十丈

自廣二丈爲樓十三層觀之嘉爲衆水之會道江

沫水与岷江皆合其下沫水自雋州印部合大渡



江穿 兼千山由雅州來渡雅州江為大峨山佛
書謂普賢示現處去平地百里盛夏擁重衆大峨
峰頂天下絕觀危門峽又勝絕山間自嘉州百六
十里至犍為縣又二百四十里至叙州古戎州也
有馬胡江自夷中出合大江又十五里有南廣江
亦來合大江自叙州二百八十里至瀘州有內江
又自資簡州來合大江瀘叙江北岸皆夷界自瀘
州百二十里至合江縣對江安樂山出天符木葉
紋有符篆自合江二百二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
路大抵自西川至東川風土已不同至峽益陋恭

州乃在一大磐石上水毒生瘰自此至秭歸皆然
恭有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來合大江自恭二
百一十里至涪州黔江又自黔州來合大江皆石
底清如玻璃自成都至此始見清江涪雖不與蜀
部雜舊亦夷俗號四人謂華人巴人廬君與槃瓠
種也自眉嘉至涪皆產荔枝涪有妃子園江自涪
之群猪灘水始險二百餘里至忠州忠州百八十
里至万州比涪恭尤蕭條泝江入蜀者率至万州
捨舟陸行不兩旬可至成都舟行須十旬万州有
西白山半有湖湖上有煙霏閣自万州六十里至



水自開達州來合大江又八十里至雲安
軍百四十里至夔州魚復八陣圖在焉水至夔州
尤毒飲輒生瘕自夔十五里至瞿唐口過灩澦入
峽舊圖云灩澦大如樸瞿唐不可觸灩澦大如馬
瞿唐不可下而尤以如撒髮爲惡蓋必水漲沒之
方可拂過其上也峽中兩岸高巖峻壁空峻巖皴
皴然而黑石灘最險兩山東江驟起遂高中渾名
茶槽脊則乃不可行漲盡淹草木名青草脊則
可行或未能盡淹名草根脊法亦不可涉十五里
至大溪口水稍闊夔峽之險紆矣七十里至山

縣巫峽與夔異夔峽須水漲巫峽惟水退乃可自

縣行半里即入峽峽間陡峭頭僅有天數尺兩

壁皆竒峰如是者百餘里十二峰皆在此岸神女

廟在峽之三十五里石刻稱雲華夫人助禹驅鬼

神斬石疏波有功今封妙用真人廟有神鴉送迎

容舟出峽二十里至東奔灘大渦掀舞二十里過

歸州之巴東縣萊公祠與橋在焉九十里至歸州

未至州數里有吒灘尤險於東奔連接城下大灘

名人難甕很石橫卧據江十七八歸爲夔路荒涼

是熊纏啓山林於此蜀宋昭君皆生此地舊



湖北近屬夔而財賦仍歸湖北一州二屬疲於
奔命歸州五里至白狗峽岸皆大石峽山峭崿三
十里至新灘漢晉山再崩塞江故尤險八十里至
黃牛峽接扇子峽蛟螭塔在南壁半山過此則峽
灘盡矣三十里至平善埧出峽舟相賀處三十里
至峽州古夷陵三國時吳蜀界也自漢嘉以來東
西三千里南北綿亘入番夷界不知幾十萬峯出
夷陵西望杳然無復一點自峽州四百七十里至
江陵有沙市渚宮章華臺危山息壤七十里至公
安縣有二聖寺金剛神也百二十五里至石首縣

百七十里至魯家洲自此下岳陽則洞庭出大江
颶波浪連天客舟多避之由魯家洲入沌行百里
荒復出大江至鄂州泊鸚鵡洲松江數萬家州廣
荆襄淮浙貿遷之地名南市南樓在黃鶴山上甲
於湖外稍東為漢口漢水自此岸出合大江百八
十里至三江口三江之名夙水參會處皆稱之過
黃州赤壁四十里至巴河自北岸入大江如漢口
自黃州四百七十五里至江州登庾樓遊廬山復
至江州東下過湖口蓋彭蠡湖入大江處九十里
石夾經澎浪磯九八十里至敷黃洲又經皖



口牛磯鴈汭凡三有里至長風沙上。口百里至池州。池口十里至池州。又經清溪口長風沙凡五百七十餘里至太平州。登凌歊臺宋武帝作也。至建康登伏龜樓基一城地勢最高處相傳曹彬取李煜自此入又百八十里至京口爲浙矣。謹按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却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千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出自夷中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

又自黔州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州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于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兩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于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間之半其名稱



之大而可考者九十有三故曰江沔長出如雍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公喜佛老善文章踪跡徧天下審知四方風俗所至登覽嘯詠爲世歆慕往往似東坡東坡當世道紛更屢爭天下大事其文旣開闢且暢而又放浪嶺海四方人士爲之扼腕故身益困而名益彰公適值壽皇清明之朝言無不合凡所奏對其文皆簡樸無華而又致位兩府福祿過之流風遺韻亦易消歇耳若公之言治主貴

實而將久其帥蜀帥廣皆能寬民力練軍實出使萬里外如言治堂上時討論申明纖悉具構可謂刻志當世者矣然公亦嘗帥沿海討論申明無異在蜀廣而沿海吾居也攷之事實率不可行今無聞焉或者蜀廣去天萬里其誠有如公所言者而沿海於行都爲切近無事之地公銳意事功不能不姑爲是條畫而已耶嗚呼自昔士大夫建明多爛然於高文大冊之間而至今小民疾苦終蹙然於窮簷敗壁之下豈非人有則政舉而有國有家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文集卷之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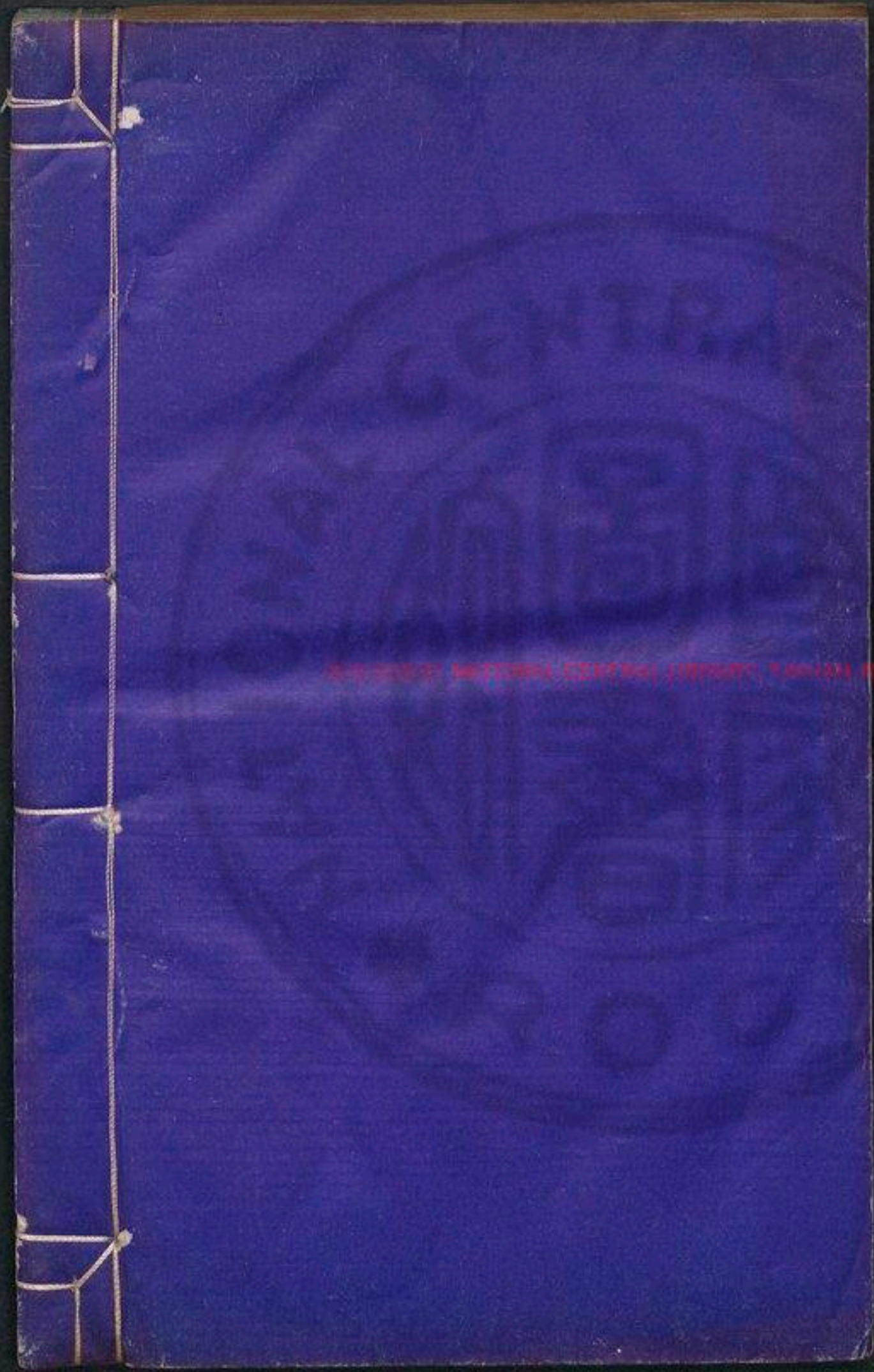
務哉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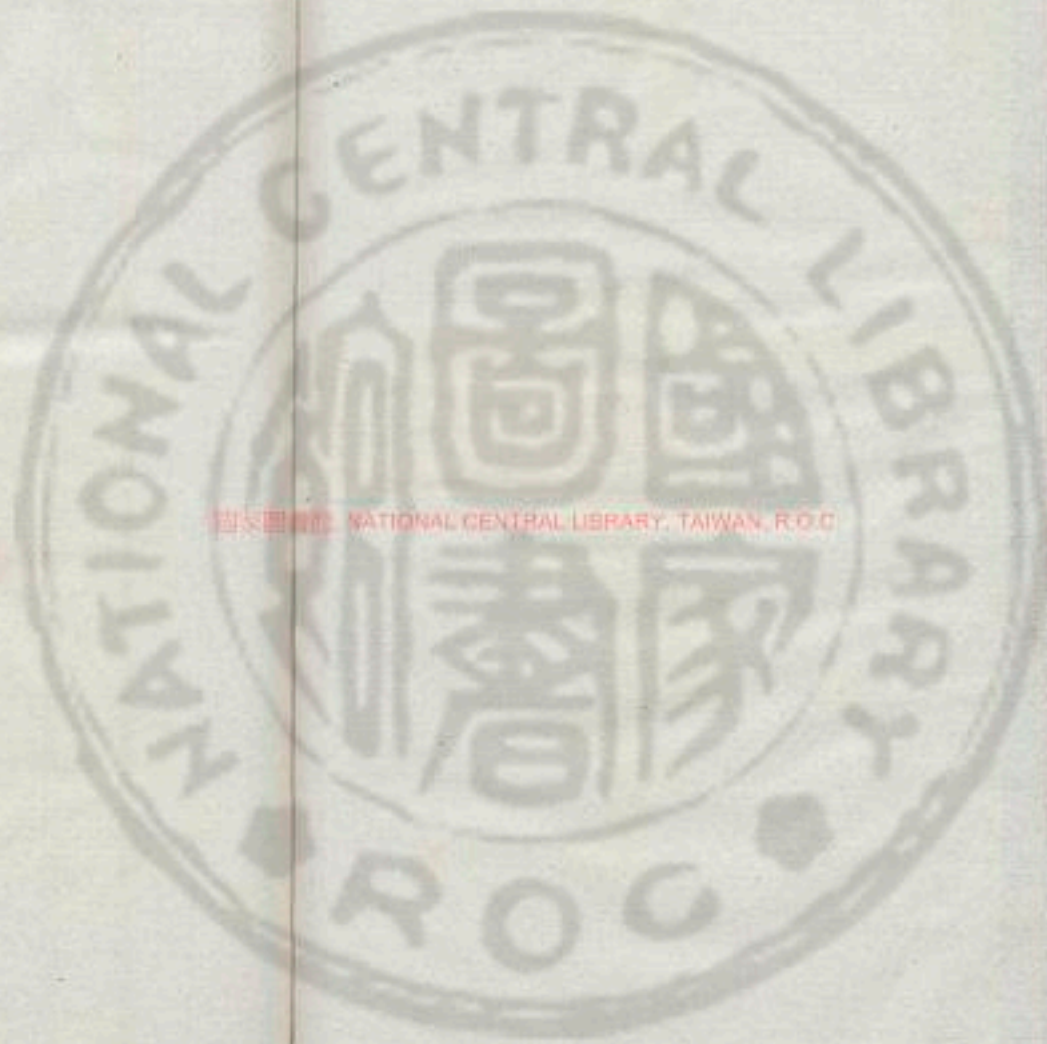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3494987 v.52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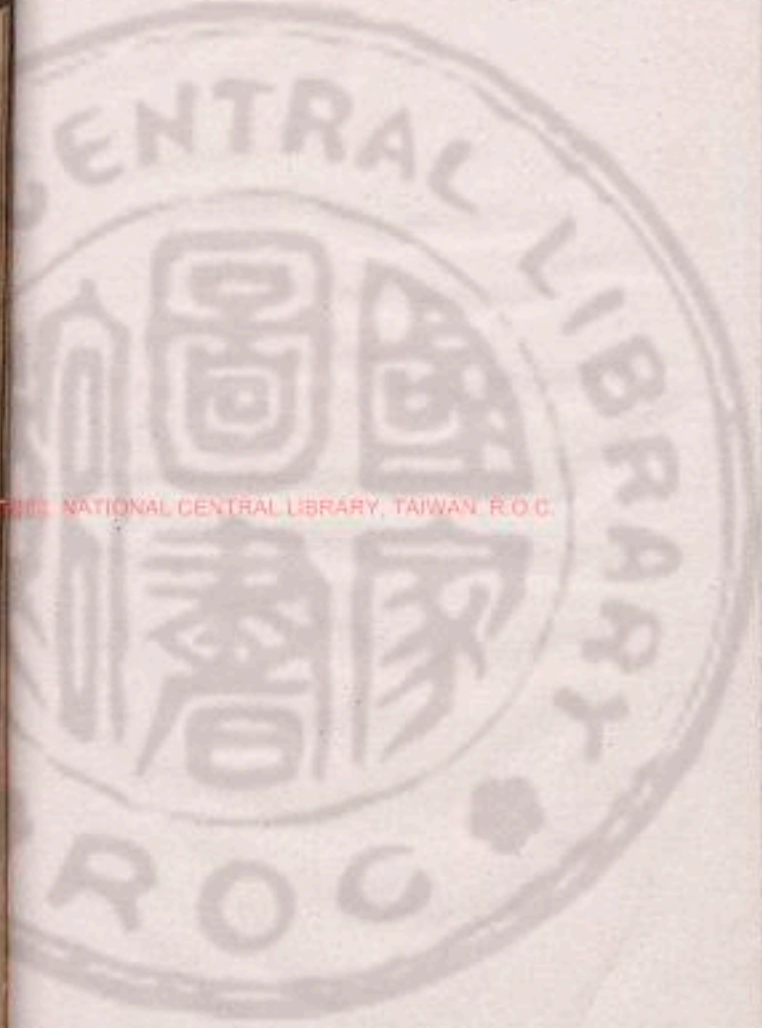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八
讀文集

葉水心文

奏議

淳熙上殿劄子大略云恢復一大事而言者皆曰虜
難攻當乘機不可動當待時夫機自我乘彼之
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虜之難攻者豈
可動者豈真不可正以我自有一難我
可蓋其難有四國是一也議論一也
度曰其不可有五兵以多而
地法
以多



而遂云於之不信官而信

人

不用

賢能而用資格凡五也若置而不論
我之難者真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
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
改則

應詔條奏六事謂六事士善皆治國之意
國勢也士也民也兵也財也紀綱法度也
上殿當 孝宗臨御二十六年應詔當
禪初年 光宗

又上執政薦士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劄子此晦翁為林栗所劾而水

心辨之者按栗時為法從水心非言官文所學與
晦翁不相下非平昔相黨友者一旦不忍其誣出
位抗言廷斥不少恕此當與汲長孺面貴公
張湯者同科嗚呼壯哉然晦翁初不以此重輕而
水心則由此與之重矣

淮西論鐵錢五事甚悉

嘉泰上殿三劄一言人材當和平一論湖南毋小歎
不自給漕司宜擇利源為水旱急難百
地三論泉南南外宗子請受集元
副一三本州代宣信建昌邵
五千



六百餘兩四郡應副本州緡緡不可入錢宣
與建昌邵武不還緡

開禧上毀劄大略謂恢復危事先定其論而後修實
政行實德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
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長可蠲除

東南歲賦
八千萬緡

安集兩淮申省狀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

屯田畫一申請狀真州於瓜步滁州於建山和州於
揚林石跋三處並量築寨塢此外深入第二層差

續陳儘塢利害狀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九十數往
返取其俘馘以報江南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
遁矣謂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不以江南守江
見團結山水為寨者四十七處○謹按水心淳熙
上殿以復讎為第一大事至開禧用兵又指以為
至險至危事宜識事機者然猶為韓侂胄用金陵
之行一語不踐夫兵固非為士者所宜輕言非言
之難而為之難也

大學講義前後接續皆講禮器公蓋欲以禮為治者
此講率明白而釋回增美質活尤粹若曰



私欲頗僻所謂回也禮與之尸旋而向其作止侍
之陰自消弭如冰之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
也禮之所加猶玉之山龍其文猶素之藻績其章
也豈不煥乎其愈明哉所謂增美質也辭雖不免
於文而理則善矣至講下文如竹箭之有筠也如
松柏之有心也則謂禮之於人可學而至非如竹
箭松柏之本有而無待乎人愚意此公自有所見
而經意未必然也松竹之有筠有心正以比君子
之有禮豈顧二之而反謂其非如也哉然公之所
以運連其講者實歸宿於末章欲稱財而爲禮不
雜於欲之流放以禮從天下而帝王之統緒接
也嗚呼後世之取財於民視古百十倍而用益不
足民窮到骨腠削愈甚此禮之不立而財愈多愈
乏使然也公尚禮學而尤精究財賦本末欲起而
救之至切也講義其微意所在乎第恐講道天子
之學猶有本領在而此又其節焉爾

表啓

文乎意順水心大手筆也四六語如此近世雕鏤自
以爲工者何如也卷六卷七皆古詩如超然北齋
虎丘皆水心爲浙西憲司幹官詩卷也



記

浩陽新修學記歷叙江漢古今材質文有節奏可觀
煙露樓記公守蘄時所作寫景狀物佳

溫公祠堂記公生光州因以爲名王聞詩守光改祠
之而水心爲記謂公猶常人尔充實積久爲宋元
臣此最善言公者

樂清三賢祠王龜齡與錢堯卿賈如規也

醉樂亭記永嘉俗尚西山之游吏因邏酒推利數倍
宣城孫公爲郡始縱民自飲作新亭以休邀者名
醉樂記未及古今政教尤佳

石洞書院記東陽郭欽止得石洞作室儲書禮名士
以教鄉里之秀者

千佛閣記因人情施舍而及治道之中

白石經藏記記少年游歷可觀末以其成先志而記
之亦得體

龜山祠堂記楊氏子孫賣宅太守余喜贖贖還之文
修補其漏關因以祠龜山記文優緩而理趣高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知縣汪季良以所沒造僞會
曰及廢寺田求提舉孟植上之朝求就賜縣用未
利補青冊錢許之記文載敗湖方名錢之獲甚功



敬身後記

曰學者先以敬為非當先仁禮蓋水

之學然也遇按乾溥問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
彬彬輩出而說各不同晦翁本大學致知格物以極
於治國平天下工夫細密而象山斥其支離直謂即
心是道陳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欲前承後續力拄
乾坤成事業而不問純駁至陳傅良則又精史學欲
專修漢唐制度吏治之功其餘亦各紛紛而大要不
出此四者不歸朱則歸陸不陸則又二陳之歸雖精
粗高下難一律齊而皆能自白其說皆足以使人易
知獨求心混然於四者之間總言統緒病學者之言

心而不及性則似不滿於陸又以功利之說為卑
則似不滿於二陳至於朱則忘言焉水心豈欲集
諸儒之大成者乎然未嘗明言統緒果為何物令
人曉然易知如諸儒者嘗略窺其所指為統緒者
似以禮為主故其言曰學必始於後禮禮復而敬
立矣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若然則又似專言推行
於文物制度之禮以防民之非者也非吾夫子所
指根本於吾內心之禮使克去己私而復之者也
禮不先於克己禮將何自而復學不先於敬己私
又何自而

未知所以復禮又何以使民俗



之復禮而

統緒又將何所從始耶且功利

之學不必問也義理之學不容不辯也公於義理獨不滿於陸而不及朱似於朱無忤者然朱之學正主程而程之學專主敬乃反以程子之言敬為非又何耶且敬也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相傳之說非程子自為之說也蘇子瞻千古竒材獨以輕薄讎程子終身思所以破其敬之說尚然其身不能而水心欲破之宜真說之不能自白也上蔡祠堂記謝顯道獨一子克念者落台州尋亦死克念有子偕偕三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黃齋為

郡訪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錢米置田宅祠
顯道於學

瑞安修學記若但豎數十屋而宮群數十士而飯而
曰教養盡是矣何易也愚謂此痛快語

北村記為尚書吳興沈公作也文有雅韻讀之如閱
山水畫一竒也王文正祠堂記文有餘韻亦一竒
也

筆嶺書房記為蔡任作亦佳

風零堂李伯公在之豫章之困而水心為記風零今
為聖明一善形容者往往極於高明水心



謂舞雩魯之禘事點不敢必放用其服閭里耳說
極平實而文采燁然可讀也

温州修學記以周恭叔鄭景望薛士龍陳君舉四人
為永嘉相承之儒宗

紹興諸暨二莊一備修海堤一備鹿鳴舉送嘉定七
年太守趙彥倓所建記末尤拳拳於鑑湖之未復
郭氏種德庵記為嘉鄉兄弟第作也其略曰家非德不
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司其
長久所以不能者人毀之也謙者種之盈者毀讓者
種之爭者毀廉者種之貪者毀退者種之進者毀
種不求獲不敢毀不敢成聖人之德也

温州社稷記以社稷神明之正與世俗滄詛對形文

極華贍

季子廟記戒晉陵之俗多訟文字好

南安三先生祠堂記謂周子二程當著令通禮

台州三先生祠堂記提刑羅適侍郎陳公輔啓事陳
良翰也

宜興修學記謂荆溪禹貢中江愚按禹貢明指岷山
江為中江公何忽有此言也

寶婺觀却八詠樓也唐為觀太守洪邁請令名



連州開拓伽以記嘉泰二年崖墜壘水李華疏之小
石絆連大石鏡落上以火攻下以堰取餘隱石平
流中創巨壘繫貫木百鈞擣之糜碎
湖州勝賞樓自柳惲江南曲始

序

石庵恭瑞藏書教族人於墓側者
陰陽精我序朱伯起師鄭景望與景元友嗜地理學
著書二十篇公謂蘇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朱公
元晦所蔡李通預卜藏穴好奇者固通人大儒常
患也余特載其師友源流

紀年備遺平陽采繡作也繡字文昭師陳君舉

徐致中論書法如匠造屋木之分寸必應繩墨故分
爲點畫合而爲字無妄施者

巽熾集序略曰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
勢縱放凌厲馳騁爲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
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澄嶽靜也公未嘗藻
蔽琢鏤以媚俗爲意曾點之瑟去希化人之酒欲
清又非以声色臭味自怡悅也愚謂水心此言亦
寫曾中之所自得者歟巽熾蜀人李壽也著通鑑
長編二子壁壘詩名世



周會卿詩序一幹之蘭芳香出林甚紛然桃李能眼

新哉

松廬集序杜甫送揚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官日子
始末只一意今翁常之微頗似之

歸愚翁文集序爲鄭伯英作即景望弟景元者也景
元及第、四人既任秀州判官終其身二十餘年
不復仕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故也
孔翠鸞鳳矜其華采顧影自耀爲世珍惜是固然
也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靈靈自聖豈
區區然露小技術細巧而足哉

翁靈舒詩集序云起魏晉歷齊梁士之通塞無不以
詩而唐尤甚彼區區一一生窮其術而不悔者固將
以求達也如必待達而後工工而無益於用捨之
數則奚賴焉君頭髮大半白夢縣田一項鳴聒
他姓城隅之館水石粗足而不能居也愚觀靈舒
四靈之一也水心所以斥罵者如此而世以晚唐
詩名者尚遙拜之爲宗師可嘆也已

南仲後序譏其末異而無成

文叔周禮序略曰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大壞矣
蘇詩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孔子未嘗言周官蓋



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
奇方大藥非黃
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弃咀
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

法明寺教藏記爲僧師祖作也終之曰夫浮屠以身
爲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爲贅疣而傳於文
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昶亦不能言也

宗紀序謂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有胡僧教蓋棄
舊書不用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
言皆自以爲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爲過於佛也

呂子陽老子說序謂每嘆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魁

俊偉特者乃或去爲佛老莊列之說恠神靈霍相
與眩亂其至山樓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
愚按此兩序識到理明尤水心文之絕特者可以
成誦故表出之

胡尚書序尚書名沂餘姚人富貴有節無侵尋之求
嘗喻國體猶半存之身

題跋

畫婆須密女載程正叔在夷少游詞語藝天事河
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

石月硯屏中樹影



戴肖望病語王大受曰無苦久各心動耳留書

良軟膩把酒談笑肖望欣然忘還題出廣詩後

此彥庶輕鄙舉子學出經入中於眾人思慮不到處

下議論空寫卷子上兄莫遇精識

題劉潛夫南嶽詩建大將旗鼓井子孰當何必四靈

哉

題周簡之文云外學乃致窮之道

題義役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

驅士民同苦至預贖錢給費名曰義役然則有司

失義甚矣

祭文

澗底之松山上之苗言崇高者易蕪也蔡韓子師尚書

髻髮祭王才叔

墓誌銘

徐誼待制提舉浙西言水不可疏謂舊田溝澮當濬

圍田下脚無輒開已開未填當揜合行是三說農

不病矣似於今不合責趙丞相為忠則忠為姦

則姦非言也然薦蔡必勝終定策

宗必勝武舉第一人不見曾相光宗疾與趙丞相

定議用薛存曹白太皇立。檢考時地音論并



郭景愈循條

良墓誌以水心爲之宜有不可觀如昌黎誌子厚然而寂寞反尋常者不及可嘆也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略著作諱夙字賓之甫人試館職言薦舉之弊此執政大臣爲惠而不爲政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親今將告執政大臣曰子爲子厚乎子爲執中乎則艱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爲子厚執中所不爲者矣上封事論覲大淵尤切知衢州郡人祠之徙温州禱雨全家淡食八十餘日以疾還甫卒

鄉人救荒憊甫之剩米斛於朝盡蠲之弟正字諱朔字復之紹興庚辰省試第一調温州戶曹計口受祿以其餘救飢疫餉棄兒召對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言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知福清縣聽訟使兩詞自詣市愈挂錢於門然嘗諫止雍公所主取復議雖晦翁辨之不從將自有所見歟嘗行秦溪有道殫者又駐棺瘞乃去過劍津皇覆舟呼解鄭夫人鬻金救二公皆樂朋友死自家無留費著字詠正正字子起晦也世皆登科弥王至侍郎



法從號後村以文顯愚觀水心誌陳君舉慕制家
世然今二劉官不為顯文無行於世者而所載言
行燁然耀人蓋所誌諸公其人皆無此及者故節
錄特備

寶謨劉公顯字公實衛人特立有治行以壽終

曾侍郎漸建昌南城人辨其非侂冑黨正以其為侂
冑黨諱之故耳如曰侂冑死素抑者多用通彥逾
亦在中公羊之不容可繫見也類茂穎秀其子云
薛待制彌政和進士宣靖間閩其難南渡後守閩
楚平賊百七十部然李岳飛參謀而為秦檜用亦

嘉人

黃尚畫度字文叔越人注詩書周禮著史編年考天
文地理井田兵法病養兵欲屯田陰復府衛具挺
死請合興利合東西川論韓侂冑御筆事制置江
淮降鹽城賊嘗言紹興至今三罷兵所增之賦皆
當斥以還民

陳謙永嘉人為京西運判時襄陽帥李奕後帥皇甫

斌皆密受侂冑意擾虜起事公謂復讎大義乃倚

公盜剽奪之豈得以敗亡為戲乎遂以公總領湖
廣斌師遂大出初敗支河池再敗方城郭倬至宿



李爽至壽皆潰金州秦世輔未及行而潰蓋開禧所謂用兵如此公在襄陽陂北城貯水三百尺既至鄂米悉運赴襄又念安州亦兵衝募守三陟言雖不用亦完二城

祭酒李祥無錫人趙丞相免公爭曰頃壽皇崩兩官隔絕留正棄印亡汝愚不畏旌詒決策社稷臣也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同甫婺州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不報後十年在太學上書至再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刑勢復上書終不報在廷皆怒以爲狂鄉人爲燕會高坐者歸暴死疑有毒入大理獄民呂興何廿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復入大理獄少卿鄭汝諧直之未幾策進士第一未至官病一夕卒道甫名自中平陽人登第仕不顯多奇節同甫稱之水心曰龜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得而傳是以併誌

趙彥楠無錫人禱雨請罷催止合衣稅朝士無不造低曹門公歎曰諸人令枉此足易後直之甚難知



汀州捕葉八子知平江置嘉定縣鑿錦帆涇爲總
領籍軍額之士減錢百萬緡

王楠木叔永嘉人知績溪修陂塘知江陰開渠五百
餘里壞瘟神像不見蘇師且止鄧友龍北伐侂胄
死竄流不絕公謂非朝廷福

一侯渠

蔡行之凝重竟日或不通一語陳音川與辨紙目接
夜若懸江河同甫謝不能乃已雖勿以文顯無浮
巧輕艷之作官至兵部尚書四子籛節策範

趙師韞兵人有吏材十餘年中四知臨安府志申參
載其與侂胄異然愚聞之長老言最佞侂胄者也

施師黜信州人事

孝宗知樞密院六年而退所陳

多寬卹之事嘗言治盜當委牧守但責巡尉何以

禁暴

樞密汪勃徽州人紹興二年登第十三年和親擇不

與趙張同好惡者佐侂執政勃為監察御史其

賢不肖可知也乃云爲檜所口蓋而彰矣然檜

於一時同惡既借官爵啖之以盡其力位逼則斥

去如奴隸勃之見忌亦非公曲筆蓋紀實而是非

自見者也汪綱汪統皆勃曾孫綱始求志於公云

劉彌正劉夙子也力平諸第勤苦緝故未貧不能得



膏火旁爇夜績者光射公牖輒書成就之後皆中
第其在朝丞相陳自強惡其不附已開禧虜入寇
遂用公提淮鹽蓋以陷之危地自兵起鹽商不行
公盡通鹽利就爲運判後爲浙漕虜使自淮至浙
凡送迎之事皆公裁定爲成公爲浙漕也不與
內臣相見官至吏部侍郎子克莊
周淳中瑞安人及第嘗改官爲宰爲帥機輒乞祠至
老死初買廢山鑿平爲宅大竹長松回合蔽鬱繡
嵐紺池煥霍房戶常終歲閉戶花香鳥鳴暢然怡
適不問外事

詹體仁浦江人師晦翁爲學君子也爲浮梁尉不受

盜賞入朝定高宗謚提舉浙西開漕渠浚練湖

置斗門總領湖廣放諸州積欠百餘萬築武昌萬

金堤師靜江閣稅錢萬四千除雜稅朱膠八千或

疑公必有司之藏爲百姓地而財常源源暴暴如泉

湧山聚自趙丞相去士多失公收擢初嘗後

其舅張氏旣復爲詹經營兩家如一日

狀元姚穎官終平江倅年三十四

丘文定之父仁不忍校費幾及產母藏氏旣寡力貧
教子



池州貴池縣葉氏三世二百百人四十餘室不別盤案
而飯百年

監痊王大受饒州人住烏鎮死因葬湖州。內祕腹
脹痛以半碗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立愈

東陽郭氏墓誌載其富盛自立

徐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其父少孤隨母歸呂氏因
以爲姓五十年公不知其徐氏子也父且死以告
公憤泣與二第來行在皆擢進士第復姓徐氏至
朝散大夫知潮州有治行云

載陳傳良妻張令人甚賢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

巫鬼

鮑瀟清卿病是水心誌其循行園林住磐石上數花
鬚嗅松葉世指水心狀清卿爲猴者也

餘姚孫椿字求叔之宏之父也

永嘉林正仲名頤叔爲羅源主簿舊俗死者焚屍
糜其骨衆薰合和凌風飄颺命曰升天以尤細爲
孝正仲雕文禁止治塚壁藏之始變其俗

正聞詩龜齡之子也聞詩之子夔王聞禮亦龜齡之
子仕至運使而聞詩至提刑

徐道暉誌專評詩



邵叔豹墓誌載岱山事

鄭耕老莆人也兵火後更營四明學

錢之望晉陵人少以策杖負虞雍公捷瓜洲旌蘇之役

謁張忠獻既第守楚四年楊三年前後反覆爲

上言大抵以屯田民兵萬弩手山水寨爲進戰退

守之要大奚山盜起知廣州滅之移廬州皆有政

績

省元錢易直樂清人十歲工文稍長知古學雲蒸川

流筆態橫生

劉起晦字建翁正字名朝之子也能繼其父而官亦

止正字子希暨希深

知處州將行簡治郡以愛惜知縣爲本數爲上言民

困具載誌中可觀也

侍郎陳景愚故相康伯之孫信州人奏言欲裕民力

當寬州縣僞學禁嚴獨與晦翁往來不廢

吳興李浹故參政孫不見蘇師且與開禧異議有識

士也

臨海周子及名洎除大學正一見上即盡下事

有王抃起吏胥預密議宰相御史相與依憑上以

洎之言而去之



處州陳葵字叔向魏益之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師道歸益之反陋朱呂之子水心辨以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語司而精然猶委曲其文曰昔孔子稱憤啓悱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牽借而所指亦近於今世之所謂悟者愚謂待其憤而後啓之待其悱而後發之舉一返三使以類推此孔子欲學者自盡其力而不徒師之恃耳非悟也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此修身以至平天下堯舜二代已試之效具在皆實理也非悟也

賈管字子耕魯直之從孫其先自金華徙分寧子耕師晦翁治台州多政績水心載之甚詳然子耕亦嘗宰華亭縣今製錦堂所創也政績亦不少今闕不載而獨言其知廬陽縣當考

劉子怡居鄉救三大荒

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鹿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為死水心載其事於鮑瀟妻劉夫人之誌况瀟夫婦也愚謂此皆全家病風耳

周南仲對策言今所謂道學朋黨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召試館職言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蒼頭盧鬼



干政接踵漿酒藿肉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南仲
從水心苦學之士也子深源乙丑進士

胡崇禮名構餘姚人尚書名沂之子拱之弟衛衍其
二子也誌云先世故書緹囊珍篋重封之屏几遺
字籠玩往復或移日蓋譏之也又云初宋元晦呂
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
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以故越人爲其學
尤衆兩併筮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蓋
譏之尤深也然亦工矣

詹夫人父事北辰求九天女而生詩書若素習教其

子莫子純及第第一人愚甲辰客於越施氏間老
石先生之言曰莫魁既第母嘆曰朵花既開只看
花無澆者矣石故莫之同經友也觀此則母之賢
爲益信

○**徐文淵**名璣與徐照翁卷趙師秀四人共趣唐詩
平陽林善補及第葬其母陳氏鹽亭山爲光孝寺冒
爭踰二年乃克葬水心誌云嗚呼有是哉夫貲不
足以買山而葬於官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
必矜也遁耕織之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
橫王法所必黜也銘曰徂徠躬耕葬百喪使皆如



此訟何當蒙裡而捨孰在亡夫人之歸天為岡愚
按水心此筆氣直語壯愧死當時符移紛又之有
司矣

楊忍以秦擅用嘗參政葬越

鄭景元名伯英景望弟也擢高第以祠祿終水心謂
志士

陳表民名燁戒其子曰薦送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
近也全廢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優校可乎得
喪命也若謹無然其子遵行之必鄉貢不太學三
子增植止善皆登進士第

子孟猷良甫孟寧達甫皆從水心良甫生繼華達甫生

繼勤繼勳繼勇隆祐姪曾孫今居吳

唐氏王棊生母

史漸進翁八行詔之孫父禾再薦漸入學五子登第
彌忠彌恕彌愈彌肇彌志也嵩之兄弟其孫宣繼
其甥

長潭王公誌夔龍侍郎父也

陳少南名鵬飛永嘉人有詩書傳嘗教秦熺以貶死
崇國趙公不息行狀載善政最多汝談汝謚其孫
張李樛狀載光州可移治處名沙高亦多載淮事



水心能力排老莊正矣乃併譏程伊川則異論
也能力主恢復正矣乃反斥張魏公則大言也
能力詆本朝兵財靡弊天下而至於弱正矣乃
欲割兩淮江南荆湘奔諸人以免養兵獨以兩
浙爲守又欲抑三等戶代兵茲又靡弊削弱之
尤者也水心之見稱於世者獨其銘誌序跋筆
力橫肆爾近世自號得水心文法者乃以陰寓
譏罵爲能愚觀水心文雖間譏罵實皆顯白如
曰旁縣田一頃蛙鳴聒他姓此顯斥翁靈舒廢
家業而工絕唐詩直以爲世戒非陰寓也如曰

蛛絲委架詩書虛鷲羽空陵藹愁此明言陳

益謙不讀書而昌儒衣冠不得已爲作詩非陰
寓也如曰丁村未嘗有此其村民不學而崛起
未可知惟數花鬚嗅松葉世傳狀鮑清卿爲猴
精此爲譏諷然他日誌其妻劉氏直舉龐蘊夫
婦棄家學佛至賣漚籬此其偏好自有取輕者
終篇述其治行甚褒瑕瑜不相掩也借曰水心
時一以文爲戲可盡以例其餘耶學之者不于
其橫肆而獨于其戲者耶嗚呼水心之傳世者
僅此而學之者又辱之且閤學者心術故爲之辨



水心外集

序發

大意謂制科許極言天下事而治道本不如是之易
言後進之士耳剽目習運奇於異說之餘求奇於陳
言之外足以欺天下之定勢而何以爲守宜特發其
大意而無至於盡言

君德二篇

謂人君以道服天下非以名位臨天下而世之言君
道者或以令或以權或以法其君之德固削矣而以
智巧從事是未得服天下之道徒恃名位以臨之其
有大度不疑以深結其民臣之心者亦不過留名位
之術惟古之聖人真見其當然而事之以實行之此
則人君實德而服天下之道也愚按前之一說正不
待攻而三者亦有天下者所不得而廢後之言真見
者君果何從而能見其真所謂真者果何指夫亦
開闔馳騁以極文字之變態豈果君德之的論耶

治勢三篇

謂人主當以身爲天下之勢而後世之勢在外歲在
權臣在宦官或匹夫卒其勢無所不在若西晉傾覆特
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話而淫佚而已



祖宗之爲天下其要在使無女寵無宦官無外戚無
權臣無姦臣隨其萌孽尋即除治所以致靖康之變
者五患有其四焉耳非前日所憂之西北二寇蓋天
下之勢在內而不在外也今天下之勢因治久忘戰
而女真自恣天子方御征伐又十餘年天下始習兵
革散戰而天子已厭武紹興之末青鄆毫宋之間豪
傑嬰旗或號三十萬而天下終以不振習安難變乃
其勢然今天下之士惟嗜利梁行者乃或叩閭言邊
而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然則天下之勢固
不可使之盡變也愚按此論平實而意若陰不滿於

陳同甫諸人

國本三篇

國本者 祖宗所以立國之意也我朝大意有二曰
隆禮以御其臣恤刑以愛其民也 真宗仁宗以來
大臣將去爲之遷官加賜 神宗嘗欲汰其臣而不
忍始益宮觀廡菓章子厚嘗欲興劉執事獄而哲
宗不從蔡京又欲殺天下士而 徽宗不聽 紹興
初誤聽宰相誅諫官二人尋下詔謝天下故姦臣不
得借殺士以爲資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爲輕今世之
民自得罪者無幾而坐茶鹽權酷田役稅賦者十



七比三代則爲重然三代肉刑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後世制刑雖三代不能及此二事天下安之久矣不顧而變安危必自此始愚按此深識我朝立國之意者也我朝立國以仁盡去秦漢後不道之事而此二事爲著

民事三篇

謂今授田之制亡而猶歲以具文勸農何也有民必使之闢地今吳越民多而地不足相搏取爲衣食荆楚古繁實孫劉所資以爭天下更唐五代不復振今荒墟無聚落分吳越以實荆楚當今急務也儒者欲復井田既特異不可行而俗吏抑兼井之說則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富人者小民所賴不可豫置疾惡破壞之也隨時立制使無甚富甚貧其庶乎愚按此諳練之說也特未知所以立制者何如而可無甚富甚貧耳或者董仲舒限田之說乎

財計三篇

謂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可也柰何君子不理而談之小人哉自楮幣行而錢隱物



設法以消天下之利莫甚於此官兵吏之冗食者多而不知退考其原如富人用侈而賣田疇鬻寶器以充之不竭盡不止愚按此天下之名言而冗費則不止官兵吏三者而已也所謂泉府必周公法恐又信周禮大過

官法三篇

謂漢宣帝號書實而徒課細碎為失實今治不過若漢宣帝且舉以羣臣百僚為不足用而上自用也謂冗官始魏晉自文武分而昔之侍衛用文者今武士宦官專之自官吏分而昔之所辟曹掾今吏之專之此選舉其狹而官猥多也謂患其冗者抑之以法此當甄別使賢者能者堪之奈何操利天下之權而反以抑也愚按三說皆考訂之言但力辨古人非事簡而力言古人之事為多亦似信周禮太過竊意古人不過教民自為生養若盡如周禮期會恐奔走無虛日民不聊生尔

士學二篇

謂孔孟守三代之說於春秋戰國之世迂濶之名自此始今必得真迂濶者而用之其庶乎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以取士而務養其



其心愚按此乾淳間議論也然不知養其心者當何如耶若近年以來士習實壞於學縣有學則無耻者分其糧公厨終歲無炊煙郡有學則強使者多取市井子之資聚食其中以庇門戶七箸盡歇輒雲散無踪國有學則爭圖分數乞免解免省者千岐萬轍上亦屈法從之甚至受金叩關助權勢去異己者上習之壞反比皆學校之為關之於勝負之場而誘之於利祿之區曰可以養其心有是理否乎果欲養其心必也因今之學而用古之道州縣學盡除職俸太學盡除校分無勝負之爭無利祿之誘而後士得自育其穴而自養之水心雖乾淳之論而其時學法已行不明言其非疑有遺論且天下何嘗無賢士之自養者何世無有學校科舉之較程文如博奕偶勝於士之賢否何預要在謹簡於入仕之後幸而得賢者能者則必用之不幸而得愚不肖者雖自學校科舉中來必終斥之用舍不于學校不于科舉而于其人庶幾士習稍知趨向若夫轉移變化又自在本原之地若曰因今之學以取士而欲養其心愚未之能信

兵權二篇

謂兵必用詐自孫武始武事闔閭嘗入楚暴師反



嘗言越不足畏卒敗檇李武之術無救入國家今士
氣焰興起若將與聖賢並稱而右科武學又使之讀
誦其書是徒以不仁之心相授況今淮以北皆吾之
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尚安用武之術數十年來天下
士好奇言而言兵者尤奇皆中一時之欲而不顧天
下之利害必也實言乎不多殺邦本不搖無暴征橫
斂而將得人則兵可用愚謂言兵若此斯儒者矣視
老泉輩平生師孫子之學霄壤矣

外論四篇

謂中國之待夷狄有義有名有權契丹更六聖百
十年無敗盟而約女真共滅其國在前日為失義女
真吾仇也今日請和尤為無名視其所以來而權之
必有先勝之形變困重難舉而使輕利易為此在朝
廷大政紀綱憲度之際而乃略淮以守江守江以安
閩浙此其夫中原也遠矣其言慷慨激發讀之使人
痛憤愚謂果守江果安閩浙機至事成中原亦非遠
正恐江自為守而人未嘗守江閩浙百需所仰又未
必其能安而人自安於閩浙耳

總義一篇

論聖經之題辭也謂古之治足以為經聖人載之



詔後世至于今而經始明世之君子可即其或示以
思矣

易

謂易非道所以用道聖人以道易天下後世聽其自
易而世始亂文王孔子於是作易易之書備而易之
道始窮曲學小數出入鬼神而無以為用於天下莫
若反其本而求之象爻思按此論未之前聞也以愚
所聞則正以理無定形亦無終窮故以變易之謂道
而謂易非道何耶變易者正道之用而反謂所以用
道何耶事萬變而不齊而理無不在故此首謂之弗
初非先天而開物逆料治亂之變而立之防亦非世
有已亂事有已失出而移風易俗之類以救其弊而
謂聖人以道易天下何耶易者道之形於事之物之
順之則吉逆之則悔吝凶吉者治之事悔吝凶者亂
之事後世不知易也故亂日多耳乃謂聽其自易而
世始亂何耶文王孔子之作易正欲使人人知道如
是則吉如是則悔吝凶博之黃世而道之用無窮也
顧謂易之書備而道始窮何耶易備天人之道微之
而為陰陽變化顯之而為日用常行理本無所不包
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下筮者尚其占而象之



使人心厭然我服然後斷之理舜能事瞽瞍而天下不能爲子箕子能事紂而天下不能爲臣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而天下不能爲國是何耶是未之思是之謂理故春秋者道之極而聖人之終事也愚按世謂春秋爲賞罰之書而賞罰必斷之理此不過兩言而足然人人能言之今其模寫次第多爲曲折則水心之文法然尔

周禮

謂周禮之書一用而反至於亂者古者天子自治止一國又有聖賢爲之臣久於官而不去其爲地狹爲民寡治之者衆行之以誠故米鹽靡密無不盡也包夷貊之外以爲域事雖毫髮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搖手無聖賢爲之臣不以於其官而又有苟簡諛僞之心乃欲靡密無不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愚按周之建官備於尚書周官一篇各率其屬聽之六卿而爲君之要在六卿得人而止其詳則自孟子時已不得聞矣必如今周禮所載六卿六遂之地能幾何而可養官司胥徒二三方東西胥會朝夕讀法民且奔走不暇而何所措手足此書出於王莽用於王安石皆亂天下恐不可以其名列



於經而盡信其書必古書也亦不過周官一篇注疏耳大訓何在而名經耶雖然歸之世變不同而謂周禮不可行於後世此則善為周禮解朝羨未有過水心者也

管子一

謂王政之壞始於管仲而成於鞅斯若桑洪羊之於漢又管仲商鞅所不忍為至唐之衰取民無所不盡又有洪羊所不屑為壞之也非一人之力則復之也必非一人之功聖人不千歲而一起聖人不繼世而皆遇故夫陋俗之輿論王政終不合其言哀痛切至嗚呼悲夫

老子

謂老聃厭聖人之仁義禮樂而欲一切返太樸之初不知聖人之為此仁義禮樂者正以消伏天下之機巧詐偽也今欲盡廢是興天下以機相示微相使也聃自變於俗而謂聖人變之乎愚謂聖人不過行其所當然老子乃欲去其所當然者耳此則昌黎原道之說盡之無為則天下決不能自治勢必出於慘刻以勝其不治者此則太史公老子之傳盡之若謂聃自變於俗則聃且有辭



孔子家語

謂家語左傳禮記皆近聖人之世而所載皆不能知其言後世若荀卿司馬遷揚雄亦皆不足以知聖賢之言今世之知言者談性命而聖賢之實猶未著愚謂此借家語以排莊之談性命者謂均之不知聖言不然豈其倫耶且不明斥性命之說為不知聖言者果何在豈亦如論治特發其大意而不盡言必待佐天子得行其道然後自以己之說而易天下耶雖然濂洛性命之說大明於天下有日矣水心思以易之也難哉

莊子

謂莊周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不得志於當世而放意狂言其然憤之切異於屈原者鮮矣然而人道之倫顛錯而不叙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僮僕不羈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蓋未已也愚謂此論理義之精到文辭之敏切前無古人後無作者自古明天下之正道無出於晦翁大學中庸章句序斥天下之非道無出於韓文公原道今而此論又足為原道之配但謂其知聖人及以屈原為比未必然



揚雄太玄

謂玄以準易而不得聖人之意者三易以明天下而
雄名玄一也卦以八數而玄之八十一首雜取文字
之餘二也易更三聖玄以一人之思備群聖人之力
三也

左氏春秋

謂左氏去孔子既遠而能錄古者典刑十數以扶翼
春秋

戰國策

謂成周論士用於天子周襄取士之法壞士猶各自
貴於其國侯國取士之法亦廢士去為家臣獨爲
變季子項宋嘗仕於大夫未幾兼并禍興故家亡失士
始次睢四出奮口舌以要其君固流靡非使然也始皇
李斯遷怒而擒滅之豈為天下之道哉

史記

謂孔子時上在圖籍具在多放棄而不錄史遷不能
知其意紛紛記之以夸奇使後世溺於見聞蕩於未
流又戕民害政之術盡出其中而戰國秦楚事皆天
下人資取為不肖者於是異端之學復肆與聖人之
道相亂矣



三國志

謂春秋三國之世號為多才非世道之幸也尚及忍言
之愚謂人才用而後見世方多士而後人才出其勢
則然漢唐之興何嘗無人才有英雄之君以主之
下賴以定于一不見其紛々之迹耳以罪人才可耶

五代史

謂唐非天亡而自亡盜賊不肖比皆足得國人主所當
惕然自懼愚謂五代朝榮暮瘁亦自取滅亡耳然掃
除亂畧以開聖世太平之基亦周世宗

總述

謂唐虞三代上之治為皇極下之教為大學行之天
下為中庸漢以來無能明之者今世之學始於心而
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由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
自存今之為道者務出外以治外常患不合故具列
其義天下得詳焉其論其異其意其真有可得而詳者
及詳皇極大學中庸三論則與今世所讀洪範大學
中庸三書本旨不見其有一語類者玩索再三如適
異國見蠻夷君臣問答會議論曲折次第非無可聞之
聲終無可曉之說嗚呼噫嘻何為而至是耶夫水心
一水心也其論兵財明俗明白貫徹筆端有口一何



奇也其論皇極大學中庸但見其班班有字而玩索
莫曉一何甚也豈古自有能詳之者耶抑姑俟千百
歲後又出一水心而後能詳水心之說耶不然水心
所論皇極大學中庸其別自有其書非世所通讀之
三書也耶

傳說

謂高宗注想傾信為以其心而通物愚謂謂此說事本
無可論而論三代事本不必若是其文深山之舜莘
野之伊傅巖之說皆當世偉人特未加之位耳傳說
固非泛然有自靡也一念之切精浸交通夢亦其理之

常而非異也水心之為此者特望人君之深信其臣
歟

崔寔

謂寔勸其君以嚴刑為無術此長者之言也

諸葛亮

謂亮借興漢之名以見於世今世有昭然不可掩之
名義而非必借於外愚謂借亮以敬言當留可也謂亮
為外借不可也

蘇綽

謂商鞅以後皆謂古治為不可復行綽佐宇文泰方



高氏扼關而攻西人凜不自保乃猶用古人治國之
常道卒并齊滅梁益無敵於天下愚謂唐太宗之治
多字文之遺而水心之論即魏證所以斥封德彝者
也

王通

謂聖人未嘗絕後世而王通續經獨得孔子之意以
道觀世則亦無適而非道愚恐漢晉元魏未必真得
唐虞三代之道王通續經亦未必真得孔子之意水
心若曠然大觀混精粗誠偽而不問固無不可者若
以道觀世則道固未嘗無劑量其間也

廷對

主說謂以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亂以聖君行弊政天
下不可治矣答前代道仁禮樂皆雅淡不事華藻答
當世事多明勿謂宰相失職事限資格助吏部行有
司之事謂諫官不諫諍反侵御史之事兩制侍從不
講政而弊精神於微文責儒臣太備而獨當前世
養兵之患不能寬橫歛而裕民力及復備在堅決信
任其人大抵純淨非近世排仗語為多者比也

始議

其一謂國朝不務討二虜小人因間復燕而國之守



以雖其論偉矣愚意竊謂尚有當講求者耳唐虞三代所自有惟千里若俛服以至要荒則聽其人之自守不過懷以德接以禮故事少而國易治秦漢盡併天下制於一人甚至反為夷狄於夷狄殺無辜之民以貪非其有之地鞭長不及馬腹而國無寧日矣我太祖內收藩鎮兵使無諸侯疆大如封建末流之弊外因邊酋各為守無直鄰疆敵如秦漢守塞轉粟戍其之擾亂混一之勢而能周盡天下之慮孰有加於我太祖者哉大計未集而後之謀國者輕挑二虜豈惟非太祖之心亦異於古人所以御天下之道

矣必欲計二虜定西北為盡天下之慮談何容易耶其謂建炎嗣統獨失河東二年始失河南北紹興元年始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社稷死嘗舉數千里地以還我兀朮背盟分書纒淮以南顏亮屠殞歸義之民處處屯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服宰輔繼舊盟反割四要郡畀之其言備盡南渡曲折愚嘗謂中原不失於南渡之前因南渡而後中原失意正謂此然念靖康而後中原尚有可復之機者三宗忠簡肅清宮禁結山東河北義勇以請聖駕遠京此一舉也中原可不煩兵而復岳鄂王復三京所向



此一機也中原可乘勝而復逆亮連禍京東西
等虜總意思歸此一機也中原可乘機而復迨我
孝宗已非南渡初憤痛方新機會鼎來之比況湯思
退史浩諸人遇中原思歸者則還之虜使甘心焉儒
生尚何以空談為哉雖然中原遺黎已歷祖孫三數
世慘慘吾宋者猶新。其二謂國朝皆人主自為
之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故人才衰乏外削中
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又自熙豐以來世變紛更紹
興以來小人挾制隆興以來取民已因猶以為仁俗
衰時迫誰與謀長此所以不能盡天下之慮

取燕三篇

中原在劫五百年未復而首謀取燕已幾於不切事情
矣又以高祖滅項為比豈類也哉高祖能滅項羽而
不能不困於白登故夫事定之後不可以比方爭之
初而與夷狄爭區區不可以比撫定中夏之事今必
曰得燕剽閔隘而後吾國可以立秦築長城矣果帝
萬世乎然則讀水心取燕三篇不若誦吳起在德不
在險一語

息虛論二篇

親征并萊公為無識之甚嘻甚矣其二論待



則立論也
二十一年之內日夜所為皆報吳然後可言待

實謀一篇

謂曰總領為戶部之害經總制折帛錢為諸州之害
版帳月椿為諸縣之害此財以多為累也四屯駐大
軍耗總領之財廂禁土兵耗州縣之財是兵以多為
累也法度以密為累若治道不卒紀綱以專為患而
國威不立皆熟於治體之言也

財總論二篇

謂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 祖宗
盛時所入比漢唐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麩之封
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蔡京
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渡江以至於今視宣和
又再倍此精於財用本末之言也

經總制錢

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童貫繼之亦曰
經制蓋措畫以足一方之用方臘殘破東南陳亨伯
以大漕兼經制使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醇以相補靖
康召募公討虜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數百萬
維揚江躍呂頤浩葉夢得總財事議用陳亨伯所收



經集錢者酒稅頭子所取猶止一二百萬其後戶部
轉運使動添窠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艇或以
供軍遞添酒稅隨刻頭子孟使以執政爲總制者戶
長壯丁崔始行起發二制並出色額數十酒有柳運
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虧折官本茶有秤頭部
息油單壓面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
產有勘合典賣有牙契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所
收之多至千七百萬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
用十八出於經制於是州縣之誅丈若江湖爲月椿
兩浙福建爲版帳向之士大夫猶有知其不善今新
進者矜奮視兩稅爲何物而況遠及百賦之法乎蓋
王安石之法桑洪羊劉晏所不道漢之法又王安石
石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
爲之故經總制錢不除則縣以版帳月椿無失乎郡
之經常爲無罪郡以經總制錢無失乎戶部之經費
爲有能而人才日衰昔之號爲壯縣富州者今所在
皆不可舉手齊民中產僅足者今轉徙爲盜賊凍餓
而生民目困左右望而羅其細碎而國用日之愚按
水心之言懇切哀痛經總制錢誠所當除也而錢之
未易除者兵之未省也水心此言爲兵張本也



謂和買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官禁官吏時節支賜一切不行可也謂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二者均折於義何取必餉攷其凡目而後可有所是正也

茶鹽

謂茶鹽權之太甚刑之太重

兵總論二

謂邊兵當因其地練其民不待內地之兵食宿衛兵當因郡邑近民教成番上廩募士雜用廩其半而不全養大將屯兵悉募教精銳全養之州郡守兵以州郡之人守之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今兩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其衣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 太祖收藩鎮權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止募特兵以為固數不滿二十萬自恃兵為國之說熾慶曆卒有百萬兵盡用襄世刻剝之術取於民以啗之及不可用則又俛首事虜使之自安營伍中王安石知兵之不勝食而猶悟籍兵之不必多教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天下之勢愈弱紹聖以後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大觀政和中保甲至六七十萬平民



招擬化爲盜賊幹離不挾兵纒馮餘莫有敵者倉卒
召勤王而寇掠遍天下矣

四屯駐大兵

謂秦檜約諸軍文選之數分天下之財命朝臣總領
之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常不足昔
祖宗竭天下財以養天下兵固前世所無而今日竭
南方以養四屯又祖宗所無地則北爲重財則南爲
多運以多財取地於北則可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
卒交龍五十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閣實饒富
貴之地乎

廂禁軍弓手土兵

謂廂軍洪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爲
鄉之控扼今州郡二稅及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
既以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盡以養廂禁土
兵故不減宿衛屯駐兵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
州郡力不寬

法度總論

謂唐虞三代國自行其政家自專其業秦漢晉隋唐一
郡行其一郡一縣行其一縣本朝懲創五季細者愈細
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



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用人以資格為利而資格為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為利而考任為銓選之害薦舉以閔陞改官為利而閔陞改官為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負郎即得蔭補為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京官為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為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以藝既薄於古今併藝失之為一害古者化天下為士使知義今化以入官為一害解類一定為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錫以官為一害以利誘天下為學校之害責以記誦為制科之害進人於應用之文為宋詞之害保正長通天下患之而役

法為害定為新書以一條貫而新書實為害禁切監司反甚州縣而監司之法為害府史胥徒植根固本而胥吏為害行經界則經界為害行保甲則保甲為害行方田則方田為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為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為害貧者以為是必不可去之害愚者則恃其有是害小人則或永甚於所害願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於昭昭之塗

資格

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茫而無所別故以此



限之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以守資格得名而
其時亦以致治蓋能先別其流品其人自有自小官其
望已足以爲卿相特欲其敷歷以實之而已若此者
可謂得資格之利今也無有流品資深者叙進格到
遂侍從不薦士執政不舉賢執資格以進曰此
足以任此矣此所謂受資格之害也

銓選

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
與之以天下士大夫甄別黜陟之柄乃曰一切有法
蓋大臣不知職任止以堂除爲大權無怪銓選奉行
文書若堂除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
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不虛設矣

薦舉

謂使天下之大吏得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爲善法
矣今乃爲大害蓋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積日計月
循至京官則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不
以汲汲爲卑身卑體以永舉而舉人者亦不困於求
者之多真能舉賢以報上愚謂此今世第一當務
之急也夫人主所與共治天下者人才耳今顧困
於三薦閣陞五薦改官之弊例中朝士大夫弊於



爲人求監司太守弊於無以成中朝之求下之小
官弊於宛轉中朝以代已之求甚至交易成市以
求充所謂三者五者弊例之數而人才淪胥以敗
矣所以共治天下者將誰屬邪水心積日計月循
之說雖猶不免於賢愚同滯然猶愈於今
之賢者以不求而困不肖者反以肆求而達也嗚
呼悲夫奈何亦未之能行耶

任子

謂貢郎非甚重之官常調至此者可勿復與若從官
宰執子弟則以之所與貢郎者與之可也愚謂水心
之議是矣然行之一家必自出於賢士大夫之意行
之天下必自出於人主之意必建議者行之則韓范
嘗朝奏而夕斥矣烏乎行

科舉

謂一預鄉貢錫之官蓋藝祖閱天下士有更五代
因馮_子著因爲之賜愚按邵氏聞見錄載富鄭公以
私故交段希元等耳今謂藝祖當考

學校

謂大學以利誘天下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
謗議喧然謂州縣學徒以聚食而俊秀者不願今宜



稍重大學擇大儒相與講習而州縣學宜考察以上
聞愚謂士風之壞極矣王者必世而後仁非一日法
度之所能爲也因今之俗而欲變今之法欲講習之
彼且瀆而四出欲考察之是太學之利誘又徧誘天
下州縣學矣

制科

謂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徒立法以困天下泛然能
記誦者豪傑不屑也故哲宗以爲今進士策有過
此者而制科再發其幸而取者往往不迨科舉之俊
且其爲急官者計耳

奏詞

謂朝廷詔告冊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
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四六對偶銘檄贊頌
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
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
朝廷何哉且又有甚悖戾者熙寧既禁士之求仕者
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已仕者使爲宏詞既以爲宏
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且昔因罷詞賦而置
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則宏詞當直罷之而已

設法



其民有保正副戶長具催科耆長則追胥
皆有確直其後以起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盡歸保
正副

新書

謂本朝以律為經而勅令格式隨時修立自嘉祐熙
寧元豐是祐紹聖大觀政和紹興皆自為書乾道淳
熙已再成書不任人而任法姑任人以行法可矣

吏胥

謂今世號公人世界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天下事
立成書而付之吏得知而官不得知胡不使新進士
及任子之應任者更迭為之受財鬻獄必大減且因
以習士大夫使有材一利也無根固窟穴二利也稍
去冗官爭奪伺候之風漸息三利也愚謂水心此議
固善更合考漢世辟掾事其長之禮何若必拜立左
右恐今世習驕成俗為新進士任子者不屑爾

監司

謂操制監司此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吏
卒批券所受禮饋皆有禁一失也運司剋刷州郡財
賦提舉司督責茶鹽提刑司催趣經總制錢印給僧
道士下法不義反其州郡二失也



紀綱一

謂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紀綱其大本朝細大俱失愚聞先儒謂本朝大綱王萬目亦不甚舉蓋指三綱闕天理人心者也水心有取於秦漢之強而不滿於本朝之弱蓋他有所謂紀綱矣豈有激之言乎

紀綱二

謂唐失其道倦內地爲藩鎮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內外皆柔有夫不可安者

紀綱三

謂官更韓琦不能以歲月成天下事王安石欲反之而不其紀綱內外之間

紀綱四

謂李綱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法措置已陋括馬斂財搔動天下張浚趙鼎泛然於事機之會

終論一二

請分兩淮江南荆湖爲四鎮以今駐劄兵各委之財賦皆得自用朝廷無復與則經總制鎮可罷而朝廷寬愚謂水心欲寬朝廷者欲寬民也然四鎮何以養兵將不各竭其民乎且不特此也本朝以仁立國柔弱之弊大略似周而夷狄之鳴小略似周周東遷不



復振於南渡能復振者封建之勢分諸人州縣之權
握於我耳既南渡矣可更尺率州縣棄之四鎮乎且
水心獨不聞唐之藩鎮乎太祖正懲其弊而尽收
諸道兵財之權今若復棄之四鎮四鎮將各竭民力
以自固我亦將何所取以制四鎮若四鎮之說行天
下事去久矣豈特不能寬朝廷而已哉水心既欲分四
鎮以寬朝廷又欲籍三等以上戶爲兵罷廂禁軍弓
手以寬州縣州縣縱寬民不愈擾乎且兩淮江南荆
湖僅爲四鎮朝廷所自有不過兩浙兩浙將何以制
四鎮州縣又烏乎寬

終論三四

謂阿骨打初憂其部中不堪契丹主延禧之煩擾因
執而叛延禧政亂不交鋒而得國阿骨打死兵乞買
不能主令而鞫窮不粘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空
千里無當之者未嘗與之戰敗則粘罕兀朮何能獨
過古之諸胡而遂取中原哉且彼所欲得河北河東
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以與劉豫後又
以歸我我不能守彼方據之彼其生長極北一朝起
於不顧死命之中揚朴者因教以稱帝郭彥師又導
以犯關粘罕兀朮本無其志也紹興十一年之後



不惟尹之所欲在和其女真才以和爲利其事在一
大戰而勝之耳愚觀水心論虜事情甚悉然欲一大
戰必有勾踐苦心實政乃可非可以議論爲也

終論五

謂趙鼎汎然於事機之間張浚狂踈尤爲無統光
無倚仗而秦檜之論入且謂中原響應張浚而來
爲不義之人志念不靖何哉立論之太無忌憚

終論六

進而置兵者四襄陽出宛洛興元出秦鳳必
入勢也合肥出毫末泇海取首不必進者也當守
置兵者二建康鄂州也不二十萬足以滿之

終論七

雖以取秦荆襄取韓魏淮取梁汴泇海雖不當齊
一取齊不知水心此言果能如韓信於高祖孔明
昭烈言之必能行耶亦姑言之者耶然韓信孔明
次第而卒末嘗分兵四出且荆襄於韓魏泇海於齊
皆非所取恐亦自敗之道果善用兵自淮鼓行四達
矣



論

後集時四難五不可已身止集

淳熙十四年
孝宗之二十六年也

應詔條奏六事

光宗初即位時所上也六事謂國勢也士也民也兵也財也紀綱法度也六事未善以微弱分裂難阻弊壞之時而處以中國全盛夷狄賓服之勢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也大槩欲實賦省兵振弱爲強此水心平生憂國愛君之志其謂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此言頗切事

情亦已見
正集

後總

水心別集水心論治之書也別集後總又其救世之策也極論本朝兵以多而弱財以多而乏任法而不任人一事以上尽出專制而天下之勢至牽縮而不可爲爲之激烈憤痛開闔數萬言蓋能言之士莫之能尚也然論治猶醫然論已壞之證易而求必效之方難水心始論歷詆本朝先正大臣無一知治體而要其究極乃謂不能如秦之強始論必欲取幽燕守關塞然後可以立國而要其究極乃欲於東南一隅更裂兩淮江南荆湖而授之人論欲尺省養心之費以寬民而要其究極乃尺

才水心也此一時之人水心而後之人不水心也則今世官取鱗面徃徃倍正斛是温州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入之半也其柰何今世納官租之費石不下三數貫是既及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資納也其柰何今世吏卒催租雞犬爲空徒虧官額以飽私囊是三十里倍錢納租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且虧官也其柰何且其立法之細亦多難久者如監官廳子月支錢二貫二貫果足以贍其養者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一扛果足以償其勞者乎脚子三十名無請給無請給而有

家食官作者乎大抵人情之於剝民如蚊蠅吮血苟有其隙不約胥會所謂監官一負必且增監門必且增斛面必以且機察提督江湖乞丐之靡必且干勢要挾閱書求爲司門求爲教口求爲催租官況於吏卒何可預防數之一者必且增而十數之十者必且增而百况其私取何可預限官租之贏既倍而吏卒之擾之煩正恐佃戶逃而追業主業主逃而追親不特繞城三十里地荒民散四境亦蕭然矣水心乃曰所行止傳城而數百千里不預具焉豈但思其利而不設思其害者乎且水心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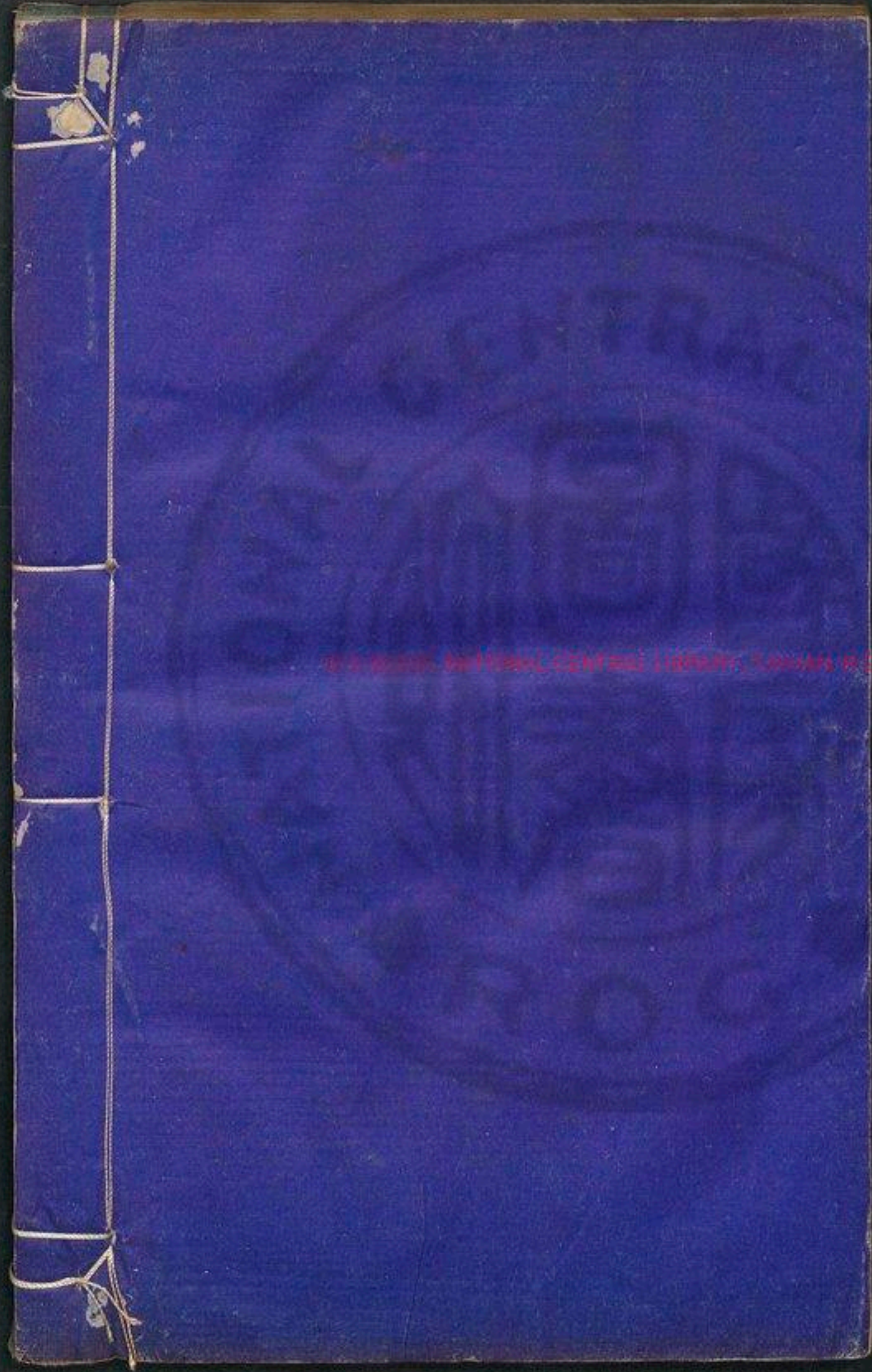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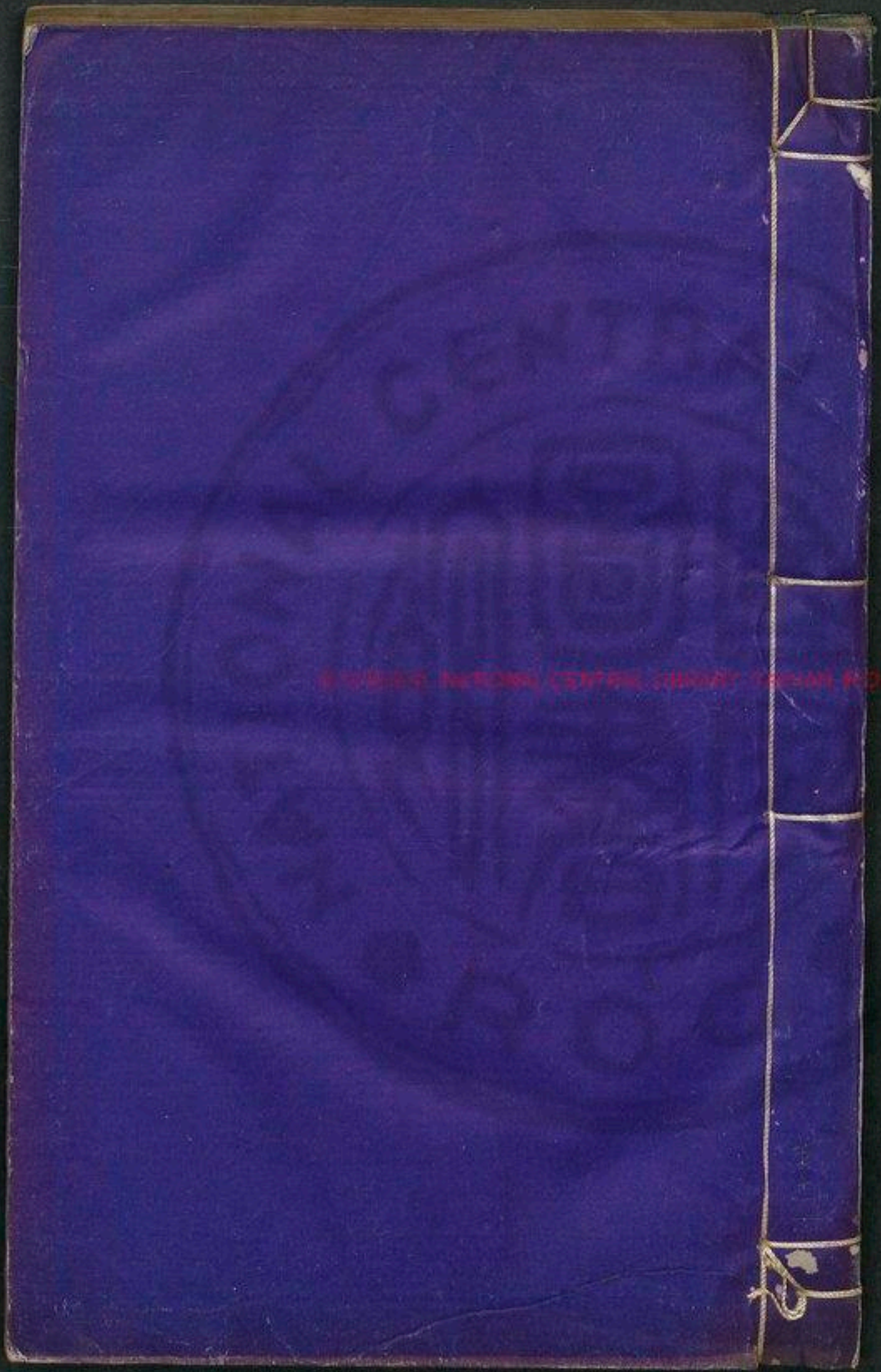
三黃氏日抄卷之六十八終

舉本朝法度且
利無一非害
祖宗之恩慮
亦深於水心矣且不能無害豈水心之官田獨
能保其無害者乎嗚呼必水心之言用也天下之
擾又矣景定三年甲子春後學黃震謹書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3494384

259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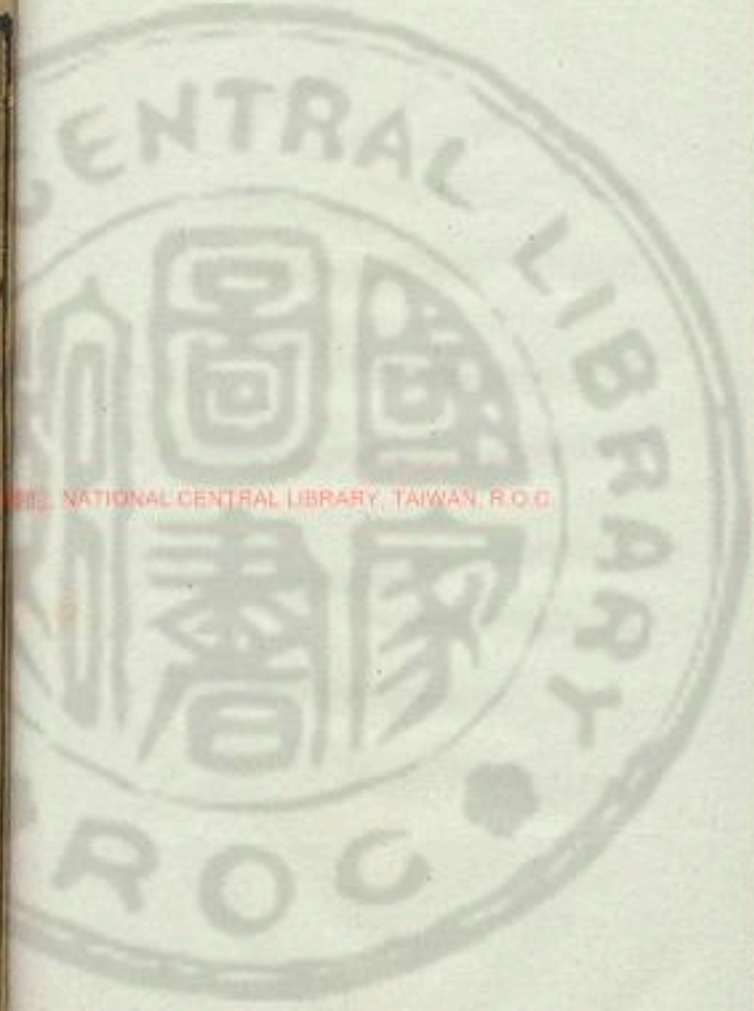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九

奏劄

戊辰輪對劄子

咸淳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臣一界庶僚獲當輪對此正祖宗立法使微臣皆得盡言爲聖子神孫博盡下情之地臣雖至愚何敢不思報稱顧臣樸陋語言不知決釋惟陛下深念祖宗立法之意視此甚事甘以臣言爲不識忌諱而特加垂聽焉臣聞人主當常存天下萬世之慮不當徒拘目前一時之安如以目前一時而論則陛下之所值無其可喜之多也如以天下萬世而論則陛下



所值何其可愛之甚也臣愚不敢泛引姑以至近之事爲證先皇帝在御四十一年以言天災則旱火荐秦江濟震撼國都幾無以莫枕以言人情則殿旅頽洞郡宰相挺赤子所在而弄兵以言狄患則殘金之虛喝未已降虜之反噬已至韃復以自古所無之暴飄忽南下極而至於投鞭斷江凡其變故幾無寧歲天良不甘兢兢度日至今思之猶使人髮立神竦而自陛下踐阼于今五年天時常順人心粗定三邊亦無大警

陛下自視孰與先皇帝乃幸而所值若此此所謂喜之多者也然此正不可以爲喜者也千金之子繼有世業

猶當深思盛衰之變以方圖保守之策陛下今日所值之時果何如時也太祖太宗際天所覆之天下至南渡僅有其半高宗南渡之天下至端平以後所能實有而籍焉者又幾止於半而又緣此民日以窮兵日以弱財日以置士大夫日以無耻民窮之極至於浙右內地亦多私相殺奪一旦潰裂何以救藥兵弱之極至於所在尺籍多是聞民冒請脫有緩急何所倚仗財匱之極至於州縣皆已焦竭大農猶苦乏支駸駸至於壞爛不可收拾至若士大夫又多徂於流俗漸變初心既欲好官之實又欲保好人之名兼跨彼此之兩間自以和



平爲得計而不知幾成西漢之風矣蘇軾有言平居既無
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捐軀徇義之人風俗至此最
爲可悲其餘貪養小夫則又在所不足論者也夫以境
土日蹙如此而凡所維持之具又日壞如此陛下試
思如此不已患將安極此所謂可憂之甚者也向使
陛下踐阼之初耶如先皇帝早歷艱難則思其難以
圖其易正自未必非福奈何承甚可憂之勢乃有適可
喜之幸踐阼五年以來無一動容變色之慮居則惟見
湖山歌舞之已久宮居服食之便安而九京襄淮蜀之
荒殘中原河北之狐兔未必關於念慮也出則惟見儀
衛法物之塞途簾幃粉飾之夾道而九軀逐出巷之啼
號窮僻在野之愁歎皆不接於見聞也臣恐陛下真
以目前一時爲可安遂至於忘天下萬世之慮矣
陛下聖性高明聖學日新前古興亡洞在心目臣亦
何敢遽謂陛下因其安而忘其慮蓋亦竊有所疑
也自昔人主之能保天下者其要有四上祇天命下
畏民暑外憂敵國而守以人言爲脈絡九其實有祇
畏憂虞之心未有不驗於屈已受言之際先皇帝
備經艱難而終保治安者亦以當時三人言動及危亡
不惟不以爲忤又能惻怛而聽信之爾頃者一再言



官之出臺本未必非遷除之常也而或者已妄意其論
諫不合一二輪對宮之數 奏本未見有嬰拂之迹
也而或者已相戒其無及時事夫事之有無既非臣之
所得知言之臆度亦豈臣之所敢信及宗陽宮之建本
一細事耳言者固未為知體 陛下乃果一切不之聽
陛下獨不思一宮之建否其事小而言路之通塞其事
太即使 之事或有大於此者亦將侵尋自用附人
言於不足卹而可耶國家唯以公議為元氣之主唯以
納諫為盛德 陛下春秋方富外間早有難於受諫之
疑關係異日天豈小小使 陛下而真有祇畏惡慶之
心當不若此此臣竊意固目前一時之安遂至於忘
天下萬世之慮者也且臣轉觀近事已非昨比雖目
前亦未可遽以為安而甚矣幸之不可以常得也
陛下所幸者天時之常順而近者霖潦連月江浙多
浸既雖開霽終不調適則歲事可憂矣所幸者人心
之粗定而近者京城咫尺羣愚嘯聚既雖捕戮不過
威勝則民情難保矣所幸者三邊之無大警而近者
重慶為四蜀一綫之脈既燬于火光州金剛臺為淮
西襟要之口又燬于火況其造舟運糧忽又聞於諸
聞之探報則虜情愈不可測矣夫此三者豈容併見

官之出臺本未必非遷除之常也而或者已妄意其論
諫不合一二輪對宮之數 奏本未見有嬰拂之迹
也而或者已相戒其無及時事夫事之有無既非臣之
所得知言之臆度亦豈臣之所敢信及宗陽宮之建本
一細事耳言者固未為知體 陛下乃果一切不之聽
陛下獨不思一宮之建否其事小而言路之通塞其事
太即使 之事或有大於此者亦將侵尋自用附人
言於不足卹而可耶國家唯以公議為元氣之主唯以
納諫為盛德 陛下春秋方富外間早有難於受諫之
疑關係異日天豈小小使 陛下而真有祇畏惡慶之
心當不若此此臣竊意固目前一時之安遂至於忘
天下萬世之慮者也且臣轉觀近事已非昨比雖目
前亦未可遽以為安而甚矣幸之不可以常得也
陛下所幸者天時之常順而近者霖潦連月江浙多
浸既雖開霽終不調適則歲事可憂矣所幸者人心
之粗定而近者京城咫尺羣愚嘯聚既雖捕戮不過
威勝則民情難保矣所幸者三邊之無大警而近者
重慶為四蜀一綫之脈既燬于火光州金剛臺為淮
西襟要之口又燬于火況其造舟運糧忽又聞於諸
聞之探報則虜情愈不可測矣夫此三者豈容併見



設不幸年穀果荒饑民羣擾而又外寇乘之國將何
以為國而今則皆有其兆矣 陛下及此安得不超
然善養然懼自畏目前之安而深為天下萬世之慮
耶 陛下而真為天下萬世之慮亦豈能有甚高難
行之說不過於民之窮兵之弱財之賈士大夫之無耻
四者亟加之意而已民之窮雖已極 陛下真以天下
萬世為慮而亟救之則民可使立蘇何也民困於權剝
爾 陛下不斷斷自今視內截封樁左帑為一家那朝廷
之財補大農之闕而九積欠虛數無藝煎迫之苦一洗之
乃擇賢守令再整州縣則困於推剝者立蘇矣否則
大農不得已迫州縣以應宣限州縣亦不得已刻百姓
以辦綱解雖日頒寬卹之詔祇惰空談誰能為 陛下
卹其民者 陛下之民益窮而天下日趨於壞矣如之
何而不早自慮也兵之弱雖已極 陛下真以天下萬
世為慮而亟治之則兵可使立強何也兵惰於閑散爾
陛下斷斷自今飭內外軍將訓練無虛日所養必所用
所用必所養而凡邸第占破市井買名之弊盡絕之仍
詔臺諫官常切覺察則惰於閑散者立強矣否則管軍
者惟事驅役營運而帶甲軍貧不聊生典郡者惟事刺
賣名糧而兩禁軍 半游手雖時出招墾之令反墾虛



費誰能為 陛下練其兵者 陛下之兵益弱而天下
日趨於壞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財之匱雖已極
陛下真以天下萬世為慮而亟撙節之則財可使立裕
何也財耗於冗費爾 陛下斷斷自今內而宮掖近而
宮寺燕飲井泛之犒賜佛老無益之禱祠軍貨占借之
貼支吏祿寄名之預請人人而覈之事事而節之極而
至如養軍最為國家巨費又能不于其多而于其精乃
總一歲之入酌為一歲之用則耗於冗費者亦且立裕
矣否則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入愈多其出愈不
賀縱他求理財之策不過適以自戕其根本誰復為
天下憂及後患者 陛下之財益匱而天下日趨於壞
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民之息窮兵之日弱財之日
匱三者臣皆察察言之已有所不忍士大夫者皆天民
之秀天之所生以遺 陛下臣亦何忍敢以無耻為言
忱以國之所興立者以士大夫士大夫所能為國之興
立者以氣節使氣節消磨而為和平則賢者幾成無益
於人國此乃世道命脉之所繫社稷安危之所關非但
如貪饕小夫可殺可辱不過一時一事之失而已也臣
首願 陛下恢張 聖聽表厲直言以洗濯其晶明之
質以養成其剛大之氣使視人間之富貴如浮雲而以



天下之利害爲切已社稷靈長終必賴此次願陛下
精擇剛方有識之士專任銓曹甄別之權以博采當今
之譽望以破夫吏文之纏繞使廉能得以吐氣而貪鄙
無所容奸功庸顯著將必出此又願陛下預於三歲
科舉之前申嚴祖宗科舉之法以明白區處燈後
之納卷以剛決痛戢游手之撓羣使真才不因從容達
且而兼人富民不以雷同假手而倖得則仕進各于其
正又必權與於此他若京學生歲補太學不過十一人
又不過分取三歲一補之元額顧乃盡率天下而路使
大半陷爲流落不肖之歸漢人有言士修於家壞於天
子之庭今世之士未及修於家而陛下之法先已壞
之矣此亦士習根本之所繫也人才雖有次第先後之
殊陛下豈當致其涵養作成之力否則士大夫之風
俗旣壞天下事豈不愈趨於壞而甚可慮也哉臣所以
告陛下毋以目前一時爲安而深以天下萬世爲慮
其所當慮而行之者雖不止此大要恐亦不出於此
陛下於此行之果力使民之窮者立蘇兵之弱者立強
財之匱者立裕士大夫亦一變而復其本然之天以爲
陛下懇懇切切相與維持則天時之已順者斯可望其
常慎人心之粗定者斯可保其愈定三邊之無大警者

天下之利害爲切已社稷靈長終必賴此次願陛下
精擇剛方有識之士專任銓曹甄別之權以博采當今
之譽望以破夫吏文之纏繞使廉能得以吐氣而貪鄙
無所容奸功庸顯著將必出此又願陛下預於三歲
科舉之前申嚴祖宗科舉之法以明白區處燈後
之納卷以剛決痛戢游手之撓羣使真才不因從容達
且而兼人富民不以雷同假手而倖得則仕進各于其
正又必權與於此他若京學生歲補太學不過十一人
又不過分取三歲一補之元額顧乃盡率天下而路使
大半陷爲流落不肖之歸漢人有言士修於家壞於天
子之庭今世之士未及修於家而陛下之法先已壞
之矣此亦士習根本之所繫也人才雖有次第先後之
殊陛下豈當致其涵養作成之力否則士大夫之風
俗旣壞天下事豈不愈趨於壞而甚可慮也哉臣所以
告陛下毋以目前一時爲安而深以天下萬世爲慮
其所當慮而行之者雖不止此大要恐亦不出於此
陛下於此行之果力使民之窮者立蘇兵之弱者立強
財之匱者立裕士大夫亦一變而復其本然之天以爲
陛下懇懇切切相與維持則天時之已順者斯可望其
常慎人心之粗定者斯可保其愈定三邊之無大警者



斯可求位不至於有弊蓋其所可慮者知所慮則於
所可安者斯真可安爾 狂慮輒發罪當萬坐惟 陛
下矜察其至意 明詔二三大臣擇其可行者亟慮而
圖之 臣雖獲罪萬萬無悔取 進止

第二劄

臣嘗竊謂理學至 本朝而後大明至 先皇帝而後
心契先儒朱熹大中至正之說至 皇帝陛下而後力
究 先皇帝心傳面命之旨九陰陽造化之源惟命心
情之別儒生學士皓首窮經而未能得其要者 陛下
一一剖析曲當領會無遺真足以上繼堯舜禹湯文武

之傳矣然此其講明也非其施行也自昔帝王之學始
於格物致知者正將推而極之於治國平天下爾 陛
下上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未能遠復堯舜禹湯文
武之治者獨何歟其世變之難遷返歟抑亦有害之者
而然歟夫天下之說有真有偽有正有邪邪者未能洞
照則正者非實得偽者未能盡絕則真者尚難粹臣請
為 陛下別白而言之夫自有天地而九流行於其間
者無非實理自聖人出而輔贊天地而九推行於其間
者無非實用天地所賦之性我有之人亦有之我是以
順而守之以能化草木鹿豕之羣為仁義禮樂之懿是



之謂奈天所生之物我資之人亦資之我是以財而
成之以能變茹毛飲血之俗爲宮居衣食之安是之謂
政三帝 王躬踐其精粹以淑天下其見之紀載者是
之謂書先聖孔子條列其本末以詔後世其見之傳授
者是之謂大學 先皇帝之所面命者面命乎此 陛
下之所力求者力求乎此皆不待臣言而知惟願 陛
下靜思深考其間果嘗有一事之詭異否果嘗有一字
之空言否人生果能外此而一日以有立否此其所謂
正者也此其所謂真者也自昔聖人幾千年相續而得
以成此亦已盛矣豈復有毫釐之未盡尚待
乃緣之而謬爲譯書誣佛爲有丈六金身備極憂係
知謂能使盜賊小人之囑我者皆可轉而生天 陛下詠
思果有此理否也下至達磨木佛氏破戒之徒憚檢律
而肆無籍嘗入中國不遇故去亦無他說也中國邪偽
之流又緣之而謬稱教外別傳誣達磨爲能三廬叢渡
隻履西歸而肆爲幼妄壞佛本說至謂淫坊酒肆無非
道場 陛下試思果有此理否也其源不過如此其後
假之而肆兼并者益不足道是天下本無所謂佛教也
邪偽者架空也惟其本無是教而皆邪偽者爲之也故
其傳在歷代載之久而其說終無一毫之驗如漢武帝



之未嘗長生如梁武帝之莫能延祚滔滔皆是不勝舉
也人惟生長習熟於其中信服既深致遠成泥愈不驗
信愈篤如禱晴而益雨禱雨而益晴則諱之而不言及
晴久而自雨雨久而自晴即貪之以爲功大凡天人之
感通止由至忱之一念豈有他術哉此其事之至顯而
易見者猶且甘於自欺若此其餘乞福渺茫祈祐將來
者益無可證是天下真未嘗有道教道亦初未嘗立教
真未嘗有佛教佛亦初未嘗立教皆起於邪僞者架空
而託以傳訛愈降愈下竟不計源始之何如也噫今流
弊之極棄父母而爲之者半天下竭膏血而奉之者徧

天下有家者弊於此而不可以爲家有國者弊於此无
不可以爲國舉世爲此紛紛不知正因何事 陛下試
又於此靜思深考其間果有一事之非詭異否果有一
字之非空言否人生或如其說不嫁不嫁不田不營變
之類滅已久果能一日有立否此其所謂 邪者也此
其所謂僞者也陛下究心於先皇帝心傳面命之學
以上繼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統必了然於彼邪者
僞者之架空而後能粹然於此正者真者之切實於其
正與真者快如沃心則去其邪與僞者易於反掌焉致
知格物之學真可達之治國平天下之效 又惟今之時



則易然也何也前代之未能遽絕平此者以愚民自
入陷誘而流俗未易禁止也今民間不敢擅爲僧道
必待朝廷度牒此一機也前代以來之所未有也本
朝前此之未能住賣度牒者以和羅於焉助本而楮
弊賴之相資也今免羅既省造楮度牒亦可住賣此機
也又本朝前此之所未有也住賣不過三十年其徒皆
已老死免其指脫下可以富百姓收其莊產上可以富
軍國鼓鑄其銅像銅器又可使貨泉流布天下然此
猶以近效言也蠲寡孤獨之類少而姦盜之罪省使
人得正其綱常而愚吞併之根絕而寬許之獄稀使人

人得安於耕斲無懺罪之說以誤民而閭里之所好
皆真善無花鼓之戲以誨淫而喪葬之所行皆正禮不有
餘年邪僞架空蔓延天下不可勝言之禍不動聲色銷
磨就盡而使民俗得盡復唐虞三代舊如四塞之雲
霧淨掃而再覩青天如積年之蛆穢盡除而重添活水
開闢以來之奇事未有如此之大快者是陛下繼堯
舜禹湯文武之學直能使天下復見堯舜禹湯文武之
治而恢闢之功反更視之有光也豈不愈盛哉豈不愈
盛哉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取進止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六十九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

申明

初任吳縣尉本職事

由縣乞放寄收人狀 開慶元年十一月

今月十八日恭承府判東廳到司踈決本司即無關
康見監名件具申府判使廳訖忽訪聞前官任內本
縣曾將嚴七七浮留在弓手趙青家趙青見充本縣
獄子寄留人元準本縣稱於本司無預某謂趙青既
是本司弓手弓手家留人豈得言本司無預遂即喚
上覈七七取問司依據稱住居九都有田七畝盡典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六十九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

申明

初任吳縣尉本職事

由縣乞放寄收人狀 開慶元年十一月

今月十八日恭承府判東廳到司踈決本司即無關
康見監名件具申府判使廳訖忽訪聞前官任內本
縣曾將嚴七七浮留在弓手趙青家趙青見充本縣
獄子寄留人元準本縣稱於本司無預某謂趙青既
是本司弓手弓手家留人豈得言本司無預遂即喚
上覈七七取問司依據稱住居九都有田七畝盡典



大令奉使邊邑據李奉使邊稱欠租將上項典業作
賣契折還即無升合少欠可以監還止因莊幹趙杞
欺詐不滿今年五月初七日追解在縣七月半間移
寄尉司經今八箇月不見天日元初同監三名內詹
百三凌七五兩名皆已凍餓身死其驚惶哀痛因詢
問本司老卒稱從來監租在尉司者即無生還爲之
泣下蓋若監租合歸本保凡脫下尉司皆強幹以陰
謀殺之耳是尉司乃鬼門關也清平世界臺府鼎立
豈宜有此良可恠歎今嚴七七幸而遷延殘命得至
今日合在踈決之數以元係本縣寄下前日門子人
吏等不敢作本司監留人申聞踈決官未蒙決遣今
謹將嚴七七一名回解本縣欲望台慈施照所申因
依將嚴七七速賜區區踈決放俾於兩人俱死之後獨
得生還感戴使縣再生之恩無有窮已

申縣解回續收人狀

今月二十二日伏準帖命押下陸五二監還章運使
宅私租照得前政陳迪功任內本縣曾差本司弓手
沈信監留李奉使佃戶詹百二凌七五近皆相繼身
死亦因監索人戶私租遂至瘦死二人性命本台將
沈信解提刑使臺家條斷治正以事關縣道方從輕



就本司將沈信斷罪勒逐訖今來味五二事體正與
前件事體一同本司於理索法無干預屬今隆冬上
司見差官踈決於法於理陸五二在本司皆不當祇
領差兼引上本人見其廝羸凍餓行亦就死為幹者
不郵為吏者不郵為官者豈敢不郵謹具狀將本人
解回欲乞台慈拖照所申將陸五二當廳引上相視
於察別作區處施行

申府乞免躬親擾民及理索狀

已未十二月
洪發運任內

照對其不才試尉亦既踰月愧無奇策未可益百姓而
尉司循習舊弊反為第一非法害民之具為之毛髮

洒析又念申明稍從更革而人微位下言之未必見
從積久弊深怨者必將四起以故趨趨囁嚅不敢輕
發既而重念時事方艱朝廷妙東賢師帥力行寬大
以救根本某若隱情惜已終不以告不惟負大府是
亦負國今何時也忍不一言而坐視流弊之毒民無
已哉某聞尉取慰安之義職在除姦以安良民頃自
承平日久姦豪玩法睚眦微隙必囑縣吏差縣尉捕
所怨之家以快其私謂之躬親縣吏之利在尉躬親
尉吏之利在尉躬親凡弓手人從之利無一不在尉
躬親其至為尉亦有自利躬親者獨者保日以擾閭



閭日以困國家元氣坐是日以耗利在彼則害在此
竊嘗譬之姦民猾吏猶獵者也假尉為鷹犬網罟以
魚兔其民而山澤焚竭矣可不惜哉法嚴弓手下鄉
之禁慮其擾民也今縣催人戶私租率差弓手是反
授之以下鄉擾民之柄人戶理索固官司所當與之
主盟然非尉職也祖宗立法催官租止貴耆保今妄
一人戶訴催私租反差巡尉倒置甚矣况如府第強
幹刻覈已甚民怨入骨豈堪尉司更助紂為虛動以
捕賊者捕其民民亦如之何不齊為賊獨不見德
清縣頃歲降斗之事乎今非昔比尤當謹微又有一
等不仁之幹復將已斷佃戶就監元捕尉司情願不
取其餘道而囚之至死以懼來者不知愚民無知惟
利目前官府刑人於市或梟首以徇犯者尚且接踵
安有陰謀瘦死其人而人不再犯者以故死者之內
未寒而筒者之項相望自音至今不知其幾無一生
還村民血屬類不忍其親之以尺檢惟有責狀一紙
即付浮屠家茶毗一聚煙而冤魂終萬古莫雪矣其
到官旬餘即廉知其事始甚訝前此歷幾任官無一
施援手者既而思良心易泯俗類難除意者始見孰
無測慄之心未幾虞上司之督過各死者之自取諉

無測慄之心未幾虞上司之督過各死者之自取諉



死坐之有定良心。消俗慮爲主父則孰視而不之
卹矣此孟子見赤子匍匐入井之心有取於乍也某
昨於尔見之頃即申明本縣未死者解回續至者不
納已荷本縣一一頒畧去訖推所自來亦皆弓手理
索流弊遂至此極區區欲望台慈診察今後除尉司
本職公事及上司差委外自餘縣尉不許躬親弓手
不許下鄉官民戶催私租不許經由尉司遍牒所屬
照會備榜本司遵守使尉司不爲姦民猾吏日夜驅
役以害百姓其餘國家存卹幾甸然本實非小補

申提刑司乞免一路巡尉理索狀

庚申七月
孫憲任內

照對本司職在巡警及催編運於人戶理索法無相
干甚自到官承准諸司及州縣送下人戶理索私租
帖牒日不下數四一帖牒動追數十家甚至百五六
十家自二月入務及今六七月間理索帖牒送下不
已甚謂平心而論上戶既不可欠朝廷之官賦小民
亦豈可欠上戶之私租頑賴成風固官司所當與之
追理但理索自有司存若改之以屬尉司則過矣遂
嘗條上十不可之說申明使司大畧謂祖宗立法催
官租止責督保今私租反差巡尉輕重倒置紊亂國
法一也尉司所以捕盜租戶自係良民今動以捕盜



者捕其民亦如之何不胥而為盜幾微當謹二也
府第莊幹多取贏餘上護主家下虐租戶刻斂夫甚
民然入骨往往結集拒捕頃歲德清縣降斗之事嘗
煩官兵今非昔比尤當預戒三也強者既已拒捕所
捕不過至貧至弱之民詞幹不予解縣常例錢陰囑
弓手筒鎖其家非獄之獄冤苦無訴四也弓手不許
下鄉朝省屢有指揮正慮其擾民爾今乃差催入戶
移租是反借之以下鄉擾民之柄五也沿江制司新
近行下抽回差出弓手盡行隄習為兵况可差令理
索萬覺察各當誰執六也應人戶理索不直曰欠

租必曰占田或訟以檢截糞糞未買軍需布初被奪與
凡劫盜之類視官府所留意隨時影借為名脫送尉
司給令追捕迨其入手方理欠租驚惶感眾尙時
也而可有此七也尉之為義本取慰安良民今反為
強幹猾吏嫉使毒民之具使人疑立汗下八也朝廷
屬時多事痛念畿甸前此被苛刻之苦妙東監司師
守力行寬大以救根本獨尉司理索一事遍擾鄉井
紛然如昨使上之恩澤不下流小民死嗟閔係其重
九也尉司所防風火不測今弓手四出盡為人役萬
一有本職不測事尉衙徒立緩急誰援十也以上十



說皆係的切之害未蒙施行間續又親見一項閩繫
民命重事今併由述以聞蓋有一等凶毒之徒復將
已斷佃戶仍押下元捕尉司託名監租而情愿不取
其餘租囚鎖至死借之立威以懼來者不知愚民短
見惟計目前名藩大闢刑人於市或梟首以徇犯者
尚且接踵安有陰謀殛死其人而人不再犯者以故
死者之肉未寒而箇者之類相望自昔至今不知其
幾無一生還村民血屬類不忍其骨肉之檢驗唯有
責狀一紙即付浮屠家茶毗一聚煙而冤魂終萬古
莫雪矣豈不哀哉此事若非按本塞源將理索一事
歸還司存使尉司不得毫髮干預則尉司之爲強幹
鷹犬爲愚民陷穽地久天長冤痛何極區區欲望台
慈矜察備給板榜下本司釘掛求不許干預理索以
致囚死人命遍牒諸司及本府本縣照會或訪聞別
處尉司亦有似此等久弊併乞一體施行

再申提刑司因理索囚死人命狀

壬戌六月
余慮新到

照對其開慶元年十一月到任首因根究本司循習
久弊受富室私囑擅自囚死人命事申明本縣隨時
明白斷遣經今已兩年七箇月並無關留千百年坑
陷人命之地幸而一旦夷塞近因某被差往江陰軍



催和羅米六月十五日方回司忽聞有顧四十等入
名係本縣吏人樂松沈森等因富室顧宅訴鄰近盜
米干繫事乘間關在本司弓手家已過二月一飢
餓垂死遂行根問只不曾經權尉取討交管又入名
稱是一項盜米而前後兩狀姓名月日並不參對欲
行喚上各人面問則病已狼狽不可攙扶入衙門矣
其痛念人命至大即時急急雇船擡行載去着家聽
候併將關留弓手重決軍杖五十訖其竊照朝廷張
官置吏正爲百姓理斷曲直前項顧四十等既被斷
到官即合根究情實或斷或鎖或無罪者踈放皆可
也縣吏樂松乃私以入人性命囚之一月至於垂死
是直以陰謀殺之耳聖朝欽恤清臺起之小人殺無
忌憚一至於此又縣吏樂松繼將顧萬六押至本司
拘管稱係以刃傷人斷杖六十若果以刃傷人罪何
止杖六十若罪止杖六十何至再行拘管拘管者是
又前日陰囚之故智也此項除已押回外所合備錄
開慶元年到任初發覺從前囚死人命文狀併申使
臺乞賜矜覽嚴行備榜永永禁戢其於宣布聖恩勸
剔吏姦救活人命實非小補

再申提刑司乞將理索歸本縣狀同前



照對理索事屬縣道法也三月入務後不許理索法也尉司不預理索弓手不許下鄉亦法也惟此邦風俗則全然無法某始嘗申聞使臺所冀風俗稍革近因差出回司乃知流弊復甚今者幸遇攬轡自天澄清伊始所合繳錄元申使臺文狀再述因依以聞始某到官聞此境百姓所在持仗拒捕及入僉廳見所在申到殺傷公事多因拒捕甚切惟牙百姓之無知既而逐一詢究乃知激而成其拒捕者皆理索之強幹本非平江百姓之得已也在法十月初一日已後正月三十日已前皆知縣受理田主詞訴取索佃戶

欠租之日近年縣道並不曾喚上兩詞對定監還却聽強幹脫差尉司用久例傍官行劫人名貌獨之船盛載軍器器率五七十人為羣以追之每一戶被追則一得被劫生生之計悉為一空既捕到解縣則斷訖再押下尉司託名監租強幹遂陰囑承監弓手飢餓殺之以立威鄉落以故鄉落之被追者但見百人往不見一人還其所以羣起而拒捕者非拒捕也為必死之性命爭也追愈急則拒愈甚拒愈甚則追愈暴不獨田主租戶交相敵讎而官司人戶亦交相敵讎善良休而為姦邪田里化而為盜賊風俗大壞關繫



非小惟有復還祖宗舊制使縣道依舊任責催理則百姓可以服心疽根可以預絕柰何爲人之幹者凶愚無知但欲多破主家費角方且越經上司張皇詞說大肆追擾以趣之此其所以日夕憂念爲尉則刀請上司以理索之職還縣道權華亭長洲等縣則自任理索一一喚上人戶如期監還不敢諉其責於尉司而此境習俗既久終不快意情願有田而不取其租反又情願陪錢以賊害其人此殆未可以旦夕悟今其六月歸自江陰有幹人王份者理索舊租凡十數引差本司弓手遍擾鄉落此何時也尚有此事無

法甚矣所合具申乞賜台慈行下本縣收回元牒自行依條區處不許再下尉司仍牒主管轉運司照應今後應有理索徑自行下所屬縣道不勝世道之幸

申轉運司乞免行酒庫受誣告害民狀

辛酉七月

照對尉之爲義本取除姦以安民今之爲尉反或滋姦以害民蓋其去民最近追逮必經其手而弓手百十輩又皆無賴小人非真能持弓挾矢防護境邑如朝廷始初置立之意不過紛紛烏合傍官生事以媒衣食故凡姦豪之欲快意於所怨者必借之以爲姦如其於本司所見其最甚者有三其一曰強幹理索



就監租戶於尉司而陰殺之以立威村落其二曰兩
詞互訴必屬差尉司窮親追捕以規破壞其家產其
三曰閭里睚眦細故必誣告私沽買囑酒庫脫申上
司牒尉司寄追以毀空張大其事凡皆害民之甚者
其到官驟見爲之髮立汗下自念職在除姦反爲姦
豪族使毒民之具何以容身天地間於是首以理索
利害申提刑司蒙施行一路尉司不許理索復以躬
親利害申本府又蒙矜察自此詞訟追呼不復差躬
親獨酒庫寄追一事上關轉運使臺官單路遠至今
未得以利害聞雖今福星照臨姦孽自斃申之事
比前頓少而病根未除朝夕在慮何幸明監司在上
言之必荷除根敢因捧檄參臺之便百拜代一邑之
民以告夫官各有司尉司有弓手所以戢盜賊酒庫
有酒巡所以戢私沽兩不相及也果有私沽酒巡自
足捕之私沽非強盜比正不待弓兵而後可捕也惟
是吳門鄉落姦詐成風或富強吞併貧弱而不遂或
破落欺詐善良而不從或甲家與乙家訟而借途假
兵或東鄰與西鄰惡而設詞求釁去州縣既遠而涉
證對又難獨私沽事乃以官而治民酒坊官又比近
而易達因而誣告習以爲常上司但見其公申而不



知其被誣主管司但知有奉行而不暇於辨問及計
置曹案脫差尉司則巡船猊猖又槍森列洋洋然視
為利源誰暇復為之聲冤矣哀哉斯民何辜罹此今
年二月內有橫金酒庫官馬提幹田馬千十一私沽
行下本司追捕甚急及行追問所謂馬提幹即係土
人馬千十二所追馬千十一即係馬千十二同祖親
堂兄弟爭分見訟在縣故妄申私沽借威上司以
助閱牆由此觀之酒庫官尚身自誣人况脫許於酒
庫以誣人者可勝計哉兄弟間尚以私沽相誣况冤
仇之誣告者又可勝計哉故凡實有私沽者皆酒巡
自捕凡申上司差尉司捕者皆非私沽濶闊之

聚壤鄉鄰之風俗哉國家之元氣弊莫此甚所宜痛
革敢望台慈備榜本司併牒帖主管司酒庫官遵守
使當此水災百姓不至重罹橫擾且絕久患永蘇民
瘼國脈幸甚獨此申魏克愚不行

申判府程丞相乞免再起化人亭狀

辛酉六月

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隅可
一里本寺久為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網利邪說謬見
久溺人心合城愚民悉為所誘親死肉未寒即舉而
付之列燬杖棒碎拆以燔以炙餘骸不化則又舉而



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耶其
父切痛心每念革絕人微位下越趙未發乃五月六
日之夜風雷驟至獨盡撤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其
挾勢罔俗自詭禪延聖壽之佛殿則固歸然無恙也
意者此亭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為絕此根
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乞為之備申大使府蓋亦幸
此亭之壞耳察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欲為影傍抄
注張本節節不住行下本司勒令監造急於星火某
竊謂此亭為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
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敢之焚人不可之事百拜為
大使府告某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
謂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耶舉其尸
而昇之火天下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巢尤作五虐
之法商紂作炮烙之刑皆戮之於生前夫至戮之於
身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煙徹于上
或者天實災之末可知然謂之殃則凶可知也司馬
子期欲焚慶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屍猶有所
不忍也伍員以父之讎嘗掘荆王之墓而鞭其尸負
之倒行逆施極矣然雖鞭之猶未至焚之也衛人掘
褚師定子焚之平莊之上殆開闢以來所未有之恠



事田單守即墨之孤邑當與將下齊七十城之後積
五年思萬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之奮死則襲用其
毒誤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
齊滅燕矣然則焚其人之尸爲人子孫者所痛憤而
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
人子以此奉其親何耶尉他在漢聞漢掘燒其先人
冢故判陸賈明其不然乃服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
燒王先人家且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
也酷吏尹齊爲淮陽都尉所誅其多及死仇家欲燒
其尸尸亡去歸葬者謂其尸飛去夫欲燒其尸仇
之極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可畏
也廣川王劉去淫虐不夫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
平王地餘及從婢二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出
尸皆燒爲灰無道之極去與昭信旋亦誅死王莽作
焚如之刑焚陳良等莽亦旋誅滅董卓毒亂天下既
誅炷其腹爲炬不待盡燒人已醜之矣東海王越亂
晉胡羯石勒割越脰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
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夫越之惡固宜至
此亦夷狄之酷而忍爲此也其餘誰忍爲之王敦叛
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



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揚玄感反隋亦掘其父楊冢而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死道揚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將玄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既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欲殺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復徃徃捨其遺燼而弃之水則宋誅太子劭逆黨室鸚鵡嚴道者既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矣而或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耶烈燄以爲火耶自焚耶子孫焚之耶佛者夷狄之法今吾所處中國耶夷狄耶滔滔流俗誰與易之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網人之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鈞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辜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今後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存念死生轉移風俗實非小補

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耶烈燄以爲火耶自焚耶子孫焚之耶佛者夷狄之法今吾所處中國耶夷狄耶滔滔流俗誰與易之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網人之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鈞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辜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今後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存念死生轉移風俗實非小補

申提刑司乞省免西尉狀

壬戌汪提刑任內

照對本縣部缺惟有一尉初無東西尉之分昨因下



府無不應副江湖丐謁之士私立西尉
馮空權攝白帖者又展轉張大其私
屋私名曰官衙結集十輩破落私名曰弓手擅開木
朱記一顆日夜生事擾民私名曰文引去天咫尺有
此恠事使本縣人戶一半不見天日哀哉何辜淳祐
七年七月曾蒙本府禁絕且申朝省照會不一二年
又為丐謁者經營囑託踵襲舊弊擾民如前某去年
十二月內遂申前任判府王尚書已蒙散遣其徒將
本縣所管界分照部缺盡令其正官一負管幹訖今
王尚書既已解任其亦替去有日紛紛江湖實繁有
徒將來必又有持關匾稱西尉以毒吾百姓者按本
塞源必得明監司申白公朝乞給省劄勒之堅珉庶
州縣得以杜丐謁而百姓永永絕後災

再申判府朱大參乞免再差權攝西尉狀

照對擾民之事莫大於白帖權攝權攝之弊莫甚於
無缺初負蓋無正缺而差權官則白帖奸人永同正
任此其為患無有窮已况巡尉之職尤異他官事無
小大必經其手若以無請受之假縣尉用無庸錢之
假弓手相與害民弊當何若本縣明 政自國初至
本朝一尉二十年來本府無以應副 湖丐謁之



徒刃七朔名西尉憑空白差權攝公然一本司盡
並立使本縣管下百姓一半不見天淳祐七年
月日蒙本府禁戢亦曾申朝省照會不一二年踵舊
弊以擾民者如昨知縣不敢言曰恐妨本府人情也
本司不肯言曰幸其分盜賊不測干繫也身為見
之官緣情便私坐視百姓之荼毒不為一言是試何
心哉去冬當飢荒之極百姓被擾尤為可念十二月
十三日某遂申前政判府王尚書即蒙敬遣其徒將
本縣界分照部缺盡令本司正官管幹訖未幾王尚
書解任某亦自念替去有日深慮將來又有以見缺
為名脫漏書劄經營權攝者遂於今年三月內再行
申明提刑司已蒙備申朝省訖今遇大參相公開藩
之始除弊卹民罔不在初所合具申照會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七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一

申明二

初任諸司差委事

權華惠縣申嘉興府辭修田騰狀

伏準使帖備準省劄指揮差官監修田岸仰見爲民
懇切纖悉預備之意基下邑小吏奉承唯謹何敢容
喙然有鄙見若不申明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豈惟負
侯府是亦負朝命竊見本縣管下圍田盡在西鄉見
今茫茫尚成巨浸未可施一向後水退各有田主自
係已事何待官司監督縱使官吏到鄉不過於官河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七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一

申明二

初任諸司差委事

權華惠縣申嘉興府辭修田墾狀

伏準使帖備準省劄指揮差官監修田岸仰見爲民
懇切纖悉預備之意基下邑小吏奉承唯謹何敢容
喙然有鄙見若不申明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豈惟負
使府是亦負朝命竊見本縣管下圍田盡在西鄉見
今茫茫尚成巨浸未可施一向後水退各有田主自
係已事何待官司監督縱使官吏到鄉不過於官河



上經行一遭取鄉保責狀一紙而去僻村小港何緣
遍及坐守監視恐無此理縱一處可監其餘凡幾鄉
城圍安得一而監之古有田峻之官固可往來許
陌與民無間時異事殊百姓畏官如虎凡欲利之適
以害之今歲荒歉被害最甚諸司重疊差官檢撈諸
鄉勸分撞場旁午耆保以上迎接不暇吏卒之擾爲
官者兩耳目尚檢柅不及或所差不得其人則其爲
擾朝廷又安得而知惟有省事即是便民除此以外
更無他說况田岸之事小水利之事大田岸之弊在
民在民者在官不必慮水利之事在官在官者在民
不得爲必欲利民使之蒙福則莫若講求水利之大
者竊考本縣圖惠南北東西各有放水之處東以溝
匯通大海西以大盈浦通吳松江南至通波塘直至
極北亦通吳松江此華亭所以常熟道自小人妾獻
利便將泔水之也塞爲沙田朝廷不知一時聽信安
邊所所得毫末而華亭一縣多被滄沒公私交病所
失甚多今若准舊開浚則百姓自然利賴其爲修田
岸也大矣如蒙申請捨田岸之小而修水利之大幸
不勝甚或朝論已定不可改區則乞止照坐下指揮
就本府自行差官在本縣不敢干預其說有六州縣



皆守民社不敢違法遠出一也縣與郡官共事則得
相容比委汝妨嫌二也趙知縣因出鄉勸分縣事盡
廢無以供發本府板帳苗木幾誤軍糧今不可再三
也憲司差委專令勸分日夜趨趨尚未全備飢民嗷
嗷滿市又日日親自煮粥以救之不可拋離四也得
合虛帳款同朝廷某雖死不敢五也省劄止令各郡
差官使判亦不曾差委本縣而吏文行移輒私添知
縣躬親同往之語是不關朝廷不關使府而吏筆輒
得以行其權爲他日督責誅求張本吏奸不可縱六
也如前之說則空申朝省別議施行爲上如後之說
則自行差官不涉縣道次之更有一說雖平而實間
但鑿榜曉諭園田人戶赴今農隙作急發本修築水
壞之岸以備將來差官點檢則人戶自然盡力豈不
簡而易行

權華亭縣申倉司乞米賑飢狀

照對本縣元行勸分止糶有錢糶米之家應水壞廬
舍蕩析流離死亡相枕者全不曾念及某近準提刑
司差來抹荒日擊餓莩滿途縣無粒米分文可以救
之上戶因勸分之初減價太甚糶數且不肯認無緣
可更劄出名色今其白出米斛賑救某一時作急盡



出已俸倡率煮粥兼出下俚之計効尤淨屠家作疏
頭緣化請學職以化士夫人家請寺僧以化街坊市
戶且揭榜通衢救得一人是一人救得一日是一日
不可過慮將來自壞善心以立視吾天民之死隨荷
人心響應見已夾截寧寺鋪蘆蓆稻草分男女堂止
宿六七百人元初雖說救一日是一日若救不到頭
其實何補就食漸衆來日方長凜然後憂叫地號天
別無門路仰惟提舉判府國史吏部視飢由已全活
一路華亭鄉落貧民亦曾受惠賑米八千石獨此等
流落餓夫不在本村未霑顆粒敢歷危忱仰干大造
乞賜那撥義倉米二百碩分撥華亭興聖南禪兩寺
粥局接續救活且使人心感動樂施者衆則繼自今
允活一命以上皆上臺之賜其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權長洲縣申平江府乞添放水傷狀

照對其恭準使命本為勸分既兼攝邑之名併負催
科之累一已之勞若固非所禪百姓之疾苦何忍不
言然此財計所關頗於大府有礙躊躇屢日冒昧一
鳴惟仁慈痛察今歲本縣被水苗田先蒙朝廷全放
計苗一萬二千七百餘碩續準蠲放一分計苗一千
二百七十餘碩則是其間一萬一千餘碩之米已放



而復催人戶素恃朝廷仁厚不信有此前後抵牾之事見經轉運司以上官司處處陳乞以俟恩命之復還雖朝省指揮區處至再決無又改之理而人心凝望更不肯將顆粒就縣道送納非不催逼惟有喧訴使縣道官吏無顏以對無辭以答此事若以民情言之被水去處委多全沒其屢行河港實所親見無苗而使納苗不惟事理不順亦使何所從出况檢澇之官董疊旁午自秋入冬田里騷然亦庶幾澇傷上聞今日之擾我者他日必有以大濟我也今乃反使顆粒無收之地白輸價直賠貴之苗前此檢放徒成虛擾撥之人情真有難強者若以官司事體言之則倉庫皆空用度方闕常年全收猶且支遣不敷今更放多則郡計豈不愈見狼狽兼之軍食民食兩事隨併別無措置之方惟苗稅力出在眾勢亦只得且令人戶以荒熟處相補偃納且已有放未為不恤然而官司之苦人戶誰知人戶之苦官司當察使朝廷無續放一分之說則元放之數在州府安得不行况今浙右三郡之灾猶幸平江為輕惟本縣淪沒處稍多向設不幸如安吉等郡管下全沒又將何所取苗今亦只得以民清郡計兩權其宜或於朝廷續放一分



之外更與寬之一分則民拜一分之賜自古恤災之
政惟寬租減賦爲先今雖適當郡計築底事動掣肘
尚且幹無爲有煮粥散米街市之民歡聲雷動况農
民根本之事又豈可不量與斟酌若日朝廷止放一
分在州府不當擅自增放則朝廷元會盡放推廣上
恩消弭民怨此正爲君牧民之責非專擅也量減有
恩人必速納其規今來強迫而未應正亦未爲失利
其人微位下不敢僭越盡言仰恃大府寬恤之仁親
見人戶號訴之苦輒轉以上聞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權長洲縣申脩賑主尚書乞免再造帳冊並辛

昨晚恭準使牒備奉省劄行下令本縣再勿類造水
傷帳冊某照得此項本縣近方造訖書寫裝替半月
而後辦所費凡三千七百餘貫納冊之費不預焉公
人無緣白陪此錢無非出於彼水鄉民向也擾之彼
猶望其放苗也今苗既不放官司復以此擾之可乎
縱使今來開申細名即是向來混申細名既不要放
苗米文不要散賑濟不知關防州縣欺瞞何事而多
事若此一言以蔽之不過上司公吏欲得納帳冊當
例錢耳先生清直之名聞天下受知君相如此深厚
欲望點對回申毋重爲民困



入提刑司幙乞踈決

余贊

誤蒙收錄莫知報稱惟有忠告或可少裨萬分目今
隆冬在即囚繫者衆先生憂勞於其上而小民不及
知小氏怨謗於其下而先生不及聞爲今之計其策
有三其一先將平江府在城四獄四廂及庫柵等處
見收人有小節不圓及追證未備並與決遣其二監
贓所欠不多及元監數少人並押發其三前政詞訴
今任不曾再詞者並與刷類倚閣行此三者自然謗
議立息師言允穆矣某僭越萬罪

物所差踏江北二沙園田回幕申提刑司狀

某近準總領所差踏常州江北三沙園田十月二十

一日至魏村問統兵官趙喜龍借水哨馬舡渡江就
訪軍舡事體乃知本寨元管五百人見存止三百五
十餘人元管大舡二隻舫七隻平江府續撥防江
舡二十隻提刑司新撥水哨馬舡三十隻大小共五
十九隻通大小每舡以二十人乘駕非十餘人不可
今人數不及三分之一舡多軍少舡必乾閣損壞趙
統領蓋甚以爲憂及旣渡江見淮民殘少動有骨肉
不存之悲問之則自淳祐元年二年七年九年寶祐
六年五遭韃兵官司又歲歲清野但遍令過江遷避



而自調遣把隘以來民間無舡止有官司渡舡兩隻
淮民老小輜重自泰興縣界一帶擁來不可勝計兩
舡搬載不及急則兩舡不復搬載每一沙嘴數百為
郡號哭水中不死於水則死於韃以致田野蕭然皆
坐無舡之故某聞之惻然因而竊伏思念江南之兵
方以多舡為慮江北之民乃以無舡為苦若以江南
魏村寨輕小水哨馬舡五六隻便於載人而不可為
商販他用者貴付江北制領鄉官等人分管之使之
皆受本寨節制遇急則以此舡搬載老小輜重而南
彼此軍民委為兩便但恐議者不親見彼處事情以
為舡留北岸不無資寇之疑某請明其不然三沙地
至浣水四百八十里南至魏村江面僅十八里每遇
風塵之警言淮東制司率於月十日前預行清野此時
此舡即與淮民頃刻而南矣資寇之疑可保其萬萬
無之利則有七淮民老小皆可生全一也牛馬衣糧
不為盜資二也頭目人自濟鄉民不乘急邀索三也
舡隻分管有人不至風日曬損四也江南軍寨兼管
江北民兵氣勢翕合五也就用淮民乘舡勦力防拓
不增糧而坐增兵六也事定即載北歸無渡舡搬載
牛馬輜重之費重為民困士也兼之三沙去揚州百



八十里鞭長不及馬腹故其地雖在江北而實分屬
常州與魏村等今以常州管下之軍舡付常州管下
之制領救常州管下之民命以共守常州管下之江
防人情事理亦無所不順區區欲望台慈答下魏村
忠節水軍將新近發下水哨馬舡三十隻內撥六隻
差三沙統領范文巨印彬各晉兩隻鄉官唐文煒盧
茂各官一隻雖撥六隻仍常以五隻留兩岸止以一
隻留北岸以解或者萬一資寇之疑脫遇清野即以
此一舡併取南岸五舡早行搬載老小輜重歸南相
與守江庶幾淮民均拜生全之造軍舡獲分管顧之
憂其於江防亦非小補伊等將所屬諸司與應

提舉司差散本錢申乞省罷華亭分司狀

照對其近準使牒差往嘉興府管下散還亭戶鹽本
錢九天涯海角細民平昔含冤茹苦不見天日之地
一一親到因得訪問亭場如昨竈數無減而監課折
陷其弊安在乃知皆自華亭分司苦楚推剝致亭戶
逃亡始夫分司幹官祖宗法所無有也頃歲今留守
馮端明持使節閱亭戶赴本司期限涉遠分遣幹官
一員以便民日引月長姦民黥吏不得逞於縣道者
翕然視爲淵數偏方下邑一介小官赫然振監司之



體影附並緣實繁有徒民無所措手足而國課無與
樂辦者矣請試以親所見聞之實言之亭戶本與官
為市有買而後有納不待明言雖三尺孺子知其決
然不易者也自置分司亭戶一到請本需常例錢者
稟局聞二十有二細民無一敢嚮惟上戶名統催者
領之支應需索之餘所存無幾往往又以欠額抑令
八十貫折納鹽一斛請錢亭戶往往徒手而歸不知
本司嘗許其然否乎是買鹽不以本錢惟事抑納使
亭戶逃亡而鹽課陷者分司也上戶與下戶均為齊
民彼所自有者本亦一竈耳官司以其事力可以濟
乏材智可以服衆使之督辦謂之總催亦必以恩
禮然後徇以法制人情所在始有樂為之用者近者
分司吏卒視為奇貨而漁獵之係累其妻妾破壞其
家產甚至有訊腿荆五十而一荆取杖錢五貫者是
一訊之頃為費已二百五十千他可類推矣某目見
浦東場等處高堂峻宇毀折垂盡間之所產本地轎
夫僉謂此皆舊日富家上戶苦於追捕今雖麥粥亦
多不給不知本司嘗苦之至此否乎是斲喪根本枝
葉無所附麗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天
下細民之苦莫亭戶為劇豈止文不得避風塵夏不



得避暑熱而已哉夏日酷烈人所必避雖病夏畦者
猶避以箬笠獨亭戶反就之以爲涼蓋前鹽竈舍火
氣熾盛一出青天白日之下即清涼也冬寒雨雪官
司優恤凡居里巷者皆散錢米獨亭戶反因之而重
罪蓋煮海爲鹽全籍晴日一至深冬沍寒之際必缺
額也推此以往良苦可知原其得罪於官亦不過以
利源之所自出猶象焚於牙耳是必優恤誘致俾其
樂業乃可得鹽况如其所經歷下砂青村表部浦東
等場三數百里無禾黍菜蔬井泉所食惟醃水煮麥
不知人世生聚之樂其苦尤甚所宜痛恤分司聽已
去之官雖校所日不下四日座半歲之間死於非命
者七人不知本司嘗罪之至此否乎是待民不以人
道惟事非法使亭戶逃亡而增課折陷者分司也本
司半月一比較分司五日一比較本司牌匣之費聞
近百千分司牌匣之費過八百千五日一差獄子帶
家人數輩取亭戶每場七八百千或至千貫循環不
已者此分司所施於華亭管下四場者如此本司無
之也五日一差獄子自書數十引逼場官僉押追捕
鎖縛亭戶家婦女取錢四十千則放押至廣陳鎮百
二十千乃放更迭搔擾此分司所施於海鹽管下蘆



澀一場者如此本司無之也曰補鹽曆五日一批七十千曰巡鹽曆亦五日一批七十千凡皆常程之費如此此外非泛橫出加以罪名有費至萬貫者蓋無一不出於亭戶此其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皆分司爲之亦既太甚矣况復以亭戶之所已納分司反從而折陷之者其事有二又非本司之所及知也蓋分司即本司一幹官在外者耳而體貌幾與本司符三司六局排軍授事無一不備茶酒至八人扇吏六十人又各有其徒名貼司者二十餘人獄子十餘人其徒號親人者一百五十餘人自司屬至輜散番通近而五百人合兩買納官一支鹽官四廳在縣共十餘人人以十口之家計之是十萬指衣食於亭戶故雖吏胥之文移日以繁卒徒之隳突日以頻而所得猶不足以飽所欲遂於納鹽每斛一石五斗四升之外增鹽二枚買納官支鹽官及催吏又各處鹽臨詐言斛淺更互喝令罰枚枚率近一小斗此實亭戶之所已納而官反歸之於私多搭發鈔客白自折陷之者一也每斛官給亭戶本錢價十五貫今亭戶無鹽折納八十貫亭戶既已絕少官司坐下最高年分數目額既未嘗不虧則亦未嘗不折納名曰抵當沒則



官自買鹽夫鹽出於亭戶者也亭戶無鹽可納而納錢矣官司既取錢於亭戶將買鹽於何人耶此不過以多量羨餘塘抵數目而錢入官吏之手使官不拘納此錢而上戶以此錢接濟下民亦何至無鹽此則亭戶之所已納而官自折陷之者二也增款折納本皆屬支費場然不與分司廳通同則支買場不敢自爲支買權輕人所易訴比以分司則人之視分司即本司無敢輕出一語故曰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皆分司之爲也其不佞竊謂必欲亭戶之逃亡者復業鹽課之折陷者復舊非省罷分司聽不可夫分司之劫直爲吏氏也今反害民理宜省罷所不待言若曰無分司則追會遠某謂自華亭過長郊澉湖止一日水程非遠也免分司五日一追而就本司半月一較雖遠不易前日之近者乎若曰無分司則拘推難其謂諸場催到鹽皆場官催吏自爲之分司無毫髮力也免分司苦虐而專責合場官吏方將易催安見其難者乎往歲未創分司課額不妨登足自創分司二十年間課額反虧無益有損而不行省罷弊將安極乎且華亭之以幹官分司猶鹽官之以知縣提督也知縣提督無補鹽事前准東趙總領推任本司提



舉日已行省免官吏民戶無不稱決况分司之害如此而可不以趙提舉之省兌提督者省之乎其屬邑小吏何敢僭越言本司重事辛今聖化更新軫念畿輔內地前此羅苛刻之苦妙東鹽司痛清宿弊以救根本而其乃首辱使令儻隱情惜已拘守文法不以利害之大者告豈惟負使令是亦負國用是不避斧鉞之誅纖悉以聞敢望台慈特賜詳覽事若何行乞自使司敷奏朝廷將晚創華亭茶鹽分司徑行省罷併將買納場文武兩負省罷一負止存留一負許文武適差仍自使司立定買納場吏卒人數給板榜文留去後不許私自增添本司常行覺察違將官吏重行區處豈惟國課之幸實國脉之幸其無任皇懼俟命之至

權華亭鹽申乞散還貼袋鹽錢狀

庚申春孫提舉任

照得此項舊係本司增收客鈔每袋四貫貼實亭戶鹽二十斤以潤鹽商官司既以見錢買鹽價直又與本錢無異亭戶誰敢不伏就買止緣事係晚創本鹽率待鹽到方以此錢令項分付綱梢支還亭戶綱梢以牛船盤費爲說斃收入已不曾付還以致官司雖支見錢亭戶不免白納合寬欲訴想非一日今幸上



司清明每事務加優卹亭戶得以吐氣遂行執說不肯付鹽事理曉然無可疑者所合具申使臺行下諸場照父例催發外今將將貼袋錢同元數鹽本錢併單攢筭頓還亭戶庶使綱稍不得堯匿亭戶自然樂輸其餘鹽監併乞一體施行

申乞添人戶賣鹽袋蒲草價錢狀

昨準使牒催鹽未買蒲束拖照牒內開列寶祐四年五年六年欠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七斤去歲開慶元年欠三萬四千三百二十六斤今歲景定元年併續此本申數上欠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斤舊欠反多今新欠入今歲未及兩月而蒲已垂足其事甚怪及

行遂一訪問乃知蒲束元係隔歲預買今歲之蒲買於去歲屢歲皆不足而今歲獨以足聞者去歲毛分司力也其因竊伏自念此事雖若可為今歲已買蒲束喜亦不能不預為來歲未買蒲束憂蓋毛分司見謂酷刑數月之間死者七八人見於縣家之公牘而公海之民至今怨入骨髓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其催足固宜天下忍人不多毛分司驟足於此時必將愈不足於他日而催數之所以常不足其情亦必當察者每鹽一袋用簾三領每蓆一領用蒲斤半每蒲一



斤用買價錢七十五文舊會竊謂此往昔價也甫無
種賣者惟於海漲蕩地刈薪之人搜買每新一擔可
揀箭二斤得之亦艱矣而斤價七十五文舊會展足
錢今不過四文甫固賤物一日之力可揀幾斤甫而
揀者可給食耶本司管下華亭倉織席於祇園局祇
其餘平江等倉織席於福山局歲各用甫二十萬斤
共四十萬斤例差近海金山戚滌杜浦三寨兵催買
於牙人之手復差華亭兩尉司弓手以催督三寨之
兵催督煩苛人情畏避牙人舊三十家今次第逃工
是存者止四家曰夏百十曰孫百一曰陳亞七曰夏
千四而也夫以斤數如此之多價陌如此之少其出
其難其催甚煩而牙人又多逃亡當毛分司威猛竭
澤之餘其事豈易繼耶竊謂天下事已極則當變通
本司弊事已無一不極若亭民逃亡鹽課折陷弊亦
極矣提舉左司一建臺之初凡民戶所欠官司之舊
鹽盡皆蠲放凡官司所欠民戶之舊錢即與支還民
多復業課亦旋登此近事變通之明驗也買甫雖若
甚微而關係鹽事爲最切其虧額雖不若鹽課之顯
顯而積欠官司價錢亦不少其牙人逃亡與人戶納
數多而價錢少雖不若亭戶受弊者衆人所共知切



計閭閻之疾苦亦未必不與亭戶等謂宜變而通之
或將往歲積欠無斤兩納到數目而徒費帖匣催督
者特賜蠲放或契勘一歲客人所入袋席窠名錢數
與本司所給買莆織蓆錢數有無可以增添買價及
契勘先來立價七十五文一斤之時會價必是七十
七陌未曾減落會價既減之後曾與不曾令客人補
添錢數如無補添亦合區處某聞官與民爲市其弊
多失於貪古人一夫不獲如已隱憂催莆四十萬斤
不獲者當不一夫而止況鈔客入錢買袋官司不過
而吾之錢買之民豈可不持衡於上使之兩得其平
等以政場之道諒則予者乃所以爲取往歲不知變
泔出錢之數雖多而收莆之數不足官司白折此錢
不可復得其與增價於民何異官不明增民亦昏賴
特不以爲恩而以爲怨耳幸今上臺清明事事務從
優卹人人欣若更生此事若知而不以告則爲坐失
良機後將誰問備述所得細大謹一一以聞取自裁
擇買莆又近或速得見之施行庶不誤將來官事

申乞散還鹽袋機戶錢訖再乞立定期限狀

照對祗園局機戶工錢舊欠既蒙支還今歲正月分
錢又即蒙發下小民幸甚然尚有小節目合行申明



機戶散居華亭嘉興海鹽管下每一引喚官司頗煩
承喚之人寧免需索今欲每月織到袋蓆必於次月
初五日本監申總數到本司初十日本司發工錢下
本監十五日撥戶各自到監領錢本監隨將領錢帳
申本司照會立為定例永遵遵守日下先次備榜三
縣界首白牛鎮張掛使機戶通知仍帖本監遵照

申寬免網欠零細及私霜貧乏尹外再申乞作

區處狀

照應亭場發鹽多是增付稍工監中交鹽不過舊來
之料以安所發參其所交本合有餘安得有欠今一
之是也他戶十至四五一戶之內欠數十常二三諸
場買民鹽而輸之官稍工盜官鹽而賣之私將來比
較格目只據監中收數則發鹽多而申數少是場官
催吏受其弊將來支散本錢亦照監中收數則納鹽
多而得錢少是亭場人戶受其弊監中雖常勒令監
納不過後新補舊前拖後壓愈積愈多蠹壞國課不
可數計是朝廷之國用受其弊騁官害民莫此為甚
此而不問他皆毫末然前此官司亦何嘗實之不問
哉分司之申解本司本司之寄配監贓罰不為輕弊
万滋甚去歲毛分司求其大活此曹惟有自經溝瀆



盜賣終亦不爲衰止蓋聞分司聽每稍工十般到岸
先納諸色局次錢共一百五十貫若不次置買官鹽此
錢將安從出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宜其救止之無
日也今自提舉左司建臺以來任免分司盡絕蠹害
其源既澄其流可清不於此時而謀救止更待何日
但乘機會固不可不速而議更革尤不可不審疾惡
大甚則非中道非中道則不可久行以故自其承命
到此暫行管幹此事未嘗一日不在心而猶未敢輕
與嘗聞監中有人管押謂之押載亭戶輪人共押謂
爲軟頭此皆前人置立以防稍工者而近多不用恐
工舉行人意稍工既有餘餘亭戶亦可自載不欲自
載或置循環胥批照兼將一百合足斗一隻用白荳
較量監中見用官斛量一石三斗百足合併前件議
事移文諸場令官吏民戶同共商確便與不便仍各
以百合斗量計亭上發鹽之斛所貯多少他有長策
來令見報續據各處報來並稱稍工無策關防亭戶
無暇自載情願增加斛耗請從上司立定器斛發下
各場交量仍付稍工抱載謹將各場責到情願狀運
粘繳申竊照前此宮司不恤亭戶稍工得以肆虐有
量至加七八者近因亭戶見恤於上強者至以法言



有不盡與梢工食利者或用桶或用斛或剖破舊斛而無可用或斛少空多而不足於用小大無度增損惟意官置斛器無急於此立嘉量以示民極此自昔有國有家者急先務以前民用爾况官與民爲市官又徃徃不接之親見聽無賴梢子自行交取於草野間不立之準私取又將安極耶近者使臺榜示諸場許給官斛民歡如雷旋因權買納官王提屬以妨耗折回申斛不敢輕付民心殊覺失望而望之至今猶不已今既以監中與諸場參合又取會諸場公議合昨監斛每一小場給計一雙謂如浦東管四子場合合能變化可類推則監加耗既有責狀聽其自處早乞製造發下此斛一定人戶既免多取梢工亦無推辭却議所以善處之策某連日在此詳觀默察深思熟計大抵梢工不畏斷罪而畏不得爲梢工水絕利源官司之治梢工責其補還盜欠所得甚微不若雄別淑憲擇其欠甚者汰去之以絕無窮之蠹某既到此三數日之後刷類諸船全不欠所得甚微不若旌者有欠至多者有雖欠而隨補者有欠而不補者一一親行引問其所以欠之之由有梢工不親行而父下盜買者有亭戶同至或自載而稱同竈戶鹽未



到有實跡者凡皆前此分司廳一切不問日受重斷
杖血飛紅之人也某仰體上臺仁意惟有至誠告諭
載鹽既無到岸之費監納又無杖錢之費輕重操縱
又一皆輔以上臺威信而行之欠者多補亭戶則徑
牒歸本場會問責補梢工之欠甚者牒各場差人獨
押其船俟其補稍足擇最甚者合竟汰去不至已甚者
欲牒諸場應有鹽先付不曾欠鹽之船無船可載然
後付有欠之船彼以不得載為苦又當革心否而不
革者又從而汰之此某之區區鄙意如此如或可采
乞機使臺至刑擇徑爭見之施行若以作新之機使人
受之易觀感激而不忍犯則竟自上臺將前任積欠
見載鹽納者條畫蠲放一洗而新之此後有欠本監
月申必行斷逐永不許充載鹽梢工則被將威而復
畏尤為上計或謂此錢果放則官司坐失此利某謂
官司之利止在監中交到鹽數梢工之欠乃是監中
未曾交到鹽數梢工得亭戶鹽不以到監官司元不
曾支還本錢官司元不支亭戶錢而梢工於佳支之
後續補則官得其利苟從而放之亦初不失利也况
放已往之欠有限雖不放亦未易盡催收將來之利
無窮既揀別則繼此可使無欠其視畧不區區泛行



監納舊欠無納而新欠愈多者利害相形又何啻萬
萬此外又有所謂貼袋鹽錢鈔客每袋出錢四貫貼
買鹽二十斤照本錢價也鹽出亭戶而錢歸梢工向
也梢工白取亭戶之鹽而近來亭戶或不肯予梢工
以鹽今來審責諸場亭戶未嘗得錢今後但欲得錢
情願出鹽夫買甲之物而酬乙之價世無此理昨已
申明未蒙施行恐疑貼袋不可與本錢爲一今後但
乞貼袋鹽取之亭戶貼袋錢亦歸之亭戶足矣或併
單各項支散或不與本錢同散皆可也近王提屬以
亭支合得貼袋錢爲舊條梢工所得曾將此錢發納
而梢工監納錢一次某以方此申明欲歸之亭戶未
準行下不敢遽然今若以前此貼袋錢作梢工納數
而赦其餘以繼此貼袋錢還亭戶本價而定其令亦
無不可

申乞免監贓錢狀

昨準使牒催林松贓錢已納者申解未納者拘催及
索到元案拖照逐一審問元行承吏乃知曲折甚多
有不咨不申明者去歲開慶改元之三月本司差專
吏於正額之外令項買鹽謂之今鹽適不幸是歲春
雨霪霖鹽課絕少且無正額安有令鹽偶一得之彼



此爭奪監官既欲占爲正額以充數催吏又欲分爲
令鹽以逃責催吏則倚分司爲重而監官則據亭場
爲先一日有浦東管下楊葵等共發令鹽三斛監官
趙催煎奪而印爲正鹽偶毛分司到張涇堰散錢趙
催煎出張涇堰迎接元印鹽專知林仁之子林松爲
廳子隨直本官乃司廳以奪監事申報就擒之既而
以正鹽令鹽均之歸官不足以深治之也此場有雙
龜戶逃亡十七八課額最虧改以此事送華亭縣獄
鞠之獄具則逃亡不繫其首尾又不足以罪之也遂
與工南東亭戶問鹽場公使誅求常例旋令人狀判

送縣獄再鞠之計以一戶曾得若干總四場合計若
干一歲既計若干積四歲又計若干紉而爲數者至
五十萬貫皆是因其一端迤邐展計即無實贓本司
亦疑其太甚也行下止拘納贓錢伍萬貫事已恕矣
而林松亦無可納有一體廳子戚文林僅冒望同罪
亦係監納之數戚文嘗入贅本場衙前市戶胡千二
之女旣而此讎之讎恨方新遂相與妄通此錢寄胡
千二家胡千二不勝其冤也遍行搜訪此三吏親戚
相識稱自係元寄某人等家皆是得之博聞初不知
其實迹厄會參奏究結牽聯凡平日初不識此三吏



及元不曾面接胡干二者又從而過脚轉注半歲之間巡尉之追捕無虛日一境之內人戶之搔動無寧刻除鄰保干連外今照計以欠錢掛名案內者尚七十五家聞其方監納之日械繫滿庭鞭撻無算所催猶不及數而止蓋鹽場廳子此少食利隨得隨用以了口食安有積歲數萬在家之理亦安有困園細軟寄附在外之事今以一事貫伯之常例而推筭至於數萬以一吏冤讎之妄通而枝蔓近於百家事皆鑿空勢已熬底故雖以毛分司之威猛亦不能不中止於此正猶先朝韓中丞詳定放欠謂待家業蕩盡方理欠數毛非住催無可催也今使臺布行新政並已放免虛攤而停住分司正欲掃除煩擾况此事名雖有欠實皆無辜元申之數雖存元監之人已放家之破者尚哭人之痛者未廖其人豈可復追其錢豈可復得上司未知因依固宜再此行下其既以考見終始豈容不據實申明所有毛分司元監到錢已於二月十一日就寄庫錢數內申解訖田三百二十四畝數內惟胥浦鄉六保奚四七兄弟所種二十七畝係林松田餘皆妄通並無着落其監到什物元係妄通本無其物被通人旋於市上收買舊弊姑以充數見



係毛分司封留在庫合與不合申解或就此估賣其
未監錢二萬六百餘貫元案雖是廳子林松一人而
掛欠却是百姓七十五家不獨冤枉委無追理區區
欲望台慈明榜免監一方幸甚

申乞免追鈔客舊鈔狀

竊照天下官事成於以實相與壞於以虛相欺以實
相與者官所以辦公以虛相欺者吏所以謀私也華
亭鹽倉去歲並無顆粒存在但得施招新鈔以待新
盜不啻足矣他復何說此實也今案吏搜尋屢歲不
足之鈔數節節不佳行下必求客入招兒如果欲招

尚不足以應新鈔欲將以何填與之而今補往歲之
鈔耶此不過察吏觀功焉為此虛言無實故紙耳果求
計置耳今歲正月之鈔皆某二月內招到此舊歲已
為增額二月十七日又帶補正月分一百七十五袋
矣二月之鈔雖以最高祖額四千袋分三限每限千
三百袋坐下若論去歲實數不過二千六百袋又係
廣陳鈔填數本監無之某遂斟酌作每限一千袋抱
數招誘初十日頭限按期申發一千袋鈔數訖第二
限係在二十日已預期於十六日招到於十七日申



發一千袋鈔號訖凡此無非以實管幹公事欲免虛
文督促使客人樂然就招也柰何案使反不使其私
頭限申一千袋硬改五百袋作正月數以規新欠儘
多為誅求張本第二限到二十日方當限過限方合
檢舉行下今十七日預申之數方發當日午牌檢舉
之匣已下至申西間催鈔之專吏蕭大昌又按踵而
至又以十七日到縣便令以十七日當限中以深文
令其必受罰此非案吏觀望駕此虛文而何若以實
論則見今預招已申之鈔尚有一千五百餘袋無益
支追補已往皆是虛文專差吏人亦成何用况前
者亭戶官司當催餉買糧者鈔客官司亦當善誘此
納徃復彼此不可胥廢皆官司利源之所從出也向
來本係五千一大招鈔正因上司不體實情強抑虛
數迷歸形撈之家官司雖一袋無與任責近方得邵
衛太接續官司幸無闕事豈可遽忘前日之弊而不
慮將來耶此來欲乞台慈詳察將去歲十二月以前
應千積歲已無虛貨虛存補鈔之數盡行住催截自
今歲正月以後將一歲合招鈔數勒令邵衛太作四
限分搭抱足每三月一次要見足數庶晴兩月分遞
補在內偶有最虧無偏受責罰之日偶有最高無將

發一千袋鈔號訖凡此無非以實管幹公事欲免虛
文督促使客人樂然就招也柰何案使反不使其私
頭限申一千袋硬改五百袋作正月數以規新欠儘
多為誅求張本第二限到二十日方當限過限方合
檢舉行下今十七日預申之數方發當日午牌檢舉
之匣已下至申西間催鈔之專吏蕭大昌又按踵而
至又以十七日到縣便令以十七日當限中以深文
令其必受罰此非案吏觀望駕此虛文而何若以實
論則見今預招已申之鈔尚有一千五百餘袋無益
支追補已往皆是虛文專差吏人亦成何用况前
者亭戶官司當催餉買糧者鈔客官司亦當善誘此
納徃復彼此不可胥廢皆官司利源之所從出也向
來本係五千一大招鈔正因上司不體實情強抑虛
數迷歸形撈之家官司雖一袋無與任責近方得邵
衛太接續官司幸無闕事豈可遽忘前日之弊而不
慮將來耶此來欲乞台慈詳察將去歲十二月以前
應千積歲已無虛貨虛存補鈔之數盡行住催截自
今歲正月以後將一歲合招鈔數勒令邵衛太作四
限分搭抱足每三月一次要見足數庶晴兩月分遞
補在內偶有最虧無偏受責罰之日偶有最高無將



來引例之惠忠厚之至公私兩便其常常招誘使常有餘鈔以待支打則專委支買官或客人恃頑支買官無預招到數須從支買官申訖方就本司行帖催檄此則非泛行移一切並免上執其要下任其詳體統亦順所有今來蕭太昌齋到催牒兩紙未敢遵稟謹用繳納見到

再申乞免鈔客比較狀

伏準使牒責勒邵衛太招鈔自三月為始十日一申限兩月一比較竊謂此分兩事難並行矣十日一申限者舊來坐祖額索高價為令欠折求招鈔者計置之弊例也兩月一比較者改其申請三月一次為兩月改其三月一次見數為比較舊來所無今創出之說也向也十日一申之時不曾有兩月一比今就兩月一比之說不應更有十日一申念其頃者僭越申請正以鈔法既通督責可免上執其要下任其詳聽令支買場自行招誘使甚不過三兩月一見數而已已荷山判矜從已蒙使牒照應詳酌近來三歲中平之數定為每歲六次申數之法今乃仍坐最高之額仍拘十日之限而又添令兩月為比是某區區之請不能為客人除弊反更為客人添弊日久弊深客人



必有欲食其之內者矣切向比較之說起於人多今
獨一邵衛大招鈔耳誰與多寡而今比較此又不合
事情之說也某固不材然比事今實得之親見竊惟
有鹽則有鈔本不待招祖額縱不多有鹽則其數自
不能不增無鹽則無鈔決不可強祖額湏增多無鹽
則其數自不容不減前此最高之額亦是偶逢旱歲
鹽出數多自然而增何嘗元有此數勒其相就繼此
雖有此額歲歲坐下何嘗一歲可以強其相似亦文
牒中空言耳招鈔之說却因徃歲鈔法中弊鹽積不
行收官司以招爲急今幸鈔法流通但不擾之客自
踵至招之不善適以擾之擾之者拒之也非招也某
嘗勞見始末本司管發推貨務元額歲八萬袋內華
亭計四萬二千袋此每歲總額也去歲三月分到鈔
三千六百七十九袋此本月近例也今蒙坐下四月
分鈔數四千五百袋仍月分三限催申此固從來常
行但近蒙便臺已曾從其申請今來所行與近準使
牒不類兼添比較客情疑畏深念本司趨辦朝廷課
額惟客販流通爲第一事用敢不避斧誅存此申審
欲乞台慈檢照元牒將三歲鈔數參定責令支買官
招誘旋招旋申兩月一見總數以防虧折所有本司



月申省所竟將本監申到數逐月細申上下簡便國
家幸甚

申起蓋藍水步屋狀

後鹽官河鑿築一十五丈引官河水
之私而 以水門以便鹽船交卸內七丈八尺

晴雨

卸鹽外七丈二尺猶在露天去

處於脩教錢內造屋材一十間將以八月十二日立
木分司毛提幹謂日不利止之因猶至今以脩教錢
申本司計帳無敢陳乞屋木見頓空教過梅月必爛

今約計應費飯天工食等費尚五千貫惟會飲乞台
與於修教錢撥付監以終前工使水此之內兩岸

皆屋船監隨處交卸無致停積以妨措運公私便甚

申揚提舉新到任求利便狀

庚申夏揚
提舉名頌

照對今月初五日申時伏觀書表司批報備奉台旨
發面啓劄令別具本職合商確事件民間緊切利病
并履歷脚色一本繳申者右恭頌次拜手敬誦有以
仰見先生略去虛文講求實政一意為民之盛心欣
快不知舞手若若以本職言則尉者愈也義取除殘
慰安良民今殘害者反借以為毒民之具失職甚矣
未暇言也姑以職之關於使臺者言之則巡提私茶



盜鑿是已奈鑿皆非事准巡撫為管內第一事然
此事亦何忍易言哉甚去歲初到官有弓手於鄉落
橋下私鹽僅兩包飛申之狀甫投追解之帖踵至專
人絡繹誅求首端解者被留審對數日其始甚訝捕
鹽乃其本職何反被擾至此既而詢之乃知巡鹽有
曆旬一繳申掌案之吏視為利源無鹽而轉曆其費
少有贖而申解其費多其錢悉出鴿保又因而勒令犯
人虛攤轉注此事為鄉民之害久矣未幾前政提舉
孫左司建其首以為苦即荷除去鹽曆明給榜之捕
公私種以文獲更生後版內一項該該犯人船隻物
件盡給捕人每捕鹽一斤給賞錢二百文賞不為不
重而巨販連艘終不可捕徒使步販貧民犯罪且積
兼之捕到私鹽係朝廷令項發賣客人本錢截留權
貨務不到本司前項賞錢無所從出使本司那移別
錢白陪充賞後不可繼雖孫左司亦自悔之特以榜
交既立信賞不可身自中變姑遲留以待更新之政
其謂巡尉司職在捕盜前此及使以捕盜被擾者固
非矣捕盜既其所職今復重賞以酬之亦幾於過恩
矣船給捕人之說可以因而斤給二百之賞不可以



不革也况亭民良苦官價甚微納官定額之外私鬻所以償本其勢決所不免而私販之大者千百為群出沒江湖必有盜賊之雄率未易獲私販之小者銖兩謀利苟免匱乏此皆貧困之極亦有可念東坡有言每斷犯塩人未嘗不執筆流涕又言兩浙歲斷犯塩者十七萬人終亦不為哀止大抵上專具利則受其害勢有必至而利之所在害有不恤亦非勢之所能盡禁但非職於捕塩者所當惜言耳恭之僭言及此出位已甚而又有出位之甚者欲嘿不忍願卒言之在歲歲去不備金提舉例外創行幹運所在州縣鄉利通行輒賣私鬻者形勢之偷漏雖到里正之手比官司元給斤兩已折太半而都保不獨仍拘元價又復高價數抑鄉民縣吏不獨督促價錢又以糜費增數都保淹延歲月展轉誅求官司搯袋發泄幾何間閭被擾無一免者縱使鹽鈔壅積如前有如此弊猶當痛革矧自年來客商輻輳鈔常有餘鹽帶不足乃使鈔客滯滯無塩支付反以袋鹽極賣鄉落此何理哉此何理哉嘗聞胥吏鄙俚之言乃請數賣多得貫百之利不知因為朝廷巧幹貫百之利反為朝廷隲失畿甸內一道八郡百萬生靈之心孰得孰



夫孰利孰害耶鄉民之所最苦者役也役戶之所最利者義役也常平使者職在振舉扶持主張猶恐不至頃者柄國非人以利滅義視羨餘之多寡爲官吏之才否時則以私昵之人厚墮臺之節舉管內義役米類以闕役而私自收米爲名盡從而拘有之甚者破壞其家產獻羨之數自雖藉是苟充而義役之規約悉緣是廢壞不惟鄉落之民愁嘆滿野與夫爭糾敗壞風俗而官司文移因無隅保無所責付亦煩擾甚矣夫義被民戶所自結非官司授田使之結也義役縱闕田猶民之田非官司所當筆布有之也且民戶雖曰闕役而義役在官司奪其役米而義役在堂堂官府民之父母縱不能救其義事之闕反利其闕而忍於絕亡之又果何以爲心者耶凡此二者皆使臺重事非井之所宜言獨以今來指揮令具及民間緊切利病其愚心無知竊意民間利病關係使臺無緊切於此二者併敢冒昧以聞區區欲望上台慈詳察或更別訪人言如其所陳非妄即賜明斷立見施行以一快百姓拭目維新之望公道幸甚

申陳提舉到任求利便劄狀

辛酉夏陳提舉名率札

某昨循舊比偕具啓劄迎候前茅恭準指揮却而不



受止令親書利便劄子一封繳納出身脚色一本有
以仰見畧虛務實爰詢民瘼之意爲之喜極踴躍其
竊謂今世之所最病者虛文也故劄何爲卻之誠是
小官之所最喜言於上位者利便也而利害常相倚
伏今日害民之事多矣往往正自前日之言利便者
始其尚敢復以利便言乎亦姑以害民之要者代之
哀顯耳大抵官冗則吏多吏多則民困此事曉然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華亭上五場舊各置權前官一員
而共置一買納官於華亭以總出納之權他無羨員
也其後爲人釋官增置買納官爲一託名曰東西步文場
監見存實有一鹽稅一水步而止何嘗有東西之

分哉交鹽者買納官打袋者亦買納官今有支鹽覓
謂刻貪別坐並僻名曰隔秤何嘗因買納官多打而
隔秤者曾與減其斤兩哉兩買納一支鹽三衙鼎立
吏卒動以百數亭力已不勝蚕食之苦未幾復創分
司一員合三衙爲四而吏卒之數至於盈千以故亭
民之富者貧貧者流民無所措手足而鹽課亦因以
陷折其開慶元年冬被檄親行其地爲之心酸淚隨
即普不顧利害不恤仇怨具以其實申聞使臺乞將
分司廳首罷旋蒙前政倉使孫左司遍加審訪知其所



之地兩官而督五場徒開煩擾之端今日一提督已
成前日一分司提督更分爲二是分司不惟不省而
反增之也縱今日選辟得人禁防有法不至害民他
日繼之者先生能保之乎正恐日久弊深小民無所
歸咎必曰增官擾民自某任提舉始可不爲先生惜
哉此所謂舉害民之要者言之其他千條萬緒胥此
焉出不足一一爲先生道也夫監司新政方議便民
而塵埃底僚輒進狂瞽亦幾於不識忌諱矣抑又有
不識忌諱之甚者旣蒙特達之知欲嘿不忍敢併言

利病之詳上徹崇禎者乎一步而置兩官初無可分
說先生豈以其步之具有東西乎豈連臺方新未有以
覆其舊至今官吏人戶皆能言孫提舉革弊之恩可
問而知其無一語妄也似聞孫倉使易節之餘提督
官到任之久分司吏卒又復夤緣而歸之分司之名
雖除而分司之弊斬作濱海之民已有感頌頌相告者
前日侍坐於先生乃忽聞東西步各分買納任責之
說先生豈以其步之具有東西乎豈連臺方新未有以



之蓋聞國家之利莫大於權鹽權鹽之法莫嚴於私禁此朝廷之所常申明士大夫之所常主張而揆之事實乃有不合者某生長海邦每見私鹽之禁嚴即官鹽之額虧私鹽之禁寬即官鹽之額增豈私販者多反有益於公家哉宜損而反益此其事實必有當深察者官鹽買價每斤不過二百文舊會實則不過十一文見錢而客鈔之搭發有增諸色之取辨在鹽每二斤方納得一斤是每斤官價止得五文使錢錢果盡入亭戶之手僅足以了納官司糜費王張一非其人反陪錢納鹽矣方今薪米價湧工本費煩鹽何從生而可使白納及陪錢納哉亦曰尙贏餘之私賣以煎納官之正鹽耳故私禁稍寬則民有餘力以煎鹽私禁苛嚴則官鹽無本可煎雖撻之至死而無益况納官既有定額煎出即分兩項曰某項幾石輸官以逃責者也某項幾斗私賣以充本者也然則豈因禁嚴而民不私賣哉官鹽賣之上江私鹽賣之本土未
有生產鹽之地而食官鹽者也官鹽賣之城郭私鹽賣之山鄉未有山居而入城賣塩者也然則禁之嚴何益而民亦何嘗不私販哉故禁鹽之法惟當外示大防而內存寬恕外示大防者國計所關也內存寬



然事實所在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斟酌其宜而善用之此士大夫愛護國家元氣之盛心而難與法吏言也亦所以培養利源之所出而非徒爲下之人計也私禁當嚴萬口一辭而某獨以爲當寬又身具巡鹽之銜而口陳寬禁之請律之以法罪當萬坐然某老矣一毫無求於世苟一日可有救民之便則一日必陳救民之言儻遇知己而不言其則有罪惟先生哀其狂愚而卒赦之不然雖斧鉞之誅不敢辭某昨在前政亦因垂訪曾條具事宜兩紙雖未必有切於今日恐或可爲考究始末之一助錄本併申

第二任浙西提舉司帳管

赴兩浙鹽事司稟議狀

癸亥二月
運司季鏞

伏准使檄趣請崇臺得條具鹽事之目有三曰復祖額曰卹亭丁曰均支發蓋復祖額則可贍國用而恤亭丁均支發所以復祖額也方今聖朝之革弊一新崇臺之講究已熟其舊司存一底僚方乞隨司解任顧何足以裨末議若以實所見聞而言則於斯三者之中願以卹亭丁爲急而不必以復祖額爲名夫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此古今決然不易之通理方乾淳時世無貪官鹽場官又皆小使臣爲之畏法令



其小畏鬼神蓋以本錢與民交易無一毫侵擾而本
錢之會價方高蓋本如柴薪食用之類皆職農人一
歲一收利亭民無一日不收利人情所在誰不樂為
時則亭戶自謀衣食而蓋日多至今號祖額自嘉定
後提奉官以出剩充苞苴場蓋官以勢要得辟闕次
第椎剝時事亦變會價日減物價日增人戶無所償
本徒鞭撻以強其輸官遂羣起而喧訴時則亭民與
官司爭衣食而祖額虧又其久也消弱不能復訴迨
亡太平存者益苦而為官者不訊其顛末徒責以吏
文凡官司所斷之罪名正窮民無告之苦事時則亭

民前日所將謀衣食者適為子孫禍而祖額二字遂

為胥吏禍民之話柄今欲救之但當先卹根本豈可

更責近効而首言復祖額哉實竊擬今日卹亭丁之

策有六一曰發蓋司之積以招流亡二曰除出剩之

弊以禁苛取三曰操體統之要以省煩擾四曰定散

本之法以免滅寇五曰擇監臨之官以善催趲六曰

遷產業之舊以固常心何謂發蓋司之積以招流亡

夫蓋司之所積無非蓋利之所餘財聚於上民散於

下今若於所積錢內小撥數十萬緡除黃姚一場湍

入大海收其蓋無戶可招其餘場分專遣一官出



錢塘錢 手後業使之葺廬舍具器用顧丁夫盡以予之分文不責其還則復業者衆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除出刺之弊以禁苛取夫鹽本錢每斤二百舊會時價不過十一錢足又籬宛錢二麥錢二稅錢草蕩錢柴租錢逢千退一錢諸項並於數內尅退使錢錢盡入亭戶之手尚不足以了納鹽糜費主張一非其人亭戶反陪錢納鹽矣豈可更取靡餘今浙西亭戶盡住深僻蘆蕩沙地交鹽付梢工納鹽有梢耗鹽有滴折鹽有斛面鹽有罰杖鹽展轉虛耗二斤方了一斤納數其弊皆始於利出刺若不取出刺而一

斤各得一斤錢則人必大悅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操體統之要以省煩擾夫官多則更多更多則民擾此事脫然有不待言而小官分監司之權其勢又不免引而高之吏卒之並緣尤甚浙西諸場舊各置催煎官一負縣市置買納官支鹽官各一負而提率司總其權於上其後爲人擇官添兩買納添分司廳方併省分司并買納爲提督又分提督爲兩檢察十羊九牧吏卒搔擾民不聊生今或提率官仍舊或改創提額分司官欲許各場皆得專達而買納官仍止負不許干預催督如舊制則民免橫擾祖額將不期



而自後何謂定散本之法以免減尅舊來監官各自散錢久而侵漁入已遂從監司委官散錢又復添取常例當面點名照散轉背仍湊雜支間有豪民掩爲已有今合選清強官借寺院夫單車到場次第轉送不帶本廳一吏一卒所委官既免吏卒常例場監官吏豪民等弊亦可搜訪革絕又須不待納鹽而後還錢預於三兩月前頒數借本實得錢若干方實納鹽若干後次散錢到場逐一體問明白場鹽有所憚而不敢私尅則民得實錢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擇監臨之官以善催趨夫場官之職職者催煎也催之

有理其出無窮其要在預給工本趁晴速催有雨輒止不加鞭撻柰何晴明此限陰雨亦此限施行全不中節展再適以肥吏况權樞類非真官俸請亦不時給其志何在而能爲公今若選委廉能官負許以便宜從事切近講求隨宜興復本司厚加廩祿更牒各州按月支俸則場官得人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還產業之舊以固常心在法亭戶產業不許典賣慮其無根着而輕轉徙也今不特上岸水田典賣無餘而草蕩麥地坐落停場者亦歸豪右間有上戶以佃紹爲名初不煎鹽而止據其地今若出榜曉諭立限



委場官任責有_二伏者申上施行則民有常
產祖額將不期而自復凡此皆非某書生臆度之空
談也開慶已未冬歲前政孫提舉檄往諸場問民疾
苦次年春除去分司又檄權華亭實納嘗按本壑源
一去其害民之事凡官司欠民戶錢盡還之凡民戶
欠官司錢盡蠲之一時逃戶爲之復業雖僅及半年
孫提舉遽易憲節而是年鹽額亦爲近十年之寡祖
額十二萬八千袋有奇常年皆及七萬獨是年八萬
三千袋有奇若孫提舉終任或再任安知祖額之不
漸復耶乾道或事縱未易言此實近事之明驗某所
得之親見者故區區願以郵亭下爲意而未欲以復
祖額爲名復祖額之名一立必有趣辨於其下以愈
耗根本者固不若專郵亭下而使祖額之漸自復也
若約支發一項則非某所敢輕議浙鹽之比淮鹽恐
多淺河狹港般剝之費博盡下情量賜斟酌使鈔法
流通則公私幸甚若近年增拘浙西鈔戶袋戶無繇
盡得徒費文移大抵鹽多則鈔多今鹽無停留而苦
拘鈔鈔戶若耗何以善後亭下者鹽之所從出鈔戶
者鹽之所從出吐納往復皆利源所關則亦皆不可
其營也盡言無任俯伏俟威命之至



繳四

浙辟請事幹官省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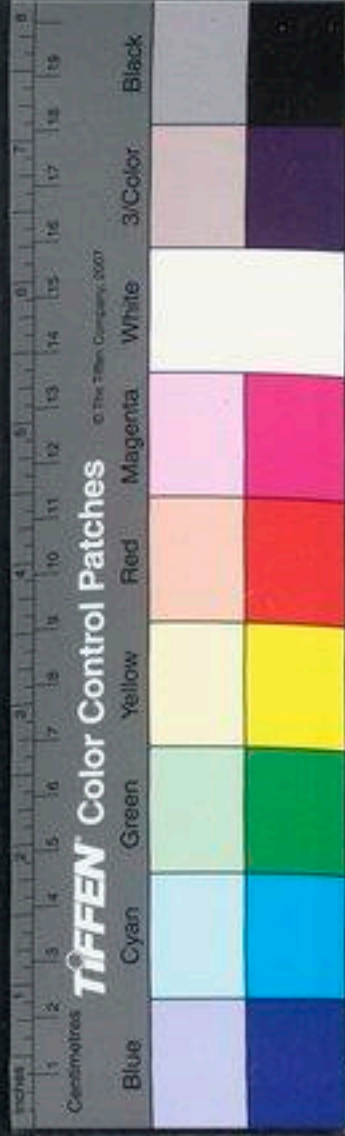
伏準使命付下，可劄辟差其充提領措置兩浙鹽事
司幹辦公事者，照得効功尺寸，正儒生之本心得祿
升斗亦人情之至，願當司存更革百指窮途之日，蒙
甄陶造就一朝辟刻之榮，可謂竒逢，誰不樂就。念某
素羸多疾，薄命易災，久當憂瘁之餘，忽有風邪之感，
水滂不入，脉息將沉，曾蒙差下良醫，已是灼見真病，
既而衆疾又復交攻，臟毒不發者屢年，今幾直瀉脚
氣，嘗得於前歲，此更作疼，已知無望於生，全豈堪復
任於驅使，欲效仁慈之垂憫，亟將威命以收回，況斯
東窠已有正名，無煩冗食，縱大僕府欲兼衆議，別昇
時髦，所有省劄委是無緣，祇受謹用繳申，見到

辭兩浙鹽事司李運使劄狀

仰侍賢明，階陳忠赤，竊謂天下好事一入手，便當勇
爲若遲疑，苟且架漏歲月，則世運事往，身名俱辱，負
平生矣。近者朝廷更革鹽事，選擇而任先生，此先生
力行好事之一機也。如除倉場出刺，如還亭下宿逋，
如散鹽司之積，以招集流亡，皆當力請於朝而行之，
請於朝而不行，真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今乃不
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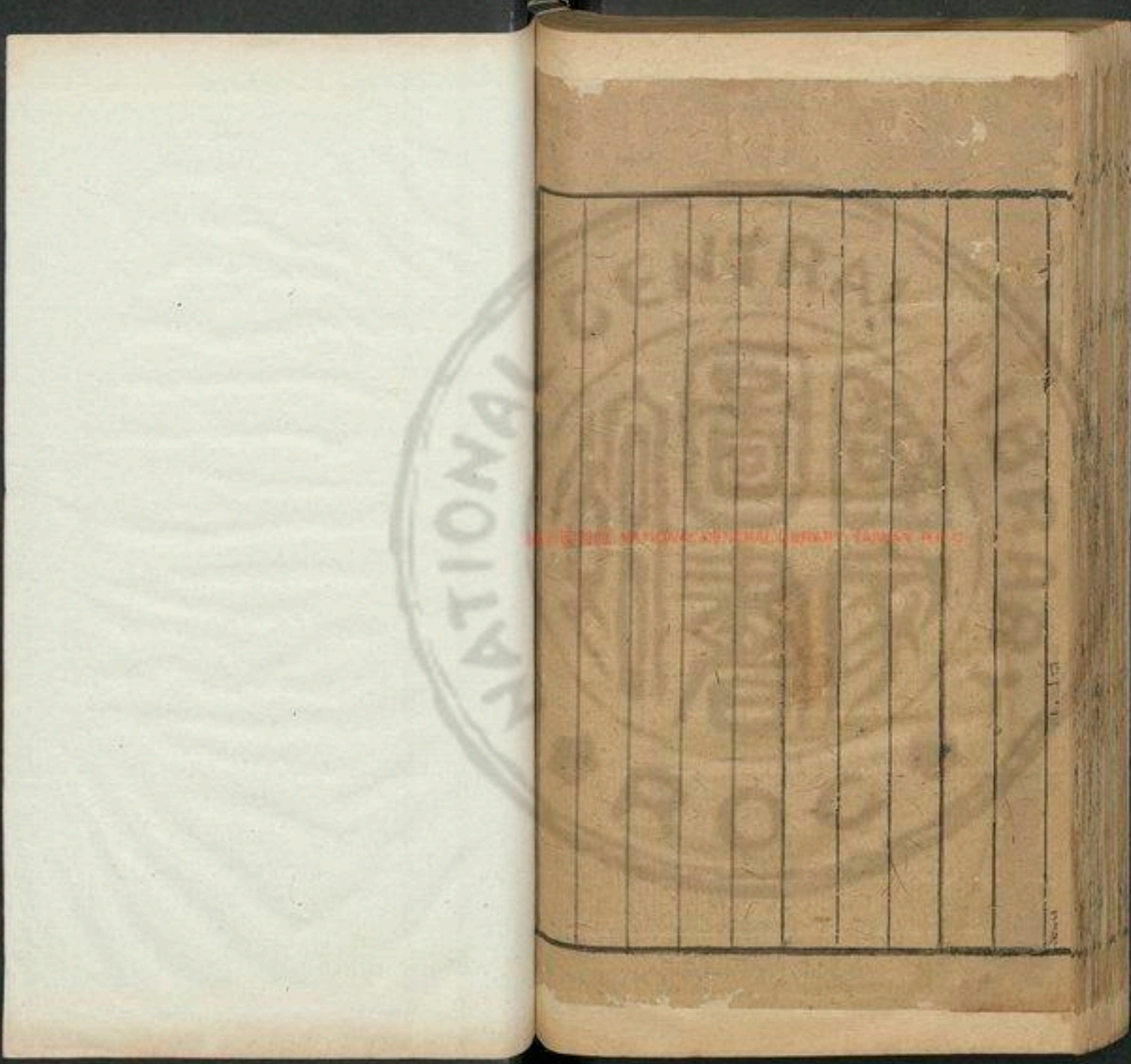
過

省所之吏續下，不過



本意 昔窮民之所厭聞傍觀之所竊笑前
日所以致培壅之虧壞者也如是而求復祖額是却
行而求前也將何以稱朝廷選任之意耶且所謂祖
額者乾淳時鹽課也然必有乾淳之史治而後有乾
淳之鹽課先生自視今日所行與乾淳何若又試體
問浙東西諸場之丁夫與乾淳多寡又何若去歲陳
提學在浙西力任安吉州荒政去鹽場甚遠未嘗施
以虐也而積弊督責到今已極有浦東場上戶姓朱
姓將迫於期限自經溝瀆者尚二人其餘下戶鶉衣
鷄刑流離餓死者滿東西浙皆是也亦嘗有以告先
生者否乎顛末之不計利害之不講事之不乾淳而
獨求鹽事之乾淳司存一筆兩筆管下千棒萬棒地
位迥隔於風雨哀號不接於耳目故雖以先生之仁
賢亦安然行之而不暇問先生自作邑作郡以來至
今已積年賢譽華而蒙朝廷選任又幸而得力行好
事之機乃直苟且架漏如此此其所以私憂過計甚
為先生痛惜冒昧一鳴而去惟先生察其愚忠而亟
圖之





NATIONAL

www.royal.nishinaga.academia.edu/royal-nishinaga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3494385 v54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二

申明三

第三任分司鎮江條陳轉般倉事

申提刑司乞申朝省修倉并乞免江西米入倉狀

癸亥五月孫提刑任內

照對其近者祇領職事即嘗申禁絕濕米等條畫然
皆不過小節茲得本倉閩繫稍大二事勢尤不容不
早二申明一曰倉教多壞綱米將無所容二曰轉般
良艱隨時當有活法本倉拘於淳熙增於開禧又增
於嘉以教眼計前後共七十有六今頽毀不存者



十 摺而未修者三十有八見椿米二十教見空
可備收米纔四教耳四教所容約不過四萬石有奇
見椿未滿之教約可共附五萬石有奇而總所鎮江
取運江西米旋到旋交若在道及未到尚約四十萬
石有奇將何以容之耶且今本倉所收皆江西米也
江西經四十餘處沙磧行千五百餘里大江然後得
達京口日久費重綱吏多雜濕惡則是交收爲難准
鄉支米將官自來多凌轢本倉官吏今又聞見米色
或稍異向來浙米尤易於暄炒則是支發爲難嘗考
轉般倉之名本爲閩津一傳米易舟而設國朝以淮

浙直達京師非便置轉般於真州泗州南渡後以浙
米直達兩淮非便又置轉般於京口朝省近因發運
司與此倉子母相私方改本司提領而轉收江西之
綱革弊已精權宜甚善然頗迂路亦費水脚今既倉
教不足以容亦豈無變通之活法耶方今國家閒暇
正欲廣積貯垂久遠孰若以江西未到米本倉所不
能容者就截撥付兩淮比近州軍却乘此倉之餘閑
選一精力將校亟修此倉垂壞尚存之教以待今秋
就交浙右官米豈不兩便此事本非某所敢僭及然
使 不申奉米到而無安頓果誰之責職守所



在
由不言事若可行乞賜備申朝省

申提刑司乞浚甘露港狀

照對國事以軍餉爲急軍餉以漕運爲急古人欲貫
串河渠幸有鑿平地三百餘里我 藝祖最愛惜民
力猶首置斗門於五丈河良以大計所關雖勞費有
不憚尔今京口轉般倉實依大江而立一水環其前
後前引上河頭以南致浙右之米後出甘露港以北
餽兩淮之軍通徹無礙措置曲盡養兵百萬不費一
夫擔券力也近年來甘露港日就乾涸一月間催兩
大汛潮僅及之舟楫不之糧運中痞問其弊源皆曰

自往歲郡將將去甘露港板始夫智者謀餉變陸爲
水今反堙之寸者千里何哉或者之弗思耶某嘗接
謂此港之不可不浚其事有十轉般倉今所交者江
西米每米一擔自港外步般至倉雇錢五百是一網
所費白增數千貫網稍如之何不愈侵盜是此港之
不可不浚者一也無港泊舟往往浪蕩焦山之阿候
潮旋艤艱難萬狀港若開通則舳舻相銜徑入城市
其至如歸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二也候潮艤舟既
待風色隔沙步邇能復幾何若徑近倉郭交卸而文
色定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三也退泊不既舟關



近斗崖爲風濤所撞若纜爲他舟所絕往往
波失米皆由無所稍泊之故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
四也米舟急於稍泊每大迅輒數舟占港共作一堤
截水旋催小舟刺淺作堤之費二千貫刺淺之費不
預焉舟之急欲得港若此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五
也兩淮諸司支請軍食其步卸出江而去重費又淹
與綱戶之來入倉者同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六也
米舡近倉檢捉亦易全在僻遠恣雜濕惡是此港之
不可不浚者七也南北之舟皆泊倉崖或遇對刺徑
可就舟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八也晚有緩急軍糧

豈宜少滯國朝開暇此事止當講明是此港之不可
不浚者九也不論轉般倉爲然大軍北倉正與轉般
倉夾河而立南倉亦由此河而北此河通則凡裝運
皆便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十也至若京口爲淮浙
之要衝舟楫苟便百貨可以駢集甘露實京口之主
山港脉苟通臺郡皆有閑繫兼此邦地仰易芻蕘酒
苟有闕以時其啓閉農田之利益尤多此又軍餉外
無窮之便也某人微位下凡事何敢僭越實以目擊
本倉交卸支運兩極其難到任數日即親歷其地見
八二之入京口者其道有四最西曰京口閘忽領



見於此又運河流亦淺頗費搬攷其二曰海鮮河
淺見係江西綱作堤截大迅潮以剝米其三曰鱈魚
港充淺亦江西綱乘大迅潮隱舟此地隔塘搬米以
上詢之故老皆吳尚書任內所嘗開浚日久漸湮其
四則今來所指之甘露港實居四港之最東在北固
山甘露寺下北固山純土如粉獨其北峭石壁立竒
拔竦人蓋游觀者所不見豈北固之所以得名歟石
之下爲田田之外爲港自利涉門外遠土城而西入
倉約二里可容米舟二十萬石最外爲舊石閘之基
閘清所不及今居民橋其上稍深折而西爲舊木閘

之基今綱戶與大迅用椿蘆截水其地又漸入則港
漸狹蓋若民時采其傍然古岸尤存甚闊也自嘉定
間史待制名彌堅營浚治今五十年初本不至堙塞
自發閘十年渾水漸入舟始澁而不通某竊意他港
必未暇浚莫若先浚甘露港石閘亦未易復莫若且
改置外閘爲木閘如此則易害爲利當盡如前項所
陳不然湮且日甚害亦不止如目前所見而已也區
區欲望台慈詳酌其可特賜申明明朝省乞從行下所
屬作急開浚修復國事幸甚

再申提刑司乞移還甘露閘狀



昭臺京口居淮浙之衝故轉般倉非京口不可立甘露港又居京口貫通淮浙之衝故轉般軍糧非甘露港不能快而此港淺溢不通止因廢閘近已親行相視條具事宜乞申明行下浚港復閘外今再尋訪到舊閘石材係發運司昨因此閘之廢移置栲栳上閘見存此可謂廢有益事無益矣今謹詳具兩閘廢置緩急對列下項

一此閘石材舊爲甘露港外閘甘露港者甘露寺下引注大江貫注鎮江府城中直達上河南至今行在所者也江水長潮滾動渾濁退則靜緩澄

而成淤每一潮入上河積淤率一葉之厚不數年河湮矣故須外閘閉住不容長潮之入必上河旱涸不得已方開板入之江皆淡水儘可溉田若網運出入則隨開隨閉曾不移刻由此而論甘露港口不可無閘閘不可不用石使之堅壯可以捍潮昭然甚明

一此閘石材近歲移作栲栳上閘栲栳云者義取灣曲目於水利軍餉兩皆無闕蓋鎮江城外可五六里有閘名京口閘鎮江城內轉般倉東北隅又有閘爲則水閘京口閘在外以限江水之入



則水閘在內以制河水之出彼此相胥二閘已
備前人之措置密矣今發運司又於元置則水
閘之東稍折而南約百步外作閘名榜榜上閘
此既不預州縣水利事及訪問無端添閘之因
則發運司每發米到倉恐其出卸不盡到即閉
置上閘之內候差人檢空方開閘放行若意果
出此不幾甚愚而多事也哉綱稍若欲偷米當
在中塗米既到倉交量豈復載去必欲檢空誰
敢先走縱防其走置柵已足漢人橫木渡水曰
權至今場務纂節無不用之華亭大邑四絕水

中惟恃柵作水上城郭盜賊之強梁商販之
狡黠未聞有不待啓鑰而越禁者折柳樊圃強
夫瞿瞿豈官作載官米而獨頂石閘以防之乎
敷天之下自古及今聞置閘以防水矣未聞置
閘以防人也由此而論則此閘之不必置雖置
閘不必石亦昭然甚明

右某元申未見甘露港廢閘石材去着乞且權置木
閘蓋慮石閘費大難猝成也今既考見有用之閘見
移置無用之地乞賜更加裁酌或與併申朝省行下
所為復開浚外仍速移甘露閘舊石復還甘露港舊



開其於軍餉大事實非小補

申提刑司乞免專人并豁耗狀

昭對本倉今非昔比本司既準朝旨提領必與其利而除其害然後可無負提領之名與利之事一如修教如開港昨已申明除害之事今再開申下項

一竊照天下官與民以利交則弱之內強之食其弊無窮官司自與官司以官司之利交則齒利者齒爪剛者決兩強徒自憂摩耳何弊之可慮本倉昨隸發運司每日交發運司運到和采人九米壹萬石子母一家利源衮衮自景定二年

十一月朝省革弊改屬本司提領所收乃江西綱運欠折之米今歲取運又是鎮江府節制司淮東總領使所兩大司存差向上官下視倉場如臨部曲况綱戶自行盪槩東量必有西折而制司之米將官反又自齎大斛皆欲多取官司自與官司交其事如此以故倉場日壞更卒日少氣象蕭索窮促萬狀而本司不知也每見前政文移到倉殆無虛日每一牌匣差人齎抱費從何來其竊嘗聲言少壯時有飲食嗜欲之過而無病病反作於晚歲衰淡之日祖父時有



富貴驕奢之失而無禍禍反作於子孫困苦之
在發運司提領本倉有市利食利而無督責督
責反出於本司革弊之後此棄除自然之理本
無足恠然渾場濁務數有推移吏卒小人彼亦
罔覺或前日所得之錢已盡而今正貧窮或前
日得錢之吏已亡而今無干預彼固不能自言
而識者何忍彼雖不足多恤而司存奈何某到
任來於本倉即無一毫干預併已準使牒從申
於本倉收去亦無干預訖天日在上實非黨私
但念轉般倉亦朝廷一緊要司存若坐視其日
壞而避嫌不爲一言於心何安區區欲望台慈
自津臺更新應干文移無輕遣專人箇匣庶使
倉場不至重困爲朝廷扶持保愛一司存是亦
忠厚之至

倉米豁耗自有成法聞本倉近來獨不舉行竊嘗
思之必謂轉般倉朝交而夕支非積貯者有經
久愈折之比意果出此未爲不當但兩載以來
所收江西米多是經梅過夏或因敷少米多宿
米之支未盡而新米之收已附遞遞積倉經及
三歲者有之此等耗折若不早與申明使得依



條理豁一旦清徹見底誰與陪備所謂專攢不
過破皂衫窮漢所謂糾級不過青布衫小民彼
亦烏能自言方一禍責及身惟有自經溝瀆官
物之遺理無地而本司之應酬方多欲均台慈
早賜詳酌申明施行

申堤刑司乞造循環匣狀

癸亥冬權憲
趙菊坡任內

照對本倉乃軍餉緊要之司期限既不可稽違本司
非刑獄追會之事循匣又不可輕遣某檢照近準使
臺發下文字動踰旬日乃到緣是散遞鋪兵類聚方
傳以致停滯今欲權造循環匣兩隻責令遞與專一
傳報轉般倉分司常得文字庶可報應及時未敢
擅事若可行乞賜台判送案刊造遞發施行

申提刑司辨總所款追治本倉狀

伏準使煤備準省筭備據淮東總領所申稱本所先
曾取運江西米到轉般倉交收被倉斗以乾為濕以
淨為雜百端捐勒及倉官不肯任責監欠今來取運
公田米許從本所覺察追人根究等因依某照得倉
斗綱梢皆非善良禁戢倉斗本司之事禁戢綱梢總
所之事彼此交盡其責正士大夫相與體國之心合
考其次第而通言之大率米出民戶無不乾淨米經



綱梢無不濕雜此三尺孺子所知者今欲運米果無濕雜請先自取運官司始萬一閔防不周濕雜難免則罪在綱梢其或果無濕雜尚敢措勦則罪在倉斗若不早與兩下明白則綱梢恃總所之申而愈增濕雜倉斗乘總所之申而私受濕雜綱梢有械射盜粟之利倉斗有交通取受之利而米一經水盪爛成塵軍餉獨受莫大之害矣若夫監欠未節自有成例所不待言所合具申乞即詳酌施行

申提刑司辨級所再欲追人狀

準使牒備準尚書省劄子施行淮東總領所再申朝

廷乞明賜劄下鎮江轉運倉如遇本所取運公田租米到來即仰從公速與交量仍從船戶自行斛槩併照京倉交受運司公田一例每綱定要三日交收斗絕或有欠折即從本倉徑行拘收押綱船梢任責隨即監納了足毋致抵牾如或本倉官吏專斗生事即照已準指揮追人究實具申朝廷施行都省照得省倉下界交納兩郡公田米每日不下壹萬餘石兼有出剩米反責還綱吏轉般倉當體此奉行合議行下涂已劄付鎮江府轉般倉遵照今來劄下事理施行或稍有阻滯乞覓等事斷是追究外劄本司密切關

防具申今承本司牒其嚴切關防如運到租米即令
本倉從公速與交量其竊詳交量之遲速全係米色
之好惡米若乾淨隨到隨收日交萬石儘可遵守萬
一關防不周綱梢作弊米一有濕則決不容不曬米
一有雜則決不容不篩自然擔閣工夫豈可驟言措
勒今來總所申明固是仰體朝廷之意期於速辦公
米但恐綱吏船戶不能仰體總所之意反借此脅持
倉官燕官司各有部司轉般倉自係提刑司提領今
詳牒內備坐總所申請稱如或本倉官吏生事即照
已準指揮追人則是取逐官司徑可追治交量官吏
米有濕惡誰復敢爭况轉般倉係朝廷之倉本司不
過同提領同之一字言尊無二上權在朝廷也故本
司自提領以來其法省簡米嘗自有施行今若他司
徑追本倉官吏則於事理亦恐更合斟酌未委此項
旨揮元係如何行下所合具申使臺乞賜詳酌或與
申審的實以憑遵守

回申提刑司備總所委監倉聚事例錢狀

伏準使牒委令總所綱吏周嵩等供攤轉般倉聚取
受交米事例錢一十萬六千餘貫十七界官會事某
拖照此事係屬前政不知首尾遂牒本倉及據回申



認數不對深疑倉叟猶有隱情繼即喚上元堯綱過
付人劉七胡七楊六徐百一等與倉叟對證據供除
綱吏自雇市戶般擔入倉雜費外於元攤十萬六千
餘貫之數諸項實付節次其計一萬九千七百八十
六貫照得此錢若一日驟總成數舉本倉而言之
止如所供數已非少若以人情之實事勢之漸而言
之則經三年之久喻一二百家之衆小人隨得隨用
當時不過以了口口去之年歲乃欲追理還官恐
非簡徑易行之事縱使一一可追亦何能少裨綱吏
元欠之多豈綱吏姑借以少延監督耶若謂今來
所認未必盡實則供指詞王本司見準朝廷追呼候
其出官併就使臺取卷未晚

回申再據 所欲監錢狀

準本司牒備準省劄施行總所申備各綱船戶通攤
轉般倉專斗等取受錢事牒某速與區處某照得逆
準使牒令契勘總所綱梢通攤倉叟取受市例錢已
即契勘回申訖今準使牒備省劄坐總所元申行下
與先來已契勘事理一同再奉台判令某區處速申
區處二字在某何敢僭越使某謂此錢不當監理歟
則幾於効凡護局行道之人亦知鄙笑某方念本司



提領以來失於立定程式以致今日船梢倉斗相與紛紛已連具申明及嚴行禁戡期絕方來之弊豈敢今日反先自取縱容之嫌使某謂此錢可以監理歟則倉衆皆是百姓執役正圖口食撥斛者得撥斛之錢用杖者得用杖之錢數譚抄轉者得數譚抄轉之錢情愿交如事固難若以爲賊則每牛呂城脚船脚夫平生靠運米以謀食者比屋可誅矣况數踰百家事經年歲當時未必能了口食今日豈復可以追理若以抵欠是徒誣言某切詳此事三歎 聖朝立法忠厚纖悉備在七 大夫奉行如何爾綱梢將運米先支水脚綱梢已 米又與豁耗米設不幸風水損壞船隻亦與從公理豁當此朝廷清明從公行此三者綱欠之事思過于矣今來運米者總所之吏欠米者總所之吏利害怵惕莫知措手徒幸官貧之更易履其首尾而不言不陳理豁之事反爲攤賴之詞徒冀遷延少寬追逮此亦何足與區處者區區之見如此所合回申取自使臺裁酌施行

回申提刑司備省劄令爲總所監錢狀

甲子春李襲刑

準使牒備準省劄行下據總領所申乞監轉般倉衆納還元受過綱梢交米錢事其屬在使令所合遵稟



惟謹但官司監錢須得詞主出官指定過付人與受財人三面對定責伏方可監理今攤錢之人見係本司準朝省追解想已到司乞賜就問的實却與從公區處在共無緣可以憑空監錢須至供申者

申乞給散倉衆事例錢狀

照會其近準使牒契勘總所綱吏攤賴倉衆受過交米事例錢其因念今後總所取到公田米在本司有當預爲區處者蓋倉衆無非百姓執役正圖口食必有以立其贍養之方然後可以絕其乞取之弊近聞倉官已曾申明未進行下所合申審取自指揮施行

再申事例錢狀

照對轉般倉莫善於本司之提領亦莫難於本司之提領此倉元屬總所然總所支米者也久而不能無移兌之弊繼屬發運司然發運司采米者也久而不能無通融之弊本司所持者三尺法米之收不自我米之支亦不自我一以至公檢柅弊倖提領轉般倉忱莫善於本司矣然弊幸豈易檢柅者哉運米者船稍交米者倉斗皆游手謀食世所指爲無賴之人有以贍養之尚不能防其私自乞取無厭之弊况贍養之未必能給者乎倉之屬總領所其事已久不可復知契勘發運司提領之



每日運米一綱計一萬石每綱給錢七百五十貫
船梢又以水脚錢雇其般量亦同官錢之數兩項共
計一千五百貫以俵倉衆交量掃撥抄轉數壽者凡
數百人自屬本司此錢無所從來本司祇領之初又
失於講求子細倉衆無以贍養遂訟前日發運司之
例私自受錢於江西吏之手未幾總領所鎮江節制
司各取運江西米倉衆又仰給於兩司押綱綱頭之
手衣食消於當年禍患發於今日總所吏人恐欠折
之及身則責舡戶攤賴之詞致申朝省以擬綱欠鎮
江節制司止督綱戶納欠則前日以錢交米者間有

兇暴計出無聊私自取償甚至攔截倉舟行兇搶取
家計食饒紛紛若此提領謂何豈非甚難之事哉往
事姑未暇言新米若何處分今省劄催督已經三月
總所取運須有到倉將使倉衆家食而官幹不受分
文在倩歟不獨世無此理彼皆嗷嗷待哺之窮民何
辭以禁之將使船戶出錢以交米歟不獨彼無此錢
是又開其計囑容私之門何策以防之拖照本倉所
準行下明該每石帶米二升五合爲運米到倉折費
朝省洞燭幽隱贍養倉衆必於此在條具纖悉區處
白使下之人有所遵守實受委官司之事舡梢之水



若干各量地里倉粟之分俵若干各隨局分不獨
小人各得其養實仁人之用心而程式既定弊倖可
革以善軍餉以省刑罰亦智者之事也不然則運米
將到明文未下倉眾或仍前接崔倩事例而綱稍指
爲乞取以論議或綱稍自令交量倉眾無以贍養各
自逃散致擔閣官米皆不免爲本司之累所合乘其
米之未至速賜區處施行

申乞支舊米見底并廵倉

照對某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申本司大略謂轉
般倉新修公田租米新創以新倉收新米凡倉之事

並合一新乞賜備申朝省施行聞至今未蒙從申今
幸建臺方新所合再申開具下項

一修倉必須先空其教去年元申時尚有二十一教
宿米自後節次支發督其興工外見今尚有一
十四教有米椿積未可修動乞速賜盡數科撥
令教眼空淨一體及時修整

一契勘本司自景定二年十一月內準省劄同提領
此倉元登承發運司見管在倉米六百四十五
石七斗九升九合八勺八抄四撮自當時本司
提領以來截止今年景定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終節次共收江西帥漕兩司併和羅鎮江府諸
項舊米一百一十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一石二
斗一升三合五勺八抄四撮共支過九十七萬
九百一十三石四斗三升二合二勺八抄四撮
內除淮東總所認椿米四千五百八十七石八
斗七升五合外合見管一十四萬二千六百四
十九石九斗六合三勺竊照在法倉米椿積經
月以上每石許豁耗米三釐但倉場積弊利於
糊塗不曾逐款支絕隨時申數其在發運司提
領之日既以手糴子運子母一家間有耗折不

及三釐者例從援豁以爲贏餘不與計見分曉
及自本司同提領以來又不知倉場首尾鞭長
不及馬腹不過就用倉場申上之數亦無從計
見分曉今幸修倉之便舊米一顆一粒須用支
絕合與逐款討見耗折實數隨多逐少依實理
豁其勢度不至耗及三釐自此一番清徹之後
公田米入倉重新起頭候逐款支絕即時申有
無耗折多少實數永免倉場前後交雜之弊

一本倉天地字兩款見有地板亦漸損壞蓋元初諸
款無不以板鋪地今亦間有閣檣地板之木及



黍如爛版在地者照得倉穀若有地板既可免
地氣蒸壞米粒又可免逐時收買觀礮此事於
倉穀最為急務鎮江府江下多有客船折船板
出賣若就買鋪礮亦儘省事但慮當初計料官
此項不入料帳元科之錢恐買辦不敷乞速申
明此係元申如此近又收拾得本倉拆下舊穀
木植雖已不可為柱若弃短取長解開為板亦
足添用併乞申明行下元委官鎮江府斟酌措
置施行

本倉正坐鎮江西隅瀕於大江人煙絕少去

夏曾有盜

名幸而警覺免致踈虞訪問老吏

舊來亦屢曾被盜除本倉人衆守宿外元蒙朝
省劄鎮江府都統司於諸軍輪差撥兵士二十
名防護巡緝以壯聲勢近年以來因循不差乞
申朝廷仍舊劄下差撥而本司乃止牒鎮江府
照得都統司之兵既非鎮江府可差而本司之
牒又未嘗據鎮江府承準竟成具文櫓閣數月
今年三月初七夜又有盜踰牆而入是守宿斗
級等警覺喊趕去夫官倉而有竊盜數數窺
之豈細事今來欲望申乞從久例仍劄都



統差撥巡警庶絕後慮

倉後三面皆甘露港繞之舊來糧運自淤達淮通
徹無礙自十餘年前拆去兩板湖水積淤遂成
膠舟官司不知復還開板反併去其開移置上
河內間裏無用之地名曰拷棧開自此甘露港
愈塞制司運米甚煩步擔出數里外久淹重費
又舡隻無所稍泊屢爲風濤損壞其去夏到官
首陳十說曾蒙本司申省劄下所屬開浚而本
府舊官拖掇不行某又陳兩開利害緩急對列
申明而前政擬州去官今年二月十五日風雨

魯壞江陰軍中田米三船此皆無港泊船之故
兼盜賊跨越窺覷亦止因港塞無水合不檢照
某前此兩申併爲申明施行兩里之港工費不
多朝廷爲軍餉大事必不較此小費若許科撥
則所屬官司決無不斂於任責之理併乞詳酌
施行

申乞支米須給省劄狀

照對本倉久例必有省劄方可支米近來間有只據
總所轉劄雖是所付本倉省劄偶然未到但恐因循
不到將來下倉無憑出豁或倉官未見省劄不敢擅



支有妨軍餉或總所他時急欲得米因而遂作轉割
名色倉官不敢申索真本二者皆屬利害乞賜申明
應干科撥應副制總兩司等處糶米並將本倉照割
與科割同時發下或總所轉割徑可理為執照亦須
明降指揮以憑遵守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三

申明四

第三任分司鎮江條陳轉般倉事下

辭提刑司發到省割陞差提領所幹官狀甲

于五月

今月二十六日準本司發下省割一道備本司元申
以遙領轉般倉非便乞從省所別差京官分司蒙公
朝止就差某管幹而未蒙明該仍屬本司同提領為
之聞命震驚蓋本司之所申者期於得實具公朝之所
丁者重於改作期於得實者上官之至忠重於改作



支有妨軍餉或總所他時急欲得米因而遂作轉割
名色倉官不敢申索真本二者皆屬利害乞賜申明
應干科撥應副制總兩司等處糶米並將本倉照割
與科割同時發下或總所轉割徑可理為執照亦須
明降指揮以憑遵守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三

申明四

第三任分司鎮江條陳轉般倉事下

辭提刑司發到省割陞差提領所幹官狀甲

于五月

今月二十六日準本司發下省割一道備本司元申
以遙領轉般倉非便乞從省所別差京官分司蒙公
朝止就差某管幹而未蒙明該仍屬本司同提領為
之聞命震驚蓋本司之所申者期於得實具朝之所
丁者重於改作期於得實者上官之至忠重於改作



者聖君之至仁而其端湍之私則謂公朝已從申則
宜別差官未差官而暫以某承乏則宜且屬本司然
此猶以一身之誼言之也抑猶有公事之利害在遽
言之則為僭終不言則為隱僭之罪止於一身而隱
之弊關乎軍國敢席藁待罪而言之竊許公事之利
害有三其一曰本司仍同提領而分司仍屬本司同
此倉可保其無弊其二曰本司不同提領而分司別
自差官則弊在十年之後其三曰鎖江自置同提領
而就以其提刑司轄屬官為之則弊在日前嘗致本
倉初屬總領所繼屬發運司皆以干預出納久而不
能無弊逮至改屬提刑司始以風憲之權隔手以防
出納通繼至此而已極檢柅至此而已精所未便者
獨有相去隔驀之患尚如本司元申之說然使分委
得人常能以使長之心為心則隔千里可同對面處
僻遠如其親臨則亦何遙領之足慮且遙領之弊不
過不能盡革倉吏之奸耳正使司存切近更奸亦焉
能盡革而司存不預出納本司清淨無弊則遙領之
為利也大矣某所謂可保其無弊者此也其或不隸
本司而別差資望已重之官則官稱屬於省所職事
可以專達寄司之地非不一時改容以相禮切近之



倉非不一時悚息以聽命然目引月長人情好大監
司既不得而檢柅朝省又未免於隔遠吏祿薄書之
費萬一有取於倉教毫髮之贏則流弊難防初意浸
失某所謂弊在十年之後者此也其山林鄙人率而
信直口尚不魯問家事身亦安能防吏奸承乏此來
偶逃曠敗正以仰藉本司之威重不過奉行本司之
文書歎非畏狐正畏虎耳今若使其一旦自以同提
領爲稱則向也以監司而同提領今也以監司舊屬
官而同提領向也近屬於監司緩急猶易於上達今
也遠屬於朝省申請不可以立應是將以重之適以

輕之矣且其屬本司也倉官有舉有刺今選人而同
提領舉刺其將安屬乎其屬本司也分司有史有祿
今小官自爲司存吏祿其將安仰乎兼本司之同提
領也不惟督倉場亦且督綱運倉場雖在鎮江而綱
運遠自吳門此事又將誰屬曾謂九品青衫之文移
而可動吳門之會府乎力小任重運棹無策某所謂
弊在目前者此也區區欲望台慈特賜備申乞從公
朝就其見行略加裁酌必欲稍重其權或許容本司
選辟京官一員爲分司提管則上不失公朝重於改
作之至仁下不失本司期於得實之至忠庶於本倉



公私兩便其雖以僭越得罪萬萬不敢辭所有省割一道委實不敢祇受謹用繳納見到其無任皇恐俯伏俟命之至

申省控辭改差充官田所幹辦公事省割狀近者恭準省割備坐指揮以朝廷買公田正欲免和糴之擾而州縣催公租又反効和糴之擾急於革弊分遣幹官既令其兼管於三郡又令其條具於一日有以仰見聖朝勤恤民隱至深至切䟽剔弊源不極不止爲之感激思奮詢訪屢日乃知三郡之規模已成公田之關係甚大其間尚有餘弊是以州縣不無無擾其弊若除其擾自息鎮江分司之官正自不心增創不必增創而創之反以滋他日之擾敢僭陳之夫人戶置田比近尚或不免欺弊官司置田諸郡豈能遽就條理朝廷知其然兩年以來日夜講究惟恐一事之未得其實則一毫之有擾於民然皆朝廷自察其隱徽州縣未嘗明申其利害故今日見行之事雖已得其三而未及講行之事尚猶有其二如佃主則使之相離如苗稅則爲之理豁如硤瘠則諭之整換凡此三者皆朝廷今日之所見行惟是浙右之地濱江皆山如鎮江江陰及常州之晉陵武進循江而



東壩脉隆起地磽而多乾故鎮江江陰從來不在和
糴之數常州畝數雖與蘇秀略等而和糴則半之正
以其風俗雨稍愆期即種蕎麥荳粟不足充軍餉故
也去歲置田之初適值中夏缺雨某去歲六月十七
日被提刑司檄至金壇縣問獄事自洪塘堰無水至
縣五十二里尚多未種之田自六月被檄後至八月
二十日監浚犇牛河往來常州境上兩岸所見止種
蕎麥則此等所買公田不能盡出租米可知矣州縣
若以實聞朝廷必為減放催其所有何至於擾恣何
恐妨公租反為掩覆賢者雖受其訴旱之狀而不由
甚者至焚其訴旱之狀而不恤或未嘗種田而令如
租或本非種稻而令納米催而至擾其勢則然此州
縣不曾申聞而朝廷講行之所未及者一也此事則
鎮江等三郡之所同又買公田本為軍糧例軍糧例
是糙米間中間曾準指揮就毗陵別撥一項解發行
在春糙為白州縣因而計其春折之數於本色發行
轉般倉供軍之米亦令每石增納一斗八升謂之折
糙是於元額幾十增其二矣夫不全熟而便之全納
既已甚難計納數而又復加二此豈可強催而至擾
亦熱使然此州縣不曾申聞而朝廷講行之所未及



以給司存之糞租米乃一歲一有之利百姓良苦尚
何以飽吏卒之欲鎮江若創分司三郡之莊官佃戶
自此無寧日而公田之利祇見其害矣其實不敢以
一身目前之計遂贖公事無窮之累所合具申乞賜
於察使公田之弊盡除而州縣之擾自絕米吾之米
不過聽司右者自爲收之實三郡莫大之遠須至具
申者

辭省劄備他官條具令遵守狀

照會某六月二十九日申時遞中恭準省創備坐董
提幹方提幹連銜條劃公田事件劄其照應遵守某
照得此係各官各郡之事也鎮江等三郡非他郡比
但常華三郡公田之弊不當置鎮江分司之官已於
今月二十三日回申訖今來劄不事理於某無預所
合具申

辭省劄令就常州置司狀

照得今月十二日元準省劄之初以未知各郡事體
容到各郡體訪至十五日脚氣發作不可親行遂加
保問見得三郡之事非他郡比但常華弊使人戶自
與州縣相安不可劄官使州縣吏添分司搔擾事關
民命難徇身謀已瀝血沈備見公積於今月二十三



日申發訖今來所準置司常州指揮蓋在某前件申明未到之前所合具申尚書省乞賜指揮檢照某二十三目所申事理施行所有此處三郡分司委難創置使其置於常州亦猶置於鎮江無益有損其弊則一不敢不以實聞

辭省劄發下官田所鑄銅印及人吏狀

照對某七月初二日準省劄差人吏賚印記令某日下置司管幹公田事某昨準元降指揮之初未知因依所以未敢倉猝遽言繼後逐一體訪見得置田養軍自是當今之良策買田得實安有難催之租米官買田而租難情事惟必有當深察者矣以某所見鎮江江陰及常州之晉陵武進皆是沿江一帶高堦磽士所種多係蕎麥意粟當時被差之官不能仰體朝廷美意據實申明又不與之斟酌地里土產據數收買方且欺罔揜合虛張多數以高地而為良田以蓋麥而為租米以折產三斗五斗而為八斗一石去歲旱乾三郡為甚恐妨公租又復掩覆甚至焚其訴旱之狀五百紙而設長枷六具大榜州門以脅之他如常州多種苴麥或紅尖小米其俗以白米為難得而非白米不可以納官故州縣人吏置買之時勒令該



說白米白米者白色之米非舂白之米也自古及今
通天之下何嘗以舂白米散軍亦何嘗有以舂白米
納租耶爲之官者乃復以白色爲舂白抑令每石增
納折糙一斗八升又如丹陽縣至大之斗不過一百
三十合耳而已死之趙知縣乃一無賴不學之窮宗
室乘時射利賣弄百出遂繆以每斗作一百六十合
展計首斗虛裝數目不顧無窮之害姑塞一時之責
夫收買既不肯實早歎又不受訴而反增據虛數以
取之催而至擾夫亦何怪爲今之計不過遵達民隱
掃除餘弊據其實有催之使納由省所而劄州郡由

州縣兩督莊官綱舉目張米可立辦奈何無一人肯
以實告直至上勤廟堂自爲體訪知其有擾方隨地
遣官耶嚮使公朝非切切民隱明自達聰則州縣官
養成病根雖一旦潰裂而莫寤不知朝廷何負於士
大夫而士大夫之負國乃如此乎然某不佞竊謂知
其擾而革弊可也知其擾而創官不可也某每見天
下之官無如分司之擾蓋縣之吏卒犯法人戶可以
訴之州州之吏卒犯法人戶可以訴之監司惟是分
司獨無忌憚惡少無藉視爲淵藪其始雖不過十數
輩公差之人其後終不免添至百數輩家人之屬此



事在在而然實亦勢使之然夫單夫獨漢州縣必不
相長成羣鼓隊小人方可作威所隸既非一處所遣
又非一人枝節生開自然煩擾其於公事畧無所益
豈徒無益害又甚焉蓋深村僻港既非外州吏卒之
所識而外州吏卒亦非村民百姓之所識不過坐守
州縣以督期限需索錢酒以歸養牒私囊有一分之
實則公事受一分之虧終挽救急不過此數事有必
然人所共曉公田之弊已如此而可畏增分司以弊
之乎某已未冬作尉吳門孫提舉差訪鹽場利病親
見華亭分司之害乞申朝廷省罷去年有李運使領
兩浙鹽事之初首欲差某為分司某寧飢困旅邸三
月而不就豈有今日反為分司之開山身自言之而
身自背之者惟有訪求民瘼納忠聖朝已瀝血枕先
具公牘乞賜明降指揮赦放今後三郡水旱及放免
常州一郡折糙虛數於六月二十三日申發去訖今
準發下前項人吏印記委實不敢祇受因有前件續
聞之弊併用盡言以聞伏望公朝念賈田供軍之本
善察貪官俗吏之蔽欺哀閭閻疾苦之莫伸速賜革
弊以全大利不勝民命國脉之幸某小吏僭越無任
皇懼俯伏芻蕘待罪之至

事在在而然實亦勢使之然夫單夫獨漢州縣必不
相長成羣鼓隊小人方可作威所隸既非一處所遣
又非一人枝節生開自然煩擾其於公事畧無所益
豈徒無益害又甚焉蓋深村僻港既非外州吏卒之
所識而外州吏卒亦非村民百姓之所識不過坐守
州縣以督期限需索錢酒以歸養牒私囊有一分之
實則公事受一分之虧終挽救急不過此數事有必
然人所共曉公田之弊已如此而可畏增分司以弊
之乎某已未冬作尉吳門孫提舉差訪鹽場利病親
見華亭分司之害乞申朝廷省罷去年有李運使領
兩浙鹽事之初首欲差某為分司某寧飢困旅邸三
月而不就豈有今日反為分司之開山身自言之而
身自背之者惟有訪求民瘼納忠聖朝已瀝血枕先
具公牘乞賜明降指揮赦放今後三郡水旱及放免
常州一郡折糙虛數於六月二十三日申發去訖今
準發下前項人吏印記委實不敢祇受因有前件續
聞之弊併用盡言以聞伏望公朝念賈田供軍之本
善察貪官俗吏之蔽欺哀閭閻疾苦之莫伸速賜革
弊以全大利不勝民命國脉之幸某小吏僭越無任
皇懼俯伏芻蕘待罪之至



辭提領所帖令就常州置司狀

照對某七月初五日準提領田事所帖令某於常州置分司其竊見此事但當華三郡公田之弊不可創鎮江分司之官分司之官若創則公田之弊滋甚縱使改置於常州亦猶創置於鎮江有損無益某弊則等已詳利害冊申朝省其一發於六月二十三日其二發於七月初二日如蒙矜察特見施行此朝廷之至仁三郡之大幸如莫言微不能感動惟有薦藁待罪豈敢苟誤國事兼某每見天下之官無如分司之擾開慶元年冬曾申孫提舉乞申朝廷省罷華亭分

司去年春曾力辭季運使分司之委今此提刑司同提領倉事委官就倉亦名分司雖收支自有倉官奉行不過文書又立乎會府之下總餉之則浮寄孤寓眇若一萍某猶恐日衍月長人情好太初意浸失流弊難防亦曾於去年六月十三日申前任孫提刑言分司係是晚創合行省去之因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申今任季提刑言分司若許專達弊在十年之後其人皆在其案皆存可問而知一語不妄豈有今日公田之事路三郡八縣環千里之廣總一二百莊人戶數千之衆奉承者過方此數數乃敢有欺弊不與陳



乞更革有疾苦不與據實聲訴反於遼邈無據之地
明知其事之不可行乃創名分司身變走卒為害民
之開山者乎目今日之事兩言可決米若易催何必
分司米若難催必有其故譬之鑿病亦求其受病之
源而已分司豈能自達於人力必經州縣分司豈能
自達於州縣必遣吏卒不救其病源而創分司此公
田之烏喙也伏望台慈備甲公朝速賜寢免此處分
司之官豈特三郡之宰實國事之宰國脉之宰也某
一介小吏冒犯威尊無任僭越皇懼待罪之至

中提刑司乞批書離任狀

照對某七月初七日恭準省劄以其辭免公田奉

聖旨免差某草莽妄獲分宜謹序聖朝寬大即賜矜
從某已於七月初八日早望闕謝恩訖某舊領之職
未委曾不差人改替在某於義合不俟俟交代先次
批書離任須至申者

八月十四日奉
聖旨仍舊任

申提刑司修倉為經久計狀

照對轉般倉添造一新真司謂百年之盛事然官司
事任責者少正當立經久之良規蓋倉必斲地鋪板
然後米可免蒸濕檢視天地字教尚有餘板是舊來
置倉無不如此昨者修蓋六十二教任事者不肯計



料地板等費今來再造一十八教已蒙鎮江府計料
申明謂宜申乞早賜回降使其當此冰凍難於用泥
之時急以工力解板鋪地此可爲倉之經久計者一
也倉可常常整漏然後板免損壞昨者鎮江府提鎮
此倉特置修倉司一瓦之損兩過必葺一隙之開穴
露必補自淳熙造倉五六十一年間不待大興修倉之
役者此之力也自發運司提鎮而鎮江此司遂廢滴
雨塊土之際浸成牆頽棟橈之大迨某去夏祇役申
請之時救可貯米者已不能三之一而遺材廢瓦仆
地消盡者滿目矣向若常常整葺亦何至大壞若此

某因而訪聞老吏知鎮江修倉司姓名之尚可記者
曰湯德湯之前界曰鮑德皆以壕寨兼修此倉今幸
鎮江陳知府銳於體國若從朝省創下委其再創此
司仍於官錢許歲撥錢若干爲費則倉之堅久可保
其與淳熙等此可爲倉之經久計者二也某人微位
下九事何敢僭言而費大役難官事良可愛惜職事
所係僭越以聞如無可疑乞賜申明施行

回申省劄狀 咸淳元年

照對某正月十四日恭准省劄令某常切到倉稱草
弊倖或倉斗故爲邀阻或米色不堪支遣並與從公



區處一自具遵稟申某即已遵稟敢併以見行申
聞鎮江等三郡初納時米色多有不好內開沙莊常
茂實一戶納粳米最爲嫩怯一倉即壞見堆在廊
未敢交納已申提刑司備申朝省聽候指揮又丹陽
寶莊官有多年陳蛀米八十餘石常州李宅幹人包
到久陳紅赤小米樣稱有三十來石此兩項恐是幹
人探試賣弄爲衆力路路遂即面諭勒令限換別米
訖丹徒徐莊官四百餘石粃碎夾雜最多朱莊官五
百餘石間有粳梗此兩項已與嚴監篩擇交收及令
責狀後來不許再納此等米訖自此區處之後納戶

稍知忌憚不敢若以惡米到倉間有不中各與師颺
隨即交納並無停滯其見今日日絕早率同官下倉
米到即時審交青天白日之所照臨十手十目之所
指是米色果好爲安得強以爲惡米色果惡納戶
安得強以爲好既是親臨可以無弊以上係鎮江等
三郡事體如此若平江府米只據已到皆是乾源但
莊官欲與舡戶點數止肯以元量入舡一斛出卸既
俛取於木覆樣洞舡之底又覆量於數尺地蘆席之
上以致艱難遲滯萬石成綱者十日不能上岸或繼
此諸莊輻湊則填塞擔閣豈不有誤官事此項已申



提刑司乞移文所屬官司曉諭莊官多帶親人多費
解器米到頭卸以便措運外所合并申明省照會瀆
至申者

申提刑司區處交米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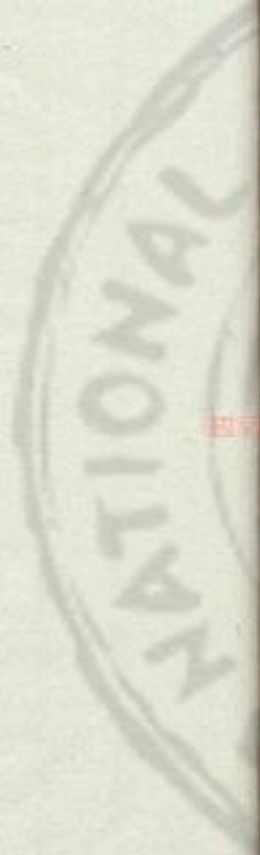
照對交米之要有二一曰催攬收數二曰措置倉敷
本倉自春以來常是欠米交收蓋米缸困於呂城一
垠之般剝無絲而前也數日以來米缸擁併而倉中
亦尚欠米交收蓋米缸自南湖繞出呂城垠西徑從
丹陽七里橋入河羣然而至而鎮江府所差彈壓兵
將以編排資次爲息爭之術米缸亦各守資次動以

數仍以二年爲例二年升正曾經斂散即與改替新
舊交承周而復始以防日久生弊且得更休舊規官
差兵士在鄉各坐倉節級歲久擾人倉職間亦藉以
立威鄉落令並免差遇貧斂年分聽於支遣穀內續
行從便短雇使喚舊規倉職有事並申官司今止許
申寄居局官聽從便宜區處有合從官司施行者須
寄居局官申明此其更革之節目也本軍除已逐一
施行外所合照原知軍荆立舊例備申朝省并提舉
常平司照應併錄人戶今來詞訴繳申照應須至申
聞者



更革社倉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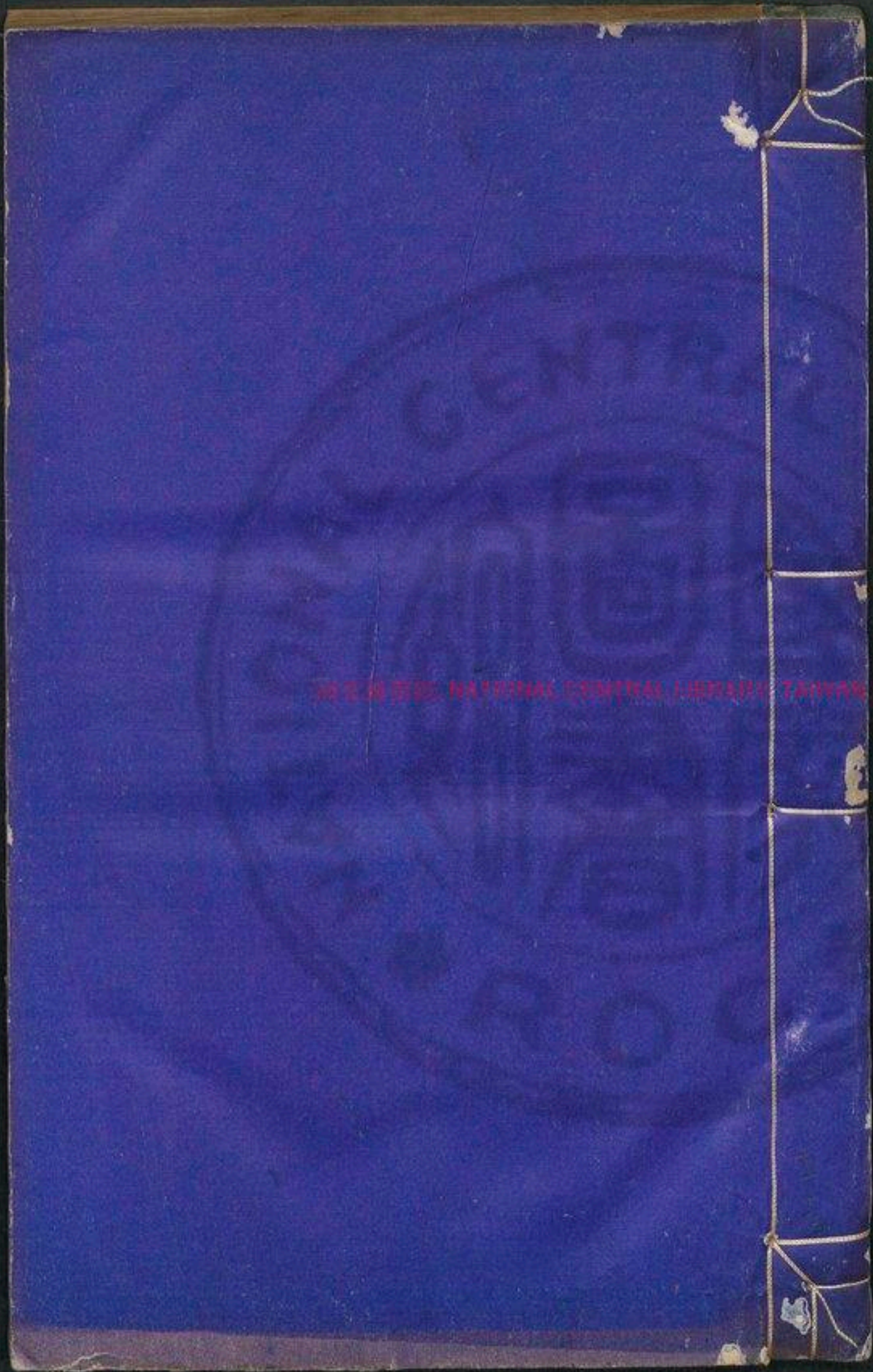
照對本軍昨經嘉熙庚子大歉賴康知軍賑救民獲
更生康知軍荒政結局又極力措置每鄉穀本五百
擔做朱文公社倉法歲貸收息以漸增添為將來萬
一水旱之備慮及無窮慮同父母世世吏民宜共扶
植柰何創始之艱難難者易怠凶荒之苦惱樂歲易
忘以至日久弊生利反成害官司督促倉職但欲取
足本息而不知倉職之並緣擾民倉職陰剝小民但
期倍稱取息而不恤小民之痛苦無告甲內逃亡隣
保均備逃亡穀本坐倉展息於是小民畏貸穀甚於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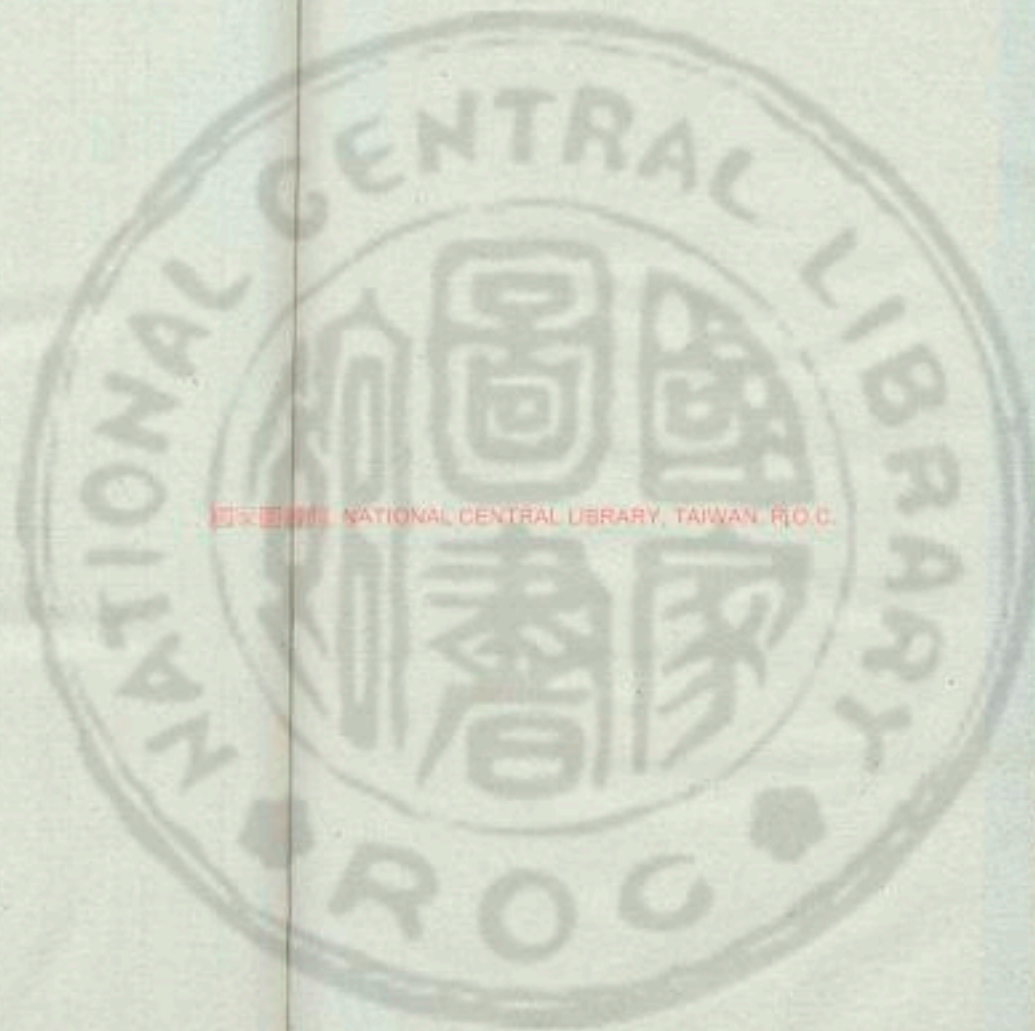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34498d vss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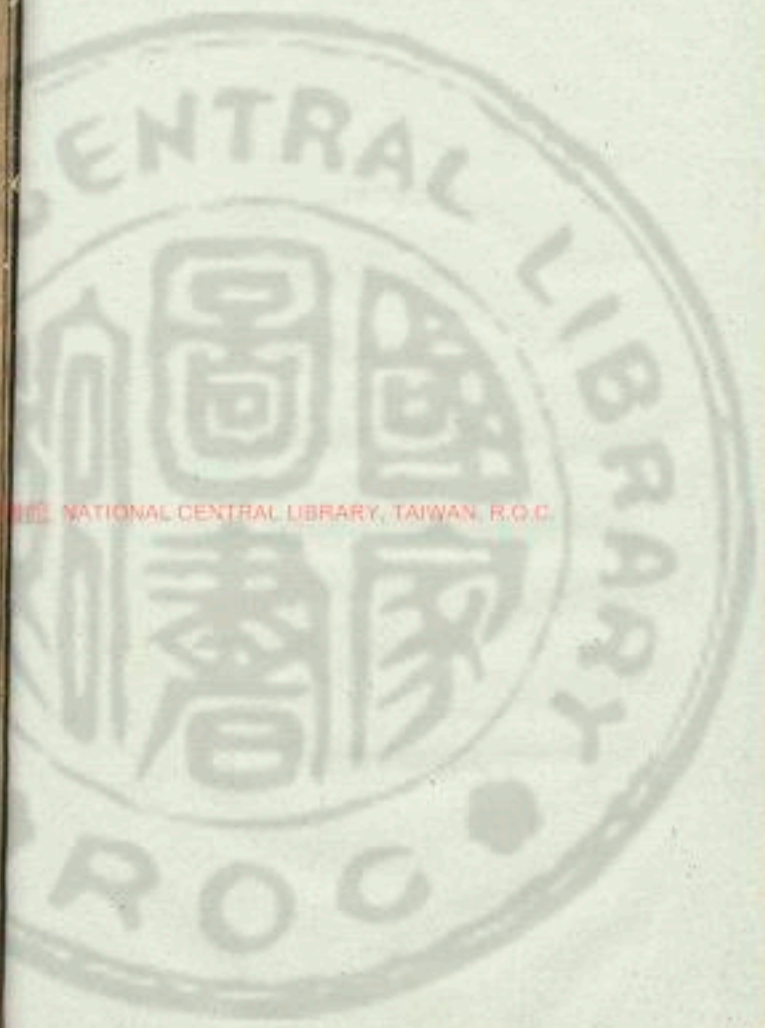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四

申明

第五任史館檢閱

繳申慈湖壽張行實狀 咸淳四年五月一日

照對其近因分修附傳竊聞 先皇帝朝羣臣法令
立傳者三百餘家今其行實銘誌已到史館可憑修
附者纔數十家緣州縣間從來視此等為閑慢收索
不應事勢則然其妄意若在局官及於鄉里自行訪
求先賢事迹繳赴史館庶幾徑而易集亦足少裨今
日史事之成其鄉之先賢有慈湖先生閣學楊公諱



簡壽張先生侍郎張公諱慮慈湖為時僖宗壽張亦
文行表表皆 先皇帝朝名法從皆是垂示將來法
合之傳及有具公從龍紹定四年逆全之變提孤軍
為先鋒策應轉戰無前賊益兵圍之數重不幸所乘
馬中流矢遂為賊擒賊載其名旗使偽稱援兵給泰
州開城從龍至城下大呼曰建康右軍統制具從龍
馬傷被執非降賊者揚州初不破泰州可死守賊不
勝忿怒刃交下猶罵賊不絕口竟寸縶以死 先皇
帝矜之詔為立廟官其後方逆全猖獗時維揚閉守
未知為計但給得泰州城一開即賊之窟穴多而揚

州孤事未可知從龍從谷就義以一死為國忠謀視
解揚事殆過之又非尋常死節比若不為之立傳何
以勸臣子之節其生晚雖不及登三君子之門而關
風興起公議所在有不容遏謹於鄉里訪先求到慈
湖封志一軸壽張行狀一冊具統制子孫未知所在
先錄到淳祐十年應參政陳請褒寵劄子一本見到
又聞有觀文趙公彥逾之子篋夫世傳清德 先皇
帝初年西山真公德秀嘗薦其為廉吏第一亦未知
曾不附傳所合具申乞賜台判送館先將見到志狀
委官修成附傳附入 理宗實錄其篋夫事併下契



勘以憑搜訪瀆至申者

第六任茶差通判廣德軍

榜放縣吏日納白撰錢申乞省罷添倅廳狀
照對官事不攝聖人以為非儉設官分職朝廷無非
為民若員外置官無補民事而又害之為之官者因
循苟祿不自申明以求省罷則朝廷隔遠而不及知
州郡避嫌而不欲言其為民害何時而已舊德一宣
舊止一縣與浙西之江陰事同一體江陰有守無倅
本軍有守有倅矣而又晚荆添倅其初受此闕亦竊
意江一一路之極處必有事會瀆分勞者及某到官

此有某來正倅聽牙契一司因晚荆添倅聽而分以
屬之是為異於聖人官事不攝之戒矣若止優游竊
祿所媿猶不過素餐亦未至於甚病民也惟是置一
司存不惟添一行官吏廩祿亦且增無限日生費用
窮夫小民畧有遽廬托處猶且百費隨生况以倅聽
為名者乎本廳費用如網解遣人如諸司繳匣如迎
新送使地里口券國忌行香之有五更燈燭院子茶
酒司之有逐日油炭與夫筆墨紙扎邸報承受茶湯
厨傳過客須索九費不可悉數而考其費用之所仰
僅有契紙分數紙每紙五十文月可積三五貫官



其餘取給乃分引日監縣吏使之以白撰公事錢供
給名曰辦什物錢竊謂此雖名不及民而害民莫此
為甚矣蓋凡官司之錢無一不出於民明取於民者
是為科數其害猶小不明取於民而取之吏者是為
椎剝其害極大每見縣吏之錢全出於推獄之手拷
掠人肌膚破壞人家業然後僅得之分文以上皆是
冤痛此正官司所當時時禁戢安有為官反與日日
分贓豈惟分之是又倡之使之藉為話柄肆行無忌
此何等弊例而可襲之况此廣德斗壘地瘠民貧豈
堪添此無端椎剝是雖事有至急官不可廢以此供
億猶當改圖况可藉以扶立晚創無用之負外官乎
其自到官以來吏日呈例望輒汗下此事既決不可
行允費又他無可出按本塞源永絕後災惟有申明
徑行省罷將牙契一司併歸正倅則官省事省其為
利益不但免取縣吏供億一事而已欲望台慈察贓
負之無益有損防吏奸之扶官害民備申朝省乞檢
照嘉泰間已經省罷指揮將添差通判聽仍前省罷
永不再置不勝本軍公私之幸須至申者

回申本軍撥謙竄名狀

今月十九日伏準使牌備奉台判以其榜放舊例日



監縣吏應辦錢知本廳已絕無公支之費特撥在城
地錢張恩鄉役錢兩項以充本廳公用仰感矜存之
盛心所合拜命唯謹但某區區本心正以廣德文壘
無煩添倅縣吏供億適成擾民故欲拔本塞源徑從
申明省罷庶亦併可上寬使軍之冗費耳茲若撥下
窠名是又重爲使軍之費也郡計又凋正匱少寬而
反增重焉其將何安兼恐一窠名必有一支用孔孔
着實必無空閑未知前項所收在使軍元準何用今
將何以充之而可移撥事同一家痾瘵相關上既恤
下下不可以不體上所有前件撥隸未敢祇受湏至
申者

更革社倉事宜申省狀

照對本軍昨因嘉熙庚子之歉康知軍初微朱文公
法刑置社倉春貸秋斂以惠百姓景定二年曾準戶
部椿留不貸不斂者五年至咸淳二年常知軍慮歲
久穀壞始申朝省再行貸斂且與免息一年咸淳三
年陳提舉行部知社倉法壞日久專委兩通判任責
而知軍時提其綱本軍方當計理未定之初又與免
息一年夫社倉之設正以爲民當五年不貸之時宜
人情之久鬱及兩年免息之日宜人情之甚慰及今



驗之人情乃有大不然者凡兩縣十四鄉之民無不相
率赴愬乞免貸斂至謂雖不取息亦須增納必罷社
倉方獲無事某等不勝驚愕極意考覈乃知借貸之
息輕而水旱之備豫法固未有善於文公之社倉者
也職掌之人非而變通之法踈弊亦未有甚於本軍
之社倉者也蓋康知軍救民之心雖即朱文公救民
之心而窘於力之不迫局於勢之難行未得盡如文
公善後之計者其要有一變而通之正在後之人耳
文公以五夫一區之地而得建寧大府六百斛之粟故
不必取息增多但使願貸者出息十二備耗而已康
知軍以小壘荒歲一時之力而欲廣為千里將來無
窮之惠故志在日久增多必使盡數均貸且令計息
未足縣官不許批書於是奉行者不待其願貸類追
迫而使之貸矣是窘於力之不迫未能盡如文公善
後之計者一也文公與劉君如愚自相率而救其鄉
之人初不係官府倡率使然之事故不至於出納輕
重康知軍正因巨室倍稱取息之虐遂易以社倉十
分取二之廉及其所使主倉之上戶即前日倍稱取
息之舊人為善不出於本心臨財寧免於故態於是
陽借貸斂濟人之權陰肆為富不仁之術矣是局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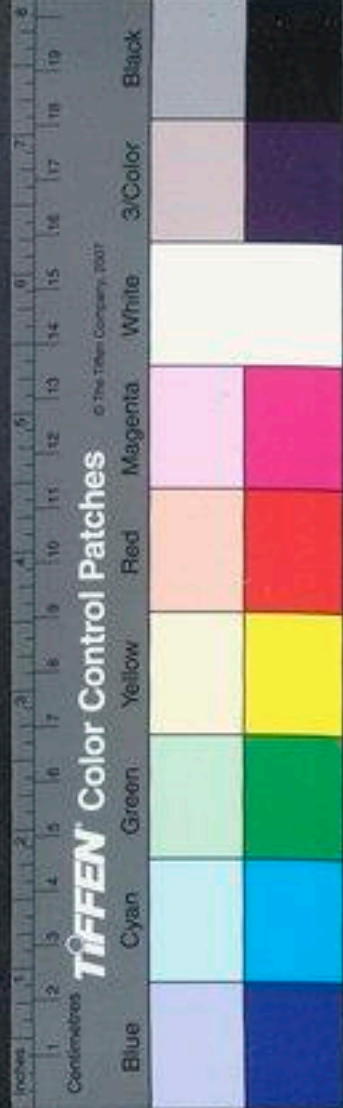
勢之難行不得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二也惟其力
之不迫而志在增數故借貸多不出於小民之情願
惟其勢之不行而權寄非人故操制反折而歸巨室
之不仁必巨室之不仁迫小民之不願又壓以官司
之勢而塞其赴愬之門此初意雖本於文公之社倉
而流弊幾類於荆公之青苗勢有必然事無足怪雖
康知軍申明之初朝省回降指揮已預憂異日反為
閭閻之害雖康知軍規約之序各已預言法久且弊
他日人存政舉之難乎其久況今日乎故曰變而通
之是在後之人耳今即銀籩之詞而撫其當革之弊
如貸首抱催足則有旌孝一都沈子亨等稱逃亡五
十三戶積欠穀五千八百四十斤盡抑令代納之許葛
下三都潘四五等稱祖父充貸首子孫不得脫免甚至
孤寡亦不得免焉之許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如同甲
抱逃亡則有永岳十八都倪五四等稱逃亡並要甲
內填還鄉民枉被逼勒之許桐汭一都曾千七等稱
逃亡戶貸穀穀不出倉只就倉展息息上又生息展轉
抑倍之許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如縣官自十月至
二月逐月照約下鄉到倉縣官規避干繫而轉改武
官則有清壇社具百七等稱供需官負之許延德都



高大發等稱被取轎番穀之訴又有武上都張公是
等稱見任官急欲回司只取倉職虛申一狀故倉職
有折錢入已及穀不入倉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
也始慮官司之難於徧察於是各鄉止置一倉今則
地里迢遙資次積壓其拘之使貸也守候輒數日而
斂也亦如之故有訴貸本僅了搬擔裹足而所納乃
白陪者始慮倉職之為奸欺於是諸倉各定一秤今
則出入各秤高下異手其貸而給穀也十僅得七八
而斂也反倍之故有訴所出不足以了陪納又復取
之私債者始慮舊穀之易沒東作之無助於是方春
即貸而斂以秋今則逃亡既衆隄防過密其貸多待
秋熟特一時藉以規取贏餘甚至穀貴糶錢待秋熟
而後低價折付反隨即取其倍稱之穀故有訴破家
蕩產子孫受害只得逃移以避社倉之苦者其始穀
本每鄉僅五百擔今積其利息間已近六七倍而支
費耗折之數不預焉窮鄉何以均此歲增之數其始
出貨每戶不過四五十斤今強其必貸率不下六七
倍而倉職苛取地盤穀之數不豫焉窮民何以出此
歲增之息於是訴社倉一年富於一年鄉民一年窮
於一年者有之訴社倉本欲利民今反至於害民者



有之許社倉皆是鄉民運聚之息顆粒不曾散還鄉
民而聲冤者有之且聞此等欲懇之情其來已非一
日之積凡在州縣提督之職前此亦多親聞其言惟
是法源於文公而事本以救民恐更革之未成已謗
議之先及人莫敢嚮弊以日深其等相與竊伏思念
至於積月累日竊謂雖自昔聖賢未有久而不弊之
法法至於弊亦未有不可起而救之之理法出於黃
帝堯舜尚須通變法出於三代盛時猶必損益安有
謂法出於儒先忍於坐視其弊而不救者是亦豈儒
先立法之本心哉願惟此事百姓請罷社倉之說雖
不可行若倉職漁為百姓之害豈容不革但弼法固
難更革尤難法愈更而愈密則弊愈久而愈深正如
朱文公有言天下事本不難為但恐做時不比說時
人心不比我心今若更革望其能以正恐後之負今
亦猶今之負昔兩縣四十鄉之間安得人人常如康
知軍之用心哉惟有簡便或可少紓蓋穀已多矣不
必更求增息弊已極矣不容盡倚倉官凡遇成熟並
與在貸予以從人戶闔戶之請偶遇水旱減息出貸
予以永存康知軍救民之法舊倉職並與改替舊來
州縣官吏有關倉事者並免干預別請近城寄居充



局官成熟年分彼此相忘惟遇水旱則從本軍徑請
局官及時下鄉監署職照官秤公平出貸並聽人戶
情願不必盡數均數少需秋成歛穀仍即封閉如故
此其更革之大綱也舊規取息并支遣耗折共收二
分二釐今共止量收一分謂如穀本一百斤當年
年收二十二斤今止出貸
之年收
一十斤內以三釐充局官到倉轎夫及貸歛職掌諸
色雜費內七釐以備坐倉耗折每一年許給耗一釐
餘至五釐而止謂如穀坐倉一百斤
年許給耗一斤其出貸年分不
在豁耗之數舊規倉之副職經兩貸兩歛而升正又
經兩貸兩歛而替今既不每年常貸更不抱貸歛次
刀鎗相向無一缸敢先入也某因於司存之名分深
念變通之無策事勢急迫屢具申聞路里迢遞未即
報應遂便宜權遣本廳節級同知運鄭路鈐鑒陳
統制各廳節級自倉東棧棧開至沁河十里外抄尋
已到未得入開米缸每莊各先放十缸入開併將河
步釘界分為二十段令其處處全時出卸十二日交
及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二石一斗三升十二日天明
嘗有微雨亦交收二萬四千五百九十六升自今遇
晴更可日增則催糧收數已可無慮矣所慮者却在
倉放本倉元修六十二教皆已充官續起十八教僅



有麗水列張四教是去冬築立墻脚可備目下應救
纔收即支之用其餘皆是見行築墻四圍上下無不
蒸濕縱是畢工斷斷不可安米總所比倉聞曾請借
教眼些少本倉曾申總所取會未據帖報亦曾蒙
使牒委令踏逐繼具回申乞劄下鎮江府踏沒有無
公私空閑屋宇亦未準行下此外只有支去一教則
可收一教近來制總諸司兩淮諸郡支米者却漸陸
續所委官亦無不盡心但聞布袋不多無隻不繼所
支終亦不及所收之數如今月十二日支者一萬八
百石十三日支者八千石而已何緣便得一日可有

畏科數而貧者竟貸之而流亡上戶避倉職甚於避
差役而黠者反攘之以侵蠹其他枝節不可勝言去
歲之冬方當檢照規約預行覈實合貸人戶忽據鄉
民羣訴並乞免行貸斂甚至以爲社倉不除皆當逃
避他郡此雖鄉民被擾一時忿激之言然其情亦可
知矣聞之使人驚惻即已斟酌事宜量爲通變常年
並免貸斂以順鄉民哀訴之情荒年減息出貸以存
康知軍仁民之政舊規息穀支遣穀耗穀共收二分
二釐今權收一分充耗折支遣將
來免併與住免向來官司吏卒之擾而請委賢寄居
爲局官以鄉官自救鄉民如朱文公創立社倉本法



通變大要不出此三者除已備申尚書省及提舉常
平使司照會去訖其餘合行事件分牒關報合屬去
處外所合備榜曉諭今開具下項

一社倉之不免於弊者正因取息而倉職得以並
緣耳契勘倉職先來有解到人戶折納穀錢
見寄留常平庫今將上項寄庫錢就近城置
買水田委局官歲收租利為扶助九鄉社倉
之基本應社倉規約內元收耗穀支遣穀向
後並將所收田租代充使人戶貸一斤只斂一
斤更不增收顆粒所有近者申省權收一分
之說緣此時未議置田不得不開此項今出貸
未有年分未湏支遣算計將來出貸年分支遣
及在倉每年合豁耗折數亦非多買田纔成併
可住免續申照應

一社倉之不免於取息者又因欲積漸使多以備水
旱耳今除前項近城置田貸息外更將各鄉元
得康知軍穀本五百擔陸續出糶隨鄉置田常
年積租荒年賑濟則自不必取息求多矣

一社倉所以因取息而壞者亦因積數愈多則取
息亦多民戶之歲收有限力不能堪耳今諸倉



見在穀除五百擔置田歲取天地無窮之利免
取人戶有限之利以推廣康知軍美意外更與
椿留一千擔準備出貸以存康知軍舊規視元
數亦已倍之矣

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多除五百擔買田一千擔留貸
而尚有餘剩者皆是倉職得人鄉民淳良所
致並與令項椿留準備水旱年分盡數散還鄉
民此時亦可少寬官司擘劃上戶敷糶等事
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少不了椿留去處專局日下嚴
監倉職欠數補足

一貸款雖留千擔仍取人戶情願不以貸盡為拘

一前件監倉職侵欠皆是覈實倉職已收人戶之
數其元係人戶拖欠者權與倚閣不許倉職私
自催理為人戶不已之擾

一社倉自是鄉曲之事今請委寄居充局官之後凡
事並聽局官區處但寄居行鄉曲事亦須藉官
司之力而官司為民父母尤不可一日少忘吾
民之事顧纒經官司輒不免吏卒之擾此所當
防耳契勘本軍嘉定年間真西山將漕救荒專
委本軍軍學林教授賑給書之史冊千載盛事



而向來嬰兒局近改義田局及滄河渡浮橋局其田租亦皆借重教官煩其提綱蓋學校公議所自出鄉曲誼事可賴以維持不朽今來社倉置田關係尤大亦照例附庸軍學凡田租簿籍並係局官與教官同會蓋教官廳雖官司而無吏卒之擾者也兼或遇有緊事合經本軍行移教官以見任官與之同共稟議事亦易達其餘此少文移局中竟牒縣官等處施行

一局官文書照紹興府例就本軍置社倉局仍照本軍舊例以書局人充之遇有公申徑從書局呈

押又恐書局近上人無專工到社倉局更差一

貼司到局書寫兩各並於田租內支行月給

一倉職舊規兩年為副兩年升正而替九職皆經四貸四歛今既常年不貸不可專拘四年之限必在四年之內曾經一次貸歛俟四年限滿亦許替換或雖經四年遭值連熟未經貸歛者未許替職

一倉職向以為難者與官司共事耳今官本置田之後倉穀皆是民穀貸數止管千擔有事直達鄉局並無向來繁難應有倉職改替請機察保明



申局官備申本軍照應但取物力高強衆所推服不可以前來已充爲拘蓋庚子至今已三二十年縱智充應亦當再充貸首亦如之

貸穀止用大秤昨因別用小秤收息訪聞倉職多在小秤作弊今既免收息之後不許更用小秤舊來鄉民納穀等待貸次多至旬日小民四散搬檐或至貸本僅了費用訪聞體例倉職交穀機察搬穀必待數多然後入倉以致鄉民等待不便今既不常貸常斂設遇貸斂又是水旱年分患難相卹之時况所貸止千檐請機察先次下

倉數分撥不可爲倉官過數秤出既不出息恐衷私作弊尤當防閑貸則隨到隨給斂則隨到隨交三日一次申斂數六日一次請機察交盤入數不可俟斂足而後盤入以檐閣人戶

諸君多有損舊或無地板處以致穀易損耗今既有椿留數目尤當增置地板諸倉應有合修去處並請日下申明及時修置

康知軍立社倉之初係本官自趨到酒息及李盈家業并荒政局剩米即不曾將窠名官物創置况今日更革之後諸倉所存全是息穀又皆



係百姓已物於官司尤無相干不獨官司無干
將來水旱有備官司又將賴之訪聞舊來官司
或遇窘迫之時曾有欲議移兌者好官負自是
決不肯行或向後人更有以此說鼓惑官司之
聽者請局官以鄉曲大義白之當職仍先與一
面申省照會

一社倉置田候見數目亦與申省蠲免苗稅

一修倉並照康知軍元約於倉穀支遺數內公支分明
出豁

一以上並係廣德縣諸倉施行其建平社倉自康知

二三萬石空款以應本倉續收數目所合具申乞即
賜備申朝省速作區處行下以憑交收湏至申者

申提刑司自劾乞去狀

照對不能者止聖有明訓自劾去官古有成法粵從
世俗苟賤知為身計而不知為公家計黽勉竊祿因
循誤事直待執法之官彈繫力去則事已無及所誤
多矣某謹自按某氣弱才疎力薄任重公租米舡隻
擁併轉般倉敷服充斥措置無策申明不早以致人
言沸騰朝省行不至謂訪聞實斛虛槩多量盜用此
事雖未見實跡分幹雖不預交收聖朝寬大雖止從



行下禁戢未遽見之施行但盜之一字豈士大夫之所宜蒙况轉般倉關係軍餉甚大萬一官果為盜其於虧誤國事夫豈小小此而不汰如後患何區區欲望台慈躡念國事之公毋卹屬吏之私特賜敷奏公朝及備申諫院御史臺速將某罷官或與鑄降為小官誤事貪祿不去者之戒別選材能以辦轉般倉軍餉大計不勝國事之幸須至自劾申聞者

第四任行在點檢所檢察

申京尹洪尚書覆帖

某趨承日久感恩甚深所不敢頻造而疊瀆者退安愚分尔今事有關於官府而言偶聞於道路者雖計必崇聽之所已知然亦不敢不以告頃者大府住免應兌米局市井間歡聲如雷元價每斗二貫八百兩日間即減至二貫人莫不以為此住免米局之效近兩日俄又增至二貫六伯某聞之頗驚亟加詢訪坊云米局雖住而局吏仍點舡取樣因而陰用私計措約米鋪糶數米數稍多即排抑不容入柵仍如未曾住局之時米客聞風又不敢嚮此米價所以復增爾區區愚慮切恐並緣為奸之徒反因此歸罪於住局而有復置之請欲望速與躡訪果如所聞即併免點



舡取樣之類一切聽從民便大榜柵頭昭示意向以
勸來者明公以平齋先生之正傳住路八座再尹鄉
邦已幸光前絕後切須於米局事極意照料俾無道
憾某不勝拳拳伏乞台照
貳 淳三年下卯
十二月初四日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七十三

軍創置以來即專委本縣見今牒催差職搬穀
未辦候到陸續施行

申諸司乞禁社會狀

照得本軍有祠山春會四方畢集市井雖賴之稍康
風俗實由之積壞凡合釐正僭具列申其一謂埋藏
祭以太牢夫太牢者天子所用饗帝豈臣子所宜祀
神惟此祠山之會敢為不法遂使民俗亦多殺牛坐
坊賣肉略不知忌良由習之慣爾昨孫公諤洪公興
祖為守嘗申公朝易以素饌况祠山近改真君之號
而廟貌已復素饌之羞不知埋藏猶用太牢者果為



誰設耶其二謂傷神迎以兵器夫兵器者國家所用
禦敵豈民庶所宜賽神惟此祠山之會敢爲不法遂
使民俗亦多帶刀很鬪殺人略不知忌良由習之慣
爾昨曾公梟爲守常準朝旨毀撤傷神况祠山見無
傷神附庸之祠而傷神必皆罪死不靈之鬼不知迎
引猶用兵器者尚爲誰設耶其三謂罪案迎以囚帽
枷索夫囚帽枷索者獄戶所以械繫辟囚豈市井所
宜翫悅士女惟此祠山之會敢爲不法遂使民俗視
獄具爲戲弄之物謂罪惡有厭勝之方作姦犯科略
不知忌良由習之慣爾昨康公植爲守嘗明國法嚴

行禁止况祠山本號水旱祈求之地於封爵素無刑
獄職掌相關不知迎引盛用囚帽枷索者又爲誰設
耶其四謂差會首夫自狄梁公不世出世之淫祠固
多矣然其社首之輪流皆出民情之願欲未聞有迫
於官差者也今此祠山歲差會首同於差役鴈鷺行
誅責已徧抽籤方行民一充應率至破產夫差役猶
曰不可廢也此亦不可廢乎差役既擾之差會首又
擾之不知爲民父母者何心况祠山自有租入廟祝
自能設供初無以會首爲也其五謂差機察夫自嚴
子陵不常有世之求用固多矣然必有坊場河渡之



汗故易以集江湖乞丐之糜未聞有擾及吏祝者也
今此祠山歲差機察同於征商狐鼠輩屈體而得攘
臂以臨遠至商賈無一獲免夫征商尚曰不獲已也
此亦不獲已乎肥一二之不肖毒四方之民旅不知
爲民父母者何忍况郡官元係提督祠廟本無他事
初無以機察爲也凡此祠山五事無不關係風俗而
又有並緣祠山關係无大者焉其名曰方山聞其臣
事祠山列在廊廡曾藉餘休亦沾封爵近祠山改
封真君而世俗指爲冷職遂創今祠別爲香火遠近
響應反過祠山起四月止八月盡用鎗刀爲社自安

吉暨軍興率以千百爲羣能幾何時勢已至此前年
此曹已曾殺人於郡東二十里地名王婆坊矣某竊
謂此祠若果出於神之心此祠山之叛臣也若立出
於人之心此愚俗之妖祠也義皆無取而害則甚多
蓋千百其人者擾之端鎗刀其器者凶之事宜興安
吉相連而至者又皆江湖出沒之徒蔓則難圖漸不
可長區區所憂又不正敗壞風俗而已併敢瀝忱而
索言之如前五事則乞徑自使司隨事禁戢如後一
事則乞移文浙西憲司預嚴戒所部夫民心無常惟
上所嚮禁民爲非絕惡之萌竊意莫此爲急出位



之罪伏幾裁赦迨至申者

提舉司僉聽書擬換得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
惑眾者殺賽祠社會執引兵仗者隨重輕論罪
經典法條炳如星日據廣德軍黃通判申明傷
神五事方山一事祠山廣德之士神血食加封
經數百年固為水旱祈求之地傷神方山不知
何神皆一種姦黨鷓義矯虔設此以欺誑世俗
漁獵民財故於春會之時團結社火張皇威勢
持鎗執刀以板攘凶祥為名凶帽枷索以厭勝罪
惡為戲始行於一州今遍於四方其弊由來又

矣州郡民之師帥合行禁戢今埋藏太牢而行
饗美之禮公差會首而滋擾民之端初置機察而
聞征利之門士庶無別男女夾雜商旅乘是販賣
動違國禁惡少乘時殺牛不顧公法彊悍不逞
之羣乘是千百為黨習以殺人為常此其罪非
特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惑眾者也致風俗
敗壞果誰責耶今若懲治不力則人莫知懼防
制不嚴則蔓將難圖欲行下廣德軍除埋藏太
牢照孫公諤洪公與祖改用素饌之例不許用
太牢傷神照曾公槃嘗澤朝旨毀撤所有會首



被差破產機察取乞事許人告其方山祠起四月
止八月盡用鎗刀爲社欲照所申移文浙西憲司
早行戒約仍牒黃通判廳照應併備榜戒約
提舉黃右史鑄書判昔人有言曰明天地之性
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顧夫
好淫祠尚巫鬼楚越之俗然也而江東爲尤甚
然爲之守倅令佐者苟能明天地萬物之理以
迪其善而祛其惑則人心自正邪說自息廣德
軍黃通判所申祠山五事及方山一事明理息
邪甚有關於風教照所申祠山祭食只用素饌
不許借用太牢傷神既嘗準朝旨毀撤不許迎
以兵器罪案之設尤爲誑脅愚俗今後不許以
囚帽枷索獄具免會首不許官差罷機察仍用
郡官提督有已差者日下抽回所有方山事尤
駭見聞不惟冒法越禮慢神虐民以爲風俗之
蠹又且執兵持仗召亂稔禍以貽州縣之害况
前年已有社火殺人於王婆坊之事乎豈可不
行禁戢準淳祐勅諸因祠賽社會執引兵仗旗
幟者造意及首領人徒二年餘各杖一百滿一
百人者造意及首領人仍不刺面配本城並許



人告官司不切禁止杖八十國法昭然愚俗特
不知而冒爲之耳牒本軍帖廣德建平縣及帖
兩縣尉司嚴行禁戢違照條法施行仍榜本軍
本縣本廟及界首併牒浙西提刑司安吉州一
體禁約餘照擬行

提刑司僉廳書擬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道理
一也事神以不正之禮豈惟王制之所不容亦
神心之所不樂祠山有功於民封爵廟食亦既
久矣神有常尊祀有常典奚以立異闢苛爲哉
本軍黃通判條具申來前五事指爲壞風俗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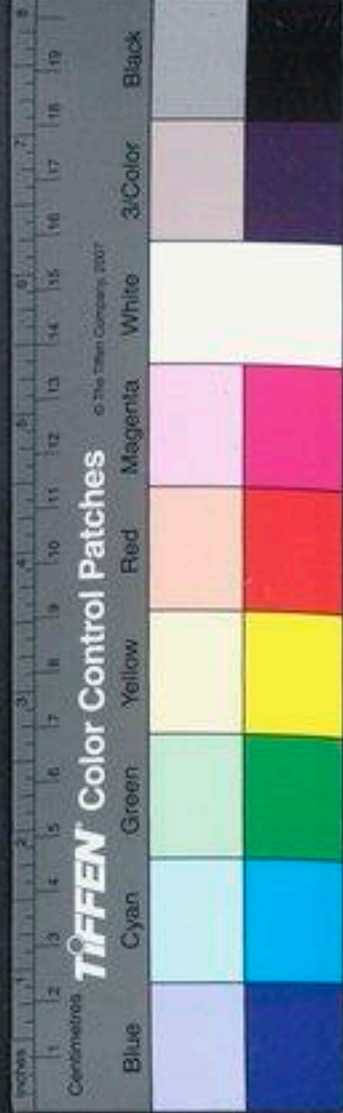
一事指爲生亂階切中時弊失聰明正直謂之
神黃通判建明真正論也亦必有得於神之心
者本司見此救風俗遏亂萌之事安得不與王
張欲備榜行下禁戢牒本軍如遇犯到照條施
行併移牒浙西憲司嚴戒所部其於維持世教
防範民情實非小補

提刑林司業

應炎

書判備榜移牒

安撫司僉廳書擬祠山之神覃福江左朝廷錫嘉
名曰真君以所奉列星天神者奉之嚴且不瀆
如此蠢爾愚民好勇鬪狠烏足以知靈德哉廣



德軍黃通判申以春會扶邇開申五事一乞照
洪知軍已申朝廷止用素饌杜絕日殺耕牛之
弊照得神受天子之封亦當奉天子之法小民
借神以殺牛侮法是侮神也欲劄本軍行下巡
尉嚴榜禁戢敢仍殺牛者繩以本罪巡尉不許
容庇其二乞照曾知軍任內曾準朝旨毀撤傷
神不許用刀鎗兵器迎引傷神果何爲者以刃
指人法尚不恕持兵械而跳浪於神之前豈確
不敬傷人及盜鮮不由此欲劄本軍速牒諸縣
引示隅保今後不許以刀鎗兵具迎神違者罪
坐會首其三乞照原知軍禁止迎賽用囚帽枷鎖
夫神贊於幽人治於明囚帽枷鎖天子之吏治人
之事也匹夫而擅爲此具其可乎以斯須之懼
道滔天之誅理所必無神亦不赦欲劄本軍備
榜道途此等私造獄具即時毀去不悛重斷其
四乞官司不必差會首其五乞官司不必差機
察照得差役法也差會首非法也差機察愈非
法也使會首有餘財何不移其事神者事父母
有餘力何不移其習末教者以學爲孝悌忠信
人能如此雖不爲會首神亦相之況於差會首



差機察者為昏吏乞取計非為神計也欲懲本
軍不許差會首吏昏抑配定行決配其民間情
願獻香者聽本軍元有郡官提督就兼機察之
任得一清強者自足辦此不必別差機察須李
提刑嘗禁止婺源靈順廟香會近方提刑亦禁
止信州嶽廟聚集皆江東屬郡祀典顯著去處
民既靡爭神亦用妥聰明正言晉非法之論是
福哉欲劄本軍并報黃通判仍榜祠山廟門其
方山別祠本軍自當一體禁戢安吉宜興不逞
之輩前年既有殺人之事本軍自合詳委員申
浙西提刑司乞與禁嚴施行

安撫制使裕齋馬相公光祖書判神以聰明正

直朝食一方福善禍淫體天行化其載在祀典
者歲時致敬自有常彝若夫割羊椎彘以傷物
命張旗伐鼓以事迎拽群聚惡少以起爭端車
服僭上而越禮制決非神所樂亦非神所安軍
縣長官以宣明教化為已任今一切聽其所為
每歲必有鬪傷專為造偽淵數官司宜禁而
不禁方此差提督選機察若助之為妖者豈假
神幻以行賈耶今黃通判所申五項變為要切



割軍並逐項照行仍委黃通判覺察備榜
以申尚書省乞禁本軍再行牛祭事

照得本軍有祠山張王廟民俗嘗祭以牛前太守孫
公諤洪公興祖皆謂禮不可僭易以素饌連歲獲稔
事載本軍書籍庫張王事迹昭然甚明後來官司失
於檢舉民間又復私用牛祭縣吏不法反攬以擾民
科祭牛甚於科軍需差會首甚於差戶役其弊已不
止如孫洪二公所謂僭禮而已續又有棄城之將謫
居本軍祈哀非鬼遷祠山廊下別一鬼神卜地方山
大興廟字自此祠山漸衰而方山驟興祠山歲用一

牛方山則廣德縣管下七百二十餘保各用一牛歲
用七百二十餘牛方山既每保用牛而每保之社廟
又各用牛并其餘非泛乞福因亦用牛一斗大壘遂
至歲殺二千餘牛若常時屠販小人因而宰殺者又
不預焉以故耕牛耗及鄰郡戶產脫於數祭風俗大
壞良可痛傷近年幸奉朝旨張王改封真君法用素
祭此風宜可革矣而習俗既成自祠山之一牛及方
山各保之一二千牛殺祭如故蓋廣德軍之殺牛如
他郡之殺雞安若故常全無忌憚然而殺牛邀福終
亦無福如近歲丁未之旱本軍未嘗不殺牛其旱自



若甚至如咸淳二年他郡不遭旱本軍反以山田易
涸旱獨備聚一方未見殺牛之能救旱也如近歲辛
酉之水本軍未嘗不殺牛水亦自若甚至如咸淳四
年他郡不遭水本軍獨以山溪易漲水嘗三入城市
未見殺牛之能救水也以是知天時自有定數地勢
又各不同神之依人豈不陰相事之在天終難盡
曾請正直如祠山靈祐如祠山疊受朝廷封爵如祠
山而肯視牛之殺不殺為禍福哉其一介非才叨恩
佐郡既傷殺牛淫祀之非禮又訝多殺耕牛之非法
遂於今春僭申諸司繼荷諸司各榜禁戢風俗為之

一變閩郡無復殺牛雖宜興安武吉溧陽群不逞之徒

刀鎗千百習亂方山者亦為屏息無敢入境千里士
民方相稱賀至今年六月初五日某偶被檄慮囚寧
國聞新知軍下車之初首索其申檢拖詳已不謂然
至七月十七日聞本軍盡收諸司之榜許追賽歲例
五月所殺人牛說謂關兩項還十於七月二十日又
聞拋珍卜用八月初二初六初八日殺牛皆不從牛
牲既設將以初八日強致之某因切伏思念前日某
之中明為百姓耳今日本軍之更革亦為百姓耳事
不同而心則同若未甚害所當官所開禁雖止殺祠



山一牛民所做故又將殺方山各保一二千牛宜興
安十漂陽凶徒刀鎗習亂者亦必聞風踵至此則不
可不防兼念近者關雨正亦未必因牛蓋某之申明
在三月常年之牛今年不賽者在五月祠山若以不
殺牛而不雨當自三月或五月即不雨矣不應至七
月初而後闕雨也又七月初之闕雨鄰郡如寧國安
吉等處皆然七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一連五日四郊
雷雨亦鄰郡如寧國安等處皆然及十七日收榜
許牛不復雷雨二十日拋絞殺牛不從雲氣自此反
絕祠山若以不殺牛而不雨罪當首及其一身矣不
應併累隣郡闕雨未幾復賜之雨既許殺牛反又不
雨也神不能語某亦何證但本軍旣謂因不殺牛而
闕雨則共前此之申明禁殺實此邦致災之罪魁何
可更一朝強顏此邦士民之上用敢瀝忱露罪并錄
元申及諸司備榜書判繳連在前控申公朝乞賜敷
奏速將其解官離任或予祠祿以年小臣去就之誼
仍乞詳酌前件祠祭合不用牛事理劄下本軍照應
永遠遵守併將李主理晚朔方山淫祠毀拆以絕群
小風葫實非小補湏至申者

第七任添差通判紹興府



申提與司水利

甚少自昔賢師必有以長之利以入庇吾民自昔僚屬亦必有見聞之益以裨助其長其近者扁舟過越聞大府百發具興心為歆羨未幾俄得備數員外承自謂此殫見聞效涓埃之日也敢以沿途所見水利先條列以告其一曰石堰其地在餘姚縣東二十里鳴鶴東西及石堰東場鹽運在此焉舊無堰兵惟近居小民間執車繯以乘時射利公私已不便之右近自邱第營壙左近幹僕虛喝此曹避去鹽運非官備車繯不得通民旅則信矣息其侈甚妄意法

已置堰兵二人主之然月糧無所出契勘眉山寨兵多闕額兼訪聞石堰西場趙監場頗曉事謂宜帖趙監場踏逐堪為堰兵者二名帖餘姚縣將眉山寨關額兩名刺幫月糧仍專委西場提督堰事庶幾鹽運無滯民旅亦賴之邱第幹僕亦無敢虛喝其間此某自明抵越第一節所見也其二曰通明堰其地在上虞縣東十里西雍奉縣諸處山水以溉民田東通慶元府界三百里江湖以便舟楫古人於山水江湖交會四極之處相天地自然之勢而立之堰居明越大會約舟車之雜還其利又過於石堰者百倍理



皇駕幸海濱嘗經其阨聞潮時灘浦淺落我
此堯堯皇帝面江嘿禱潮忽驟漲至今父老相傳以爲
此中興官家借潮之地又足以見地靈之呵護如此
近忽有邑人移堰近西五里者山水未於此止故新
移堰常受衝決之害江水不於此乎達故新移堰無
復通行之利今此過之堰已久壞惟有舊椿樁縱散
立於數丈深坑之底農田泄灌漑之源行旅嗟般剝
之若利害萬狀不可具陳此堰之西五十里會稽縣
界百丈塘有頭陀聚兒童千數分頭賣錢於行舟過
客曰我將以復通明堰也聞者雖至貧亦無不慨然
來續城委是得雨使重登城所見委是有收若二三
十里之外委是缺雨某今夏承提刑司檄差往新昌
嵒縣及台州一帶決遣凡所歷本府管下無不焦枯
古人謂州縣字民之官不損猶當言損恐不可以目
賤所不親見而例疑人戶之訐爲虛欲望台慈特賜
減分以慰鄉民整整之望須至具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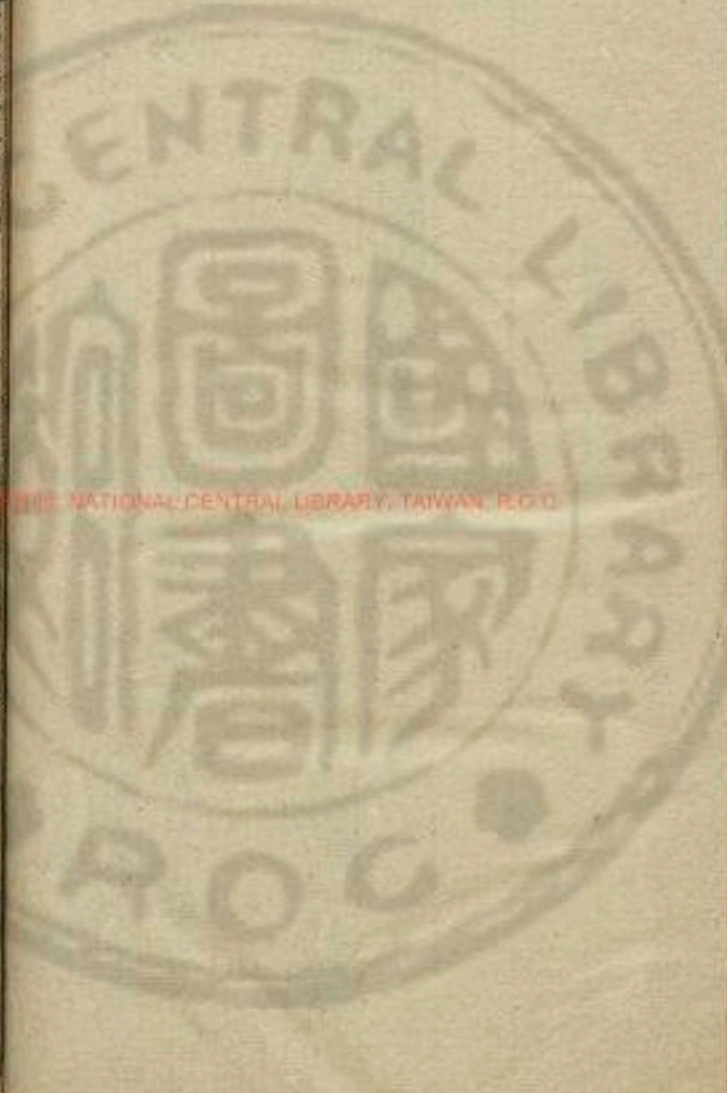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五

申明六

第八任知撫州 咸淳七年四月十三日 鋪送

乞借舊和糴賑糶并寬減將來和糶申省狀

照對撫州去歲大荒本州失於申聞以致網解無措
民食愈難近荷公朝特發義米本州又係常平置司
之地歲歲先已承其撥糶蓋絕自今餓莩滿野拯濟
無方若不據實哀鳴豈不上孤聖朝牧養之寄契勘
本州見今並無粒米獨有咸淳五年分和糶米三萬
碩椿貯未運區區欲望鈞慈借撥一萬碩發糶抹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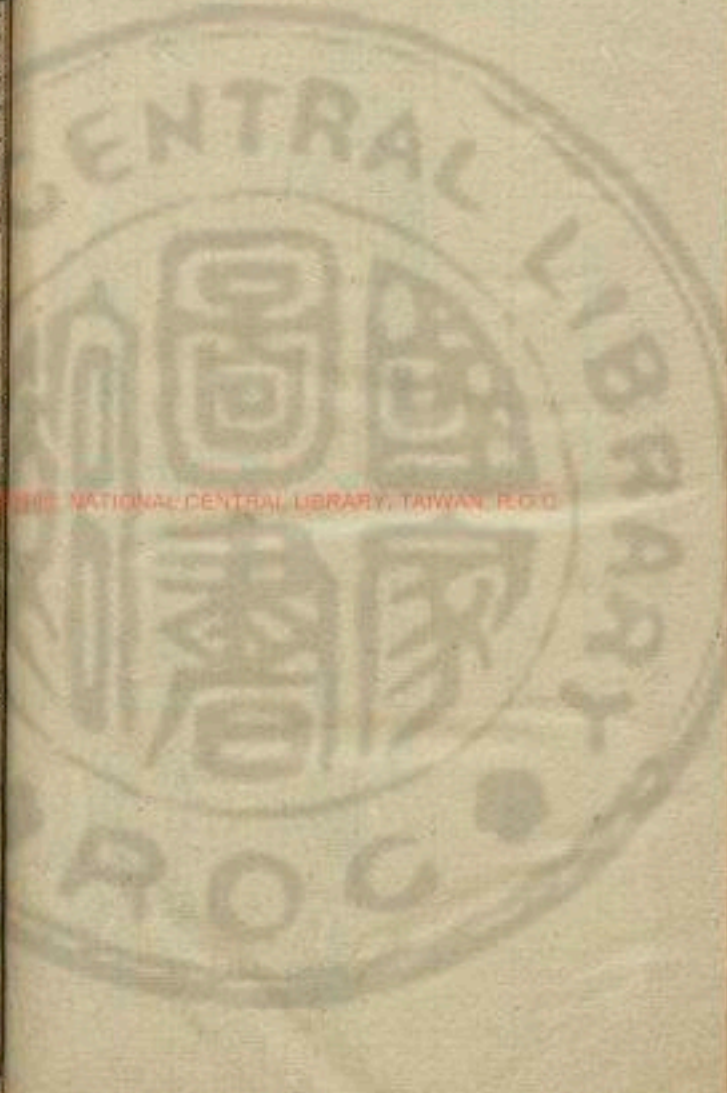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五

申明六

第八任知撫州 咸淳七年四月十三日 鋪送

乞借舊和糴賑糶并寬減將來和糶申省狀

照對撫州去歲大荒本州失於申聞以致網解無措
民食愈難近荷公朝特發義米本州又係常平置司
之地歲歲先已承其撥糶蓋絕自今餓殍滿野拯濟
無方若不據實哀鳴豈不上孤聖朝牧養之寄契勘
本州見今並無粒米獨有咸淳五年分和糶米三萬
碩椿貯未運區區欲望鈞慈借撥一萬碩發糶抹荒



即容少俟七月早禾纔熟作急糴還庶幾我米雖已無而他米尚有繼飢民不失望而軍餉亦無妨又本州和糴派數不滿五萬碩本州近有譚胡三鄒及阿鄭沒官田租共三萬二千碩見充軍餉與浙西公私等已足當和糴數之太半區區併望鈞慈權將見今六年分和糴難催一萬七千石寬期兩月候秋成催足劉江西轉運司照應仍將今後七年分糴數痛減一年以蘇大歉後民力其於根本實非小補

乞照應咸淳六年和糴申省狀

照對柒月初致日進江西運司牒備繳尚書省劄子

謹本州乞將咸淳陸年和糴未足米一萬七千石寬限秋成而運司申諸郡並已糴足入數分曉則撫州亦已糴足不必候秋成某契勘本州和糴例是前後拖壓從來不曾有當年糴足之米如咸淳參年催未足尚有四百單七石二斗二升四年催未足尚有八百四十六石二斗一升五年催未足尚有一千二百三十二石二斗二升去年即係咸淳六年適當大旱早禾晚禾並無顆粒收成本州不曾申荒以致例派和糴其已前糴到三萬餘石或是上戶有積年之米或是中下戶轉糴他處之米無中末有怨聲敢云



爲難催不言可想安有預先糴足反撥過已前年分
之理及某四月十三日到郡此時事已築底徒有行
移更無納數所以仰體公朝救荒寬民之意據實哀
籲蒙賜寬宥俟秋成富粟若不乞待秋成則青黃
不交之月亦決無顆粒可催徒重民怨今來運司總
申以諸郡糴足例亦以爲本州亦已糴足及行揆究
乃知今春權郡曾繳申諸縣抱足之數遂致誤以抱
足爲糴足耳痛念本州已連歉三歲至去秋而劇人
民餓死不可勝計六月以來又值亢陽雖賴公朝如
天之福某月初二初三兩日得雨而得雨已遲早亦
多損晚稻未保所有前件乞候秋成糴足之米尚凜
乎未知所措又安得有不必候秋成之事所合漚忱
控申區區欲望鈞慈矜察本州權郡元申運司止是
繳諸縣抱足之數即不曾有本州糴足之實特賜寬
假行下去後如有毫髮異同甘伏欺罔朝廷之罪

乞照戶部元行折絹錢抱解申省狀

照對某四月十三日到郡倉庫並空餓莩無數方極
痛惻徬徨無措乃有戶部專人守催增解折絹錢未
幾又有戶部別項專人於多催折價未打筭之間再
改催本色竊照戶部宣限之急人誰不知敬體要守



有自元額今額外驟增於荒歲而改催又行於已未
正緣撫州去天稍遠戶部不見撫州苦惱耳除已瀝
忱哀告為百姓請命於戶部外謹具州民之急上瀆
公朝之聽契勘本州歲解絹三萬二千二百八疋例
解本色二萬一千疋自餘一萬一千二百八疋多是
畸零湊納折解價錢近金部朱郎中為撫州之日每
疋折解十八界官會二十四貫故籍猶在今年荒歲
民不聊生忽準戶部行下驟增作四十二貫一疋前
知郡繆監丞力為百姓申控戶部尚欲作二十七貫
一疋遂至人戶不納州郡無解坐成擔閣徒見稽遲
此驟增之事甚難又契勘本州見行折解每疋三十
貫已解二十七萬貫所欠六萬六千二百貫有奇繆
知郡以戶部命嚴曾增作三十二貫紐計增數亦止
欠八萬八千六百貫有奇今戶部已收二十七萬折
價之數又改催本色見今本州餓死者十七八蠶桑
之事盡絕惟有空屋荒野見之心酸淚墮更於何處
催絹此改催之事又難某承乏支郡於戶部有命何
敢不拜承唯謹實緣郡凋歲歉公私皆可哀痛幸而
撫州實金部棠陰舊地又金部先文公所至州郡無
不控由朝廷蠲減財賦舊額必蒙矜軫區區欲望自

有自元額今額外驟增於荒歲而改催又行於已未
正緣撫州去天稍遠戶部不見撫州苦惱耳除已瀝
忱哀告為百姓請命於戶部外謹具州民之急上瀆
公朝之聽契勘本州歲解絹三萬二千二百八疋例
解本色二萬一千疋自餘一萬一千二百八疋多是
畸零湊納折解價錢近金部朱郎中為撫州之日每
疋折解十八界官會二十四貫故籍猶在今年荒歲
民不聊生忽準戶部行下驟增作四十二貫一疋前
知郡繆監丞力為百姓申控戶部尚欲作二十七貫
一疋遂至人戶不納州郡無解坐成擔閣徒見稽遲
此驟增之事甚難又契勘本州見行折解每疋三十
貫已解二十七萬貫所欠六萬六千二百貫有奇繆
知郡以戶部命嚴曾增作三十二貫紐計增數亦止
欠八萬八千六百貫有奇今戶部已收二十七萬折
價之數又改催本色見今本州餓死者十七八蠶桑
之事盡絕惟有空屋荒野見之心酸淚墮更於何處
催絹此改催之事又難某承乏支郡於戶部有命何
敢不拜承唯謹實緣郡凋歲歉公私皆可哀痛幸而
撫州實金部棠陰舊地又金部先文公所至州郡無
不控由朝廷蠲減財賦舊額必蒙矜軫區區欲望自



慈劄戶部照應劄本州遵守許從繆知郡已申係每
足作三十二貫容某作急促辦零欠錢八萬八十餘
貫抱認解足庶幾上下明白綱解早辦下情不勝激
切俯伏俟命之至

乞指揮提舉司令本州糴還已糴義米申省
照對本州近蒙朝旨將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義米
一萬一千四百五石二斗八升賑糴飢民契勘本州
先已節次承提舉司前官行下發糴及賑散並無顆
粒見在令具支糴年月數自繳申見到外自某到任
忽承主管官備提舉司行下令本州將有管米對易

發糴蓋欲應朝廷前項賑糴之命也某契勘除前項

咸淳三年以前米無見管外其四年五年米五千七
百單二石六斗四升亦曾承提舉司行下支過米三
百六十一石二斗七升半充賑糴民戶及又支米三
十四石六斗五升半支散乞丐見存止管五千三百
單六石七斗一升已於咸淳六年八月十五日承提
舉司備奉省劄撥充荆湖軍餉比科降一萬石數除
崇仁宜黃兩縣共起四千石本州合起六千石若將
見椿管五千三百單六石七斗一升半尚少起運米
六百九十三石二斗九升未有可湊此外止有六年



見管米二千八百五十一石三斗二升提舉司所謂
對易發糶者恐指此米然朝旨令糶咸淳三年以前
之米而提舉司令對易咸淳六年之米既未明準省
劄指揮某固決不敢輕易奉行但一項據州司呈今
年二月二十九日係某未到任之前承提舉司前任
常平幹官行下令將元糶米錢收糶米斛湊元數椿
管拖照提舉司元行下糶米係每升收八錢其提舉
司令賑散乞丐不收分文者不預焉等自景定五年
至咸淳三年見管糶義米錢止實計四千九百九十
三貫六百五十七文省今本州自去年八月米貴至
今春價已十倍於八錢之數近方荷富室出糶每升
亦不下五十餘錢其減至四十錢者乃富室從勸情
願賑糶之數非市價可官糶者今本州若依時價收
糶則昔賤今貴義米元額頓虧誰任其咎若依提舉
司元糶八錢一升收糶則決無就糶之人荒歲恐徒
成煩擾此項本州未知所以上應提舉司之命所合
具申公朝乞明賜指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提舉司借軍軍人自今輪替申省狀

照對本州今年五月初一日夜有本州軍人在坊市作過先
將其人打破其家尋又捉縛徧處迎拽討開坊市夜深



方定繼即詢問係是借事在常平提幹廳充散番之人從來本州破落實刺軍糧即計會提舉司竄身挾勢作過不一酒醉輒炒日久漸滋本州不得而問故其弊如此其驚怪必爲此豈細事而可滋長即牒提幹廳乞行替換否者由朝廷矣隨荷提幹賢明發回替換某遂將犯人勒管管契勘將爲首人黃宣決交脊一百押下本營看役餘黨並免根治已相安訖然事因其萌當絕其根患因其微當思其大本州軍人之借事提舉司者以數百計非獨今此提幹廳作過之數輩而已也此曹本皆無賴惡少一從刺軍即計會謀取而去然其身不復回本州惟頹頹恣睢以虐百姓以擾城市以凌駕州縣投鼠忌器叱犬妨主監司在上人無敢吐氣惡習已熟長此安窮其區區鄙見竊謂州郡之差軍人祇役於監司者分也軍人之服役歲有差替自漢唐及今雖邊防皆然者法也本州前此失於舉行遂致此曹名挂軍籍身倚監司社鼠城狐永無忌憚且不惟擾街市爲然也提舉司例差本州兩獄推司一任一修衙字敲扑罪囚塗染惡戶事已不忍言矣本司借事軍人日日視推吏到司修衙比同押下罪人羅織萬狀此正惟不曾輪番而



然也若輪番則軍人視州吏爲家人矣且亦不惟於本州爲然也建昌軍黎通判近準帥司備奉省劄到本州揀軍數內惟借事提舉司之軍無一肯赴點云我監司人也不屬州郡因無州郡併忽朝旨是又惟不曾輪番而然也若輪番則軍人視此身爲在尺籍矣區區欲望鈞慈許容本州每年輪差軍人到提舉司祇直仍從提舉司發下二名換一名以變前此久據監司倚勢莫徵之患不惟消弭亂萌永安州境此曹皆惡少有才若輪歸本州教習武藝移其爲寇之習以爲禦寇之備其於輅軍間暇亦非小補如蒙矜允乞劄本州遵守併劄提舉司照應

乞照應本州已勘勸饒縣尉貸社倉申省狀

照對本州今歲米貴民多餓死拯救無具言之痛心所藉者惟勸糶耳而勸糶亦有難行者寄居前穀城縣尉饒立積米累鉅萬而性吝嗇其餘中戶尚從勸糶惟此第一出等戶獨不從勸糶九其回報皆是相欺其自揣人微固難以必巨室之聽最是饒縣尉徧撫州諸邑鄉落積祖皆有社倉豐年樂歲多取貸息及今荒年筭計自今米貴將來得息而或價傾恐反失利遂一粒不貸惟深其窟鏹以待客販以此民怨



入骨哀訴滿庭其謂社倉正爲荒年設也今乃豐年
民不願貸反抑貸以取其息荒年民正仰貸忍貧賴
以視其死此於拯荒關係最大且社倉本以春貸今
已中夏又豈容少緩者但勸之雖切饒無報應縣尉
若儘據則社倉終於不貸遂不免請上饒縣尉留
之僉廳分項差官四出監貸而所差同官以及州縣
吏卒乃蹙頰相弔謂饒宅威制一州今若行此禍且
立至或叩頭乞免至於垂泣某竊念此事某實自爲
之萬一果累同官於心何忍所合先次申聞乞賜照
應或將來饒縣尉果有詞訴及或買人游說中傷某
願身坐其罪無以及同官不勝願幸其此止爲拯荒
一事而發其饒縣尉居鄉過惡亦不敢併及以孤初
到官安富恤貧之約

五月十五日兩賜申省狀

照對本州自五月初二日以後無雨初九日某出視
東門歸自南門周行田間十餘里田多龜坼又所差
勸糶官歸自外邑面問亦云田水多乾蓋本州半月
之間僅得片時之雨其乾涸可知某見今拯荒凜乎
不勝將來之懼於五月十五日先此申聞

七月初九日兩賜申省狀



照對本州五月六月兩賜細大已節次具申外至七月初一日天陰初二日方得雨初三日又雨繼此雖即復晴而兩日雨勢頗覺濇澤早禾賴此多有得熟者仰藉聖朝盛德格天之賜遠民或可更生感荷無極但六月內旱乾日久驟損處多得雨既遲不為全熟若晚禾乃是頑苗被驟得雨再蘇尚須將來之雨方可望熟見今不敢一日忘憂所人先將七月上旬兩日內得雨之實申聞者

七月二十一日雨賜申省狀

照對本州七月上旬雨賜已具接續申聞外再自十一日至三十一日一旬並不得雨蓋自六月初三日有雨亢旱一月至七月初二初三而後得雨早禾雖賴以有收自七月初三以後又復兼旬無雨晚禾稟乎可慮本州早禾少而晚禾多關係非小皆基不德疵政所致不敢隱蔽所合據實申聞者

七月十五日荒政結局申省自劾狀

照對某一介晚出資望俱淺忽叨誤渥俾以權發遣撫州控避無門龜勉祗戍亦願俯竭駑駘之力以冀仰荅乾坤之造其柰力小任重運掉不行年饑郡凋措置無策最是到郡出榜誓欲安富郵貧今乃勸糶



未孚之先深村餓死者衆是貧者既不能盡卹差
官發廩者數家由省家施行者一家是富者亦不能
盡安下負初心上孤隆委茲當七月十五日荒政結
局謹自列罪狀申聞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其速行
罷斥以謝一州之民下情不勝皇恐俯伏俟命之至
八月初一日以運司牒泃和糴申省狀

照對本州連歉三歲至去秋而劇人民餓死甚衆某
全夏到官屢次親行阡陌見田之不耕與耕而不種
種而不耘往往至於荒棄者甚多又自六月初三日
以後至七月初二日整整一月無雨早禾晒損尤多
再自七月初三日以後至當月二十三日整整二十
日無雨晚禾晒損亦多凡其飢荒之狀雨暘之實並
已節次申聞公朝照應分明八月初一日忽準江西
轉運司牒報派本州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命出
公朝事關軍餉凡在州縣所當竭力遵依但念江西
十一州去歲惟本州之旱爲最甚已空無善藏今歲
惟本州之雨爲最遲又獨無全熟今夏仰荷
鈞慈矜念民瘼將去歲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留在

今秋糴還此又本州所獨有而他州所無之積儲今
若更與其他全熟無舊欠州郡一體和糴將何從來



兼念本州有沒官三鄒莊譚胡莊阿鄭莊米三萬餘石見充軍餉與浙西公租代和糴充軍餉事體正同更加以今秋糴還去年和糴一萬七千餘石是本州今秋已共成五萬餘石上應軍餉比之常年派糴實數已自滿足無虧所合據實控申欲望鈞慈特賜割下江西轉運司徑於其他得熟十州均派本州百姓實拜更生之造所有某試政多疲禱雨不應以致年穀不全熟無以盡應運司派糴之罪乞賜鈞判檢照屢申闕雨待罪之狀早賜罷斥施行

八月二十八日再申省狀

照對本州近因大荒今年四月內具申公朝乞將去年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留待今年秋熟并將今年和糴痛減已恭進省劄照應訖近承江西轉運司數派本州今年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事關軍餉所願一遵體但本州去歲之旱比江西諸郡最甚今歲之雨比江西諸郡最遲早禾晚禾並被曬損節節具申公朝有案今既有去年留下未糴米一萬七千餘石及合糴還營撥借和糴充賑糴米一萬石若比其他無宿逋而得全熟之郡又不分高下一體分派使糴七萬二千五百石則是本州管糴十萬餘石不



惟不減於他州反多於他州矣州縣雖竭力奉行入
戶何緣應命玆催不及數徒誤旨揮欲望鈞慈施照
元申劄下江西轉運司特賜通融那減容本州據實
督糶公私兩便

乞推賞賑糶上戶申省狀

照對某今年四月十三日方到任倉符勸分等有應
令亟謀之寓公故老皆謂宜申朝省許以賞格緣某
偏州望行在路遠往回動跨兩月難揀一時之急只
得權宜且申且榜稅家信服聖朝恩意之素遂得即
時濟糶民獲更生皆賴朝廷之賜入荒政久已結局

某自懼先來擅便未敢再狀申明而被濟戶之陳詞
提督官之申迷皆求踐約以信方來事關民命理難
抑遏今除謀登仕卅濟慈惠賑糶數多未肯自言總
數夾續申外謹先將糶濟過一萬碩以上人戶曾經
本縣再三勘會保明得實者開列後項端拜申聞區
區欲望鈞慈赦其路遠不及先申待報之罪錄人戶
確信公朝出粟救民之功特賜敷奏等第推賞庶幾
好誼之家聞風知勸小民將來永永有賴某與州民
實拜隆天厚地之造須至申聞者

宜黃縣譚都倉戶待補國學生譚槐縣糶鄉糶城



糶并近城上下糶過米共三萬四千六百一十七石

又譚巡轄戶待補國學生譚鏗縣糶鄉糶城糶并近城上下糶過米共三萬一千二百一十七口

樂安縣學生黃興孫以平甫為戶本戶并諸莊共糶過米一萬三千石

金谿縣危運幹本戶自糶米八千四百餘石并勸諭諸鄉上戶糶過米一萬七千餘石未據本縣

保明申到

臨川縣申晏登任時可糶過谷八千九百餘石米

三千八十石

咸淳八年六月十六日乞減和糶申省狀

照對二邊未撤戍和糶不可免歲數七萬石本州不敢辭但有民情合行申控本州有沒官田號三鄒莊譚胡莊比同浙西官田歲收官租三萬一千八百石有奇見充湖廣軍餉又有阿鄭莊三千一百石有奇見淮安邊所椿管候充軍餉以上共計三萬五千來石不煩和糶之費足代和糶之實分明今又仍敷七萬二千五百石則合此兩者是本州於上供外又歲辦邊餉近十一萬石矣官租既增和糶不減四邑山



田何從取足壁夏舟之載物非力勝矣以故自咸淳
三年四年以後至今零欠尚難催理州境無所從出
可以槩見若不改圖後必築底不惟無補糴數亦且
有費糴本今來秋成在望和糴又近所合預期申聞
欲均天公朝特賜矜察割下江西轉運使司將本州官
租見今充餉之數准又和糴準備充餉之數却將本
州派外畸零之數均之無官租而多富室之各州庶
幾朝廷之元糴無虧而本州之實糴可辦闔郡生靈
實拜隆天厚地公平無極之造

特薦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奏狀

照對薦賢助國臣子報上之至忠舉爾所知聖門引
類之要說臣非才試郡蕙補分毫惟有薦負必先焚
香告天然後望闕拜發不敢一毫苟徇人情庶幾報
稱之萬一今有舉負已足於目前而滿替適當於今
日其人表表知其真足有用者不敢不特以名聞竊
見從事郎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天資端恪學力深
醇初爲大學諸生值故丞相丁大全之私人沈者翊爲
學官欲招致之紹開却其聘幣不就月試終丁大全
當國之日退而閉戶家居此足以占其操守及其以
舍法出身又試中龍飛乙科法合注授職官差遣紹



開獨退就冷官怡然以讀書講誦爲樂此足以占其恬退及其在任三年率以躬行勤於講授政教兼舉士人無不悅服此足以占其處事之才家本儒酸且無關郡政而云年撫州飢歉能捐俸傾囊以賑其民此足以占其及物之志夫其操守有素恬退不求而又有才有志使其獲用必能有益用敢具以實聞伏望聖慈特賜錄用將來或有不稱臣甘伏誣罔之罪

乞省罷曾田寨申省狀

照對本州害民之事莫甚於寨兵蓋其一得文移即三五十人羅列兵器劫掠村保久成風俗雖痛治而莫之懲其自到任以來雖力節妄請不敢授此曹以毒民之柄而在外邑著終不能盡禁最是樂安縣去州極遠尤照料之所不及事無大小寨兵必囑縣吏脫差入鄉一番搶劫之餘即三分其利寨兵縣吏與寨官各分其一既有定例無事不然今除一面委官行縣訪民疾苦謀所以禁絕外然禁其弊不若絕其根契勘樂安一縣而有二寨其一在縣名縣寨其一在吉州永豐縣界首名招旗寨其一在近縣十五里名曾田寨其竊詳永豐多盜前入立招旗寨所以禦盜有害有利不可輕去若縣郭既有尉司而又有縣



寨已自不必然無寨官而主以知縣則尚可檢防獨
曾田寨置立於民社煙火相安之地而肆於州縣耳
目不及之鄉委有十分之害初無一毫之益入口行省
罷分明不免詳具申聞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曾田
寨省罷將寨兵少壯者入充本縣弓手手力將見任
曾田寨官保義郎解順改填本州兵馬都監見闕蓋
都監已十餘年無正官前此皆是寅緣權攝其不差
權攝而以正任稅官兼之終是事難兼辦又解保義
到官方新擾民弊端不在其手小官遠役一旦省罷
情亦可念庶幾兩便仍下吏部照應施行其借贖控
申不勝皇懼俯伏俛命之至

乞省罷宜黃縣監酒申省狀 此狀七年六月初一日

照對某近因民詞訴寄居饒縣尉不貸社倉遂分州
縣見任同官到處索薄監貸人人皆能盡心數內巡
轄通鋪官宜天麒麟公饒縣尉暮夜之金尤為振職
獨添差宜黃縣不釐務監酒權北廂監押趙與烟私
受饒縣尉計置官會壹阡捌百貫將所分航步等三倉
不盡行監負縱容倉幹搬販出界又敢詐取貧戶每
名叁拾柒文此項計贓尤多契勘趙與烟寅緣權攝
已三更郡守而不去聞前後私受白狀擾人不一近



老寄居樂縣尉運米入城應糶本州方令趙與姻監
視頃刻之間即詐取樂縣尉幹人官會肆拾捌貫又
欺詐鬪子酒食鞭之五十下於此而猶忍爲此則他
可知矣前項贓數並係將廂吏親隨根究引對趙與
姻供認入已實數分明本州除已將廂吏親隨斷訖
編管外所有趙與姻因監貸監糶非法取受情罪所
合具申公朝取自指揮施行仍乞鈞慈將宜黃縣添
差無用監酒一員省罷下部照應永不作闕須至申
聞者

申湖廣總所暫借椿撥義米狀

照對某偶叨誤渥揀荒撫州已於四月十三日到州
領事見得餓莩滿野而富室閉糶網解積欠而倉庫
並空兩皆無可措手之地他州猶有義米獨撫州在
倉司臺治之下歲歲係倉司糶盡不留顆粒他州猶
有麥熟獨撫州風土應大麥小麥並不曾種顆粒他
州猶可申撥上供獨撫州盡發荆湖軍餼又無顆粒
可以申乞叩地呼天某與一州百姓並無求生之路
尋契勘得本州曾準朝旨椿撥義倉米一萬石充荆
湖總所糧運係未曾裝打之數軍餼之急固尤急於
天飢而軍餼之多非獨藉於此數凡本州網運上屬



信所者次第積壓率是今年運去之綱如前件萬石
綱運之發勢亦在六月早禾已熟之後與其椿貯而
待未發之軍儲孰若暫借以救垂絕之民命容照使
所見行綱欠每石折錢一十五貫例目今糶錢申納
如蒙矜念曲賜允從則本州得此萬石官米為倡而
富室之閉糶者無敢不出是一州數十萬生靈皆拜
使所再生之造且此米元以義名亦得允蹈其實而
於使所軍餉亦初無妨也某亦事急僭越冒死為百
姓一言下情不勝皇懼拱俟威命之至

回申總領所照應那撥義米狀

六月十三日准海鹽總所牒州照應令本州徑自申
提舉司令那撥所起運義米一萬石應副本州採荒
却提倉司別撥一項窠名填還本所差入取運事州
司仰感存恤本州人命之意但提舉司止有此項義
米別無他項窠名米斛可以移充本州已與拜賜一
般不敢別有紊煩所合員申欲乞鈞判照應

申諸監司乞給照由付詞人赴所屬官司投
到理對公事 理對狀

照對其自四月十三日到任日夕採荒未暇他及自
五月初一日方那暇隙點對前政元行公事數內多



有本州人亦越經諸司而詞主經年不到徒勞上司
檢舉元詞督責員違慢者匪牒居半其竊以為此皆本
州官吏之罪耳其每見朝省臺部以及所在諸司凡
送不州縣詞訴必待詞主出官而後施行門示三日
詞主不到則繳回元牒此定格也州郡之事監司如
子孫之事祖父每事當以情告奈何本州受上司委
送有其狀而無其人不知申州輕與施行此等豈惟
根括無地不勝鄉井之墮突亦恐行遣落空徒損上
臺之威重謂非本州官吏不以情告之罪而誰罪哉
其除截自今始每頭不曾有詞主者並與住行據實
回申外區區欲望台慈察民俗瑣筆之多慮念今歲
飢荒之良苦凡遇詞訴即給照由除程寬限五日令
赴所送官司投到理對出五日而不到者並許所委
官司繳回元詞蓋公牒之自遞鋪來者其到遲詞主
之徑自回來者其到速若公牒詞狀先到而詞人反
遲五日不到若非理虛不可到官即是詭名規害所
怨此等若與過而不行豈惟田里獲安豈惟上臺得
體竊意民俗亦將自此歸厚矣其支壘屬吏冒犯威
嚴下情不勝惶恐俯伏俟命之至

申轉運司乞免派和糴狀



照對本州近準使牒分派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
若以本路分州而論派數已極均平况命出公朝事
關軍餉本州即當趣糴唯謹但有民情不容不亟亟
申籲於二天明照之下首乞垂察本州頃三歲連旱
至去心而劇今春貴糴米外百錢人多餓死田多荒
白此某親行阡陌得之目見分明又今年六月初三
日以後至七月初二日方得雨中間整整一月枯旱
早禾之晒損甚多再自七月初四日以後至二十三
日方得雨中間復整整五日枯旱晚禾之晒損又
多凡皆其未德致旱有罪不敢自蔽已按旬據實節
節申尚書省乞行罷斥分明夫以去年之旱江西十
一州既惟本州獨甚今年之雨江西十一州又惟本
州獨遲見今民命未甦生意如髮乃有省劄寬限未
催去年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有合催三鄒莊譚胡
莊阿鄭莊代和糴見充軍餉米二萬餘石有合糴還
撥借賑糴五年分和糴米一萬石略計今年本州取
於百姓以充軍餉者已當六萬餘石是通成十四萬
石矣此本州自古豐年所無之數况今年飢困之餘
乎用敢詳述民情以聞區區欲望台慈矜本州之禾
獨損念糴還元數已多將前項數糴本州之米分派



於其他有全熟無宿欠之州此眾輕易舉之事而稱物
平施之道也下情不勝為州民激切皇懼拱俟恩命
之至

回申轉運司訪求涇邑利病狀

四月二十一日未時伏準使牒備坐吏部符行下各
州講求涇邑利病某照得邑之所以涇者財賦折陷
也財賦所以折陷者大家飛走苗額雖其見管者亦
不納也選材為令使其起此涇弊必自理財正辭始
此事一行輕則縣吏必被大家以催苗為詐贓而脫
許於監司重則縣令必被大家以催苗為虐政而飛
語於中朝九縣令之有才選者率墮陷矣無救於涇
邑之弊而適足以摧折方進之人才耳惟有一等庸
人姑息架漏求滿歲月每一網解之急不過重催抑
納預借白撰以救目前以故小民日以困根本日以
壞而大農日以告匱州縣日以前熬言之令人於邑
蓋困百小民以重催小民力不能許而上不知催一
大家以正賦大家力足撼搖而禍立至人多愛身勢
必至此其人微位下不問不敢對狂妄之罪惟上臺
矜赦

申提刑司乞免黃勇死罪狀

照對本州五月初六日恭準使牒結斷陳王孫被死
將黃勇重杖處死事此事元係衆手行打致死今按
法以致命痕定償命罪於法固無不合然使牒尚許
今聚廳引上罪囚審問大情來歷如無異司方可施
行有以仰見使臺欽恤之仁欲於定法之後更詳酌
其情以參之也於此若不盡心則是有負使令其竊
照陳王孫元係爲首結聚四十四名擾害傷人之兇
賊也其徒四十三名皆已就罪陳王孫正係賊首已
經結定槌折手足之罪反以死申而逃連累官司都
保鄰里苦不可言甚至承捕弓卒決脊者三其居鄉
也既傷人其逃走也又累人故其一且復歸皆有爲
衆除害之心黃勇者乃承官差隨衆追捕之人爲之
首者則是到官已死人楊十其驗腦邊一痕爲要害
處今詳元體究官與上臺擬筆皆稱月色騰中羣然
重疊亂打不獨黃勇一人然則黃勇之情尚可審
議者陳王孫雖被死係是傷人犯罪遁逃申稱已死
之人曲在死者一也黃勇係官兵隨衆承捕非私聞
故殺者比二也元體究官謂亂傷致死合與分罪三
也在法捕罪人內已傷若已殺爲從各罪致死者減
等四也陳王孫害人者也其死衆皆悅之黃勇隨衆



除害者也若死衆必憐之古者刑人於市與衆共棄
衆情所在不可不察五也因陳王孫之事瘦死者已
兩人若又償命者一人黥配者二人決脊者四人則
已死之克徒反為幸而州縣官司若遣追捕恐無敢
向前事有關係六也今謹仰體上臺詳刑之意遵照
申聞如沐台慈再賜詳議行下不勝幸甚

申提刑司平反王定冤獄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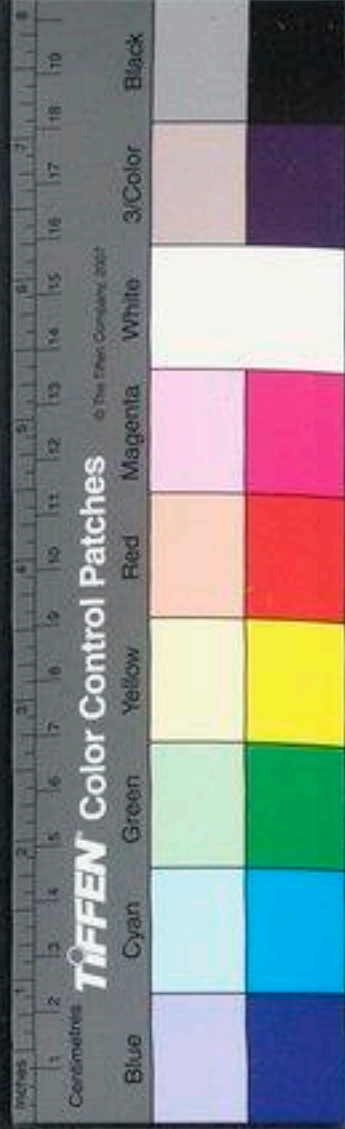
使判王定之為重囚一郡稱冤非特王定稱屈其妻
許冤而已也司戶平反胡百二招供此衆囚之所同
一郡稱快之事也當職人微望輕致臺懷之疑遠追
二十一人一千里就道此皆當職之罪於前輩小官
抱案與長官爭獄者甚多若當職避嫌不為一言是
上負提刑使臺之仁明下負此二十一人之青望矣
其元到人已供證者除奉臺覆駁之外其方準上
臺添追續到之人請本州僉廳衆官喚上各令面供
一次任其一出本情或同或異並行備申上臺以備
采擇

申安撫司乞撥白蓮堂田產充和糴莊

照對本州苦和糴為諸郡之最其達尊開鄉閭實子
載之奇逢幸有救助之機敢申衆籲之請大江以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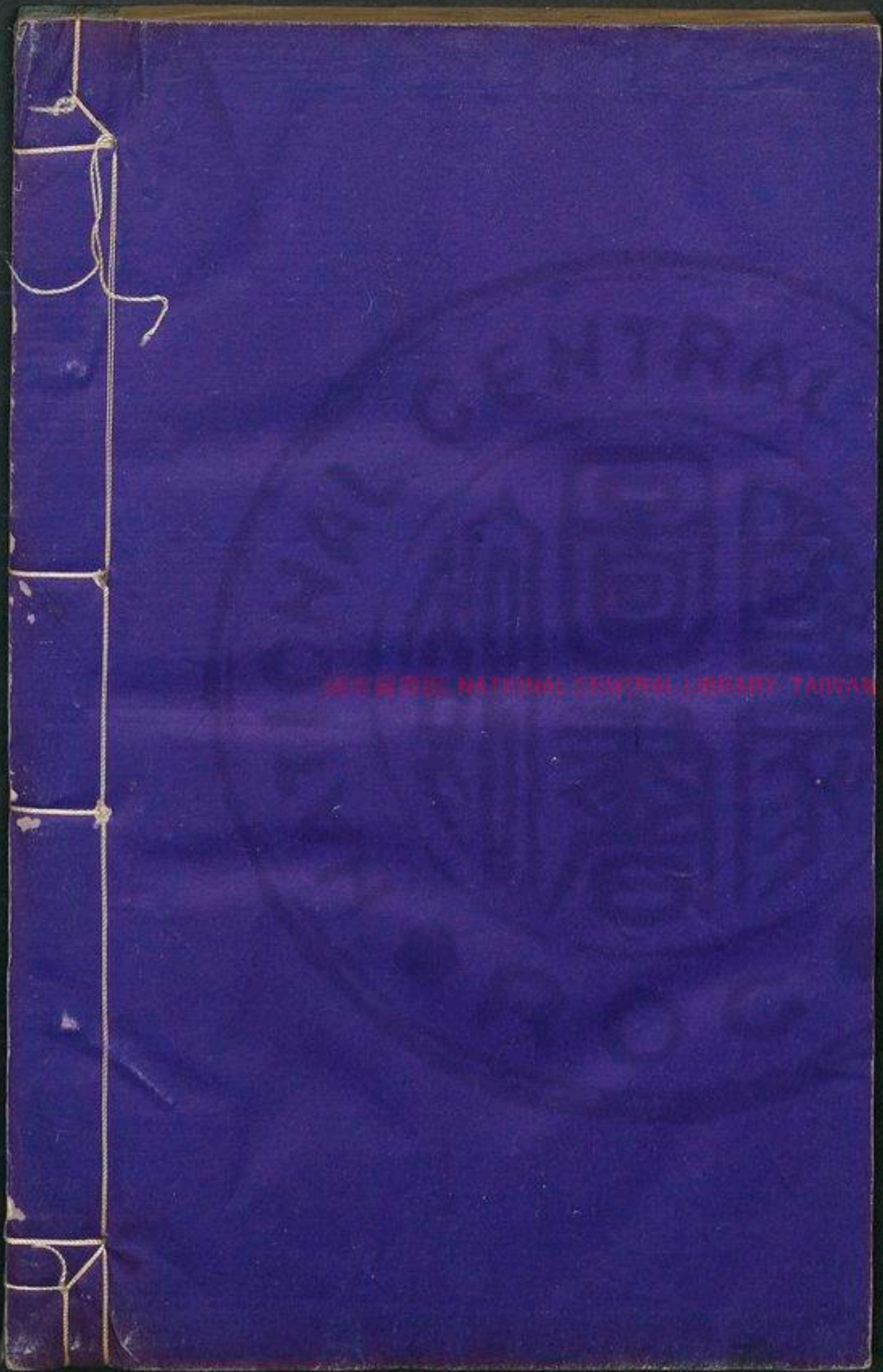
隆興吉州等製皆平原大野產米居多惟本州與建昌爲山郡又太州除樂安在萬山上不預和糴外其實系和糴者惟四縣建昌之係和糴者亦四縣建昌和糴不滿一萬石本州之和糴乃至十萬石本州又有三鄒莊阿鄭莊潭湖莊等沒官田皆不待給本而輸軍餉如和糴者三萬五千來石和糴之數比諸郡獨多遠至數及苗米一石之家小戶無所從出自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以來歲歲積欠既苦人戶亦虧官糴方自去年偶有樂縣尉戶絕除立繼外有沒官米租補助招糴免行數派人戶既實官糴亦足今歲樂宅元積之米已盡而田畝新租之數無多區區本心欲漸積添永爲今後補助和糴之資而未有其繼也屬者天幸恭值安撫判府集撰侍郎授鉞鄉部大庇扮榆希冀恩合郡引領近因除去妖邪毀撤巢穴佔到東館白蓮堂田業衆情歡然皆謂侍郎必將以此田撥入和糴之莊更爲錦綉鄉邦寬民之賜雖估籍之帳未了而驪誦之口已騰蓋自先太師南豐先生開鄉闡直至今日侍郎方再開鄉闡喬木故家久屬人望休聲善政增光先烈不惟本州之所未有殆亦天下之所未必有有如和糴之取重又爲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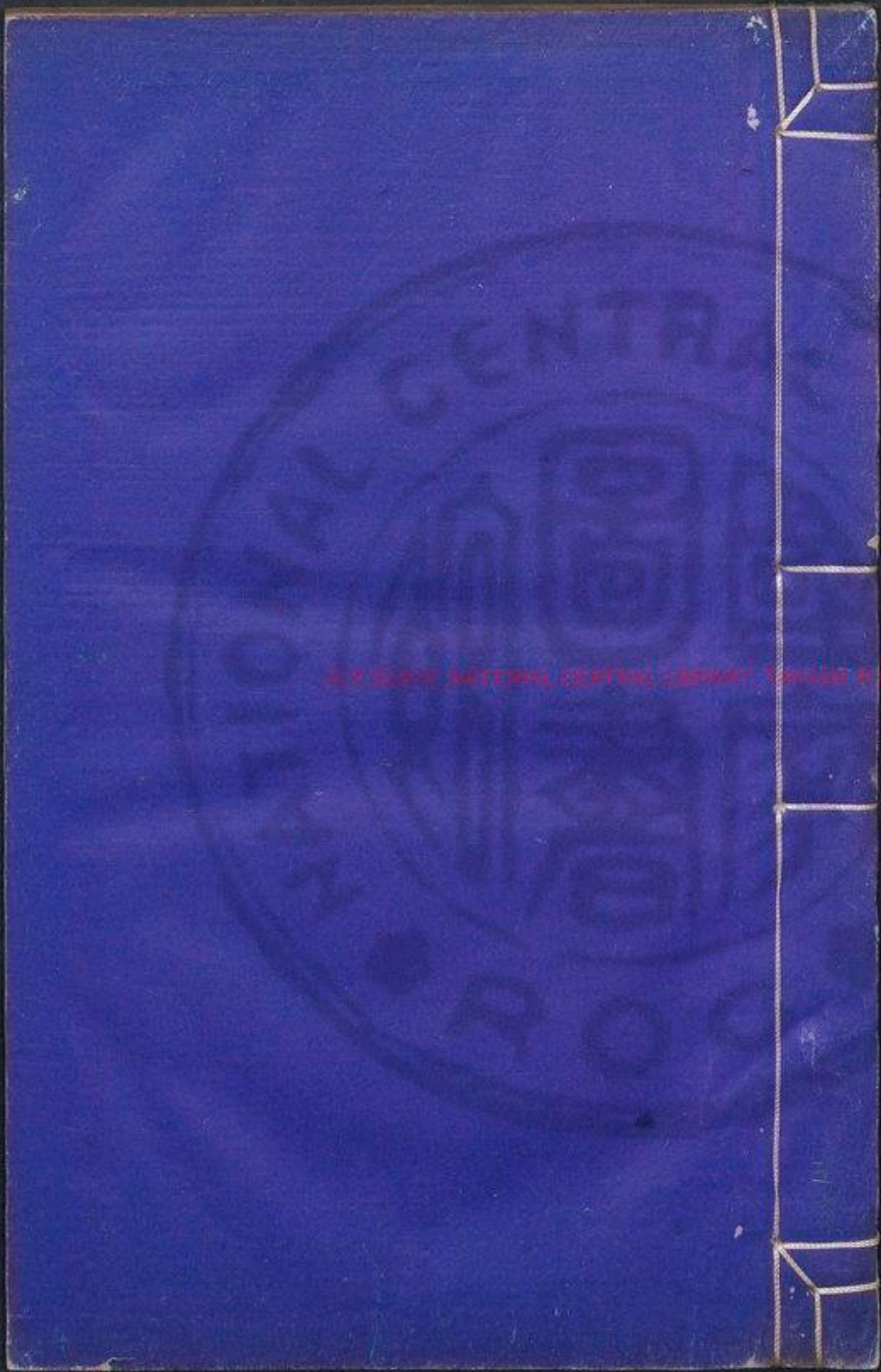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S 1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7478

vst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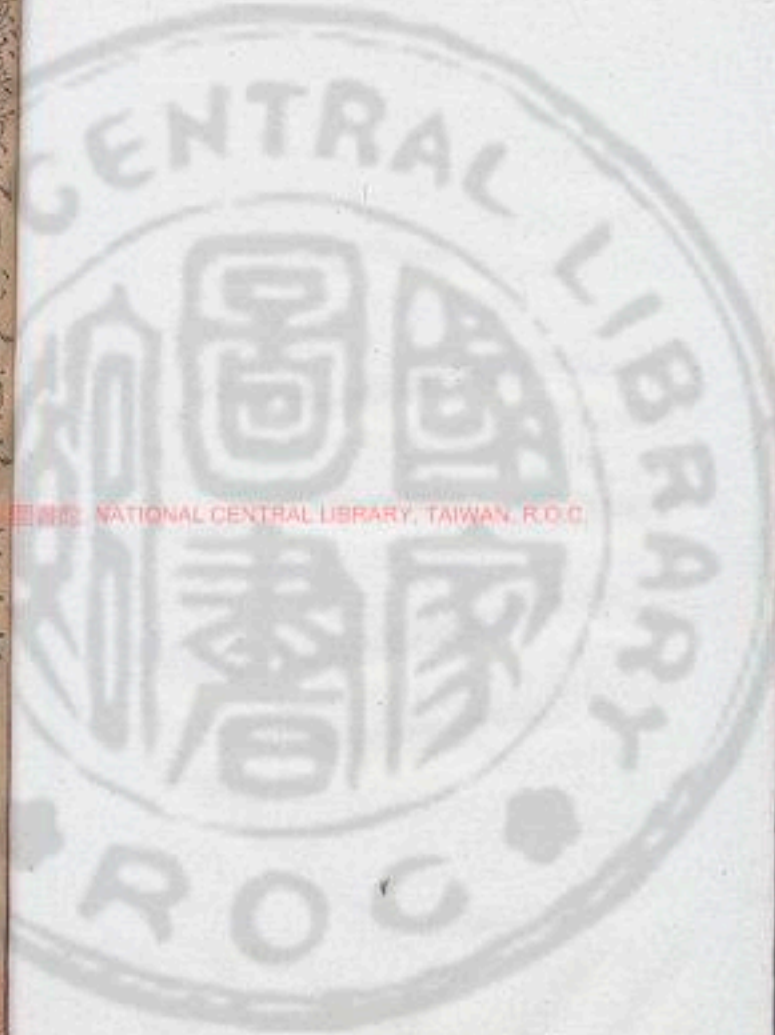
申明七

撫州兼江西提舉

咸淳八年八月十一日交印

申御史臺斷吉州郭劉吉妄訴陳成狀

照對郭劉吉經御史臺訴陳層五名成三經刺配故
正事雖止作開致奉臺判決脊刺旗押充邊軍今面
審乃不曾配一旦不曾三於何有然事準臺判得實
方可回申勒詞幹郭劉吉將陳成當廳對衆視驗面
上有無字跡背上有無杖痕責狀明說有無分曉訖
却施行尋勒郭劉吉當廳對衆視驗陳層五有無字



跡杖痕責據郭劉吉供析奉書判更供背上有杖痕
只一句尋再責郭劉吉供述奉書判若用藥脫了痕
有痕跡皮不全仰再供只今不伏送勘續又據郭劉
吉供及針筆匠鄧喜雜職黃亮供陳層五即無字跡
杖痕奉書判郭劉吉經御史臺訴陳成三經刺配今
當聽將陳成眷視面上無字跡有針筆匠責驗狀訖
脊上無杖痕有杖直責驗狀訖郭劉吉已責狀說面
上無字却又說背上曾受杖被其用藥脫去廿有用
藥脫面上之字者矣未有用藥脫背上之痕者也字
本無痕因用藥尚且有痕杖本有痕安得因用藥反
更無痕郭劉吉不由次第官司敢經御史臺脫訴以
不曾受杖之百姓爲三經刺配之吏人一點未足以
盡其欺罔之罪姑與從輕勘杖一百陳成是百姓放
令自便回申御史臺照會須至具申

申臺并戶部戴槐妄訴狀

照對陳定甫有田二十六契典在戴槐家咸淳四年
以後經官取贖初詞在縣止乞勒戴槐照契領錢放
贖其後有馬仲者教以官會紐錢前政方運判以前
後所立之契並寫典錢即無以會紐錢之說且謂楮
幣之行朝廷之法其他入納斷斷乎皆不可違獨民



聞自行交易一項叅之人情元是見錢典者以見錢
贖元是官會典者以官會贖錢會中半者以錢會中
半贖正恐奸民借此爲昏賴之計官憑文書陳定甫
豈應以虛詞求勝其後陳定甫無錢取贖徒以會價
之說劫持官司方運使遂將教唆人馬仲斷配訖陳
定甫再經部脫詞今任鍾運使施詳元案再行審訂
所斷與方運使元斷一同陳定甫又復經御史臺送
本司贖田且經刑部送本司訴本府及漕司元承行
人吏云有乞取吏人乞取固是常情然本司前政已
曾追到吏卒金仁傑鄒俊并詞人所指見證過付人
胡清宋子武秦百六今來勸與詞人供對不惟更人
不認而所謂見證人並稱無之要之贖田小事又陳
定甫訟而失理未必有大錢行賂不過因本府運司
皆以其詞爲非故借訴吏人以泄忿耳此事之枝節
也正事只在贖田贖田合照元約元約是錢只合還
錢何必經臺經部訴帥府訴運司空爲多事如此哉
訴吏之事見證人以爲無官司不可強以爲有已追
到人并牒還各司聽候示詞人陳定甫且理正事且
照元約齊見錢到本司當與取贖陳定甫之錢朝以
到則戴槐之典業夕當還陳定甫之錢夕以到則戴



規之典業朝當還對衆當聽兩相分付甚徑事也陳定甫若不肯行正路必欲以奇計設疑兵打空陣子嬉不過又經臺經部添訴提舉司如前日訴運司而已本司却亦換爾心腸不得惟有聽之而已陳定甫戴槐並照元監齋錢贖田先回申御史臺及刑部照應仍牒報運司次據陳定甫入到事狀呈奉書判元詞欲贖田者陳定甫也陳定甫既於久訟之後自悔無益欲與元興業主戴槐戴仁傑父子自行議贖不敢再有素頌官司亦何幸如之大凡贖田本是親舊鄰里暫自交易之事不得已而後有爭今爭既無益徒然彼此淘汰而欲仍舊在私自爲區處則他人不必再追問矣聽從其便回申御史臺照應須至具申

按新城縣令蹇雄申省狀

照對八月十一日交領提舉司職事據攔轎狀訴建昌軍新城縣官吏料抑義米乞取不法事本司繼即追到縣吏饒恭陳興據供去年六月十一日知縣將米一千碩市斛付舡戶趙生等裝載出縣界外發糶得官會一萬五千貫裝發綱解及拖照本軍涂通判元申本司去年六月黎中言等正訴上件事則指爲移糶義米且謂以官價平糶於本縣者止三十餘斛



以時價私糶於境外者乃八百餘斛此事縱如縣吏
之供錢充綱解是亦荒年奪民之食於理已甚不可
矣又據饒恭陳興供知縣每遇人戶納義米除正數
外每碩再收一斗作知縣食利米納宅庫支用是既
有官收之義倉又有私收之義倉於法又大不可矣
其他據供繳由錢錄牌錢銷號錢以應副知縣科買
及日逐納宅市買及供曾買綿三十把鄉民支錢反
以綿相為名禁之於獄終不還分文者皆其細也不
敢一一縷瀆公朝之聽竊見從事郎特差充建昌軍
新城縣令蹇雄雖小有才既貪且暴去歲當飢荒之
時數抑鄉落大興花園青冊催科每取十貫巡卒因
擾於鄉落民不堪命至有橫村等處哨聚抗拒雄捕
獲數內曾四三一名先用火炮繼浸渠塘人既困頓
乃脫申本軍乞差劄子下邑斬首郡守謹審不從適
疎決官至釋之出獄即死此人既死鄰黨洞雄又
飛申本軍請兵勦殺牌遞旁午張皇萬狀反欲覬覦
收捕之功以為欺罔免削之舉郡守遣人體實知其
不然鎮以安靜徐為榜諭民始釋疑若郡守不善處
之一邑生靈之命當何如哉然亦自此官民相疑上
三鄉至今關結不受官司約束貪暴之弊關係如此



及甚今次發覺追吏之後乃有本縣饒倫等三十七人到司舉留知縣某喚之近案問以誰實使來眾皆語塞即令當廳實供乃稱知縣使宅庫丁定魯使縣市諸行每家出錢一貫每行遣人二名又買使父居縣前打話公事人饒倫為引領投狀以冀解釋雄之作偽心勞有如此者某除已將縣吏饒恭陳興等斷遣外惟是鄉民尚有未安之心則縣令無復可留之理所合撫實具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雄放罷施行

咸淳八年歲終特薦州縣官申省狀

某頃叨誤渥暫攝常平當歲終有會之時莫切於考實人木之事深惟人才生生不息無不自小官而獲進用亦無不自長吏而獲轉聞其自領事以來早夜詢訪合江西一路先得六十人其間固亦有科甲前名已經錄用者今此分倅諸郡果有政績雖知僭越理不敢不并以名聞通判如隆興府熊震龍之通暢精明羅大椿之老成純厚滕岩瞻之開爽溫雅吉州余東之清介練歷何夢桂之明暢廉靜撫州黃與仁之端重明練呂圻之學行端方贛州曾大發之操修嚴正有守建昌軍涂演之勤敏多惠皆貳郡而有其實者也教授如袁州李漸之士論歸重吉州程申之



之操修端謹瑞州林永年之端凝和粹南安軍黃明
豐之素行純實臨江軍余世曰之醇茂有文建昌軍
周三異之端重粹明章又新之簡重朴實皆分教而
有其實者也判官如瑞州丘富國之詳明正直臨江軍
陳曉之明練勤敏撫州李龍金之端靖詳明江州陶
應元之端方公正皆贊畫而有其實者也錄參如瑞
州邢桐孫之明練有才如隆興熊應申之詳明得譽
江州張杲之惻怛詳審瑞州楊承翁之通暢辦事臨
江軍張自之敏捷文華皆治獄而有其實者也司戶
如瑞州劉應桂之勤敏適用司法如南安黃墜之公
廉有守皆為郡僚而有其實者也至若親民尤莫急
於縣而試吏尤莫難於縣豐城涇邑也黃兵老為之
踰年賦役俱平紀綱大振吉水劇邑也鄭聞孫為之
踰年政役備修精采頓異興國荒邑也窮鄉頑拒不
受政役何時為之數月聲聞立起於素不率化之鄉
立之師以教其子弟民知向化瑞金窮邑也流民槍
掠謂之出甲田子鎮為之數月勸誘有方有罪以種
桑聽贖爭役以種桑多寡為先後民知務本南豐頑
民嘗殘燬之邑也揚休撫定其亂再造此邑四年之
久一方皆服如楊眉孫宰高安公介清勤徐思訖宰



上高廉勤平易翁仲德宰永新不畏疆禦黃桂宰南
康才略優裕張欽宰靖安廉整有條汪塾宰萬安和
平安靖胡岩舉進賢正直安詳陳自然宰奉新嚴肅
整齊黃公立之宰零都詳明振職洪方之宰安遠詳
重得體凡皆作邑有聲尤不容不薦縣丞則進賢有
吳君召分寧有郭巨用皆究心水利措置有方樂安
有黃申明潔無私廬陵有羅鈞端實有才圭簿則危
順吉在豐城以材華稱董殊在吉水以賢廉稱趙崇
勳在崇仁以和平稱趙崇煥在宜黃以廉謹稱趙時
夫在南城以廉靖懸練稱縣尉則王應龍在進賢以
才幹稱趙必圻在大冶以廉明稱羅可權在寧都以
才美稱羅應新在清江以俊拔稱袁端祥在湖口以
才廉稱陳子升在南城以清俊稱喻元在高安以才
評稱何晉在上高以廉能稱婁南良在萬載莫雷顯
在通山皆以廉謹有志稱凡皆誓仕有立亦不容於
不薦其智識不明聞見不廣獨以平生鄙見謂天下
事非得人才不可人才非自小官時察之不可偶因
兼權當平司職事適當歲終謹以采之衆論者申聞
如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以備他日選用之數

又歲終劾官狀

照對其暫攝常平毫髮無補借以歲終有會之法類
申本路同官之賢間有不才亦宜汰去姑先最者以
警其餘袁州萬載縣丞石應雷貪暴非一嘗檢校彭
祥甫家卑幼業勒取錢三千貫勒賣卑幼業人每田
百把取錢百貫為聽子袁晉等過付及違法自擅沒
田入縣學以掩衆議卑幼者其何辜吉州安福縣主
簿權縣事趙必繇亦貪非一嘗與寄居揚州趙司戶
及前撫州趙司戶相朋為奸每斷鎖一人取錢五十
貫僉狀一紙每收錢一貫其苟賤如此及多差吏卒
入郎行初民不聊生吉州廬陵縣尉趙必寧每一下
鄉擾民無藝嘗以其親戚姓江人同行公事謂價必
以姓江人任責凡此三人皆無碩藉如蒙公朝特賜
敷奏將各官放罷庶幾民怨稍伸內石應雷趙必繇
遇赦未許放行參注伏候指揮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十七

申明八

浙東提舉

團結申省照會狀

照對近隸省劄今措置團結亭下事當此時艱未寧
團結爲急領命之後即日夕究心實緣亭戶積年不
得本錢逃亡已多今春飢困之極相挾作過所在騷
動被殺傷者數多及官府捕斬與逃竄山谷者亦多
沿海亭場委是大段狼狽本司首行招集繼即撫諭
令其親到本司當面散還舊欠本錢六十一萬三千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十七

申明八

浙東提舉

團結申省照會狀

照對近隸省劄今措置團結亭下事當此時艱未寧
團結爲急領命之後即日夕究心實緣亭戶積年不
得本錢逃亡已多今春飢困之極相挾作過所在騷
動被殺傷者數多及官府捕斬與逃竄山谷者亦多
沿海亭場委是大段狼狽本司首行招集繼即撫諭
今其親到本司當面散還舊欠本錢六十一萬三千

